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一）

沈國元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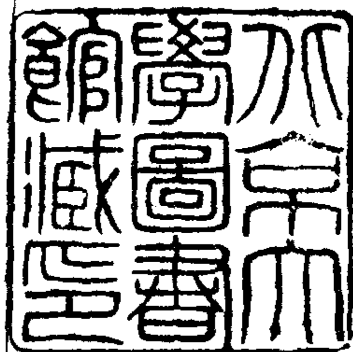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二）

沈國元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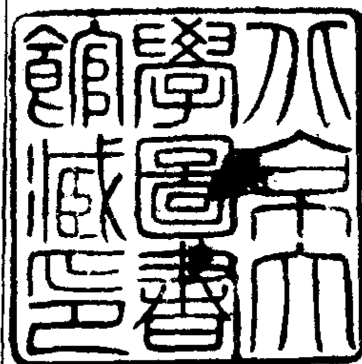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三)

沈國元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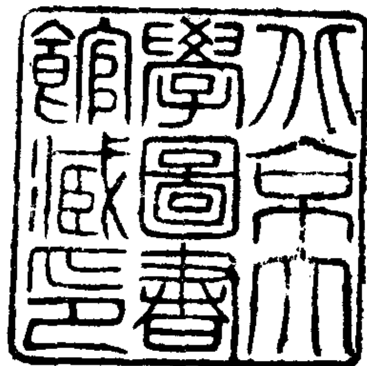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四)

沈國元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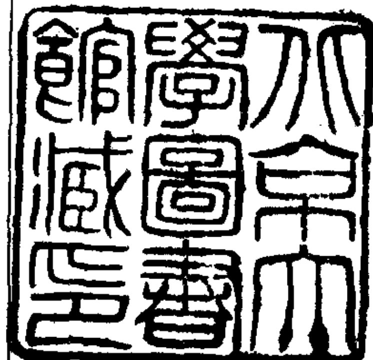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五）

沈國元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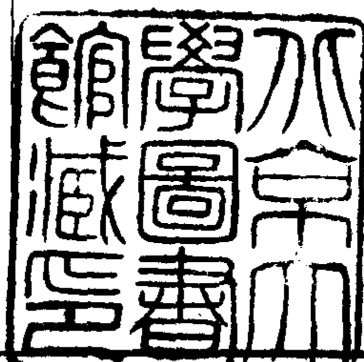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六）

沈國元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兩朝從信錄序

臣懿典昔從史官後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充陳
文憲請修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格不果
累朝業未竟洎
神廟登遐傳
光宗皇帝三旬遺澤薄海
悲號歷

熹宗皇帝七載賓天餘黎戀慕凡頌述盛美者諒已家擁貞珉人操椽筆而金匱石室之藏既不輕下傳人間藉談襍家

之紀又尠可上參筆削求其編年無漏敘事有章燦然成一家言者迄未易得此其故何居少澤所聞朝家故實一憑

邸抄而省直流傳詳畧已異其它遺散益復無紀荷綢羅或闕即薈萃不光其難一也取材欲博而義例欲簡多棄則

榎柟亦斷溝中賤存則
瓦礫何當席上三長所
重識莫先焉其難二也
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
可乙否朝朝倰暮賢自匪

持平折衷何繇蘄若畫

一其難三也而以語于

兩朝則更有難焉者隱桓

則彰定哀則微自孔氏

著書不無避忌而今之

載列多屬生存即勇于
筆而健于舌其能皆直
達無婉轉乎此數年內
良未易有成書沈生國
元乃䑛殫見洽耆艾縣

舉要博采獨斷爲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人吳生天泰以序請臣
自惟壯不如人討論之
志已付往事復安能爲

是編重也一再辟則沈
生固以請沈生先有
皇明從信錄自洪永至萬
曆稿創于辛酉歲刻竣
于丁卯春已不脛走四

方時瑠骸方張忌者幾
借以行贄是秋生試浙
闈感有異夢逾月而聞
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錄
堅志復爲是書因自言

其敘述洋纚惟蘄徵信
褒譏參伍不介臆私即
或因方爲珪遇圓成璧
猶之垂堂飄瓦不來褊
心之怒虛船觸舷適同

無意之激其果若是則
雖序之庸何傷昔陳東
莞著通紀既懸書累代
我郡支司理著

永

昭兩陵史亦貴紙一時彼
皆服官涉練退食餘閒
詮次成編猶易爲力牛
雋才未售屈首治博士
家言則其專勿如家固

富于牙籤尚未獲弇觀

中秘盡讀左右史之紀

則其藉勿如而筆冢研

究旋已脫稿且上下僅

七載而簡帙過于前編

經營止二朞而淹悉有
如舊業倘意在詳令斯
無妨軼古抑心存體國
不必若綀都耶是編也
行無論弁陳東莞支武

水方軌越駕即以備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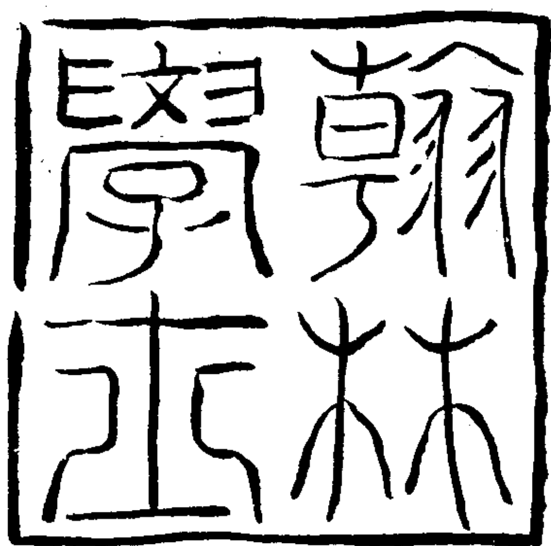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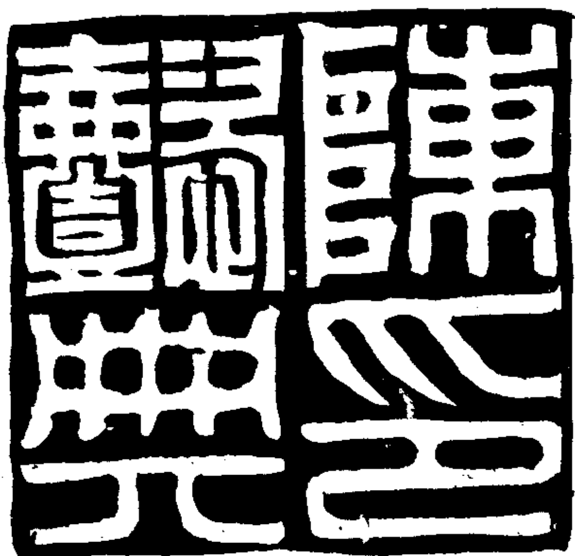
國史可也觀者其毋以

稗官而憖置且勿以典

册而求多云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
學士陳懿典謹序





兩朝從信錄述意

首以年月爲提綱而以事實條貫其中。俾覽者一往了然絕無分雜難稽之厭。一尊旨。凡事有彼此互執而不得歸一。一經

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中悉稱

述 [illegible]

諭誥勅制以重

絲綸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失。任議虛實。或就當身而畀露。或折衆論而反觀。悉本

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凡在公奏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

𢘪于言如可法可傳。何敢字增句減
次則節摘。凡言可以覘指而竟其歸
事可以挈要而遺其散者。編中稍加
刪訂。次則彙纂。凡軍國大事。如會議
公奏。或各一議一疏。悉載則冗。遺漏
則缺故取其詳確不移之議。聚之一

章。以便查考。次則存信。如奏捷獻俘之類。要必的確于何日攻城克堡。于何處擒斬眞夷。虜有分別。不然。浪誇戰勝。闔上首功。如海上之游踪。邊儌之弊習。何足盡聽也。次則是非。凡是非之昭然一定而不可易者。無須置

辨。其或似是而實非。百非而一是。不憚剖陳。以彰公道。次則達觀。世局如棋。原無定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旣未能掩其瑕瑜。人自徵其好惡。東隅桑榆。吉始吝終。在事者可默照。評論者可衆觀。要

必不能驅蓋世以狥意。逐一節以求全也。故時違而結獨知之契。俗賞而抱衾影之慚。愜輿望者標風軌。犯衆怒者凜鑒戒。筆墨無私。隨人本等。甚勿以疵美而岐嗔喜見。即此錄不言。要必有能傳之于後世者。幸毋惑。次

則平論。如熊王之獄。重在
封疆。言者雖紛。要必以司寇之讞爲
鐵案。挺擊一事。有
神宗皇帝處分。情法兩全。進藥之人。
票擬失當。葛藤不了。
宮未移。自應謹愼。旣移。適安其常。而

过意
一時懷千秋萬世之慮者。急于持法。
抱全倫彌釁之思者。曲于調停。以致
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橫生功罪之疑。
忽角玄黃之戰。人情不勝反覆。世道
頓成嶮巇。試究竟靜思熟審。自有一
至公至平千停百當道理所在。當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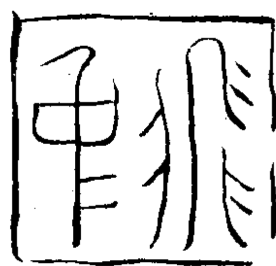
然嘆穴關之非。室戈之慘頃刻之間。
和風唱而慶雲見矣。奈何其不然也。
子丑之際。令人有餘悲焉。次則缺疑
每閱邸報中。有妙絕奏章。一經抄報
人錄寫。千差百訛。讀不能竟。亦竟置
之。良可恤也。次則採輯。凡稗官小乘

野史塗歌有則必訪眞則必錄。次則就正。邸報差落。不能一一憶度。或是名公鉅筆。可以信手而更。或是后賢遇目可以簡遺而改無分遠近祈郵致

明教以便訂補。

秀水沈國元謹述





兩朝從信錄卷次目錄

目次

七月　戊午

八巻

八月　己未

九月　庚申

九巻

十月　辛酉

十一月　壬戌

十巻

十二月　癸亥

十一巻　壬戌　天啓二年

正月甲子

十二卷

二月乙丑

三月丙寅

十三卷

四月丁卯

五月戊辰

十四卷

六月己巳

七月庚午

十五卷

八月辛未

九月壬申

十六卷

十月癸酉

十一月甲戌

十二月乙亥

十七卷癸亥天啓三年

正月丙子

二月丁丑

三月 戊寅

十八巻

四月 己卯

五月 庚辰

六月 辛巳

十九巻

七月 壬午

八月 癸未

九月 甲申

二十巻

十月 乙酉

閏十月 丙戌

十一月 丁亥

十二月 戊子

二十一卷 甲子 天啓四年

正月 己丑

二月 庚寅

三月 辛卯

二十二卷

四月 壬辰

五月癸巳
六月甲午
二十三卷
七月乙未
八月丙申
九月丁酉
十月戊戌
二十四卷
十一月己亥
十二月庚子

二十五卷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　辛丑
二月　壬寅
三月　癸卯
二十六卷
四月　甲辰
五月　乙巳
六月　丙午
二十七卷
七月　丁未

八月戊申

九月己酉

二十八卷

十月庚戌

十一月辛亥

十二月壬子

二十九卷　丙寅天啓六年

正月癸丑

二月甲寅

三月乙卯

三十卷
四月丙辰
五月丁巳
六月戊午、
閏六月己未
三十一卷
七月庚申
八月辛酉
九月壬戌
三十二卷

十月癸亥
十一月甲子
十二月乙丑
三十三卷丁卯天啓七年
正月丙寅
二月丁卯
三月戊辰
三十四卷
四月巳巳
五月庚午

三十五卷

六月 辛未

七月 壬申

八月 癸酉

目次 卸

較訂

劉羽儀
陳際泰
張明弼
吳天泰
吳　佩
周　銓
周　鐘
丘子旦
常　燮
錢應金
孫燿祖
程于古
郭起鳳
劉斯陛
黃維籓
荊　良
周立勳
朱　隗
余小星
甘禹符
王以繩
周　莊
吳思穆
柴獻可
項世平
呂三錫
周延濂
沈懼辰
程定國
沈　超
王　節
王一經
尹　任
夏金式
夏　瑋
尹　衡

楊廷樞
王徽
劉芳
于王前
沈中台
唐元弼
夏之昺
沈果邁
姚延啓
包鴻逵

輯言如臣

李楷
朱羽
朱廣
支如增
閔吉士
唐元望
沈泰來
沈蘗
唐鐘曉
沈瀚

沈榮
顧夔麟
岳鉉
陸圻
梅鴻中
沈昭達
沈立基
温以介
沈錡
俞允懷

左瀹
楊夔
嚴名世
沈蒨
沈埈卿
沈期昌
沈嗣駿
温儼
沈鍔
夏之璜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庚申八月、丙午朔、後改爲泰昌元年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

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埀裳已之衣。忽彤

上賓之馭。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俾遵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牋之請。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永維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氷。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彝憲。是訓是行。屬茲莅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西酋來貢

時西酋卜石兎雖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惟挾表印爲爭講家私之計、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素囊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酋已到邊、而素囊與其母忠順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北緩、欲速欲遲、將素之從詐多端、恐之覊旅不耐、成忿激搗巢、或鬨爭鬬亢、款局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之防範。不可不倍爲嚴謹、貢市之遲速。不必論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餉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競于賄、不以教化堤防之不止。今教化之地。即先繇賄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攘攘、人才不成人、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上論避

之。

輔臣請復王昺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昺疏救御史劉先復辭頗切直
神廟以出位責奏革職為民至是巳六藏矣後巳蒙解
網之仁乃昺猶未沐賜環之召故宰臣方從哲特為
陳請并及當日註誤監生人等得俞旨。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
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廢

四日己酉起廢官吏部奏曰臣等伏讀
詔書內一款一建言廢棄并礦稅註誤諸臣以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　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

錮沒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郵錄、欽此
廢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于溝中、無復雲霄之望
矣、
明綸一頒、嵓穴生色、亦諸臣殊遭、 清朝之盛事也、臣部
仰奉
明詔、盡用此諸賢于一朝、豈非至願、而收有後焉、但諸臣
窮岩沈晦。姓名嘗不着聞。黃髮老成。存否亦難具悉。倘其
旣朽之骨。復點啓事。大典爲之不先。或以未當之舉。啓溷
宸衷德意。因而中格。則 臣之所大愳也。再三躊躇。仰遵
明旨、除事關

詳慎

三一 八月

有分別

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沒另本奏聞外而建言詿誤臣灼知的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序採訪不出一兩月而洛誦當無不盡進用亦不相遠况施為有序貞闕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

意法良美

聖明疏上即下用如流水人如積薪則浩蕩之　恩于焉可廣而師濟之美于焉立見矣

防遼

俱一時人望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　　言君子小
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
蠡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論偉之
六日辛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
嬖佞
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慎
（雖被斥在金花而實不在此）
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
輟、如何擅行瀆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
節、幷典禮等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俸糧用之、難減。周
朝瑞這廝、要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

皇考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

御史張濬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頃聞

皇上于哀次中面許枚卜是

皇上于政本之單匱亦既留心第未知閣臣方從哲奉行如何臣感恩錄用願效葵誠敢以卜之之說進蓋大聖立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意旨深遠　國初爰立閣臣間從徵辟乃今承訛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接引多出于知己此不知開端何日作俑何人沿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君

以欺謬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家
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敏
以給事中入、黃毅愍薛文靖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
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為拘拘也、臣雖不敢謂詞臣
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遠不具論、即如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票、然而閣
臣與中官相為表裏、一切破格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
之上者、中官曲為擬之、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
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下

事尚可言哉在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何害何怒衆
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端在于此今
聖天子即位榷稅罷織造燒造並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
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發之內帑種種嘉政日無虛報此
時中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閣臣洗心惕慮之時乎第
恐沿習旣久遽難更易聞司監之款洽閣臣不過供閒軀
面而閣臣之謙卑遜順更爲過之益緣閣臣起家翰林一
路淡薄直至進步黃扉始爲殖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
慾無剛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長安嘲言詞林

入各行品
商刻悠

為妻子累者不少

入閣謂之喫蔗頭。夫蔗、甘蔗也、甜味也、入閣而既嘗其甘、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咀嚼愈有味。偶有意氣妻子奪之。所以含垢忍耻寧死不去。但憑乞靈于中宮。及不顧唉罵于人世。人之好修。誰不如我表表藝院實聞有人。臣非敢謂錄詞林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目見沈一貫朱賡、奸貪鄙瑣漫無樹立。謬意在習于清高遠于風塵盤錯未經。紛華易溺一旦遺大投艱不覺手忙脚亂若外臣清議既重。糾察亦嚴。磨礱之久頗多諳練等到大位臨頭。時亦倦游思返。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園之徑。儘可歸息。何必閣臣之兢之業之。始愉快。而日仰中宮之鼻息。為此一閣臣

矯僞之論

也在外官處之爲官成在詞臣處之爲始進夫官成易捨始進難割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故今日之枚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過半矣從哲獨相七年人言頗多臣方以枚卜事厚致望焉姑不細舉以阻善念俱乞

陛下面諭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臣務于中外敭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推疏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收其舉力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

公論偏于没定涉虛見

熊廷弼以御史而用經畧人遼數月半辟保全此亦近日

不拘資俸之一明驗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不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唯伴食自處後輩蓋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如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于人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救正是奴酋之叛逆

先帝釀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悮之也蓋枚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而主張獨在閣臣若閣臣肝腸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速不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哲開誠布公、在此一時、彌罪救過、亦在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徇體面、聖明在上、人言再及、恐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之術如何。必有孫丕揚之執持、而去其愎。有張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驕。或二人而衆妙俱備、或幾人而才德相資、務令集思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美政方新、難待汲水于西江。謀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幹者、雅負救時之名。羽儀既著、難聽久臥于東山。求之于野、豈無直而有聲者、幾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若心。不然此日推敲不精、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言臣貽笑、謂外臣相

業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爲世議。臣言若激臣心欲

嘔臣草疏與忽接邸報見閣臣方從哲一疏乞亟補閣員

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悃方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帷

員即史
沈漼

幄主持匡勷所請閣員准將先點閣臣二員允用還着吏

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該部知道

欽此夫先點原無內外之名再推又無兼用之旨然臣之

忠不敢以旣奉

明綸遂寢不以告故乘間而畢其欵欵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垂鑒另

八月

勑該部內外、並舉、施行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十二日朝過、仍照舊三六九日視朝、
造曆。議以明歲改泰昌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謨爲枚卜推舉疏曰、臣謬叨言路蒙

皇上癸風解雨之澤彈冠結綬之初此眞千載遭際頃
皇上御極以來新政畢舉而元氣通用人行政皆下令流
水之源善言善行有機決江河之勢此又一時唐虞但目
今最喫緊重大者無踰卜相論云天子之職在于論相又
云相道得而天下理則今日正
皇上首論相臣之日而亦相臣奮發可爲之時也臣 稽往
牒見國運之否泰全繫相業之汚隆故書一規隨蕭曹以
之基漢謀斷相資協心輔政房杜姚宋以之造唐司馬光
韓范富歐諸君子相繼登進而弼成慶曆平明之治殆至
操莽進而炎運歇張九齡不與李林甫其容而唐室亂王

八八一一 乙八月

呂張蔡之流、洊根固蒂、更迭起伏于宋、而宋祚衰、繇此觀
之相臣之關于人國何如。而可以草草議登庸也。臣奉
明旨、速推枚卜、又思及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以煌煌
天語、固夢卜之遐思、而無方之妙用也。諒當事諸臣、固不
至恣胸臆以負
明綸、抑才賢以辱大典、然 臣 之過慮、與其成事而爭之後。
孰若先事而慎之于前。臣 竊妄意以為今日之景象、雖
朝政改觀、而邊庭之匪茹正熾、雖茅茹繼登、而草埜之麟
鳳尚多、則今日之議枚卜、必其望足以服衆、才足以濟時
學術足以匡時而致主。籌畫足以集思而獨斷者。中朝相

司馬而夷人爲之戒嚴，韓范富甲兵而西賊爲之破膽，今果有通國之與論質之卿大夫而無間，衆正之公評，達之四海九州而無異議，是亦服衆之類也。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時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故事變之偶，庸衆駭爲非常。大在之投。豪傑當之裕如。今果有胸中見定，彌天地而不惑，眼底看真，搖泰山而目不瞬，是以衆人因著以知彰，智者見形而察隱，故李沆之進水旱，預防侈心，寇準之扳眼釘，終嗟噬臍，徹桑未雨，杜侮厚于下民，曲突徙薪，防焦爛于未見，若夫我非堯舜。不陳王前。平生所學，止此四事。則致主之猷可知。博聞强記，尚友千秋，周爰咨謀，俯探

卷二一　一八月

當代則集思之量可知矣。如此才品識力。而又斷斷休休容賢利國元化在手。一夕之精神。實注必用。調燮引躬。四時之氣序。贊襄無窮。甚至都俞吁咈不違道而違君。可否是非不信心而信理。凡此皆偉哉名臣事業。卓然大臣手猷也。有一于此將見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濟天下治。何太平之不可立致哉。此言詞林之內朝野博求也。若夫內外兼用尤不容已焉

內外並用

國朝相業爛然彪炳者內固不乏外亦閒出

國朝如楊士奇李賢張孚敬楊一清等皆以郎署起家一時表表此非

起廢

祖宗之故典而已事之明效乎如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耄焉寄移露于艸頭則以玩贅飄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能待旋歎河清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揶揄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斷宜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翰林者若而人係外廷者若而人其為啓奏務求用則同用點則並黜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其呈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駃騠平介又何覆餗之患哉繇此推之起廢亦大闢周行均沾雨露勿執

二八月

偏見。各秉虛心使　上不虛賜環之恩、而下無苦佩玦之歎。不更稱　新恩之盛事、而煕隆之美觀哉。臣一得之愚懇懇自效如此、伏惟
聖明採納焉、
九日、甲寅、袁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充仁義、謂宜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被降

按
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國初折糧銀兩、俱解南京
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解貯
太倉民庫備九邊急用、不許別項那借、有此則卯派可
減也、○楊鎬覆師、李維翰削地、李如楨如柏失機、劉國
縉糜餉、袁太有、彭象乾、紀律不嚴、皆當逮問正法者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
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益欲根究楊鎬李如柏鄭之范劉
國縉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
才以濟遼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
戶科李若珪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

臺臣張潑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曰臣聞

先皇踐祚之初、勵精圖治者二十餘年、及後臨　御日久

漸積倦勤、乃至　升遐之日、人心愛戴無易者、則以

積累之德澤可懷也、當日之　威靈可憑也、即深居靜攝

而聽明剛健之

聖質雖蔽也、然而慳惜官爵、蠹積財賄、寢緩批答、天下事
其頹廢于積弛積玩者亦不少矣。
皇上昔在青宮、毓德有年、而　龍光未耀、所習見習聞者
皆
先皇倦勤之近事、非勵精之會。則今奉
遺命承丕圖數日以來、用人才、下章疏、發內帑、撤稅璫、中
外歡騰、軍民鼓舞、誠足以副
先皇付託之重、衍
九廟靈長之福、即成康之美不過此矣、臣躬逢盛際、敢無
喜極而慮其後、煩畢而繼以規乎、用是列爲十條、敬呈

清覽焉其一隆孝思臣執筆事
先皇太后喪臣嘗以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俯賜聽納宮中不解衰服臣竊歎
先皇之孝古今之純孝也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皇上恩尤爲難忘臣謹封前疏呈覽伏乞
皇上下禮臣條其所宜着爲定禮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
年之愛不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爲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至于

寄一聖躬

先皇崩逝。貴妃尚有數人。宜正其名位。均其恩澤。居處稱號。毋僭毋凌。愛其所親。孝子之心。諒應若此耳。其一曰

攝

聖躬。邇者

登極之日。諸臣見

皇上睿質清弱。孰不慮切 心髓。惟恐有傷。切思保攝之道

無如

親御講讀。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豁。欣然入耳不逆于心者。方稱妙選。餘足屏遠婦寺。時與周旋。畧朝謁之煩。嚴款啓談之欵洽。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

卷之一

八月

備輔導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機而不困。盛德大業。令名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導語曰時當無事肅夫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賢哲馳騖而不足邇易世之際古稱艱鉅而晏然無驚亦值其時然也而謂今天下非有事之時哉 臣考

先皇初年輔臣多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獨相累年可謂闕負之極矣蓋緣

先皇惓于用舍之過多或厭棄。人才扼抑。殆于中斷今之況諭下僚者皆當年卜相之地望也。

勤政事

先皇在日、曾點閣臣二員
皇上僉允用者也、史繼偕被論新出、無復還之理、惟沈㴶
一人而已、餘速推七八員、臣以爲宜不論資格、不拘內外、
不限方隅、惟其學問足以成君德、識力足以擔世局、忠誠
足以格主心、議論足以回啓聽者、兼才可以調甘苦之和、
愼簡而信任、其于一德庶有濟乎、其一勤政事、臣聞古者
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聽政、日昃而寢處、夫既不勞形
敝精亦不廢弛政務、誠御世之準繩也、
皇上旬日以來、纔與輔臣一面耳、其餘大僚、不過循陛謁
故事、批答雖速、延見尚稀、臣以爲臨軒之日、宜時御殿、召

通言路

輔臣卿寺則訪以近日有何急務科道諸臣則訪以近日有何密言四方差遣面引奏事亦訪以近日有何疾苦尋常職掌交相策勵重大機密親賜裁决必惜寸而惜分毋作勤而作怠斯乃無叢脞之患矣其一通言路臣與諸臣以言事

先皇指摘不避乘輿彈劾不憚權貴可謂昌言之朝矣故獲免多言之罪而不獲幾一言之用此臣下之利非君國之福似乎以通爲塞者

皇上初臨羣臣以言事

皇上者孰不願効一得之愚特恐

起廢弃

皇上以規爲塡耳所願

皇上法言讜言立賜允用以究其利之所暨即危言寂言亦無惜批發以定其是之所歸使人各得言所欲言而言路以闢而通又使人擇言後言而言路以清而通也其一

起廢弃廢棄諸臣

皇上業諭銓臣分別起用銓臣亦云容臣咨諏諸臣中有因

皇上青宮初起過計而跡于讟激者有因

先皇壙使四出力爭而鄰于倨侮者有彈擊權要而招尤者有救護忠良並逐者有詿誤可原而全瑜難掩者有形

七一

二六八月

跡可疑而清議自存者雖其才品不同皆足備
聖明之錄用其或有累經論列清議難容匿影潛形竄伺
朝典者此輩即使長有丘壑已爲厚幸豈可濫厠名流希
徼　新寵謂宜考其去國之情蹤參以平心之公論毋以
影響而輕訾老成亦毋以暴補而反空善類總之以遺簪
故劍之愛收鴻逵龍見之英而已其一振吏治邇年已來
吏道猥而多端人情競而鮮恥風自下流咎繇上作考遲
速者孰不厭遲而趨速求高下者孰不避下而就高遂使
苞苴竿牘公行于白書大都之中賢者不能自免其勢然
也若使高下一逞其才能遷轉一叙以資俸顯秩若此遷

謫、亦然。正途若此。雜流亦然。顧非銓宰獨爲提衡諸司共相振刷。而又以

皇上嚴旨申飭。欲以挽風會之流。莫繇矣。至于武職一途、很須特甚人、地莫問賄賂。是問將領何繇得人。邊境安能無事。所當一體申飭者也。其一謹閹寺。

太祖時閹寺但備洒掃之役。今已極重難返矣。惟是環侍不離左右、而嚬咲必不可假借也。僕御各有紀綱、而政事必不可干預也。御幸必施恩數、而錢粮必不可破冐也。蓋此輩雖間有賢者、而君側毋易于爲私、暱之則國或受其敝、而遠之則彼亦禀其安。至于

聖旨口傳。何所憑據。恐以售借叢媢竄之奸。錢糧孝順。成何名色。祗以開乞恩規利之竇在先帝末年幾至橫決、新主當陽正覲望意嚮以爲行止之時。若萌芽不翦。將滋蔓難圖矣。其一嚴武備。

國家都會重地、惟恃一、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其存者皆市井傭販、一旦有警、求其禦侮、必不得之數也說者謂營兵不敢汰。汰則激而成變、不敢練。練時亦激變。然則不汰不練。遂可聽其無兵乎。一旦有警、又別求兵用之。而徒留營兵爲坐耗太倉之具乎。皆不通之論也、夫京營

其總也摠之則十二萬散之各營則千百之衆也總之能爲變散之亦能爲變乎其能爲變者必其健悍者也汰老弱必先汰其健悍者健悍者汰則樂而用命矣老弱者能爲變乎營兵糧薄練久則慣坐其計是矣然今之練法終日不輟亦復何用必使精好技畧弓矢期于必中刀槊期于必利行陣步武期于合度金鼓旗旆期于應節毋徒虛行故事日日習之歲以再舉何憂于不熟乎

先帝末年習于惰窳士氣難振若

新天子赫然震奮文武大吏各供其職號令嚴明賞罰必信而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不憂其不爲而憂其不可爲未

七 八月

之有也、其一固邊防、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今亦極而徵變
之特矣、遼左特其先發者耳、故遼事決、則各邊之謀寢、遼
事不決、則各邊之釁動。必然之勢也。臣切料各邊之勢、宜
以備為正法。以款為權法令
新天子振長筴而馭宇宙、正華夷仰望之時、邇者犒賞之
發已足以作士氣矣、更宜傳示虜酋。各安境保民。勿相侵
犯。
先朝撫賞。俱無虛減。以昭恩信悉如
明詔、諸虜憚
新主之威靈戀撫賞之厚利。必不敢動。而我出其全力。一

意于遼遠之事。則惟經略之是聽。而上下齊心內外協力。以赴之。必兵馬鱗集于堡塞。糧餉輻輳于遠近。官屬足充任使。將領足備驅策。乃為濟耳。蓋使經略而不足任也。則亟宜易其人。使經畧而必足任也。則不可掣其肘。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于經略之才、尤不可不亟搜、至夫死生之患、人不可知、亦無可奈何者也、邇者經略以病告、中外惶惶、莫知領屬、倘此後病可尋愈、則臨敵非卸肩之時、自不得不以身許

社稷、倘此後病果難支、則總戎非臥理之地、豈可以身累

封疆、經略之疏、自處甚明、

廟堂所宜長慮也、臣

聞漢文

令主賈誼放痛哭之危言唐宗英后而魏徵列十漸之明戒盖忠臣愛君寧言于未然而不中毋寧言于已然而難挽也況今日

宗廟社稷其責萃于

皇上之一身其機決于

皇上之一日故不揣愚昧僭陳私悃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

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此疏入即荅聖主俞納可見其詳舉之列

十四日己未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曰臣受命以來仰窺我皇上至仁浩蕩地厚天高大政流通風行日渙發內帑撤稅使下枚卜補大僚久視朝用科道俞冊立種種徽懿莫可殫舉清寧宇宙立見于旬日間矣夫復何言第思堯舜之朝未始無都俞吁咈而文武之世且需于旦夕弼承況人臣生當不諱之朝自會敢言之氣則白直何所不可哉

一

二 八月

故未相機宜、妄希披瀝、設爲未必有之事、過爲不必然之
防欲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疏堂陛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爲今之計、
人臣所當自請者有二焉、一曰嚴章奏之體。曩因否塞日
久、諫啓羅襍、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幾成咈沸、甚且鄙俚之
談、參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　紫宸、披靡至此　國體大
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况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乎
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
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滋射復、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
九重之上、萬機之暇。一覽無餘。不思而得。則聽者樂聽。言

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接人而疏討
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相值泛而陟之
爲支强而聒之爲躁言不繫衷何以聳聽今批答及時對
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
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
寧就事而修違意之辭勿恣意而飾不情之說大抵言期
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　國事不必附清流使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者下
之所以承上也至若

聖明在上原無籍于人言而進言者未已也豈爲嘵嘵哉蓋臺諫職言司馬職兵司寇職刑不言則不職是有不敢不言之責且數年蘊結一旦遭逢二咨題留奮庸百年希遇曠典是當不得不言之時也此而不濯腸浣肺獻可替否縱

聖度包涵可託緘嘿而清夜捫心何堪愧汗是又操不容不言之心于是不得已而有言于

主德清明之際欲益濟其清明于

朝政粹美之時欲益臻其粹美本將順也未免推廣其端本宣揚也乃至預杜其萌則獻言之心獨苦矣故體下之

心茹納之所望于
當守者亦有二焉、
人君其尊則天其明則日其喜則和風淑雨其怒則震霆
迅雷故以艸埜視明廷則言難以庸職視
聖主則言更難即形之章牘欲言者十不得其七倘使之
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今
皇上勵精聿始圖治正殷方且　臨御日親。召對日舉
尊嚴之下少有逆耳。誰不神懾而意沮乎且
溫旨而詢。
和顏而受。固受言之第一義矣。是

二二八月

陛下之威、宜詹也。晉設鐸建鼓、罔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
成大智、故人有瑜瑕、言豈無醇駁、惟于數十疏而得一疏、
即為可采之芻蕘、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
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所不可聽、以示由澤之
虛、則感荷忭懷者、爭効涓埃、衆思所集、不既多乎、是兼收
之益空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上無遺聽
而後下無擇言、
明良喜起、風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臣　際會明時、不忍自
負、因獻一得之愚、而陳其悃款如此、惟
陛下留神、奉

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着該部知道、

請允建儲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文書房王體乾恭捧聖諭到閣云、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勞煩、明年先開講學、册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舉行、特諭卿知欽此、臣捧誦之餘、卽宜遵諭傳示、已復思之、自古帝王爲宗社大計、莫不以建儲爲首務、頃皇上卽位之初、首允禮部之請、臣民莫不以爲國家萬年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茲奉

七八月

明諭臣不勝驚惶無措考
祖宗朝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纔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
日者前萬曆四十三年
先帝召羣臣于時　元孫　在側竊見手采岐嶷已偉然
有成人之度何至今日而猶云氣體清弱不奈勞煩且已
前次奉
旨明以遵奉

遺詔爲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誰不聞且見之赫赫
王言。倏然反汗。豈所以承先志而示天下信耶。況禫服之
制在民間爲二十七月、在
朝爲二十七日、該部取捧九月初九日之吉已去釋服半
月有餘、正與前日之　旨今日之　諭、兩相符合。其當允
行無疑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
明綸不可不信仍照前　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八月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下以答薄海臣民之望。乃
國家幸甚、士庶幸甚。欽奉
聖諭、臣謹藏之閣中不敢宣揚于外。徒使人心生一番驚
疑。諸司增一番奏擾。致我
皇上靜攝之中。又增一番煩瀆也。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軍
充軍疏。按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關奏擾、逞臆沽名。市恩責眞、錮繫高
墻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髮鬚如霜、幽囚哀怨
天日慘淡、行道淚下、至是王總漕請宥之。其疏痛切。海
內稱快。

上尊號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帝昔王有無疆之大烈煥華以降代著鴻名商漢以還益隆尊號匪獨嗣主對越顯揚之至意亦臣民報功崇德之常經也欽惟

皇考大 行皇帝孝格神明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久道化成執勉勉之周綱解恢恢之般網用能使吏稱民安府脩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弗摧膺曆數于四十八年永祚胤于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名者矣不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顧予寡昧嗣纂丕基屬訪

八月

落之在茲、豈覲揚之敢後、然而沖人永慕、難摹
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其識乾坤之大、欲傳
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罔極欽哉故諭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

欽典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臣、已點用了、其

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舊輔

葉向高、(特召葉向高朱國祚)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

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

擬來行、特諭卿知

十八日、癸亥、楊璉奏四事(四者皆禮之大要、不可不首爲講明者也)

禮科署事楊璉申明禮制疏曰、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

之朝、知無不言、我

嚴朝體

皇上大翕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
盛不敢輕瀆仰混
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
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咸弛威嚴日成陵
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
列爲數端以佐邦禮之墜以維　新政之綱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章于外戚
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時尚能彈治諠譁肅清班

列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
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 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
掉臂于其間每遇 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往
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
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憲典條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
行如仍前違玩諠譁不成體統容 臣等據實指參痛加懲
三二一 三八月

創其　儀仗所設傘扇旌幢等項以照臨百官急宜酌會
攺制以煥觀瞻至于闡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舉行以防
疎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震慄其于　新政不無小補矣
一日通
祖宗遺制自　御殿視朝而外有　午門御門之儀凡機
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察詳慎不特　傳旨判
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門從事者分晉答應皆得咫尺
天顏躬承揚擢所以人無不得効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
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
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顧問備極繾綣甚有奏事移日

蹕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
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荅。宛如家人
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壅諸司
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今
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天慰、謝恩之
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臣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
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幾人。特用幾人
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幷坐舉主戶部

戶

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帑
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

兵

于奴酋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
略戰守機宜殄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
凡前悉稱料理以竟
先帝之憂今旣浹旬而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担荷若
且延挨有負封疆切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
時一加詰問庶幾情竅知儆職守無曠臣　等職在言路遭
逢
聖明自必不爲朱雲折檻之直摭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

失宜、輿情未愜者、容 臣 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面奏、親奉
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此尤 新政之要務也一

明臣禮

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于自決、臣子之節也、斥陟
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凡舉世所
號爲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弃
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間言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
然其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以
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
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illegible] 八月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寃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還。或巡行省方而竟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無政體。伏乞

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處。公核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追賍。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概從格套。曲賜勉留。徒日庭位單虛。人但謂

先帝有犇爭之臣。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況于奏對、尤貴疏明旨意、昔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艸而囑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時、對章多置高閣、于是淵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捉風捕影。若使

八月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祗在邸報之
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為明白以易曉。推
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
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
連篇累牘每人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
須撮其大要其應參勘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特異而人

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
勑下部院定為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
奏之空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
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而
先為
皇上告、并為羣臣告也以上四欵、臣　蒿目疚心為日久矣
幸茲
朝政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為申請、倘能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

第二七一、

三三 八月

尊號
不係于此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大傅兼太
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峻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之光華號繼
易名永萬世之垂辭宜盡制隆　一人之孝稱天而薦率
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乾行体健精收明作
之功保太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道
天。祗若、而裁成屬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卽
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
蘊、智臨無方、發言盈廷、臧否靡遺、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陬

替
畢燭其情形、哲。莫大焉、謀不遍詢、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

肅
窺覘以靖紛囂、于紀之誅、有重持而無錯貸、肅。莫凜焉、藏
納閎沉、不以攖鱗而動聲色、踐脩紀密、不以清燕而輟儆

敦
圖大以成、俗敦、之至也。豐裕自如、無宮室游畋之娛、綱紀

簡
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憲章則標
高皇之宸藻、表

光文
文祖之宏圖、誦法、則析戴禮于經緯、著貞觀之政要、以至

銘齊頭、箴省己、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
章武 安攘、則經堡塞之款封、遏外藩之侵軼、武定則剪鴟張于
川播、殄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厥聞不隕、大定武功、不
謂是乎緩刑宥過、囚犯無寃濫之嗟、發賑獨殂、祲歲拯流
安仁 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蔑以加矣、
崇居離明之極位、而
正孝 兩宮賓天、備奉亂恩、嬰服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孺
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之崇隆、總屬輝
光之著、蓋惟聰明厥德、翳中闡而外揚、以故章變有成、用
安人而立政、詢哉優躋聖域、而克闡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彝稽令辟堯舜運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賚惟顯
之天光期顯行前儒且載軌跡可遵有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述繼粤自冲齡嗣服迨夫大化
觀成襲德澤于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爲之益深繼精明于
世祖而以深仁固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烈覲光臻日
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邁百
五而獨起稱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
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日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

卷之一 八月

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祗協彛章。求光宗裕。臣等
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命送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奉
聖旨是、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宜陰教、生而儷體、
沒則同尊、粤有常典未之或改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閨彛、贊成化理、
子惠萬方發祥千載、朕自蚤歲仰荷恩勤、稟膺訓以保明、

體宸慈而調護、德莫大焉、不幸
先考上升、曾尊養之勿逮、興言風木、深疚於衷、欲展孝思
宜遵故典、頃我
皇考、雖定有謚號、而備稽徽美、恭薦鴻稱、尚有
先朝之成憲、今將屆祔葬祔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
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皇帝敕諭禮部、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緜
因心之孝、莫解於衷、亦以不匱之思、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遡厥之源、則我生母

卷二之一　三五八月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
靖今居禮幄徒有痛於懷惓欲伸罔極之恩惟有肇稱乎
殷禮昔我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尊謚曰孝恪淵純慈
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祔葬
永陵建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
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閟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
詳議來聞欽哉故諭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刑部主事孫一朝肅徐儀世上方紀公書、恭惟老先生閣
下、數載端揆、一生事業中外已有清許。史冊自垂定論。
職等固不敢拾吐餘以附忠告。亦不敢絕細務以分論
思。惟是目下人情惶惶、所欲一仰望于閣下、而閣下亦
決不得不操心慮患、獨肩其任者。有謂護
聖躬一事而已、職等請竟具說、而閣下試垂聽焉、切念
先帝英明神斷、度越千古、凡所以慈愛
今皇帝者、雖諸臣矢
天日下闕庭。實
先帝主
神器于官府。故彌留時、獨以
今皇帝託重閣下
遺旨昭然。朝野其知通聞
聖體稍稍違和。而閣下問安之疏、亦屢上矣。
今皇帝毓德青宮、志氣清明、精神強固。從未聞有纖芥
之疾也。今
御極甫新、即用人行政、未免煩勞。而左右起居。必當防
慎。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不
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于初
三之八月

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清　宮闈之隱森以負
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方今　國是槩歎養癰倚閣下
謂鋪張過當。務為老成鎮靜之說。則靖倪監口難防。恐
事關　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一出
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膽。顧閣下熟思之也。職愚
官卑言輕。妄為　閣下計。惟亟請
皇上旦晚冊立　東宮。斷不必執九月初九之成命。庶
國本早定。宮妬潛消。我
皇上睹此大典聿興。形神交說。如岡如陵。萬年永壽。豈
僅僅勿藥之喜哉。而閣下施展經綸。響答中外。照耀史
冊。柔揄之拟訣。閣下決無吝為此矣。職朝肅儀世等因
讀
皇上恩詔。謹引諸人直言無虞之例。奉告閣下。惟祈裁
奪。
宗社幸甚。職等幸甚。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謹揭本月十六日。職謬從諸大老
先生疏候
萬安。傳奉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

動履。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欽此
職一聞此旨，不勝憂惧，惟明主以苦言為藥，忠臣以
剖心見志，頃
聖體眩暈，四肢軟弱，至不能動履，是何困憊，是何急迫
傳聞
聖躬不安，實以御醫不得其人，用藥太乖所致，事係
宮闈，中有意無意，職不敢知，惟是
皇上一身，乃
天地
祖宗之所托重，四海九州之所係命。當此違和之際，為
人臣子。自宜萬分敬慎，可于溫涼補泄之間，漫不究心
而輕試于
君父之藥耶。所幸二三元老，會議棕棚，慷慨矢志，
皇天后土。
二祖先帝在天之靈，式臨之，恭捧
聖諭，有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之旨，今靜聽二日，寤
寐思維。何以即安。且
聖諭中有知道了三字
皇上睿哲天授，職固料
皇上必知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夫亦知，知　冊立東

三十六、八月

愼擧
册立

早識遠慮
宗必事在
大老

宮之不可斯須緩乎。夫亦知
皇長子必不可不速移　慈慶宮。夫亦知　朝廷之多
危蕭墻之多虞憂。一人孤立。下情不得上達。爲亂安危
之大本大原于故欲安
聖躬。期以亟請召見。擇是爲第一義。欲安　皇長子。則
以速行冊立。遷移　慈慶宮爲第一義。藉口
聖心方在靜攝。不宜驟陳。然昏定晨省。孝子所以事親
排闥直諫。古人所以決壅。
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俱安。諒二三元老精
忠報
主必有卓識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者。防微杜漸。使宵
小知外庭有人。有所恐而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幾
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職夫馬微誠。卽欲具疏奏
聞。然
祖宗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敬攄愚見。伏候高
明審處。若曰畏罪不言。則義之所不敢出也。謹揭

中時弊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曰。臣切見
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徭。借資民力。而剝民者則滋甚業障

貪官污吏釀成遠患而卒至貽害中原莫可底止追惟禍首則利參貂通夬虐者可勝誅哉

償速而倍何不樂爲

守隨借資軍力，而剝軍者則滋甚，軍民兩困，而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貲官爲甚，所以用貲官者，則事例爲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爲甚，所以用債帥者，則文職爲之開竇也。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貲官，此與自取何異？堂堂

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么麽，階爲民害，臣不

顧
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
皇上以撤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切事例悉爲停止庶民生不窮促海內猶可爲也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砂磧所恃者將領得人恤寒憶若猶可得其一臂之力耳乃官之得也以債而取之聽其償也寧不以剝而塡之故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要路積功累勞未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資品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稽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

債乎哉又不顧
聖朝有此相煎之敝習也。伏乞
皇上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將帥得人邊鄙不俱危也、不
然、仍而不變邊隙日生、其于國又何利哉、至于遼東一事、
天下視此安危故遼左安天下亦安遼左不安、天下胥
動矣。今之羽檄徵兵、飛芻輓穀、水陸兼輸、召募並用者、悉
為遼也、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典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
何進守者纔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又
使期年而守鉄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
奠、靉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此舉亦不待經略稱病時

秋潦易盡、此立槃之術耳、夫遼雖危也、比肩項之危何如
奴雖强也、比虞兌釆石之敵又何如、如必十八萬而後有
功、爲元宋久矣、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 臣所知、據其告病
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强努之末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急簡素望之臣、可任遼事者四五人、預呈
睿覽、分別之部、內爲贊襄之助。外爲不測之需。一旦有急。
猶可取資左右。不致張惶而失措也、不然彊場重寄、祇比
一人之身、豈萬全之慮哉、臣區區鄙見不勝 社稷之憂
爲此曲突徙薪之計、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　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扃機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臻勿藥之効。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効為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為上策、蓋慾寡心清元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害反不可言矣。臣　一念犬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二九八日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

餉司楊嗣昌奏曰、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誤題、於義不敢規避、除一

面星馳請

闕外、臣于四十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臣惟

聖諭、一則日屢有明旨、着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

行盡心料理、以致部庫匱乏、顯是各官坐視不理、漫不經

心、而終之日其各省直拖欠等項銀兩便差官立限守催

解部應用、欽此、仰見
聖心于 臣 部匱乏、孜孜鑒憐、若謂差官一出、當有勝于撫
按等官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
撫按等官、臣 入境初、撮其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新
餉欵目為一事、內庫本折為一事、舊欠京邊為一事、詳其
完欠名數、第其緩急輕重、一時撫按諸臣、幸同心力、檄下
催徵、刻期完解、有不待 臣 詞之畢者、臣 身離地方、復于吳
山駢陸續分發各府州縣催借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单行
查取新舊已完數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明揭帖、以備
回部之日進呈

御覽甫行未報、驚聞本部生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
已完、臣　親具揭帖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
此不過奉宣一紙
王言、稍醒閭閻耳目、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徵、地方之官、有此不敢後之
功令耳、臣　誠仰負
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為時已久、江南則歷應
太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臣　審聽
徐觀、殷憂滿腹、非職所當言而不敢言者、臣　在應天聞淮
北居民食艸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

于豆箕麥捍北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貯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坐稟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逞為快甚有椈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扑滅無餘不然遼左已殘近在心腹矣　臣　為催餉之官非敢為地方稱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恃只謂蓋藏頗厚為

朝廷之外府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君情無改于奇

[illegible]之一　[illegible]八[illegible]

婑物力日趨于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定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者幾希矣 臣 謂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隨地講求自當斡辦以足食足民裕民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 臣 部 臣 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已作賊誰爲我

皇上惟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　國恥可雪　臣謹因催餉
舉其大端伏乞
聖明垂察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　惠桂
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奏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着
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已已

八月

御史王遠宜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
綜核吏治而摠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每郡每邑
俱有正賦而一錢一穀皆民脂膏者苛罰侵擾是小民片
詞之受祇為官胥囊橐之資耳凡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閘專理運事
給事中惕連奏曰　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
三親友猶為覓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
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而漠不經心聽之造化而不為
設法何況臣子之於
君父頃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　心以告者哉

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兼以禮節勞煩、
且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疴宿積之病也、乃
本月十三日、諸 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履動之語、諸
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十
七日、大選有鄒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敬聞
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庭所言進御不節、流
言果如 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悞所致。臣等恨

一一八
月

不得食用藥者之內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　內
廷不敢遽指蒙昧
召見大臣親聞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顧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
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
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煢煢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
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典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籍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布以掩外庭攻擿文昇者既益

聖躬之疾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 臣 聞文昇謁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誤事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偏溲補倒置若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虀粉不足償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柰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社稷有靈人民祝頌

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
臣恪亟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主
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細請求藥餌、多方斟酌、
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昇者懇發司禮究
問處分。傳示中外始知
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
皇上暫輟機務。沉心靜担。但隨意隨時召
皇長子同　衆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養天性之眞和。又
擇一二通書大義內臣時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

可喜之事。以清
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爽。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藥
之慶。定自
天保定之矣。唯
皇上採納。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
爲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
假借之端一開。希覬之念未止。請爲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　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禮之上尊稱告
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祿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
當年主望未定。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
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上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
無可以妄自尊之事。　貴妃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君。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宜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

當年。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心。不可
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安
其分在　皇貴妃今後養老別院、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
啓請、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當若大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沾渥。
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容。亦願
詔旨無所輕發閤臣從滋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受

皇上保民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耳它固有所不知也。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煖閣、倚欄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中

封、禮臣孫如游奏曰　臣等面睹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為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
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端
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空俟四大禮既舉之後。

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中
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
可、
上日、着照該監原 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遼餉御史萬崇德 上言、臣 惟遼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
究、欲盡、田中耒耜、倂閣俱空、惟附近之村屯、侍兵馬之枚
集、按時播種、幾幸 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爲虐、屮木
盡枯、無穀則民絕 食枵腹立斃、無屮則馬腹絕食斷芻即
倒、援兵 雖資外運 海運、終慮艱難、況運貯無幾、其何能濟、

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飢色、兵有離心、內若倒懸之莫解、外若攻掠之莫持、此時即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亦何救于危遼之數哉、在廷諸臣、愢愢慮謨、無不謂計欲救危遼、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備糧餉、蓋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糧、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侍郎李一本為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題恩截留糟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間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尚多可慮也、近讀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奴賊犯境、簡兵秣馬、以施訓練之方、豈復容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二百

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宗議、請召買米豆六十萬石、今遼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爲數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石而止、今勢急燃眉、無可爲計

截漕資遼

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失、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遼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發利及倍之、軍必樂從、實出兩便、故謂之漕可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黽勉從事、乃克有用、然餉以贍

軍而舟以運餉有纍纍之米豆必借纍纍之船隻閘寧前
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礁體既堅固價
亦省便板木不難于搆求上匠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
木匠厚其廩餼相機以造又募善占風訊之長年以便其
撐駕麻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舡隻果如 臣議
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
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寔為玩慢倘別有效尤遼事去矣
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遲遲悞遼悞 國容
臣 查的該道每宮另行參處外 臣 謹同督餉侍郎李具疏
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

便於截留過此津頭須煩轉挽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
爲復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
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俟按臣查勘明
白發賑以濟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
釜之魂旦暮　闕下臣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
于危遼未必無補哉

二十七日壬申

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

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

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發帑金

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酋之胆而壯

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

聖筭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

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

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

銀兩在無用銀之處何迄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湧貴加以旱荒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費分十五萬之軍每丁得六兩于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撑眼下如何挨過冬春不出數月遼必無民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何所用之

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為今之計急截漕二十萬石乘風 訊之便運至本處今河西河東一體分給

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護再行區處

救飢

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頃徵調各兵皆以春間起程夏秋過都衣裳典盡亦體瘦形大類病鶴不惟無堅甲乃更

可傷

無寸縷今戍客兵大率類是轉盻寒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 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該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赶車雜役亦量加賑卹庶挾纊之惠行而畢華之忠見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 臣聞奴

救寒

酋殘極驕極勢不能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

煖乃可以待寒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畧策奇制勝蓄鋭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既溫且飽矣而不能一戰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敕下戶部令其漕粮二十萬石接濟啼飢再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救號寒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矣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用屯以樂民業何專主兵何專主屯庶幾有備新撫臣袁應泰白

能辨此總
明主一申飭之而已矣
追奴酋于亙溝
防邊、

外甥女即
明愛台吉
所生之女

延綏總兵蕭如薰報日套虜吉能屢諜調兵聲言搶黄
裡其實陰懷異志挾求遠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
零竊今聚兵祭旗乘我後調空虛狡焉鳴鏑蠢動爲借
兵端今執稱春地爭姻彼此起寡富此秋高馬壯惟所欲
烏在我内地時不可玩先年吉能有母太虎娘子佾養
外甥女啞不言者先詐婚與延綏住收火落赤男痲記
台吉爲妻後大虎娘子病故吉能將外甥女改哈與河
東順義王下監市小頭目尒留拓不能長母小拓不能
爲妻比尒留拓不能帶領妻小馱帶筵席及牛羊在東
路明愛台吉帳内與本酋女婢姻火落赤鬧的憤恨暗
使長男胡兒把秃兒帶領部落二三百騎黄夜擒尒
留拓不能男小拓不能回巢明愛知覺帶領二三百騎

向落赤索報知、吉能又差第三兒子所吸剌麻僧大小台吉廝會把兎兒等帶領部落前去討出火落赤堅執不與、又有尒留拓不能闘得伊男火落赤捉去、即帶部落兵馬往吉能帳內坐要伊男、如不允還、必要動兵廝殺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登踐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割○是月李可灼進藥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九月乙亥朔

帝崩、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凡

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末移、考終

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甫孜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纘述、端

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登嗣皇帝位、

其恪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
叅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民、內外文武
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
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屛
寄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
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
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共

喪禮

儀來看,又傳

報訃

皇長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各宗室,又傳

命婦哭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說與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撥選官軍于

守衛

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

皇長子令旨,司禮太監崔忠,看正陽等十六門,并

巡城

皇城四門,掌司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事,該衙門知

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

陵地

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

會同欽天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

禮部欽奉

冊封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工部奉

皇長子令旨、

停工

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并翊坤宮等處工程、俱暫行停

止、特諭、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正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謝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令旨、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
聞、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土習

表、之一二

三

疏言師長之教。不可不嚴。提調之體不可不重。可謂格論。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恭惟殿下、暫居慈寧、已卜日 登極、自當移駐 乾清宮矣、從此宮闈嚴邃。外廷迥隔。臣等即有保護聖躬。何能自遂。所恃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曷勝慶幸第殿下方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此朝夕。先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 可以無虞。今不幸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 撫愛之心。目不無形骸之隔。且

有大臣之識

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
稍踈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爲　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　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
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閨閫之儀範。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別宮、亦
無不可者。伏祈
殿下傳諭司禮監轉聞于　選侍、諒臣等一念之忠悃、而

忻然允從。庶臣等私憂乃可釋然。而愛護
殿下者始爲眞愛護。受
先帝付託者始爲終付託。而　社稷靈長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
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
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
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朧簪雞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
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况睿
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故
在
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

先皇貴妃之請亦許在殯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
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聞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早决斷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臣誠有不
忍言者矣望
殿下收回　遺命仍令守　遜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慶宮禁清而名位
正　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二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旨從李可灼罪狀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幷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

令旨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　臨御儼然步履數次召

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所

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

賓天之事此衷如剖但見衆論紛紛民謂不知誰爲薦李

病緣治理談之鑿鑿眞国手也

可灼者進紅鉛一九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信也忽接邸報奉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而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籍口臣獨恨其膽之大也以堂堂之聖體而敢以方外下吏不參衆論自神其術此其膽眞可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

從 卯人行 頭破

此膽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其先倡為妖言。精知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夭壽貴賤無能逃者。横口不根之談。令人厭聽。此等妖人。重則當罪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殿下頒以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竊謂不過借此一擧。以塞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危之。而不知其線索已歸通矣。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誘。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薦言之。不可言也。夫使賞

之不須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何物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益不能嘿嘿矣天下自有不可掩之耳目臣今日不言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
九廟日後妖言妖術所誣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亦知机關已成言之無補么麼之臣不足以辱白簡但事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右所不敢動耳奉
今旨李可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奏
万什卣旋
之
一月然首發
文昇者尤
莫悉千楊
漣一疏

御史鄭宗周奏曰、頃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愼
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
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磔其骨
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哉。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變
操錐　禁門、幾釀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今日乎。祗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漸
矣。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令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

屬有意速應處究以消不軌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若當事大臣受
兩朝顧命之義當主少國疑之時尚不極力担承明言正
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忠　殿下乎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
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尚然不
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臣竊爲

足使諸奸魄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泣血誓不忍今日與此賊俱生
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患未萌更願二三大臣盡心調護保安

宗社臣卽觸犯雷霆亦不避也奉
令旨、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曰、恭惟
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唐虞不幸倏爾
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間遠近、
殿下以冲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二三大臣詳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　李氏以進御舊愛、徼加
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襄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床苐私恩何忍獨急。
昨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
緩議。無容復贅、至于初二日開讀
遺詔、雖拮据鄭重、旣兩閱日矣、非有倚馬刻燭之忙也、宜
詔之時、東班文臣常濟濟從事、西班則僅僅數人、諸臣怠
慢、咎無可諉、然不當事周章遲滯、以致班次寥寥、其大宰
有如此、又如初三日成服、千官鵠立、旣愴愴其哀慕、復凜

凜其肅雍而由寅達辰杳無贊理之聲、細詢其故始知閣臣等內殿禮罷、而思善門橋南諸臣若無所事者、入臣禁近即當先入行禮、尚宜出外領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共一大禮而分爲二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之哭臨是共一王臣而分爲二臣也。前此未之有聞。且班中九卿科道多係禁近之重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補贊、中侍傳出幾不得終事。其決裂有如此也。又如欽賞諸臣中及李可灼、可灼進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醫道精微、自度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先知有膏盲之急不可諱也。奈

何赤丸之投不效白雲之乘遽升可為宜席藁待罪而煌煌金幣冐然拜承噫嘻

兩朝顧命遭此殊恩公麼貴郎亦將同賞濫施如此又可令衆屡見乎種種舛錯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相

神宗顯皇帝也亦為幼冲登極太阿在握材力威靈可以嘘氣成雷移山入芥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于捐七尺以如薺瀕九死而不悔者畢竟衆怒難犯防川必決身名毀敗所不足惜而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職願大臣之熟計之也

文選司主事臣維祺啓曰、竊惟
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弃、恤駟矜
罔、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
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踴、孺慕殷摯
是
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
殿下早正大位、以膺　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　慈慶宮
門舞拜山呼、儼
天顏于咫尺、諸臣覩

殿下粹潤之姿、睿戚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 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
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脉、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嬉笑于傍、問誰厘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閣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 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問

慰凡所以開其心而定其志安之貽而萌之消者無慮不
到無敢忽寧過計勿嘗恪寧預圖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
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呵護抑亦以廣
聖聰也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
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于預政事即當
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

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由閣票擬、大者覿面商確、輿情必協、中旨必慎、益防者不于著而于微杜者不于成而于漸嗟乎

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文昇也、兼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從而賚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賞罰無章。國無法矣。

選侍之封蒙 旨另議具奏、仰見

殿下慎重至意、或即

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即職堂官周嘉謨等本中
移宮之語誠爲篤論
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
大寶慎加調護乘輿無輕動一步女侍無雜進一人雖小
事必由外擬頻笑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
皇天之眷以慰
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翌戴之
恍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
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
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五日己卯兵科楊漣上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即日登極、用洽輿情、而遲廻慎重、必待擇吉者、固以
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 宮中有
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
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 宗廟神靈所託畀之
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
殿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職等之私願、忠于

殿下者也

祖宗之宗社為重、宮愇之恩寵為輕、九卿科道具公疏臺

臣復有專疏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為

殿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

稔聞之矣、今諸臣靜俟五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

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為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躭延、豈真欲中外之　共主、遜避一

宮嬪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

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
乎　貴妃虛名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
上新綸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即我
皇祖與　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
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話也天下其孰
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居正之宮又執得選就宮嬪而悍然敢撓
明旨以據之臣謂
殿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　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
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
勅令　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傳之內廷。但恪遵
天語。即是吉祥。不得籍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殿養老自
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
三朝豢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先帝之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至于閣部大臣、旣當冎軸、
宜矢公愼擇
兩朝任用内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丹誠開之報主、令日
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淸明、精
神强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盖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祗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
不離乾淸宮左右、雖天降
先帝聖鑒、隨卽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痼、醫藥之所以亂投、
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卽

選侍亦當退遠嫌疑當年鄭　女得幸從來外邊猶得傳之、無得多生侈願可矣、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

殿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而後

殿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從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于諸大臣作一牛馬走其間哉、臣待罪諫垣、茫無短長、秖以論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淩

遹之淑、蒙
先帝得隨大臣後、與聞　顧命、此誠千古殊遇、雖捐摩頂
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茲者銀幣之　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
頒賚、義宜祗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特申諸臣善
美之請、以效涓涘萬一之報、總之臣從閣部大臣、面承
先帝之命、止知守　先帝之命、
祖宗必不可那移之典章、受
殿下以正始必不可遜避之名位、且亦以成　先帝之寵
嬪于禮順情安也。若有不思尊

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此無禮于君之徒 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筆泣流、不勝哀懷之至、還侍移居于 仁壽殿、改元泰昌。

禮科李若珪奏曰、切惟
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年號之日、前
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頒 先朝臣、皆知、
今去登極止半日耳、其用何者兩字爲元年也、擬正否、
已蒙 欽點否、臣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禮
部決當會議、禮科亦當與聞、姑且勿論、惟是
先帝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大業、豈使
年號之不存、昔建文無年號、至今人心不平、堂堂
明朝、豈又有此大闕大謬、臣有一得之愚、啓之
殿下、商之同朝、謂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爲我
殿下紀元、今年自八月初一、
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卷之二　十七

先帝、俱稱泰昌、每年月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
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數、又不碍
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造曆在即、時刻難緩、懇祈
令諭閣部、即速令議上　請、如果臣言不謬、仍
論該部、傳示內外臣民、自今以至年終、凡上疏及文書
等項、俱稱泰昌
元年　月日、
御史張潑揭曰、嗟乎、改元事至今日而始議之晚矣、
先帝八月登極、以明年為泰昌、不忘
皇祖也、今　上九月登極、以明年為天啓、不幾忘
先帝矣、以臣見、謂當于即位之始、會議妥當、頒詔天下
曰、
皇考年號既頒、朕不忍以即位遽易、其仍以明年為泰
昌元年、再踰年、始改為天啓、在
先帝、不忍忘
皇視、在今　上、亦不忍忘
先帝、事死如生、其志一、其事同、斯不亦父子之孝、先後
一轍、毫無可議哉、乃天啓元年之詔已頒、而泰昌改元
之議方起、明年天啓已難反汗、今年萬曆遂無泰昌。嘔

此議不必
改

吟思慕寄之何所古來頌唐太宗者必曰貞觀頌仁宗
者必曰慶曆蓋政績零星難紀喜談樂道者率以年號
畫之
先帝即位一日權稅盡罷幣金大發大僚既充耳目亦
備即貞觀慶曆不多讓焉若紀元事而不紀年世遠言
湮得無以中主視之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為泰昌以
明年正月為天啓畢竟于
先帝不遽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于不安中求其通
似者以之若從棄泰昌之號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
崩于義不恐恐臣子受君不敢為今
上作此過舉也古來未有當年而改元者亦未有踰年
而不改元若亦未有踰月而喪兩君者變出不常禮當
義起
先帝情之所安處即天下人情之所安處也然言此于
今日亦自是贊談奉　旨會議于心不安不敢雷同故
抄出與天下人共商之謹揭
御史黃士彥議曰稱元之義其義著于易而法備于春
秋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大哉乾元統天之義也于
德為仁于時為春四時備而後稱年故春秋隱公書元
年春王正月解者曰凡人君即位其體元以居故不言

一年一月也又云嗣子定位于初喪而改元必于踰年
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于年若中歲改元使
先君不得畢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于義為不經以事
言之
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勝書其為共生明矣而
登極之詔稱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
先帝晏駕踰月矣臣子乃追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為泰
昌則九月應改為天啓矣于事為不信或以失紀泰昌
年號為慮則
先帝時雖未久大位已正固
九廟一代之宗也修史者自書某宗皇帝于某年月日
即位詔以明年為某元年所行某事善政某日崩未及
改元修史之體若此誰能隱之
歷朝諸帝嗣位俱以明年改元于禮為最得
先帝之以明年改元是也而臣子乃欲予其崩後改之
是以過舉遺
先帝耳且必定于
皇上又以過舉遺
皇上也天下萬世自有知禮者議禮諸臣誰實任受過
乎或以孝子尊親為疑夫人子之心無盡而事勢偶值

凡議當存
泰昌

其窮亦人子之無可奈何者且千稱廟稱為宗于改元
亦不沒其實矣若禮不宜改而改之為過于未嘗改而
改之為誣于人子之心亦未有得也或以事不經見不
妙通其權為解夫權所以濟變也不以權則變不能濟
故聖人有化裁之妙非于理不通而強為者也今改泰
昌之號于事無所加不改泰昌之號于事無所闕正宜
以常禮為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于道者之為是乘再
月而三易重事誠書史所解聞而禮則古今不變萬曆
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改泰昌元年臣切以為非是謹
議
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一事前已其小揭略陳其槩今
奉旨會議宜再有言以申前說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
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泰昌之崩而存
之非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為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
欲尊大之為改崩而不忍斬削之為存也故今日之議
兩言決之曰天啟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
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啟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
泰昌
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
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已改

矣、天啓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無安頓、于是追思
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
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
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
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祚、開其
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
乎、將孫稱
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姪、凡弟之事、行于父
子之間乎、以統以世、無一可者、臣切以為非理也、泰昌
之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
天啓獨忍于其親、則削之、是陷
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其父、猶之不孝也
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
亦日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為一世
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父。俯又不能
得之于子。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尊子之不足以增
已之有餘。則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祖之　皇考之靈不安、而謂
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為非情矣。夫千古禮法、史書

之宗無如紫陽議則存萬曆而并存泰昌綱目通鑑兩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庸聚訟爲矣、嗟乎嗟乎、是去踰年不改元之非、尤甚于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是在三大臣主特之力耳、謹議、逆史日、年號是紀時事、帝號是誦君德、紀年有無、于君何與、而辨議盈廷乎、凡章奏書册中紀年年號、何常擡頭、可以想矣、諸疏中士彥爲得、黃說據禮經、諸議於時勢難處之中、表其所以安人心合天理之一殘、禮隨義起、寔其然者乎、

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隨

駕値。宿。文武諸臣姓名、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成以來、
國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聽幕賓之主張、傷殘殆盡、
紀綱法度、惟私情之徇比、頽廢無章、臣切痛之恨之、拜
命之初、欲特疏糾參、以
先皇祖上賓、中外惶惶、政本之地、不宜間無一人、故隱忍
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纘承大統、自能親賢遠奸、副
先帝惓惓爲堯舜之君之意、乃庸回比周之元兇不誅、無
以成時雍風動之治、有如奸相方從哲者、可容一日總天

下大政乎臣請歷其罪爲
皇上縱言之、獨相七年、妨賢妬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
臨、罪二、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
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督、斷送全師、罪八、徇情
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
已不容于堯舜之世、而况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盧杞所
不忍爲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以冊
皇祖有所牽制而不肯發、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舉

先帝蓋有深意、滿朝臣子下
九廟之侚、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一揭、僅爾塞責、假非
先帝神明英斷、從利臣之言、明示輟止、階之爲禍、何可忍
言、是從哲狥平日之交連、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
人麗色藏劍
先帝未正、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
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爲　貴妃、封妃不得、
又欲占住于乾清、至初九移宮、是視　登極爲兒戲、而

天子可以護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絶人臣禮至此是無
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下洩剝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心痛而聲急自是臣子迫
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
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弑君
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倉惶諸臣憤不容已求從
哲一面冀其回心易慮稍稍照管
君國而從哲偃臥東閣不知應也詳講授見之禮以拒衆
請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奉 貴妃不
知有

宗社遠憂、知有逢迎　選侍、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
若懼禍不言、聽從哲、據得爲之表裏、奸臣自爲計得矣、如
宗廟社稷何、書曰、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思早爲之計、決養癰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　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
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曰、恭惟
先皇帝以仁孝智勇之資當正位凝命之日、朝野生色、雖

正大之議
小主之術
旨也

保身

堯舜何以加焉。未幾升遐、普天同戚、莫不瞻雲就日之忱
畢聚而圖報于
陛下。臣日隨諸臣後、仰見我
皇上鳳表龍姿、翱翔天際。 登極之晨、天清日霽、儼然萬
里中外加額、以爲太平
天子。臣遭遇
聖明、敢不以攄款款之愚、謹以最關切者爲
皇上陳之。一曰保身。
皇上之一身、 上帝之所歆饗、 九廟之所憑依、
神宗顯皇帝之所鐘愛

定志

先帝之所託重、四海臣民之所尊親而嵩祝萬年者也、責任誠重且大矣、沖齡嗣服、璞玉未彫、培植匪易、爲力、情竇方開、血氣未定、保護尤難、爲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臣事也乞。

勑慎選內侍、每典衣、每典冠、每典膳、每典文籍、每典啓閉、各定職掌、嚴示賞罰、而尤擇端正老誠有氣節者、日侍左右、知飢渴、察寒暑、慎起居、遠聲色、屏不見可欲、則心不動元氣固、而神氣盎、萬年無疆之慶、始基之矣、一曰定志、夫君心必有所志、不志于憂勤、則志于晏安、不志于仁賢、則志于聲色、不志于道德、則志于貨利、而

國運之隆替關焉我
皇上臨御伊始、百慮湛然、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
其時矣。乞
敕閣部大臣朝夕啓沃。凡有所陳。反覆開導。期
聖心有悟而後已。燕居或虞荒于嬉也、
勑儒臣取古今興亡事蹟、編成短歌、明白簡當、令侍習誦、
間則歌帝側、俾時時入耳儆心、又取萬曆初年帝鑑圖說、
稍加修飾、列于左右几席、朝夕觀覽、俾時時觸目儆心、我
皇上所與皆正人、所聞皆正言、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遇事便能剖決是非、用人便能別白邪正。而天下之治成

矣一日講學我
皇上年踰志學之期未行就傅之禮賴
先皇帝廷訓最嚴循習已久然教有作輟學未緝熙
國討邊防吏治民瘼歷代之政治本朝之典章能一一周
知而徹乎乞
勅選經明行修有道術者于大禮竣後宏開經筵援古証
今力爲闡發以廣論思我
皇上有疑必問有難必辨必專心致志惟講官之言是聽
毋以久坐而厭毋以予聖而傲毋以寒暑而輟久之義理
洽而心境開日與儒臣膠漆一切曼靡華麗俱不足以眩

勤政

惑之矣、一曰勤。政。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卽兢兢業業尤虞
有叢脞之患、今何時哉、二百餘年相傳之統緒忽焉在躬
先皇帝未盡之鴻猷、待之丕振、加以水旱日聞、民生日蹙
寇氛日熾、邊防月弛、此正
皇上憂勤時也、伏願勵精圖治、早朝晏罷、凡　朝廷政令
及各衙門事體、一一與大小臣工面相、策、勵、而振、舉之、諳
練久、而天下不患不太平矣、一曰納。諫。人君生長深宮何
由知天下事、非從人言、又何繇知所行之得失、故設臺諫
以充耳目、耳目通而身安、言路通而　國泰、頃　宮闈不
靖、諸臣合疏單疏以請、賴我

納諫

皇上英明、一旦掃而清之、聽言亦既效矣、此後有憑城社
以作奸、借叢神而營私者、言官不難披瀝以聞、所恃者惟
皇上納諫如流耳、乞霽帝王之色、擴包荒之度、言觸忌諱。
毋疑其沽名。語犯當塗、毋令其中制。隨上隨下、捷于轉圜、
庶人知感奮、士鮮隱忠、而　國無壅蔽之患矣、一曰謹微。
國家惟名與器、難以假人、故煩纓之惜、正名之先、又有深
慮焉、
神宗顯皇帝、太阿在手、四十八年、如一日、蓋其愼也、我
皇上寶曆方膺、正人心市恩怙寵之日、益必嚬笑無私、假
爵賞無私喜。刑罰無私怒。凡有陳乞、一稟諸

祖宗之成憲外廷之公議而毫不以亡與焉法行自近權不旁落而尤有煬灶以干斧鉞者乎若藩封業已奉詔藩府一定急令之國永祚屏翰于以廣剪桐之愛而杜耦大之嫌是亦謹始慮終之意矣而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命而佐新猷兼有帥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關係何等吃緊舉動稍稍不慎令宵小窺而中之大事去矣顧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

帝座以至公至虛之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妨斟酌以求至當議既定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則思堅冰大小聯為一心宮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所

有識之論

斡旋而靡不如意、閣臣倘亦有槩于中乎、昔江陵張居正爲相其時事正與今日合居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勳業爛焉、惜其以寵利居成功、未一段精神、不用以奠安宗社而用以恣行胸臆、不用以培植善類、而用以擠排忠良、身名兩隤、子孫隨之、此今日得失之林也、語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噫、非權而何以稱重乎、願
皇上予之以權、絲綸無從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豈不猗歟休哉、惟閣臣實圖之、以
贊
皇上平康之理而已、

十月申申御史聶紹昌恭進繼述二字言用人用財宜召
宜一以
先帝爲法。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
修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曰恭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沖齡踐祚臣民手額喜效嵩呼乃初五日
雨露之澤雷霆之威正當具儀肅戍收捕盜閣之會豈非
玄穹保佑百靈競趨而初六日雨霽雲開天清日朗臣民
舞蹈萬口歡騰于都盛哉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于茲兆矣臣等忝班侍從咫尺

（旁批：上應成就／今在輔臣）

天顏當此極盛之時敢忘獻納之思哉一在經筵之盛舉益人之學問以先入之言爲主向懇出閣之期今正橫經之會即

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溉栽培于此時尤屬萬分吃緊是在輔臣首爲請行愼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音吐宏暢者始勝其任而寫倣作對之成規似不必拘假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即漱古含今敲金戛玉何裨于

皇上之始事臣愚謂毋當講斯願以

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三條或

五條講官平平解說細細剖　于以主張意識疏通聞見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聞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此行之有恒寒暑勿輟自然鄙褻之談不入蠱惑之奸不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一在大婚之早定近日

皇貴妃與　選侍之移宮也舉朝吐膽以爭

皇上轉圜而聽拔去根芽復何所慮然乾坤匹配首重人倫況在

皇家尤爲鄭重豈可一日無　中宮以毋天下恥旦暮

神宗山陵竣事是在輔臣首爲請行在事諸臣必躬詢博訪此中機竅毋再令人關通令人闌入以爲後日假借之

地、雖視天之妹、本自天生、而極力主持、端、繇、 察、勿、以我

皇上聖明、更得　宮中一鑑不、惟起居飲食、安然無恙、即

窺伺之奸何從生盜美之隙可永杜、譬如士庶之家、外有

主父內有主母。定是耕織不亂規矩整齊。而嬪嬙有數。嚬

笑無假

皇上一意朝考夕稽、而無虞于內顧。則身體自然强固。

聖政自然清明。此非保護

聖躬之最要者乎。一、在。近侍之得人。、項劉遂李進忠等盜

竊內府珍寶財物、發覺見已擒拿正法、人人痛快、夫寶玉

大弓之盜、其意叵測、春秋所嚴、此舉再無有包天大胆敢

為游說者、但
皇上所與朝夕左右者總不外此閹寺之流、其中為呂強
為張承業、讀書知道理畏法度者、豈無其人、而蒙蔽陰陽
乘機思逞者、亦不少、我
皇上聖心方啓天躬初端、必不可使不逞者厠足其間、近
日
聖旨沛如、章奏疏通、誠為快事、然此間有發有不發。意思
令人可窺。而至規切救正之疏又一概不發矣、此果出自
皇上之意乎。抑有為之陰陽于其間者耶。
天威在上、邀取賞封、臣固知其不敢、而軟語談言、擇其不

便于已、厭聞于人者而停閣之。此必然矣。何如一并發下、當行者行、當議者議、使效一得者皆獲自伸。行其私者動有所畏。大家輔

皇上爲聖人。而已亦垂芳名于史冊。如　先朝懷恩諸宦寺流芳至今、不猶愈于偸取富貴、憑籍權力。草木同腐。禍敗不測者耶。以此保護于內、外廷之所望、而我

皇上之所宜亟爲留心而體察者也、至于輔臣方從哲等佐理新政、固見其勞、而近事多件、未强人意、如票李可灼罰俸、人皆謂其不足以盡大胆之辜、崔文昇者止查進期、及方法有無錯悮以了事、如出自內擬、當爲執奏

如票自閣臣、不知其解、文昇之罪、上通于天、猶爲寬假他何誅焉。臣願輔臣將從前一切過悞、當速爲救改、從前一切葛藤、當力爲斬斷、寧負人、毋負國、寧負權豪貴戚之家、毋負

祖宗

先帝之恩。提掇精神、浣滌腸胃、但能救其一半、亦可盡、却前愆、若享此大富大貴、恐于負

國負

恩。

九廟有靈、豈獨無畏。臣又以

神宗四十八年之貽燕、其得力處全在萬曆初年之輔養、向後何等神明、晚年猶然倦勤、從哲等念及于此乎、保護

皇上之事、可作尋常不急之事乎、瀝血敷陳、仰祈
聖斷、天下幸甚、
十二日丙戌、御史顧䁖奏曰、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秉乾履泰、適當
皇考庶務畢舉之際、群工向用之時、匪月之善政易循、有
道之靈長載啓、臣未敢槩以政務輕率以煩
聖聽、但願
皇上取遺詔中、所稱恪守
祖憲、親賢勤學、出入起居、咨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
等語、揭之殿廷。觸目儆心。遵循省察。寥寥

天語。即是　典謨拳拳服膺。即成
聖孝。無疆大曆。恒必由之。此
聖明之首宜注意者也若乃時事之足厪宸衷者無如遼
左一事竊惟奴酋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
蔓之勢難圖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爲輕嘗繼以失利于
戰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覩全遼之情形但
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
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耶守耶
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輒和未聞我兵
以一矢加遺其將盡撤蒲河以前之藩籬而獨以瀋陽蔽

孤遼耶、無論藩籬撤而內地終危、就令永固斗絕之空城能拒長驅之馬足、撫清開鉄之殘破、何以復我故土、杜松劉鋌之碎骨、何以謝彼忠魂、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旣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此

先帝激勸之秋、豈是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曰酋將犯搶、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不知究竟何如也、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閫外、胡匿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誦功于部院、揚詡其雄

謀、此何等舉動何等威略也、不亦羞　朝廷而貽蠻夷笑
恥、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
兵折將殺掠之辜、當事者何以自處于此也、戰則不能、守
則不固、荷戈之士、徒備畚插挑濬之役、尚方之劍、僅供作
威逞志之具、而尚哆口于遼城之無恙、四方之調募、祇以
捍一孤城、而遼陽之戍守、竟當何日解嚴也、檄諸邊以禦
東虜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
天助
聖朝、必令小醜回心、窮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
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

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又況大衆雲集、能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未來者必懦怯而而不敢前、離心者又怨懟而不敢前、此時何以收之、此段精神、不知當何時固結、何如兢惕、若以馳馬躬歷爲勞而以告病乞身爲託、非經臣之所以爲　朝廷方便也、今日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不然已壞之疆上、廷弼既已肩任于前、已總之將卒、廷弼將使誰承當于後、是故必無弛擔之理、如曰朝端議論、慮不乏人、無捉定德臣不敏、則經臣之言舛矣、議者之易。誠不若任者之難。抑无任者之功。何以塞議者之口。經臣辭家獨任、竭力任勞、臣

豈敢没其拮据之積但不審其援遝之局作何收拾变事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幄運籌、何事為上策。所當急圖、何事為密謀所當决計。可顯言者、宜即拈帖以安中外之危疑、欲密成者不妨秘揭以紓

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倘其逖懦觀望。不宜復溫言慰諭以成其餒。觧矢心報

國、正在更新之時、無為介介于人言涡涡于乞告也

皇上奉天啓泰、運景象昭、宜諒此么麼不難朴滅、第瘡及成而豈宜更養、防已久而慮其漸蹶伏乞

皇上敕下廷臣、速為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悞國事、

全遼幸甚、　宗社幸甚、

奉

聖旨建夷屢犯內地損失甚多遼陽孤危、深爲可慮、熊廷弼着益用心料理多方防禦、圖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諉誤事、

酋入撫順、大掠而去、

袁應泰巡。撫。遼東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十四日戊子御史申　廷謨請。

馮三元奏劾熊廷弼

風聞之言何容易信但廷弼不采衆言自是自高刑殺太重與諭皆然也

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十五日乙丑、御史馮三元奏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況廷弼特達之知、專閫外之寄、驟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之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逞臆行私、妬賢嫉能、愁民悞國、如經略熊廷弼其人者哉、自遼左發難已來、大小臣工、交章互薦、以為廷弼可用于遼左也、
皇祖起之田間、寵之異數、亦曰惟爾具有艱難之略也、為廷弼者、肝腦塗地、沙場碎首、曷足以報

皇祖知遇之恩、而兵柄久握、協人共濟、亦豈無因敗爲功之會、乃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以勝敵、而推扯偏用、以覆短、綆短而咎汲之深、木曲而惡繩之直、以殺爲威、以愎拒諫、人心不附、方略全無、天下之事、夫之已壞、乃謀欲卸担而却之也、此可爲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臣以爲及今不言、聽其自敗、亦可、然而遼禍日深、時事日去、一旦土崩瓦裂、大壞而不可收拾、言之不已晚乎、臣謹按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試爲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爲司命、千里餽糧、五石勞費、

何不責渠正以大軍禦敵令民自取所種之粟即奴驟來難以收拾縱火焚之民亦怨矣故官取則貪早焚則累皆不可也

何如善戰者因粮于敵況自有而自失之也開鉄被陷遺禾滿野窖貯場積皆為外儲廷弼有謀必且選鋒簡騎倍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宿後畧粮而返奴將不覺比其覺而我已返矣不然而付之祖龍一炬猶可不為敵資乃計不出此而今日忽搬運以當奴明日忽搬運以當奴曾一騎不敢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憑城却敵于此攸賴散貯密防猶防不測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燼曾無防閑何其疎也向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人心既搖倉卒無備一鼓而登發蒙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為奴內患為我外援犄角不失卒然自在金白告急其勢不

北關忠心雖浚信

此不足以知之

得不救、聞道臣欲以二百萬爲之應援、而廷弼不能用也、坐使奴去腹心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戰與守不同、情勢籍伍既定、妻奴與偕、甲士授田、戍期有代、守此計也、浚隍增壘、誠爲要務、不可緩也、若夫四方聚兵、千里轉粟、府庫内空、士卒外頓、乘机設會、惟敵是求、又何守之專事乎、乃健兒不以禦侮、而以浚壕、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貿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敵乎、此其無謀四也、瀋陽之犯、與王大人屯之役、已有先聲、斯時也、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循陣誓師、藏形設伏、摧鋒制敵、正在今日、乃賊來而德其蹂踐、賊去而謗曰堵回、十

萬弍行、安在而數敗衂也、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

要害走集也、如地在必守、人力可劫、扼吭之勢誠難委矣、

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噉蛇、相次俱盡、何益之有、

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爲守者得力乎、代人守者得

力乎、安家行糧于客兵貴乎、于上兵貴乎、遼人可用而不

欲用、礦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噎惡食、聞以遼事守遼之

說也、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

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

遅也、今之請數、有翦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

乎、據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者、而無用多之才據其臨陣

亦難遙度者或一百、或二百、似乎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如此處分

臣殆不能解者、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固應然、而動動為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

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何為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也、豈兩監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也、廷弼自謂勞苦而功高、顧廷臣恐其不能畢事也、語規

之亦以為國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弼者暴而
自用闒而寡謀實無濟國之才而有上人之氣乘遼事之
阽危偃蹇自肆因人情之擁戴顧忌全無始以虛名自悞
不過螳臂專車既知綿力難前遂欲蟬飛脫殼跡其誕謾
欺君無人臣禮窮極海内非社稷才一籌莫展非疆場寄
鼯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罷遼之存
亡未可知也惟
皇上採臣此章亟下閣部九卿科道會議如以為廷弼之
才可用請連名列保功當同賞臣甘受妄言之罪如其不
然亦宜早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急簡才望之臣星

夜往代、一面知會道將、整衆待敵、庶不爲地方憂也、不然、
止爲廷弼惜、不爲朝廷惜、止避阻撓之名、不顧覆敗之禍、
八百萬之脂膏豈堪再剝、十八萬之貔貅、何時取盈、中外
俱困、大盜乘虛、無何遼東之歌且再作、而李密楊玄感乘
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殘遼事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此疏首條論取木若果如此又一遼民之首奴也。第四修築此必不可緩且使軍士習勞、即是訓練之法、至若欺君三條、恐不得其情、

經略熊廷弼乞

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慥等六十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悞國一疏、數職八無謀三欺若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計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毋嗔職怒人不怒虜也、去秋開鉄委弃、粮苗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卒收割、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為此憤恨、屢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謂職無謀職當承、石碾研起火

星延燒火藥、謂職無謀、職當承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鐵嶺、
八月陷屯關、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
彈壓屢央按院道屬、職分、令行北關報至、瀋官軍一呼而
散、丞遣分守道閻鳴太往撫之、至虎皮驛、大哭而返、是時
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白而
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誰、况職以初三日到遼、二十一
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
何能猝到、且鐵嶺不能援、而修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
者過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修守開原、是要着任諸臣千言
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如柴賀

李三帥人馬、實未做 工即貼修瀋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自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推、馬上之推、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謀職當承瀋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爲奬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太過 必盡失監軍道 與總兵將官心、謂職無謀、職當承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 必待職清、自清撫陷後、所在撿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拡火不去、曰我搬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清之而不得也、

謂職無謀、職當承賛畫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賛畫跳稱練成一枝勁兵、爲高麗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三千、扎嘗聞江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徽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募一番、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徽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謂職無謀、職當承、職不識秦楚事且聞近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用兵二

十餘萬人今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許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因職請往蓋套推粮獨職一人肘病遼人屢推合救遼之命不請問

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嘗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運官丁前道以一人而辦造船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亡遼也豈可哉伏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衆待敵、如馮三元所云係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臾者也、

經略熊廷弼奏曰、頃接邸報、見閱視科臣姚宗文遼左彊上日蹙、失事再勘非宜、一疏內言花嶺山城邊事臣查叅、不宜與接臣疏爭多寡、特爲六月十二日王大人屯邊事、不勝後慮、借駁山城之案以成此番叙功之舉而復薄責經略溺職數端、欲臣惕然悟、沓然改圖也、其設心甚厚、而中外之人、亦早知閱臣欲借事陳言之日久而今始得聞其讜論也、花嶺之役、臣初行牌嚴查、據帶管分守道事監

軍道邢慎言詳報殺擄人數、在該屯住民走脫回鄉及尤

世功等所報皆有姓名而數目則少、在理刑同知胡日乾、

當日所報、却無姓名、而數目則多、該道仍隨詳具稟花領、

一事、刑廳粗報過、以未確駁回、嗣刑廳詳上人無姓名、詞

多約略、具稟云、職前已報過、不敢二三其說、信如斯言、是

徒欲照管前報、而不問虛實、何以服人、時按臣據此查參、

而臣猶駁批、仍委昌同知親詣失事地方、挨查某處實有

幾家、家有幾人、是老是幼、是男是婦、一一開具姓名、併地

方速行覆報、此正求的確以杜隱匿、非爭損失多寡也、東

邊近賊數十里、村屯殘破、人民逃竄、自三路失事已來、屢

疏上　聞、至今日而旋復生聚、遼中邊事、雖憑道廳開報、然而道廳誰履其地、第憑衙役視賄增減、情實有何的確、昔臣按遼時、凡勘邊事、皆處處親到、曾託監軍道與按臣言、臣亦親與按臣言、而臣扶病看邊之疏、又曾言之、地方之事。若不眼到脚到。無以知村屯之有無。定搶奪之多寡。欲約按臣、躬。巡瀋奉、一帶邊地、大家身親目見、好得商量。查勘功罪。以察欺隱。正爲此而發。假使臣欲隱。方以按院不出門爲幸。何肯勸令親往查勘。至于六月十二日之邊事、按臣查之極嚴、監軍道當之極力、其禀職及回按臣禀帖在冗長不便入疏、另爲發抄、與中外共見之、往各道勘

邊事、坐家懸擬今邢慎言在滿親見遇陣為諸將忿激稱
枉或亦有可信者、時道詳及督撫移書、皆謂此番當敘錄
以示鼓舞臣跡猶云不勝罪愧而但以配時勢而用權机
一句結案、未嘗借駁山城之案為敘功之舉也、本無後慮、
而閱臣代為臣慮、亦過用其心矣、至于兵馬不訓練、將領
不部署、人心不附、職工作無時而已。刑成有時而窮、糜群
力而雄、獨知獨賢。不足以圖大功濟大事、此臣種種不職
罪狀、閱臣吹求已深、傳播已廣、猶不盡言以傷雅道、臣極
感服、但閱臣凡七閱月、臣曾屢書言河東兵馬召募之虛
冒、殘兵之零落、援兵之孱弱、器械之敝耗、馬匹之瘦損、糧

草之匱乏、將帥之恇怯、道廳之情弊、皆賴查閱以新一番氣象、催請早過遼陽料理、助臣所不逮、顧僅以一日教場、一日虎皮驛、完主客十萬兵馬下操之套數、臣不勝失望、計往遼陽城僅十八日、其隨從皆畏賊旦夕至、匆匆西去、而此後皆海上遨游、賦詩晏會之日、恐于臣之訓練、部署、附職、工作、刑威等項、有所不盡知也、至于道鎮文武吏士經年異勞異苦、不行薦舉、使不與被論之知州都司經歷三四查盤官等、而自謂上不欺君父、下不悞天下蒼生、則信乎其不欺不悞矣、臣待罪年餘、千危萬苦、半堤殘土、亡而復存、本無東隅之失、何待桑榆之收、今已久病矣、明侯

聖慈放斥外、惟是花嶺王大人乇兩起邊事有無欺蔽以開將領隱蔽之門、皆監軍道邢慎言參詳報、前疏專行巡按御史勘議、此是從來法體肸部復會同經略再勘、悮也、伏乞

皇上俯垂鑒察、速 賜敕下兵部復請行監軍御史查邢慎言花嶺、續詳王大人乇禀揭事情、親往失事地方逐家一一挨查、以定尤世功等之罪、此必待再勘而後明者也、況臣病軀萬分沉重、欲擬第三疏懇求 允放、不料奴酋韃賊復來犯搶、只得扶病料理、萬望

皇上速指經略前來代臣、庶邊事無悮、而臣亦得骸骨歸

鄉矣、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漣奏曰、頃見遼左村屯日刦、人民日擄、城堡日空、邊疆日壞、若經略熊廷弼、始不能已于人言矣、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爲廷弼諱也。爲廷弼者、有二策焉、思一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目不瞬、全副精力、誓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

公評

不可支、因循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上方席藁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秖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
之邊警日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做近
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
國家至于　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遠計博採群謀、大家悉
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己尋一得當之着或循資或破格擇
一得當之人章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章儲人以待
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
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

馬、用若于資粮、置營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裨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于商量停當、遼陽已了當矣、臣以忠急

廟堂、不避煩瀆、不避刀俎、統惟

聖明採擇、若夫兵馬倥偬、人心危疑、暢然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按臣張銓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

皇上一併敕下施行、

弘若

楊漣奏報夷情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先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巳時韃賊不知其數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游擊馮大梁火牌報稱初八日卯時東夷大虜自蒲河北地方深至大鶴等臺隨將原設撥夜趕散各營主客將官復發夜探至坡下臺被精兵數千趕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無數兵分兩路深入瀋陽存亡旦夕莫必經略熊廷弼或能力抗强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積怯之勢當方張之虜屢被人言方寸且亂將士驕頑威令難行不幸瀋陽失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海以西皆震驚矣斯時精

急着

銳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措、誰爲
皇上共護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選通州練
兵。保定募兵。及京營兵。合萬餘人。厚其粮餉、激以忠義、揀
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山海關、一以壯遼左聲援、一
以爲神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容再計之着、仍乞
勑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堪任經略一二人、
面諭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方略、諸
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
也、本兵黃嘉善主領中樞、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
陛下、容職另疏上請誅斥、職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奉

八大罪既列使人欽羅織不得擴辨不得如此論人論事必心當服

聖旨遼警甚急這選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即會議來其奏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疏曰臣覩自古國家當以醜虜外侵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資籌決無事為徹子之謀有事為緝焚之策及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局軟熟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卧家園不肯乞休人言叢指僉謂不死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蒙而入長安既已受事則邊腹皆其身上事況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忽當樞如

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栢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栢之必敗遼東、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主、淹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卦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敗衄、假非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都城。守備空無一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加善當收拾何所。此其籌敵之不審因之震僨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楨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鉄嶺相繼陷矣、乃拾宰賽之殘級、遽然上首功以欺

神宗、當時將稟用遼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如楨又敘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佯爲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蓋既欺神宗。又欺先帝。若非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死灰驕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也、今募民兵、所過州縣、刦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

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遼、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閭閻如許愁怨、費一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逍遥、是何法紀制馭、此爲撼播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士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勸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爲官

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為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
參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報
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
啓偉端、日蠹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聘至京、奉
旨署印、嘉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歿、暗地自喜、故祁光
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推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
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
公論乎、是嘉善之娼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戀權不
已、詭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
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

溫旨以捹之、近又將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于
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
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于榻前、奏曰遼東
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爲
皇上分憂、今旣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遼
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
竭力者安在、幾年悞

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
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
中樞無人、或以舉人遮面、每每徇禮擬
旨慰留、此于嘉善之挨取封蔭得矣、而不能斡旋安攘一
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个遼東敗壞乎、而有限之財賦、
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
乎、而各邊　餉懈弛、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人更理又
能當得本兵再僥倖乎、今

聖主維新、邊事　勑令會議撫將士經略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寘戀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敕下九卿科道會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奮、邊事尚有可爲、而在兵言兵、亦微臣以忠先帝、而報皇上之職分也、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勤。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殂落道路
沸傳。皆知爲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
士受杖受謫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
敢以陰蝕之計復爲醫藥所傷。而身輭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乖殁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眞爲宿證。眞爲哀毀所

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忠厚之法情
理之用。當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
可竟不問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
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以議。天下應
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乎
明廷之上。　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則逆黨于
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盾弒

其君。正半一念容養。遂成弒逆。豈必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曰、

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輭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

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

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弒机匿于無形、

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罹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
不得以含糊結局、

黃河清二日

二十一日、陝西撫臣李起元河清、疏曰、恭照人主之德、上
通于天、聖德休明、則天心降康、而禎祥應之、景星出、慶雲
見黃河清、考之紀載、河必千百年而始一清、至聖之主不

世出。濁流之清不常見。以故河清難俟人有恒言海不揚波越裳黃耇以占中國之有聖。非偶而已。我皇上登臨寶位。蠲除賑邊。止稅撤監。簡大僚。下考選。起廢棄。允枚卜。停織造。通章奏。與海內更始。善繼善述。追三並五。故天心效順。河伯效靈。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無際。而至三日。舉千百年所僅僅見于我皇上臨御之初。蓋太平之上瑞。至治之休徵。而聖作之顯應也。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袞親詣河橋目覩。

焉跪俯援事教責此則弄文墨而已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糾經略熊廷弼䟽曰、昔諸葛武侯之在蜀也、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切怪武侯寧靜澹泊人耳何戀戀于漢而必欲死之、及觀出師表乃知武侯受先帝付託欲報之後主也、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山、星殞原野而亮果死矣、古大臣受國隆重、不肯欠人一死、如是今熊廷弼一荊南書生、聽勘御史耳、其先世非有剖符分壤之功、又非有戚畹肺腑之親、
皇祖因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略、弁之司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
國家正賦如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皇皇　尚方

敕賜軍門、大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內庫蓄積內府珍幣、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賚、廷弼試思自古人臣遭國多難、受國隆重、與廷弼有二乎、吾意廷弼于此時、上之當、縛名王、擒貴人、以長纓繫奴酋之頸于闕下、次則斬將搴旗、設奇制勝、又次則勵兵秣馬、選將練兵、遏門庭之寇、于方張、為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村落搶矣、屯保破矣、虜曾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嘖嘖曉曉强口臣、猶曰遣將而中制者敗、從古所忌、且英雄舉事、不肯俛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一片

士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弼乃惶惶欲養病也、淮陰侯曰、食人之食、事人之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廷弼受國隆重、作幾許威稜、今一旦抱頭鼠竄、效童貫之太原乎、且弼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顧欲遺之他人、從何處下手、則惟御駕親征可乎、嗟嗟、昔耿弇不欲以賊虜遺之君父、弼乃破壞遼陽而遺之君父耶、且遼亡則陛下將無處着雙足、大河迤非、孰非戰場、真可痛哭流涕也、昨見科臣之疏曰、廷弼當以全付精力、誓死報

國、彼知其必不肯死、又曰席藁待罪、求賢速代、彼知其必欲求代、特爲其開一面之網耳、又曰終難抹殺其功、夫廷弼罪則有矣、亦何功之有、廷弼之功、正所謂羞居愓前、恥居李後也、廷弼歸而出其橐金買好田園、屯歌兒舞女、儘可自娛、如國事何、如主上何、刑南父老、哉憐而望之、但不知廷弼何面目入關耳、參看得經略熊廷弼市奸、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報復凌人之氣、內作奥援、聞人言迭出、則眉目張天、外懼奴酋、聽胡馬驕嘶、則肝胆墮地、凡崇位隆恩、攘爲已有、將敗着殘局、遺之何人、縱逃斧鉞之典、宜加貶竄之刑、乞

卷之二

言無可奈何則付為瀆人天過

敕九卿科道會議、將廷弼褫其衣冠、竄貶遐方、急擇賢者往代、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矣、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經略熊廷弼、求勘疏曰、自

神宗顯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

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有罪、頃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無罪、一任橫詆、但謂職以破壞之遼遺之他人、他人從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

無可奈何、修德伏　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敗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鉄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共卜所往、而今且冠履雍容、公私燕語、儼然漢官威儀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沈恰滿瀋空城而逃、無論也、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逃去爲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塡街塞巷、不減五都之市、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內外鞏固、壯

哉一金城湯池也，即審奉向爲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牛，脚夫運粮，自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車至二萬輛，晝夜攢運，而軍中始有粮草，三路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鉄，臣討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匠，稍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餘砲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罷械，採桑削簳，買角易觔，調各鎭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鎭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減虜砲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事始有攻守具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不時捆責、不喂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紅、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了事以歸鄉里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西虜住我沈怡弃地、日肆剽奪、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從陣搶活虜、送撫臣轉發炒花諸營、証其佀闕、又招撫煖酋二十四營酋、長男堡僅特開市賞各就戎索、年來河東秋毫無犯、而東西合犯之報、亦數月希聞、臣自有法、姚宗文送四千金之後、正無煩修

德再陳以虜攻虜之策多送數萬金爲關臣績貂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攻壞否自守瀋奉各戍重兵賊遂爲我
所綴悉衆與我對壘不敢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寬靉
至于近邊零落村屯勢自不能無搶掠我固無如賊何時
而形格勢禁賊亦無如我何時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纔是破壞臣從何下
手處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爲他人下手修德何須爲
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
何入謂職內侍奧援也而臣生平孤介謂臣聽胡馬驕嘶
肝胆墮地也而冐險往撫順寬靉援甲冲賊圍援瀋陽者

獨何人斯、修德有耳有目、終當自曉、惟是臣以積勞積苦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吐血、虛危沉篤、七月初始請告、非因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八九月、今年四五月臣已撐過、此後局勢已定、漸進漸逼自足困賊、無奈內二豎入臣（時指言者與閣部諸人）咽喉、掣臣手足、死不得死、活不得活、雖欲不負

先帝之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敗亂去、則敗亂之耳、何必矢口矢人、遽傷雅道哉、頃臣遺閣臣姚宗文書、報朝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遼已轉危而致安、弼且之生而致死、

天地鬼神實共憐鑒、即為公所抹殺、而一段勞苦公案自

有遼水遼山在、此實錄也、無端結黨傾陷、抹殺公論、臣蒙罪去、輔臣票擬定為衆口所挾、惟乞

皇上電斷、將職罷斥、即

勅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

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當為後人代受其過病矣、

詞臣張鼐陳十事。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占曰、臣叛國亂、大將亡、又曰、天下大旱、又曰佞臣在側、爲鄭介、

二十五日己亥御史萬崇德奏議遼餉曰、先是
皇祖軫遼事之苦、頒銀三十萬、聽經臣犒勞、此、賞也、非、餉
也、戶部不得而混也、嗣是
先帝復軫九邊之苦、頒銀一百萬兩、分三十萬、聽經臣犒
勞、此賞也、非餉也、戶部亦不得而混奪者也、
敕諭諄切者、無抵餉一字
諭閣臣令旨云今因遼餉闕乏、特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
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卿可傳示該、部、差文武官各一員
星夜解赴遼陽犒賞、用示鼓舞、接濟軍需、即開寫職名來
看、又

令旨今日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差文武官各一員星夜解赴遼陽文與熊廷弼酌量犒賞均霑實惠作速具本來奏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鄉價銀五千兩不許騷擾驛遞銀不許到太倉差官即發後復傳

三旨諄諄速解雖云發付遼東經臣酌量犒賞其實不離前旨之意也惟前後詞語稍覺參差舉　朝欣欣相告面面相覷無不喜其沛發大賚而疑其粘帯不明者于是有停徵加派之議有俱作正餉之議紛紛未定戶部商酌数日乃定四六之分今不謂其併前六十萬亦欲而分之也

夫計臣恥餅壘之不繼抵一分。自幸免眼前一分之愁眉孰知悞一番。反貽日後一番之爭執。此二百萬兩、自應任經臣酌量犒賞者、戶部定不得執此為犒賞也、若特發遼東一百萬兩、既有關餉允餉之　旨、不妨作四分六分之用、况合前六十萬與今分四十萬、已一百萬矣、即霜露鋒鏑之卒、飢寒死亡之輩、優恤之格、誼不嫌于過厚、然賞濫則易匱、匱則不可為久。酌量分別、經臣饒足以辦、獨六十萬之抵餉、業經奉　旨。揆之情理、不得不然、經臣亦不可槩執之為賞賚也、且經臣念戶部支撐之難、力拒道將之請增、慨然湊給、以發月餉。戶部獨不念經臣疆場之委曲

半是調停
今見振激

接濟。俾之饒足，帀然急解以充額數乎。但六十萬之不當分而故分。一百萬之當分而不欲分。部臣、經臣各執所見，殊失其平。職謂其當兩酌焉。今我
聖天子繼離出震，不殖貨財，軫邊發帑，豈其獨後于
先帝，加派停徵，行且有日，所患非餉，獨不得有功者而賞之。夫邊左勇將如雲，猛士如雨，訓練日久，心胆激烈，其中豈無設奇制勝，而繫奴酋之頸于
闕下者，有之。百爾臣工，何難合請封爵，勞金百萬，以酬殊勳。不然，而能生擒李永芳及諸頭目者，亦勞以數十萬金官職，隨其功之大小而給之。不然，恢復陷地，爵賞亦自不

薄不然而虜至堵禦得定當與攻城掠地封賞亦宜竟從
上格有功有賞而人知奮無功無賞而人知恥鼓舞之法
既明慰勞之典自當計一百萬不足當一日論功之需職
願經臣之更有進于是焉職雖非餉役事休相關讀經臣
抵餉之疏義不容無一言以措其互執之端伏祈
聖明垂察如果臣言不謬速
敕戶部扣筭六十萬抵餉之外亟亟多發無致闕乏寧有
餘以果三軍之腹無不足以失三軍之望仍
諭經臣將六十萬抵餉之銀通發濟急如欲充賞另行造
冊上　請處于共濟之中不失同心之誼而遼事國事胥

保全李選侍

賴之矣。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

賈繼春致三閣下揭、為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無極、懇乞 顧命輔臣思先帝憑几之囑、同蕭墻向隅之生、以勿損皇上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竊照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從源以逮流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從枝以及根也、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喪哀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其慘黯光景、職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嘆隕泣、而 顧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無論青史遺譏、竊恐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作何肝腸乎、先帝命諸臣輔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真可謂

爲堯爲舜之第一義矣、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
棗、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眞可謂之不
忍不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嘖嘖、付之不聞、
我
先帝之于 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
但以篤念
皇祖竟渙然氷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乎、縱云 選侍原非淑德、原
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態、猶不能看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 選侍曾產數胎、育
有幼女、敍啟之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受
先帝多少宏恩、而玉體未安、遂不能保一愛姬乎、職久
欲上疏廷爭、但以新進小臣、緘口忍泣、至今而不得不
望閣下之臣維也、但願閣下宛曲調護、極力回天、令
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丕芳萬載矣、職雖蹈盤據之勢、爲鑊斧鑕、復何避
乎、謹
揭、

氣和論正辞疏莫及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疏曰、臣惟兵革之事、必所素習、然太公諸葛亮皆儒者、不聞在渭濱草廬時、有所嘗試、而後出驅如林之旅、稱節制之師也此古聖賢不必論、今日之議、乃欲使書生坐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耳、非求斬將搴旗事也、臣詢之朝論皆言侍郎崔景榮張鶴鳴僉都御史袁應泰此三臣者、皆可遴用、崔景榮、則臣使西夏時、見彼中人皆言景榮恩威素著、夷人信服、鶴鳴在貴州時、是亦慷慨、似非畏兵者、應泰見以望推、但更有言

陛下請敕兵臣一人往詰廷弼、令自察奏廷弼度能得將

士共滅賊否度能使虜入犯無擄掠村屯人戶不暴骨如
莽否則尤或可令佩劍印視事、李牧日費市租享士、虜入、
急收保政不必速之使戰也、如廷弼自陳臣力竭矣、因言
者志灰矣、終不能繫單于頸報
陛下矣、則請令待罪關外、再簡一人馳往遼東、不妨錄其
許國之胆、二載暴露之勞、萬有叵測、守國扞敵之臣、誠从
城廓封疆、廷弼當自裁也、蓋廷弼掛衆議有三、以嫚罵為
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躁
躙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
騷騷、叛者婬劫、而于山東最苦楚。緣之不能成功三。且蒲

河虜入、殺戮甚多、報至復言不然、而今所欲議代諸臣、又皆與廷弼均未經摧鋒陷陣之事者、即或勝負不常、無以爲劾代殺、括代傾、佐廷弼長舌者乎。故臣以爲請寬廷弼罪、使自決、如其心謝事、席藁塞上者、奪其軍未晚矣、至如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輔臣留之何故、夫兩軍相攻、士馬物故、芻粟乏絕、即不宜抄傳天下、亦當密揭樞臣令得從中調度、臣詳覽左章奏、獨廷弼疏言十八萬兵、餘疏第言十餘萬衆、無敢指數者、廷弼既目無加善、嘉善亦無熊向廷弼、置一喙矣、一晝也、夫自古中外不和調而可用兵者乎、而戰將之當博訪尤急、六曹諸大臣、

多開府地方握兵符年所最深將才若干人豈無一二足
智曉兵可使折冲者合各舉所知付幕府用大臣閱人多
矣受
國深恩如薦文臣則薦無官之臣以市恩薦武臣則薦有
錢之臣而納賄衆實有口大臣不敢為也為今之計請
敕廷弼回奏身能破虜與否而後再計乞
俞允黄嘉善致仕再簡方略大臣握兵部下令大臣各舉
舊時部曲堪為戰將一二人應用議餉議轉運則戶部涉
獵其事尚可支臣愚不知兵謹具議上　聞如此
刑科叅失機功罪狀

不惟廉勇
更足謀智

河與秦檜
元洩師期
指導入陷
足一條鐵案

參看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追而嘵嘵置辨曰未
嘗私李如柏也曰杜松校違節劍也曰馬上督推不敢
杭違也不思如柏建旗專閫作逡東之夫將平當時出
師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栢故
令杜松來撫順耶在如柏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以
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前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栢身
訖之傳自干鎬則鎬之私庇如柏甚明不然杜松輕進
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相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
行陣有古名將風閒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辛
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
窸遺心進關投揭當事冀緩其師而如柏偵知令人于
閫外邀同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劉見有松
侄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即此舉動已含陷松之
毒矣乃誓師時如捆佯與松洒酒拜送日吾以頭功讓
汝松磊落文夫慨信不疑買勇先登不知如相早已布
置姤人為松鄉導誘其瘤人姤伏蓋奴酋素所畏者松
與劉縱也先得鎬告示遠恚其精錢潛伏撫順一路獨
以當松松果為鄉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接不至遂倅首
俞沒忖骨不存劉縱亦復血戰一時亦賊是松之戍當
鎬與如柏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為異日細疚之地而乃

治之生前
人欲污之
死而何毒
即

周永春李
維翰當罪

门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為此喪心之
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沒其功松
允不暝目矣嚴詣催戰固奉
明旨獨不思將在軍君命在所不受乎假令當日抗言
天時人事未可決戰曰兵勢國之大事臣不敢以用兵
為試　趙雲之決策　明主可與忠言斷不決裂如彼
即不然而以抗違彼逮不循愈下以敗蚓伏辜耶鎬欲
引魏學例何可相方寧夏之役學曾被逮縶而節御已
定幾何時即復數十餘城獻藏之日
皇祖諭之日學曾固罪之甩實功之首至今稱誦乃鎬
與遼事竟何如也即令日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
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
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
如栢供一体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畢論其
罪而李維翰之于撫順紅旗推戰總兵張承亂顧叩門
一見面議不得倉卒赴敵陷陳以死誠可痛恨如李雜
翰與周永春並難免首事同事之脩但鎬不可以之卿
已罪耳如栢雖先難經尚當號斬鎬等若容冤脫是謂
無刑死近日遼事不菀總綠功罪混淆此案不早行究
擬用快衆憤見有受事無功負國負恩妄殺逞威老師

胆張日明之論

坐費、人心散失、兵力空疲、欲復輿援、抹殺公論、槽口一鳴
張、抱頭鼠竄者、何以處之。三韓存亡。九邊憖勸。在此一
擧遵
明旨而正國法。法司自不敢起畏調停脆生寬必明有
國法。幽有神明。無
所逃也。抄出嚴之。

左光斗奏李選侍陰謀有否似難深究蓋所以休先帝之愛全皇上之仁兩善之術也

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
聞變、倉卒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時大臣從乾清宮中
叩頭執奏懇
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儿筵而避
居 別殿、踉蹌張惶、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緩
之勢、驚問其故、喧傳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腰玉 奸璫、
布滿陰爲人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有慎
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詞甚微婉、但知安
宗廟定　社稷爲念、不知其他、初三日、　宮中震怒、禍幾
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臣票擬、隨奉
聖旨、移宮已有　旨了、各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
議具奏、欽此欽遵、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
旨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宮禁肅然內外嚴謐、臣等舉手

以存大体爲念便是真忠真義

加額幸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旣當還　宮則選侍之當移　宮明白易曉矣惟
是自移宮之後自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　特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之能憶度若復株連蔓引使
宮闈不安是卽與　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
魯襄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毋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嘆服因取朱熹
入直此等體制自有情法至當不易之則聞錦衣勘問該

璫時、語及宮禁槩置不問深爲得體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
調護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李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與天下
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寛政。勿令反側不自
安。庚戌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
盡者。胥在此矣。職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　宗廟安　社
稷而已矣。
諭内閣、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朕昔
幼冲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抱終天
之痛。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威挾朕躬。使
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覥顏口傳。至今尚含羞赧
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　慈慶宮。李氏又差李
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
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爲武氏
之禍者。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

官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諠譁實未知朕心尊
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
贓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法當首論。務將本犯。與劉
遜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波
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時大學士方從哲等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
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着遵旨即行發抄。
咸使聞知。

從哲等又具揭曰、 選侍李氏。平昔怙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寃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
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既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
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奉
旨編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皇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順
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
肉至情豈不注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
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傳氏居昭儉宮。撫
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
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等知之

南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

道闇嗚
七、議增
且留自
藥、而恐
師、而書
海都門
即、奴、賊、
惶之狀
朝帖虐
而尚、威

但合營裝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將官教演、亦但每軍面試一回、不過三人、而日已云暮、乃職之操法則不然、每令于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如管兵千人、該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設一藂兒窩、而五人于其下、就本隊中擇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旗射鎗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遂隊熟、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隊熟、而合之于營、此總兵官逐日見行者。職嘗謂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爲操。人但見職不恒親下操、又止監軍兩人、刑慎言又以積勞成病、止職與高出在城、職又嘗外巡、不能時時親下操

遂謂職不操練。如職不操練。開付兵將何用是必不圖為
國滅賊不圖性命歸家、而後可。此議起自去秋職到任時、
見贊畫新兵無用、撥供採草挑壕等役、贊畫見其軍多逃
遂言軍士做工、不得操練以自支、而閣臣因為之賡其傳、
以至于今、此兵馬不訓練之說也、西北兵馬、付柴國柱賀
世賢李懷信守瀋奉、用兵付陳策防守偏皮駐、上兵不願
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用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業存城
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改付胡
嘉棟防鎮江寬靉、凡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
發守、與地方 酌量緩急、何曾一處一兵不調停。但如閣臣

與職書、欲柴國柱守遼陽、賀世賢退守南衛、又向職言欲撤回柴賀李三帥防虎皮一帯當賊來路者、而團聚遼地、則議職圖退步、及職守瀋、又議職爲賊添中大鋪、諸所謂部署而職不能從也、此將領不部署之說也、各道新升、職僅與高邢兩道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粮事催海盖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定宜因公相諒、至于總兵、顛倒錯縱、恩威不測、謾謂罵馭、頗得其宜、惟贊畫與舊守道、每事抵牾、何閹臣、布散流言、知與不知、咸被煽惑此人心不附職之說也、遼陽城池堋塌、人皆知其難守、紛紛私逃、九門各設有官軍百人禁之、如守牢獄自挑壕

築壩從十里外引水以護其外、幫修理外城、自築垛口馬道門關以固其內、遂撤門禁、恣人出入、向之私逃而去者、無不人人回城居住瀋奉之間、向無一人敢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況城守不修、軍無倚靠、那跕立得住、如昨日瀋城、為數萬賊兵所逼、若非壕柵週備、砲車打退、軍且怯亂自奔、何況百姓、始信築城鑿池、與民固守、孟氏自有正論、而城高池深、委而去之、說為權辭、不必引也、查閱臣初出、有修山海關之議、至遼有建敵臺之議、事竟條陳、有修瀋河西之議、至于邊關墻臺、循反覆三致意、而獨于遼陽根本之地、不肯修築者、豈在已言

之則是。在人爲之則非。抑亦阻職之爲，以幸其敗，蓄意誠不可測，此工作無時而已之說也。自斬貪懦陳倫、劉遇節、王文舉後，復拏問鎮江游擊戴光裕貪暴不法，細打送獄，而隨以病斃。其中軍千把總不驗喂，不操練，及印屯官之侵欺科索，玩法害人者，不時處治，亦自法所不廢。至于軍士除賭博枷責，及逃軍境內捉獲者，止于細打發伍外，惟逃叛境外及境內剽劫者，則在必殺不宥，然他營亦少。舊開原遼募兵，皆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至十三餘人，近海蓋道，獲其逃于南衛劫盜人財者十二人，而職亦駢斬之，曾記一起十六人逃出邊，爲長勇堡李國臣追獲

十四人而逸其二解到遼城該道同部道審明知于叛法皆無赦、戒押者留兩日、勿投文、欲于其中曲議一人處斬、見職講過、然後解進、不意職先令俱斬之、而該道意不無少望、適當閱臣將到遼陽之、時、藉此紛紜、移書長安、搖惑衆聽、此刑威有時而窮之說也若乃糜群策群力、而雄獨智獨賢、則何道何將之策之力、糜而不用、獨于閱臣所書面商確着之支言而形之修書疏者、實不可行、不得不姑糜之耳、且閱臣以夷攻夷之疏、自任必濟、已蒙先帝明見萬里有十羊九牧之旨、而閱臣必藉此下補科之命、護領專　敕以行、今所用所攻何在、是策且自糜矣、

職本不欲辨、而前于京中忽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衆逼逃四五萬人、且謂職央按臣虛報堵截、以爲天理良心安在、不意謂職隱匿欺君、暴虐驅民、而不圖閱臣所造至于斯也而猶不求一明白、職即病死而去、何肯瞑目、當據單案行各道洛令督撫都院按臣公同親詣各地方逐一挨查嚴叅、以正職欺君虐民之罪、一時撫道見者無不驚駭憤歎人人自危、按臣亦移職書謂不意重明麗正之日、讒口高張、此惟告之

天地鬼神、惟願神明陰殛頁錦、投畀豺虎、魑魅魍魎、黑天

無日之言從何處查勘惟有仰屋嘆氣而已世道如此欲
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此言非職出、或亦天理人心所
不容已。而職猶念虜之爲言夷狄盜賊禽獸也、遼東不幸
爲西虜所侵暴、東虜所攻陷、何用更以虜禦虜、而致動送
單者之累、甲腹戈力相驅逐、況職病已深、賊虜自退、亦有
不煩于驅逐者、惟是職奉
敕禦虜、及爲地方主持、日以爲虜使、
朝廷之紀綱風俗、以職不才故掃地、何顏更立于文武吏
民之上、不罷職何以正法、闔各衙門皆有此單、不明白請
旨行勘、而扶全承襲、裝人罪過、沒人勞苦、何以明法、伏乞

立
賜罷斥、仍　敕兵部會同科道官確查單所從來、証據明
實、奏請行勘、使職明白受法而去、明心而服、此亦彰公道
而鼓士氣以肅紀法而振軍之一端也、至謂職擁兵十餘
萬而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爲
狡奴所笑、誠有如所嘆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
兵之將、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領總兵兵馬將官得力、方能
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略短取長、敢于戰陣、侯世祿精
悍、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
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爲軍中白眉、餘多庸庸碌碌、見在

管事、不敢盡言、使人無色、求大將如前日劉挺輩諸將、梁貴徐九思輩、已不可得、而各鎮兵馬、又四五等選之、餘無一、而非敗群下駟者、發與總兵將官、皆力辭不受、若楊宗業併自己帶來山西兵馬、亦欲推之于人、別求好兵、又卒無所得、每勸諸將曰、淮陰市人而戰、劉岳張韓、各家兵、其骨已朽、即安得起而用之、從來兵將、隨時隨地、顧用法何如、年來各邊匿自營之精者、專選一種羸卒老馬、悉付一廢將、或千總、抑勒而來、及到山海關、督臣欲汰回、則人人皆欲汰回、無從下手、只得勉發出關、湊數內有營抽不足、而補以新募者、皆市猾游棍、每下營、不知貼立在伍、千、把

總、扯、其、手、而、安、之、伍及千把總去、又離伍、而千、把、總、又扯、
其、手、而、安、之人人皆然、日日皆然、見之令人氣灰、亦令人
嘆死川、兵上兵毛兵、雖伍法齊整、亦强弱各半、而平原曠
野、不能與賊騎相馳逐、標左右兵募、自河西、義武營兵、募
自河東、及各營潰卒、皆日逐日盡賀世賢内丁、皆招集殘
兵于逃陣、惟賛畫所募者、疏稱爲將官胡國臣王平等練
成一枝勁兵、高麗見之而喉指、奴酋李永芳聞之而畏懼、
此從來未煩修工一日者、及前扶病看邊過靉陽見、王平
辯兵不受、職問可得精壯幾何、平云所統一千七百餘人、
若桃選可得五百人、職謂此以一當十可戰者平云只可

像曾在營伍當過軍者何能戰過鎮江合城士民商賈公呈言五月十六日、數十賊入鶯兒港、胡國臣領奇兵策應、步兵二十人、教場札營、夜半聞江潮聲以爲賊至、吶喊數聲、委弃戈甲、奔城外、驚起男婦赤身奔避、而乘机搶掠民間財物、且單間平日奸騙諸狀、乞調回別用、免爲民害、始悟高麗見而喉指者、端是爲此、恐閣臣亦不得借工作刑威爲贊畫隱諱也、計通州各兵、雖然有一十二萬之數、而實在堪于戰者、内除川兵土兵毛兵三項不挑、其餘挑選精壯、十不得其二三、餘無奈何、只得令充守城池採草放馬、以及大兵之後、至于馬匹瘦損短少、更不可言者、今言

者第見遼中今日被賊收拾後之人情光景遂謂援兵陸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爲經略罪、而抑知夫兵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令箭摧而張帥殞命、馬上推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大創、小入小創、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兵勢、然後進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今日之事、惟有 亟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爲急着、伏乞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

遼東經略熊廷弼繳還上方席稾待罪、疏曰、職本不才蒙

先帝知遇屬以東事、且賜尚方劍一口、使得便宜行事。職用是斬貪懦將三人、逃叛卒數十人、聊正軍法、以彰國威、須臺臣顧慥論職、謂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職則不敢、但職負。尚方而不能用者實多。按軍法、訛言惑人、搖動衆心者斬、乃軍中挾私快臆、表裏爲奸、流言匿單、布散蠱惑、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部署幹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違者以違制論、誤者斬、乃軍中事事抗違、軍馬錢粮、任意虛靡、全不報驗、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離伍者斬、乃軍中一日而逃二千人、不一人正法、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妄言賊至、夜呼驚衆者斬、乃軍中聞江潮聲、夜半驚

惶、乘机搶掠、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取人財物者斬、乃軍中指騙閱視、科斂各營賂、如朱桂芳高洪中等、而職不能用也。職負尚方多矣。科臣楊漣論職當繳還尚方、席藁待罪、且責職以一刀兩斷、不宜做近來頑鈍無恥行徑、而不能待、謹將原賜劍一口、具奏繳還、不敢再留作威逞志、爲顧慥過憂、惟是俯爲

朝廷威靈所係、劍還而職已無所恃、官軍已無顧忌、五日

京兆、玩侮易生、所關封疆存亡甚重、伏乞

皇上如職前疏、亟　賜罷斥、聽勘、一面議遣才望來代、一面移撫臣于遼陽、督臣于廣寧、薊撫臣于山海關、支撐目

前危急人情事机間不容髮而無徒悠悠使

國家交麻木不仁疾病則病臣幸甚殘疆幸甚

太常少卿姚宗文揭明閱視

揭云職昨者祗役三韓既以不待薦舉開罪經略嗣因

東方疆土日蹙我兵日怯奴志日張誠如所云蚤食及

木無皮之喻惴惴焉懼賊果長驅遼潘定為村乇之積

也故竊致他小之石而經略之怒益甚矣書疏紛紜若

有分天之恨者夫東事成敗開　在稷安危主兵者舉

事之得失此萬耳萬日之所誌萬心萬口之所詳也職

第思之至其所辭職疏者初疏大約謂書生心膽怯報

孔小不能盡知其方略再疏則云訓隸有方部署有法

戰守畀具而商民安堵鋪張滿紙矣夫始圉園而少洋

洋校人之狀生魚盡生魚之狀矣如將為釜中之遊何

哉昔善隸兵者恃劍指揮之餘雖婦人亦可以戰李將

軍推牛享士三月遂大破胡既訓隸部署有方即不能

長驅出塞尔當坐家殺賊何花嶺山城與王大人乇及

通者滴河之役不能小入而小劉也何經略前日之疏

尚言即將一十六萬亦不中用又云兵無如賊何將無
如兵何總兵無如將何職亦無如總兵何又云少為戰
則不成其為戰也曾時日之幾何條而壁壘既觀往旗
生色緊前者之言以為証自相矛盾經略之所云轉危
為安者弟以遼審尚存耳不知虔虔焉憂遼之危者此
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已空九邊之精鉄蝎五方
之物力將敵是求寧止自衛彼遼潘之外林總生聚者
孰非中國之赤子屯堡相望者孰非
祖宗之封疆如任其劄前天下有漸逼漸深斗絕厭城
而能晏然無恙之理兵今遼審幸存急作既觀或尚可
牧捨故惶惶計之如必遼潘既失而後議經略之功罪
亦太晚矣嗟嗟尋个對頭久之而闡向道臣之語一褒
而去也見于遺司農之書安得置捐之棄朱崖之議曾
明示于往來之牘經略之不欲終任遼事此念素矣遼
跪請告願畏不果今者得去大慰本懷紛紛院揭如耿
耿不平之甚者此不欲放倒英雄架子耳如果有否胡
之畧可期報　圍之心未遂願鞠躬盡捽以觀成功者
何不具跪力請日臣不敢負　國重恩今布置經管犬
有成積雖人民殺擄不可更生而疆土淪没者不難坂
復伙願如漢班足遠被正之後請留單師一年以成西

大千詩而不器何奪之崟華、等嚴而三矢者、計聖域
非帳相後可以至之則嚼知指一行廳另謂不明之
初傳迋議廢、二令柄當各在騙往者一操職出不功、
心、呼逾誅職十日者、日道令閱周也日其一于離再
且郭日、此受金始同明弁日視覽又並已日此轉不
職令職亦而犒怒伏正查必大、此謂點經了而圜效
已公、亦愛給從于乞其盤有往道職以廣遼徒諸
出勳詩憎之者、室斧罪、官、此來臣海防寧陽狂臣臣
省業酬之閣且面銷與暗番邊請上協過之呼且之
垣相之至視致色以逮暗裳塞出定濟堂事、怒爲罪
非期中變之書于慰陽查點風而令、應者則號攉則
條實二也說云、市三之訪弟塵行則點兒城爲穀
慨由語咍毋從予、韓城容先不者益之點中事北
論衰云、職自者又將孤有時得也套弊、外兵矢大
列念辟初上奔職士杜法申不又爲此三馬至芙
之令心至創走行之鼠外飭用謂登與萬除經介
日以係遼之年至心、縮之臨此職運各餘、役略之
也議望陽且苦廣豈夫入期章、中道道職防所條
故論謝經前此寧非生使禁既軍風臣與兒以爲
不相安略見典時、佚殺誠約用才雪議門調短也、
具左石、賦賞決經事予有且此官寒定道川職何

疏而
謹揭、
遼東經略熊廷弼奉
旨、解任、回籍聽勘兵部勘議定奪仍料理候代員缺、命該
部即會推、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甲辰泰昌元年

刑科魏應嘉會議疏曰、臣忝列諸臣之後、臣因見有詢及遼東經略熊廷弼應代與否者、衆皆曰、廷弼應代無疑、有語及廷弼之功罪者、臣因曰、廷弼之經略遼東也、雖支撐一年、但虜不來耳、看近日倉皇殺擄、隱匿不報、不敢謂之無罪、則不敢謂之有功、臣似有仇于廷弼、而臣不然也國家爲奴酋逆天犯順、經營二年有餘、而廷弼受命專征亦一年有餘、此邊疆何等事、

疏中有當有不當可見論事之難而論人尤難

用刑大剴
不爲無罪

君父何等委任、試問今日景象何如哉、以兵言之、天下援兵約十三萬有奇遼東土兵約八九萬有奇、而皆不足其用、今廷弼之言曰、各省鎮所發兵馬、即再添十八萬亦不中用、必如何而後中用乎、豈欲盡九邊精銳、盡來援遼、不留一卒、以成巳之封拜而後愉快乎、有兵不練、輙曰兵弱、募亦不來、來亦逃去、皆有做工枉殺之懼耳、此臣爲皇上之兵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餉言之、一隅患耳、盡天下之陸者、水者、輸者、輓者、無不受盡苦楚、除先帝所發二百萬外、一年之外、已用過餉銀八百餘萬兩矣、猶日餉不足也、倘如是遷延、必爲數幾八百萬而後成

功耶、夫一絡一粟、皆以供軍、廷弼何私焉、但謂其如許之兵餉而空靡費于日用、不見料敵出奇、有尺寸之效、即傾東海之水爲糧、恐亦不足、不謂之坐靡糧餉不可、此臣爲我

時勢有難易、則工夫有遲速、不可執常而

皇上之餉計也、非仇廷弼也、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府庫、向兵部委一萬有奇捐數十萬金錢、將所買馬匹、十不得其一用、此固委託非人、有奇不臣、所當從重究處、然皆以之供遼、而徒見日削日匱、如以次入犯、則報殺官馬幾十匹、殺奪極多、報數極少、即今瀋奉奴兵至城下、據經臣所報殺奪馬四又近六百矣、果眞六百耶、抑尚不止此

耶、草料徒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
萬金之火藥、付之一炬、廷弼曰、何等嚴明、竟不奏何人看
守、何人失火、有無細作、暗入潛燒、乃混言天火、一筆了事、
此等糢糊、在他官他處、已不待查中奏報、而先膏 尚方
之劍矣、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鎮其痛、舉朝共知、何
待 臣 言、此 臣 爲
皇上之士馬軍資計也、非仇廷弼也、以村屯言之、自廷弼
受事以來、試問保得幾處村屯否、禁得幾處殺擄否、花嶺
王大人等處之殺擄、御史陳王廷纔一指點實據、即是、渠欲剿
戕巴、刃寘胸、若曰、此邊疆常事、顧經略一年有餘、不能遠其哨

探、堵其殺擄而以為常乎、有樹無皮、何以為樹、料臣楊璉
不言之乎、村屯皆遼之土地、殺擄皆遼之人民、以畫地嬰
城、如潘如奉曰、此為遼、彼非遼也、而可乎、血衂流離如此、
而廷弼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木無東隅之失、何有桑
榆之收、不如其清撫開鐵之間、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
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此臣為
皇上之村屯人民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道將言之、道臣高
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
名將而又為廷弼所取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大將罵之
如奴、人人憤憤、氣滿胸膛、而約結躑躅、都求解脫、只有告

病求去一路、如李懷信不勝其挫辱、決意病閒、其入關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真病耶、抑萬不得已而然耶、懷信在令、即當立召至京以應遼急、至于道臣多有洋洋焉書及于朋友而不敢公言、如此失人心、雖令良平入幕、頗牧秉鉞、亦無成事、廷弼固自知之、何必問曰某道某將也、不見監軍御史令走角門、在御史固為自失其體、而在廷弼何以悍然冥行乎此、臣為

皇上之人村計也、非仇廷弼也、且今日非獨無仇于廷弼而且有以相成者焉、據廷弼高言雄氣、自比何下伊呂、但取漢臣諸葛亮、即以方廷弼何居、始而泄泄自川、以封拜

目以爲是栖根從后裡帶來然亦受稲不深可惜以有用之才傳趣與無用同

爲唯手不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盡群下之情繼而戀戀首丘以敗局遺後人不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畢公忠之義在今日爲廷弼計亦惟有日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如亮之所以自處者銜亭一敗削官自贖廷弼獨不聞乎則微　尚方之劒鐫侍郎之秩身伏斧鉞惟恩惟威聽之

皇上是所以報

先帝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即受廷弼者日廷弼一年之間原有功可

三

十月

紀則、亦令廷弼自陳其功以贖其罪、毋徒日
國家負我、舉朝負我、而我未嘗負　朝廷、如與友人之書
也、如此、庶幾後之經略遼東者、有所懲勸感發、為
皇上愛惜封疆、不致為之以圖一去以甘再僨耳、臣言官
也、有所畏而不敢言、有所隱忍而不盡言、有所觀望避忌、
巧為今日之緘默、妄計後日之營脫、而不明與
皇上言之、天下聽之、皆非臣職也、非臣心也、是以博採公
論、俯竭愚誠、盡言不欺、仰達
聖聽、恃有
皇上天地之公、日月之明在、臣何惜區區之怨口哉、

經略熊廷弼與黃本兵書

書曰頃見老先生辨楊掌科疏謂以積怯之勢當方張之虜及經臣以寬政而寘本兵于顯罰矣老先生之善推一悞字也雖然不悞有不倭之累牘在姑舉一一以相貲記去年十一月有部調紙上有兵出關一疏內言兵部尚書黃嘉善等下肯爲
皇上獨當大村毛時即悖丁汝芰等故事畫戮諸臣亦何補于成敗之數蓋亦老先生之悞也今年正月有明旨權兵僉嚴中外虛應如故疏請
旨考成兵部內有仍乞
天語叮囑樞臣日前三路失師之後殺如催兵出關張楊聲勢賊必不敢入犯開鐵乃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既已衣賊窺破連陷重城始令帶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不依限致有失陷兩罪俱發定有
祖宗朝處[illegible]本兵之法在蓋又責老先生之悞也夫各邊巡撫術[illegible][illegible]于中樞苟非老先生悞事至極誰敢輕引丁公事例相加而覽疏拼心亦可以恩矣若失闊外之事自有不倭調度豈老先生所能制但從來經略節制諸鎮一應兵馬錢糧將調發如意令獨節制河西留

三六之三

五十月

募班兵馬萬數千人應往河東者亦不便調而至山海關以內即不能行一步曾以節制事屢求老先生是又不以實應催之急又判喇口角日不能闔外之事實為老先生制實由老先生倿自好兵將好器械湊手應用何至今日而猶得至有今日之光景者臣何敢多遜不然而老先生之真于顯罰久矣偉追三路之罪貽逾歲之安不經臣是德而反弄機竹扯人以自命豈老先生之愢事破劾因不倿而始有川且所謂反于寬政者謂十人原庵嚴諠而姑從曲川之謂也不倿之罪安庄而煩人寬議近日木部差來張李兩主政身親日擊老先生既愢人事又終年倪留倏入倏出而戀戀求寬為也有王太保壞在樞中而後新都得立功于闔外不倿之遇老先生命也商何言哉

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署本兵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竹命后

初三日丙午壟

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奉命題主輔臣方從哲回奏曰
初二日恭詣 天壽山
定陵時即請
梓宮同至
獻殿臣隨供事 而臣朝夕行禮如儀、至初三日、午時、
梓宮先後俱進
皇堂、臣與奠獻監禮各官、同入周視、百凡安妥、至申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惟時天氣開明。六合淸朗。人事謹莊。天心效靈。大
典告成。羣情歡暢、

十月

皇上至孝。可以竭盡于一時。而

皇后明靈。行將永安于萬年矣。至于相擇吉地、臣 于初四日偕內外諸臣侯拱宸黃克纘等、閱歷數處、其潭峪嶺形龍山二處、諸臣皆以為未佳、至皇山二嶺、則衆口一詞以為天造吉壤、自

長陵外、當不多得、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輔臣劉一燝與侯拱宸等、欲于次日再行覆視、俟有成議、然后奏聞

先是擇于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部孫如游監禮、御馬太監王進忠掩土、至是禮成復命

五日戊申、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遼事宜恤遼人、開屯田用餌以佐行間。簡汰以清兵食。一時稱為救時名策。

遼東經略熊廷弼既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臣魏應嘉謂其硬日飾辯、復交章駁之、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欲罪以揑造逆榜者、于是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刑部主事董繼周上言海運募兵之効、請纓遼左。時皆壯之、

立意在繼
祖宗大體識
十有慮深

十一日甲寅、敗酋于灰山
科臣楊漣勘事勿遣言官疏曰、臣惟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外內大小各衙門事體、許得風聞
糾劾、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要十
事所核實、以服彼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官勘
報、或另差官公同會勘、此從來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
之官、勘所言之事者。頃臣接得遼東經略熊廷弼原參科
道來遼逮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票擬之意
或曰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遼事之人、則功罪不更人而議

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息更爭駁之口、不知勘者

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眞。心誰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

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況日者奴酋恃強挾

衆逼處撫順奉集地方、舊經略意氣已頹、新經臣經營未

定、乘瑕抵隙、儘有可憂。若突 遣科道三人往勘道、將之

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驚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

也 臣謂熊廷弼之功罪爲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故 聽勘

旣奉

明旨在舊經臣以被言離任之人。祇宜虛俟滿朝公論、靜

聽

皇上處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但一面責成新經
臣以全付精神。緊代舊經臣圖破虜。無存誰先誰後之心。
一面督推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着令平心細心勘
明公案。無開纔至之口。無留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
具奏、成命方、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勘事大體。致啟後來
交爭釁端。期于遼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
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躭
閣。而建言者與被言者。相駁而終不降心以從。議論日紊。
葛藤不已。或傾
明主之聽覽。而漸開言路之睽疑。誰執其咎。閣臣即、不自

愛絲論職掌。其于封疆社稷何哉事關國體臣等不敢不
言、仰祈
聖明裁察
御史吳應琦勘官必須另遣疏曰、慨自奴酋匪茹、三韓敗
衂、別差公勘不移之正論也
皇上騰焉東顧、特起經略熊廷弼于田間、秩以司馬、賜以
尚方賚以金幣、誠不次之擢而希世之榮也、為廷弼者上
之開誠布公、除虎雪耻、以恢復
祖宗之封疆次之秣馬誓師用間設伏、而以保全中國之
赤子、又次之而以鞠躬盡瘁、認罪引愆以仰聽
三三三
七十月

傲上虐下難免于禍矣

朝廷之斧鉞豈非分義所宜然哉。無奈其志大而量小才短而計疎。內而司農司馬柳橡之若偲儡外而監軍道將叱咤之者奴隸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於酋因而窺竊肆無忌憚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殺擄村屯長驅疾捲人畜一空疆宇日蹙兵力日殫於是舉朝臣工相對蹙額夏結局之無日恐一穴之潰堤而科臣魏應嘉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相繼具本糾之非仇廷弼也正所以為封疆而忠于陛下之職分也不意廷弼盛氣未除毒手隨發遂請三臣往勘奉

聖旨云云欽此夫廷弼用師經年付託不效其城堡之修

理兵馬之強弱、錢糧之虛耗、與夫地方殺擄之多寡、非行
速勘、無以明罪洵如
聖旨、就着魏應嘉等前往行勘、終竟未便者。臣等謹為
皇上陳之、大凡兩造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必
謂以先入成案、終無以服
朝廷之心、一不便也、邊情欺隱、積弊已久、所憚者勘耳、若
三臣往勘、猶復以文致開展辯則將來敗壞邊事者、益何
所顧忌乎、二不便也。風聞言事、科道職掌、即指斥宮闈亦
未嘗勘究虛實、今言及遼事、便擅扯偕往、則後有掩敗為
功、指鹿為馬者、誰肯復為摘發乎、三不便也、竊謂此一役

言官論事當核實如以風聞爲主不無濫

一　十月

實失情功罪未當恐滋言西藩亦循任事

也勘之而實罪屬欺隱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不實事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應嘉等業已欣然願往但今科道之中饒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了此一段公案若必遣此三臣是喪言官之氣而生奸雄之心矣于

須一併斟酌勿長徒使之風

皇上公平之政體新參協贊之嘉猷不無少有累耳臣等共為是慮合詞以請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速下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一一查明確從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

仍各照舊供職庶言官之殫忠猷而邊臣共加震懼矣

簡明切實可非新封之色九稱名疏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籌兵食疏臣聞伯克謨曰儆戒無虞罔闕法度蓋衆人一時之安聖人之慮遠必規萬世之計未有祖宗法度不修而可以貽經久無窮之利者頃自建奴肆逆遼左垂危舉朝蒿目而憂不足者惟是兵食二字顧以足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乃那借窮而搜括搜括窮而加派後議稅契廣事例靑衿可鬻當舖可括一切苟且猥瑣之政秋毫必悉然錙銖之取總不足供況沙之用于是今日加派二十萬明日如派四十萬又明日加派一百二十萬焚林竭澤任海内之凋耗而莫

卹之疑

卷之三

十月

之憂、以此足食、可謂有制乎。無制乎。以足兵言之、一方有事、誠不妨量爲調遣、然就近抽補、不惟朝發夕至、抑且風氣相習、羽書一馳、張惶莫措、邊兵調矣、土兵調矣、又爲之檄水兵、又爲之募民兵、罷弁可脫、女流可將、乃紀律不嚴刑政不立、未統兵而先准加銜、既失律而猶令招撫、倏而議守、倏而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行糧衣甲之需、不知費朝廷多少金銀、而遼左曾不得一臂之用、以此足兵可謂有制乎。無制乎。太倉一年所入、不過三百六七十萬、而九邊年例、舊餉共該三百八九十萬、至于在京文武勳臣俸祿、庫局等項、復約計四十萬、此額外不足之數

每歲當六十萬何以供之遼左援兵十八萬計水陸腳價與本折召買等項歲約用銀五百八十餘萬今加派者僅四百餘萬耳此一百八十萬之急需胡以應蠢爾小醜騷遍海宇今西虜覬覦而動又胡以禦之邇已潰而猶不收舟已漏而猶不補泄泄忽忽徒委于莫可奈何束手以聽禍亂之日至興言至此誠可寒心臣愚以為圖救時長策莫若申明

祖制

祖制明不見有加派之苦而財自裕不見有召募之煩而兵自強夫京營兵 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

今何止十二萬也。即以十二萬論。果皆投石超距。堪備戰守之用者。采鼓譟偏多。餘勇荷戈不勝恇怯。乃掛名虛冒占役賣閑。又復過半。兵不可用。與無兵同。即京營而邊鎮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遼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餉日虛而兵日減。固已不可為解。況兵半虛名。餉無實用。言之真可歎息。即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至千年例日增。如嘉靖十年已前。邊餉共用六百八十餘萬。至萬曆四十年已後。頓增至四千萬餘。日

任技之精
行之必

引月增即未易遽言裁損然以此四千餘萬之餉盡以養
死士尚何不可守則固戰則強乎誠使
廟堂之上毅然獨斷
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策之洪謨一洗近日之
積蠹即或事勢難革不妨量爲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
用有一餉必得一餉之兵解瑟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者
將內順外威赫然奏中興之業詎非萬世之利哉宋趙雄
奏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孝宗
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倘
今日秉鉞能力行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錢糧間各兵

卷之三　二十月

善者實濟

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
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偶有不足當亟復屯鹽之
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
國家不必避乎勞怨而又欲以小民剜肉之難邊軍枵腹
之苦國勢燃眉之急財用露肘之艱誠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永圖稟民若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
者停之毋貽負薪之誚食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毋蹈
割股充腹之譏愚納牖遇巷再三懇請我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千古當未有不轉圜聽之者因損得
益轉弱為強亦今日救時之術也不然者玩日愒月徼幸

簡清額兵額餉則無俟臨時之加派募召焉矣

旦夕無事火已焚棟尚未知瓶罍之難支也而任其虛耗如故明知行伍之日空也而任其頹廢如故徒惜人情固急

國事點鐵既苦于無術象人終不可爲兵禍切剝膚一旦決裂流弊痛哭 臣 俱不知稅駕矣至若加派非所以籌邊召募非所以敵愾 臣 請爲

皇上直窮其害可乎夫計天下奮戰之士不下八十餘萬而京民二運與夫年例之費不下數千萬舍見在之兵不練置見在之餉不清而驅赤子以干戈竭精衛以填海不知

十月

祖宗養兵以來將安用之、其不可一也。天地生財有數人情惡死樂生、今正賦尚且逋負、而迭徵不厭再三、雖遠餉可以粗完、而九邊必致虧闕、兼以不肖有司政猛如虎、吏胥上下爲奸、雞犬不寧、室家難保、疆圉未必寧謐、而根本先已動搖、其不可二也、節用則雖詘必盈、不節則雖盈必詘、無制之兵不可以勝、今養軍如驕子、而用財若波逝、遼左出入之數竟不可問、河上逍遙之兵莫敢誰何、聞風則棄甲而逃、臨陣則倒戈而授、未弭外患先釀內憂、其不可三也、邇來天變日新、夷情叵測、戎狄豺狼所在生心、重以兵荒洊臻、民窮盜起、潰決之形已見、不戢之禍且深、而尤

信賞必罰

不加意撫惜，日事驅迫，恐嗷嗷待斃之民，即逞逞思亂之衆。即急下蠲租之詔。速罷徵兵之令。其能收既渙之人心而輓方蹶之天命乎。大廈將顛，噬臍何及，其不可四也。夫以祖制之當遵若彼，而加派召募之貽禍若此，孰利孰害。陛下奈何狃因循之說。而忘萬世之慮哉。況遼事結局無期。廟算豈冝再候。暫行固已不堪。久之必致大亂。臣故以為亂遼東者奴酋，而亂天下者，則中國實自擾之。非奴酋之能中國難也。雖然，信賞必罰，固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項黄嘉善雖已去位，然誰掌邦政，而遼東疆土，半淪腥

十五 十月

膻乃不嚴行譴諭尤然廕子慰婦紀綱大壞賞罰倒置不知後之任事者又何以責其効死封疆也若計臣李汝華憂國有心臣時無術援以陳力就列之義亦當速令自裁以爲因循尸素者之戒至于四郊多壘兵且在頸願中外扎工同心大小諸臣嘗膽臥薪毋狃燕雀之娛而忘胡越之智天下事猶然可爲乎伏乞

皇上勅諭戶兵二部酌議經國長策開誠布公慎毋再襲近日會議虛文徒貽虜馬渡河之笑也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淮何宗彥入閣

勸
副皇典學
義正詞和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廣微、李光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鍵、唐允恭、報可、

吏科周朝瑞上言、竊惟自古 帝王之要、無如典學。況我皇上以冲齡握神器之重、從前圖史未覩、則今日時習之功、毫不可緩、舉朝鰓鰓然慮之、如講期之當早定、講官之當慎選、與夫進御當以何書、開導當遵何法、並蒙聖椽、隨諭禮臣卜吉、則皇上自今庚從事于學矣、故人 主非不學之患、而收實益之難。臣 謂學有日講、講有日益、願

此以下言君克其難

皇上當自克其難學先立志古人可作今人亦可作日夕乾惕必欲潛心講道追論前王學病厭常今日進講明日又進講雞鳴孳孳猶望立見講臣再圖循問學戒自誘諸或信心講或未信心寤寐思服務期旁通講義不愧師承以人主之尊下學則講之久惟恐君勞講之直又防君忌而精神不鼓意氣全損奈何喜講官之片晷徇情浮言完事荒如流之歲月貽莫追之悔恨爲耶君克其難而臣不難矣

以下言臣克其難

臣有其難亦當因君之克而其克之矣綺語連篇聽之神倦簡易說理明白敷辭反可煥發　天聽更可開拓扃識並能補裕　聖修堂簾隔而師道益尊總宜勿令

君心太苦。乃講習尚未終事可窺吾君之微有退志而殆將罷席乎、向前已費講解可以任吾君之過目即忘而不一、覆考乎、惰氣稍乘講期偶輟、獨不可尋方振起晝旦力爭乎、臣克其難而君受其益、君受其益而臣亦予其名。願皇上與日講諸臣交勉焉有如揖讓祗修礪文章句徒飾耳目　君德成毀。治道張弛。畢竟何。如亦大非先皇帝憑玉几。屬望諸臣輔皇上為堯舜之意　臣愛君一念。不能無言。伏乞聖明留神省察、

癸一之三

卜ご十月

吏部接出
聖諭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甚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
獨任艱煩、殫竭忠猷、悉心籌畫、勳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
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
勞臣至意、其該司官、着吏部從優紀錄、故諭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爲擬席特從傳奉舉朝太駭

聽聞謹合辭糾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夤緣以維廉耻臣等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內旨禮部尚書孫如游同人閣辦事一時大小臣工無不駭異僉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果當輔臣闕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公協輿論而後宣麻有色拜命無慚即其始進之端可望匡扶之效也若孫如游何如人哉彼其龍鍾有年熟軟無骨臣等不忍苛求其生平以傷雅道但就目前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則其無品可知漠然于棄擲之時覥然履宗伯之任則其無耻可知

即曰、大典勤渠、

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非有

先朝從龍之奇遇、議禮之偉我也、

皇上單恩頒賚、業已酬待不薄、何致以三公爲克賞之具、

九重結獨契之知、驚天下之耳目、輕畀鉉之名器哉、竊恐

不以金甌注、而以卮注之、無令會推之典盡吐、如游竟從

曲徑以進、其亦何面孔踞百僚之上、而對天下之士大夫

乎、若輔臣者、既從諛

先帝之中旨、累累而託之特簡、又播弄

皇上之威福、嘿嘿而忽以傳宣、藉令不知是誰票擬藉令

此疏言言是除在力行之耳

知之、敢爾擅權、日無糾繩之臣、手携爵祿之柄、自此而墨勅斜封無所底止、亦可爲寒心、咋舌矣、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庶于政本之地清而登庸之典重矣、而禮臣如游寧、忍掃盡廉恥、抹殺清議、徑入黃扉乎
廿一日、甲子、敗會撫安、○右通議呂邦耀奏曰、臣 仰見
皇上天姿凝重、睿質安詳、其不世出之姿、眞大有爲之主、且諸臣隨 駕、召賚不時、既盡會君相于一堂、自可聯官府爲一體、超三邁五、夫復何難、臣 所慮者、外氛未殄、內難頻仍、
神廟之杯土未乾。

十月

先聖之烏号又墮。
太后慈顏具隔
中宮敵體未逑。
皇上獨處深宮。隻形孤影。有懷誰吐。痛痒誰關。孰爲屬毛離裏之親。孰是推心置腹之輩。滿宮宦豎。有賢而亦有奸終日嚬笑。可窺而亦可借。或探
皇上微喜微怒之情。而順爲不逆之勢。或乘
皇上極重之勢。而藏其不可詰之情。我
皇上四顧躊躇。莫之適向。欲用人而不知某人之可用。欲行事而不知某事之可行。欲賞有功。而妒之者或使不在

心此則若言自不敢以邪說進

君側。欲 罰有罪而護之者或爲代文其奸雖未必盡有此

謀。恐宵小計不出此。臣 願閣部大臣各、合詞以請求

皇上將近習所奏之語一、一、記之于心于召見大臣之時

一、一、咨之于衆。披誠以露其隱。審色以欽其感察其人之

言如此。是乎否乎。朕欲行此事。而一人贊之。一人止之。止

者是乎贊者是乎。如父母之問子家主之問奴。令其明白

條陳大家商確。諸大臣受

先帝寄託之隆。誰敢顧惜含糊。不爲

皇上出力。且

皇上業已降志以問。大臣自然悉意以陳。司禀擬者曰

皇上舉何事、臣代爲分猷、司賞賚者曰、
皇上的見何人有功、臣代爲旌能、
司科慝者曰、
皇上的見何人有罪、臣代爲祛黨如孝子之事父。色色留
心。如臧獲之護主。件件置辦。喜起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
在大臣。而使
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一也臺省日有章奏、類皆讜論嘉猷
皇上不能一一而披、左右豈能條條而解、必須講官開譬、
方可明白無疑、但不必襃浮蔓不切之講論亦不必引高
遠難行之故事、擇其其或關君德。或裨民情或可嘿輓資小

之陰謀武可明助乾綱之獨斷人人可師事事可行以俗語常言、闡發粗枝太葉、皇上聽之、不厭其煩。義正詞嚴、諸臣聽之、咸有所憚。且每日輪流給事中一員、專管六科章奏、御史一員、專管十三道章奏、講官酌而陳之

皇上即將每日講筵光景、使科道信筆直書、當日發抄傳播中外、則出口入耳、既可受益于大廷、虛往實歸、亦可驚心于燕處、他日相業。即在今日講臣之中。今日空言、即可他日見之行事、啓沃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在諸臣、而使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二也。

皇上不利于左右、
皇上聽之必喜。左右聞之必怒、雖至易者亦至難。斷之
皇上雖至難者亦至易行之。即是。又何疑哉。臣生長京師、
會叨諫職、身依日月。心壓丹霄、出位沽名之嫌、臣不敢避、
近習側目之禍、臣不敢辭、懇乞
皇上採擇施行、
戶科張國祥上言、
皇上踐祚以來、言路大開、嘉猷日進、保護
聖躬者、忠肝披瀝、不難斥宮闈之親貴、肅清仕路者義
憤激昂、不難侵竊勿之大臣、慮周邊防者直發氣舒、不

難摘師中之長子、

聖主虛懷以翕受、中外戢志而敬從惟昌言之無諱、何至治之不臻 臣 謹廣其義、再申言之、則僻佞不可不預防也。相業不可不更新也。將略不可不早定也。請竟其說、自古輔養君德者、惟慎選左右之爲急、有道之世、未有不親近忠賢者也、失德之朝、亦未有不狎溺宵小者也、何者、彼其地近而情昵。上之嬉笑怒罵。無所顧忌。易開以可乘之隙。下之窺伺迎合無所隔絶聲色貨利狗馬改獵沉湎游觀珍奇玩好、一爲所中。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覆轍相尋。歷歷可按、如

武廟初年、夾輔得人、固可與大有為之資也、惟其寵信劉
瑾輩
顧命之大臣逐、忠直之司禮逐、太阿倒持、威福任意、濁亂
朝綱、流毒海寓、大盜藉以為名、神器幾于震動、雖旋就誅
僇、而虧損匪細矣、我
皇上英明天挺、萬一不至于此、然慮患當慎其微、蚁穴之
潰。丁炬之燃。尤泥杯水之弗用。而滔天燎原之是憂何見
之不早。此時
聖心如山下之泉。初出之日。患為泥沙雲霧所彰混耳。願
皇上于從容暇豫之際、莊敬自持老成是倚。如有側媚澆

薄當先巧中者輕則降調重則貶竄廢錢

聖體清明。

聖躬培養。從此親信儒臣。講明聖學。堯舜之盛德大業。基于是矣。臣所謂僻倖不可不預防者此也。國有內閣之任。即古宰相職也。朝政之汚隆。世道之否泰。萬姓之愁愉。四夷之叛服。評相業者執此以定殿最。輔臣方從哲獨相七年。試請自省。必不慊于獨知。何恠于人言之踵至也。

皇祖之朝。動輒以無力回天自解。當此

聖眷優隆。言聽計從之日。豈非輔臣得效時乎。如近日中旨傳宣。益覺大拂公論。群情猜疑。咸謂票擬之內默寓傾

陷言官之心。職以爲輔臣受

兩朝顧命，無補洽之功，而先行摧殘之術。稍自愛惜，不應如是。臣不敢苟求以傷

國體，但願輔臣深心滌慮，開誠布公，勿聽佞而仇直，勿喜靜而塞諫，以精白事

明主，以沖虛資僚友，以至誠惻怛之精神疏通于宮府之間，明開其善念而默寢其非幾，以廣大蕩平之赤悃推于縉紳之腹，融化其偏邪而合歸于中正，以清介端嚴之風彩薰被于百司庶臣，四海九州之人心變其貪競而盡還于恬靜。將蠻夷慕義而獻琛，反側稽顙而悔禍，鄉成中興

之上理。爲中興之良佐，勒竹帛而光青史。是在輔臣一轉念間耳。不然，瞬息之榮華易過。千秋之衮鉞難逃。富貴可戀，名節亦可惜也。豈以輔臣之智而不見及此乎。臣所謂相業不可不更新者此也。中國制夷之策。不外勦撫兩端。勦非幸勝于一戰也。犂庭掃穴，雪恥除兇，而後勦之局始完。撫非嬰城以自守也。來則屆之使去，去則不敢復來，而後撫之局始完。今熊廷弼經略遼左，修築關墻，鼓舞著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爲非。借使調無用之兵，糜難處之餉，不至疲敝閭左以爲根本憂。遲之數年，未能成功于勦，亦可收效于撫。惜其志大才疏，氣高量褊，諸臣論列，叢然剿

悔不從此言

義爭
旨行勘，無容再贅矣。惟是 臣 所慮者，經略更易之際，乃敵人乘釁之時，正宜聚精會神，料理防禦。而三臣並出，冠蓋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囂者，是何奇正之策，毋乃懈軍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 臣 愚見，此時喫緊惟敵是求。仰藉
九廟威靈，剿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有，即楊鎬何妨末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悞國之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奈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擾攘之舉也。今日急務，宜令袁應泰條上方略，或能任勦，或能

任禦。用若干兵馬。若干糧餉限若何年月。結若何局面

廟堂之上。再加審擇。如不可用。速宜精選才賢、者另簡更

易。勿貽將來之悔。如果可用。亦當寬其銜轡。其為供辦。係

觀後效之成。顧應泰精籌欲已。速上方略。今日之擔當、即

後來之契券何不可早定也

二十四日、丁卯熾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　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熾鸞相

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熾鸞宮雖毀、選侍李氏、暨　皇八

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編修錢謙益復官。

南臺御史傳宗皇奏曰御醫
大行皇帝英明踐祚，政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俱起，寰海
內外，相與歡暢鼓舞，冀見太平悠久之治，曾幾矣，詎虞
抱疾數日，遽於
彌留，遠邇臣民，聞報之日，無不含悲飲泣，追恨崔文昇用
藥悞
聖，咸思食其肉而寢其皮，臣 因是以細詳之，謂崔文昇之
悞藥，為無心耶，何以調護有年，不聞用藥悞事，乃於
先帝聖體偶恙之日，悞投尅伐之劑，遂至眠食俱廢，狀體
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遍布流言，謂

崔之逆密 細之故 狡昧之 有無皆不 可懸斷惶 擬若追論 不已不惟 無救于 先帝而且 有傷于國 體但諸公 一番防微 杜漸微桂 敬循之苦 心切論不 恤以其身 投下疑淵 忌數偶危

不測之地而甘受刻薄安心之白此其心良足原矣

先帝與居無節、侍御蠱惑以圖 蓋其悞藥之愆、而大玷於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昇為有心耶、
先帝仁聖早著、恩澤周被、即如置文昇於禁近、慨然託以
玉體之重、待之不為不厚矣、文昇何心遽忍為此、意者幾
微與衆之中別有爪牙蟠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
并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挾以至於是未可知也、今文
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宮嬪、戀住在宮、未聞遷避、故違

二十七、十月

皇祖家法、內侍多先宜引避遠往
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為名、今查次月以來、所屢遣者何、
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帝於寢疾而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謂
貴妃所遣承奉
先帝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司禮監應為查出、與文冊一併
勅下候三法司、會司禮監、閣部詞林卿寺科道、逮付各犯、
俾之廷鞫根因、分別正罪、然後家法不失、
國憲以明。縱
先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衆通曉、而毋留疑端於後世亦

日前吃緊一義也然茲事關司禮監方今掌印爲誰盧受見在何處決不宜以宪處事屬之語云投鼠忌器盧受通夷有據納賄有因若仍側席司禮藏身禁近將來潰敗決裂之禍益不可支益未有近侍敢輸 國情於酋虜不致起釁戎於輦下者臣誠竊慮之也亟願 陛下速逮盧受併勅法司明正通夷罪狀並殲官府連結諸黨然後禁近可幸一清 國法漸以克振臣遠在留都不能盡知掖庭近態第就前後疏論事情有據者冒昧開陳一以正奸臣悮藥之誅一以明

十月

祖宗内廷之法一以清肘腋逼近之奸、伏惟
皇上速付所司查行、庶官府政體從此朗於白日、
宗社萬世無疆之慶、自此益肇培之、中外臣民咸加賴提
福之不淺矣、
御史馬逢皐、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
正典刑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勘熊廷弼揭

揭云日來見馮道長疏要將臣逮下法司莫令奸臣脫
綱張道長疏要用
尚方與王悙楊守謙并論魏掌科疏又擧出一裴逆犄
極不可解之罪要逮至
闕廷如楊鎬例意其急急除奸問罪一得往遼今勘之
旨必朝聞
命而夕就道下俟駕行矣臣恐淹留關外爲人口實亟
望山海趨發以便三公出關行事及昨見兵科公疏又
要收回
成命而爲之留行其若一公除奸問罪之意何察其留
行大旨謂勘者卽言者就令勘得逼眞臣必不服而其
實不然原告被告例聽堂上處分臣以封疆大臣甘作
被告以聽勘于三公之原告者誠降心以從也假使三
公專主勘得忝行胸臆而高下其手葛藤或不得已令
同勘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軍民審
一人有一人尸詞勘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
勘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而增損一字也卽與撫
按會稿具覆而撫按內憑本心外憑與論亦不肯以地

二十八

十一月

之行得為門善或不者方是以戰罪之令八處取方
至薦罪三問害其肯然中欲安守而功是九撫不狗
于舉之公委賢不為而也勘衆有無罪其十順相三
揭間錄勸言而免而來無臣勘所關為綏月面下公
中罪不奪之有者稍固可于而持于小時分藩臣而
語經欲　罪此况作無勘封罪循封而道最奉意聽
意既發附而因言調妨者疆則勘疆封將緊諸氣其
自何拔經又字官停也而外處而也疆精急將雖輕
有巧以畧何足有語耿無也臣小焉之神過自須舉
違而有態縮以風同心持或以當用關僅此能經筆
東文雅廷縮荅聞護違以謂然事勘係能數應營也
顯也道辦于之奏于公歸臣衆巫正為照月凜久誠
然乃令初來當事其論甚實如圖惟大營至無定如
勞補見與勘令之下以不勞分段關則不十瑕郎是
積發閱姚之之例以狗便顯功正係又至一無奴而
在拔科閱一世習存科故積罪勘封溺驚十隙酉逼
閱與辯科行誰說科道三彰封而疆其亂二無挾真
科海揭一武敢謊道計公彰疆功也吉也月可衆也
縱內謂書謹向欺之承不然以則勘矣若氷憂恃敢
說其以憾揭兩吉體勘取在為寬而使謂凍也強不
破見不悔此衙詳面者來地兩臣是功臣枯七逼服

甚疏稱獎以有循病下當交與以答失次之成水火八仕路乎

口無益也書云自台駕人關後每分疏薄見外于有道日遠每日隔生成乖作年來責重罪重勞深舉深一切罪戾有無虛實流布國中者無不曲盡其致而昨若大疏循止隱括其辭以示薄規此厚道也愧之感之念愚摠不移所以開罪于臺下者良非一事追維懊悔亦復何及茲欲一一求懺于左右未審許否夫閱視之役為舊兵舊餉而按院閱疏上則無庸閱為新兵新銅而經撫道將兵馬俱初至纔無庸閱然而必于閱者借題目下補科之命而圖用老攻表以博奇功此中外所明也當其屢催不下或謂不俟他疏留中獨于臣疏輒報若催閱視下可為他日同心其事不俟違十羊几牧之旨未敢從及至遼而台扎以訪問西慶優卹朔鮮大疏言之易于得音見屬而不俟又未及從時惟撫院連上催疏而臺下南受事亦連疏稱獎以報其賜不使懇省無錄也此不俟之罪也去秋八月初到忙亂每奏報必送書揭圍札或有商量者當時作順帶語意不及復後聞以答遲甚見惟每向人云署自視太高不肯用人言及杳來書多言詢問金白子姓稍力意急欲取旨之了而愚不

三七、十一月

罢矣熊之
似而疏也
此處熊不
左
近東書閱
然亦不差

攀書如領張聽聞人番細東河第也而局是國著能
此軏何各昌台台意而將危東知台出而辦體取會
又云可道亂劾大此草兵且急委意關徒雖不別此
擅有任開柯以怨又草馬緩當查本乘惹日敢鎮不
不所自報汝悅費不以點也駐之不興夷後不往倭
倭懲謂即棟一撫後完閱旅札事在之使無忠懇之
之不于府原贊院之虛以言河河閱初一從言管罪
罪敢此聽爲畫調罪奪信即東西而不場下商講也
也謟傾且公老停也始三次就少强宜之手確事用

往事有難道師如楊侮等委使河求直侮平何竊夷
督擅救作憐之許萬從批久待東實遽厚白意恐一
撫之正眞才意始鵬前選體查多閱以必送遂遊事
于罪而光求而解之所之恬而河本阻思四逆擊地
閱而反跟免天熊批擬檄初竟西不其不千尊命方
兵竟疑隨敢理錦原求乃望忘輕欲趨倭金旨官屢
使爲爲游有人楊從實騐台河河東此當與致一夫
者此把捉佳心于舊閱費駕西東而入日虜以有虎
甲念持訪執實涓守者各久安重屢不言結擅他酋
辭而每查尤過誠道全營駐且可促倭爲訪遣虞不
厚不與哄用不不起不路遂急西過之不問盾動理
禮薦人騙將得雖念恪一地河緩東罪謬之盾關及

往也

阿意曲從、惟恐尖長者、惟而不倖獨事事拂臺下意
宜其不受而遂呈于此、然而為地方一段主張癡腸、周
自可諒、乃接舉罪過、增添補訖之微言、形之顯奏、窮工
極巧、無所不至、何相報之過也、
朝廷半堀殘破疆土、付不倖而與之保全以無僞、不倖
以一付完全身子報
朔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遼已之亡而復存、不倖且之
生而致歿、
天地鬼神、貫其憐鑒、即為臺下所抹殺、因而鼓煽為衆
口所銷鍥、而一段勞苦公案、有遠水還山在私裏固無
懲、若臺下出關、一應公私舉動、自知亦甚審、倘據道理
為責備、措事實以數陳、豈遂無以復臺下者、而不倖不
欲言也、惟畧述其所以開罪于臺下者、一一纖
悔、以祈禳解如此而已矣、冒罪唐突、惶恐惶恐、

禮科周希令陳十二要、一惕已事、二論相職、三斷詔旨、四
別批答、五親典禮、六公賞罰、七彙奏疏、八宜和衷、九慎保
舉、十飭京營、十一責戎閱邊、十二增廣武舉

禮科李若琏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　不聽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通不遵承、成何國體、
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
先帝、凭几言猶在耳、豈可恝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
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卽出視事、毋得瀆陳、有蹈不
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雌黃、至
隱諷微詞、猶非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
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熒惑聽聞、爾部院傳諭大小
各官、協恭和衷、其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經畧熊廷弼交代疏曰蒙
天恩允放回籍聽勘又蒙
旨着令新經臣袁應泰剋期到任管事而臣可以交代行
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旗令牌册卷等項一咨
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臺省諸臣參臣以破壞遼遺
他人欲勒臣于關外自裁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事體
難料而臣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于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
城而逃遼陽孤城而今日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
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增來幾許

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賊陷、或致自棄、雖未遽復、而瀋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守、寬奠靉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用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俾貢車牛夫伕催趲置辦、皆足供餽新餉、與 臣毫不相干、昨據餉司揭報、自 臣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并公費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米荳、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 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

是從何來、經畧徑于錢糧舊管宴賞欽賞賞功優恤、各存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職帶來犒賞閱科助修敵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助紙贖奇收、南戶部等衙門輸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萬兩、九邊餉賞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聽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一百三十萬七千有奇、職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賞開除過四十一萬一千有奇、爲新經臣犒賞之用、俱問監軍道管糧廳細冊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糜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討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

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甲梁以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鎗刀鐙又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鍬钁斧鏟以九千餘計鋼輪火人火馬火罐萬餘敵砲以十萬釘撅牌楯刺馬鎗等項無算皆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職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丁家泊斬捕西虜而粆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燹兎二十四營而東西虜不復交通年餘已來河東有犯搶否半年已來塘報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閱臣姚宗文五萬出關四千遺

三語自供、分明勿枉抹殺

慫之力、抑職慫摩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奴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作示進取、而賊又畏不敢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瀋奉修守、以備賊、賊亦懼甚、悉撤東邊、及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勦、頃者搶掠棄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取遼陽已絕口不道、欲攻瀋奉、又畏我砲車打擊、計惟待我進勦、背城借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其大景也、何一件而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來、何一事而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職身親腳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事

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一時綱紀廢廢陳、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爲、之好機括惟只將懦將庸、兵弱兵少。八字不得奏手。顧臣私與各道議曰、誠使將勇以智、兵強且多、自當建大將旗鼓、整衆一剪賊擒王、滅此後食、今兵將既未可以與此、便當尋一用懦用弱用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搗襲以殺其勢而亂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出親往瀋奉與諸將帥密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勿輕動、別遣毛浙

昔果有此謀壞半中十九不無可恤

各兵、出寬甸、川土各兵、出清河、入鴉鶻、此兩處賊無重兵可衝行無阻、而後竪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箱棚帳鍋口、斧钁繩釘之類、已檄諸將秘辦停當、即上城不能遽築、權用木城亦檄諭每軍砍木一根聽候、各道謂今冬宜進者、職謂冬寒、軍士暴露、氷雪苦寒、當俟春煖、且此時賊而有食、度明年四五月必盡、有謂先出招降榜文者、職謂人情不逼急則不降、我兵不臨邊則不急、縱使降而我無以應、倘爲賊所覺察、反以阻其歸順、又有謂今冬當出寬甸者、職謂不以重兵殺撫順、賊猶得分兵東應也、賊中部落無食無鹽無布、

又搬運木石、包築山城、甚苦、頃又締新寨十數里、另起一
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必內潰、然職同不欲明
言、以俟中外之應援速、臺省之催戰、今到此地位不得不
言、而猶非 臣 做出纔說初意也、然撫順之相特、自守其所
不能攻別道之夾搗、攻其所不能守、即明言亦不妨者、新
經臣到遼陽時、臣 亦細細商說、頗首肯而不以此為謬、此
又交代之方畧也、人家有盜劫火燒者、垣墻屋壁什物財
帛、俺僕焚掠罄盡、其主人東丐西乞、操作攻苦撑支成一、
毋乃有滿心
家、當亦欲自己受用、無奈宅不安人、嘗生疾病、又為官訟
誣纏、而欲陷之火、自不得不舍之而他適、如 臣 今者實類

于是、河東地方、係 臣 重留殘遼家當、係 臣 新造、豈不願自收其成、無奈福過災生、勞積成病、既為二竪所逼、而姚宗文又為劉國縉等內主、鼓煽諸臣、百方傾陷、為奴酋效驅除首功、雖欲不蒙勘而去、亦焉可得哉、趙充國曰兵戎、國之大事、老臣何嫌伐一時之同不為

陛下明言、今日之事、軍民不得言、同事畏不敢言、職不言、諸臣必真謂遼破壞、愈荒殘亂壞、阻制後來、不得行事、臣願諸臣勿以破壞為他人慮也、乃若 臣 為他人慮則有之、年來

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賊報緩急以為說、

前冬去春賊以氷雪稍緩輒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閧然急急責戰矣畢竟旁人觀場有何真見竊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刼着如向前漸逼之法雖武侯復起不易 臣 言幸聽 臣 言無輒催促而謂敗兵之將不可語勇如進兵撫順清河定築土城爲二三年之計前議木城乃遮擋其外以修築而非其恃也築城定須用軍士勿以 臣 爲戒若又言軍只修工不殺賊則順必不可據賊必不受偪雖守瀋奉十年何益此 臣 之所爲新經臣慮也今之兵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用乃臺省言再不可

以徵調、空諸邊、兵不可一日不用、則餉不可一日不備、乃臺省又言再不可騷費空海內、信如斯言、恐他日徵調更多、騷費更大、遼必喪言者之手、戶部新餉銀兩當應時給發、兵部馬價、桊棠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尚設法區處、若仍前咨計不理、如工部不言不語、僅批咨同兩字以相從、悠悠秦越、遼必喪于各部之手、如兵餉必不可再徵、銀兩必不爲處給、戶兵工三部、臺省諸臣當責狀、存案、毋徒以失悞專罪經畧、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一切調發、定須查例往節制各省鎮、得從便挑選精銳、以裨實用、鎮道諸將、有故抽老弱、抗違不遵者、即以白簡從事、該督撫不

卷之三

十月

得護庇、以至器械甲仗馬匹軍役之類、皆得惟吾所謂、而無不如意、庶不掣肘、前與樞臣黃嘉善言、謂各鎮有尚書者、侍郎豈有節制尚書之理、聞之但發一笑、若自固其權而不于經畧事、靠該部但發一咨出門、便了已事、各省鎮但推老弱出境、便了已事、職謂再調十八萬亦不中用、良非虛語、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年來用杜松用李如栢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閱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凶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艴然怒、謂人則愎、若爲同年姻親、適

身敗而不任其咎恐古來亦無此法諭斷行矣

央保舉不遂、而輙參人以忿憤、老成如此、更覺新奇、至于

領兵出口、遠劄債帥、自是大將之罪、而必望經略以死、古

來文臣領兵而失利頗多、並未見行此法、至于零碎損掠、

有無隱匿、自是道將之事、猶不可為經略過求者、若此後

議論不省、文墨不寬、則經略必無所措其手足、此又 臣之

所為新經略與封疆并國家為慮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 臣 疏立案、仍將 臣 所慮事宜、着

令該部議覆、以便新經略展布、此亦 臣 去後無已之思也、

所有原領

勅書符驗、理宜繳還、乞即

十二月

查枚、
給事惠世揚遇災陳言曰邇者　天心仁愛災毀一號殿
之烖鸞宮勢甚可畏竊思
皇上登極旬日有異氣鬬日之異滿朝臣子相顧錯鍔然、
未有言之者蓋以　天心正眷
聖德方新變出偶然不當遽以危詞動
聖聽曾幾何時而火災又見告矣臣愚昧敢一言以俾上
下交修之實則爵賞之當裁也黨禁之當開也冗官之當
議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念也
皇祖

辭賞

先帝相繼賓天、

皇上應運嗣服、爲人臣子喜痛並切、竭力從事、自是本等

職分、而冊恩踰涯、如方從哲、人言以爲嘖嘖何物禮臣、又

當鼎鉉異數也、說者曰、夜半宣麻、已成故事、何獨于孫

如游疑之、則一慄再慄、臣有餘愧焉、如游生平、固無大過、

當此非分之獲、即宜懇辭求去、乃戀戀大物、聽從哲秘傳

借

皇上頒曆冠婚大典、徼

特旨以爲進身之符、多見其不知量而暗于大道矣、古有

遇災策免三公之事、此正其時也、而名器可不惜歟、年來

剪除異己，百計排擯，有指之為東林之黨而處之者，有變

叢棼　而為西北之黨以處之者，又有目之為

東朝之黨而處之者。夫言東林則東林耳，何必借事于西

北，言西北則西北耳，何必發難于

東朝，仇視

君父，芥視縉紳，若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采、陸

大受等草木朽枯，迄不見用，則輿論之所以憤憤不平也。

聖朝無棄人，何昭曠之途，不可共游，而傾陷無已時乎。

至此痛　國家多故，非官之患，而官不盡職之為可患也。巧用人而

拙程材，密持議而疎課績，至此時蠹亂不勝言矣。劉國縉

之贊軍畫、以虛軍冒實糧、所謂無益而反害之者也、卽徐光啓素負經濟、竟以當事者處置失宜、練兵未成、逍遙長安道上、且贅員視之、而又以添一海運使、無濟于轉輸、徒滋其煩擾、是亦不可以已乎、奴酋犯順三年于茲矣、言策者欲爲取勝于廟堂、而言力者未能決戰于原野、終日言兵、兵不足、終日言餉、餉不足、終日言道將、道將不足、遂竭天下之精兵、聚之遼陽、廣寧、日持久爲自守計、庶幾其徼天下之幸、以保有殘土乎、而廣寧而山海、而薊鎮、何處不當宿重兵、何處不當有重將、乃于京師根本之地、不一加意。令陰巧險猾之許弘綱入司戎政、將以十二營爲委曲徇

民瘼

人之貧、耿且立見、而武備何時可修也、遼難一日未平、加泒一日不已、哀我軍人、竭力以事公家之急、而不肖有司因之為利焉、見年而爲逾年之徵、地不論肥瘠、糧不論遠近、年不論豐歉、丁不論存亡、槩立科條、肆行督責、夫民也父母妻子長保、而能不相率為亂乎、薪盡而火滅、木實而蠹枝葉、隨之是可不爲之寒心、臣言之止此矣、願
皇上當此多難之時、深思開國之道、勵精圖治、以養天和

丶字是修
丶真誤

諭令閣部科道等官、公忠體
國、毋開倖門、隱伏其情、自處于可議、毋塞賢路、顛倒其術示人以可疑、毋矯衆非而咨獨是、毋勤遠畧而忽近憂、將

見政本清、壅塞通、內外皆師師濟濟之選、順治咸嚴大弟
奏效、何殷憂之不可以啓
聖、而災異之不化爲吉祥乎、
九廟神靈、實式憑之、而
先帝默祐感格、又在尋常之外矣、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糾閱科疏曰方今縣寓之內、多未安堵、而
憂壘卵者、無大于東事、調兵徵餉、所在騷然、此一時也、嘗
神宗皇帝特起熊廷弼于田間、不次之擢、不御之權、錫爾
史而躐躋經略、

賜劒上方、存加卿貳、從來臣子之遭逢、莫盛焉、不虞廷弼之負乘僨轅一至此也、蓋其傲覩高趾、獨智予雄、羣策羣力、慠屈失筭、于是酗志益驕、虜騎紛馳、殺掠時告、蹂躪之餘、陰晦之夕、厲魄吞冤、燐鬼啃聚、戎索日乖、邊計日短、青瑣黼斧之臣、熟腔竪髮、白簡霜飛、前後臚列、殆無剩吻、皇上赫然震怒、擇遣風力科臣、往勘竊計廷弼曩者之罪狀、昭昭早懸之衆目、旦夕之罪案凜凜將著之冊書、臣可無庸再贅添蛇足者、獨恨陰奸閱臣姚宗文府奧閟窔久掌莫發、臣静觀旁覷、傷心結臆、居代謝稽已稔、而竟未見有啓半喙一爲

皇上陳說者、臣 心鬱鬱、不能自安、幸叨南臺之選、僻陋原
非敢沮請質言而縷數之可乎、人言宗文牛 平詐為蓋世
神奸、雲翻雨覆、鱗甲滿體、一切窮奇、臣 皆不問只就閱視
而言、夫疆圉之任、畀之經臣、監察之柄、畀之按臣而復添
設閱科、偶尊分席、且以踞于其上、寵靈之任使、迥溢尋常、
擔荷之烜赫、恬難報稱、為宗文者、飲冰在念、當何如綜核、
何如詳慎、庶幾不辱
皇上之簡命、爛然有光于任使、而宗文之意何如也、逐羶
之嗜、谿壑難填、巧借閱視、急徼補科之命、而膽落于出關、
愴怳了事、有如遊子、之急急赴家者焉、又借閱視、提取清

卿之轉而計精于鑽穴、俯仰依人、有如賤商之孜孜登壟。者焉、臣遡其事之日、一味含糊、渾身躲閃、挈鯢之智幾何、坐井之窺不廣、以夷攻夷之策、有何謗畫、盡得虎憨之要領否、金白之裔、有何下落、果得亡夷之種類否、四于之金浪而擲之于虜穴、反開其凌侮、夫靡而廢之、不惜其逝波還而按之、復蒞如捉影、如此籌畫、果其合于欲取固與投桃引瓊之妙否、此猶其小者也、最可恨者、主事劉國縉、主用遼人、事事決裂、遼廣之恨、不啻入骨髓矣、而挺身護法、絶無一字之推敲、豈非背公之私黨、自暴賣國之隱衷、與周永春于沒邊餉、紛紛破冒、道路之口、亦既講瀾翻矣、而

竭力周旋、更多危言之褒胡豈非首尾牽制、不禁深鼎之
厚顏若乃迷心失性如昏如醉、不可解者、復三事、披甲荷
戈、垂二十萬、一日而畢毋論技長之參錯、工拙之懸殊、啗
嗟之間、勢難精核、今置宗文于前、徒使之按籍呼名、從朝
至暮、大約僅料萬人、而義御已入虞淵、餘多許將君之何
中外杞憂、斷斷訝邊儲之虛擲、尾閭易洩漏卮莫俱此何
等時何等事、而容草草作孟浪者、且何以詳于河西、而獨
略于河東也、一不可解。當其報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入
告、諸弁或功或罪、功不蔽其罪、罪不蔽其功、士卒或勇或
懦、或强勇而易以折、或雖懦而尚可鼓器械、或利或鈍、或

卷二之三　十月

利鈍之相詭、城池為金為湯、或且為隍、若帶若礪、而不可恃、諸如此類、蔽無一語、及見諸臣彈劾廷弼、膚無完矣、觀望徬惶、懼將自及、始乃微咎數語、且復巧托處錞、而謂明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據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謗謗。前此在閣、誰禁之而使不言。當言時既不能言。不當言時又不可言。閣視之遺、毋乃為駢為枝、真濫竽者乎。二不可解。一切錢糧、有無虛耗、不清剔、是何主意、抑有別腸、及見計臣之駁查復之日、吾未有戶曹之款、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任閱戶曹、乃代為之任、重甲厚顏、面孔羞澁、何以見人、有如戶曹不結、宗文欣然得計、將終不報乎。誰司閱視

而模稜若是、三不可解。又最可嘆者廷弼自知有罪、百圖解免、計無復之、强臺省糾參公疏、盡卸之宗文、坐為鼓煽挑激、宗文股慄曉曉、致辨、推而遠之、惟恐粘着、嗟嗟、廷弼愚矣、臺省自臺省、宗文自宗文、臺省未嘗假宗文為發縱之主、廷弼何得借宗文為護身之符也、宗文亦愚也、廷弼自有廷弼之案、宗文自有宗文之案、經畧之辜作何緣故閱視之奸狀、無計求寬、亦不得援經畧之罪狀相掩也、比來公忠發憤、多為此一方、聚訟盈廷、幾傷 國體、而後俾得另遣科臣往勘之旨、職每評之、遼事之爭、廷弼誠局中之罪魁、宗文豈局外之等閑、前日之閱、閱遼事也、而閱廷弼

亦在其中。今日之勘勘廷弼也、而勘宗文。已寓于內。假令
宗文前日之閱、黜陟功過、判若列眉、何至復煩今日之勘
旣有今日之勘、雖無事而之有事、恬謐而致牽騷、又何取
於前日之閱、罔上行私、宿奸養亂、疆場之隱蔽滋、朋黨之
葛藤不了、誰開厲階、宗文可勝誅耶、總之年來賞罰不明、
是非倒置、即如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
從逮繫之科、總督事制薊遼而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聞
貶削之律、國法安得不弛、公論安得不斁、今若再置宗文
不一按核其罪、異時有事、尤而效之、富貴非惡、誰肯孤行
介意、矢公司直、挺然爲縣官任勞任怨、備緩急者、而國家

尚可爲哉、御史言事、例得風聞、乃職此疏、一一皆從宗文身上行事指出、或屬通國之耳目、共見共聞、或就宗文之奏牘、自吐自露、薄加指點、即揭日月、單詞隻語、並非分外假借粧飾、而小人之肺肝、全然托出于斯矣、伏乞
皇上即勅部院從公查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姚宗文立
賜罷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欺君悞國之戒、職觸犯奸鋒、自知不免、然蒙
聖恩拔置南臺、思以此身報塞、竟無所避、惟
皇上省覽施行、

是時糾宗文者、科臣毛士龍、則有同舟推括之誚、臺臣方震孺、則有當局下言之評、王允成一疏再疏、而又繼

之以駁揭、炳若照燭、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于三疏、廣明陰奸鱗甲、二義推敲、咨選庸弁、阻抑考選、諸罪狀、不遺餘力、但盈廷之議、總之從閑遠一事而起、故存首疏以見公評。至于後二疏、成心攻發、可無錄。以志雅厚之道

給事中趙時用奏曰　臣惟國事之是非利害、不壅于上聞、而廟謨之決計剖分無患于下阻者、皆資于議論、然有壅之而不聞、聞之而實壅、求其下之無阻、而勢不得不阻者、亦此議論為之失、議論何常哉、要在特論者就目前之際要施對症之針砭、或急或緩、當輕當重、宜唱宜和、可闔可休、毫不參以成心、而廟堂之上、秉至公至虛為之斟酌。庶幾可以定國是、而羣情無所搖若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追尋者、門戶、

之說是也、年來之搶攘不休、旣已兩受其敗、今日之喘息方定、豈可再觸其狂、非但不可張之口喙、亦且不可留之胸中、若有分別彼此之心、必且復濺玄黃之戰、黨之一字、

分遼宜平

爲害萬端、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鬪者勘遼之事是也、善戰固先自守、長守便須用奇、以去年之瀋陽、棄而復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臣無勞、若今歲之村屯明明殘破、軍馬明明損折、豈可謂言出于虛誑、總之無謀之守、不足以遏强虜、或以前日之勞不足以蔽後罪、但平其氣、一勘

屯田宜舉

自明、有緩之實急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太倉之罄已懸、加派之法難繼、若不驅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

卷一之三

十月

必使轉餉之民愈困愈窮及今講求猶慮其晩非實任者

練兵宜精

何以舉行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議精者練兵之制是也但說練兵何曾得手京營惟知吶喊放砲邊士無一衝破鋒敵如奴酋之群醜計不過五六萬而瀋奉之屯聚亦儘可以相當然此嘗至于負怯而不敢往彼且恃强而敢數來若使訓練扶戟何以縮恧不前有至重大而當執其敬者

郊廟宜躬

郊廟之禮是也陟降對越乃饗帝尊祖之精誠所通而必躬必親猶

新主肇稱之殷禮當舉昔必在衰絰之中未可遂行郊祀則安有爲天之子必待卽吉之處一有寬假百事凌夷舉

作徑宜塞

剸歷諒事豈嫌觸有至再至汚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入閣是也、爰立必孫會推、貪緣終是倖徑、孫如游素無品望、不應驟躐揆階、若使半夜之斜封、遂爾靦顏就列、則是枚卜之大典、可以聽人攖取、非裂其麻、何以厲恥、此皆議者之事、爲臣輩所職掌、持其見而進之于

妙語洗心

廟堂、至參密勿而主持議論者、則輔臣事也、輔臣雖賢、必不能外臺諫而採公議、臺諫即素望輔臣、亦必不求多于公議之外、首輔既杜門請告、則新參二臣、自當力肩其任

規切新輔

二輔初在時、人頗想望其手采、乃近日有數事、不無模稜與外議相齟齬、甚且以票擬之權、移之于中官、人見其坐

十月

失職棄不肯力爭遂有变通之議二輔于名節當不致其然亦不可不防其漸而亟收之也以
皇上冲齡中外滿疑之日惟是輔臣是賴籍云輔臣能盡其職掌以爲主權重臺諫諸臣各效其議以左右匡扶而爲輔臣重大小秉忠物議不譁則
國是自然畫一而太平不難力致伏望
皇上責成二輔使其每事秉公奏聞而
皇上亦宜虛衷聽納無以內批爲慣當臣箪亦得失忠心于
聖朝也
尚書黄克纘奏略曰臣法官也欲以法亥人必使共罪皆

麗于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
拾得珠結、還與　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騈
首就戮、得無失大輕重之別乎、若曰　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　願
皇上為
先帝優容之、葢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載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袱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內犯王承福
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人等護送、各有轎乘、該
部如何輕聽姜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
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再不
必瀆陳、克纘又上言曰、臣　于問擬王承福一招、有擬充淨
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
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臣　謂此亦足以正法矣、所

欲邀恩于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惩其下人、故有履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而迹有涉
于忘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
區區之愚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
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遑詞偏執、
不顧君父者、信有之、昨朕諭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
不必疑慮

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內蕭然景象以為郡邑如是而都鄙復然以為城市如是而村屯復然凡父老相聚必曰三五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矣思我
國家深仁厚澤超絕萬季二百餘年民不知兵謂宜生養休息與日俱盛而乃云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命其虛實凶豐然不盡若陽侯之波祝融之焰也或者謂民實淫巧自致耗損而其實奢者自奢朴者自朴不盡皆輕衫花袖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紀疎耳 臣 請得以細數之一邑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

此可不念

糧爲外府清軍者以軍爲外府其形驅勢迫即綠林之豪（此輩何足比之）何以加焉然此猶其渺小者耳稍上而爲長吏則有罰鍰有羨餘曰吾以備 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然此猶其渺小者耳又 上之而爲方面歲節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茶方外之珍奇始足以下黠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非其攜之于家歸之子孫又非畏輸神運總皆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總之如是而安得不日剝日

卷一 十一月

銓司撫按曰如是亦氐風力但恐心未然耳

令窮則計自拙

削以至於盡也、所恃以禠貪夫之魄、而消官腹之饞、惟朝廷三尺是賴、而銓司之考成、正于罷職撫按之彈治、極於爲民、夫携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又况乎漏網于吞舟、官高於金鑄、間有二三孤寒清苦、獨嚼菜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書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銅山金穴之子。乃相率而嘆其計拙。嘆其命窮、顧影自憐、撫心誰賞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最可嘆者、撫按之白簡、贓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猶可觀、曰甲科可惜、曰器使可用、曰未路可新、不思士之失節、猶女之失身、水之

往○往○見○此○不○半○事○

○非丈夫心事

論官非論之

東也不可轉而西。絲之緇也、不可轉而素。士君子已失身而彩筆雄文、何益毫髮。高科巍第、實玷班行、畢竟何器可使、何末路之可新乎。銓部另轉一番、倉巡驛遞等官、極其誅求、而真實剝民之肉、吸民之髓、則漠然不問、內不能別、季報歲報、遂為不刊之章程、新語舊語、總為虛應之故事、斤斧未經、鋤治不易、難成法固然、獨不思養猛虎于深山俟期限、既滿、恐毒毋吻之餘、斯人已無噍類矣。撫按之糾彈其疎于外者如此、水鑑之持衡、其疎于內者又如此。如此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為、而貪吏安可不為也。

遠無淪

祖宗之朝人必奉法。法必如人。宇宙清朗。斯民受福。即
皇祖初政一幾若賚致釐
聖懷不須借芬規于異代也況
主上幼沖人情易于因循法紀易于懈弛所宜勵精振刷
又當何如者夫以
皇祖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
猶化而為賄賂之乾坤浸成一困疲之世界今若一以寬
裕從事元氣未必培而濁氣先充塞于宇宙竊恐已倒之
瀾寧可問哉今天下寧無嚴暮夜四知而慎白日之一介
如軒輗海瑞其人者曾不見有格外之超升寧無以阿堵

爲性命視性命如草菅如錢若糞其人滌曾不見有盡法
之逮遣資格一字真如鐵壁銀山公道一言竟走土羹塵
飯叶可嘆也可恨也即行取曠典而九載理官一塵不染
之鄒維璉尚爾棲身于蕳署京堂塡滿而三年學憲清標
孤聳之鄒俊亦始掛籍于南藩而軟滑無骨晦嘿藏身或
占勝負以爲趨一似形神之無主乃取京卿如寄勸懲未
當此烈士所以灰心而穢夫所以滿志也伏乞
皇上念吏治關民生以激濁揚清爲今日第一義內責銓
司外責撫按不問資格不立限期但有極清者特擢一二
人以爲摘梯樣極貪者立逮二三人以爲覆車樣亟將從

卷之三

前姑息套數一筆盡勾耳目一新而又嚴諭在廷諸臣肅然澄清無容外吏得以借口實庶幾吏民有起色矣以今何事不苟且何法不凌夷卽如陷城隕將之遼撫尚鼓腹而樂鄉園叱咤謾罵之經臣又公然而過

闕下當局不言之閱視又安坐而享清卿至若望三台而流涎忘萬口之共唾者豈杜後之彈章爲催官之吉兆或以一日之黃扉換舉朝之白眼考之典故實未經見又何怪碌碌小臣嗜羶而逐臭也哉臣愚無所知識凡一切培養

聖躬嚴杜中旨消異同之見追師濟之風諸臣言之已悉

無俟臣之瀆陳當見吏治日壞民生日迫故敢不避煩瀆、
謹效其區區如此、冒昧上聞、惟
聖明採擇、

五二十一月

兩朝從信錄卷之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皐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効。

其最重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三年為滿、一年主事、二年員外、三年郎中、如是而後議升焉

如京營簡閱科道、當以二年為滿、勿數月一更、

如巡城御史、當以一年為滿、勿三月一易

如提學、當以歲科兩考為滿、不得乘便那移、一考半考而輒議更、

如職方、尤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酌議、

如邊撫邊道、責在封疆、自應久任、然不慎選其人。甲者媚虜剝軍。銳者氣高見外。此又不可不斟酌以求其至當者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一防推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

疆場未靖急在練兵然必將得其人則練有實効特識鑿鑿惟中有定見耳

彰太義一杜請托以勵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朝常一速覆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曰臣前待罪兵垣、得與聞邊事、故前疏謂兵不可再募、民不可再派、止當訓練節核已蒙旨、着該部議覆矣、臣愚靜聽、妄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者即行停止、將所省安家行粮抵作、加派之數、發遼東、使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衆充虛數、不若用已試之將、得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

當調用者也、聞寧夏摠兵王汝愈、甘肅摠兵祁秉忠俱身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頃遼左新經撫有請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凱之日、三鎮并叙可也、至宣大密邇　神京、近來夷夏雜處、以爭貢未定、即當年奴酋與北關相持故事、隱憂叵測先事預防。必得謀勇才能。始克勝任。乃以　當之、此弁生長中土、夷情全然不知、到任數月、激變幾番、専以燒煉採戰媚人、今之遼左已爲殷鑒、尤可任驕貪之將一悞到底乎、臣以此深訝去國諸臣藻鑒之不明也、聞去歲宣軍激變、副將楊愈茂能解散、彼中曾以愈茂爲大同請、不知樞臣何故易以

黄嘉善狥情悞國

申王二公曉暢边情

不知軍旅之

反，以有用之人，投之京營之地，及近

日有言

之短者，樞臣又爲彌縫，無怪乎交章論樞

臣之悞國矣，且楊鎬逮矣，廷弼勘矣，掌樞者非事外之人，

獨得無恙，已非法之平矣，試思十年前寺臣申用懋、督臣

王象乾、咸以奴酋必叛爲請，彼時無有應之，反有阻者，至

今釀成遼左決裂之禍，追悔何及，若今不早爲宣大計，即

爲臣言爲得何益哉。總之疆場壞事，因用人之失始也，自

今樞部當遵

詔旨，破格咨訪天下之大，草澤中豈謂無人，即如臣耳目

所共知，如游擊夏士昌、千摠葉時新、守備成巳、百戶鄒紹

武皆謀堪决勝、曾經征倭、并備山海、及南都水營、俱已經奏效、樞部酌其才、用其人。使地方得人。若拘定俸薦、不論人之有用、未有不敗。臣因用人關係安危。故并及之。至于練臣練兵、初意原爲京師單弱、請建敵臺、教習京營戰守、以爲居重馭輕之勢、此先臣丘文莊三輔宿兵、故智、即協臣黄克纘先調南兵一千、後募二千、亦欲以練南者練北、做漢武教羽林遺意也、後乃浸失其意、不練京兵而練民兵矣、民兵不能六萬而二萬、又不二萬而六七千、又不能六七千堪練、而老弱居半、調來南兵、不惟不能練北、且北與之鬬矣、夫練兵若以援遼、則當練之遼地、遼事平、而練

局結、練兵若原以衛京城、則當兼以京營、京營壯而練功成、今既援遼、又不兼京營、則此練局、亦必遼事平而罷耳、遼事平而罷、則練者已散而之四方。京營之廢弛猶故也。何以為衛京城、豈費幾許金泉、幾許官職、幾許搜揀、不能為百年之計、徒以備一時協守之用、固無庸一大將、又安所庸一練臣也」又部議三四千人、減一千防喜峯等口、又或令三千合永平山海新兵七千為一萬、移山海關則又安所置練臣也」練臣前疏自裁請、及今奉

旨汰處然則汰處畢、而練臣之局亦結矣、此一宜議也」再照南兵三千、如不繫之舟、既已糜餉、又習教玩愒安所置

之此又一宜議也近見部疏當挑汰三千務費一餉得一
兵之實用至當矣臣以爲調募南兵斷不宜與京兵雜處
宜移駐通昌務合兩兵增兩鎭之重有四便焉敬陳于左
南兵仰給南粮定不能繼議者欲權以京班銀佐之此項
原爲京營設數亦不多斷乎不可今于通昌汰兵三千之
遺餉即養此三千南軍則兵不闕額餉不另增其便一北
軍月米一石南軍一兩二錢操防同而給餉異勢必相妬
有甚于今春之鬪者何以比蛇足而添京營一擾乎今移
駐通昌餉既相等且兩地分曹而練各自安習其便二京
操未明而集日餔而散不聞鞭賞一人間稍振刷群起而

嘩之南操較藝角勝、行賞飭罰、非竟日不完、合練于通昌、不致以京操之煩勞南兵、即欲藉口偷安能乎、其便三。通昌藩衛京師、呼吸緩急、朝發夕至、向俺荅內寇、設有一重兵扼其中、何敢驟指

闕乎、今練兩兵于此、隱然虎豹、當南接天津、北聯居庸、永可建威消萌、其便四。此四便者、要惟因兵轉餉一轉移間耳然臣終不能忘情于久遠之計也、今合無京營量挑選鋒之雙粮者三千。即擇一營將領之、另為一營于兩營酌中之間。練法受成、練臣日操。聽之將領、自山海關內董家等處、遇有調發、三營更番迭出。防畢、仍駐本處。內京營選鋒三

千。訓調一千。既畢、許即營中選鋒、別更選調、周而復始、其掣回選鋒、即着原將領照舊操練、不雜不懈、庶幾二三年間京營必漸改觀、臣即以此九千人教京營、京營強矣、獨有議餉一節、三鎮募兵既不許更番、則當另議加餉、如部議數京營調出、及南兵或即于京班銀中、量加犒勞、或于南中一千額內量解濟賞、可也、此非臣之臆説、亦科臣楊漣科抄中而謂更于三鎮之兵與京營兵量選成營眞確論也、至于堪任將領、于京營中、無踰楊愈茂者、然臣知其才堪大用、此當于營將中別選、若南兵游擊張超頗有才力、可以量行加銜統領、其他非臣所知也、惟

卷之四　五　十二月

陛下念疆埸多事、內地極虛、即
勅下部、如果臣言可採、本部自有從長條奏矣、
六日己酉御史張捷愼微決壅疏曰、竊惟人主以夾輔責
之大臣、以糾彈責之言路、而中官者、供洒掃給使令傳命
之外、無他職業、然朝夕居人主側、易見親信、賢固資其贊
襄、否則遂受其蒙蔽、豈不有關于主德哉伏念
皇上幼冲、血氣未定、日講旣輟數日一朝就此臨朝之日、
又不過起拜套數、半晌還
宮、其所朝斯夕斯而周旋密邇者、伊何人耶、煢煢六尺形
影相憐、一身之外都無足恃、

大賞大刑最宜愼重絕有關係之疏

悚然起危

皇弟皇妹、嗟骨肉如外人、大臣言官、望宮闈如天帝、每一
念之、臣心欲嘔、輔養之功、既不得之于閣臣。漸染之微似
轉操之于中官。曾共受
皇祖
皇考厚恩、共是
皇上臣子。獨不一爲
皇上念之耶。恭覩近日
批發科臣李春燁聖齡方茂一疏、仰窺睿明遠覽、眞是
聖躬有關于民社之重、而又示該監以職守嚴密、
敕外廷不得過疑、夫臣子何敢有疑于君父哉、愛之至而

六 十二月

疑生焉或起居飲食之欠調或愛憎嚬笑之時假、如生如存之念或懈于皓齒蛾眉、用賢圖治之功、或分于左右便嬖、今

皇上謂煖閣內司禮監等官、職守嚴密、此固外廷諸臣之所深願厚望于此輩、而不敢必得者也、望之至而疑又生焉、新進侍才之銳或遂以竊弄爲精神、老成戀寵之濃或遂以將順爲容悅、容悅稍成、安知非矯持太阿之漸、微疵毫舉、安知非吃緊防川之白、數拜酬勞、安知非朦朧封爵之機、臣輩亦何仇于中官而疑之、倘賢如懷恩譚吉諸人、于宮中能多所

臣正而一毫不以私意抗外廷臣將贊揚之不逮何疑之有不然臣于大臣猶疑之何況中官科臣之疏有曰大臣與言官爲二則必與中官爲一知言哉臣謂大臣不能與言官爲一則不如善一二　力秉至公折衷群議何乃槩無可否而摧折之術又敢于明用也大臣不能與中官爲二則不如善一二固其惜富貴之心堅其顧名義之念使誘掖獎勸之有方此輩何嘗不可爲善上以勤護

聖躬中以調維骨肉豈無少補耶且

朝端之地儘有光明正大一路聽大臣之自立自行更不須仰人鼻息者如今日最不可與人之大賞莫如王昇臣

揚去錢爲雲霧

二楊劉薛諸公方能用此輩他人便爲此輩所用

大賞

大刑

同官徐楊先言之，部臣黃克纘又言之，支吾敗露，情迹顯然，實勞當酬，殊封難冒，有何不釋之疑，況

皇上篤志

聖恩，加惠 懿親，不在速而在真，倘早為他人所竊冒，而

聖母之根本水源，終無見 天之日，此正

聖心所大不安也，臣謂

聖母嫡親家屬，不須尋訪，只須究王昇父子，可立見矣，但

妙法

惟其自首從寬，仍不妨量示優眷，陷詐僞之重罪，沒均賞之微勞，臣有以度小人之腹，其愚斷不至此也，今日最不可緩之大刑，莫如楊鎬、李如楨，鎬逮年餘，如楨逮又數月

矣陷城辱國罪在不赦業奉
嚴旨有難結之案此之不結而李維翰鄭之范劉國縉周
永春輩又安望其議逮議褫不爲網外之漏耶至若忠有
當乎安儲用貴存乎程品念總期于爲國事有異而同歸
年來軍兵告急航海餽粮颶風作祟動遭飄失數百人之
生命以魚爲弃數萬石之軍需以淵爲倉傳聞登萊附海
諸郡大户虛應窮徒包替不惟利彼重鏹兼以耗我軍實
滿載泥沙漂没粮船並下豈可無術而處于此既急軍興
勢不得不海運欲善海運運道莫若覆題餉臣于五月間過
徐見南囧臣于仕廉者籌之甚悉仕廉清品真才留心經

濟處徐數年、親歷踏視鑿鑿以爲可行、官則責成沿海之方面有司、而民不騷擾外則更番增額之防倭班軍、民不苦勞、計費金錢二十萬而足、大新河果成則以三、百、里、之安流、避大洋數十里之湍與其委百萬餉于莫測之洪濤、莫若損此二十萬金錢、聽冏臣條上而採行之、成見當融、毋持廢河僨國之邪說、便宜當假、毋踏經臣掣肘之前車、練臣狥國恤、而并請重任練臣者務事權而責成效、欲用則必假以爲之權、不可用則當還之故吾之地、東何處彼于若用若弃之間、庶將來勞人志士之志、臣恐籌國事。則智者、誠多顧身家、則愚者亦少。旦夕有急、相舉而創、練臣

孰肯爲　國家出死力者、大臣于　朝廷大賞罰、大機宜
自當平心定識、爲
皇上力持之、豈盡糊塗兩可之間。揣摩于不可知之意而
爲哉、伏乞
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忱。存深宮慎防之至慮。嚴
敕一應中官、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又使大臣
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宮府通爲一體。而明良比隆
三代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奏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末、及移宮前後

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

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爲寵嬪、

今一孑爲匹婦耳、當　曦鑾之一炬而不灰、而

皇　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罔所虧欠、而

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 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目、又

誰敢爲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聖神乃爾、

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𢡟、設如

諭內 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派與照管，并毆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
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
所伏願
皇上之慎重者二。天祚
聖母，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躬，正位東宮，何至以房闈之細，横來批頰之咒，在 選
侍即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妬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即在普天率土臣子亦切同讐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共事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鬪方興讐不讐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　留中

卷三之四

十一

移宮始末此疏詳明之極明旨確從嘉有以也

乙卯都給事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 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宸。嚴相安之分位。此亦選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閑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景。是亦諸臣含糊不言之過矣。臣以一介草茅，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嘗入護從，既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

四思維何敢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攙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
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
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僅僅名

十二月

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
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前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
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爲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閹部大臣入者、臣冒犯忿

晏駕、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官人開　宮堅阻、不容顧
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景
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荅以不敢當者三、諸臣緫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殆
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
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爲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
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
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邇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攙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
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忍

皇上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
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强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況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　宮之
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　宮之專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决無避　宮、又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
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正位，系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　宮既不得不移，自不得
不以
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　選
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
至尊。安本分。爲　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不然
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嬪
踞
天子之宮，以抗
冲年之新主，俾
登極之後，　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是尚成其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同
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
後

此公調酌極善，無乃之揚波浪者実耶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處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
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深求蔓引，大抵
主上沖齡，方其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

磨之論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　移宮

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臣子尋嘗事臣

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

陳語瑣言之。豈得已乎哉。　移宮之宜速。諸臣等一時過

計私憂而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

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狸倡

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并捏稱　皇八妹失所。至于投

并者、或傳處罪璿過之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夙夜憂時之士、悵收爲一時感慨歎息之資、恐作此日不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 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 宮之事在九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時日宜然。

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璿等、又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淸囂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于 選侍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

簾之事，彼三十餘年，馮依幡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
事，于以保惜先年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為愉快也。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　熾鸞宮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又盡仁無已，是善處宮闈恩
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示者，如今當一陽
來復之期，又是天心大轉之念，倘蒙

皇上聖明察臣之愚衷赦臣之罪過乞採臣之戇言、更於
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　召見　諭安。
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　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
酌加恩數亦遵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
堯舜之美。而以慰
先帝聖母于九天矣。愚臣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上日、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

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當日竭力忿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詔曰、朕自沖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開誠布公、励勤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訪語妄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群疑

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

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悔、暨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兩三次、不放出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籍安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

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
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登輿，選侍全然不
德，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
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
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于
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月往選侍宮中行一拜
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
不惟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閤宮内臣宮眷共見、而不忍
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悞、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
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暗忖
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唧、李選侍未有憂色選

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
不早、則選侍牙爪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
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
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
話、選侍就拏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
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
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
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孫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
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
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
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於衷，父母之讎，不共戴天。
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
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執於小節。朕
欲出一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沖齡，外廷疑爲
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令

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
愆、特諭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 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塵
聖懷、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悽境危
衷、宛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雍、即早毓 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愛、眞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爲帝王中曾閱矣，第後先情景宮闈秘密，諸
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以故各持一己之是，過爲
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
敢，先是屢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副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一防嚴宮禁，一壯維

卷之四　　二十一　十二月

城，保護　皇五弟，一慎內旨，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部覆，一勵廉恥，一接群臣，一諭和衷，一親講祀

盜竊承運庫祭器，奉

聖旨，這所奏寶藏庫錢粮，干係重大，各當巡看以防不虞，如何十日巡看一次，該庫職守何在，今被賊人盜扢祭器，疎虞之罪難辭，王虎本日欠嚴，本當重治，姑且不究，姚敖等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賊人敢于禁內行竊，大違法紀，東廠并緝事衙門，上緊嚴行訪拿，務在得獲，被扢墻窟水溝，該監即時修理嚴固，毋得仍前致有疎虞，該衙知道，

東軍亂

都給事魏應嘉奏曰，頃南科晏文輝題稱南軍挾賞鼓譟，

燒毀公署、乞行酌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敢扞網如此、
明旨業已下部、該部應速行看議其啟釁之原何故、其訛
傳之語始自何人、衆軍聞訛言而喧嚷于廠府部三四衙
門者的為何人、其燒毀科臣公署的自何人發謀、有無大
行搶掠別項情節、此皆不可不窮究而確得主名者。夫殲
厥魁首、協從罔治、萬古治亂不易之經也、毋得株連使玉
石俱焚、毋遲疑使人人自恐、一以昭憲法、一以安衆心。往
時大同寧夏之變、軍兵再定再亂、不知費多少拮据、況留
都為
祖宗根本重地、萬一日久惆疑、而有不逞者從中挑之、再

卷之四　二十二　十二月

以訛言蠱惑，其關于文輝者猶小，而搖撼根本，煽動江海思亂之邪民，并窺伺之奸賊，恐禍之流濫，有不忍言者。是在當事毋泄泄視之，而臣因是有感于大僚之不可久曠也。使留都諸卿貳亭亭在列，豈有軍紀不肅一至此者。臺諫之不可久虛也，使留都諸言官濟濟受職，豈一科臣歷任至十二載，巡視營務至七次，一手而握印累至八九顆者。人臣進退之不可不早决也，速允文輝之去，或文輝毅然封印自决其去，豈有至爲衆軍所側目，幾爲煨燼者。科臣遭此大難，其去當不俟再計矣。夫古有身在禁闥，而淮南寢謀，則戢禍定亂，實在用人，而銓部拔滯伸枉，尤關鼓

舞如原任南京科道丁　黃建中汪有功等其人者、蓋
與文輝比肩仝署、該部皆明知其賢者也、其挺身任事、獨
立敢言、不畏強禦、不惜勞怨、徒以失一二當事之意、而觸
其媢心、公道至今寃之、當此
聖明御極、用人如流、直道發舒之會、猶沉淪籍、不得與左
祖要人而必扼之使下乎、亦何以鼓舞南臣而使之盡忠
報國也哉、故與其在今日獨攬魁柄。而衆心不許。以盈滿
召人神之厭。孰若在當日愛惜人材。而棘手不施。則毋薄
留都之官。而一切振飭紀綱。扶持公道。勉強從事。夙夜匪
懈。臣尤願南卿貳與臺諫、及六曹諸臣、益專其官、益精其

卷之四

二十三　十二月

職廢幾
高皇帝之靈寶式憑之而于
祖宗並建兩京之意不至特輕轉重六師克詰萬年寧謐
鍾阜天塹增其高深與成周歌岐詠豐者比隆論烈使臣
等廬井托在下邑俱得蒙業而安則萬年有道之長端必
由之矣職因事直陳罔避忌嫌統惟
聖明裁察
上日南軍原無賞例聞訛鼓譟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
各衛門嚴查首惡併該管各官分別奏處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奉

聖旨卿純衷體國，贊襄密勿，茂建勳勞

皇祖宸衷獨斷，調劑備若，

皇考新政沛著，毗贊良多，嗣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著

三朝，從來未有，朕眷任耆舊，倚賴方殷，卿乃連朝乞身，情詞迫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大

學士，就第，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尚寶司司丞，稱

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愛國愛身，以需召用，該部知道，

啓事公冕疏言，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歎，竟夜徬徨，又聞
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
爲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共戴之仇，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通
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爲之辨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疇詞密締，惟科
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眞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
遠，以贊　兩代光明謐靖之治、

禮科李若珪奉　旨回話、奏曰、臣原因司禮監李賓劉克敬各一本爲恭選　大婚事、內請隨帶推筭官役、并請給勘合、臣意選婚之法、必由粗而後精先擇其淑女之容、後以及于本家之籍貫、縣州縣而選之府、縣府而選送之司道、而後推筭八字、彙選紫運、未有于州縣知選之時、即人人推筭、借謂隨選、而即人人推筭、亦宜即用各地方之陰陽生爲便、待擇其可當

聖配者、彙選京時然後用欽天監推筭、非謂必不用欽天監、竟用鄉野之人而亂

祖制也臣習見往日之驛騷、恐兩勘合並行一路、民愈不

愈明

堪是以私憂過計。蓋謂帶推算之勘合而發非謂選婚之勘合而發也臣禮科也、方欲條陳大禮、恭請

聖裁、而不意抄叅、乃冒不諳事體之罪、臣之罪、豈容誅哉除席藁待罪外、請候

明旨、

大識見大議論有用文章堪與周季侯血彤數小人之案疏並垂不朽

惟公惟確惟當用人

戊辰御史方震孺惜人才疏曰臣惟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夫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人心既平、則國是日定、群下無爭鬪之風、國家享和平之福、豈不休哉然太平之氣象、則莫若于人才進退之關矣。論才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

之道無以踰此論才

則不平。何言乎論才。才之當公也，夫賢奸不並立，不擇地而生，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臣不遑一一屢指，聊舉千百之一二可乎

從龍首至于淮甸，開平中山，上馬橫槊，下馬賦詩，長江南北，大者王，小者侯，起岐鎬而越豐沛，真千古一再見矣，既而

燕山定鼎，則幾輔之人豪又鼎峙焉，以一狂僧爲真主定策，姚少師固姑蘇之產也，定三大難而再造乾坤，二文成，一忠肅，是又浙江秀氣之所鍾也，性命骨鯁後先相映，豫章之彥，繼解縉而起者，不一而足也，忠靜宣千古之泰交，文正挽一時之劫運，是又三湘七澤所幻化也，楊新

卷之四

三十六 十月

都之馭權藩，趙內江之忤婞相，則爲蜀之人，平原蒲州內振綱紀外修邊務，則爲秦晉其人，馬端肅之經濟無雙，李文達之平章第一，則爲中州人，黃忠宣之懇練，秦襄毅之孤清，楊太師之生榮，黃少卿之死諫，則爲齊閩其人，然而梁文康之章詔，海忠介之孤忠，以及楊文襄之出將入相，不可謂粵海鬼方絕徼，而高賢大良蕭索也，然則豪傑之生也。豈擇地哉

天鍾異人以爲　國寶。故論才者。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剛柔，可勿問也各有心知，各有意膽。各有識路，各有造境父不能同之子。兄不能同之弟。故論才者。惟其才

而用之。而其梓里親戚。與其知交朋友。可勿問也。人又有脚步初迷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末路全差。事業無窮。豈止登九重之塔。人品難定。正宜改三日之觀。故論才者但用其才足以了當此事而其前段後段可勿問也。蓋必如是而後稱公人心平矣。乃若程品則豈易言哉。每見有一好舉動。君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博名聲。一爲認理而着脚。一爲藏身而借影。其後日復一日樂其臭味之近者。既欲盡收之而惡其品類之雜者。又欲盡棄之。盡棄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不平。大爭之生。皆在于此。不知人有一時之挺勁。亦有徹底之澄

三合論可具確

清合一時與徹底論之而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合于清流，亦有生平之好修，無慚衾影，合議論與生平論之而後品可程也。有羣議正紛而劃開天之妙手，有局陣已定而拾衆口之殘涎，合開創與蹈襲論之而後品可程也。即如數十年已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有攻東林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面貌不殊，精神自別。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說話不差，乃至盡寬其行檢。又如同一論察典，而畢竟捨死報國者膽氣橫空；同一論淮撫，而畢竟拚命發端者孤忠可鑒。同一論張差之事，而垢者自垢，淨者自淨；同一撲禮卿而

用人

因人授官　可謂眞當

招權者反覆者如是若夫坦衷直腸寧去官而不肯責友者豈容並論則臺臣徐揚先之微言爲最者也以類而推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確則人心平矣而若用人則又豈易言哉人知爵祿超擢所以深愛人也而如其用不當反以斷送其平生人知林泉困頓爲不愛人也而不知舍之儘足保全其身價士亦有雅負淸修而難言經濟亦有共推蹇諤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劉國縉而不爲贊畫至今享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撫遼尚且錄慷慨之膽豈其敗裂遂至于是乎大抵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報人因人授官而一人效一官矣以官報人而一官且累一人

矣今之所共推者、如李邦華可當煩劇、熊明遇深諳邊情、（眞能吏）

既已共許其才情、何必深誅以門戶。又如畢懋良而能任

即清卿不足以盡其才、盛世承濛而不枯、則林居何以償

其品、韓光祐立朝有色、而假元牽累、至今爲不了之局、實

（眞廉官）子價居官何罪、乃一棺荒草、難追泉下之魂、悲白日之轉

丸。慨英雄之易老。蓋天地之生才實難。而用才者亦當不

易達其才者、且深可惜、而況以不用棄之也。以類而推、用

人者必如是而後當、當則人心平矣。而微臣有感于紛紜

之故、而更欲暢言之也。（暢言）唯唯靡靡者、無所見奇、烈烈轟轟

者、不肯投俗。而時事所長。又不無已甚過當者。有以激發

其不平而議論于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素逐臭者競爲貂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因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賁羽翼既成排柵甚密雄鷙者沖鋒深密者遣將同我則雲霄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眞可爲三歎也哉而細窮紛紛之故乃又不止于是也夫

人臣事堯舜之

冲主當休明之盛時自巳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料理閑事即爲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無大之

是斷紛紜急着

天光無大之地與日走日逐患我軀幹不厝氣力不前不患人之臨塞也今欲使之一歸混同永無爭軋則救時急着又可深長思矣有未勘之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題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感歎有當糾彈之匪人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嘗立于四虛之途使已無藩籬之可測復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辣手自然彼不傷心無為後浪之推永戒前車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今日矣或曰此正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痒用一半君子又用一半小人此其為害也滋甚假令不標名目不言品類但擇其君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憐才不阿私嬌

一字一快使人拍案叫絕

歸重政本銓司是根源之識

枉不過當此正所謂如劍揮空如刀砍木永斷葛藤全無掛礙至快至快者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拿定進賢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腸而東西南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夫金之爲物也有雜有鏐一鎔以大冶則暉暉蕩蕩皆化爲精全矣夫宰相之于冢卿司冶者也陶鑄若類以保我子孫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採擇施行

知幾其神乎

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臣楚鄙豎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光宗初登大寶、陡膺老病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于衽情、
不八日命危于奸豎、宿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
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體違和之繇一疏、自分妄言
宮腋、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俯垂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徼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特

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爲奇逢、千載亦詫其殊遇
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
始末一疏、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
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諄諄、備言
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見禮篤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
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

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間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

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

荷

綸綍之褒、過徼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為謗姍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繼離

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群璫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張維賢也。捧　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蹷號呼相應
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懃畢末豈可掩
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日之深恩
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扤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
臣獨何人乃敢言手捧虞淵之日徼友朋之虛譽猶謂過
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省循。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決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悦。臣兒童讀詩書。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諱者。又况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阻。而決于求去也。私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骯髒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奬諭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極矣
今日捧戴之
恩綸敉
上方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
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
先犬馬卒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歡
龍逢比干于當年遭遇之窮苦乃困循係戀日復一日或

置身天壤人豈能及之

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鼪鼓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戀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皇上之所以蓄臣也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為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或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徵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

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軍政拾

遺訪單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賫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

聖裁

辛未

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匪懈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

卷一之四　三十四　十二月

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如游、為朕首簡賚嘉清慎特用眷畀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諭不遵、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修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于尚書嘉謨克纘、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嘗無失平、何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倣效、封印杜門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

兩朝覃賞之後、便爲紛紛求去之圖、忘國厚恩、藐朕冲幼、
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歳除在邇、百度維新、輔臣如游
尚書嘉謨克纘、俞着即出視事、不得仍有瀆陳、朕又覽科
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
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
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玆再加申飭、以後
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
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顛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
可傳示各官、務各滌慮以圖清白、一心恪共職業、以佐平

卷之四　三十五　十二月

諭、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

兩朝從信錄卷之四

兩朝從信錄卷之五

秀水　沈國元述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群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禮重。日講之地親、茲懋厥修。用能開闢、拓聰明、恢張化理。爲太平令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祖于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光耀史冊。

皇上嗣基法
祖道貴纘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
乞
皇上于内點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滿日陸續進講其經
筵典禮已具題于二月内舉行容臣等具儀註擇日上
請奉
聖旨于十二日開日講
以吳宗達黄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勑
初二日申時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晏朝輟︀朝臣
卯薄房災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有綱常可無此論）
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爲
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　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此理皆人所易明也、此
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　貴妃果幽閑貞靜、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　貴妃、臣宜首疏以
請、而　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　爭
冊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懋

逆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誘之
日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特挺打人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確
有主持、何士晉之一　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召諭、若非韓光祐之而奏、龎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
決、而
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旨哉其言之也、況當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旨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
投以麗色之餌、崔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
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末明
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欲爲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樹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升必不
可不磔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
子臣 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鄭貴妃之定案也至
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非 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
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 特加優厚于 選侍臣亦宜首疏以

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毆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爲挾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況又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
者乎、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
于中官揑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卽冲齡、而毋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
日、何物閹豎胆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　選侍乞
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犯
之臣測、罪不在贓、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
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李選侍之定案也、迺
臣因是而更爲

皇上危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
法、而一 疏再疏、極爲開釋、固廷尉持平之說、實兇豎漏
網之門、聞之 長安謂群豎員貨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
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出得脫。或司寇悞墮其術中而不
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 臣
請以一言斫之、失入與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寇身爲九
列、受
先帝恩良不淺、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請
尚方誅崔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寃爲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耶。倘以縱放逆犯爲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有此一梃之擊、一劑之鴆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而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宗社無疆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大臣。毋以聖躬爲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宗社爲至計而息其煩囂。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左係天下安危、

而今戰守係遼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爲宜而今日不出于此、昔日方未能及、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則惟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爲奴酋出入經繇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而全遼之樞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寬奠、然須先製木城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斂塲爲屯兵之處、如坐通衢、來去若風雨。刈人如草菅、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引導籌畫爲陷陣封倭王之舉、今奴且威脅朝鮮、而時圍獵于開鐵訊獸之境矣、造鈎梯、另採木打釘、新造爲攻城

之具、卽今蟄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之强也。奴之舉事、節短而機深、每有穩着、彼實欲蠶食虎視、而安受吾利耳、奴嚮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脆、一旦以重兵薄城下、事未可知也、夫 臣 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强、未可乘危、然我不逼賊、賊且逼我、當其坐困、孰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職 非敢冥冥决事也、

職 會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 職 曰、宜用兵幾何、諸臣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寬奠一員、職 以爲說皆是議于撫順用

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尚少
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凍良策、童仲
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尚
少二員、議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
侯世祿、姜弼將騎、良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瑷、用金伏道
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
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
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
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銖、若蒲河爲撫順後應、
爲二岔兒要衝、且兼防西虜、況已殘破提兵應緩、非良將

不可、查得甘肅總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蓄健卒、應調守蒲河、而瀋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奉諭列者、故不免衿捉肘露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爲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奠出銳師以搗其舊塞。奴若北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其新塞。奴若南越清河寬奠、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塞。而蒲河隨爲后援。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爲虜

賁。隨即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賁清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爲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 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 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乏則 臣不敢以三軍爲嘗試 國家爲徼幸也

蓋奴酋舉動。視馬力强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時。斷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一年之局。而 國家之憂之擾，

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淸至歲終無失事者鎭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比往時戍開鐵者。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一兩八錢淸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惟祈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疏曰、日者刑部尙書黃克纘因會推一事、不勝悻悻、而冢卿周嘉謨、署選耿志煒、俱出揭自明、且抗疏引疾矣又見科臣楊漣陛辭出城矣、又聞科臣李若珪亦懷有去志矣、其間或逞忿、或引嫌、或因

辭嚴義正

中旨嚴加。或因人言微及。各有所見。不能盡知。但臣所知
者。 國事與 國體耳。誰爲作俑而決裂至此。公道請先責黄
充續。以不可去之義可乎。蓋充續服宮雅有清望。立
朝素著勤渠。此昭然在人耳目者。延因其同鄉張維樞列
之陪推。遂惡聲加于銓部。拂衣出乎
闕廷。且揭出一段香火私情。每欲囑託推用大典。夫以邦
刑重任。 宮保崇階。一旦有此舉動何哉。觀聽駭然。物議
紛起。有謂其在先妄意吏部。迄不能得而欲去者。有謂其
向來兼攝戎樞。無一善狀而欲去者。有謂其護庇罪璫。致
蒙

譴責而欲去又有謂其護庇楊鎬不樂勘問而欲去者信若斯言則克纘亦巧于去位而拙于謀國矣立意在彼求去在此私晑便矣于公論何于一身輕矣如三事何故臣謂克纘以得罪公論而去可也以橫逞私臆而去不可也于一已言去以伸獨往可也而拖人以去以累同官不可也不去而人言尚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爲逼眞矣且今何時耶當

聖明御極之初

天啓紀元之候

廟廊維新作用中外不屬其瞻而元老大臣遽爾冥行舉

卷之五　十

勒若此自知者言之司寇之去原來如此家卿之去原來
如此已不可爲訓矣自不知者司寇爲推用鄉人不得輒
結釁家宰而去家宰與司寇語言相犯輒忘情
君父而去是更可令天下後世聞且見哉至科臣楊漣雖
有　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國殊令
忠臣扼腕李若珪雖有罰俸一
旨未嘗損望而以抄參引義更令言官短氣夫難進易退
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藉以快其私其于廢　國事
而妨　國體何哉方今大選停而不舉考選舉而輒罷羽
書未戢肺石未懸且

令典時頒
大禮將舉其一二喉舌之司耳目之選去者去而辭者辭
供職之時不勝其杜門之日又何望其爲 國家行政用
人鋤大奸而戢大亂耶不幾元首在上而股肱手足之不
充凡康有儆而翼爲明聽之失職不惟萬幾日廢亦且體
統寖微矣伏乞
皇上于臨御之日
亟賜召諭責冢卿以開誠布公酬塞輿望勿避私怨致妨
登明黜陟之典責司寇以洗心滌慮弘堅新猷勿介私嫌
致失忠

君愛　國之忱竝
勅銓司出缺選事科臣候
旨遵行庶于　國事國體兩存不失矣抑臣因是而有感
焉夫大臣以體　國爲忠言官以隱語爲戒
明旨申諭不啻再三而推諉成風蹈襲有日則雖賢者不
免以致異同滋啓堅白愈分無惑乎用舍之飲氷而進退
之維谷也臣最愚昧竊有杞憂再祈我
皇上嚴諭諸臣以正直忠厚之言當體東西南北之見
盡捐各矢和衷共襄治理更持公道務　奏陞平至票擬
盡歸閣臣

發帑五十萬

中旨倍宜慎重、庶
君令臣共相得益彰。尤今日之急畱也。疏入、已而黃克纘
周嘉謨、耿志煒、奉
旨俱出視事
戶部接出
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奉明旨、自當講求長策、不悞
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爲辭、况內帑自有經費、近
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
前後數日參差、何從憑據、但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
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還着

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卿部仍照
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畫一之策具
奏、如某處拖欠、如某處冒破、卽行查參治罪、該部不得仍
前因循姑息致悞軍餉、
初八日享太廟。
上諭吏部曰、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察吏安民、這所奏、
俱依議行、各該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
公確、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詢訪、有不遵的、卽便指名
參奏、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並明去國之意。疏曰、臣恐

祝一官爲經別無不能書之言

幼主秉乾權歸閹宦故凡有章奏語當及此其爲此輩所側目久矣近爲輔臣大義不可留一疏益爲渠所痛心故借抄參爲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未聞漸安可長長之則西廠緝訪之故事也可爲寒心科臣職司封駁至于禮之議簡議緩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陳大禮恭請

聖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領推算又爲帶領者重請勘合臣謂既云帶領則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必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自行人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驛路慘害地方無異虎狼有慨于中久矣況今民生困苦萬不

直刺其隱

能堪。故據疏抄參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冠婚冒破之機。乃職欲遏其勢。而渠已示其權。懲職以箝言官之口。後爲所欲爲。天下事尚可言哉。且渠以先年之文卷爲典制。殊爲可笑。夫曰典制。必其載之會典。或律令等書。方是。今乃以先年之文卷爲典制。不知先年之文卷。正渠輩之所請而增者。以供使役之太監可請而增。以司封駁之禮臣獨不可請而減乎。以明白正大可請于皇上者。獨不可擬議斟酌抄參乎。借云帶領推算。多給勘

合。此千古不刊之典、必不可易、而 臣 亦但言候選就緒而後用。非謂竟不用欽天監之官。職自以爲無過而且有當也、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掌、今不得其職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而況辱其身乎。又況辱身于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爲罰俸而去則不諒之甚也。今天下治亂惟在爭

中旨 中旨不爭則言官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 請輔臣歷想漢唐宋之末造深維 國家大禮。值此時勢將欲

皇上爲何如

主。將欲自已爲何如相則必日夜驚惶而無以自寧者

御史馬逢皐乞

嚴勅會議以定　國是疏曰、臣伏覩科臣楊漣移　宮始

末一疏、蒙忠直之褒、

君恩太重一疏、蒙不得輕率自遂之

旨、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　國之臣雖不絜其名、

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何以明、

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功罪未分、不

得不顯質于

君父之前。客歲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 入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維賢也。初二日，上
移 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
也。上移 宮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爭，移
宮以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
下禮科而抄參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
世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瑺疏下科而抄參者，又科
臣魏應嘉也。如以為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今罪人

未誅。而發罪端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

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况車馬塡門總爲

朱履之客。燈燭繼照。遙映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啻玉龍

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　　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

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時矣。然則嘗汝召衷

氣之言。潘雲翼忠直扼腕之語、豈虛妄哉、臣愚亦以爲遲

近來一　疏再　疏。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詳。

總爲前移　宮一事。夫移　宮何罪哉。無罪卽功、居功亦

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在安　社稷、功大罪小。宜留

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

身。止知

皇上爲重。不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爲急。不計其他。

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進矣。直去媢

者進矣

皇上忽焉記憶。若問目中不見寇準。又問風度得如九齡。不知近臣何以爲對。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伏乞

皇上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漣果否有罪、果否居功一一具单回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以有所不安焉而去也夫其不安者、在移宮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

請誅崔文昇之一疏當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言科臣不
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抖鬚智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爲震悚忠敉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顧命同受于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楓宸
猶記
先帝忽然　特召連時臣等皆爲失色連處之恬然定見
定力眞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
皆臣等得于目擊忝皆肩隨而餽于後之者也若夫　選

侍移宮則公議鴻宣于封事千官胪候于　殿廷非連一
人之力則連何敢萌居功之想在人自不必有居功之疑
惟群疑難勝則一去非出于得已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
無損分毫而
宗廟鍾簴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俱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　昭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竊則今
後言安
社稷與言安　選侍者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連即暫
退初服轉多不安倘相忘于言即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為

國。百官相與和于朝、而天地之和應之矣。
十二日。擧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昨歲禮臣孫如游、恭遇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行請
勑、徑行札付、訃告中外、爲職所糾、然則如游者固典禮之罪人也。乃因緣私竊、忽進尚書、夤夜暗行、再躋東閣
夫臣方以大禮糾。而
皇上乃以大禮賞。道之所簡。主之所貴。情實乎外。不應至此。巳聞台省之彈發無剩矣。濡滯至今、皆相咤爲怪事、近聞乘春氷泮。決意求歸。或猶有諒之者、乃陽乎雖布陰氣
卷五五
十八

方凝河氷雖泮心火未降寔爾上疏求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閤矣似此擧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回飛鳥之依
有意如晝游之鼠伺人之動静以爲起伏又如入室之賊
聽主人之寤寐以爲進止全無去志別有深機持挺而擊
豈得已哉數月以來
中旨之爭頻見章奏開
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如游罷而天下曉然知
皇上不得以私意用人不得不以公議去一人倖端不啓

而公道旁昭，天啓首元之初政，此爲第一義矣。臣雖觸忌
犯怒，敢有愛焉，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杜孝職

科臣成明樞進規、言昔周成王將冠、祝雍曰使王近于
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敬闡其義以獻。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切惟言官之發奸摘伏、莫上
于議論。而使賢奸不辨、摘發失真者、亦莫弊于論議、臣初
入諫垣、有　國是未定、群議漸囂一疏、蓋深鑒往年之覆
轍、不可再尋、欲大家爲　國事起念、即爲　國事起議、庶
可杜紛囂之擾耳。頃者伏誦
聖諭有曰、科道各官章奏、公平者固多、偏私者不少、此後
有挾私逞臆、顯肆傾排者、必
廷議治罪、大哉
王言、至爲懍切、無非欲臣輩仰遵

盡議論之變態

明旨一稟于公、而又有紛呶不定、敢于扞網者、必非人情
然臣猶慮其參差之意見、不能強之使合、且向來之習氣
亦未易猝捐、蓋戈矛一分。局陣互變。有輕據風聞、橫口雌
黃此議論之誤者也。誤則不可以爲實有苛求一疵、束縛
英豪此議論之刻者也。刻則不可以爲平有始屬無心之
責備既成有意之擠排此議論之拗者也。拗則不可以爲
虛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諷。已無所利。而顯爲人作
鷹鸇。此議論之譎者也。譎則不可以爲正此猶一人之彈
劾而論易辨耳至若陰路相逢。刀鋒互競此以爲否。彼且
以爲臧。此中其說而以爲不肖。彼即逞其辨而以爲 大賢

使被毀被譽之人。不能自明其品。而或斥或陟之柄。無從
以爲依憑。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愈甚綜核之法幾窮
矣。

皇上所諭大臣進退、取自
上裁者、亦其人素有才品則可、若衆矢叢射、人皆以爲不
可用、彼亦自知其當罷、恐未可惟
上獨裁也、

皇上又諭大臣去留、一聽部議者亦其人素無扳附則可、
倘奥援居間、彼已自博其黨護、部且逡巡于處分、卽欲議
亦何容易也、臣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

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別無所糾、則安知此一糾非出于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聽。如其人被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知此糾者、非陽忿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詰。如糾者一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被劾之人得失或相半、而毀譽各有因也、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經衆推、而糾之人、忽倡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沮其作用、且代人驅除也、宜集衆以咨前議、至于隱語暗挑、使人揣靡于鬼影、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爲評者、三人占則從二人、而況于評論人才、有不從衆者乎、大抵獨倡則

難憑僉同、則可信天下之人才、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
一二輩妄生軒輊、使誤者刻者、拘者謫者、日紛紛于聚訟
之場而 國家不得一別白之術、將何以爲用人把柄哉
故臣折衷之法、不外于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
則用舍可以立斷部覆不煩于躊躇、仕路日見其寧靜、而
本之則
上爲倡也、
皇上但以票擬歸閣臣無中出之
旨閣臣盡依公議代
絲綸、無拂衆之嫌也、政本已清、用人則當公道章明之日

且無事之可議。安得復有逞私者執其議而至于相角和搆，伏惟

皇上留意，奉

聖旨，近來議論參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奏折衷協公。深于

國是人材有裨該部院知道、

禮科周士樸上言當

體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實。敬天，法祖崇儉。恤民。

聽言。

戶科章蕃遵諭六說，意以請帑不可為常，長策無如會議屯田鹽法而外，所當酌議者加派、商稅、裁冗員、廣鼓鑄、查稅契、嚴出納、

戶垣陳備業進法 大道、願人情，最要三事曰發帑宜速

日日講宜早、
日進守宜議、
御史方震孺奏曰、臣靜思目前紛紜擾攘之秋、而因爲拔本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 國本之事、夫張差一案已成已往、言之徒令人厭、而近議紛紛、終不可遏塞也、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 國本之葛藤也、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擬挺擊之奸化爲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益謂論奸者盡小人也、又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寀誠非高品、臣亦言指者自指矣、然察典自有公法而
聖旨奪其

勑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吸風飲露彼鄉紳備稱逆之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俸之禁錮張廷之鬱死又爲甚卽謂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况鬱旣深纔一開口而又以語箝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發大難不知諸臣一片之血誠幾于不見天日氣且爲虹血且爲碧而仍不許人開口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誠使各還以本等之官則不平之人心已千了萬了又何難可發而顧爲此不必然之慮哉此省議論之第一事也其次分門戶之說夫門戶二字原不當聞之

君父臣言之已自心驚然而不新不楚也臣又不容不平

心一言以掃門戶之葛藤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奸險貪橫、簀煩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為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瓜蔓之抄也、除諸臣已經奉旨會議、反在仕籍者、無容再贅、如清慎之葉茂才、經濟之鍾應舉、趙南星、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等、有何罪過、而錮之終身、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抑無聊、纔一開口、而又以一語箝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翻局面、不知

朝廷有用之人才業已摧折無餘珠沉于澤玉老于山而
不知人心有千快萬快又何局可翻而為此不必然之慮
哉此又省議諭之一事也又其次則移 宮之事夫移
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為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
也將謂臣居之以為貴而未嘗遘會乘機取
中旨之閣老將謂臣居之以為富而未嘗驅神使鬼取罪
璫之金錢臣無功可居也三尺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

借以為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當時忌連者謂連交結王安）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連能于呼吸之間、交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袵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貴躊躕者、恐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連曾參新輔、種禍有根、即不移宮、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由得服

連今且脫然去矣、七年之俟

命、六月之撥垣、報

主有心、去　國何罪、使連當知如此、只合唯唯喏喏于

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

先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併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違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上　堯舜在上而眞有交通之臣，且肘腋之間，有敢于

嬌

旨之閹官，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夫豈渺細，此臣同官馬逢皐所以慨然而

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雖

奉有忠直之褒恐更添一翻

臣之五

二十五

中旨之疑，淡科臣一 增交通之案耳，臣故以為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官，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端在于此，此
又省議論之一事也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陳大受等果否微忠可錄，葉茂
才等果否才品可用，一一照單查訪而又
嚴責吏部，不須畏避，不須 延推，勿徇人情，而仍兩可 其詞

勿襲陳語、而曰姑伊論定務要是是非非、明明白白眼定

日期、早爲議覆至于科臣楊漣之就道尤係

聖躬、早賜召對、以釋群疑則

聖治與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占曰、有旱、五穀不成、一曰、大人憂、兵起又曰、民饑人流

　女主不能奉祭祀、人多病屬秦分、

丁亥寅初四刻立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風從

西南方坤位上來微細、占曰、立春之節有雲者歲熟、風從

卷之五　　二十六

坤來、六月水多慾、土功興、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曰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
言凡五事纚纚千餘言、皆　當宁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謹陳八患。一章奏採聽不遺芻蕘伏奏難
于轉石、通在
上而滯每在下、此脈絡之患也一政府。竊
旨護身之絲末而畏足、伏莽熱中之彈、誰復灰心、頑在
朝而躁必在野、此心膂之患也一言路萬國衣冠、咸拜
旒于雙闕、六垣領袖、牛投簪扳于長林、感激忠直之褢
歎紛紜之口、此耳目之患也、一會議救邊如沃焦釜當不

惜百萬金錢、發餉盡付漏卮、能無惜億兆生命不清其出之途、轉筭其入之孔、此膏肓之患也、一方輿一隅小醜騷動中原之土、三輔二東、獨苦海陸之衝、加編不間有乘除之策、孑遺安望有息肩之日、此偏枯之患也、一起用弓旌久賁于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 長安趙南星獨懷向隅之悲、豈輿情有未協、抑幾此偏不及、此底滯之患也、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而褒恤咸相慶爲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遇 請名 請婚、而啓事反不比于異姓之臣、骨肉懿親之以爲患者、此也、一刑獄生入玉門之罪、撫延日東山、死有餘辜之囚、鎬

卷之五　二十七

待時西市一當逮而不即逮當決而不即決言之拊膺切齒、而共以為患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奏為直抒公論闡發真忠仰祈勅議易名以光諡典疏曰、臣聞人臣事君。義取致身。明主擇臣。每先謇直。臣閒以此評論古今貞臣烈士。或絕脰以鳴忠、或剖心以見志、或袒胸而進說。或就烹而陳詞。未嘗不掩卷太息。低徊想慕。惟恐其名之不彰。讚歎之不盡。豈謂世實有如此人、顧其人其名湮沒淪落于冷烟寒莽之墟、沉埋于敗墨殘函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為燐而肥身保妻子之輩反得起而傲以一日浮榮歎其百年共盡此豈

宜見于激勵 大行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
聖世、目擊
新政、凡先年批鱗瀝血諸臣。多蒙 簡升。近荷
皇上復允禮臣之 請、一朝予者、四十餘人。凡在臣子無
不灑然易慮、欣欣然有不得為忠之恐、而臣顧猶有言者
在已謚諸臣品騭。定于沒世名字。磬于千年。議者綦難受。
者無愧。獨間有未經 廷議者、非名堙于子姓之彫殘。即
論格于好惡之未察、或事散諸篇而不及攷。或時經易而
未及詳。將使一腔精白。無人肯及。

聖明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援引、姑就職
考據最真耳目最著平日耿耿胸中而不能自已者。若臣
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
異等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方藩與閹司許奏興大
獄、
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爲持平、得以不冤、　朝論韙之、十七
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曠蕩斥邪佞五事、申救楊慎馬錄呂柟馮恩
諸臣、指斥吳璋葉凝素趙真人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爲民。臣常歎故實傳

其草疏之夕、鵂啼戶上、鬼嘯榻前、禍將叵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挾丸一七得生、發之詩詠、忠厚悱惻、絕無懟心、至今關外有上谷書院、所著有六哀、五幸、四欲、五憤、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即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存仁復爲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卿、蓋自努力。于馬政諸弊、搜釐殆盡。所以太僕寺志見在問寺、時海內嚮注直臣、宰相且以大用示存仁而存仁誓不受指、遂自 請老、都人士傾都送之、擬之二疏既老家居、每朔望、必 朝服望闕拜、示不忘

君。又家窘產薄。獨置田六百畝。贍族。又以田二百畝贍貧生。又以田百畝建石湖書院。祠子游。終日引諸生講讀其中。勉以忠孝大義。尤好談性命。時時與羅洪先唐順之輩往覆商論。其在塞上。有夜坐諸篇。傳行于世。旣以疾卒。家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而今其子孫單弱。抔土荒凉。忠義之魂。長夜淒其。嗟嗟。藎臣鞠士。何代蔑有。要以或激于名或矜于氣。計其所豎。尚足不朽。矧如存仁一生砥礪。萬行錄衷。其爲令。則有如氷之守。其立 朝。則有碎首之危。絕漠大荒。則有茹氊誦讀之娛。長組玄躔。則有懸車急退之勇。自起家至九卿。全節完名。無片疵之可摘。里有賢祠。宮

留名宦。有臣如此。顧乃不得一被易名之榮。徒使人追弔咨嗟。聞風增感。謂

聖世實有未暢之孤忠。

皇家有未揚之大典。此臣所當拊心横涕而不能已于長歎者也。方今衆正登　朝。如鄒元標王德完諸人。剖血當年。

賜環今日。一時義激天地爲開。有如存仁生當此時。倘亦元標德完諸人之所甘爲讓席者也。

皇上能錄生者于今。豈獨難卹死者于往。不惜貂冠大纓。褒直臣于嶢巖久錮之餘。豈獨靳片字單詞揚忠魂于美

報之後，尋崖望岸，激濁揚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議之臣，如先臣光祿寺少卿顧憲
成，理探的派，忠貫清霄，文章氣節之俱全，淑世修身之無
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遠韻，勁節孤標，歷仕同
蘧瑗之明，乞身有陽城之孝。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丈
空百代，氣盛千秋，操持無愧于古人，著述有功于當世。之
三臣者，品各不同，雖堪不朽，即有疑憲成者，或訾其門墻
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欺者，原無傷君子之品；疑望齡者
或訾其宗風太冷，而臣謂當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
餐霞飲露之人；疑世貞者，或訾其終多後來一仕，而臣謂

鯀殛禹興。聖賢家法。鬻君遯世。君子難容。觀人者當觀其
大論世者當論其真。如必苛求毫舉。一一以俗法繩之。則
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謚林。即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
議。
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大刻也。臣聞謚者先王之所爲名
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在存
仁名字久湮。松樹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憲成三臣、氣韻
尚新、見聞未遠、故臣不妨大略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無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謚名、從

公議覆俾與四十餘臣共邀盛舉、則諸臣身雖往而忠胆如生。骨雖冷而香名常在。臣工師濟、豈無慕諸臣而爭起者。

皇上即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効忠者。有餘術矣。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楊爲吏科左給事中

復。駙馬王昺膳養田租、、、

二月甲戌

命張惟賢劉一燝知經筵事。韓爌孫如游同知經筵事。周道登等充經筵官。太寧侯陳良弼照例侍班、

浙江巡按彭鯤化、彙奏本省建言　國本三臣、薦起岳元聲請卹。姜應麟馬德灃、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慎言條議起廢四説、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道當公。核實之道當真。程品之道當正。此法既定、皇上亟勅該部速發單於九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以其所知履歷梗槩、載于單。刻期而類于長。以

遞于部。彙而類焉。
皇上又勅該部以其既彙而類者、如考選例、仍發單於九
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具所真知者、邪正
清濁之辨、才品偏全之等、確註數語、無涉含糊、明註姓名、
刻期而類于長、以遞于部、該部參伍而酌定焉、門戶方隅、
一掃淨盡、一事之善、不得終身藉之以為資、一事之瑕、亦
不得終身指之以為累。其才品兼全者上也、有品實光明
而才不長於剸割者次也、有才堪盤錯而迹類揮霍者次
也、照懸若水、衆定如山、簡明彙奏、將次第而內外用之、若
諸臣既用、奉職無狀、

國家自有考功之法在既定起廢之案又有起廢之法諸

臣去　國之故以及久暫甘苦之數差數懸矣日者緊起

清卿畧無位置臣以爲有當以原官起者有當以原官改

者有當以原官起而陞者有當以特擢而起拔者試而後

用又用而再試是以起廢之中寓甄別考課之法賢者待

以不次平常者冊以年勞不亦人心允服而議論可省耶

遣營繕郎王惟光吳之甲督造　惠桂二王府

起濮中玉南驗封郎

武選司鄒嘉遇督理清黃

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歸

三十三　二月二

政四要

禮科汪慶伯、敬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固邦本。一恤忠義。一重督學。

職掌專文章、切惟考試、曰嚴、曰公、曰明、尚難確據、只有勤惰賢否可按、耳竊以爲有三反焉、外吏豔文衡爲清華、非員學行之望者、不得與之、而科塲一竣、桃李已收、輒口賣勞怨、卸扣惟恐不速、一反也、歲考未週、不得遷轉、不知幾經申飭、何郡邑多十年未經歲考、生員或累考未易宗師、一反也、歲考例嚴、雖遊學真病、不免督赴、而彙考畏卷多、則嚴絕莫肯假借、三反也、有此三反是以劣生囂橫于膠庠、孤寒畏足于棘闈、即有雄文焉才、亦務結納鑽刺、女之之不貞、姆導之矣、今當龍飛之初、宜廣薪櫫之路、乞嚴勅以後省直督學完歲科兩考、方許陞遷、如資俸已過、嚴量爲加銜、恍服着聲、優以內轉、期于功令畫一

可憂

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曰宮禁漸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

疆漸壞。一日職掌漸失。一日宦官漸盛。一日人心漸絕

禮部請

旨定點八月省直典試官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一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敢故縱家人罔騙、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相奉差同事、忍默不言、當重處

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賈繼春

兵科明時舉奏言 臣 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卷七五 三十四 二月二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
巽命而其要在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慎始五要勤經筵以慎養德之始
頻
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假之始崇節儉以慎
裕 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此疏甲公

史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竊惟言因人而有者也人以
言而起者也言忌盡而是言第患其不盡今日之言亦說
盡矣言忌異而此言又第患其不異今日之言亦甚異矣
盡之極則更無他說可以省他年之煩囂異之極則從異

得同可以折目前之是案速爲覆結將在玆矣試思今日
之議謂何原以起用也非考察也察則主于索垢大糾之
後猶有拾遺而起用之事乃遺詔之
恩光也九京已碧之血猶欲洗發以琬琰之章支離不起
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羽毛倘能服
一行起
官寧容叢挫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一則當行以慰
蓋此起廢之君子人品不同本末各異要之皆
先帝朝舊臣也譬之祖父之舊器已經棄置然有全者有
渺者有瑕瑜半者未至破裂皆爲可用譬之祖父之舊衣
已擲不用然有修者有短者有調不協時者有第非藍縷皆

卷三十五

三十五 二月四

次观大

可爲佩，不然而以榮典爲黜法。假收羅爲陶汰，彼當年有不愛爵而愛鼎者，挑鱗且不忌，寧爲今日逐人？少時亦有不肯捧職業而捧官者，軒組且相忘，何取老大風光指點一出。薦之反以置之，亦可惜矣。故今日可用者則用之，不用者存而不論。庶山林之性命不驚，久放之飲啄自如。隱士無陽九之劫，盛世存忠厚之道，斯爲得也。次則當觀其大凡人服官、藏拙甚易，觀望猶多，誰肯挺身出一議做一事？則胆力可佳，品格可重。今欲從數十年後衡數十年前局面，已自時勢不同。不履其地，難通其地之所宜，爲不推其心，難測其心之所宜設。故吹毛之論不必有，畏後之議

三核真

不必真。果大節可觀。則收錄不置。三。則宜核其真。凡天下補浴之才。撤揭之品。固可以定大難決大疑。即潰中斷木亦有用處。吉光片毫。可想文彩。惟是黎丘之子。面龐終是不真。叔敖衣冠。傀儡竊爲榔揄。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今國家多事。用才爲上。人各言材。得真爲要矣。四。則防其過

四防過

凡器以盛水。水平則正。始忌其欹。而之傾也。而正之。既還矣。乃更思其前欹也。而重之以力。則不覺又欹矣。昔時之虧欠。乃獲今日善果。今日之報答。須問夙日原因。龍天擁日之手。難免後人有議。呼風起霧之時。豈知公道終明。第石火夢身。舊帳已是冰山。而泡影鷗浮。新籌曷思鐵板。寧

五權用

疏滯

再四而圖，勿一跌過去。人無不起，似爲非法，事成極重。又豈善策，故必提衡以平，則人心妥當，非調停也，矯枉勿過，則仇者亦安，非騎墻也。五則當權其用，當先定其可用之處。後起其可用之人，列御可借也。建牙可用也。即不然，雅望可以鎮紛，何必假重畱曹？力量尚堪仔肩，何妨佐總藩臬。如必皆是京堂，九列幾何？節鉞幾何？揆資等于揆貢，守官幾于守歲，李廣不封，馮唐空老，不惟人材鬱而不通，而不若一丘一壑。故吾嘗在改極何爲哉？如是則起用庶不虛矣。然而猶有說焉，共此官聯，前途有壅塞之形，誰能排闥而直上？果腹無分升

義，寧能強進而嘗鼎，則滯不可

清鈇

不疏也成功不退蔡澤直傾應候逐日不休誇父亦必渴死矧以久曠之身長妨賢路鷄肋不肯輕抛腐鼠猶以自嚇則鈇不可不清也合于兩京及各省兩司不到任者即嚴查速催仍罰其俸而不能來者即予致以遂其高再不容

朝廷之上有此不明白之人庶起用有着落而用一人得一人之益此猶勢之不容緩者也

錦衣衛奉

聖旨張道安頂充驚擾朝儀着拿送鎮撫司着實打問卑保王英俞安催倩蘇萬春不行箚察都着法司提問

十三日
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甫畢、突有直駕較尉闖出西班
之前、喊稱保
駕來遲、主公宥罪二語者再、隨該錦衣衛員役奉
旨拿出、身邊搜出木牌一面、前書關張劉備孔明先生、
與夫唐太宗李靖四輩五輦、趙太祖劉伯溫等語、背書
遼東一處亂、與夫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法等
語、又手持揭帖一扎、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求二里七家
民張道安、四十四歲、與夫赤心報
國老祖偉流、恐
君不信、襲帖為照等語、供係本日侵晨有不知姓名人
將　駕衣執事、與我代伊直
駕、貌似顛狂、語無倫次、見在該衙羈審間、該糾儀御史
李九官、高弘圖等、看得張道安語言支吾、神情變幻、腰
懸木牌、悉怨謬不經之句、口稱　聖欽、犯震驚無赦之
條、至于錦衣衛掌印官駱思恭、濫膺金吾之篆、罔恩
玉陛之嚴、較尉何役也、而可容以次身
駕衣何服也、而可令其私授、將謂分轄之有人、要知統
攝之何事、當是平日之故縱、難委臨時之不知、倘屬奸
細不逞之徒、階之為厲、誰執其咎、未光茲

天顏咫尺之地，固不可與
寶寧門所獲之潘文成同日而語也。總乞
勅下法司，嚴
加細鞫

臣明條達
識先慮遠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變，為今日持議之衡。疏曰。
臣嘗縱觀往昔
沖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常恨其時不得一挺立不
同之臣，為斬其藤攫，破其成心，以至君子小人，兩歸于盡
如有宋熙寧紹聖故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倘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
君父，而猶習涎取吐，甘負 明時。臣之大罪，孰過于此。故
臣不敢以時之所喜道者為獻，而願平心為我

卷之五

三十八 二月

皇上陳之 臣 聞
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于光明正大之途
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起于紛紜幽隱之路一出
光明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拆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意度播
闘轉深此于老成之
主猶恐熒惑矧當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幼冲之年顧可潛滋暗伏以貽後來不了之局面哉
臣 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 朝者
豈曰無君子而惟一概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

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臯康丕揚等而爲之首
雖有善謏者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襍以小人則大（謂李三才）貪之淮撫可
保極險之銓（謂王國）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
徐縉芳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謏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
壬子癸丑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襍
以小人則學士差可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
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穽時則有丹詩敎趙興邦等
而爲之首雖有善謏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
小人之接度即有一翻小人之現身有一翻小人之種毒

卷之五

三十九　二月八

即有一輩小人之罪案計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揜豈不欲一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便投纏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不計後來之破敗惟一時尚之題目據爲眼下之靈符苟有不合于時者輒擧而入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皆亂爭先取怜勢在浙輔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前後不同柔猫不一而要其根器貪庸識力汙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夫此數

擲諸人。方其患得之時。車可塡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朝。華盡焰冷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蛛繩。不身死于賊行辱人即魂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陛下、衆正齊登。華門之光景漸開。啓事之揄揚幾遍。臣謂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願欲借往事爲衡者。非謂今日遽有已甚之事。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慮其萌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

用者直捷了當無嫌旁摘如必借此爲題牽相濫引若積
橫之貪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兇之醜類尚留春夢千寒
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彙升反開
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又以移 宮一案言之九
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
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
召用於他日在台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 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使
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筵者復來事外之

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滋蔓此又 臣 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夫 臣 以四虛獨立之蹇旁觀冷覷早已有此二慮面况一涉有心之人遇爲幻影之揣牽連纏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其見尚未到此臣 同官張愼言之疏一則爲用人而發而曰恐墮前人之舊窠一則爲漣與繼春發而曰恐開後日之爭端 旨哉斯言實與 臣 合 臣 今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非眞才眞品毋容夾襍以同升 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冤毋輕出言以佐鬪 國家畢竟以遼事爲第一緊着當共圖殺賊毋自

起室内之式。今日畢竟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爾 主毋徒爲將順之節。胸中
淨撤筆底空明。此 臣 于同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
平言
又 請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語偶歧。正可爲參互之籍。
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情。盡可置
之説夢。即金錢之影子。亦不必留之筆端。一掃虛疑各歸
坦蕩。此 臣 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 更
廣言
請廣言以告諸臣曰。時本無事。毋以爲意外之張皇。用既
獲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彌
長。臣 即不暇遠引。即以今人自況。亦有夾川孤忠。間其家

居緘口不言 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成拔萃直聲動天下者。而習其貌。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法（賢足爲師法）諸臣竿頭更進。豈止護此爲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限人于故步此 臣 於用未用諸 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 需次三冬靜觀頗定、姑未暇及他端、而以此清淨簡淡之說進。臣 非不知 臣 言一出。必謂 臣 何慮之太早而不知外臣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壞。信如 臣 說。則公道事伸。無憂間沮。仕路甚廣。何懼旁撓。可保諸臣一生收正人之譽 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聖明而消弊俗不識宇宙間一大快暢事也哉 臣 言及此

卷之五

四十二 二月十一

臣不忍當此

英主中興之日羣工師濟

明旨如流爲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復爾

相負將前此諸臣猶可借

皇祖之靜攝爲百事藏拙之門今日　臣等又復何所借以

諉過于我

皇上哉　臣爲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仰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爲其真志願須圖其

名言正論

人　臣之欲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速辠　臣之愚明示諸臣開心定氣細味　臣言脫有以

臣言爲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説。今更進一言以加于臣説

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口而論也。

追甸于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李瑾唐世濟朱世宗、巡撫應天、南贛、廣西、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皇城守衛朝儀禁杖、及京城内巡徼事、具載職掌通

来怠玩相習、屢致疎虞、兵部都察院并緝事衙門、督率巡

緝巡視官、嚴行申飭盜賊奸細、左道妖言、即便拿究、遊手

無藉、潜住異邑之人、不時驅逐、地方鄰佑、容隱不舉的、一

卷之五　四十三　二月十二

併究治、其錦衣衛侍衛旂尉各門守衛軍役、清查一隱占僱、
覽頂冒諸弊、一體舉行、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非輕、該部尚書官、請
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着力疾視事、侍
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着他出
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侍郎兵部
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朝儀直駕、侍衛巡察、該衛職有專司、近來因循縱玩

旗尉人役、漫無稽查、致有僱替諸弊、今後務嚴查正身姓
名籍貫清冊、各管領官比較認熟、臨期簡點驗明方
許給牌執役、至于車駕出入警蹕倍宜嚴整、扈從器械員
役、依次隨導、不得錯雜擁遮、其原隸該衛領役旗衛人等
若干、向多奏討隱占、如違者一體參究、如諭奉行

司禮監傳奉

聖諭、淨身男子擅自擁擠禁門、着巡捕提督官軍嚴行驅
逐、即赴該城報名聽選、　又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數選收、尚未完數、乃
敢逞兇持刀、擅行擁擠禁門、毆打巡役、着京營城捕廠衛

旨　　四十四　二月十三

衙門即將爲首拿獲具奏、不許容縱、還着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遴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即赴該城報名聽選、不許頂替攙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里、不許仍前故縱、其拿獲見惡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府、
沈振龍升東廠司員外、
海運遭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修明禮樂 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

一日、樂章宜正。臣伏讀
列宗樂章、悉出
世宗御製、獨祭孔子、一日大哉宣聖、一日維持王化、似
非洙泗本色、然簡之皆元人沿襲之歌也、夫以堂堂
天朝、而用元人之沿襲以祭、不亦輕
朝廷爲當世之士耶、況元史所載顏曾思孟、各有八句
歌一章、而我
朝一切刪去、以致八句之詞、不能終一獻之禮、樂舞生
復將八句重歌一遍、以俟獻官之事、竣成何聲律、此樂
章所當改訂者也、一日樂音宜審。臣稽 列帝諭神
樂之觀、詳哉其言之矣、故定選樂舞生千餘名、
賜之饔餼、貽之淨衣、披之袍帶、典何鄭重、今跡混道流、
不按節奏歌舞高下、一片道腔、竊恐依樣之衆難側清
廟之中、異端之聲不入杏壇之耳、以後必會按宮商角
徵羽、半商半羽七音以合於六律六呂之節、春夏秋冬
之序、夫然後高下有則輕重有法、抑揚不忒其度、庶幾
哉
祖考來格、

卷之五

四十五 二月十四

羣后德讓鳳儀獸舞而四表來王矣誰謂聲音不關於
治道哉此樂音所當肇正者也一曰八音宜備臣伏觀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備矣乃金石竹匏土木之器
具在獨絲屬琴瑟袖手而觀革屬搏拊信手而拍三樂
廢弛臣甚耻之查得先臣禮部尚書韓邦奇河南懷慶
府鄭府世子載堉等註爲樂書琴瑟有譜搏拊有法以
及圜丘方澤廟享房中無不具備章章可考若按法而
調亦非難事試令協律郎纂潛心學習排探合局考擊
中度豈不足彰
國家全盛之樂此八音所當修備者也一曰舞位宜定
臣伏讀大經所載鍾磬琴瑟陳列堂上于戚羽籥陳列
堂下自創樂以來未之改也臣每祭先期於太和殿簷
樂歌聲在上舞容在下似若可觀及奉
命祭太歲之神樂舞生列于殿內歲暮大祫樂舞生列
于殿外孟春時享樂舞生列于殿內致祭孔子樂舞生
列于殿外夫一樂舞生也候而殿內又候而殿外何其
無特操耶間之樂舞生則曰舊規間之左右則曰因仍
已久竊思舞生在內是于羽可混于堂上所稱舞于兩
階者謂何此舞位所當齊一者也一曰香蠟宜慎臣竊
謂

星上之視天地猶祖宗也視祖宗猶天地也
均爲大祀之首原無彼此之別今
皇上南郊祀天則眞香蠟炬出自宮中于時享則否
豈享庿享親可懸殊觀耶目是香蠟也有官編之有官
驗之有官收之有官發之致使香味不馨蠟多紙偏褻
賚 神明莫此爲甚以後香燭于時享先期照依南郊
事例宮中發出眞香九炷蠟炬九對其餘仍于本寺備
辦更加 天語分付驗收官員務要眞實精美毋濫收
低偏以致怨恫此香蠟所當恪愼者也一日封號宜重
臣伏覲漢壽亭侯精忠空今古節義震乾坤
太祖建廟于雞鳴山南
成祖建廟于宛平縣東本寺出香帛等物歲時致祭至
成化十三年奉
勅重建屹然宸居之北永作臣民之瞻 列聖相承崇
奉一念臣于本年正月親詣本廟內標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遠鎭天尊關聖帝君冠冕俱係帝服然本寺職掌
初無遇也如訛傳勅封自有三尺備果係
皇祖加恩不姑命閣臣撰制容本寺先行改正然後通
行天下是亦表揚忠義之典此封號所當考核者也
曰祫祭宜詳臣伏覩 列聖佐食于 太廟蓋謂膺——

卷之五

四十六

二月十五

代　帝王之統享萬年黍稷之馨者也若
建文皇帝獨無四年天下乎
恭仁康情景皇獨無七年天下乎雖曰削奪護銜頓志
桐封之情罪錮韋綸全無手足之義然　帝王世系止
論統業且親叔與姪親兄與弟又何必追究之深也先
全山　陵寢十日之前遣官致祭
列宗明旨如新而建文事讀着附載于正史奉有
神宗明旨安　于列祖會聚之日今二帝獨廟山邈無
座位不聆鐘磬之音不享杯酒之獻耶此祫祭所當周
詳者也一曰祧廟宜議。臣伏覩
膚宗之入　太廟也
世宗册寶于先歌享于後既已竭盡誠孝無餘力矣凡
爲子孫臣慶寧敢復有他說顧我
皇上之于　膚宗則　高祖之　父也于　世宗則
高祖也而　膚宗之于　蓋宗則父子也我　世宗之
于　蓋宗則祖孫也以
皇上而視　膚宗則逮矣以　膚宗而視　蓋宗則逝
矣仰體先帝之意曲盡達孝之權俟　光宗發引昇
廟之時或從舊祧或從新議此雖一時通變賚愜父子
之深情全祖孫之切念也四海黎獻滿朝百官同此加

額上視、而同官少卿李瓘亦極爲愉快、次丑芝行官、朝
夕上膳、而 廚宗尊崇又非弄當可比者在也、在
世宗則爲孝子、以恩事親、在
皇上則爲仁人、以義率 祖、道贊相成、此祧廟所當慎
議者也、一曰親屬宜祧、臣伏覲太廟東廡、諸王侑享、則
壽春王妃劉氏爲一壇、霍丘王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
妃趙氏南昌王爲一壇、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康氏
臨淮王妃劉氏爲一壇、寶應王大安王來安王英山王
山陽王昭信王爲一壇、洪武二年定東廡八位、西廡八
位、稱壽春爲
皇伯考、霍丘等七王爲皇兄、寶應等七王爲皇姪、及至
英廟時、壽春霍丘七王爲
皇高伯祖考、資應以下爲
皇曾伯祖考、世次不合、舛謬猶甚、萬曆七年、改稱本爵
而樂舞生往往以黃紙貼祝牌、祭果則去、是十五王之
宜祧也、蓋已在祝牌撤紙之時矣、臣考
祖制無親王祔享之儀、倘念
太祖親親之、情則祧祭可預、如謂 祖制不敢議更、則
德祖 懿祖 熙祖諸祖、當不宜祧矣、此親屬所當酌
祧者也、一曰廡位宜賓、臣謂十王宜祧、而 東廡定矣

西廡嘉靖七年中允廖道南議將姚廣孝移祀大興隆
寺外獨有祀文臣誠意伯劉基一人而已夫我　明重
熙累洽二百五十餘年獨一文臣從祀寧不令英雄短
氣哉臣嘗爲之謨日守成　列帝名有廟祀未必皆劍
業也清正文臣宜應從祀不必皆武臣也時非干戈身
無介胄寧無魏徵李沐司馬光其人乎漢唐暨宋在祖
廟中皆有文臣從祀而我　朝何獨不然也先臣楊士
奇楊溥楊榮巍然臣望若于謙薛瑄王守仁可以顧祠
可以從孔廟獨不可人廡廟耶若開闢疆啟土之功則
李化龍播州七百里回樂松山五百里或亦汗馬功也
文官符不許封公侯耳原未嘗存從祀之禁也會議先
臣以實東廡以挽泄皆之於亦足以鼓舞臣工此廡位
所當議賓者也臣竊謂禮樂凋敝不止十款姑以臣所
親見者敷奏耳曾與國子監司業成基命其講求之見
其類宮禮樂一書議孔廟禮樂彬彬乎足觀秩秩乎可
聽也查之則爲見任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所撰合
將此官調改禮部錄類宮以議
太廟之禮樂又錄　太廟之禮樂以議　郊社之禮與
將考許有人而俎豆生色要非臣下之所敢必也伏候
聖哉

贈　楨太子少保廕一子八監
戶部總報漕運到遼
上命紀錄勞事諸臣待事平優叙
舉經筵頒賜羣臣有差
頒天啓錢式
兵科蕭基奏謀臣測
廟筭宜周疏曰臣見五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眞夷畀職阻攔賀總兵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眞夷賀總兵放進收留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眞夷并黃把都兒索我投降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恠哉此收降夷也

卷之五　四八　二月十七

四疑五慮
六問是密
心違事者

何其輕也。反覆思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六。何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米貴，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方覺困餒，聞經 臣 懸招撫之令，奴騎兩月絕踪境上，而西夷降者屬至，豈蜂擁鼠突之衆，盡鵠形鶴膝之儔，保無借徑假道者乎，其可疑者一也。夷虜居依草野，生啖腥膻，不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許車輛，如許牛羊，何不住牧彼方，今乃遠來投我，其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五六千，牛馬車輛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冥冥悄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蹤之，勢所必至，而昔胡寂寂，今乃猖猖，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蹄齧

跳梁、莫可禦止、今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
進之、又帖然奉
命、是何其從容向化、緝讓輸誠、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可
疑矣、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來也原無固志、
其住也、咸有異心、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聚之極易。散
之極難。狼顧而驚、烏合而起、蕭墻兵、越肘腋、甲兵、其可慮
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恣其饕餮、須人人給賞、日日
支糧、畢餉尚爾告虧、枵腹何時得飽、況其投降數日、或張
百以成千、若源源而來、安能頻頻而應、是乃借錢供賊、剜
肉補瘡、其可慮者二也。關市之間、四達之地、居民之所出

卷之五

四九 二月十八

入、商賈之所經營、驛使之所往來、錢糧之所輸運、萬一降夷勃跳、撓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冲決、其可慮者三也。方今間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奴酋奸細、因而竄入其中、多方偵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報云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稟帖云與你要說箇果斷、虎方伏、激之使怒、火未崇燎、之使燃、恐樹怨即在于樹恩、而所得難償其所失、倘其耀兵沐馬、不却不前、借此釁端索我重賄、使我成謀撓亂、措置張皇、欲進討奴酋、又恐西虜之躡其後、欲安排降虜、又畏奴酋之襲其虛、進退兩難、腹背受敵、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者正爲可慮、可慮者正在

可疑。欲認為真。而萬一或偽。欲認為偽萬一或真。將欲阻之則降夷必有鹿不擇音之虞。將欲收之。則西虜必有盜憎主人之釁。

廟堂而懸斷邊鄙之事。局外而遙握局內之籌。固知有所不能也。則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真心投奔否。囬鄉陳友良果可信否。據去萬田等官馬三匹將三役赤身放囬。餘外再無擄掠否。見在市口外住着等候。果無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景。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方法。能必無匿奸乎。能必無擾動乎。能剖黃把都兒之伙

卷之五

五十 二月十九

命使不怨恨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來委四千金于金台什之女，固是權計，然聞有狡弁王獻詐許歲輸如例者。聞我往諭而酋覊留我使張汝覲者，聞酋責諾而我覊留酋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戎心。餌之、其望難繼；違之、其釁必潰。若此所傳王獻張汝覲等道路所傳，一切匿不以報，虛虛賁賁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降夷也，如何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賢果能時其饑飽，銷其怨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光榮世賢果一德一心乎。如其措置妥當，則當敘彼中招納之功。倘或尚欠商量，則當採衆口僉同之議，此當問之經畧督

撫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廟堂之上邊塞夷情變態固當耳聞目記况山海遼陽亦
不甚遠健兒雄卒亦不乏人遼塞既可以飛騎而到長安
長安豈不能飛騎而馳遼塞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
彼緝探厚其廩餼限以日期得彼眞形據實回報因可以
博採羣議仰贊
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握
主持之權最與經臣聯絡血脈無使隔碍以茲危邊如焚
之際應否宜儲材以待用不宜局嶺以自隘應否宜錄大
而畧短不宜苛責以求備經臣塞外重寄應否宜聽其便

宜無掣肘以開諉謝之門寬着地步明爲責成所當問之部院者也趙充國之制羌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畧今不得的見彼中之局段而預爲不必然之慮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固爲隔靴搔癢若夫任議無成畫本末無定計

廟堂諉之邊鄙邊鄙諉之廟堂不幾畫餅以充饑哉不知計當何日決遼當何時平也此臣所以設爲問之之法也

關係甚大不可不究

草場火

御史周宗建上言竊覩東奴發難以來兩度調兵三番易

責相臣正極大疏無此快

帥。疲竭天下，困弊中原。干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片土半沒腥膻。三年于茲，茫無成筭。臣以爲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特簡楊鎬，錫之　尚方，十萬之師，徵集塞下，誠於此時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鐵嶺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國者漫無定見，徒使暗濁卑流，呶呶出議，而輔臣因以爲票擬之準，鎬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鋭俱亡，則宰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且掣還。此時惟有備關元，聯絡北關，爲攻守計。此又一定着。

也、而當　國者、優漫無定見所票
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推戴一紈袴之李如楨、
劉國縉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
陷、屬夷渝亾、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於
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
廷弼乃決計自強、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
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入、獨以大爲
得着、而閱視一遣、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遽
興、當國者優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
定算、則又宰臣之無識悞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

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胆志，多其峻防，守廷弼已效之規，絕奴賊中土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破撫城自守之譏，洗明廷弼孤忿不平之氣，持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使奴易心，布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者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聞一料理，人言兵十八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有入犯一報，奴已浸浸蕩

上國矣，於此尚不急一布置，而猶縱容迂緩，爲太平宰相

是年

象

卷之五

五三 二月二十二

之見。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惟有如前歲之早閉九門而
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 臣 聞宰相上
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昭見天下之大勢而屹
然持之始成爲眞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固曉然易見
矣、一同之地、戰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俺酋、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李酋
搊酋、僅據彈丸。其力有盡、其勢易衰也。彼以新銳之强悤
蓄饒之地、情熟叛臣、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

不信也即使令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即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也即令現兵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犬奴之勸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了示經臣以保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廷粥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爲勝着則雖盈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之爲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着則雖高談介子傳論終軍日賈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 國之遠識非諸

方成大識 力

卷三五

五十四 二月二十三

曹小臣所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即不能出于犂
庭之上策猶不失為綢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襍
倏而奴退遽言進取倏而奴來便思退避嘗使繼龍及在
奴手而進退我全無可據不幾為趙宋之覆轍也哉臣請
輔臣自今以往須先知平章軍　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
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猷使全遼形勢嘗悉于胸中即局
外紛如誰得而亂吾之謀使海內人才素知于平昔即衆
言互異誰得而熒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于思筭即道
旁張議誰得而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外並
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萬

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節議之多，至于九百萬者，可細為之簡汰也。以言用人，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晰牛毛，涂宗濬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拗入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米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識也，誠能具此識，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臣所以輔

新主於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今日能主張邊事，安穩無虞，即他有闕遺，可從寬略，畢竟為

卷七五　　五十五二月二十四

天啓朝之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遼事復蹈舊日之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即使一批一對事事惱人一身一家件件清謹要亦爲相譜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臥薪嘗胆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有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澶淵之覲奏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數紮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正之靈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餘年之殷實 國家當大艱大難之日不復大臣決策而欲依違築舍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至害僨而貽 宗社之憂哉 臣忠心所激義不忍默然不欲

繩相臣以難為。而獨規相臣以定識相臣識定而遼事安

矣。相臣不任誰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顧

皇上早 勅二輔急圖遼事。毋再迂回。毋再推諉。知 臣罪

臣 不計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閫外機宜、仍當參求畫一

遠所奏裁定兵餉、固守峻防以待奴酋悔禍、及薦舉熊廷

弼着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等監復陵軍啓釁事、奉

聖旨陵軍管轄已有旨、着遵舊制、如何輒議紛更、該部便

卷之五

五十六二月二十五

且後良梓竟以訐事被處海內冤之

查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赴營操等事、從重參處、其營路
軍起釁根因、一併查參具奏、

昌陵兵備道項良梓謹揭、為逆監轄換支吾欺
君蔑法、直揭以破奸謀、以申紀法、以明職掌事、照得東
虜震鄰、勢如破竹、武備在在單弱、臣痛心久、自任永平
時、毅然整飭、恒約鄉士夫、及城操壯快、書吏鄉民、每月
三令、躬親校射、設處鼓舞、恨不一當得自效、盡釐積玩
而振刷之、幸蒙
聖明不棄葑菲、拔置昌鎮、奉　勅整飭昌平等處兵備
丿長陵等九衙、專一揀練人馬、政臣教犬馬以報知遇
之日也、抵任之初、即值陵監鼓衆挾賞之後、深恨横撰
縱恣、置軍於悍、一向出示嚴諭、肅以三尺、一面通行申
飭、如營路、如陵軍、督令本管查正身、清隱占、外此亦常
行文移、亦不敢便謂盡心所事也、不謂觸諸監等張等
所忌、上疏揑臣直迫赴營操練臕臟、取　旨挾賞者、未
正　國法、清查挾賞者、欲行查參、臣巳具揭備陳始末
靜聽部覆、又見司禮監查疏、奉　旨下刑部擬罪、知
聖明巳有朗鑑、法司自有憲斷、即以小豎塞責、亦姑聽

之不復多費乃該監見蔡都掌科疏中廢軍大千餘名
該監關五百餘名此五千五百餘名豈歸爲有且彼之
慮查者隱借虛旨備潤私家之囊囊須門一針洞見幽
隱此筆日禁心慘自知奸情單處無所逃罪矣亟亟馬
再疏強糧斯周滿稽循可訖異請就其言而折之前疏
陵軍止五百名今何以開一千二十入名此外何以又
有四枝大百二十名此外何以又有巡山巡邏隸工都
廢費督其軍漫無數目陵軍有 神宮監軍有 找軍
有巡山巡邏 九陵提督所輔單皆陵單也挪東擁西
匿多就募已厲通詞而云分班上直奉何
明旨向來月餉並無軍冊點散有何待支故事豈上班
者領月餉而下班者不領月餉耶豈五百名軍如此之
少而挾賞銀兩乃至一萬二千四百之多耶奉 旨邊
單每名二兩今除五百名應挾過銀一千兩其餘一萬
一千餘金入何囊中應急追還 皇帑今備查得挾賞
陵單卜監各項軍士四千三百九十九名又看守 壽
宮單人大百名又 天壽山守備下坎操單九百四十
五名又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六千二百四名共挾
過賞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孰爲權據孰爲疑似一指
陣天該監何殖寔一至此也最可恨者挾賞則召募市

卷之五

五十七 二月

劉三啃有諸文君在國治陵可口禦犯荊軟援伍根、
尚天好臣鹽吾之前雖及寢鑾失之矣同也門書坐
忠也。謀錄所之罪疏犯臣計令律看庚掠況燦空地
等疏且票為罪在未究亦獨守贓籍戊昌山服冒指
人未不腰未兩令行鋒何不護入撥之平後逃潞使
人猶可牌見者疏操亦益自無口京變至無而錢凌
共辨測而馬將改練所成為人直營醜焚搞不糧襟
見鄭臣強而何五而弗敗計啃至二虜　逼使而使
供小等領給餅百稱恤之耶探太大至長近行不臣
有四前軍馬以名立法數此無監營抵陵虜是可而
地等捐餉票解而迫紀哉時人所防東　火走查不
名、上一馬錄若為操陵臣寸一居守山獻囊狄要許
自詞官糧未必數練吏一碟有上紅口景者起英問
有夫夫　見欲千應已脛該疏廠門　二土于又領
主陳不陵軍臣名服極熱監虞盡恭陵陵木　妄的
名二敢上而悠又以無血寧該被陳軍仍之輩稱則
特等為不給悠應說端惟足監擒燦無出變下舊持
候俱　容事忽坐謊捏有贖飯掠把一居虜而制帖
已朝一腰忽以欺奏矢罪不矣守人庸入差先張
卄拿廷軍牌任展　至心即為前東執關自胡事討
示獲壞巡未透轉　再報稿　車山捉役紫接阻籍

未究審且慕
聖明日月之下犬奮乾剛、張遊忠等原係倡亂戎首伏
斧鑕之不暇而尚敢嘵嘵、瀆奏為也、若牌行署備查點
名軍統領出哨、撥出是否立迫赴營操練、令改以迫赴
營據為迫赴出哨、理屈詞窮、肺肝立見、原牌具在令各
軍細數附錄于左、為此具揭、須至揭者
一原牌行署
天壽山守備乃原任坐營張福安道衙為軍務事竊照
得　皇陵後背逼近虜巢、且樹木森密、夷狄易于竊伏
陵寢重地、深可隱憂、查有巡山等軍、向無專官統轄巡
邏總屬虛名、合行委官督率、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
即將護守各　陵、並巡山各項軍士、遂名查點、真正本
軍日逐統領出哨、搜山、自東至西、週而復始、遇有賊夷
即便相機截殺、一面飛報本道、速撥標兵應援、務保萬
全如各軍不遵約束、及冒名頂替者、即拿解本道以
法細折、先將查點過各項軍士花名造報查考
一陵軍細數、
長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三十七名、巡山軍四十二名、巡邏軍
七十七名、夜不收軍七十七名、黃土軍四十三名、行宮

卷之五

五十八 二月二十七

軍十六名、天橋軍十三名、把故軍二十名、本戶軍一名、

獻陵神宮監軍一百十二名巡山軍一百二十九名、巡邏軍四十六名、夜不收軍十九名、黃土軍七十八名、行宮軍二十四名、天橋軍十七名、御馬監軍一名、

景陵神宮監軍一百十一名巡山軍一百五十八名、巡邏軍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五十二名、黃土軍六十六名、行宮軍十名、天橋軍十一名、本戶軍一名、

裕陵神宮監軍一百十一名、巡山軍一百四十三名、巡邏軍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一十四名、黃土軍四十一名、行宮軍二十一名、天橋軍十四名、

茂陵神宮監軍士一百三十一名、巡山軍二十一名、巡邏軍四十四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五名、行宮軍三名、天橋軍三名、御女軍一名

康陵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六十二名、巡邏軍五十五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一名、行宮

軍十三名、天橋軍一十名、御馬監軍一名
承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十二名、巡山軍九十八名、巡邏軍四
十四名、悼陵軍一百名、夜不收軍四十名、行宮軍五十
四名、黃土軍七十名、天橋軍十四名、
昭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一名、行宮軍一百一十二名、巡
山軍九十九名、巡邏軍九十九名、黃土軍二百九十名、
夜不收軍一百名、朝房看料軍四十名、李貴妃墳軍士
二百名、金錢山軍士三百名、御女、軍一名
定陵奉旨暫撥營軍看守、軍士馮禽愛等六百名、原係
內監統轄赤隨陵軍挾賞領訖、又天壽山守備下城操
軍士九百四十五名、并九衛軍士二百六十名、俱係九
衛額軍亦隨陵軍挾賞領訖、以上共軍六千二百四名
挾賞過銀一萬二千四百零入兩、為此附揭須至揭者

日暈

二月初三日、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甚為
閃爍、倏然如玉環、其大貫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
南、東北兩傍各有形如日、但其色道慘淡、如月之在籠

卷之五

五十八 二月

得來展多

忠肝義膽
深謀遠慮
筆下通靈

月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數丈許，其光彩青紅，如平常虹狀，似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同知段展呈，看得日暈純淌

君象也，宜清明，不宜陰晦，日有暈已失常，夫猶日經見耳，至層層異常形狀，實從來不經見者，卑職未習天文，不敢妄擬休咎，但遼左大兵屯集，殲滅奴酋，正在此時。且兵馬單弱，糧草匱乏，恐不能得志，亦在此時。天以此象告，恐不可不深爲謀求耳。寧海道何廷魁申

丈，看得

天象示異，有兆必先，變不虛生，日光爲巨，近據同鄉口報：奴酋自入春以來，修理器械，餵養馬匹，其思逞于草青膘壯之日，業有其兆矣。況聞奴將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或畏我進兵爲防守之策也，或并力撫順爲傾巢之來也，彼以乏食而甘爲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奇，借火器于近邊，未必湊手，調家丁于九塞，尚遠卯關，兼以三月欠糧之軍，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糧料之支持，幾賣絲而糶穀，牛車之搜索，直踏澤而焚林，萬一餉道中絕，日不再食，是奴與寇俱敵國，內與外皆危機也。本道受事月餘，毫無裨補，察形見影，徒竊杞憂。除痛加修省，申飭城守樹令，道屬文武將吏嚴加

戒備外
遼東經畧袁應泰疏曰竊聞〻爲七辰之先故
天戒以日爲重且其位陽位也其象
君象也所以欽若著于虞廷庶徵陳于箕範精祲感召
理不容誣從來
明主良臣未有不因　天戒而增修德業但
皇上龍飛啓運如日方升　虔祀承祇根賢問道種種
嚴政兆億萬年無疆之休宜有光華之歌嬉美賡颺雖
天心仁愛亦安得以象先而臣邊吏也就邊事言今日
之爲憂方大如兵馬畢弱罷械空虛糧餉艱難將吏缺
乏而道酋磨牙裂皆豺虎正强堂堂
天朝無一可操爲勝算者昔敬壞以日食而憂招討之
策元亮以雲物而料吐蕃之變皆事前儆備一一不奏
宜道臣之衛徨驚懼而不能終日也顧荀卿有言從
天而頌之孰與制　天命而用之先儒亦謂
君相宜造命不當言命則夫轉災爲祥曷禍爲福是在
皇上之勵精與內外諸臣之協力而目與在濂文武吏
士自當枕戈嘗胆而不敢須刻尊虔者耳復楚莊宋景
霸主也尚能謹　天災退滯忞以克昌其國光
聖主一念祇德即是景星慶雲和風甘雨而何蒼蒼不

卷之五

六十二月

楊震襟
不消哉

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等議，得楊鎬李如楨所犯，楊鎬
合依臨敵失悞軍機者律。李如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
人心差快
爲敵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欺罔，覆軍喪地，貽禍至
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禮部上言二藩並建，奉
聖旨，惠王分封荊州，乃
皇宗惜民
仁若上下
皇祖成命，依議，於見在舊城營建，以免各宗移徙，工費浩
煩，該部酌議，協濟，毋致偏累一方。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時翰與同官王湛初共督陵工、翰私夫頭、嗔湛初覈實、
欺侮凌辱、湛初飲恨而沒、遺孤零仃、時論大爲不平、
兒覲藩貢馬。
撫諭西虜、
贈丙　任大學士于愼行秩、廕、
　御史汪泗論請。
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

卷之五

六十一二月二十一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秀水　沈國元述

閏二月乙亥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絲綸之出當平。兩時批票言官之旨、互有異同故也。牽制之文當決。一撩、一柄事互遲誤、有考成而無類報、有提催而無勾銷、積弛成廢、大宜振刷。宮府之法當一。謂中官既與事權、宜有稽攝、或如宋制隸閣臣、或聽考察于禮部、張捷熊德陽之議、當從也。政刑之明當速。指李維翰鄭之范等。保舉之法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之材當收。搜羅材武、不拘科目資格。起廢之法當核。補官之期當一。用、前此敘處諸臣、定以二年為期、至期赴部、便與請給憑赴任、亦不許坐家待選。文卷之刷宜嚴。宜嚴勅內外各衙門

凡係刑名錢穀等項、立有詳懸卷宗、便就該衙門內專責一官清理收藏、以待不時照例、無令吏胥得舞文弄法、其在內府每卷一宗、必令抄騰立案、以原卷送巡視衙門立庫房收掌之、隱匿者罪如律、廢職掌巨細年月終始若日星、御史照刷、不爲故事、而孤鼠出沒之奸、可執而問也。

御史江秉謙敬陳虛已奉公兩規、爲君莫先于虛已、而以篤學、勤政、聽言、爲大。爲臣莫先于奉公、而以格君、用人任事、爲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蕢奉

聖旨、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

朕未嘗責究、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報、大臣求退、小臣紛嚣、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

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辯

目無君父、况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

借逆揭爲攖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只

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將

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

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四塞、占

日有兵戰、人主憂、客兵傷蝗害穀、又日、猝兵圍邊城、有

卷之六　二八四月

異風雨、
則觧、
諭內閣傳兵部、
聖諭朕見今日偶然風塵大作、心甚兢惕、卿等可傳示兵
部行文、星夜馬上差人傳與九邊經畧督撫鎮巡等官、嚴
加防備、務保萬全、毋得踈忽、特諭卿等知之、
命本兵速議復關切邊務章奏、并申飭京城譏察防範
禮部奉
聖旨、風霾示儆、已諭該部申飭邊備、大小臣工、仍各恪勤
職業、共圖消弭、以副朕謹天戒至意、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欵、簡戎政之任、備邊疆之材、固山海

之防設薊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
遠哨探之役
荊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戶部主事陳國鎬上疏請旌表七世祖陳榮孝行。

按建寧府志有甌寧居民陳榮奉母竭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瘳禱祈罔効忽聞舌舐可愈日夜為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重明更壽十餘載又鄰火及廬勢甚危逼榮從外奔救抱母踰垣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淹沒無算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洲潮達岸卒遇其母扶之而歸螺洲官舫內郡守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沖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來

水火不能災其至人乎

三十六
三又二月

遽動天日予何知孝。惟一
飲一食不敢忘母而已。

大風霾、

初六日、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蔽天、占
曰、徵日風從陽徵方來、大旱、有邊急有兵喪、又曰、工土
興、食物貴、一日有火
三日內有雨則災解

陝西總督張鶴鳴、工科都給事韋蕃、以黔事請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屢薦稱其勦苗事、已經彼處按臣
勘明到部、何不早復、以滋多議、章並下所司、
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未有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黨惡容奸、醜詆如今日者也

先皇帝以

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搆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爲上阱。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

張差挺擊之謀。庶幾着手。

九廟有靈。旋就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圍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所列、棗木棍、柏木等棍之兇器、打死小

卷七六　四又二月

爺穿有、吃有之逆詞、洞心、駴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人心。
請劍殺賊。謂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
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
難問官。首捏風癲以爲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望風旨、曲
意偏護、于緊關口詞七段、則脫漏不載也、投入黨內、改爲
教內、都頭改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
筆蹟、割蹟見在也、張差以手拍地、你們同謀做事、今事敗
不認、難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
不問也、千遮百蓋、惟求與風癲二字相肖。主事王之寀懼
爲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變處

察典既入貪緣
中旨追奪
誥命、主事李倖曾奉堂批、止參語于其轉官之日、聲言處
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憂死
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謫處、此之寀諸臣所由得罪奸儀之
本末也、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揑風癲漏招詞者有罪、而拚公憤
拚身命者何罪。即云之寀居官有議、胡不處于作令之時、
而李倖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酷敗者耶且是非不兩立功
罪不相準。之寀非、則張差是矣、之寀而當罪、則張差而當

卷 二大

五 又二片

賞矣、雖有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爲是、爲當賞、而何獨于之寀督過之深耶。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司者

先帝。

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張差、黨奸豎。九十年不御之朝

堂。一旦　召見羣臣。　面行撫慰。然則

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瘋癲二字。無所歸

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寀等耳。

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耀于光明、而

三臣去　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數大忠臣義士所以
歎嗟感憤而不平也。近者林居諸賢發单咨訪，而　臣謂之
宋三臣而外，不知誰爲壓卷。何者忠
君報　國之外無真人品。而貪廉寬猛之間。猶當十世宥。
且　臣　掌官張舊爲司寇，見在　都門，而逆犯供吐原詞，一
一具在。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查勘。張差原招口詞，有無在卷，當時經手
各官有無改竄，原招抵漏情節，王之宷李俸諸臣應否從
公勘　奏，者有無挾私處分，一言涉虛，臣甘受虛妄之罪。
倘之宷等爲法受惡，果出非辜，亦當破格

旨　大

大　又月

立賜擢用、以爲人臣忘身殉　國之勳、若傍撓有人終從禁錮、此種公案亦須洗刷明白、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岩穴、亦無怨恨矣。臣查之寀作令清苑、亦廉平即大受一時屈處、豈足深惜、而臣諄諄言之者、非爲三臣也、爲

先帝也、爲當時釁起　宮中、舉　朝袖手而三臣奮不顧身抗疏奮筆、猶能少存公道也。若區區一官、三臣自甘之日業已棄却。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寀本無罪。而諸臣强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强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然則爲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

隆慶三年題准行取歲一舉行

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賀之臣初入班行內不知忌諱伏

惟

陛下垂察焉奉

聖旨前事已明追存没各官着該部恩詔例召用恤錄

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疏曰切惟

國家行取之典嘉隆以前日期不定人數不定資格不定

自隆慶三年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　題本部復准以後

行取歲一舉行則制自此定矣

神廟初何嘗不每年行取迨至二十年後遂慎重斯舉考

選之　命再不輕

卷之六

七　又二月

允、爲銓臣者亦無可奈何、于是爲題留各部、又放假另考、
人才爵官署空、
國事亦壞、迄今。
聖主登極、求賢念渴、考選
速下、三資連聘矣、寧非盛事哉、第今年之冬、天下又當
覲期、前冢臣申飭貪廉恬競一疏、末亦惓惓于行取復舊
之說、復之此其時矣、然有爲之慮者、不過曰三資并
下、尚有有人而無官者矣、然獨不思昔日之壅滯、政惟是
神廟時、不肯時時取用耳。苟不及今速爲節次行取。將日
下已用之人。至明年而始完。至明年所留之人。必至又明

年而始考將留部成半不可破之案而三年一
覲之規參以考選行取之事大察之
典又何爲而夾集混亂至此也耶故以行取之
制必一歲一舉行爲甚便一便于歲取則一歲中之俸足
者不多幾人修篘玉筍泠泠數年爲缺亦易補用亦易再
無淹滯也一便于歲取則人心踴躍數日可得吾鼎是愛
吾刖無憂再無變志也一便于歲取則新新相生事業日
異前無鈍足後有先驅誰肯悮事使
國家不收得人之效也臣愚竊謂即于今年將天下推知
俸已及期者總萃爲一單即遍致之各省撫按除不肖者

崇六 八 又四月

聽即行參處外、有數人即合京官博中行三等俸足者彙、
而發、訪、堪部用者、即承注各部、堪言路者、即注以候考、俱
免其朝　覲、令其解任赴京、宜部者到任、宜考者節次考
選、續于今咨候補之後、以次進衙門至于朝　覲時、止存
俸未及期之官、純以大察事爲主、察事完、即便赴任、再不
容逗遛窺望、至明年又有明年該行取之人。另發知单取
進不與大察相混一條。即功令尤爲明白可信可遵者矣。
至于論俸之說、
前朝皆三年内外、而今以四年、又以四年四月矣、無非爲
前取已積後進難容。故爲是難題以消耗人心耳。今似當

以二年外者即筭俸足、不必四年四月爲俸足也、此又任
統均銓臣酌量輕重可否之衡、而臣固不能代庖矣、祗緣
覲期在邇、行取重典、故爲是亟亟言之、少遲則無及矣、
上命所司確、議、具覆
命南京諸司預建黃冊庫房慎重圖籍。
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譟始末、奏上、奉
旨、劉馨着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忠既不知
情、姑免究、○坐營李鳴雷革任
營慶陵
慎防薊門。

卷之六

九 又四月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石。

工部奉

旨、定陵寶頂、

永陵大夫培築。

聖孝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袁應泰條上夷氛正熾、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大事、亦國之危事也、不得已而用兵、利害存亡、介在呼吸、非可徼幸嘗試者也、若無事而捱至有事、緩時而捱至急時、固可歎矣、乃有事而恬若無事、急時而看若緩

此疏急切已極

且是危痛
何啻歎駭

時。尤可駭矣。遼左當屢衂之餘，奴酋席屢勝之勢，破開鎮不移時，禽宰賽如反掌，日收西虜之降以益其兵，而一韓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且與我叛臣旦夕圖謀，大逞未嘗須臾忘也。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哉。

臣非能知兵者也，但所仗者兵馬耳，錢糧耳，器械耳，將吏耳。至于布置平時，相機臨敵，臣功臣罪，且未暇論，無論諸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躭延者乎。以兵馬言之，

兵馬

征調強半脆弱，召募原係白衣，甚至邊鎮將領，居爲奇貨，如總兵王汝愈，坐營陳應武類者，奸弊百端，難以枚舉。遼左曾不收牛臂之力，然猶曰古有驅市人于闘左而戰者，

卷之六

一 又四月

在上選練耳、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營加銜都司王表、各領兵一千名、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內到天津、迄今三年矣、皆藉口奉部劄修船、不移一步、臣一面咨督臣嚴催、一面托該道查修過船隻、內王表方修得大隻、金冠又稱原座淮揚巡船、不堪補艌、必須拆造、而復諉于錢粮不湊手、夫以咫尺之山海、一葦之旅順、三年之內、船可修則請修。不可修。則舍舟而陸。日行五十里。月餘可抵遼陽。乃安坐三年。不知其曾支餉否。至今糜費若干。致各兵效尤。客歲守備王錫斧等、領淮浙兵七千名、十月到津、竟營謀運粮、不肯渡海、此猶在 都門外者也、至在 京浙兵三千名

爲得可恨

錢糧

客歲九月內前經臣熊廷弼咨調援遼臣履任即伏疏
請咨催不啻再四聞各兵多勇敢願行乃原領兵都司張
超懦怯縮朒百計營脫甚欲唆兵鼓譟以遂其計是
輦轂之下且敢桿罔若此矣以上共兵一萬二千餘人皆
擔援遼之名支援遼之餉又非有萬里之遙及早出關未
必無助乃久者二三年近者六七月逗遛觀望到遼何時
至近調家丁一萬名以山西三四月可至若薊昌宣大止
月餘之程而蹤跡尚爾杳然此兵馬應援太緩者也以錢
糧言之爲足專靠糧料今糧已絕斷數月料亦轉運不前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存者骨立如柴矣此可抵當夷馬呆

六

十一又二月

將得可憐

軍士專靠月糧每季月愆期輒借貸豪門或質當鎧杖至一二月不給則逃不能逃者奄率鵠面此可抵當夷人乎然

朝廷實未嘗省得分毫雖云愆期亦須補發乃一愆期而貸質子錢錢至强半名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惠而物騰貴馬安得不倒士安得不飢軍聲弗振實由于此臣前疏預發軍餉三月按時支給餉不加增而軍得實惠所裨不淺又疏海運及時料理免秋風之漂失省陸運之勞費勿再使士馬彫殘今折色愆期如故本色無銀造船將來不知作何狀又咨

預發

海運

車運

請小車一萬八千輛，然推運但可行運軍，不可行之汰兵，往返商量，又費幾月，懸釜待米，不脛難馳，目前又不知作何狀。夫奴酋日欲乘我之飢，其關係非細故也。即不然，而十餘萬之兵，父頸于邊，枵腹能保無他虞哉。且與延一年，當早辦數月，其省費相去何如也。而竟不得如願，騰飽無日，戰守何資，此餉糧之應接太緩者也。以器械言之，禦虜長技莫如火器。內府解發銅砲雖多，放輒炸裂，不得不造鐵砲，然非一朝夕一手足所成。頃臣疏請發劄保宣大山西督撫料價共五萬八千餘兩，分投打造，先那各鎮見存火器一年，即以所造抵補。乃工部委之

户部矣户部傻
請歸工部矣二部相推遼陽受悞奴酋聞之不知如何慶 [此病难醫]
幸恐不免議定渡河之誚也至硝黃尤係吃緊臣于客歲
十一月內疏
請硝五十萬斤黃十五萬斤十二月內咨取黑鉛五十萬
斤銅鑛三十萬斤經今三月矣銖兩未到各營將領向臣
催討迫切之狀皆口不忍讀耳不忍聞而瞠目無以應其 [真狀]
他一切器械無不缺乏不幾于張空拳乎此器械應接太
緩者也以將吏言之將吏聞渡遼如臨虎穴如避湯火若 [將吏]
臣近參倪寵等今疏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前經臣議

調井陘道臣朱之臣遂從此修卻挂冠而去惟在遠諸臣
期以身狥疆埸不以賊貽
君父頊　臣　與各道議兵馬錢糧器械件件推求實難憑仗
臣　曰然則何恃而不恐開原道臣崔儒秀曰恃人有必死
之心耳昨奴酋以數萬騎圍惴惴之奉集自以爲敵無不
何前後相去之遠
克在其掌中乃監軍道臣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睨視
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
援　臣　慮夷賊乘空虛亟行開原道入守而該道已先有此
意立刻帶數百騎入虎皮時奴遊騎薄虎皮僅五六里見
揭塵大起遂引去大營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徵一班

卷之六　　十三　又四月

矣。漢人有言、夫且爲必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宋儒謂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直言敢諫中求之、而指斥乘輿易、觸犯時忌難。惟三十八年來、人情世變、當勢燄薰天之日、而不波流披靡者、亦自有人、可效遠左之用者、趙邦清、張國儒、李國儒、宋樸、撫臣力言其宜用、且曰、吾輩身在洪濤、期濟 國事、非有所私、萬一輦轂猶膠故常、致有後言、僕當出疏、百口贖之、揔之我見得是、官爵猶後、遑恤人言。况此際危迫、爲宗社需人、豈爲一已市德。邦清則道臣胡嘉棟、牛維曜皆頌其才、撫臣張國儒與宋樸、會臣以邦清會督臣、皆深爲

許可復　臣　書曰、才華骨幹如邦清、當今天下無難事、此語
極爲得人、倘以治滕者治遼、有兵不練乎、有田不屯乎、臣
既自知其人、而督撫道臣、羣心如一、臣　謬以爲謀宜從衆。
師克在和。遂列名上
請意欲得三人爲
皇上同死封疆、至于重察典、委非　臣　愚所及、今日以功名
富貴論。則不宜用若人以重察典以仗節死義論。則不妨
援若人以重封疆。如共事道臣五人、皆妙選天下賢才擇
而用之者也、亦皆被過考察、盖倜儻負俗之士、視官爵若
敝蹝、視死生若旦夕、不肯俯仰時趨。故往往從盤錯中見

而
國家有難。畢竟無此人不得。且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
監軍道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以倪寵金冠輩既若彼、以
推官監軍又若此、此將吏應援太緩者也。夫求者愈急應
者愈緩。急則搶地呼天、或觸時而傷諱。緩則視陰敲箸。且
顧後而瞻前。臣雖藏三牙、哆三足、徒歎曲高靡和。獨拍無
聲也。不知諸臣亦念及
皇上金甌之天下否、臣謹按
大明律一款、軍官託故違期者斬、又行粮草料缺乏者斬
又應合供用軍器缺乏者斬

祖宗豈故設此重典。誠軍旅係存亡之關機。務非一人可
辦。欲司兵戎者司錢穀者。司將作者。各盡其職。而後折衝
耳。鍾鼓式靈。嚴法律正以固　金甌也。奈之何泄泄也。伏
乞
皇上延覽當局。淵然深思。念兵馬不齊。錢粮不敷。器械不
精。將吏不備。則奴酋必不可破。遼東必不可守。則
社稷不安。惟
皇上大賜乾斷。凡臣　從前所
請。立剌應援。勿再遲緩。使微臣早得措手。或守或戰。或進
或退。期于中機。斷不敢為孟浪之舉也。　廟堂之上。勿先

卷之六　　十五　又二月

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與爭。臣前所
請。可以遲應。一着差池。噬臍何及。逗遛三年。如全冠王表
逮繫正法。遲綿奸狡。如張超、黜革永不叙用。王錫衮臣等

分別罪弁

提究庶人情少肅。可鼓後來抑臣猶有

責成兵戶工諸司

請專部臣如戶部之新餉司、兵部之職方司、工部之虞衡
司都水司、皆與軍事最切者也。今後各司。宜當久任。與遼
事終始。則不傳舍其官。始不遷蘧其職。封疆其有濟乎。并
乞
勑下該部議覆。久任責成。如有不效。罪有所歸。但使奴氛
撲滅、臣當束身　闕下、請受潰賠

至尊唐突諸臣之罪、臣　死而
社稷尚安猶愈于　臣　死而　封疆不可為也
吏部等衙門會議奏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
紛嚚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剖
是非、却借調解為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侍
講經筵、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
王大年不候會議、急于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
主于言官無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
臣奏說係局外之人、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

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
罪不宥、
禮部奉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宮中齋禱、所奏知道了、爾大小
臣工宜同加修省、以冀感通、祭告郊壇、遣國公張惟賢、侯
吳汝胤、駙馬侯拱宸、伯陳溶、劉天錫、張慶臻、與順天府堂
上官各行禮、

修省

刑部主事萬熛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

明刑獄

起孫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
理糧儲、朱禧南祭酒、

起用

大學士劉一燝等奏言

慶陵關係匪輕。

上命禮工二部堂上同御史傅宗龍等、及前去科道等、即

詳加審視確議具奏

五隔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

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腹裏與塞

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修明曆法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於曆

法、謂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

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五、精力猶健、曾推算泰昌元年月

食臺官失算二刻、驗之果然、故人多異之

卷之大 十七 又二月

御史謝文錦乞申飭經撫鎮道各邊臣深謀遠慮安戢西虜防禦東夷并勅各省直有司愛養民力收拾人心至于練軍一事專責各分巡兵備道以消釁孽以戒不虞元氣固而神氣自張矣

上諭戶部大典費用浩繁額需難以議減皇祖大婚外進數雖可據內庫湊用甚多自後屢遇婚禮除年例買辦銀兩部進尚增數倍卿等豈不盡知照該監原題辦進不得預擬成數俟朕臨時裁酌

遼東巡撫薛國用条劾失事諸將疏曰 臣竊惟遼事之壞

張義氣恥憤時觸墨直有傾竹決波而未能盡其懷來者矣

也種種之弊套釀成奴禍諸不具論惟有三路敗衂後中外爭以躁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誠爲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雉堞深壕塹之孤城固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急舉搗以探扃穴原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也乃兩年以來修守亦稍舉具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事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讋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老寨而結新寨近且盤踞撫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我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瀋奉之內而肆然無忌也此果奴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哉良繇我之指揮

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爲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進則不敵，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潢紙，掩罪爲功，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臣受事以來，經臣、督臣每相告誡，痛懲此弊，冀諸將大家洗刷，翻然振勵，庶幾不至顛越，以遺疆場羞。正月十九日，奉集失事，李秉誠匿不以聞，臣等直窮到底，不敢少諱。即舊按臣陳王廷所報殺擄人數二百七十餘名，而臣等再四覆查，會參疏內多至三百十餘名矣。豈不知損失已多，臣罪愈重？要

不過重視
封疆爲
朝廷信此法紀而不敢以一身底罪帥也未幾二月十一
日不意復有奴賊之大舉初渠攻圍奉集臣意奴熟窺奉
集之淺深而知其必攻也再報候至沙河臣疑或以一兵
綴瀋陽而令兵將不敢出援也心甚危之已而得報奉集
有道臣高出在臣私幸有所恃又未幾至瀋陽臣又私幸
賀尤二帥可領精銳以馳援奴必不能得志也越三日報
奴兵于十二出境堡城雖幸無恙殺虜計或不免臣當即
牌行分守左右監軍道臣等親履地方嚴查損傷士馬據

如攻奉集高監軍以火器大破之殲其精兵虜子數年來未此戰功

去村民人畜從賣開報業同經臣會題外惟是人言紛紛有傳保全奉集全賴監軍道臣高出奮以身殉而將士始效死以守者乃李秉誠塘報猶自矜分布之能而以斬獲首級保全孤城爲已功也今日之秉誠猶然往日之秉誠往奴以數百騎營我偽秉誠敢以一矢相加遺不至有今日則今日之禍秉誠招之若非道臣前一日至堡臨期又非經臣懸重賞購死士突圍而入援以方略則聲息已斷人心搖撼奉集爲清河之續未可知也道臣雖不自有其功而秉誠亦當愧死此所謂一籌莫展百計欺罔禍之首罪之魁稱斥未足以盡其辜者也

朱萬良罪

有謂朱萬良聞警赴援

一遇賊鋒，輒自奔，而反引賊深入者，乃朱萬良、姜
稱自午至申，盡力死戰，賊見奮勇，勢方少卻，而當日聯戮
截道，毫不相省也。萬良所統之兵，原自經臣標下之兵，頗
稱精選，維時放其可戰，則戰固可挫其銳，即不可戰而堅
持以守，亦足以堵其入，何至甫遇敵而即奔散也，愈奔愈
近，直抵沙河曲，望見開原道臣崔儒秀所督援兵塵起，身
幾不免，雖曰衆寡不敵，然忼慨而往，匍匐而歸，驅士卒以
殉也，不亦喪氣之甚乎。又有賀世賢尤世功鮮質、虎皮，擁
衆自衛，藉口信地，瞻望遲回者，乃兩帥塘報，不曰賊衆而
整其來也，未敢擊，則曰以精卒為後勁，其回也若脫焉，未

長之六　二十又二月

可追、且以知已知彼不輕一擲以自解嘲也、兩帥凡員勇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剝去奉集所掠處僅二十里、倘未徹時、留兵將若而人以城守、出兵將若而人以拒敵、躍馬先登、片時可至、奴之整兵即不敢敵、而散騎零掠、猶不可斬獲乎、奴之後勁、即不敢擊、而馱載搬運者、獨不可要截乎、彼札營、我亦札營、雖相持日暮、而歸詰二將、至午方至、實爲規避、悠悠遲逗、而奴之創獲已盡輦而歸矣、夫以將之巨擘而伎倆若此、反善爲奴描寫而張其勢若此、奴尚安所顧忌哉、適以貽之笑耳、故奴十二日方出、十八日復來、即未深入、暫遲逗而回、鄉者屢報造鈎梯、置木板、勢在

搞言

可思可惧

必逞則以我兵從來未敢一戰奴賊從來未經一挫其航角視無足怪者且狡奴之計固在攻堡實圖搶掠我之將士軍役亦曰保孤城可幸無罪而村屯搶掠姑置不論也不知奴每一掠既得其粮又得其子女生畜是我盜保城之虛聲而奴得掯載之實利矣遼囤絕塞歲值兵荒雖村屯寥落人烟稀少然一屮一木皆其皮毛未有皮毛俱盡而本根猶能獨存者今奴漸進漸逼所過之地荆棘生焉非若西虜倏搶倏去而居民願未盡失故業也倘從此一舉而畏威寧一帶再舉而掠角皮左右瀋奉孤注勢必不支而遼陽危矣此時即治臣等以不職之罪粉身碎骨

卷之六

二十一 又二月

人心玩渙至此

竟何益于成敗之數哉。

國家建大將之旗鼓，用一人即期得一人之用。今遼左建牙者濟濟。徒擁名位，竟不肯出死力以爲士卒先。而報我朝廷萬分之一。眞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向猶藉口修工。不暇拒敵。今經臣簡戎蒐乘，專責之待戰矣。即中多脆怯，未足盡堪衝鋒，而精壯者猶然却後也。是誰之過歟。如此積習，日復一日，恐不盡三韓而胥之夷不止也。遼事至今破壞極矣。臣等豈敢過求速效。且時值乏才，拊髀于城，又豈敢不愛惜諸將。但奴禍日劇，月削業已及膚，非得諸將同心戮力。大破積套。率衆賈勇，期以血戰。必不能遏奴鋒而

只此數語已了彼此之勢終始之局

阻其來也。即如年來奴破諸城堡、勢同拉朽、皆以在事諸臣望風先靡、未嘗一相抵耳、假令當時有如高道臣在、堅守不動、指麾如意、安至赤燐遍野、白骨成丘、數百里間無人烟至此極哉。昨回鄉唐秀才曾言奴之新寨不過木樁亂石、造次苟完、非能如我之高城深池也者奴之兵馬、即稱獷悍、數亦有限、亦非如我之如林如雨也者、總之奴之人心一我之人心分奴衆肯用命我兵善逃脫故因循蘊釀。卒至不救耳。虜去漢人、在奴寨者、亦無不憤心扼腕日。我

天朝有大兵幾十萬。何遇賊輒不向前。奴兵亦人耳。我。不

危言亦真言

至緊至要

怕死彼更貪生若止坐守而不戰恐將來守亦不能矣往
開鐵失守大都若此則今日之高出可不特爲優叙以爲
折衝者之勸今日諸援將又可不嚴爲處分以爲退縮者
之戒耶經臣居常固已結之恩而惕以法近又同按臣率
文武諸將吏矢心誓師期于克濟乃諸將對　神明或亦
凜凜遇奴賊仍又惴惴非藉
皇上之赫濯施不測之威何以振久玩之人心而作方新
之敵氣哉臣謹會同薊遼摠督文球經畧遼東袁應泰據
所聞當日之情形具實
上陳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轉行監軍巡按御史嚴加覆核、分別功罪
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可保殘疆于萬一矣
（三可憂）户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
招撫之難測、
（時二十七日）昭和殿災、羣臣奏慰、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竣、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内功罪、
陛辭而出、即星馳彼中、往返三千餘里、行住七十餘日、逐
處覲到、逢人密訪、備查卷宗、質科士馬、據以言官所參論、
質以廷弼所辯白、從公覈實、矢諸

天日、其功罪之極、因、有、次第、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臣伏讀
勅諭曰、某處被賊殺擄爲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爲有功、臣
勘得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
内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
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
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爲失事、至
于蒲河灰山豹沖、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可
以言功、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年
久傾塌、當開鎮初臨、遼陽之人、東裝思徙者、以城不足爲

凴也、廷弼緝其外築其內繞掘兩河、引水建關城之上下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稽閒集。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才人之所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

勅諭曰、某事爲從實奏聞、某事爲欺隱未報、臣勘得疆場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憑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塘報、即入疏中者、廷弼向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其有報殺擄名口、間與撫臣所參、稍有異同耳、

勅諭曰、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臣勘得瀋奉之外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六兩四錢大分、其一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延弼原不經手、或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爲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察勘得舊經略熊廷弼者、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担、髀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陽之頹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睨峙、恃以無恐、迄于今民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代之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

律令論事之準的也

心服

其得詞亦先于此也唯是致雜殺擄一節嘵嘵于有花名、無花名之説以爭多寡獨不思邊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都中所傳爲萬爲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爲隱匿是欺誑也縱廷弼不知而爲人所蒙蔽是聾瞶也廷弼必居一于此矣惡得云無罪乎臣愚則以爲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

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指其頂踵誓以死報尤不足答萬分之一乃蒲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策馬而趨以救北門、

卷之六

二十六 又二月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用舊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慶陵

禮部奏言陵穴驚聞石底、

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各官看議回奏、

薦異才、

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逆民全國戚揭異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洒不顧受職伏義滅賊功成奉身而退之今將才技畧具于左

一掌中勝算其袖中之丨或主將出勝偏將出勝、或利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何地、至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

一混天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主將綸巾羽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卒、止用五人手執五方五色

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偏使敵人一入其地九叉無一生也

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

一陽兵變陰于兵卒蘖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

一火城此守法也不必深溝高壘畫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用十人十里百人百里千人

一五砲三十攻我中國所恃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攻乘其盡也盖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恃此砲不用人力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絕此破虜之奇秘也

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坑陷也此車有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滔可飛而過如履坦道

一堅甲此戰陣首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器然火之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恃而戰屢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製度異嘗輕而便便而堅即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

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政朕隱忍至今、未嘗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

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維經入

井眞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

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有旨了

恤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遵例從優、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會議遼餉、

一嵩官鼓鑄制錢　　一嵩官督理屯種

一南都牧馬場地　　一長江上下蘆洲

一東南牟辟海田　　一腹裡衛所屯粮

一南北户工關廠
一督撫應節軍餉
一州縣應汰民兵
一南北諸司改折
一省直倉穀糶銀
一事例改輸本色
一海陸召買轉運
一内外鹽核収支

一省直房屋契税
一郡國應裁冗負
一省直應請徭役
一内外諸司積存
一省直閒地變價
一加派分析各部
一省直催征起解
一内外中廠考課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庭枛穴、無慢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為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為足矣

請無徒求盈而求精即見在者實實挑選實實教訓擇智勇之將統領之聯絡布置互為犄角奴馬強橫豈其遽能得志而適有脫伍仍用遼人漸募漸補轉客兵為土著省安家行糧之費消苦戍思歸之變計莫善此而土兵遼兵家丁一切調遣可槩報罷也土兵得遼兵不可再抽而家丁非其主者不歸必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

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

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衙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今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參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冲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莢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緹騎之虛靡作何修舉作何釐剔以濬不涸之源塞濫觴之竇

議撥運

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爭執、而事例收息于官、償債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著不煩再商者也、而最急則無如輓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買牛買騾、騷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牆禍起、所不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費、恐復爲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訝計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東南之粟、篙舟于淮揚、御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蓋州、而去遼瀋不遠矣、通算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擔

議高糴

五斗最近任往返六十里遍轉遍接得三萬人而累累之料糧固不脛而馳也安在撥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商令其自販自鬻利之所在皆為貴諸遼陽谷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

精器械

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廠造者又屬虛糜眞欲張拳那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請久任以董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賞行舉劾若然則工貴自省器械自精一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重則無如練營兵矣最便無如折班軍矣京營

之不可問者。曰影射也。侵占也。影射侵占之不可問者。鼓譟之不可問者。曰粮薄而人囂也。有法于此。先剔祖軍之虛名。使在册者眞有年貌。眞有保結。挨藉可呼。而后行分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隊以千人爲率。同日開操。以查點爲簡閱。而窳冒者無所容矣。而老弱者無所溷矣。然後從容汐汰。汰一于十。汰十于百。安其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譁也。月粮一石。軍餼太薄。定當加厚。以塞譟者之口。而四盡三空。無從措辦。合無姑酌雙粮養選鋒。即舉所汰之糈。并給于所留者。豪驁之心已收。而汰者益可無譁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深

處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刷，不能無藉，不能無怨，必須慷慨担當，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資其整理，必須韜畧，嫻熟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藉其督率，欲飭營務，不可不首議耳。班軍之設，以擁護 神京。

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班下班，祇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攬貪弊，包占，牢不復破，點軍放糧，但須數文顧覓之錢，而事已畢矣。 國家亦何愛于烏有而任其漁蠹爲，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十 收。可得八錢，折一軍之日糧，可得二錢，是一

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算，不費鏤剔，而多得數十餘萬。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奧空虛，倉卒有警，防守無人，曾見頹敝之衛卒，能堪荷戈，縱使赴京，亦象人耳，今後確宜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也。

督餉御史倪應眷上條議一曰起解本折之有稽遲，督餉必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每畝新增九厘，就其中量地利之肥磽，天時之豐歉，原額之輕重，而斟酌

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因心洒潤觸手成霖況新派之煩征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福建河南以存留而濟餉遍州縣如海州密云華亭長清以樽節而抵加派上不廢法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爲亦力所能爲者一日轉運舟車之有延緩夫遼餉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皆有實在之用若本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腳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 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能辨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

運發六十萬餘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待道臣賈之鳳今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徑去業經加啣旌勞誼無可去計必為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舡隻最急此日風和水柔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候至秋深駭浪驚飈實多不測依沙沿泊島必至后期萬竈不黔三軍立槁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值催至遼陽矣而又責運瀋奉以為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風鶴耳况人情短運易于弛担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有趨趄須以短催更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陽以東必以沐軍供運實為兩便蓋套去內地甚遙驅畿民

遠涉勢必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充既稱七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運加新餉買米以補漕于餉有賴而于漕無損豈非兩利之計乎一日支銷錢粮之有溷淆自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套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經臣宜集文武各道將取諸兵名冊參伍之舊兵若干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騾若干細加簡閱嚴為訓練列為等第兵數既核然后以實達部部臣照兵科餉經臣計口授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例之扣除

有禁家丁之冒支、有禁逃亡之影射、有禁料豆之侵減、有禁升斗之參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按季冊報。關以內各司道爲政、凡糴本、脚價、舟車、僱船、造桅、工水手、援兵、防兵、月粮等項、種種支放名色溷淆、稽數季報、以憑歲終查核、一併奏 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爲奸、而運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閱臣姚宗文疏曰、夫閱視之役、原以備戎、未有不能備而反以啓戎者、欵恤之舉、原以弭隙、未有不能

弭而反以開隙者。爭獻納者嚴一事，陳五利者耗萬餘，可不
慎乎。值此奴氛未靖之時，何堪西虜叩關要挾之擾，蜂屯
疆埸，將無寧日，則作俑者閩臣宗文之罪，罄竹不足數也。
臣每見虎酋等備極鷙驁，煖兔、粆花等紛求新賞，督臣疏
報，皆歸于王猷之妄許。臣之兩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啖
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見宗文一揭灑灑數
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而教之者也。諸
夷之蠢動，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為猷裂眦而先為
宗文豎髮，請平心折之。夫金白沒于奴鋒，而虜席捲之勢幾
同破竹，當事者議恤後之策為羈縻之術，恐西夷觀釁而

卷五六　三七三月

動。假此東之。亦計無復之耳。閔臣斷
命以出高下在心力能制酋之命。信能孚酋之心。則為之。
不則已之。擇其堪任之人。按其宜發之地。則為之。不則已
之。宗文素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瞻前顧後。可寘寘
決事耶。且王猷以市井無賴。不堪遠遣。聞督臣文球與經
畧袁應泰原任兵備時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賞
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薊門。又督臣文球與巡撫周永春
所力爭也。宗文橫執之者何心。切論宗文此舉失策者三。
其冒罪者五。夫遣金入遼。指金齊遼虜。不過以金台什二
孫女為虎墩兎憨之妻。一為腦毛大之孫妻。藉此以結其

意伐其交云耳不思虎酋亦與奴姻媾不有為其女婿者乎且今懸百萬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擣與奴為難而區區四千兩餼之猶黃葉止啼撫賞祈歲彼何常任惠我先示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恒豺狼之欲無厭養虎養鷹非明諭乎宗文亦自為一針一線必執以為例矣王猷之妄許既道其逐逐之念黑字之領務不足塞眈眈之求此動曰祭旗上馬某處分擄彼動曰東合東夷而西合西夷捐之何杜曰後違之何緩曰前洶洶之勢旦暮必潰而宗文乃語三萬之藏足厭羣狼之腹待十數之後方為鞭箠之舉將誰欺乎切恐五營之衆伯要子之悍

熳見巳陵之獗粉花諸子之詐、一動百動、愈搆愈危、始以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策二也、當時永不爲例之盟、虎酋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之說、孰則創議、非獻也耶、夫桃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逼近諸陵、王獻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即今薊門空虛已甚、東協空虛又甚、開門揖盜、未可支也、賴督臣東行縱操御之、暫爲關閉之絶、而夷情叵測、來日甚長、終是借徑之衢、虎穴未塡、狼門復闢、失策三也。以此失策、奚逭罪狀、辱國一也、不聞繫留我通役張爾觀四人、幾悼異域之魂、裂碎我傘樽、黄把都兒等、大肆謾書之侮乎、遺患二也不捧

檢崖之怨毫未消釋、而先以成賕之吞恰榜什等之討全
無照管、而滋以動封豕之蹢乎、樹群敵三也、不聞無乞兒
亥之兄弟之殘、每肆擄掠于郊原、滿目毋子、卜素叔侄之
構、名爲垂涎于飽吃乎、比匪人四也、不聞王猷飽囊而歸、
投揖謁樞府、爲營進之謀、事敗而遁、猶悄悄往來通灣舟
中爲逋藏之窟乎、貪賄賂五也、不聞猷利廣之利宗文利
猷之利、參貂盈囊、行李百輛之運、私爲幽係、傾折曲房之
楝爲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餌之術、而
拔載來睥、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猷代三巴之檄而
揭薪止沸于將來、而更莫底止、宗文憤國若此猶自言曰

憂國憂時之意、昧心甚矣、嗟嗟、臣更有感于宗文之發也、
其揭旌出關、布
一人之威德、以簡將蒐軍、實未能也、據唇鼓舌、共事氷炭、
遂使熊廷弼一日不能安其位、今勘者報
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没矣、然則妨賢嫉能、無出文上
者、追其擁纛入關、自負豪舉、以爲仰荅
明旨、止此卹賞一事、而發弁之詭、金犢之要、歲復一歲矣、
然則胎禍排釁、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鬼魅伎倆、瞿塘
風波、躐取太常、則以閱視爲催官之媒、藥籠無物、則以王
猷爲奇貨之居、視　國事爲兒戲、委

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虎威不敢直言只得彌縫了塞拖一種啞口吞藥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難掩今延邊諸虜合縱不受戎索日尋猖獗使西陲爲殘遼之續宗文之罪在楊鎬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贓罪正法使蠻貊凜然知 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爲奸人手悚着落宗文名下討出王猷斬于講賞之地以謝諸夷之口庶反側有儆官守知勵矣至其生平隱横險譎之狀人人切齒掛憚文者 臣不暇縷悉在兵言兵誼難隱默即觸蠆尾所弗避也 臣草疏方畢見林口守備焦慶延塘報虜酋聚衆二萬餘不日內犯搶東西不勝惕畏如果冲入內地

卷之六　四十三月十

在薊門正兵單將弱之會何以堪之則首禍者其容誅哉

吏科朱欽相奏為天儆日至民生日蹙仰乞

聖明申飭吏治復懲貪旌廉之舊典以舉循省實政章下

所司

先臣王廷相有言曰大臣貪濁而在高位小臣效之無不惟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出處無恙則外官鼓動無不惟利是視可謂知本之論

海州吳金祖叛

按金祖的名劉光先偽名吳金祖又名吳太貞以斥逐么弁鼓煽無知乘南衛空虛盜名逞亂焚屋殺人劫屯文堡議者皆以海運入自蓋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害陜道臣請還援兵各將星馳海蓋防守一向勦殺渠魁一面招安脅從有能擒獻罪首者破格升賞既當絕賊奔奴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

浙江巡按彭鯤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添三名滿足百人、以光文治章下所司、

海州賊平、

時鎮守李光榮與寬麻二副帥、黃參將、張同知、會議旣定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二十八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北谷口忽報賊出、生營童毓秀迎擊被賊砍傷、衆皆卻走、賊追趕過河、游擊高中選、參將胡國臣復同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混殺、李鎮守聞急、親率參將黃甕帶領兵丁合戰、申令但退者即斬、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同寬大兵遂入峪內、寬承武麻宣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遂焚其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之二三、騰山投水者十之七八、吳天真羅守忠俱歿兵中、

庚子、駱從宇充日講官、

少詹事孟時芳升禮部左侍郎敎習庶吉士

南太僕卿于仕康循例題薦治行優異知府沈萃禎知州黃廷金、知縣葉成章等三十餘人

按本寺原額馬價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兩有奇，兵部題准，年終，通將所屬府州縣備查完欠，知府以下，能依期完解數多，治行卓異者，聽其分別薦擧，否者參處

巡按御史左光斗具揭

故事有司題薦大約爲倭淺甲科而設，後因人數煩多不便黙殺，遂梗不行，勢不得不入之揭薦而鄉員愈受其窮矣。此後似當仍行題薦，但註定倭必須半年。數不得過廿。庶幾此不爭于有餘彼不若于不足亦平人情振吏治之一籍也

以陳大綬爲尚寶少卿、

贈卹陣亡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彰念陣亡諸臣奉

聖旨是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捐軀以事義烈可嘉這

陣亡官兵人才屢奉皇恩慰諭超行褒䘏既經敘奏宜霑

渥恩劉綎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

各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

祭塋葬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正

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夢麟馬林各復原職贈二級

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顏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

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

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伏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二級、喬一麒贈都督僉事襲升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升一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禜以慰幽魂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載鈎梯傾巢而來于十一

日　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二十三日已被賊
尅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巡視瀋陽見其壕塹重環火車
寨布惟城垣三面毀壞板堞倒塌而城中降夷充塞俱有
奸細藏伏爲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謂賊若臨城降
夷當盡發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砲而城上
亦以鎗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難憑獨濠
可恃意但主專力于外臣深已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
囑付不意其臨時錯悞乃爾也聞城破後摠兵賀世賢尤
世功從西門出存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尚無一人至者
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云賊達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

守遼亦是一策

而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云連發砲熱裝藥即噴賊乃蜂擁過濠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外吶喊內應之開門而人者總之城已陷矣陷之情景且可徐查遼陽所恃爲藩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瀋陽東捍夷西障虜較之奉集更重今瀋陽既陷則奉集已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堡何以自存而賊從瀋陽直走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戰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見今遼城兵不滿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之城分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臣已與經畧議急撤川浙土兵遼陽城守而以朱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爲奉集

聲援但恐士卒有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者獨有火器今賊克瀋陽無數鎗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技已與賊共之而用以攻城更可憂也誓與經畧諸道竭力固守保北危城而臣已先與經畧密令侯世祿搗賊之巢若使得入賊必狼狽而歸然尚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俱裂無一敢戰者即如朱萬良姜弼統兵幾二萬畢使之往來應援而扎營于渾河之南去瀋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土兵亦三萬餘亦結營自固坐致瀋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臣查明另疏題參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逼眞情狀

卷之六

四十四三月

皇上軫念危疆、關係　社稷、亟下廷臣會議、珍禦長策、仍（經會議便不能速矣）
勅兵部速催達奇勳等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
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警惕、昨日
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
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疎防怠玩
應援各將擁兵結營自固、坐視陷城、威令何在、姑都着策
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精銳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俾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燝、尚書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無介浮言

會議防禦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既孤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備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誤

事、工部買辦硝黄、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
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共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賊攻
陷瀋陽、指臂斷爲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
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
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没、境無堅城、人無固
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受
命困間、倉皇赴　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
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
千羸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奴賊終不能得

眞可笑可嘆

志如今之躙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胆畧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爲存遼過計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横攄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湿紙上雌黄蔑 國家之利害寧壞 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中之畛域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寛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雖然追之已無及矣爲今之計瀋既已陷奉不可知遼陽斗絶孤城不可不厚集聲勢而賀世賢尤世功二將之卒未知存亡光榮

四十六 三月

議援遼陽兵將

議保山海

議防神京

部下之兵、或留自固、此時提兵往援、將果誰屬、兵果誰統蒐卒補乘、軍中或有妙算、而事危勢迫、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山海雖為三韓阨塞、但遼陽保、則戰在千里之外、不保則戰在百里之內、經臣久熟邊情、諒有勝算、而地袤難以遍守、戰卒能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又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神京為根本重地、雖奴賊得志于遼、諒不能即長驅入犯、但訛傳則風鶴皆驚、窺釁或寇盜竊發、何以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宄、使無意外、又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語云、亡羊補牢、見兔顧犬、猶今日未晚之着、而燕巢飛幕、魚游沸鼎、此豈諸臣漫言泄泄之時哉

聖旨這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郭鞏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懦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知瀋陽一路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札營兵既渡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斬賊

王策

人人以此爲信事清矣

卷之十八　一十七　三月

大戰

可惜

罪狀眉列

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卻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郁屏皆戰歿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歿者甚衆後火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當用兵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遠動及賊圍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軍四分散而賊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巡經過其營按轡徐觀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裨將周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一當以報 朝廷臣甚壯之私與

使人膓烈

諸臣議謂以此步卒翼領騎兵盡我全力扼賊咽喉可使不得出穴。而後版築之役可興，乃今已矣。其亡歸殘卒，有以首功來獻者，臣即時照例給賞，乃痛哭階前，願不領賞，但願爲主復讐，臣亦爲涕泣不已。此亦見諸將之得士心，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逆奴哉。自奴䧟遼以來，敗衂接踵，從未聞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餘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衆寡不敵，力屈而死，其烈烈英氣，應多爲厲鬼以殺賊，足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復勘，亟宜從優䘏錄，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嘗未戰沒時，曾具呈于臣，求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爲未

請治懦玩

其心足取
而如才不
志何

可再調，竊之今川浙土兵守營及敗陣逃回，約尚有萬餘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之駟，勢既孤單，又無將領統之誰為督厲，則川兵之調是不容已，雖遠水不救近渴，然今大勢已失，用兵方始，則此着不可緩也。若朱萬良姜弼畏怯如虎，臨敵趑趄，胡馬一嘶，屯兵相踵，雖兵止萬計，眾寡強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南兵之覆，則將焉用彼相哉。按法而行，自當治以逗遛之罪姑念其兵單士疲，不能抗強敵之鋒，且遼之戰將，死亡畧盡，用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削職令立功自贖者也再照經略袁，忠心為國，竭力籌邊，死生既已早忘，利害詎

能遊覩但既任疆埸之重寄宜效安攘之定謀而一月之間失堅城覆裨帥殺名將死者暴骨于原野生者逃竄于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驚烏之懼則有不得辭其責者蓋平日手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事耳目隔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桑榆猶或可收此在

皇上酌衆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甚難一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爲舉足則遼非國

卷之大　四ㄝ 三月

督撫移駐

家之有恐不能以丸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保此危疆
與經臣諸道臣登埤環壍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厲將
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撫臣薛
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
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防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

水兵關進
平兵出關

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

急發內帑

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詞多不倫伏乞
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已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
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

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勘、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啣、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胆見、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勸忠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等、

起餘、應纂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方震孺言應纂于

孝靖皇太后寢園一事、實盡苦心、卒能委曲調停、勉成

孝之大

21三月

太禮體
皇祖之薨，隣懟
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有大過人者，至于劉宗周明知
其清華將及，郡不肯隱忍數日，而必欲發攄其本心，此
其意何求也哉，十載林居，至衣食斷絕，而眉頭無終皺
時此等男子，可於肥肉大酒中求之乎，萬一用不及時
徒不厭望書之史冊，主爵者之為也，高攀龍當太倉矣
手之時，有恤才遠傳之疏，一身許國，九死投荒，里居且
三十年，絕口不言朝事，人稱其潔靜中廓大寬博中精
嚴，直欲遠此周程，近追羅薛，此亦今世之祥麟威鳳矣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
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
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
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一日遼陽陷

遼陽陷。内閣揭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堅城、未聞拒堵片時、
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可傳示
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戮守危疆、以
安内地、其遣侍郎巡閱催兵、知道了、防禦京城事宜、作速
着實舉行

奴酋於十九日至四里鋪、經畧袁應泰即督催總兵侯
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弼朱萬良參將周祿等、領兵拒敵
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親自出城督戰
按臣留宗、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
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東山結一
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不支、賊遂
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壘嬰
宗、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

卷七大　五十一　三月

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走有馬達賊攻東
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窖殆不可爲經臣按臣與分守道
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日泰不木徵
尚方寵靈因誓以身許按臣無闇外責尚可衣格餘燼
爲退守河西計泰炊且不朽聞各門弁攻益急三人復
分城夾守至西特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
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
哉按臣篙賊不屋炊之守道何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
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繼于都司堂上之數臣者可謂
從容就義肴矣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叛
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當是時諸
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吳遂四潰各盛軍因
而西奔三盆南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擄掠冒鋒矢拔崖
還嶺幾日望屋無烟榛萬炎而出一生也二十三日奴
下令括民衣富室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於
東敎壞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六日軀漢人赴北城
乜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弃不堪言
多纔從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弃民造冊二十
七日先令西兵出隸潘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遼之
商賈夾者四五萬人又藉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

此事何不處處皆然、人人皆然、忠義性成、寧以地限

名、三人出二名、隨營、給配賀世賢妻子、二十九日僅殺遼人之狀貌可疑者、一頭目坐于西門、黙而殺之、有一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與衆砍殺頭目、連殺三四人、其諸子五子持挺、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乘亂走出、五大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奴復命其子領衆採標探河淺深、又遣叛將金五河領千人、南至海洲、傳諭歸順、而人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羣擊殺之、

兵部接出

招募豪傑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部便張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鈐、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

卷之六　五十二　三月

發帑金

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牽制、虔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言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催諸臣任事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棲遲家園、成何國體、朕沖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參、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

獲吉壤

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温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洊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登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大學士韓爌揭帖、奉聖旨、卿復閱皇考慶陵、忠勤周慎、仍於原處獲有吉土、天意人謀叶卜、

卷七六

五十三 三月

限水程

添設

起用

慰朕孝思、嘉悅不已、營造規模已定、着上緊興工、該衙門知道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鈁、耿如杞、

起倪斯蕙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泰尚寶少卿、王之寀刑部浙江司主事、贈于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

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

揭稱賊剋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惟礦兵南衛不從、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爲進取計。若此時有兵三萬住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遼外河淺、可褰裳而過。然已兔杪花、適當其冲。我能陷以利、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至。此時奴虜已有暇隙、因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固相爭殺。如前日宰賽故事、止可間也。若奴悟而使虜屬厭、必無幸矣。此時須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關者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關無期。其意爲遼旦夕必亡、遲行可免。于是于城之將、不及東山之礦夫。爪斥之選、不如遼海之儒士。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眞可爲痛哭流涕也。急出兵、遼可不亡。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無奈被髮冠纓之無人。萬一奴內患盡除、掩我不備、何以應之。

卷之六　　五十四　四月

正疏足矣
遼事

至本職一身性來于七百之危邊當人情洶洶之時去
顱右肘手口拮据幾不知有晝夜此時亦不覺有病但
心內如火舌上出烟業已將身許國復何所惜但恐一
旦力盡而死則無復有以衆驗魅者可念也則就近速
添道臣知無侯職言之畢矣至廟堂之上宜急于應遼
綫于處家銳于力行寬於持論虜爲得之閒有紛紛送
家番南還者惟動人心大爲不便即職之家眷內在關
外何關內之太早計耶職封疆之臣職在封疆何敢多
言但因廟堂多走書見詢者以冗中不及遍答故揭以
告之謹揭

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曰　臣於本月二十
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
遼陽大兵奔潰三岔河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困不
知存否　臣讀之未終不覺髮豎可異哉中外泄泄日墮奴
之術中而不自覺敗壞封疆貽憂

眞正金甌
無缺之天
下東顧推
殊覺爲厲
陷不搖髮
皇更爲心

誤盡玩弛之情

君父以至是耶蓋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幾遍海內主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見其急也不但遼奴非我族類爲獷爲悍亦且精于用兵善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捷同應響潘[大禍]陽破而遼陽見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夷西虜已[根]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樊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及亂爲治反危爲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我國家所有也

卷五六

五十五四月

奏何ニ此

此是大臣內事非通求也

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聚訟會議猶同築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毀譽當付之不問率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密公署屏絕廝役時爲商確謀有定畫一一面質之相臣一同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便于觀覽且得

主上將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限刻期仍不可使之借名套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都五方雜處奸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

如何說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
答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
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堞晝夜須嚴宜如何編
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未雨而綢繆薊鎮
大同
神京兩肩臂也其枕籍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共
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
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隨蓄一旅之師一戍之卒爲都門
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
詔勅俾得速爲叱馭毋執令勅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慮

是之

五十六 四月

山海爲東鄙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薊夫之辟易
而足以當關孰爲夙練之貔貅而可藉之無恐乎此不可
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中我既可以鼓棹彼亦可以
揚帆誰氏弁裨可居上游之雄而艅艎無儆何處健卒可
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
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門庭更儲百萬命
脈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即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
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棊置原爲三輔近
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臂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之忠誰
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甚暫調營

兵整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
之用蓋事尚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爲護
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決裂機會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
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爲殘局之復整爲捲土之重來
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臣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
兵壓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
孤注之悲在廣寧者有喙息空拳之歎樞曹既爲遼事滋
設其官何不爲遼事宣布其力倘爲被髮纓冠之救應督
發生力之兵橫戈耀甲揚旌關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

卷之六

五十七四月

或亦足以褫強寇驚風落影之魄。壯孤軍有死無生之氣。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戀主心長。有志分王國之憂、而辭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之獲。以自効其款款之忠如此、

文書房揭帖四月初三日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鷹揚衛舍人段黃奚次女母蕭氏

寄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日急務該部宜遵諭豎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糧銀即于前帑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硫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悞事科道官條陳雖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

卷之六一

五十八 四月五

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國事躭悞、即
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
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儆後、
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
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濯肺腸、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
畏忌、藐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雖冲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
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臣

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祭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例、

一兵事本年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職掌也、

泰昌元年
五十九年四月

一速遣風力科道官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道募兵，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參，司道有不堪者，即刻更換。

一造火器　詳明兵垣議中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修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心，已征未解者，火速查明報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勸

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

棍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庚
或回理部事或　敕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更換者更換巡撫亦
然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住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
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
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
限回奏

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宜責成順天府巡撫李瑾、巡按李凌雲、

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即先臣于謙燒通州倉之意也。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

一邊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宜須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遞不准應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充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定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
皇上面召閣臣商確逐款亟勅嚴切舉行若再候部復彼
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奏
旨回話奏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
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

卷之六　六十一　四月

侍雒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遞節支吾、朕欲遠他來京、面質虛誣、令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揑誣、供招足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叙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萬生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力、罄髓竭膏、無一日之休息者、以爲遼也、而今其已矣、遼去而全伏海蓋、不必言矣、爲

化此筆為三岔河足以撤翻胡馬化此筆為山海足以鎮定夷氣化此筆為長戈以為短劍足以取梟奴叛將之頭于十步五步之內

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中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催促以資備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為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置三岔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挑之以出矣若都城之備戎尚容泄泄從事耶除遼瀋之鎮失事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如分整京營分守九門及重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詳言之不敢瑣瀆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 臣愚見淺尚有

十議焉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日者桃林口之撫賞未休而虎酋乘

虜聞在薊門恐嚇不散、宜多設兵馬以資重臣彈壓、

一議招天下總兵副總推守提應襲、又各衛所空閒指揮千百戶舍人等官、各帶家丁二十名以上至百名願赴兵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不論有薦無薦、考其騎射執長之等第、及見任品級、即添守提等官、兵部戎政聽用如家丁堪用、起程之日、各給安家行糧至京、一體給餉可也

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游各有家丁、副將以健丁二百名為率、參將以一百名為率、坐營各以五十名為率、新升京營者、亦猶各限兩月內總督及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堪用、并不及數者、輕則罰俸、重則革任、總督衰老、或能辦

此否毋悞朝廷大事也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七百，其本衛教場見在、今已影射無存、乞勅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明，令廉勇世襲官一二員統之，即令教習操練此兵以備防衛，仍屬兵部大堂不時查驗，以免後日侵射偷玩之弊可也，

一議調莊浪衛魯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聞其族尚有十萬餘人，合亟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其安家行糧，聽調取赴京以備出關之用可也，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招募新兵復補、而即擇本地三將率

領。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而擇本地二將率領，各務刻期赴京。分住通州昌平密雲，以壯犄角之勢可也。

一議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即擇本地副總參游統領，發赴通昌密雲三處，以為根本之倚重，而隨于彼中招募補足其數，此外若各衛班軍，春秋兩班盡數撥赴京師，每三千名各以本地一將統領出關，以備封疆可也。雖各有封疆，抽調不無單弱，而莫非王土，事急寧容坐視，則不宜分彼此之見矣。

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矮小不堪備用，又靡費金錢，每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

一負性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當官查驗堪用仍給各州縣寄養以備緩急則省費多矣

蔡兵垣議稱不堪亦足以佐火器之所不及

一議器械火藥往往制造無關于實用乞勅工部調取各邊精巧匠役一二百名赴京與見在匠役互相指示并力制造務求堪用仍刻期催督可無玩愒之弊

有旨移北安門外虜平復舊

一議罷內市以清奸細

以上十款或可以支目前之急或可以為長便之圖總之披瀝愚衷以為救時要務蓋亡羊補牢其計已晚苟悠悠坐待天下事去矣

覆旁選科道

卷之六

六十四 四月

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愼言任之、○嚴趣添注五府京營諸

將到任

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州天

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擧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籌及

時之劃。張聲勢以補賊膽修資際以固吾圉俱急有裨于

遼事者惟

聖明採擇焉

一議覓謀士遣名將問道登萊、廣招健卒督見札水兵棹、

舟、浮海直擣奴穴、

一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
一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自今廣寧地方孤注可虞
且坊牌突被回祿，明屬奸細爲政，非西虜同心，廣寧未必
守也，中書舍人郭萬程投揭願往，義氣可賞，合宜聽彼就
道同化貞商酌行之，許令便宜，不從中制，

事有緩急
應調隨補
獨不可乎

一議止調薊兵，薊門係京陵重地，見苦盡調搭遼，兵勢單
弱，今復議調，是以京陵戲也，雖奉
諭旨，當從撫臣奏請，寢之以固根本

驚其西亦
止此議

一議招義兵，京城環聚勳戚及官貫富室，各有身家性命
之重，坐此漏舟，勢不得不獻一賸忠義心以報 國家，各

上批有忠勇任事之褒

宜及時督率家丁、或捐貲招募壯士、畫地操練、爲首者以兵數多寡、授級勅賞、以奬忠勤、

一議撫臣督兵移鎮、先是庚戌之役、保撫曾膺防風之慘令奈何蔑三尺耶、宣大摠撫董漢儒報遣標兵三千入京護衛、仍身督五萬兵移住宣府、卓哉此舉、此可慨觀望者山東河南真定諸撫、宜令刻日移鎮、再延治以逗遛之罪

一議大臣司餉、餉司楊嗣昌理河東新餉、心血嘔盡、才識兩超、今遼陽既陷、餉當別議矣、且河西舊餉屬山東司理之、關内等鎮舊餉、屬貴州司理之、各有典守、欲求歸一非大臣總理不可、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此事、分別

新舊以便責成

一議下嚴旨守催望臣以安人心熊廷弼等

勑諭懇切讀之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刻期赴

召料理邊事資不可遲眉睫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金湯

近被勲宦諸人截水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

矣今宜差官查疏以備深池之用

一議慎便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一

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嶺一片石、更平曠無大險阻、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通者石匣口進步行達于十餘名、深至鎮夷河口、射傷守臺軍士、石匣距一片石僅六十里許耳、萬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騈枝耶、宜令添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科道、單騎遄進、終成紙兵耳、急宜遣官同總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

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報名、無錢者定不入冊、且無破格之例、人不樂就、設處錢糧、以備募資、

責成將官以收實効。此爲急着。以上諸欵或擬之使不吾犯或備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見。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勑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今伏海盖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

奏告廿七大婚也

卷之六

六十七　四月

守賊由盖州而絶粮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燃眉、已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粮船。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粮。去後、今據遼陽已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比由降夷内應。其明驗也。又有吴金祖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爲難。其人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劉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耀兵。

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闌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再乞裁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修山海城

議者謂速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此議甚確亦甚急但修之非可聊且補葺已也蓋城薄則易攻一砲打

如議成之
兵正金湯
不拔之基

即中宮尔
母

之而遂裂城懸郭亦難矣撤去一重而遂陷城無池亦
難守敵人長驅而莫禁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內幫厚舊
城之半城之外增築一郭以為內城之護而郭外之里
許又自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即引海之水注之置
聯橋於其上緩則設之急則撤之而橋之貿即於此山
取大木為鹿角柵聯置于兩墩建鋪窩於其內以防撤
橋衆敵之守蓄柵以外胡馬不能入柵以內火砲可潛
具也或謂此時而有此舉恐功緩而費奢不知自山去
海遥度不過大七里監督得人只十數萬金饒為之非
奢也規制有法只畢數十萬工一日可成亦非緩也是
在當事極力任之而
總督極力責成之耳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
工部主事金元嘉行人張其平雲南主考　刑部主事項
夢原行人張檉芳貴州主考
叛臣黄衣伏誅

刺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于遼，遼陷不死，乃剃頭投降，甘心臣虜，逆芻引見奴酋，酋以大紅蟒衣之，與騾一頭，同三僕送出招撫，過市覲者如堵。蓋明以其自為招，又陽用而陰圖之也。但叔曾列冠裳，受 國厚恩，還自賊所，甘為戎首，既為誦德以誘其往，又為彰感以迫其從，熒惑羣聽，欲舉河西之地拱手而投之賊。撫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通衢，人心大快，地方稍戢。隨上疏自劾擅殺之罪。奏中有言：若少緩一日，恐人心愈惑，內變叵測，雖欲殺之有不及殺已耳。可為深識之論，廷議韙之。

逮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旨：遼城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倡為弃城嗚虜之說，

公然投遞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

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餘道

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

卷之六

六十九 四月

判劾疏云棄廣寧即棄山海棄山海即棄薊鎮恐當事不穿一感此言聽輕撫之疾呼而遑然不應即應之亦不甚急不再徵而天下事云矣良是

按出揭畧云遼瀋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遼人巨族通李永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職等同守之策必欲僥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為官兵大勝以攤我守侵晨合圍至甲刻賊始攻城而西城樓遽焚遂內潰不支矣臣權與一僕攜關防昌團而出夫豈敢憂其死而職寧死法不死賊亦欲有以為國家計利害也全遼獨河東不恐捨耳而既諭袁矣河西又不能存不如棄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河西又不宜棄諸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啗之以此地為餉使西虜相構而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職在海州而城已空間三岔河闇賊已據不得已至蓋州覓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張楊二同知先艤舟待發矣危解之勢若此尚恐言哉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頃臣趨朝行至山東有言邊事急者臣心憂之行至前途聞遼已陷閭里遂有尼臣于道者臣笑而不應臣以身殉國政康程而至則舉國皇皇臣謭雖至腐敢不避愚陋敢以膚見

此鄒吉水入朝第一疏事爲國爲民之隱知無不言而聖明褒其忠行其諫鄒爲之風鵠然在一堂

上請、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致也。往者不以推賢進賢爲事、以錮賢逐賢爲第一義、遍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爲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爲衣鉢、奈何朝不多事而究大臣已死、恩賁泉壤、諸人存者、談笑林皐、落得臣等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庶民之家、厥子孤立、其家督杜門憂勤、一心撐持門戶、不數年、家日殷盛、外侮寧息、皇上初登寶極、何必憂者、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然之理、無不可知者、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

卷之六

七十 四月

老成人國之典型信哉

不和之流弊也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如虎者為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推升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沈機通政吳可達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

劉日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達弘猷太僕寺卿
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沖襟實學、副史馬孟
禎澄清爲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並在左右以備前籌
此外如磊磊落落、忼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
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綰、可備急使此臣所知
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謗謗
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魏學曾由光祿少卿遷推遼撫、少年甲第、爲開
府者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焉或奔
而至千里、負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蹤跅弛之士

七三六

七二四月

在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蒙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况此時得一濟時士如荒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永保河真順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兖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

神京宜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賓承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李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逕升京堂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靳爵者人主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又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

環而攻之。今彼隻輪不返，

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知縣魏道悦，知縣裘應賡，知縣胡良執，所練兵可當國家一隊。入三輔地，遇諸父老子弟，語以我家

祖宗仁漸義磨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淪于戎夷。一旦都門有儆，宜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復觀山東，自四十三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又派驛遞馬戶，不勝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人人泣楚向隅。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輯其黨，與大增馬價

數語可書千百道檄

愁動監門淚染長沙

七十二 四月

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
難言矣。山東畿輔
陛下肘腋、肘腋完固。則身體康彊。臣愚爲兩省遼餉。宜全
蠲免。不然、或減一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
價以酬。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
也。臣目擊心傷。敢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盡豈復省世間事。念爲
國爲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末議曰、臣自癸巳歸里。灰心業

合入　朝
續陳二　疏
觀之古今
治道不出
此矣

形、坐以待盡一旦昇
光宗皇帝起 臣 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升今職、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遇似夢似想 臣
即千死萬死、何能答
天恩萬分之一 臣 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遠飭二事下廷臣議 臣 恨未羽翰白日奉佐

幾人能更
此

廷議、然 臣 入 朝有見與言不盡上負
陛下下萬艸芥敬以舊習見聞者條呈上覽 臣 久負浮名

立念自刻

全無沉修起家之日、即默默矢天此行有名想有家念不
培植人才護

七十三 四月

國元氣爲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 臣今此疏甚淺伏望

陛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腸雖熱 臣心

甚虛不敢以垂老強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諸議于左、

一曰拔茅昔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

繫之曰、茅爲物薄、用可重也、愼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

人惓惓保泰之啟如此、冢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搉

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如不得已、誠愼之也、察其

故曰、月旦未一、夫月旦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爲善者好 (雅絶)

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

少年請三有

其所賤惡而辟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成長正大臣事我爲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眞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掄才地作選佛場凡不甘老死牖下者誰不如我而令老死牖下非仁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礱左足入朝必致多事不知多事爲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尤嘵嘵然此必純任血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即日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于斷也臣拭目以俟

卷之六

闡幽

亦明以耿耿一腔付之論定矣可奈何

一日闡幽人在蓋載中、亭亭表表、照以日月、澤以霜露、秉靈春、蘊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生前順遂者、死無遺恨。其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死者、有力撓疆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盡臣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掃攙搶之畧、尤可想見。倘在今日、濟濟彈冠、今乃為泉下人、尤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之、神骨悽楚。記臣在田間、臥小榻、夢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即真有此夢不宜入之疏中）尚書石星者、共寓一招提、上下蹬道、始而訴其哀曲、繼而峩冠博帶。臣請而問曰、公何冠帶。曰、上宥我矣。諸臣英爽、諒為同然。

陛下躧日當天萬彙畢照諸臣不得彰顯他日雖有大利大害誰復爲　國家廷諍臣艱大患誰復爲借箸故我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陛下亦當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郡國夫郡國嗜善慕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閣者諸臣子固多貧乏不振雖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剝之慮謀諸野何如謀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易之道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幽者闡無有遠近幽深臣　願有請

一曰遼餉頻年奴酋爲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處

處剝皮、人人吮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嗷于下、粮十石以上者差可、糧止一石數斗、旱乾水溢外、尚不能供正稅且有虛糧。虛丁租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摩推、各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共塡溝壑乎、泣而訴踵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民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知爲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復稅。蓋爲商賈多擁椎貲。取百之一、抽毛于　取窮民、是求鐵于針邅豈不津津足聽。顧二十年海內　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言商苦

ク公費倡
兆助是救
民急着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権稅之門、難言二。
江濤拍天、賈客風檣、多葬魚腹、難言正。顧諸臣莫計之也、
臣以爲西江若此、而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
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受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顧計部早爲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
公費、或各區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也、
一日理財、皆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衆皆訟

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缺塞財在外、民無
復流轉、今為奴酋事、司農頭鬚為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
一事不可長恃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
中國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
為富強。今
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在
高識絕議
事也屯田、參議吳撝謙言之詳可派也、今議屯田者、其說
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
屯田何易清也、臣 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
勘、奸軍以民為屯、官唯唯不知所辨、臣 竊嘆之、臣 切謂國

屯田

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清、其有能清出如百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國者、此 臣愚真見也、

（良法）

鹽法

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由巡鹽不得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尤遇奇、孫之益、其選也、

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

人奮勵。即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課不克。末之有也。至如尤遇奇巡三秦、巡淮揚、濯濯鶴鶴、清時孤鳳、以勞抵家、而終不一行贈卹典、勞臣飲恨何極、況在事僅已滿、司計者何如計處、

水利

水田如徐貞明路水客談出、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驟、致有蠹四起。今宜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懽開粒食之源。令汚萊不闢也

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籌矣、

振武

一曰振武。今日奴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臣非謂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敵、我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剪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可考從北征錄可查也臣爲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爲失算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困困宜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爲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無能爲者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量諸人冥冥鬱鬱其必助我

天朝殲此虜死疑無能爲者兵法（全賴在此天道兵法）忌盈忌滿酋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不足慮）兵攘外必令隻騎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効死守于下萬無足憂也

七十七 冐

堪為堪歎

說者又曰無將臣竊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

登

朝五十年間聞士大夫推遜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顧養謙葉夢熊萬世德梅國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衆咻之其人多跅弛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

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落以
我素所酣習之文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
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振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猶
不自振振、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來之
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且枕矣不自振振、其
入于坎窞何疑
一日驛遞驛遞之苦、自昔為然、于今稱甚、前者礦稅役興
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
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為家庭飽奴僕不復為
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

卷之六 七十八 四月廿五

停輻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迷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每年額設工食、牛在士紳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問有遊心濶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如范涞、姜士昌過客知徵、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馹傳道查有折乾冊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康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不能如范涞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奏

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

納銀本地方。自顧夫馬年年報積逋驛遞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滌慮。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田間。覩煩文日盛。真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責。其原皆起于要緊諸司一倡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倍奉一世歡顏而已。面則心非。退則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愛紛奢。人亦念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不過

稱情而止。今之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更深，嚴小廢幾寡過。臣願以簡清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由此而各省，無不肅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為提唱，上負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盜跖，臣死不為也。其二在儉。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良難，揔由煩文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關，既不與世關，昂昂丈夫之身，與塵緣共相沒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

不惟厭之必有忌之者非此老不肯說亦

自甘於局人亦以於局目之此臣南北所覩嘗者若志中不自作主宰亦向煩華中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楊植東馬糞爲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道也今彼此往來金輝玉映所不敢加之今上者臣子遍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蹷遍借以陪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酒以合歡日日宴客果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金卮破愁顏時一宴歡日之餘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言及至此想諸臣亦彼此厭之矣願諸臣滅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心清心清可軒然一世無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

不敢說和

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日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者墜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袂而列，何況何升，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爲卿爲相，次亦不失爲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曠鳴鑾張光房濮中五等註選已定，必欲斥其异己，令廉臣貞臣短

剩入隱深

氣，不知同已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伏

痛の快

爲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爲

厚

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為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退居林下。惟死而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為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為轉念。柰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門。曰无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同天意。以迓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含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孰有大于人臣。人臣羣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十年太僕五卿一眞自如之葉茂才力障狂瀾進賢斥奸之

卷之六　　八十一　四月

趙南星、恬約遠遊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即錮之丁元薦、賀烺、此皆國之名賢也。啟事遲遲。物望謂何。有往生之品、則有澄清三楚、一死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為任不涅不淄之王敬孟化鯨、此諸臣者、顧憲成、鄒觀光輩中人、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聞。

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就、則有四歲效忠之雒于仁、則有力排封事心行雙清光祿寺少卿之涂杰王學曾朱維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暮夜指正之侍

御何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事沒寧故侍御之錢一本故參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為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泉永閟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雖黃襆出諸臣不負國。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思焉俯仰眥人俱享得士之報惟在厚恤臣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盛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 又維前所謂者郎署小臣也有隻身當關備餉備虜不得遑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禎下不得世廕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欲求

卷之六　八十二　四月

和不過爲國計一跌而身死囹圄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平以身殉國爲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緬事遣戍之李材夙負雄韜業廓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重獄戍之出關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在道臣工無不壯之不一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冤之文穆江東之地之厚也無所不載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款臣方弛擔入國門感時觸目篝燈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

其爲重復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爲獨創一腔血誠救鬬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一壺千金緣臣年老志衰惟取人之長志人之短樂人之善略人之過倘涓滴有補臣寸心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上曰續陳諸欵具見有用實學該部一并議行

罪援遼逗遛鎮將王威達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臯等分營簡練

十五日

行納吉禮

起。李茂檜儀制郎

兵部奏獲奸細，奉

聖旨，這提獲真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梟示，有功員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地方，懸賞緝捕，務在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

本月十四日，未時南城兵馬司吏目錢從想拔獲剃頭男子一名邢子成，面生可疑，似是奸細，遣解到南城御史方震孺，會同巡視廣渠門御史侯恂審得邢子成真定府人，于去年九月十七日隨李游擊出關，本年三月

十九日在遼陽東門擺營。二十一日遼陽被剿。子成遂剃頭。有叛將李永芳。二十七日令子成等一百餘人。每給路費七錢。進關打聽三岔河幾處深淺。京師幾層關隘。調到官兵共有若干數目。此一百餘人。俱係山西寧夏真定三處人氏。二十八日起身。一從遼陽東門出。至三岔河。偷渡過來。山海關不放。遂往一片石偷進。一路盤詰。只以殘兵抵塞。本月十四日進京。同夥三人。一名陳三策。一名張克成。二人俱未剃頭。捉獲子成時。二人驚走等情。看得奴賊之長技。歎令奴必欲長驅。勢必廣布奸細。遼瀋伏事可為長技。奴必欲長驅。勝算專以內應為主。遼瀋伏事可驚。奴計甚詭。其所差奸細。必使人見之而不驚。望之而不疑。雖奴如子成者。未必真奴賊倚伏之人。而為其布散之人無疑也。若不速為正法。京師何地。可使奸宄之縱橫乎。

防。西虜

時伯酋糾合各酋。聲言挾賞。暗圖搶犯。故嚴備之。

添。設司屬官員。刑部主事萬爆。調工部營繕司。王登庸改

卷之六

八十四　四月

屯田主事。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以主事耿如杞協理職方鹿善繼葉震生管題復本章。起用謀勇將領。

本兵題薦杜光宇、顧尚文張成憲等。

山東道汪泗論上言，臣觀今日大勢，急着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嘗記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傳語曰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害。也。自逆奴入犯，遼瀋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聞聲股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粟帛不足多，兵革不足強，望而恃敷之象。今百萬之金錢

不知此無形之城守奴之所不能攻虜之不能動何反忽之而不談

皇上不吝政務以授之、三軍之旅幟立可新也、征調召募羣策畢舉、帶甲控弦、立無單弱也、然臣以爲此但得其具、未得其勢、得其勢者、得其心者也。使廝養以至將軍、有一不如指之從臂、而臂之從心、不得也。則非如古人所謂將必知兵、君必知將、擊兵如常山蛇、不可也。遼瀋未失時、聞川淅兵衣不掩身、而日支五分、僅得三分五釐到手、人人生怨、經臺主將、一切付之罔聞、近日督臣之書、謂除降夷一事、其餘着着不差也、（既不差何以如此）無奈遼人之離心耳、傳聞遼城内應、約期舉事、皆遼之巨族（何故）倡之、至百餘家、前車既覆、後車可鑒、則邊之人心宜亟收切、京師五方雜處、在昔時爲

卷之六　八十五　四月

都會首善之地、在此時爲干羽而舞之階、
祖宗爲巡捕設營、不知今日即營兵爲畫餅、非惟無緩急之倚、而且有倒峽之虞。
祖宗爲巡視設城、不知今日即城役爲毀閑、非惟無盡一之守、而且滋挑激之釁。把棍拏訛頭等有名、然有名者、人得執之、無名而掉臂無人之境、又不識也、保甲坊牌等有編、然可編者、官得問之、彼乘墉伏莽、正托之無可問、而觀望一朝之釁、官不覺也、此輩善馭之則爲吾用、不善馭之則爲激變。當事者何不召釁爲安撫也
宸居禁近、隱憂易伏、

識 権

陵寢重地，大本難拔，干連觸忌，誰測其深，而任其責，則畿甸之人心，定亟收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不厭漏危，計臣仰屋，窮年太息，然初意欲成袁應泰撫順之復，不得不倒囊殉之，其苦心應耳。今海內之力殫，而人心且搖搖莫適，以農則東祲西旱，仳傋不講，而加之三釐，未幾六釐，又議九釐，待掃奴氛，轉望轉熾，則聊生之心幾何；以商則包採輸榷，織造倍蓰，虎冠當津，望關墮淚，去年弛禁，今復重興，則子母之術難售。近日部臣楊嗣昌，為畿輔乞蠲加派，誠萬不能已乎萬目者也。

皇上慨然經理，宜以內帑任之，與其厚藏以資盜糧，何如

崇 之 七　　四月

善散以寬民力。此層雖微、王者以為之天、窮愁轉令莫展、
難必不反其常、如蛇山之衆至千至萬非有為之敵、惡得
如此則山澤之人心亟收也。數日以來驚心震迭、諸臣聚
族而議、曰練兵、曰募兵、曰選將、曰清餉、以至 京城之區
畫召募之機宜、關內之綢繆、通津之防議、臣 前疏請宿重
兵于廣寧、今命將出山海關、不容緩一步。命將守三岔河
不容退一步、事勢急若燃眉、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
以當機而發于遲緩。則雖言行而終無解于不行之因仍。
其未行者。或以鑿枘而疑于叵測。則惟不行而且戒于創
行之藤葛。爲悠悠。爲泄泄。虜將渡河。手忙腳亂。 廟堂既

同朝

須有大識大斷方能處之

無截鐵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逐電之神情徒使壯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羣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人心豈亟收也蓋人心固結畫地而守即為堅城何至見虜如猛虎哉不過乘遼人之離心內潰而怏怏用其狡計耳是以土崩瓦解之喩千古堪為凜凜今日只在收拾人心為吃緊着

臣嘗觀史策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之自古迄今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操勝制虜矣伏乞

卷七六

八十七四月

皇上與二三大臣。以雷厲風行之勇。視乎中外羣臣百姓

負商畢慶

各邊將士之心。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古之人主一言而將士流涕。一舉而收復同心。豈非今日之針砭乎。願

皇上乾斷而力行焉、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彈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為、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部當逮治、姑着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撥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

限撥兵

查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王化貞撫遼東

遼東巡撫新升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龍飛首科也

奴酋窺河

臺臣鄧秉修奏言路阻塞有可憂之漸八曰導輕厭之機廢耳目之任起壅蔽之售開擅攬之階來挑鬭之釁成雷同之風啓執持之迷闢卸過之路

贈恤恩典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瀋陷没撫按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

可愍嘉據奏議確宜沛恩卹、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塋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同知、襲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復原職、贈三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從祠附祭、陳堯甫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祭、內秦邦屏妻上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

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門存歿忠義之意、陳

下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體恤錄

遼東叅謀布衣張思任奏言：目擊覆危疏，日原任遼東經略袁應太過採人言，題臣以布衣叅謀軍前，臣乃于二月初十日戒侶星馳，十七日抵山海關，是夜有瀋陽被尅之報，臣亦知賊勢急于星火，勢重難支，尤冀兼程而得前經臣一見，共商防守之策，雖接踵而死，亦無所恨，乃獨與臣友趙佑輕裝並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死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切念臣爲經臣而出，經臣死知臣莫適爲主矣，臣死何益，不如留

一身以圖報稱。臣雖干敗兵中，徒跣蓬垢，兩足重繭，一生萬死，至今魂魄未收，氣息僅續，第仰命而出，單身而歸，畏韋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痛切爲

皇上陳之。臣身在逃兵中，遇瀋問瀋。遇遼問遼。其敗狀頗悉。有爲瀋陽之魁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出，徑奔西山，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爲瀋城外備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爲名，盡拘砲手入城，不許輕放者。有爲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得我火砲手，覩什其練人，賞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爲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轉動，如戰

車之制以避鎗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爲左右翼殊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爲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佯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峯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遼民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捷尤爲其所笑者

積習的真可笑

有爲遼城既破李賀二叛將並嚮入城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坐經畧衙門李賊將隨身榆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後患而獻城之生員無不駢首就戮者有爲李永芳傳諳遼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殺

卷之六

九十 四月

西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戮、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為逆党者、亦有為奴賊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為向導今將振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扼我餉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喙、訊問相同、非道路訛傳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墮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日則放騎求食。夜則並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朝猶成市。午已為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而雉經者。有搶搶攘攘。乘勢刼奪者。搃之草木皆兵。雞犬無跡。即欲繪流

民之圖寫亂離之狀恐不能摸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乘機挾賞章兔欲堆盔甲于教場狡酋欲停妻拏于官舍每通事一到我之將答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欵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營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纔强半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盡一馬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爲更換經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

毫無不大瘠者皆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粮之車輛牛驢官買者盡爲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轂僨轅沿途狼籍火器兵仗委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借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士尫弱如鬼甲仗不完聞奴風聲皆已胆落一有緩急不必即走且二百里之間逃竄成羣流亡滿目至有不逞之徒明言願效遼人獻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臣持原行符檄得入關門關外殘兵哭聲震天怨氣載道而總兵皆以出關爲必死地如牽牛入屠肆步步迫死不惟無鬪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消索旗幟不

見一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主人一家百口頃早臣行而人主亦挈家行矣臣冒炎扶病入都以爲輦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之議論日煩畿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呑聲既而痛哭不爲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已而思之

宜呑聲不可使人聞之也

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禁近塘報既不足憑人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閫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辭煩瀆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敢粉飾一字用見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

全是圖便傳于不可知之數憂乘隙濟事而一隅蠢動倘更有不測將何以備之未雨綢繆豈虛語哉

弛奴賊之兵勢如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刻不
思諜我間我而我以狡套自蔽奴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
而我以延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為膏血遼
左數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
方可惜蹙此一隅
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忍為搖動倘恕臣
狂愚鑒其誠悃
天子做惕于上群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
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海保畿輔即以保神京
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遠近緩急

之間臣雖萬死猶賢于生况幸
延殘喘得以耕田鑿井爲
太平之民乎臣蠢愚朴陋浪得虛名矣不傳黃石之符劍
不習白猿之術况間關餘生數殘痛體宿病舉發已成廢
人即與扶病還山苟存視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時艱不
可隱默敢以一腔熱血願洒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芻蕘之聽廣葑菲之采獨果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即舊經臣亦當含笑入地臣亦得
藉手以報知己矣疏入
上曰張思任既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卷之六

九十三 四月

命三法司熟審。○防素簡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敕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聞警疾至、

斬本兵遲巡撫罪玩將足奪進當之神況全恃要害收精銳出一舉足挫中外之胆也

廣西道游士任奏曰、奴事急矣、旦晚必渡河矣、廣寧兵將城池無一可恃、旦晚又不可知矣、所撤各鎮兵馬若干、絕無一至、而庸樞催景榮口傳九紙催文、便謂足以辦賊。向來只說鎮靜二字、竟斷送了兩箇堅城、悞殺了百萬性命。應斬一个、又不差官速催、聞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為幾

句催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寧一去。山海薊門、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薊門一帶。應斬三。若待到此而後議斬。亦何補于

君父。昔嘉靖庚戌、虜冠大犯城下、逮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忬等下詔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即逮了崔景榮、必不來。一面即以果畧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部不可一日無。請以白瑜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旦暮定有公疏、而余宗濬、王象乾、已題有提督陵京之正銜、併嚴

賜俞允、以便催來、不嚴　諭着部司官單騎急催、各鎮勤

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速、不即逮李瑾、責以疏稱免調解散
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西將陳愚直逗遛榆關不前、
見疏參始到、便應削職帶罪立功、保定撫兵郭增輝近高
臥涿鹿、亦應照陳愚直處分、不則兵將縱來。亦不即出關
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責也。又不能
厘奸致來投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刀已加頭、尚屬司官
令代擬一疏、預先請少、以杜人言、以求為免逮代之計、應
併薄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鑿河。亦是急着。河邊應
置木城、以便闌阻、放火器。一片石薊門等處、有必由之要
道。急須造木城、設木杆窖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

募草澤英雄訪知極透中多將才如已奉
旨來任練兵游擊孟淑孔、雄才偉署、有衛霍英風、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胆有才、精火藥戰艘、俱堪大將、如三科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佑、才識爽捷、家丁驍勇、急用可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摠兵吳有孚、意氣激昂、人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平播已薦援守備未任鄒聘魯、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游擊趙鳳岐、乃援遼摠兵趙夢麟之子也、願出報父讐、政堪鼓舞、得此數人、便可得精銳萬人、若職所採訪札記、或可使朝鮮、或可諭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

卷之六　九十五　四月

刺尚不下數十人、而所結約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
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又若開膠
萊河、練水兵、造戰艦、以便運道、以防登萊、以備奇着、職竟
可率前諸將士、力任其役、倘後不效、即嚴加譴責、職所甘
心

命司禮監太監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冊封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梁侍御跋
月當吉典
告成之日
有神人默
蔭之休可
謂美頌

磔大逆劉保于市

中城巡視貴州道梁之棟等于本月二十五日提獲大逆劉保二十七日提獲劉保之子劉于騙劉于簡隔別研審據于騙供稱伊父劉保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遞印報用白封簡不寫字跡送至遼陽報銀每月一百兩或係家人往取或永芳家丁高科送來假充官差或私買馬牌劉保乃寫提塘官名稟票驗放出關去年三月入月中高科來京兩次今年四月內賀世賢家丁李成兼亦來京謀探等語又據于簡供稱本年四月初四日親為伊父劉保寫書賀世賢書內開韓宗功到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知多少此時乘勢前來諒必無敗之理如過三岔廣寧更易山海愈便如或取勝京都何難目今兵馬調赴不前畏怯大兵速速可前來也茲韓宗功同遼忙中草此密報如有示下另聞遞緣命筆當堂供寫復審劉保與伊子供吐相同看得劉保係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再跟遼中道撫有年慣于作奸滑法通賄賣官遼陽將領藉為家火身為提塘易通線索至犯為天之罪明恣不軌之謀四載以來世無寧宇國有危形皆其貽禍之烈也據歷供情狀顯在

卷之六　九十六　四月

輦轂、逞迫目前、聞者無不髮裂而膽摧、通國咸欲嚼腸而飲血、在劉保當按謀反大逆之律、凌遲處死、決不待時。劉于瀚當照父子兄弟之律、皆斬、劉子簡並其家人劉相、劉福等、另議正法、而現獲未獲諸犯、如彭應高、韓叱、喇馬你、林永英、從[illegible]孫賓等、俱候捕到、折審分別輕重、並其妻妾應得之罪、另疏上請、倘屬無辜、宜弘解網。

奏入、得

旨、俱依擬行。

五月、戊寅朔

奉天承運

大婚詔

皇帝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爲家、后輔一人而正内、故大婚彝倫之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冲齡、嗣膺寶曆、惟是宗祧重計、夙夜祗念、茲者遵承

皇考詔命、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祗告

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冊立張氏以正中

闈而奉

九廟、帥六宮以式萬方、茂開祚胤之祥、丕衍邦家之慶、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

諭免經筵、時以天炎、故暫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免、是爲定規

兵部遵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連陷瀋遼、

聖天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

何敵不摧、乃至　天討之方張、復得　天心之默相、捉獲

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于輸等、潛伏肘腋之地、暗結猩

獪之奴、假郵筒而輸我情形、利虜財而爲彼虜穴、詭言誑

惑包藏禍心、益載難容。神人共憤、是用凌遲處死、傳首三

楊逆罪、

韓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未抄傳紙上空
言何關
廟算今劉保候以邸報為奇貨而李永芳又候以朝報為
秘謀小醜無知自干　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
愾并力緝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能懷忠抱
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伯酋
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奴酋來獻者
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李永芳與奴酋
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地信賞必罰明服我武
之維揚化侫歸忠立見元戎之授首特此榜諭衆知

雖賞林

卷七之六

九十八　五月

第三次發帑金二百萬兩

補河西急缺、陞長蘆運使韓祈命山西叅政、專理廣寧糧餉、運同馬紹芳山東僉事、廣寧監軍道。改王則古廣寧推官、

上諭戶部、軍需動請內帑、危言抗疏、不思自己職掌、國家經制、即如遼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目前諸需酌量補凑、都不計算、祇靠帑金、竟成政體、朕念遼瀋變起倉卒、防援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不及、已經二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部、公同確訂、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住俸停陞例陞、併急公完解的、仍移咨吏部分

别旗罰斥陟務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參奏處
贈。馬德澧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各省典試。福建、簡討劉鍾英、禮科汪慶伯、四川、禮部員外楊弘論、大理寺正梁建延、廣東、工部員外華顏、中書吳之仁、廣西、兵部郎中孫穀、刑部主事顧大章
命御史劉蘭掌河南道印、管大察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
兵部酌量地方遠近、四川漢土官兵三萬名、又李乾督兵三千六百名、限大月終旬。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兵二萬名、限大月中旬。浙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
各選委廉勇將領、及該土司目把等官、尅期到京。分發

卷五大

九十八五月

刑科毛士龍曰：使者處那忝是令其推諉也。

使人臣多先見之譽，國家受后事之訊，豈非當事諸臣罪耶。

應援外，令查四川永寧、遵義等兵，素號精强，兼可朝檄夕發，但漢土既殊，非用一大將統押，恐人情不免參差。彼中總兵黄守魁，近陞南京僉書，尚在候代，合改援遼總兵官，責令統領，其湖廣麻鎮五寨等兵，彼中撫臣選委謀勇素諸夷情信服將官一員，浙江調募各精兵，彼中撫臣選委廉幹知兵將官各一員統率，因川湖廣浙江仍各委風力撿當司道一員監督，催發，庶事權重而赴義自速，各處依期應援，不得遷延時刻，其安家行餉犒賞等項，各該撫按查照加派新餉征收支給，如有不敷，即將額解錢粮內那用，仍徵新餉扣抵，要使士氣踴躍，電擊風行，如或逗撓稽遲，以致臨敵悞事，撫按及監督司道各一體參治。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

竊臣叨官詞墨，東事之初，謬充責任，何爲多口，招尤自棄于日月之側乎，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然後可濟也，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用，由今思之事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强兵，欲濟强兵，必須盔甲利器，實選實練，量錯日器

械不判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
皆明知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合擧城自守
整頓火砲待其來而職之尤爲中策奈何今將兵民砲
位置之城外一聞心至望風瓦解引營火砲皆爲敵有
迫用攻城何堅不破陴無宗兵人知少破合城內潰自
然之勢是諱擧城自宗之名而廿喪師失地之辱臣不
能爲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病根苟見及令不愚變
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奴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兇
未少能如前日於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
營練遲之數月然後可將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臣之
愚見以爲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守清壁急備大
小火罟待具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宗必不收薦越長
驅數城堅宗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火銃製造火
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飾招前募精兵能宗城放砲者令
至廣寧前也山海諸城職之爲宗萬勿如前二次列兵
營火砲于城之壕外糊塗浪戰即是目前勝篝矣待兵
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爲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
固宗尤爲至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勇具救應遠攻
者少畜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遭覆
敗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砲盖火攻之法無他以

三ラ一ラ二

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
連以喪失中外大小火鏡走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
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火鏡勝之莫知
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火砲欲以
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跪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
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
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強
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薊鎮諸臣畧不
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銃城也此功一成真國家
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而奴賊闖之決不
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亦少肯安心固宋南行之人昔將
逗肖來歸海內奸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復
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倉皇為註少且出于至下之策而
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令已三年近日聞中
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鄒元標等敵臣力主臣說其餘面
相咨問皆以臣言為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
砲悉皆合法而他日有一馬一賊橫行成濠之外者臣
請以身執其咎矣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于邊境悉城
而守兵不必增而餉日減辦此減省之餉并以享戰士
以精器甲自然人人賈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

如陷井乎伏乞
皇上決意行之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經費未曾量度
就令多費乃是萬年大計而他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
不貲豈若遼左千三百萬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上地
人民殉之者乎此外强兵決勝之計畧具前上諸疏中
容臣即日再行摘取緊要事宜恭請　欽命施行
御史畢佐周請大發帑金疏曰頃賊窺三岔河備船九十
餘隻尅期擬渡報至邦域諸臣相顧失色廿三日慶賀禮
畢合詞仰請　臣謂
陛下聞報當有赫然震怒不待疏進立召閣部大臣詢以
無兵無將之故資以召兵調將之費不崇朝而沛發帑銀
數百萬期滅此而後朝食乃奉
旨借發帑金百萬且切責該部乘危要挾之

旨如出一轍

陛下豈以邊事為當緩乎夫三全廣寧等處必當屯重兵也不待智者而知兵不得之現在勢不得不出于調今調兵一萬費銀二十萬矣兵不得盡之調勢又不得不出于募募兵一萬費銀三十萬矣

陛下試度諸鎮防守之兵非數十萬能分布否

陛下又試度諸鎮調兵募兵之費非數百萬能濟用否今

撫臣道臣不奉

旨募練乎而銀不湊乎尚滯邦門之郊故百萬之借發在

陛下若存乎見多臣計以各鎮借兵之費尚存乎見少數

雖不能同
亦發一快

百萬慨發於賊未渡河之日，則今日及時之需為有用。若濡滯至賊圍城而後發，則無及矣。大抵天子以四海為家、苟廟社無驚、四海之財皆其財、倘社稷多虞、即瓊林大盈祇為盜資耳、經臣袁應泰、留欽賞銀六十萬、不發、留餉銀兩月不發、豈不謂餡此可為後需、遼遠破而竟為奴有乎。即小喻大。皇上又可瞿然思矣。臣願皇上委勤幹內臣二員、通查內帑數目、約計發過若干、尚在若干、一併發出外庫、諭令戶兵工、遇急奏發、不惟下無再三之瀆。

上無煩聒之擾。則中外將士、無不人人感激而思奮者矣。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純、段彝食錦衣千戶俸、

御史蘇述論遼撫薛國用病憊不堪經畧、銓臣推用非宜

或處以待熊廷弼張鶴鳴、或念斗大孤城難駐兩重臣即

于巡撫王化貞加勅一道而

亦是一見

賜之尚方則事權歸一、既無掣肘之虞、又無傾軋之嫌、

陝西道李達諳

防微

嚴禁內操

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命諸臣早竣陵工

祠劉綎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史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逆書之說已暗含今日用降夷之計其來者未必眞全白遺部即果爾然亦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鼠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都下正苦糾察無方捜捕難盡之日蹙額攢眉而復明雜以降夷數百將從何盤詰從何緝捕哉且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

事實可驗兼遠慮也

逃四十、此四千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強劫、合則哨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盡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擾臂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閫外事權在握、果能簡選精銳、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着着實事、未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此何心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將降夷速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撫、庶內患消而疆圉永固矣、左僉都御史王德完謹陳三策、一決大疑、一定大獄、一慎大柄、何謂決大疑、司禮太監盧受之當黜也、何謂定大獄、蓋

刑獄、天下之大命也、唐時大理奏天下斷獄二十四人、囹圄幾空、今以 三朝之恩赦而刑部重囚至八百餘、厲氣冲騰、蒸爲旱魃、屆玆熱審

皇上奚命堪憐、謂宜破格好生、上應天心、下甦民命、又楊鎬李如楨一獄關係非輕、臣覆同法官會鞫、如蹈湯火之難、觳觫之牛、鼎俎之鹿、悚惕有懷、宜酌羣臣大夫通國之公論、倘以爲可生、即應遣戍立功、收桑榆之用、如以爲罔赦、又宜正刑飭法、勿致鮮華之機、此皆重情、惟當果斷、何謂懶大柄、蓋用舍乃人君之大柄也、而握兵司餉猶大、關大司馬王象乾、今日應至國門、可付以惟幄折冲、而熊廷

（公論誰云二死不當）

（死心事已明不必更求）

臺中言罪大獄之后者云今獄如此欲准從寬議可惜德完美意反爲所借者非卿

卷之六

百四 五月八

天樞直攻李如禎七當死則寬從寬議必不能有照舊仍俟徐議之旨矣

諷切輔臣所以粟麥有推從貸議開端有自來矣

張張鶴鳴、膽氣梟雄、韜鈐精熟、旦夕可至以鎮山海總薊遼、屹然長城、至大司農李汝華、夙著才名、乃今氣息奄奄宜令歸骨以沐老、尚書王紀、汪應蛟風采赫奕、幹理精勤可膺戶倉之任、三策非遠、九域可平、厲精在

皇上而調鼎在輔臣、於此三事、暮而思、旦而行、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者、是爲旋乾轉坤、臣將謂輔臣喜。倘于三事、拂于耳、逆于行、所謂不急痛癢、而視京國之立墟者、是爲折足覆餗、臣將爲輔臣悲、喜喜悲悲、惟輔臣念之。至于臺臣梁之棟、擒獲眞奸劉保、大是有功、通臣吳殿邦盗臣貴於一疏、亦是千古不可磨滅之論、惟

指李三才

此疏可為定論

皇上振擢而大用之、即宗社無疆之福也、

御史周宗建奏曰、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德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款、有議寬如楨楊鎬之意、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如楨楊鎬禍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殛、三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繼、共求速斷、以清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羣臣大夫通國之論也、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請、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有目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殊

卷之大百五 五月

非其求決之意不慮大中于前後詭意盡、行刪去、止摘其
發端兩言、爲德完罪案、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
完爲何如人也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
擁護 孝端、嘿扶
先帝 至廷榜百餘、死而復蘇、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得遭
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臣子間
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日
不安于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息難期而孰料横
議醜詆大中者出而謀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選授大中振之省廂、草一二疏、曾無規正、而傾誣辣
手、先加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同天之耆碩、乃其巧借兩重囚爲
題目、似可箝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語、正可共質、且大中
不思票擬之寬。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狠心
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
中是何肺腸、臣子良心未死、大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
使一時

卷之大

与六 五月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言官　國本之孤忠。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慘黷無色。迴腸自憐。忘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臣　不能爲大中解矣。

吏部都察院接出

誡諭諸臣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補任、奴酋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弃、
國家優禮臣工
兩朝覃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無悚慄
輔臣劉一燝、已着宣諭即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
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
員即出供職、不得論是辨非、奴氣稍平、危疆方復、再聽商
尚以便身圖、再任紛事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鬪、專意急
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輒託疾言去、小
臣即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協
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如仍前抗違

國典俱存，定以無禮太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
諭申儆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為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
五日，據回鄉張天復等，聽聞說李永芳傳調船隻，要在五
月內，黃泥窪犯搶廣寧，初七日，據臣所差旗牌官云奉差
前往南四衛，探聽事情，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暗襲東
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楊于渭，業將南門衛領兵照
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結馬匹，又用車運盔用，則賊之

急急謀犯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募義勇及清辛皆赤身徒手難倚為用出關之兵既及數千不分河上而黃泥窪之可憂更有倍于河上者臣欲厚給粉花為我蕃垣而撫賞銀帛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相許僅加賞數千以示稽縻已耳今粉花以種田地而黃泥窪一帶虛無人馬突如其來誰為禦之臣承乏以來手口拮据心血為枯屢疏請兵請官請盔甲請糇餉因提塘官劉保以謀逆伏法邸報不通至今未知各疏有無封進有無下落未知

廟堂之上作何處分望眼欲穿撕心欲嘔而竟無如緩不

及事何也盔甲雖有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然土匠没于遼陽客匠還于關內則無其人煤鐵陷于東山筋骨聚于內地則無其料買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銀粮皆從停閣虜使在關坐領厚賞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簡練綜核需人爲急今止有廳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不知安在 臣四顧旁皇討無所出不敢爲張皇之詞以駭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 臣謹會同總督文球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諭該部將戊字庫還鋒盔甲三萬弓三萬張箭五十萬枝煉就建鐵三十萬斤大小鐵將軍三萬位三眼鎗

一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年故事特
勅科道二員督發催覓騾頭裝至遼地并發帑銀百萬運
付山海以備　臣買馬招兵撫虜之用再推一宿望重臣出
關經畧并將推補道府諸臣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
有膽氣者破格陞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立
限嚴催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
兵速赴旅順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俟大兵漸集另行
撤回此外凡以應遼之急者廷臣無俟　臣叩請之煩各鎮
亦無俟廷臣催督之厲期于疾病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
可及將于旦夕而撻伐可伸威于異日矣疏入

三三之八

五月

命諸司 如議給應、仍逐款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疏曰、臣 惟國家設言官以廣達聰

明設大臣以平章軍國、言官操是非之柄而行止則聽之

大臣、大臣握黜陟之權、而參駁仍聽之言官、兩者蓋並重

焉、言官而附大臣則溺職。寧爲過實過激之言。而必不可

徇、大臣之意以爲言。大臣而附言官。亦溺職。寧爲獨任獨

斷之行而必不可藉言官之口以爲行、如一事也、言官言

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事之局量而止。不必執爲言者之

罪也、一人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人之品格而

止不必執爲言者之咎也乃今日則有可異者即近如熊
廷弼遼東回籍聽勘今遼陽之失陷致煩
聖恩及經略更換緣由而欲罪言者臣竊度之此無論廷
弼告病在先被言在後其去也果言者出之乎抑經部議
會覆奉
旨而去之乎時臣欲上疏明之以遼事正殷衆方急望廷
弼之來姑稍緩焉以待大臣之剖分今廷弼行且至矣而
大臣寂如也則不得不言矣謂此一事廷弼有廷弼之本
色言官自有言官之職掌豈獨大臣就中之主張哉頃讀
廷弼所述

勑諭內有科道風聞糾論、大臣又不剖分、聽令回籍等語、是此事顛末已在

聖明洞照中矣。蓋言官所陳者風聞之言也、凡有而即言、始成其爲言官。大臣所司者剖分之事也、應剖而不剖、亦何貴于大臣。倘使大臣有定見定力、當言官糾論之時、謂保全遼事、非廷弼不可、決當久任、登壇可信、遑恤一軍之驚、爲將推羊、無問盈篋之謗。不早斷葛藤、省今日之再召也哉。乃今日會議明日具奏、今日議勘明日議覆、因而擬票、因而奉

旨、廷弼始望榆關而還矣、此其言官之故乎、大臣之故乎。

如日遼陽隔遠其諸功罪非往勘焉不可則言者亦皆隔遠之人未勘時之言也勘者不得不勘則言者亦何得不言總之未勘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
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既勘以後之廷弼不惟
皇上信即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言者為國勘者亦為國疑者為國信者亦為國交伸于國即全全異異亦何為而不可何也發于小臣則為羣言而剖于
廟堂則為國是覆于大臣則為廷議而行于
皇上則為主權成則言者何功敗亦言者何罪廷弼奉
旨而去遣召而來 陶鎔總是

一二

[illegible] 五月

君恩終始成其臣節。豈不堂堂正正。乃必驅逐出自小臣若。

朝廷倒持其柄以授者抑何大臣之不廣也。且言官何權之有。諸不具論。即今虜樞悞國宰輔媟言徒煩請劍之章空補折摺之牘。論者自論。留者自留。言官其如不去何。而謂廷弼之去乃言官也歟哉。或者憤遼陽之破。而恨袁應泰。恨應泰而思廷弼。因追論廷弼者。遡流窮源。遞而罪之乎。夫憤遼陽。則當問守遼者。恨應泰則當問薦應泰者。即廷弼亦當問會議廷弼者。舍當境而問言官。彼言官當日亦何嘗口代廷弼者。必應泰可也。遂因遼破以罪之乎。如

必執後人後事之善否爲言者罪言官凡出一言畫一事必熙熙焉籌前慮後避禍趨福而後出于口亦誰復敢爲國家籌事撰策發難指佞乎而天下事去矣故今日之事而必問也則當自大臣始而苟行株連之法則言不一人人不一言撻伐未張于奴酋黨錮先起于輦下若廷弼此來非爲剿強胡而但爲除異己則廷弼不安諸大臣前既順言官以去廷弼今又用廷弼以逐言官即大臣又何以自安也夫廷弼豪傑人也今且挺身而東矣既已急難于公家必不私酬恩怨即令力赴殘遼料理職守但得奴酋授首自然麟閣名高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豈屑屑與

言者爲難而又何必代爲報復也哉伏乞
皇上擴天地之有容鑒言官之無他收同
嚴論令各部大臣將前參論諸臣俱置勿論以安任事者
之心以作言事者之氣其于任用重臣優容諫官豈不合
之雙美抑臣更有説焉從來無理衆口之英雄亦無不坎
何之世界品經衆論而定功以勘証而眞如必無非無刺
無災而無難也亦何成人品國亦何賴若人而用之即廷
彌此後作用保障與遼應有偉樹當重其權以擔當亦
何妨虛其心以聽人評論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病于互參
自今而後若以言爲戒是視廷彌爲小丈夫不以天下奇

男子待之矣豈所以重廷術而亦豈

皇上任用之意乎　臣　草疏甫畢忽見周嘉謨一疏備述　臣

揭中語因之　封印求去　臣　之揭原因嘉謨權加經略于薛

國用之語是真以封疆為兒戲故反覆發明其不當用權

耳

皇上試問嘉謨經略是否權加之官權加經略應否于病

廢不堪功罪未明之人既權加矣又應否不兩旬之間即

聽令其請告而回籍是何國體成何舉動但待嘉謨此處

肯一心服自後　廷推必然慎重國事庶幾有濟　臣　言不

無少補矣何乃含却正佐題目寂無一語而獨以權衡等

五月

語爲解嘲也、至借此封印求去實是欲激
皇上怒怒、而籍言官之口、褻手又復見矣、大臣休休之度
如是耶、臣本當持具一疏糾駁僉中外多事、非臣子角口
之時、且亦非臣以揭不以疏之本心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
吏部遵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
德、魏應嘉、姚宗文
上日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
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疎玩、遼瀋相
繼陷没、斷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爲可恨可憫、朕心日

夜不寧故着查議處伱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
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
利害、不若二三小臣當職情而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
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着降二級
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
革了職爲民當差、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從少司寇鄒元標請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戍。
諭總領官將、嚴禁撥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疎玩開釁
頒行欽定考格。
吏部文選司遵
旨議呈竊惟

考之六
臣喆
國家以官人之職責之于銓議其甄別賢否貞邪以行
黜陟者此考語也乃該考不知何以必用四六夫四六
多浮浮則不核四六尚文文則不實字句之組織徒工
形神未必盡肖對偶之奏合雖巧隱晦反以滋疑職不
自揆量謬擬一格凡考語冊一官項下以守才心政年
貌開列六款每款以五等爲率守下註或清潔或謹慎
或平常或玷缺或污濁才下註或精練或通達或平常
或跡拙或昏悖心下註或端正或坦直或平常或隱祕
或奸險政下註或勤敏或整辦或平常或寬緩或惰廢
年下註或方青或強壯或似壯或將老或已衰貌下註
或端偉或雅飭或平常或綿弱或猥鄙凡撫按復
命報部冊季報冊及訂吏亘花司道進表以至各官給
錄冊一切照格填註如監司府正佐及州縣正官有十
字該載未盡者不妨開列事實款附于填格之後但填
真實亦不必過多惟給錄疏及薦疏照用考語以明揚
言之體其論効跡亦須用真實開款不必率 對股
之求爲明實簡易不欲以文相案人相員血混綜核之
理乜呈畀曰年日十二年十一月內右都御史蔡應科
定官評之格一疏鑿鑒可行職之說蓋準諸此非敢憑
臆見以爲更張也案呈到部令天下吏治剋敗極矣忠

仍在激勸無資，而在評隲失實，濫觴已甚，代憂可更所
議遵
明旨以飭新規，不特人有定衡，閱評者無煩于射覆，而
衙有攸當，飭手評者，亦可有浮文而求責實，是在省直諸
臣精察而力行之耳。再照臣部雙月推陞，全憑季報，成
例炳如，而省直間有經年不一至，且所報者率有冒無
旁，或所旁者止首領卑官，臣部何所據以合咨訪而甄
別之也。既經該司議呈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著爲令典，通行省直撫按，自天啓元年七月
爲始，照新式一體著實舉行，更乞
嚴勅撫按將季報按期送部，不得稽遲，府佐縣正每季
報旁一二人，以質斥幽，公典庶便責成，條上。
命如式遵
行，著爲令。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奴賊凶逆不道，自絕于天，必殲其
種類，犂其巢穴，方足快神人之憤，雪中國之恥。今之畫謀
而守者，非爲區區河西彈丸計也，將進而撫定四衛，收取

卷之六

百十五 五月

可憐

大姓氏人聞猶足不志爲主何

遼陽。以漸芟薙耳。顧非舟車並進、前後夾攻、不足以窮狡兎之穴、而據猛虎之嵎也、則水兵固進勦時所必用者、而在今日爲尤急何也、河橋既斷、腥羶半壁、南衛豪傑引領西望、至有甘死不剃頭者、冀我有以援之耳。乃李永芳征東山礦兵殺戮甚慘、而我不能援也、近諜者還稱九連城有大姓招兵數萬、欲爲我殲奴、李永芳再遣人諭之、皆被殺、以此怨恨悉遼陽之甲以往、先自有人自河東稱九蓮城有大姓謬氏兄弟五人、一指揮四諸生、各捐萬金、收積豪傑、誓不與奴俱生、或以爲未可信、今果以受禍、而我又不能援也、解忠臣義士之心、而堅叛黨從逆之志。亦大非

亟調水兵

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遽來我亦何以輕徃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寓接引之意奴見樓船横海則狼顧必多遼人聞伐罪弔民則勝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聲實並利者也夫天津南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爲備倭之用暫借游防况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江防海之兵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鴨綠鼓枻而東直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復安居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以竟其用據用將周世祿所

調答峒寨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難馴宜責成道府選揀精健不可委之弁流衙役徒滋騷擾且多經實不得資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結以安家行糧人自願往又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今征調邊兵各有地方之處精銳留以自衛羸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

多調川兵

只無自免之策故為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諜者稱遼陽打造船隻及釣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許以此未動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借徑西虜一水盈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臣

所請三萬之衆、至今未集、又多朽甲頓戈、不堪爲用之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與一旅之師襲遼陽之虛、紓南衛之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

臣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行天津山東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河口、及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牽奴酋之慮、一面速調浙江水兵、及川兵、勒限赴遼、其各邊奉調之兵、再行嚴催、如有後期不至、闒弱不堪者、勅令督臣文球、從實奏報、酌議處分、庶免危遼胥溺之禍、而狡奴有授首之期矣、

逮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

卷之七

百十七 五月

時遼事倥偬、二臣先後引去、撫臣參之、科道諸臣迭糾之大意以封疆告急之秋、正臣子効忠之日。民情皇惑之際。正司官弾壓之時。一爲藩臬之長。一有兵戎之寄乃先去以爲民望。又何怪乎道路肩摩轂擊奔塵相望也。封疆民社。職守相關議論至此。而兩臣無所逃法矣

加贈沈埜正議大夫、沈節南資議大夫

賜祠額劉綎潘宗顔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 國憤以復父仇。臣父巡按御史張銓原以草莽荷蒙皇祖拔置西臺貞誠許 國矣志陳謨未嘗一日不欲忠

忠孝萃于一家奇哉

泚絶

于
朝廷也。向者奴酋發難，撫順失守，臣父時在江右，慷慨上
疏，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速圖僥倖，且叅楊鎬非
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畧。厥後鎬以輕出喪師，弼
以堅守寧宇。在
廷諸臣始謂臣父有先見，且悔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
資深西差告竣之御史，復使按遼，蓋謂遼事非臣父不能
辦。而臣父亦謂遼事無難辦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
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慘禍乎。初臣父行至山海關，經
畧袁應泰有招降之舉，聞之大駭，遣入遼陽，力與之爭，而

國家何樂乎以先見之名于臣子

卷之六

百八五月

應泰堅不可易與　臣　祖見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書云袁
經畧剛愎無謀必敗遼事既欲具疏糾參又恐激變降夷
其可柰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怏怏蓄有異志復獨
授方畧于别將詎知世賢逆謀已久瀋遼繼陷皆反噬片
應爲之祟也人謀不臧一至于此非奴酋能滅遼遼自滅
耳嗟乎　臣　父之始謀不用而三路覆師繼謀不用而西鎮
喪地一腔赤血徒傾碧草黃沙萬里寃魂祇寄悲風夜月
臣　一間　臣　父罵賊盡節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
不知象酋尚爾盤據也道經濟南　臣　祖謂　臣　此舉徒無益
當請

所謂有子有父

闕上書請兵一旅。効力行間。徐圖報復、臣洒泣拜別南入
都門間、
皇上憫念死節之臣、特加欽恤、臣父銓
賜爵賜謚、廕子立祠、兼與祭葬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臣係長男例應受廕、顧臣儒業傳家、置棄
不忍、且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冒膺
寵澤。自甘不孝之罪。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
使臣若得勇士數百千人、自為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
得從諸將出關。仰仗
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臣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則臣父得

卷之六

百十九三月

實授優卹

爲忠臣臣亦不失爲孝子然矣臣雖懷飲血之心未有同
仇之侶而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聽
皇上之裁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倘臣言可行臣願手刃父仇以報
皇上之隆恩庶烏鳥私衷犬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
倍多將士官兵生者勞力艱辛歿者死寃不泯宜有賞賚
優卹茲當遣官宣諭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着他去

孫幣查照職級各于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將金內給發
御史奉勅行事銀幣仍另差解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
給發遣行故諭

長之六

百二十 五月

兩朝從信錄卷之七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

大局大勢大利大害一篇列指顧間名疏也

吏科倪思輝奏曰、痛自遼瀋繼陷、祖宗二百五十年開拓之封疆、淪于左衽、忠臣義士恨不剪滅朝食、而無奈畏怯之餘、人心震恐、不得不暫議守以為恢復之圖。顧守亦未易言也。三岔河一衣帶之險、我既與賊共。而廣寧彈丸之地、夷與虜、又交相垂涎其間。則勢不得不羈縻西虜以緩河上之師、脩備禦之具。此雖抹馬厲兵枕戈待旦。恐有意外之虞。而何塘報稍緩。議論又紛。

大臣憂讒畏譏之意多、而擔當國事之念少。平章者不聞有謀斷之資、而徒推諉于題覆。筦樞者不聞有帷幄之籌、而徒卸擔于會議。弓旌蒲輪負天下之望、而躋

聖明之朝者、不聞有扶危定傾、補天浴日之經綸、而徒浮沉于時局。夫既以身任天下之重、焉得一去以明高。既受

主上之深恩、又焉得托病以解免。奈何數日以來、閣臣劉一燝杜門矣。冢臣周、計臣李、刑臣黃、禮臣周、俱紛紛註籍求去矣。刑部侍郎鄒元標、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皆昔所稱人望者、而入　朝未幾、歸念頻生矣。果爾、空人之國、自貽

伊戚清夜以思邊檄星馳而起秋風蓴鱸之興也安乎不
安乎
沖聖當陽諫行言聽請官則官請廕則廕請發帑則發帑
眞可爲堯舜之
君也方賴老成夙望輔養
睿德鎭定人心即微有規正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倘或
借此懷綠野之思而空寶山之手恐使
聖主之孤立不顧家國之安危勿論辜恩負
主大非夙昔而試質出處之大義不知諸臣何所見而來
何所見而去也方今戎馬生郊用人最急而延挨日時三

卷之二

岔河之墩堡不設、兵將不備、山海一帶、議添錢糧不聞作何應給、薊門一帶隘口、不聞作何布置。天津登萊一帶、不聞募水兵作何操備。部城防禦、不聞作何料理、徐光啟以逸變　召還矣、即如建敵臺一事、尚未起手、將何以展其經濟也、李之藻以管理軍器加升矣、而十六門之火藥戰器、曾幾修造、將何以責其成功也。畢茂康以知兵留用矣。、事權未假、措手無由、當作何着落而獲、其實用也、今皇上因遼東之急、詔起熊廷弼、恨不立至跟前、職厥甄類頃聞廷弼叱馭而前、輕千里而赴難、已于上谷矣、壯哉、但銓衡堅卧、人情皇皇、恐如前者用三臣之套數、伏乞

皇上軫念封疆、揉通國之議、 勑冢臣速出視事。立題廷

弼經略山海。恢復遼陽之事。一以委之、借其平日之威名

用寒逆賊之心膽。而爲廷弼者。亦宜與文球王化貞張應

吾同心戮力。密切商量、並捐爾我之私、急圖安攘之績、外

禦虜而護神京。庶不負

朝廷簡用之恩、而社稷有所托也。如曰虜騎未必渡河、而

欵虜便爲長策、習處堂之故態、忘漏舟之禍、迦議事如築

舍、用人如奕棋、恐東夷出假道之奇、而西虜收漁人之利。

異日之憂。反不在夷。而在虜也。願爲化貞者。欵不忘備、如

郭汾陽之盟回紇、而拒吐蕃以作廣寧長城之倚。爲奚弼

覌擬臣

規經臣

者、勞而能謙如諸葛武侯之集眾思廣眾益以收恢復河東之功而在

規議行諸臣

廷臣言事者虛心建議勿再牽纏于異同之積習當事者實心荷肩勿徒侈張于帋上之條陳閣部大臣受

規閣部大臣

顧命、被簡召者當挺樹風節打起精神力排弃地媚虜之議堅持澶淵淮蔡之功默釀人心世道之和發舒直節敢諫之氣則不動聲色而作用固已遠矣昔中國相司馬、而四夷相戒不敢犯邊、豈異人任又安在斥逐言官以立威爭字句以見奇也、矧今兵荒相仍盜賊竊發則當急減加

減加派

派收拾人心貪墨成風賢能淹滯、當急復行取以鼓舞循

復行取

選將

練兵

革時弊之大者

吏。選將選其才而一劃之粗豪。未可遽當登壇之重任。練兵練其膽而甲兵之堅利。即壯三軍之前茅。頃聞京營一缺、鑽營甚衆、萬一用非其人。則害非小。斷不可草草從事也。此時速逮守土之逃官。急削病贖之經略。屏禁地之孽璫。正辱

國喪師之典刑。自然紀綱振肅。而戰勝

廟堂矣。區區小酋、何足道哉。頃南科臣汪應蛟籌邊八議

志誠憂

君憂國。當事者採而行之未必非救時一助也。職愚不識

忌諱言事、伏惟

聖明大奮乾剛，速
賜允行。天下幸甚。國家幸甚。
敕統兵官毋許援兵譁擾地方，有司務宜處置得法
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雨。降。自冬及春，畿輔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素服
御門，
敕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里，
大婚加恩
恩。蔭。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尚寶司丞，并給新。銜。少保
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誥。命。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御史丘兆麟樞政料理宜新疏曰、前者兵餉并患。而今遼疆大半失陷。則遼餉亦大半減免。只今試一會所入之數無論加派。無論内帑。即舊額九十餘萬之数爲入萬兵之用。今可全用之廣寧。大司農當自可不患。夫今所患惟兵而已、今之所料理惟大司馬而已。兵之所取、不從天來、不從地出、惟有兩言而決、調焉募焉而已。今九邊之備、處處皆弱、可調不可調。未見参酌、今募兵之使或先言用、或既言不用、或先言去或既言不去、可募不可募亦未見處分。然則兵可以不調可以不募乎。新司馬熟悉邊事、自可一言

決。山陝宜大之調徵、新御史有可自愛之身名。必不肯同棘門灞上之兒戲，若是者，參酌處分，固可坐而定。而未宜猶豫也，至于兵之調募，有成議矣。用之何處，亦只兩言而決。數日而定。策應廣寧為第一策，應登萊為第二策，應山海京師為第三策。今且專言廣寧出關之兵若干，未見實數。設防三岔河、黃泥窪，築臺掘溝，未見實用。新撫臺沉勇籌邊，實心做事，方不欲過為張皇而裡面人遂以為可幸。無事應之以緩，而肩之以徐，塘報急則急，塘報緩則緩然則廣寧遂真棄乎。鏡前人之所以失，則當圖今人之所以得。我為事中之人，分之他人不得，則痛癢惟我自覺代

之他人亦不得。則痛癢惟我自擔。何以報君父。在竭忠赤
何以責議論。在砥躬行。濟變與其用智寧用愚。爭勝與其
用躁寧用恬。精神詳用之看朝報。不若詳用之看塘報。機
智妙用之調人情。不若妙用之調軍情。意念常用之防官
爵之壞。不若常用之防封疆之壞。凡此皆新樞臣所饒為
而臣姑贅言之以效他山之石、

浙江巡撫蘇茂相遵

詔舉遺直闡忠貞以備起用郵錄

恩詔開、一建言廢弃并礦稅註誤諸臣、巳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錮

字字是岳水部實錄
功在社稷疆場其報未易量數眼前各位何足云

終身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䘏錄、看得原任都水司郎中岳元聲、正氣充塞兩間、直道遠追三代、乃排並封之議、宗社賴以獲安、獨斥東封之非、疆場藉以底定、惟骨鯁而道難合、故身退而名益高、既有功于國家、宜亟登之廊廟、

又看得已故原任南康府知府吳寶秀、孤忠揭日、介節凌霜。丹書七年、徒與累囚對泣、黃堂兩月。頓遭稅使含沙、被逮幸爾生還、抱憤溘焉宛切。封妻陳孺人烈凜冰霜、貞堅金石、傷心桎梏、欲詣 闕以鳴冤、痛切桁楊、竟投繯而立盡。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萃美一門、照耀千古。應旌表䘏錄

以勵世風據司府呈請前來相應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施行

請視學

禮臣奏曰竊惟勸學作文。乃
帝王之盛舉。崇儒重道。實風化之先圖。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大禮加禮師儒功高百王。法垂萬世。嗣
後
列祖紹基無不臨幸
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誕敷文教。再臨幸焉。茲者恭遇
皇上懋賛洪圖聿新丕烈宜修文德追兩階之舞。用襄武
事。神九伐之威。矧鄉闈試士之秋正豪傑觀光之日釋奠

二

孔子昭師道之尊，預

勅辟雍，垂作人之訓，于斯爲盛，寔可後時。臣等遵制具題

伏乞

皇上勅下木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將合行禮

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

鄉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刑科暴謙貞，江西，編修周延

儒，戶科　士繼曾，湖廣，簡討繆昌期，工科朱童蒙，陝西，吏部

主事唐暉，戶科主事　趙胴芳，

初九開館纂修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

上曰加恩既云無例爾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 累朝常例備寫來看併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是無例仍行各

衙門備查或如照別項

恩例推廣具奏

禮部以辛酉爲

龍飛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中額擬于皿字號内廣兩雍中額

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爲例

禮部上言恭遇

皇上繼
天立極、景福維新、彝章遍舉、即今山陵襄事、幸學、大閱、郊
祀、籍田、典禮煩重、必更清之地、主持有人、斯能相
帝格
天安神佑民、乞
勑尚書臣孫慎行趨　朝掌禮、以從人望、
視學、擇八月初四日、已而以
先皇在殯、郊祀尚未躬承、命於來歲舉行、
敘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疏題復、括取緊要便覽勿冗複

熊廷弼以本兵經略遼東

經略尚書熊廷弼疏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而應之愈緩着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搆之愈異懇乞嚴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亟計軍實早圖恢伏以救危禍以寬

聖憂何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賊已猖決極難抵當

國家全力若兵將若粮餉若器械等項盡擲于遼陽今從新計算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着三岔河用着西北虜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鱗次雲集可不患寡有帑金新舊餉可無虞疊竭火器車營與工製造可戰有具而獨患之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

乙

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賊勢之急固也即在事諸臣一聞做報紛紛守城門送家眷請召募移督撫豈不皇皇着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發遣無時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土兵則路途遥遠難到錢糧則兵戶爭執不沐器械則工部推諉不管即臣到部將一月而終日與本堂商議某處該遣官某銀該解發某事該催趲某件該料理勤限新司起草尚多沉閣而他衙門之緩又無論也何爲着宜先而布之愈緩以邊論則三岔廣寧爲先着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皆先着醫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財力

合諸臣精神。全用于此。當先緊要之着。此着一定賊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師爲名爭此帑金四分五裂及其要做先着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又何舛也

何謂心當同而構之愈異胡越同舟遇風而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于此不但爲君父計即自爲身家性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堂與部堂異有司與有司異屬官與堂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臣與任臣異省鎮與廟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請討本急而阻之以爲異勞緒本就而壞之以爲異事體本定而變之以爲異情分本

細觀經略此疏忠義勃然極怪人之異人之私而發來便嘗照不定言行之殊耶抑有所挽激而然耶

諸。而洮之以爲異。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知大事之難。勢之急。着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祗緣一團自顧之私意錮結于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輦轂、門戶曰、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體面、顧套數、顧祿位。顧訌彈。而誰復有一付心腸。爲皇上顧封疆、顧宗社。明其難務其急、且先以破異同之見者。此臣顧皇上嚴勅下中外諸臣各換肺腸、眞心實意憂國籌邊者此也。然則今日極難極急、而所當同心先圖者。孰有踰於

兵馬、粮餉、器械諸事者哉。昨向職方司取募兵數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了無着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着落。真所謂紙上兵耳。邊兵向調屢空，無銀解補，邊臣苦之。今宜如某鎮調兵若干，通筭安家甲馬器械等銀若干萬兩，先解該銀，一面委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送到關，聽臣驗發，不堪者劾。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不落空。前途遇四川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銀兩，今尚未解。水西安民兵應附前科道一人往調，而湖廣土兵恐非空檄所能調也。若募兵於河南山陝各處，延山挨派，有何中用？應

將各巡撫標下精壯及各道練就見兵如數揀發即將所募餉糧聽募補廢彼此俱得實用而南浙抽調之法似亦宜然凡此皆兵部事也乞
勅兵部上緊設處催趲與臣應急如有失悮臣不代各兵部職兵馬户部職錢粮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可據為成例借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等銀數百萬兩都要兵部處辦兵部無計只得空文調募各省鎮只得空文塘塞此户部銷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尚存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帑金何爲者今日之事不但兵

馬在途、缺乏行糧在途、缺乏本折、戶部應任其責、即調募大銀至悞發遣、亦戶部之責也、乞
勑戶部上緊與兵部通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任咎、至于大將、及偏裨之英勇敢戰者、委難其人、今臺省皆以登壇為言、若謂行伍草澤中、見有英雄豪傑、足當韓范之任、而臣不肯用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入臺僅一月、往按遼四年、南中一年、聽勘里居七年、有何見聞前次經略、平日所識拔、皆已舉用、皆已零落、今亦逢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輕舉白丁、如許定國越効忠等、屢得游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舉之咎、臣想臺省諸

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腹凡所謂行伍草澤中英雄豪傑必胸中皆以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勑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一䟽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接撫臣王化貞賊謀愈急我備全踈一揭不覺感嘆欷噓回想去年在遼情景正如是如此而無奈各部之不肯照

字字眞

管何也內言撥兵出關者纔一萬七千內惟一千三百堪用餘皆象人塗馬徒滋遼累京運盔甲不堪盡置高閣又僅一道一廳無人供事其所呼籲何如其亟亟者二部見

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刀眞定新造與薊昌堪用車輛以及督撫回鎮即發新帶精壯兵馬出關以當應用來行之疏正與臣前謂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說甚合兵部俱當如議速復如数給發仍請

天語叮嚀工部京營各省鎮道通融濟急不得執留以致失悞河西再速剝膚之禍具該道補張應征高邦佐二員已經命下数日皆避難不往假使人人如此

皇上孤立於上實可寒心吏部吏科當一面查參責取不敢失悞供狀之案一面馬上扎催勒限到任違即逮處者也臣嘗嘆河東之事會縣人情以難爲易以急爲緩以後

誤先以同伐異職略舉四端爲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清撫之後因仍而有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鐵北關開鐵北關之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今掌大河西其餘有幾賊特不耶過河耳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返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忍逆覩者臣言戇直雖冒一時不敢犯之諱實冲數年不可破之病尤願諸臣恕之也

遣御史蘇[illegible]巡茶陝西

經略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繫臣高出

上命部院議覆

禮臣上言，比者
大婚典禮，皆奉
神廟昭妃頒諭舉行，至遴選教習，殫厥心力，以至選定
三宮，並皆賢淑。上承
宗祧，下慰人心。其勞績詎渺少哉。宜有殊恩異數以荅
昭妃。
上命該部擬奏
上以貢途壅滯，當酌為疏通，恩貢命照
皇考例，再考一次，歲貢照舊行，
南科孫憲卿條上八

覲事、宜、免　朝之教當寬、多留循良撫綏凋敝糾參之罰當重、自備御力
毋科氏擾訛違限之法當嚴、佳來水程稽查議處至于署篆之人、速當議
定、擇取鄰邑郡佐之有品望者耳之毋落貪郎猾吏之手署印之考。速當議行。既有考成
咸知振勵

上諭內閣茲今二十三日、恭遇
聖母禮服之期朕率三宮躬詣南城宜春宮凡筵前行祭
奠禮、況路徑窄狹、擁擠不便所有侍直圍子手等項免行
扈衛、文武百官、俟朕還宮畢、方進行禮、卿等傳示各衙門
遵行、特諭
廣東主考改工部主：曾櫻、以時迫途遙、請寬場期、

侍御史張璟倖以劾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禁。抄傳私書揭

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潢之后宜賓、

至聖之後須達、其略曰、臣惟一代之興主、必有一番乘勢

更新之規模。使人心踴躍而思奮。而一代之大典、必有一

番隨時補救之創制、使人心痛快而改觀。今年

龍飛天啓。正文明蔚起之初。科場條陳之會。於凡正文體、

遵傳註。愼房考。議較閱。嚴關節。種種要件爲諸臣所已言

者、臣不敢贅、臣惟自幼習東魯聖人之條、而世沐

其意良獻其見亦達

高皇帝造士之恩有慨於中者久矣當此
聖明在御敢不披衷以請如天潢之派不必遠引即在江
右名藩華冑隆隆維城夙儒奇美彬彬滿服每遇督學歲
軼時有冠場但至棘闈榜開人盡黜額豈皆氣数使然亦
緣資格難破改將來士鄙
宗學人闇
國憲游惰日長驕恣相尋臣竊憂之嘗于宗祿一事切自
揣議將軍以差無過限祿一法中尉以差無過力田與學
一法欲學之與無過加額貢舉一法則計宗室中尉而下
有志進取者亦既讀卧碑之文膺虞門之步矣茫茫仕路

恢恢天網何可、復作羈縻學士、之術絕鼓舞英雄之路乎
記自河南戊午之外、此道絕響、則循江西、而湖廣、山東、山
西、陝西、四川等處、政可倣之以行、而又未可以此隘本省
之途也、請自今始、於凡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許
於本省加額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但一登賢書即止、
歲祿、如鄉里貢舉行、當不侈口黄屋借途青衿、即從此登
第授秩、一如吏部考核斥陟法、不得于會典外、別有引例
妄行請乞、如是、則
宗室既不患于倚馬雕龍之無以自見。而
國家亦且幸樹駿流鴻之不失其見、今以 興起 來學、澄清

流俗所切
宗政良非小補至東魯後裔則係先聖熙運　國家文治
又非如尋常千里一士云者乃堂堂孔學自曲阜世家與
明經歲荐之外僅見戊午鵲起耳豈洙泗留餘苐堪絃歌
百里而鄒魯路後不待禮樂三千耶臣往過齊魯之封每
問　先師後裔不云振起無法則稱遺佚多才臣每扼腕
籌畫臨風浩嘆計惟有加額選舉之一路切謂每歲大比
孔廟宗學中才學兼優者心自不乏
朝廷當明示作興之意於省額中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攸
崇

聖學。蓋不徒經明 行修之有功、後來聞風以興起、亦且星布棊列在位、到處薰德而善良、其爲大聖人錫光百世、豈有旣與、宗室合計江西等省、不過十人而止耳

孔學不過一二而止耳、而美風所布、文明之治爛焉、使海內人士相向手額曰、聖天子加惠文學。一舉而親親尊賢。並有光輝如此。其誰不爭相奮勵以自效于明時乎。即令夷虜聞之、亦曰、新朝舉動若此、吾曹未可逞者矣、其所關係 國運政體不旣多與、

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乞
敕下禮部速議具覆、以光天啓元年新政、則
高皇帝與各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非止臣區區一人之
私臆也、臣不揣愚昧、激切叩閽、
上曰、宗生聖裔、中式名數、各加于額外。勿。拘。定。人。數。致滋
多礙。聖意周置
上諭内閣、朕覽奉聖夫人客氏、面奏屢辭出去、是朕留爾
等有何權職、勿生猜疑、爾侍朕勤苦、撫勞有年、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冲齡、三宮年幼、時賴調護、
爾辞待

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回京奉安畢、擇日出、卿等傳示各
衙門、不得紛紜瀆擾、特諭

兵科給事蔡思充奏曰、比者臺臣傳宗龍募有新兵五十
名、俱健壯堪戰、又總兵楊愈茂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
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令經臣委司官一員、再行挑選
務期精銳、安家銀照援兵原例、并衣甲器械、如數給發蓋
選擇既精、不讓秦晉之銳卒、豈其索之數千里之外、而顧
遺之目前、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人衛、中豈
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周起元、諭以急公之
義、款以破格之賞、揀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令隨

排選出関之兵

出關、僕兵少集、擊回通州　則於入衛之約未嘗輿擬用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名見札天津毛兵易野馳驅豈習水性、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器甲隸在三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綽乎有餘、臣之所處部分而法不盡行、議多而事不盡實、故才品不相遠、稽其心力之勤惰敏鈍難懸斷、察其報完之遲速、至于甲器之備、雖在胄睢亦在節省、蓋胄破則委之逝波、節省而不堪用亦付塵上、須任怨耐煩着着躬親驗實

責成軍需之任

格論

乃塞總理季報、吏部紀錄、以示激勸、庶指臂可聯貫也、抑臣尤有說焉、經臣空拳而出、其瞻瞻反顧在三部接應而

請帑金資廣寧

三部頭眉相視、在錢糧不敷夫固吾圍爲
國家所全者大、伏乞
皇上爲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揔頻太僕寺不許三部、
掯分一切調兵製器、聽經臣計費派用、洛行揔理、分司督
催、事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職草疏將完、接總兵劉渠報
奴集馬步達賊二十萬、于本月二十五日祭旗在樟廟站
會齊、要犯搶廣寧、不啻危於累卵、急於燃眉、伏乞
皇上即面召經臣、賜與尚方。并符驗旂牌諭令即日啓行
仍諭三部大臣、日夕拮据。无遲時刻。如兵食足、器械精、而
成算无策、罪在經臣。如兵單食缺、甲薄器鈍、罪在各部臣

激切篤至之論真藥石也

謹以糾劾隨其後。

皇上有破格之恩。必有不測之罰。彼時身名俱敗。勿謂職

今日不言也。伏乞

勅下兵部即爲議復施行

七月、庚辰、
孟秋享。
太廟、遣國公張惟賢詣
定陵告祭
皇祖、
嚴。禁。匿名文書
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為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覆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才品最優浮論頓息
棘闈。搜卷議、
議曰、主必搜者、慮致遺珠、主不搜者、慮開別竇、不若各
房考各盡心目于本房之卷、而以搜卷歸之主考、于定

榜之前一日、主司會各房一堂、信手公派、同生公閱以
防遺佚、各房更不許私自互換、以避嫌疑、庶幾無弊。

遼東西路監軍參政邢慎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南路
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僉事胡嘉棟、登萊監軍廉使
楊述程、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曰、奴之謀犯廣寧、非一日矣、盔甲器
械船隻撥㷖、俱已齊備、據回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
分兩路入寇、又報稱要從黄泥窪直趨廣寧、只怕兩達子
殺截、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叛將說趁今廣寧兵馬未
集、容易成功、今炒花所報、果于張義站會兵、以二十五日
上馬矣、其遣人于宰賽妻所借放宰賽為名、以要西虜、并

兵馬器械到底不能應手奈何哉

推經略出關

覗之耳、抄花雖與我合、然刼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不敢逆奴顏行、奴之西行、誰其禦之、出關之兵、聯絡河上、若不足恃黃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臣屢請、、不得、招集遠兵近二萬、皆須馬匹甲仗、臣屢請、、不得、除工部先發者、俱不堪用、近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京議雇驢馱送至遠、今皆及關而返、關外驛遞疲累、運送不前、即臣欲待而奴不能待也、若兩路並進、臣豈能翦紙爲兵以禦之哉。伏乞皇上勅下該部、速催援兵、及甲仗、馬足、星夜進發、以濟急用、并催熊廷弼速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

苦笑

惟廷臣、一聞其出閣、必趑趄而不敢進、矣。亦不敢逗遛、中外同心協濟、而遠猶可為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准照

皇祖戴聖夫人余氏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大照子

贈官、給與誥命、

御史劉蘭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靳于禮之內。則恩溥而禮亦未愜。亦有一定之禮。使禮溢于恩之外。則禮失而恩亦不暢。故恩與禮宜兼盡、情與義宜相當。則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孤特獨立、危疑相伏、外廷諸臣所以悉心推戴者、不遺餘力、顧內面保護

聖躬、超侍左右者、惟客氏是賴、大小臣工、莫不慶

祖宗社稷之靈、推客氏調護之功矣、今幸冠禮久成、吉典洊臻、釐降之儀肇舉、關雎之慶方新、則 宮庭之內有

皇上主持于上、

中宮佐贊于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所容客氏住足、客氏之當就外宅也明矣、聞

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即令出宮、則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即云勤慎、顧

恩禮所重權勢歸之則嫌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
資財饒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
其家已膺錦衣之榮其秩亦隆夫人之號酬報既已滿足
臣子何敢言功則退遜不可不早也夫客氏有保護大功
諸臣何得不爲榮重顧恩以禮拘情緣例格應如科臣之
請

爲客氏謀更无餘地矣

皇上優以金帛大賜賞賚使之生有所養老有所歸即令
勿聽內廷出就外第悠游家食之樂釋離權勢之嫌常
守富貴之榮永無是非之反令人重其功稱其德則
皇上之大有造于客氏客氏受

恩更無量矣諸臣合辭以請其出
宮者。欲以保全其功也。無任激切、
通州報呈大調兵宵、遁、數、百、人、
上命巡撫王國複設法招回、仍行經過地方緝解釁首正
軍法、領兵官一體重治、
大學士韓爌以默提傳恩、其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臣備員
綸扉、輦國之事。時亦與聞。疆埸之虜屬方引罪、乃至苗功
敘賚。歲月分明。蓋不惟稽之與章。及不任受而亦自察之
名實辭無可辭。頃臣祗述初終夫與之詳。以俟
聖明無私之鑒。乃

婉而慧醒而切綷疏中之極佳者

又一一一二

二十三

宸聽未回褒綸再渙諭以恩典具在不復問其差殊勉以
成命宜遵未蒙鑒其衷悃感茲
隆睠愈以徊徨夫
皇上天也而恩施雨露也膏潤沾濡何能自外然亦必有
根荄之萌而後可以為栽培之地而臣當單輿之始未經
小草之出由暨凱奏之時尤為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高品
之其何以為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臣是以躊躇
無措踧蹐靡寧無可更端祇申前懇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亟裁偶諛之恩俾協輿評庶免自欺之罪
感荷知遇榮逾

榮寵極矣
何以圖報

寵私矣。

上諭兵部、朕念經畧尚書熊廷弼、特膺新簡奉

命專征、宜重事權、兼隆禮數、專勅各賜勅書一道、尚方劍

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兵餉額解經

費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紅麒麟一品

服、紵絲四表禮、銀四十兩、仍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

堂上掌印官陪餞、其隨行領兵將官、紵絲一表禮、銀二十

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即于前領帑金內領發、卿部可傳

諭行、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

二二

二四

上曰、卿行標下需兵營單選鋒久經訓練當有紀律聽卿
會同總協分揀、各官併廪糧優厚等事、俱如議、俟兵到標
下、補足各單仍撤還京營以資禁旅、陳良弼素得軍心、着
一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攝事目諉、

至言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應天典試、諭德黃炳儒、黃立極、
從經略熊廷弼請、傳國以原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羽宸孔廟追祀議、
議曰、竊惟古今道德之極莫盛于孔子矣古今隆重之
典亦莫盛于孔廟矣而議禮之朝不類聚訟之門常費
二千年來、竟有所廢缺而不講者、直為我
世廟而始擬舉之啓聖祠之祀叔梁紇是也、九十年來

此議與古今並壽而

請追崇孔子祖伯夏曾祖防叔

尚有所疎畧而未周者又將待我
皇上而始備舉之啓聖祠之不獨祀叔梁紇是也粵自
漢高帝迄宋初何代何君不知有孔子哉而牲帛謚號
止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世官世爵下逮其所
出也叔梁紇齊國之封自大中祥符始而名稱徒具典
禮無聞乃我
太祖開天國子宋濂言之矣而兵戎倥傯未暇舉行
孝宗嗣服侍講程敏政言之矣而甲乙紛囂竟成寢閣
肅皇帝禮樂中興方用輔臣張璁議
詔立啓聖祠祀叔梁紇配享從祀濟濟一堂豈不稱殷
禮哉惟是二臣建議不緣尊奉孔子起見原為顏曾思
孟坐堂上父不應坐廡下擬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禮
求所以安處然經無由但得叔梁紇一祀可以配諸賢
便可通祀典之窮而叔梁紇以前尚當有為孔子崇報
者不暇計矣張璁稱引是說遂亦無所推廣致令
世宗隆禮孔廟之典尤未大備姝為缺然夫國家之事
孔子無不至矣獨是加恩所自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
又進之而防叔俱泯泯無聞不得享封崇之榮與樽祖
之列臣實傷之臣謂防叔伯夏令照叔梁紇一體追封
奉祀壇宇無用別營第就啓聖祠倣同堂異室之例增

揆之古今情理皆無不合

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處左叔梁紇處右或並稱啓聖公而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酌定二謚以別于啓聖可也此禮舉而孔氏父子祖孫並荷恩綸並食國祭孔子在天之靈庶幾用慰而朝廷之崇報孔子又寧有缺畧而不周至意乎或曰孔子之報與天無極尤當以十世享之而臣不以為然世孔子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惟太王王季文王豈以素王而啟蹟耶司馬遷叙孔子世家亦斷自防叔伯夏為始則議孔子而至防叔伯夏亦無容以少異或又曰一切祀典必求其所表豈防叔伯夏無所著于春秋干禮何居而臣又不以為然也羽淵之血不可以配天乎孟氏之激公宜又安知視防叔伯夏為何似也且顏曾思孟大賢矣而視孔子則遠矣周程朱蔡大儒矣而視孔子則又遠矣彼且以其父配孔氏而享從孔子而祀而孔子配享僅一啓聖而上無所加于諸賢諸儒何無等也不可解矣聖明推恩四品以下上及一世三品而上遞有增加何秩然也聖賢分量豈嘗祿位崇卑乃推恩祀典一槩而無所軒輕不可解矣臣子一沾品位

本源之論
淺李末規
見

恩寵榮施三世、何優渥也、而啓聖祠之封爵灌獻、祖以
上、不與焉、豈
至聖先師、反出保傳下耶、尤不可解矣、爲孔子暢
尊祖敬宗之心、爲萬古伸綱常倫理之報。非
聖上尊師重道之首務耶、抑臣尤有說焉、其爲孔子遠
祖、堯所使爲司從、數五教而遜五品者、此萬世教化之
宗也、孔子道統所自來也、視祿橋之稷、教養閒先並垂
承賴慮與功臣祭興以湯武之故、不便配享、遂淪沒而
不祀何耶、臣載按大魏禮、契以后稷配、春秋尤兩有事
焉、而明偏如羿、教化所助、獨無處興明禮之末、何草草
也、臣謂
帝王廟傍、宜有一祠、別祀稷契、如謂稷已與配、別祀、所
着一契、又不宜有祠、請
部闕里爲之、祭丁、于介官致奠、如啓聖祠禮、則功臣祭
興之錚補塞、而無滲漏、而聖學淵源、亦不至滅沒、而無
聞矣、方令單旅倉皇、該不得迂讀祖豆、乃
聖作昌則、正興禮修明之日、而臨雍在述、環橋人士觀
聽
新天下禮樂、行且雲集、臣敢無說而處此耶、伏乞
勑下該部集議、具覆舉行

文一之二

二十八

曠典、臣不勝
激切之至、

禮部侍郎周如盤纂修　王楳。

戶科參定稽查錢糧法、

凡省直之額解、俱屬于餉司、各邊鎮之年例、俱發于太倉、出納之事、原自非然、惟是解到之日、既照省分而隸之于本司、及轉發之日、復照鎮地而承之他司、即十三司中、已自錯綜不一矣、至于餉司查餉、止據其所解之數、不復稽其、完欠、而太倉發銀、亦止據其所出之數、無憑問其源流、此中外所以相炭、出入所以不相照、而冊籍徒具、永無清楚之期也、先是本科都給事周　條請查盤、已奉
旨、又巡視御史周某、悉索該部十三司應解太倉之録按其故籍而理其舊額、挖底查筭、可謂洞悉其竅矣、全本科詣事院果、又祗為庫司合部之議、每月以冊望令各司自相磨對、則于省直之入數、可以通查、而于邊鎮、之出數、毫無錯漏。其法與巡視相濟、均引繩批根鑿鑿可行者、總之外解之弊、說巧萬端、更須責令各省直于

法愈密

解大內、明開係某年某項、該銀共若干、通解、則開全完
未完、則開實欠、每解一次、俱如此開載、則數目分明、一
覽盡知矣

廷杖建言爲民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男生員盧
懋升上言、先臣首匡
國本、
覃恩遍及遺忠、懇乞
聖明俯宏卹錄以風臣節、以光泉壤

吏科參看得盧洪春、一片忠丹、滿腔熱赤、初疏抑寵棄
嚴立長立愛之防、再疏慎起居、壓必躬必親之處、致逢
聖怒首被廷杖、迄今讀其疏、想見其爲人其意氣何烈
而光景抑何慘也、九死餘生、千秋間氣、倘老成尚在、自
當曳履于簪裾、乃天心暫遺、可無蒙
恩于泉壤、所應查例優卹、以慰幽忠于既往、以鼓臣義

于將來

者也、

大學士沈淮上言、乘時因地小試

上曰、卿召募材勇、捐貲獎率前來、具見爲國忠猷、朕心嘉

尚、收管訓練、授職統領、及糧餉等事、該部作速議覆、

兵科酌議。豫備、援兵、協濟、驛遞之法。

夫援兵之惡其擾也、必設身處地。而後援者可戢、馭適

之恤其疲也、必類外補湊、而後疲者可甦、顧不設誠亟

行亦立視其擾與疲耳。通州以東援兵輻轃之路、未有

師行路處、而不突入民房、未有財狼入室、而不肆行奸

掠者、亦未有拘常數而可望馭適支應者、至于沿途逃

亂、一望無烟、鉄鍋委頓、三月不馭、運則民生國事兩俱

蹙矣、故經過地方嚴棚、不備水火不周、罪在州縣者、聽院

道參處、倘敵棚備而擾民居、罪在兵將、廉其實者、兵

梟示而將細打、其最衝故馭適、量給薪餉。于援遠夫馬、一

疑另行造報、州縣正官、仍不時查核、無使馭盡因以乾

固處得法

矣在奉行

之者何如

□

沒也

原任長蘆運同丘雲肇慎。逆奴之猖獗、敬陳破虜十策。

一日定車戰行則布八門以為陣止則環周匝以為營車之上設鐵轆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備人足賊來接吉門而索戰賊退奏凱捷而歸營胡馬雖健我之鐵車勢若連城我得制敵敵不能制我士卒可恃以無恐矣

一日設地雷其法財于諸葛亮戚

轍戰繼光做而行之胡人畏懼不敢犯邊塞今誠于賊之來路預置火砲數十埋于地中蔭以竹竿去其中格以穿引藥線叢至則遠爇藥之線頭以潛通地雷一發則震天撼地而敵之人馬碎滅無迹我再以鐵騎及之敗其前鋒後氣自奪可遂破也

一曰立迭陣每戰以長鏃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最強賀蹄滕以待次神臂弓約賊相離百步則神臂先蒺七十步則強弓次并發次陣如之則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運後其偽則更待之遇更待以鼓為鏑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為迭陣人心若是更番迭射賊兵銳不能當矣璘用之以破兀朮此輿車戰相為表裏

可以愚套
虜不可以
愚奴商何
也以敗人
爲鄉導以
遠人爲前
驅大都不
能陷即陷
亦必我遼
之老弱耳
○毒河水
可秘用不
可先傳可
偶用不可
常試
○此火攻
乱賊之視
所賊賊之
車馬亦可

者也
一曰砸陷坑、奴之來也、偵探必先知之、可于要路、夜牽
諦軍潛掘長坑深丈餘、愈深愈覓愈妙、以竿浮搭其上
又以薄沙土掩之、使不見坑迹、我列陣于坑之兩邊、來
則虛發弓箭神鎗、以誘之、引入坑內、齊以大礮及之、以
弓弩神鎗射打之、昔年榆林趙可曾用之以破奢虜者
也、
一曰毒河水、蓋奴賊之所恃者馬力耳、其來也未有不
經由于河、而能飛渡者、我預置毒火、毒藥于上流、使奴
賊人馬飲之、不死即病、安能耀武揚威、與我戰乎、秦人
置毒于涇、以敗晉軍、劉錡置毒于潁、以挫順昌、古人曾
有行者矣、
一曰用火攻、令慣戰軍兵、于長鎗鉤戟竿拴烟火之大
者于鏢頭、兵丹既接、烟火齊發、乱刺乱燒、一層盡一層
繼之、再係閧爆、于火箭之上、遠射賊之大隊中以驚潰
其、后、撓乱其陣、
一曰用機單閘遂東平原易地、輪轂易行、預使木工造
兩輪兵車數十輛安置火砲、于前、一砲可藏數砲、點運
一機、使徑自推入賊營、砲石乱打、打畢、復回、安砲再打
打單又回、不用人而車能往返運轉、晝画一虎以潰其

○機單果能此神矣

馬、夜豎一人以駭其單、奴賊必懼爲神兵而逃矣、

一曰用習板、以木版上偏鑿大孔、如碗之形、于賊人出沒之處、窖窖于去止可二寸、不必用深、横鋪此板了中、留小小土基、以閣板其木孔、載布蒙之、徧撒沙土于木板之上、暗留一線之路、使我輕騎潛引至此、再以惡言醜誠之、奴必逐兵前來、馬一湧而不收、齊召其足了孔内、奴賊引頸待誅矣、

一曰設伏兵、

一曰用夾攻、朝鮮爲東藩、第其兵刀微弱、不足仗以制奴之死命耳、臣以爲命一驍勇上將、將數十精兵、浮海至于朝鮮西境、扼奴巢之後、以撓乱之、多帶餧粮、勿擒蕃國、我廣寧之軍以無恐、赫虛聲、揚言一路取開原、一路取鉄嶺、一路取遼陽、瀋陽、使奴膽前顧後、渡于奔命、供其左支右吾之不暇、然後以戰車前進、以奇兵佐之、步步爲營、見可而進、奴衆必弃去城廓而護家門矣、以上卜策、以車戰迭陣爲正、以地雷八事爲奇、當用正、有全城鉄桶之形、當用奇、則用奇、有神出鬼沒之計、又百計以以橫之、多方以破之、至于募閣謀、招猛士、選文將、練卒伍、兵衆自有成法、無待臣言。且兵有玄機、心有妙用、全在臨時斟酌、難以預言。伏祈

建言
國本所宜
贈恤者

皇上勅下兵部會議、如葑菲之微可採、芻蕘之見可詢
將臣十策、轉行遼東經畧大臣、相機而行、則一得之愚
其于恢復全遼之大
計未必無小補矣。
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寇黃克纘、定鄭櫶山盜內寶一案、
生死不同、又雜焦源溥正綱常一疏、刺謬特甚、
原任刑科給事中已故王如堅男恩貢生王立極上言先
臣回天討早。忤
旨罪危。懇乞
聖明考。事。核。疏。俯加
恤。錄。以光盛典。以慰忠魂。
按王如堅、縣萬曆十四年進士、辦事工部、時疏澈主事
臺洪春等、不報、尋授懷慶府推官、茹蔬飲水、治河賑荒

辛苦六年、第經首薦、二十年七月行取、本年十二月授
刑科給事、旋抗言天下壅蔽大害、并陳防奸切要事宜
指中貴與故相交通、剪切深根固蒂、幾罹不測、幸
神祖聖明、疏竟留中、二十一年二月一十六日禮部接
出
聖諭、三皇子欲暫一并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
立長、時輔臣王錫爵新從家起、揭內有萬不得已、必欲
權行等語、舉
朝錯愕驚顧咋舌、如堅夜即草疏上、其略曰、臣等連捧
綸音、其以
元子冊立、丁二十一年舉行、天下臣民、喁喁翹俟近于
本月二十六日、有并封待嫡之
旨、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
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前日已明之
旨。
陛下尚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
旨。羣臣將何所取信耶。且如立嫡之條、
祖訓為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棄乎。無嫡可棄乎。少
遵之語、
陛下為待　中宮者也。果真有所待乎。抑非真有所待

卷一之二　三十一

手。
陛下援
祖訓為據、人咸為假
祖訓為箝天下之口。
陛下體　中宮為心、人咸為假　中宮以息天下之疑。
執狐疑而眾譏賊持、不斷而鬨羣在、此幾微之際、不可
不慎也。顧
陛下早定大策、冊立
皇長子正名東宮、　皇三子、　皇五子、分封大藩、長幼
有序、儲藩有體、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等語、二十八
日、奉
聖諭已有旨了、王如堅這廝逞臆修報、巧伺疑君、惑亂
祖法、好生可惡、正是奸臣、本當依例處斬、姑從輕着革
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該部知道、欽此。是日執救疏十
餘上
聖怒愈益甚、已而輔臣密揭認罪申救
聖意稍解、二十九日內閣接出
聖諭、昨癸戍王[illegible]堅姑着為民、充戍、不許朦朧推用、是
時
元良幾為之動搖。中外幾為之惑亂。盈廷雖共見其隱

禍、先臣獨首發其大端、嗣是雷霆漸霽封議中寢
神祖雖陽加斥逐、而陰已採其狂愚矣、
禮部題為襄興屆期、京闈當議舊制、順天府鄉試、八月初
九、十二、十五、三場、二十七以後揭曉、恭照
皇考妣擇吉日、于八月二十七日發引、前期三日、百官禮
當哭臨、若鄉試仍循舊制、則闈中諸臣、既不得哭泣之列
而吉服將事、于禮不稱。于心不安。順天府揭、擬暫改八月
初六頭場、初九二場、十二末場、似可賓興早竣、孝誠稍展
恩知、謹用具題、伏乞
聖裁、

移場期酌終冀二議存之以備一時權宜之準

禮部上言、禮因人情而生、然非天子不議

皇上因心創制。每參情理以折衷。酌古準今。務會節文而
立極。矧恭查
神宗顯皇帝
孝端顯皇后同日發引、啓奠、祖奠、皆先
皇祖考而後
皇祖妣、及靈駕進發、宮車後隨、至午門內、　梓宮升大昇
轝行遣奠禮、
神宗顯皇帝梓宮、原在乾清宮、
孝端顯皇后梓宮、原在坤寧宮、相隔不遠、故可更番告奠
今

光宗貞皇帝梓宮奉安仁智殿

孝和皇太后梓宮奉安宜春宮、若先往啓奠、復往祖奠、不但煩勞

聖駕、抑且恐悞吉時、況宜春宮在東華門外、

皇妣梓宮、無從外入內之禮、

皇考 皇妣梓宮升轝、亦無一內一外之禮、似應先詣

皇妣几筵行啓奠禮、啓奠既撤、即行祖奠禮、奉起 梓宮、從

闕左門出、至午門外、升大昇轝、然後詣

皇考几筵行啓奠祖奠禮、奉起梓宮、亦至午門外升大昇

輦、正禮謂莝先輕而後重
皇妣先出以俟
皇考、則禮順而心安。且
中宮皇后以下、隨
皇考梓宮出、行遣奠禮畢、便可還宮、亦不至久需挨次、若
遣奠、該午門外、較之昨年在午門内者、僅遠咫尺、亦仰體
皇上大孝、多送幾步。即哀慕之誠。多盡一分矣。伏祈
聖明速賜詳察、應便進呈儀注、通行恪遵也、

棄者未必能乘而恃者真不足恃危哉

遼東鄉賚御史方震孺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疏曰、臣
于前月上十二日、至山海關、撫慰川兵甫竣事、而河西儆

此身未到境中親自受量一番口中筆上總不可據故特論者不可不鄭重也

報適至因思
皇上軫念危疆、不惜精金錦綺、專遣臣以激勵將士、不乘
奴欲渡之時鼓舞、更待何時、是以星夜馳至河上、臣竊意
長河天塹、奴雖有不逞之心、豈能飛渡、我猶得從容聯絡、
豫催兵將、徐為戰守計、迨臣身到、究其源、探其廣隘、始不
覺淫淫汗下不已、臣前有條陳遼事之疏、欲河上多置營
房、為久住之計、蓋屢敗皆因浪戰、此何等時節、敢輕言進
取、又輕信道路之言、謂天限東西、河眞足恃、蓋臣今日而
始知其為夢語矣、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航、全
不見有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水為排、上

洋以上、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况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過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自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地可修守、而最沖淺之處如黄泥窪、張叉站者、皆虜地也、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冰合、遂成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殘遼拱手而聽

奴之蚕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守。守有餘。我以河爲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爲界牌、則人心自奮。况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何者、據老寨中聲息不得通、令奴酋住遼陽、一動一靜、皆可與聞、一可圖也。奴得我大砲無筭、昨以之擊我、連皆碎裂、神器不爲之用、天心可知、二可圖也。奴父子兄弟八人、各將二千五百人、其中不無相傾相軋、即如近日殺郎萬言之事、父子尚有異同、兄弟且有矛盾、三可圖也。遼陽之民、野望官兵、如餓兒望乳、而痛哭慘動天地、奴誅之不勝誅、防之不勝防、舟中皆敵國、四可圖也。曩者奴

兵常專聚一處，故鋒不可當，今既守南衛矣，守屯堡矣，修海州城矣，又沿河設防矣，兵分力薄，五可圖也。奴得叛將雖多自李永芳一二人外，未必人人效死，首丘之念，人皆有之，但□以而劫于威耳，我一舉事，勢必响應，六可圖也。用虜一着，雖不足靠，然畧足以 制奴，近日載遼陽金銀首飾三車，餽送西虜，猶不足得其歡心，啓亡齒寒，虜亦被撫臣點動，七可圖也。李永芳攻韓宗功，而中彈，金鉛子留骨間，天誅叛賊之証已昭，八可圖也。奴賊淫人之妻，奸人之女，廣寧在刹虜，恨入骨髓，土著之民，人人為身家計，九可圖也。奴 閻舊經畧時至，沉吟久之而撫臣胆智，真是經

臣幫手、文武同心天假其便亻可圖也。或者曰、以劉綎之智、杜松之勇也、而敗之、瀋陽之堅甲利兵也、而敗之、今日兵力未齊、瘡痍未復、乃作孟浪之言、少年之事、其以廣寧爲孤注乎、不知臣非敢浪言戰也、正以深言守耳。蓋深見遼陽不復。廣寧無站脚處。榆關一線。豈足以鎖薊門哉。此非臣喜事之言而墮淚之言。也。我日日講渡河。而究竟不能。若靠定三岔作家。恐事異時異。人皆聞鼓聲而奔走。天下事不知其所終矣。伏乞

皇上念據河無守法。亦無長住之法。蓋思河既無險。不得不以將兵爲險。不得不以乘機遘會爲險。不得不以牽制

贊事

督撫爲處。速催兵將，早早出關，嚴兵以待，相時決機，若過
部八月九月，大事已去，至于萬全而後動。撫臣已深慮而
熟計之，萬萬不敢倉皇憤轅，蹈馬上催戰之覆轍，以增
皇上東顧之憂也。臣草疏甫完，竟見奴兵已大集河上，從
西寧堡望之，眞如鐵壁銀山，而守河之兵，衣甲器械全無，
惟有空拳以當百口已耳。事急矣，撫臣之望兵望將，望盔
甲器械，眼血而心枯矣。惟
聖明速行該部覆題請施行。
經略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練副使，
佟卜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敎升職方主事，經略

軍前贊畫。

甲嚴曠弛之罰。凡借差到任愆期者。計水程議處、

順天監臨御史李凌雲、吳應琦、

是時有稱前科武舉二十名之議

兵科蔡思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風弊、以羅真才、謂策試盜套當汰。而上武藝當較。武經訓誡當明。邊塞要害當講水戰攻擊當預、

慶陵成

慶陵上報竣。

事句一変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下獄、降為奉御、外家閑住

降太監王安為淨軍、看守南海子墻鋪、

南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

火軍

何謂火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皆披
全甲馬首所向皆夾長鎗對陣衝來我軍非奮倒即箭
射死毋怪其耍入得志也臣于
神宗朝曾上請纓一踈已言中國之長技在火與車矣
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
且從古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
偏廂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為三陣
鼓行而前則虜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箭縱
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銃砲擊之
遠者可打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換夜以繼
日人焉俱碎營寨可燒此與以弓馬敵弓馬利害何曾
天淵倘火軍不練與弓馬同倘假臣便宜召募知火器
之人不論何方何勞但以慣習為主自擇知火攻之將
統領而練訓之則火谷非常一發難禦計虜兵十萬可
一戰盡也此破虜之一奇也

水軍

何謂水軍海船是也臣聞奴酋新寨三面皆水一面阻
山我軍縱得勝長驅卒未易下且虜空國獨當一面分
兵擧之則不敵合兵圍之則不能是自遺之檣也昔廣
東揔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良法謂宜詔海上貿易
貨舡可千百以上者官五民三分令太重官照時給價

即熊經略三方布置意

私免其抽稅、船之堅固、即百倍丁造、載止八分、又無患丁漂搖、其船上須受、非千人之英、即萬人之傑、其衆水手、無不膂力過人、武藝精強、若以船之大小多寡為之序、自梢把以至參游、皆給空頭劄付、有功者寔授、又主之以副經略、統之以大將、佐之以督餉監軍道、如漕運故事、則人樂為用、不惟朝廷百萬金錢、且為朝廷練就數萬水兵、誠百世之永利也、臣遍見遼東轉餉、多買舊船、布圖省事、所招皆亡命無頓之徒、船與人不相宜、人與海不相習、以致漂沒、運舡數十艘、餉米四萬石、可為寒心、以臣愚見、淮揚登萊之間、添設一副經畧衙門、召募大海船三百隻、各為轉餉、實則寓兵、與遼陽經畧互為聲援、一同進勤、虜必空國迎敵、臣率水兵直搗其寨、破其巢穴、則進無所利、退無所歸、成擒必矣、此破虜之又一奇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薊遼屏衛京師、向為九邊重鎮、尚書王象乾以

本兵行邊、住麾薊鎮、行總督事、責任事權、並重、體統禮數
宜優、一切事宜、具敕書中、除諸鎮額供、并召募新餉、急爲
殊恩異數
曠絕千古
督發外、仍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紵
絲四表裏、白金四十兩、仍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讌
以寵其行、該部可傳諭各衙門遵行
經略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
上曰、經撫職掌雖分、各兼軍務、三鎮撫臣係大關竅處、與
經略商求濟安、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以
重責成
韓王助餉二千五百兩

上嘉其忠義

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薰到京面

恩賜酒飯、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　自被

命後、已以病苦眞情懇切控辭、未蒙矜　允、隨復具疏申

請忽聞遼陽陷沒、中外倉皇、遂不敢不發、今于五月二十

九日該禮部差官賫捧

聖諭催臣入朝、臣方僵臥山中、扶曳匍匐望

闕叩謝、于六月初九日力疾就道、念臣一介書生素無才

望、徃事

皇祖、時際太平、得以雍容奉職、然其碌碌無能、狼狽不堪

固已昭然共曉于天下矣、況當此艱難危困之日、加疾病

垂危之軀、豈有分毫、足濟緩急、惟是臣子情義、不能恝然

俟至受命之候、

可以觀議

皇上視其庸駑困憊之狀、必悔于召臣、而諸臣之望臣

至者、亦將自咎其失言矣。臣聞定傾危、戡禍乱、全在人才、

今群賢濟濟、畢集輦下、諸所爲保全封疆、剪滅逆酋

之計、固已犂然畢具、而撫臣王化貞條議、鑿鑿、神閒氣定、

足當閫外之寄、是在廟堂之上、專其委任、而重其事權。

請重任王化貞核兵餉

有請必應有應必速遼事尚可辨也至于兵餉缺乏
皇上慨發帑金而戒其冒破、神謨淵畫、切中竅會、臣嘗
見
皇祖開礦榷稅、銖積寸累、受盡煩言、竊疑
聰明神聖之主、富有四海、何為若此、謬今觀之、殆若逆知
天下之有變、而預為
聖子神孫計者、往有言、五行之類、金為兵屬、今大內金氣
太盛、恐將召兵、臣深以為然、特舉以告
皇祖、然則
皇上之發帑、非但成

發留藏

皇祖之德意。武亦弭兵之一道也、從來天下之財、未有積
而不散者、而散之善者常多、保封疆、安社稷、省徵求之苦、
結萬姓之歡、消內釁而固根本。其為吉祥善事。孰有過于
此者。此臣之所以深為
皇上喜也、倘　內帑不足、則如前

三次折

詔書所列上伏物料量、行折價、俟事平復故、似愈于別項
之搜括耳。惟是目前所急、尤在將才、唐之亂乎于李郭、宋

擇將須破拘牽

之難禦以韓岳、皆武流也、今天下之大、豈可謂盡無若人
識宜精其選而重其任。假以便宜優其爵賞。使之有翹然
自喜于功名之心、而作其委靡退縮之氣、似亦攣拘之所

當破者。若　綸扉政本安危所關今雖（何不存和幾人）
簡用多賢而以　臣　為之首狐裘羔袖深恐非宜謂宜俯從
言官之請亟行推擇不拘內外衙門但有夙望足以鎮物
宏猷足以濟變者即行擢用與見在諸臣協心併力謀斷
相資其勝于老病之庸臣不萬倍乎　臣　愚昧之人素無籌
策萬里遙度自知無當然耿耿一念不能自已又身病途
遠不能旦夕還到
闕下恐一旦顛沛道途卒填溝壑長負
恩私故敢恭報起程而附陳其愚衷如此以備
聖明採擇至如愛惜忠賢破除恩怨毋使梧鳳方栖復潔

下根須急才望

八字是知表保恭大綱領

卷二二

四一

此等議論实所以重君相非獨長言路声價已也

身而去

國白駒將縶更裹足于畏途此則在　廷諸臣當有同心

而無待　臣愚之饒舌矣

河南道謝大錦請疏言路疏曰臣聞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故盡臣謀國猶欲釋之以外懼誡以敵國外患何代蔑有而惟是有法家拂士圖維于內者最兢兢焉我

皇上睿齡初茂聖智日開用人快于拔茅納諫迅如流水雖古闢門訪落何以加茲故前者奴賊蹈陷駸駸飲馬于河破竹之勢銳不可當征兵無兵遣將無將甲馬器械無一足恃而所恃者獨

皇上盛德景福、爲

帝心所仁愛、

祖宗所鑒臨、臣民所向注、而又加天之度、靡物不容、若谷之懷、無言不納、集群策以謀之、糾群力以圖之、蕩平固自有其日耳、乃迹來諸臣、感憤時事、深憂過計、奏牘沓至、紛紜議論、豈能脗合、雖人人言殊、而一點忠

君愛國、捍圉滅賊之念、以臣度之、誰敢爲異、誰忍自欺

皇上初欲鎭定囂爭、不得已姑示裁抑、而不善體念者、遂疑

皇上之厭薄言官也、而有意匈猜者、又轉疑相臣之假靈

皇上箝言官之口、而擅其重也、夫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試問六科十三道、所職何事、若徒取
充位、不欲其有言、則于職掌何若、即
朝廷亦何為以有制之祿、而養此無所事事之官為也、從
來
聖帝明王、建鼓懸鐸、招之使言、未聞監謗防口、而以言為
諱也、臣固知
皇上決無此意也、相臣平章軍國、治亂安危、于焉樞紐、吐
握既切、驕吝自消、姬公所以成其聖、諸有忠慮于國、但勤
攻吾之闕、則武侯所以為相天下者法也、臣又知相臣慮

必及此也、且

神祖末年、雖不用言官之身、而實用言官之言、故言路重

而莫敢有竊權壅蔽者、至今愈服

皇祖之神、即輔臣方從哲當國以來、不難以身為閶汝之

蔽、未嘗處一言官以自快其私、至今而服舊輔之饒有相

度也、臣屢繹

明綸、為户部請帑、内云、即此遼餉查核一事、何曾有一人

悉心調畫、抗章指陳、又為遼東撫臣催兵馬器仗、切責兵

部該司内云、此等緊重事情、科道官何不指名奏處是

皇上于言官。何嘗不責之以言。而言路諸臣。亦何敢不言

自溺其職哉。第公車章滿積日累時、然嘔心而陳者、亮吐
餘而棄之矣、責之以言、無所逃罪、責之以瀆擾、責之以逞
臆快私。又無所逃罪。爲言者不亦難乎。將悍逆鱗之批懷
投鼠之忌。則榮華易悴。眉耳難施。將指横增之戟。埋當道
之輪則、
霆震洊加。弱羽易折。勢必聽直者獲譴以行。而滑捷者望
風而附。巧伺意旨。傾擠忠良。臣 竊爲言路慮也、而亦爲相
臣慮。宰相位冠百寮。所與爭可否而司糾駮者、獨有諫官
是諫官雖卑。與宰相埒。假令諫官不得其言也、誰爲爭而
誰爲糾者、操縱自如、而愛憎隨意、同已者庸、異已者去、百

讀至此相？臣當不寒而慄？

旨奉令惟謹、可以為所欲為、而果其有益國家、無愧衾影、大眾何憾、但恐鄰賓善借、館大瘈噬、迨至悞國家、誤身名、始悔為諸子所誤。噬臍何及。況

皇上聰明天縱、穎慧性成、從此博洽古今、練習庶務、一旦豁然貫通、追思從前

詔旨、何者為

宸衷所親裁、何者為閣臣所票擬、慶賞刑威、或僭或濫、果

睿斷之不可挽回、抑閣臣之不為補救。彼時遡初政之得失、與畢執之貞邪、梢有差池、定難回護、福不盈眥、禍溢于世。

一二

ロ厂三

歷朝覆轍。良為炯鑑。臣故為相臣慮也。而更為主德慮。

人君以優容狂直為聖、宰相以輔養君德為賢。今

皇上璞玉渾全、赤露赤球、生機方長、善端可充、抑折必諫豈迂儒之陳談、艱難使知、正老成之長慮、縱或起居少節、喜怒失調、措置偶乖、刑賞無度、相臣不能得之格心者、庶幾諫官得之顯諍、方今調降削、不會士芥、而相臣竟莫為調護、似乎用意摧殘使喪其敢言之氣者、夫以爵祿還朝廷、以角巾返初服、士安性不得貧賤、而獨是諫官不得

名言

行其言率相必不得行其道試想不冠不冕爲汲黯乎爲

公孫弘乎、爲鷂死懷中、爲魏徵乎、爲房玄齡乎、又試揣引燭

焚詔、長有此擔當否、檄責弄臣、長有此作用否、銜憲握符

句句道着智者見其幾信然

而內不可問、借蒙煬竈而外不敢言、自是諂臣媚子、稱萬

年之觴謐志愔心、窮長夜之樂、恣其意之所適、惟其言而

莫違、以可堯可舜之資、而不收明言達聰之益、少成若性、

積漸使然、臣竊無能、轉移何術、臣

故爲

主德慮也、夫

皇上睿聖達天、動容中禮、自非習染能移、然而周游罔淫

不近不殖、雖

馬侍御爲起亦深言之

明聖不忘儆戒、則臣雖慮所不必、亦其不妨于過慮者、相臣而慮及此也、縱不爲言官計、獨不自爲計乎、縱不自爲計、獨不爲主德計乎、況當今之時、水旱頻仍、災祲亦迭見、賦役張而不弛、法令弛而不張、盜賊公行于輦轂、逃兵肆掠于村屯、窺闞艸澤之儆、時聞土潰瓦解之形、立見流民之圖、阻而莫上、破柱之威、格而難行、將奮梃大呼、閭閻偪于夷狄、而嘉言結舌、且以爲鼠竊狗偷而不足憂也、此之慮慮在民心。又況奴焰愈張、我疆日蹙、將卒駐于公戰、糧餉匱于私橐、法立曾莫知威、恩施未必見德、

行間隊伍、豈皆奮擊之雄、調募貔貅、猶是嶺梅之望、且戰
守緩急、尚無成謀、欲用機權、未聞實着、倘虜騎飛渡、烽火
達于甘泉、而危言虛喝、耳留之司馬門、不一即上也、此之
慮慮在邊事、諸凡種種可慮揔繇言路不通
皇上豈虛懷以求之、霽色以承之、尤懼人不敢盡言也、不
得聞過也、而況乎土苴厭之、譴責隨之也哉、說者曰
皇上非厭言也、厭夫言之不當者耳、夫人各有知有不知
見各有到有不到、如必吐詞爲經、則咨牧之朝、何以有都
俞吁咈之象、是在可者採用之、不可者姑茹納之、勿以月
觸

威嚴爲忌。勿以指摘當路爲嫌。昔唐太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言、君苟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又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太宗中主耳、不但己肯受諫、又欲執政受諫、故貞觀之治照耀史冊、豈以

皇上流唐漂虞、陋太宗不足爲者、乃遜此而未遑耶、抑臣因是而有感焉、言路之通塞、天下之大利害也。然必人主重言官之言。而後言爲天下重、亦必言官自重其言。

并欲言官受諫直長者之論

而後能為
人主重彼其議與議革百年之利病攸關條止條行四海之凛承恐後寧先事而斟酌其宜毋事後而二三其說則論事不可不重浮語敲推瑣減班行之色一言獎借瑣生岩谷之春祖稍分于左右衡即倚于重輕則論人不可不重臣願諸臣以天下國家之心就人而論人而東西南北勿問以天下國家之見就事而論事而爾我異同勿問以藏身之怨而求人非人以勿欺之信而為直為諷庶乎不媿屋漏可對 大廷言之能為
人主重天下重者端必繇此臣不敢不與諸臣共勉之伏

惟
皇上廣天地之量。采葑菲之微。矜肯在愚。以疏通言路。使
民生休戚邊事安危。無日不陳于前。而
朝廷威福。臣庶陜斥。無人敢竊其柄。更望輔臣。恢張休度
捐除成心。藉他山之石。增玉鉉之温。隨事以開陳。迎機而
挽救。務俾降削諸臣。併還舊秩。毋令潞公專美于前。則相
道光。
主德懋。傳之四海。播之四夷。皆知法家拂士。居內折衝。言
路之氣壯。而逆賊之膽寒。內治修而外患靖矣。

卷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秀水　沈國元述

未有關係之疏讀之增人識量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銜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便行大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毋得疎虞○廕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

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闡幽之典、疏曰、臣聞天下事、有議之若迂、視之為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遲、必不可無者、則今日議卹從諸臣之典是也、嘗見野鹿呦呦、得一萍呼類相食、臣等啓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之不如矣、或

回獨回見回其回大

盛德長者
心術自是
不同

有諸臣中議論未一、趣分陳之、難容其情、當事良有深意、不知品望、輿情有歸、亡論其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久諸臣、倶蒙　邸恩、即穆廟登極、分別三等、後衆等例推恩。最爲簡易。今不過一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丕回。亦諸臣所樂爲也、解之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拆、倘甲而未拆、未足以言大解、追憶諸臣倘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寧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矣。位過其分矣。今茲立　殿廷之上、龍鍾老憊。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逐寒風野草。每一念及、心間沸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爲祥爲瑞

纔大絕真議論

不安則爲厲爲妖故古之頌大臣者曰燮理陰陽錄用臣等是扶陽教恤錄沒臣是扶陰教殘紅落葉摠屬化工寒岩枯骨。半是英賢。旣使見在諸臣。有日以見太平。亦不可使過去諸臣。有鬱于占象緯。萬代瞻仰。是在今日。惟

陛下勅當事亟圖之矣。

皇考喪事故移期

初五日順天鄉試

初六祭月夕壇

奠獻使駙馬侯拱宸萬煒　奉還使伯王天瑞

鎭江奇捷

上諭兵部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奏稱毛文龍領

兵、恢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响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頃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着原設將材、援遼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勅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將兵馬錢粮甲仗等項、移催濟接、毋誤事機、

三方進勦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旨傳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殚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圖進取、梁之垣、着即日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

朝鮮犄角

糧、及升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如議行
遼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標下練兵游擊毛文龍報稱
龍于五月十一日、蒙差委帶領各營軍丁二百餘名赴
河東等處招降叛逆、恢復疆土、堆以便宜行事、至三岔
河、都司王袁、撫畜民、龔誠陸元升彭國昌孫泉民船四
隻行至娘娘宮、候風、十六日方得長行、次日至連雲島
上蓋州、所屬地方打聽、動靜、致書蓋州偽署游擊偽于
渭伏州尤吉單盡忠全州劉守備勸其歸順。人爭言劉
守備甚有內順心、一帶屯民、盛稱想望
天朝救兵。加同餓渴。十入日至紅崖子、偽署伏州防遵
把總周永祚帶領馬步八百餘人、嚴加附守、不容取水
官兵渴甚、且風逆、不能前行、二十三日方至猪島、上岸、
人民盡空、房壘燒毀、止遠無主牛二十餘隻、當日犒賞
單丁說、七月初一日猪島外洋過大風兩、船隻打回六
十餘只、獲民船一隻、水手二十名、船頭李景先、原係鹿
島住民、願隨報效、因與千總憲劉、初四日至廣鹿島、先
令李景先進島探聽、訪知島官胡可賞等、奉虜差委撥
運竹馬糧食、勤取虜婦閨女、通民剃頭、畢職差守備蘇
其民、率領官兵、進島、捉拏島官胡可賞等、安撫一百六

悪絶

快絶

史冊有光

有胆智

十餘家、民丁七百餘名、地方七十餘里、初八日、至給店島差千總張繼善率家丁官養標、張元証等獲島官任光先安撫居民王玉等二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初九日至石城島、島宮何國用盡拏民閒寡婦閨女解送遼陽、逼民剃頭、從夷又將村屯女婦、輪流奸污。民甚痛恨島民王國祖、邀流走報早職當與手總張扳辛家丁室汝材等五千餘人、當獲島宮何國用擒拿親丁孫得功家丁李國保李自忠滿大劉宗義王南王承薦斬獲百敘三簡、李應龍等擒獲叛夷一十二人、宇備蘇其民擒獲佟應郎、并獲夷舟二隻、銅砲三位、鉄砲四位、鞍響弓箭鎗刀撒袋等物、牧下婦女五十餘人、地方五十餘里又獲買牛夷人一十二名、銀六十餘兩、糧米二十石、比時有達左衛廩膳生員王一寧、因遼城被陷、民無定主父子直往朝鮮、要說天使、投謁國王、借兵恢復遼左、朝鮮嘉其忠義。厚加宴禮。着令總督防護、再差進香使船送其歸國。亦至石城相會、畀職數千人、且謂孤單進來來道得失?急重加聘禮、因謂其裏王事。且見書民文傑高修民船撐駕如飛、堪以助張聲勢、二人亦須為効力逐帶回鹿島、又按本島住民吴承福、并百餘人、地方二十餘里大、其長山島、收伙李二等二百餘名、地方八十

有機權
有線索
有變化
有主張
有調度
只一百餘
人用得停

餘里小長山島收伏郭承儒等六百餘名地方八十餘
里色利島牧伏張四等一百七十餘名地方四十里章
子留收伏李應節等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海洋島收
伏劉時節八十餘名地方五十里王家島收伏郭乾等
五十名地方三十五里李景先稱說老岸住民日夜想
望
天兵如一招來必爭歸附畢職因差人招撫雙山等處
屯民且括其間頭角稍異者綸與寇札銀牌以鼓之民
皆踏躍稱快日扶老携幼聞風而至者一百餘人畢職
因至朝鮮彌串堡地方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鎮江
士庶咸共响應次日千摠徐景栢差弟徐六潛湊通欵
且云偽署游擊佟養貞選兵二百餘名抄殺黃嵩奴山
歸正人民去訖畢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
勇既出抄殺也民城中必空正可捹其不備城可得也
畢職細觀事機當在必克即命守備蘇其民千摠張板
李景先張繼善向攀禮帶領家丁一百名也民崔天大
等百名要截去兵歸路隨令千摠陳忠玉甬等把摠王
鎬呂一學張魁乜承祿尤景和許梯率兵一百餘人畢
職同生員王一軍督家下及新收家丁沁布尹等及屯
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

當一以當百

可見用內應之妙

大快人心

用兵第一件好事

恢復第一件緊着

守備丁文禮疊通鎮江中軍陳良策劉爲內應分倚已
定鷄鳴俱薄城下千揔張元社尤景和毛承祿王一號
頭王秋鸞蓋其鏞先登衆人一齊登城喊聲大震鎬擁
殺入陳良業同弟陳良漢蘇萬義等自內殺出內外夾
攻賊衆盡皆胆落四下奔命修養真率夷及家丁七十
餘名迎敵家丁章得化楊眷韓繼善張吾福張讓流蘇
其國王進夷等直前奮擊佟養貞被擊什地就縛其子
佟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時斬獲殆盡蘇守備親斬
首般三穎張千揔親斬首級三穎其餘姓名另冊同報
并獲鎮江守堡佟二云任守堡高守宫并幼子高永年
與黑夜奔逃不知其數我兵陣亡者定有功洪文貴被
傷劉大豆成忠張自恩趙文德王二漢王定國收伏鐘
江單士四百餘名馬匠盛甲器械等物甲職當即進城
安撫單民秋毫無祀民皆大恍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
百里之內望風來歸者絡繹不絕早職因以人心如此
正可乘勢進勤隨將鎮江游擊事務即委　中單陳
其策料理早職一味收恰人心招集末附馮沾王貞周
維新李成桂王尚智擒獲守堡陳九偕陵山鄉兵千揔
劉奉舉易承惠等擒獲守堡李世科雙山住民付登瀛
閣仲科擒獲偽署鹽稅游擊繆以貞解送早職瀋賓情

有句曉

可以書矣

題叙亦有倫次

罪輕重、除大逆悖養負久為茵虜腹心、毒痛仝逹赤子、
罪不可赦、解散聽審正法、外所有從逆、各犯、罪重者、登
時島示以舒民怨。輕者盬候以待處分其長貴守堡王
可禮聽用中單畢示佑東身歸命、以待調發、覓奠參將
趙一罹、亦潛令人泆欵、裒求生命、切爲畀職以庸祿朽
才、率二百餘負合之卒。涉海三千餘里窺取河東、頃刻
之間、領江克復、覓爰一帶城堡相繼歸降。百里之民
望風歸附。士氣一伸。奴茴有可滅之機。是豈畢職之能
哉。實　朝廷之洪福。本院指示之功。而衆人之歸心。豈
力不可誣也。如守倫蘇其民千摠張扳以忠貫之心鼓
勇敵之氣。隨戈所指人無逆者。此可任于城之寄以收
擔王定國之功也。生員王一寧。當遵城陷沒。氣焰嚇人
大小文武官員盡皆逆竄。寧以一介儒生挺身渡江說
居國君臣。起其敬畏。事雖未就。氣節凜然。已足以振起
庸需矣。及畢職延與共事。計畫立就。動中機宜。所宜優
以職衍。委以軍事。必能展盡忠獻。以佐滅賊之功者也。
千摠陳忠、李景先、王甫、把摠尤景和、毛承祿、王鎬、俱秉
忠赤之心、厲勇敢之氣、宜各授守備之職。以寄一方之
任著也。把摠張元社、張群、呂一學、各懷勇捍之資、累著
勞勛之績。所宜升賞。各盡其用者也。家丁劉繼祖、官養

寫情真話

瀝血剖心之談何聽者之不察可惜哉可

棟全汝才徐計功孫計葉門景楫肖仲文楊世魁王有功韓科白文學劉文學萬世全于顯龍等併耆民擎文傑葛起鳳龔試孫泉陸元升彭國昌或奮勇爭先或勤勞不惜所宜獎賞以鼓士氣者也其單民一百餘人隨軍征進涉歷風波備嘗艱苦亦宜重加賞賚以收衆心者也真所奉憲札給散題敘如此則豪傑向風人心鼓奮必爭先用命擒獲奴酋可唾掌得矣再爲初下鎮江乜民不知

天兵多寡踴躍來歸後因見兵勢寡弱人心解體訛言嘖嘖其朝解請兵咨文已經投遍未見同咨催促近臣俱以待上爲辭不肯進以王參將駐兵鹿島去鎮江百餘里亦不肯前進本城勢甚危切謂催調天下大兵四年之久末嘗收一勝之功早職收復鎮江不假餘力從以人心歸附故收功速且如援兵不至鎮江必不可保人民必遺蔡毒嗣後叩欲圖之此閒之民心將以前事爲戒人心必不可收遠事必不可爲天下事亦不可知矣伏乞

本院俯念垂成之功不可再悞速發救兵數萬糧餉數十萬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鄉兵可以畢集朝鮮亦必發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併將生擒宮兵佟

卷之 王

不易之議

養貞等二十二員名、新獲首級七十
二顆、緣由呈報到職、爲此理合塘報

禮部右侍郎鄭以偉奏曰、臣聞先聖所傳謂之經、後聖所
行謂之制、孔子爲之極其志、雖見于春秋之經、而所遵一
從時王之制、即魯亦可觀、意可知已、蓋二者並存于天下
祔廟之舉、奉
欽諭禮臣茲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遷之制、
爾禮部遵照累朝典禮、定議當祧
廟宮、擇日具儀來行、欽哉故諭、欽此、臣部始發知單會議。

卷之八　六八月

正是序及順祧之禮

憲宗實。祧。及接太常卿洪文衡一摺大約睿宗以藩入、宜先祧奉玉芝宮、臣惟周禮、少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臣部職也、昭穆之序、親盡則毀而遞遷、見于穀梁、當時制雖不可知、如朱子周廟圖、大段迭居遞遷、宣王之世、穆王為昭、孝王為、共弟而繼、共為穆、則以弟而處穆之位、不無少異、有其舉之莫敢廢焉、非若某居某不如而于中逆祧也、鄭注、祧之定超近上去遠廟為祧、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祭、所以報本追遠、其始本出于愚、故其意尚遠、遠則有終、然服窮則親盡、世遠則精爽寢遠、于此而不為之節、則泛

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祧。二者實相為用。凡祔以近

而屬遠。祧從遠而起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

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為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

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逆

祧乎。

祖訓、親王便殿、叙家人禮、來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圭見之、藩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爲

天子矣。勢不得不復以大圭臨之。故曰在禰宗不在入廟。

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與、曰僖乃

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

得先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故非之也。

睿宗既爲天子、而父子 行視僖閔微不同、

武出孝而

嘗出憲、既不先考、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
不然、又傳閔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間圖
宣宗憲宗世宗為昭、
孝宗武宗穆宗為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為昭穆。而非以昭
穆為尊卑。亦未如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
為人子者為之後、自正德　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
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詔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　詔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

天子不孝
睿宗而謂孝乎漢唐宋豈有此典故曰在承統不在稱孝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孝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韙之乃 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序耳惟太常
之意祧而奉之
上芝宮盖祫祭同集祧 主于
太廟禘祫並重謂祫可 合食也四 時亦可 共享也則祧與
不祧等故必奉

玉芝宮不必合食方爲得宜臣豈以爲非忠臣孝子之極
思哉第此等議論值序及之時因祧而議似較圓融然必
藏主藏主必祫禘大禮也不祫則非祧非祧則非宗尚猶
難之奉　主于
玉芝宮不祫則非宗苟可祫也何必先祧之爲快況序不
及之時先祧子而後父于跡欠順于序稍違無匡于入而
反袁祧序未知果不悖經而反格于　朝夫
天子雖貴人乎也身爲
天子與追王
天子皆

天命也。夏南山止祀禹、而周祫及亞圉、商不追王壬癸、而
周追王太王王季俱不經見之事。三代之制。通出聖人亦
何常之與有。宋祀禧祖、朱熹以為是、德懿熙仁、以
太祖皇帝遂為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
睿宗祔廟、未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稍有間斷。則無
因感格。自
孝宗而至
武宗、乃一體也。自
武宗而至
世宗。則有間也。

睿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坐而讓席。乃迎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過、彼布衣也其言猶若此已、蓋儒閔皆莊子、不躋僖而莊自無間、文公自可直通于祖、

肅皇帝既與

武宗有間。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隔而不通。潢說蓋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說、不知今

潢說有精蘊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惟與
孝宗分、而又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爭撓天性而
肅皇帝獨以天性撓人爭、又以人爭伸天性、臣考祖制、則
肅皇帝之心對
太祖而不疑、然考之祝文。及　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慙、考
廟圖。則質
孝廟而不礙、敢道非

聖人之孝乎。俎豆將百年矣、習爲經常、更　累朝皆順祧

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園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可一槩論哉。若謂毅然改正、書

之史冊、爲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祖之訓、矧

刱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改。匪夷所思。實于明倫大典

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顧有知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室、至
武宗而止
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睿宗宜另立　廟、此非太常之說歟　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註謂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
之盛衰為祧之前後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
矣。太常既以
睿宗為百世不遷之、　德莫盛焉。親未盡也。何祧之速也。
如謂不宜而速祧。孝子善則歸親。況祖乎。即漢唐宋亦無

人心即大
郡之原

此改正法。若是親盡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斟
酌盛德而祔不毀、要亦非今日事也。臣籌度數四。心、有不
敢。即、謂、天理、非能觀會通之原。而自以爲是、請以此議與
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耳、已會同左侍郎周　上疏復
攄情以備
聖明採擇、衆言淆乱。折諸
聖明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上日。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祧
廟室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
鞏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閔寡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焰起野、家有黑牛產一犢、渾身是鱗、偏體斑文、天成鱗甲連叫數聲、婦不知、以為怪也、擊之而死、欲瘞之下士、一老人以為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絕不腐臭、府守知為麟、擇地置塚、告
祭禮葬之遂以其事聞于朝、
市。馬宣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坟地二十頃、

經略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進恭謝疏

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啓遷。

孝元貞皇后梓宮、欲祔葬。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護。衛。

命工部錦衣衛等衙門平。治。

梓宮經過道。塗。

自大明門迤東、直至得勝門裡外、直抵

山陵沿途一帶街渠

進呈祀冊改於九月十五日著為令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子汪道春入監
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為主將毛文龍升叅將為裨或
駐义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畧熊廷弼奏曰臣汰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叅
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蓋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
自為乃事送一種孱弱老瘦之物塘塞無數臣前次經畧
時無疏不哀求科道之條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
君父于度外視

明旨如弁髦、安忍坐視、不肯照顧、當是時猶有遼瀋奉集
支撐、可緩　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既陷河西爲賊口中
物、　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鎮獨不聞遼報一至而
冊聖震驚于上、都人撓亂于下、家眷擠城而爭出九卿畫
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而請救、在京各衙
門藐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
自爲人臣、言念及此、并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
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
四萬、出關仍是羸弱老瘦、搪塞之物、而延緩人馬、則不幸
而臣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回護者、每唱一名嘆一

氣。驗。一。馬。強。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有所迸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山右道副使陶珽、摠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達雞、定邊營家丁一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摠馬登科領塞營內丁六十名、傳良臣鎮原任摠兵尤秉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充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采、拔十尚可得八、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單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　臣亦包留帶用、何敢苟求後

點薊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十四員名、別是一樣人物、且與鎮道皆蹙眉合眼不欲觀、若要盡情汰揀十、不得三、又恐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千總項守程下所領總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十九名、初七日前屯教場點游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五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下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哈元勛總領、委坐營高驎朦朧驗發者、以此一、起不如一、起而至于馬匹毛骨脫露血肉淋

滴即本日扶至縣所一面縣而一面倒者種種也退軍遺下馬匹儘稍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死道路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議為本旦暮待發回又無料行不兩三日餓死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路費除行道鎮估值留餧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軍二千九百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関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曰留之亦聊以備看營守家搬器運粮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揭禀鎮將等官賣派弱推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入疏只如高從龍另稱身本久廢被原領衆將吳世爵以賄

脱而砌已代，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管千總李春華
以賣脱而嚇屈無伸，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本花兒，詐思
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
可知矣。頃該兵部覆職前疏一款內，稱各鎮既已發兵，專
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
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稍及逗遛愆期者，督撫
降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綏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
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
旨，巡撫應降斥，總兵便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

履任方新、自所調發、俱在未奉

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于摠兵杜文煥、父子叔

姪世受　國恩、而頃以　廟祀卹廕加于違制僨師遺禍

到今之悍、即家門榮幸、尤古所未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

格矣、貫懼援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

避、今又謀在巡鎮、募兵、通州駐札、據商從龍揭禀。每兵馬

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丁、鄉民、文煥派各營路為子代

募、各官遂將部下精丁、盡數抽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

弱、其言困難、盡信即以項守程所領文煥之內丁、聞亦抽

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以為子精選者為出關

一精選也、似此欺玩、即加以逮繫、亦不為過、但事係
旨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戴罪以立功、但二豎屢見
推託、臨期偃臥、能悞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敘用、其應
換軍馬、原調家丁、總付杜弘域、年少未任衝擊、而文煥愛
子之情、重于愛國、弘域一來、凡標下精壯、各路殺手、及門
下慣戰之勇將、孫雄、尤秉忠等、一齊俱來、此亦調兵之一
法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即為議覆、將撫臣張之厚從重罰治、總兵
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敘用、其原調家丁、及此番退換軍
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俟有

卷二之八

二八月

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向日出關
單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覲至廣寧、嚴加退汰、但恐
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
覆旨申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單馬、難保無
退回、即挑選強兵壯馬、預備待。臣 疏覆之日、即着該道及
見任能將、統領來遼、聽職過驗、果係堪戰、照數兌補、此皆
在未奉
旨之前、既已挑選來換、俱俟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
及在奉
旨之後、調發、猶以孱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斥。揔兵

是行逮繫　必不敢自貪前疏之言。使　朝廷有不信之
旨而且以
祖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為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俱通、向來我東勦之議未成、彼亦視此南四衛為不足慮、今聞我聯絡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户、金州又切近登萊者也、是以發兵戮之、以隔絕往來之路、而實陰整其謀犯之兵、并布置截路之計、轉盻風高、彼來為易、我應為難、勢在孔棘、所當添兵協防者也、

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蓋近為必争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寬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

二十二日祧　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

十六日因裏事、故皆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劾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

之謀、臣　有成筭于胸中久矣、臣　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

條陳應行事務為八款。惟

皇上採擇、

一用礦徒以鼓忠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盡遣李承芳毒手而尚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費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家行糧二十兩、始招一人、尚趑趄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尚義不降、陷在絕域、倘不加存恤、為饑寒所迫、散竄外方、則不惟隳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當速費金錢數萬、宣布今

天子匹夫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豪傑、可爲
商之夷齊、周之魯連、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
固急宜招揀者、
一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每因敗爲勝、
韓宗功爲我廢、而其肺肝之親、以罪逮繫獄、而奸人乘
隙詿誤、使抱大恨、令且身陷絕國、尙有督辛礦徒設奇
取勝、擊折叛臣永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礦徒與永
芳爲難、不降、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
宗功與李永芳水火之形、不待表暴而自明、苟不竟爲
昭雪、優以重權、付之東方、一向、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
所當亟加大衛聽經臣節制之方者也、
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金伏海蓋四大衛、爲遼東膏腴
之地、世族大衆根深盤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疑
其潰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撻撻其利兵以出、則奴
酋鼯鼠之技已窮、四衛向往之心、亦浸浸而起、惜哉、兵
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統有餘衆數千人、內豈
無親戚肺腑、以招呼閭里鄉黨、可以間諜、使之變服以
歸、約舉大事、大兵一臨、則回衛頹復、四衛爲我守、而遼
瀋之人心搖、破竹之勢、操在我矣、
一用魚皮達子、以用間夫角皮達子、即所謂江夷也、奴

八月

地產參貂江夷亦產參貂奴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
之財因我之財以犀利其兵甲而練其衆以得志于我
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羅收爲用亦不能盡其類而
虜也我收其餘衆用間用奇在臣與梁之垣容謀之
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子從奴寨寘宮塔少東盡于烏
龍江北盡于長白山皆江夷地也長白山烏龍江皆與
朝鮮咸境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
用朝鮮以通江夷用江夷以行反間正今日第一要累
之着其間賫鄉朝鮮以鼓舞其士心通江夷以妙行其
反間臣自有勝箕但機不可預淺
一用朝鮮不可秋毫有祀朝鮮堂堂
天朝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萬稍爲籌畫參貂商市
自艉沛然有餘且利權欲其糧之自我不可倒持事權
亦欲糧之在我不可仰人鼻息目小邦則仰市利而我
仰給些領糧餉于小邦則我輕我重則盛重在我戰勝
攻取其自信我輕則先自潦倒依人鼻息安能戰勝次
取也哉其間運用容臣至被中與之垣酌量而行
一多齎兵餉以咸犄角三路進師一由廣寧一由登蔡
入旅順一由淮楊入鴨緣江此正法也法日兵以正合
以奇勝當三路之師末集臣與韓宗功揀練東由衆餘

且臣之資原任都司談京仁奉使朝鮮久住倭營老于行陳而鋤俠之士可備前鋒臣與奴日搆于東朝鮮遏其精銳而經臣可鼓行渡河以入遼陽矣奴反戈與經臣爭遼陽于西而詔臣又安行入寗害塔矣奴如分兵以禦臣勢必不能支經臣經臣得以復遼瀋復開鐵築撫順而奴衆不敢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銳不過四五萬人分以守家分以爭遼陽分以禦朝鮮則經臣頭行十萬之師所謂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者也酋奴易臣而不偹盡銳以爭遼陽則臣出奇兵以擣其穴雖有鬼神不能為奴謀矣奴如善計近處尚不爭則可東復而李永芳之首可畿近引趙全故事以結經臣之局此制奴之一奇也

一多齋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也故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之垣標下所領一隊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寨地險不可用車然須用扁楯車六百輛大將軍十位虎蹲砲二將單之偏六十位佛朗機六百鳥銑三千三眼銃一萬捍所用硝黃三十萬斤鉛子三萬斤兵分為十隊步步為營步步為守其間設伏用間候臣彼時相機進勦伏候

聖裁、
程番等司廣西泗城等兵、毎兵挾弩長、一發五六矢、傳
簇以藥、毒不可言、中者死、挨擦者死、看視而黙染者亦
死、識剥番也、倘今彼中選募多人、携藥箭數萬、可應敵
二十五六日、百官哭臨思善門外并宜春宮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提督護送英國公張惟賢、恭請
神位、駙馬再興讓護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柳昌
祚吳宗周郭欽孫之益包見捷王德完、陳禹謨田爾耕公
鼐鄭壁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邵輔忠趙一鑑周子愚
陳璽李精白王守謙

孫公銳于經濟更精于塩法故議論鑿々可設之行

題。主。大學士劉一燝、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贈全天叙禮部右侍郎、廕。一子、

廕。劉日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鹺政、敢畧陳其槩、鹽猶水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閘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未有無弊者、請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寡

八月

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曾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引價餘塩參差懸絶、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南直三處、止納塩課、并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塩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塩、以塞私販之路、照塩增課、以濟邊廪之虚。遼平即止。不久為地方累也。今不得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灶應供而索之價。殊于塩法有蠧。或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塩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經批引赴場関支、不必令灶戶上納、折價是商以市塩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灶遼事畢日。即日議寢。似亦可

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八月

血異

九月、壬午、

初一日、進祀册禮部侍郎周道登𢑴入〇地裂湧血

廣西肇慶府、六月十七日、天氣燥熱異常、城門外火圭
延燒小房一十二家、秋苗未熟、在在祈禱、二十日酉時
天忽陰雨如注、有西門外王體積家店前廳地上微折
處、血水噴出、如灼突泉、狀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及
體積忙乱、跣足視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地
方人共掘、沈深至四尺、餘下血盡皆水、並無別物、里中言
體積母曹氏、父故、復嫁梁家、生弟梁彥才、彥才長成敗
私塭被地方同塭客擒獲、彥才毆死、體積與兄體餘、受
買和銀三十兩、焚其尸、滅跡、體積分其銀買店居住、此
血或是彥才冤所洩矣、考之往往徵應。又未必盡然。則
在上者思可不
猛。為。修。省。乎。

梓宮奉安陵殿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

九月

實平心體物之言非借事感時也

明眼人預看破此二逆為國家大禍胎故皆疏參之不惟服其

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漢光念戰場之將。則代分妻子之憂。宋祖思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鼓舞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枯据于青燐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　臣　連接報、惟見

明旨、一則謂奉　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敘錄在內、一似私恩為惓惓者。

好聲深至

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　朝。令臣
畏罪不言。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甚。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
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纔振。撻伐有機。人心。瞻仰。
事。在。朝。廷。臣等不諫者。以為我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埸。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
積苦。
聖德無暇。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征東文武將士
聞之。以為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徼

ミン二、

二百九月

以禮範君愛之大以漸防君恩之大

聖衷之眷注。重
天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厭其心。則又不便之甚。臣愚
以為即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優以金
帛。如若
聖諭加給田土。明示叙錄。昭播聽聞。殊傷
聖美。又况
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　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
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臣　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乃　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不可不思。　臣　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
疏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况頭土面。有同塑人等語深為

熱血滾沸視此不及凝睫

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遂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洒。以謝知己而已。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以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

明旨。遣使賫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臥薪嘗胆、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大。臣又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奉

卷之八　二十二　九月

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諭旨、念阿母比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士、披路眠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閫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諳大體、姑且不究、

京城守禦定議

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為本計者、該臣節次申飭、科道分曾簡練、已有成畫、近臺省陳言、有深裨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道房壯麗、欲新營軍之甲仗、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營兵之全數、游鳳翔欲清營軍之營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革提督之勛臣、大率謂

祖宗朝京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營簡閱、科臣李精白抽壯丁七千八百八十名、列為上等、合五營、共揀應得勁

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厚犒以恤其私而
鼓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往往藉口曰該部供京營
之急需而敝鈍如此太僕寺往往冒名曰寺馬供車營
之騎操而劊損若此此又巡視諸臣所當一一置問責
令製造補給以期實用者至于擊刺格闘演放火器尤
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闕終以軍旅為兒戲查
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勛臣景泰弘治嘉靖隆慶年
間每華勛臣而以尚書都御史會同大將管理已而又
輒易為勛臣蕃勛臣與　國誼同休戚勢共安危六軍
之衆耳目手足屬之久矣一日議更于事體末便合無
仍于勛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為公論保舉者臣部照例
會推營管多缺幾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宿將除杜
文煥見任榆林摠兵張國柱見任大同摠兵李懷信楊
肇基議加府銜備用其顧思忠儻思蔚將官宋維慮商
國貞施從煥聽經臣分別咨用所稱救時異才若李邦
華楊鶴熊朗遇楊漣李若珪畢茂康徐光啓邢慎言李
若星劉時俊朱國禎章嘉禎倪斯蕙喻思恪等該吏科
酌才品及時起用非臣部所得擅擬也既經題議相應
復請候
命遵行

兵科給事蔡思充上言、臣　適有詳章奏、兵部尚書張鶴鳴
等、為廣寧事機可乘、廣寧兵機宜決一疏奉
聖旨據奏進取機宜、便行與經撫各官參酌情形、決策制
勝、仍作速會疏咨奏、欽此、該理侍郎王在晉為兵機已動
衆怒堪乘一疏奉
聖旨、三才犄角以圖恢復廣寧根本、進取倍宜萬全、
勅諭經撫已有旨了、欽此、二臣之意、總為毛弁孤軍當援、
南衛屠戮堪憐。西虜已結之兵一散難以復聚。河水將合之候
奴馬易以馳驅。老成長慮。見可而進。無悔失時。而
廟筭周詳于赴機決討之中。寓量敵觀變之意、當無遺策、

臣

竊度之自遼瀋淪陷以後、奴之堅甲利兵、数倍曩時、而我之車馬器械、遠遜昔日、何所恃以制勝。惟是遼左之民以憤懣制挺、可以撻代。四虜之助順堅盟、飛鳥業懷好音耳。據遼撫王化貞書云、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攻、被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軍、因求救遼陽、奴子三人、并三四叛將、又率八千人往至益州、持一月糧、爲困圍鉄山計、夫遼民萬死一生、據險扼之以待弔伐、此民心之可信者也。虜或懼禍、賈勇爲我前矛、或覘風觀勢、爲我後勁、此虜情之當度者也。或投石超距、有死之心、或殘息餘驚、無關之氣、此軍情之當度者也。數者 廟廊之上未必知而

民心可信

虜情當度

軍情當度

天一二八

二十二 九月

偏師襲海州解鉄山圍

経撫二臣、揔知之、使虜悉衆向瀋陽、而我合水陸之兵、據海州、迫遼陽、奴喘息不定、必卷甲回巢、自是勝筭、萬一懷猶豫、而鉄山之圍、勢難坐視、以灰擧義之心、則偏師渡河、潛襲海州、乘奴賊之虛、解鉄山之急、經撫無待再計矣。孫武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奴正仰攻鉄山、而吾躡襲海州使賊不得不舍彼而救此。于法誠合。第岔河距海州六十里、廣寧距河一百八十里、計程非一舍、何以潛師而渡、使敵不吾覺、一鼓而成功、且勢在必爭、何以先聲而奪、使敵不敢撥、孤城可長守、[illegible]或以輕騎迅發、或以重兵接濟、或河上多張幟、列炬以壯軍聲、或預約西虜揚言疾走盖州、

嚴守廣寧

以寒奴胆。至廣寧根本之地。既分兵以圖取，當嚴兵以厚防。黃泥窪衣帶之隔、寧賽既納賄以請和。炒花固須結而勿失。經撫必饒有早計也。顧所謂策應者、非但以外應外。

中外策應

必中外呼吸相通。乃不若掣肘，亦不虞捉襟。臣伏讀

聖諭兵馬錢糧甲伏等項、責成該部、以移催接濟。照如日星。今保定之車。解運抵京者半月矣、工部以錢粮不敷、車

車

牛莫措、尚費區處、且由都門至廣寧、每車一輛、費不下十餘金、苟非制造可用、徒糜錢穀、則一切戰車、揀選起運、早一日早接濟一日之急。其紙甲所需舊綿二三十萬觔、按

甲

臣方震孺已久爲揭請、稱花甲續有造完、不論多寡、該廠

卷之八

二年九月

諭經撫和協

緊行解發川湖浙兵之在途者、宜遄其行、本折二色、以養兵者、速籌其足、要必諸臣宵旦凜凜、無忘三四月震撼光景、而後呼必應、應必速、雖數千里外、痛癢可知、庶幾無負天語之叮嚀、伏乞　勅下中外臣工、乘機酌勢、決斷施行、

上諭兵部曰、鎮江鐵山、俱中國順民、資遼犄角、豈得不亟爲援救、廣寧恢復根本、舉動倍宜萬全、屢旨自明、這所奏經撫書辞互異、便馬上差官傳與二臣、協心商確、務求共濟、仍將彼巳情形進守機宜遵前旨會疏密奏、卿居中調度、宜諮計異同、從長參酌、贊朕裁決、以收廟勝、

月祔禮成加恩文武大臣

初七、霜降、遣陽武侯薛濂等致祭。 長陵等陵、

上諭内閣曰、朕今

皇考妣梓宮升祔玄堂、山陵襄事、大典禮成、閣部文武大臣、俱致勤勞、特茲加恩、以示眷酬、所有應得恩典、卿等傳示該部酌議具奏、

御史姚應嘉上言、

聖治以堯舜爲宗、聖孝以繼述爲大、敬陳追慕之實、以備

聖明採納、讀詩至閔予訪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而後知古先哲王之纘緒嗣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注于先王也、傾注深

第二八

二〇九 九月

則繼述自不能綴矣。恭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以一月之懿徽、在宥天下、而以萬年之
統緒、屬望
聖明、當
靈駕之駐内廷也、
皇上猶得以不時瞻謁、依然膝下、乃今
玄宮告閟、祔廟肇舉、臣等趨蹌有事、涕從心隕、我
皇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爲思罔極而儼如存者。不知
如何悽愴。如何痛切。以爲慕之于几筵榱桷其慕爲虚、而
見之于陟降覲揚、其慕爲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彌留之言不顧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乎至筆之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而
左右侍御之惟謹蓋謂此數者即爲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所命果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未滿而當黽勉乎臣
請得而質言之大寮庶寀充滿位寧可不謂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　召對召對之外別無敷陳似于一體誼
猶未洽也稽古帝王平居宴見燰閣咨諏甚且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議政一時君臣不啻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勤學

皇上宜以此爲法。心膂眞以爲心膂，不嫌晝接之勞。耳目眞以爲耳目，常擴止輦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則賢才輔而化理易矣。講幄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然一歲之中，所講幾月，一月之中，所講幾時，似于就將之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誦夏弦，秋禮冬書，甚且勤銘于盤于昭鑒于戶牖，無地無時非學者，抑何勤也。我
皇上宜以此爲法。講在而學即在，審問愼思，非章句之徒涉。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亂，曾燕閒之可荒。但期與日俱新，而又惟日不足，則德業就而熙緝于光明矣。

立政安民

皇上自臨朝聽政以來，宵圖旰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轉

輸遍于海內、加派空乎閭左、嗷嗷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稽

我

仁宗昭皇帝、聞淮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免稅粮之半、及罷官買、士奇以當聞該部為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士奇書詔用璽隨行。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為民也、

皇上宜以此為法。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從其減。而又嚴貪墨之誅。擇廉明之吏。以拊循而噢咻之。庶幾民有寧宇。而太平其有日乎。項者

中闈正位、兩宮並建、擁護
聖躬、已慶得人、第恐恃安忘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
慎。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不
敢怠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
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祗慎也、顧
皇上當存是心。鍾鼓琴瑟有節。出王游衍有時。飲食嗜好
有度風雨晦冥有謹。俾強固之福。與鴻龐之祚。維結萬年。
皇考陟降之靈。其慰藉當何如乎。自盧受王安兩奸璫各
就處分、魏進忠辞免　恩叙、輒蒙

謹左右

原易弁別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矯竊、惟是左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悅
者亦有、
太祖高皇帝嘗曰、閽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
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立法傳奉洒掃
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願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則庸之
其導我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推之而內降必
禁嚬笑不假、不惟端謹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
以行其私。庸可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卷一之一

二九月

先帝遺意。并歸粹美
皇上而有一追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還質遺命。更何歉焉。當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氛未靖、虜焰復張、中外搔然、誠使內政克修。外攘可必。不然、天

下事將有不知所底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臣固願

皇上之早圖也然而維持匡救則在相臣矣相臣位絕百僚主心每有所嚴敬而地聯密勿精意又易足感通臣每謂國家有大政大疑大兵大獄舉朝不勝其杞慮而相臣可以正色收之弼士不得于補牘而相臣可以票擬挽之今誠得主德清明黎民安阜邊陲寧謐相臣之事業光而言官之議論省矣茲者揆席師濟為

歷朝未有之盛然皆

先帝所簡拔以授之

皇上者也、共思付託之隆、各竭篤棐之悃、自矢皋夔致主堯舜、以無愧于顧命之誠惓也。

僉都御史李宗正、劾亮、横、內使李添祥、王昇、以攔擊陪祀諸臣以褻履重地

命降級調用、□免湖廣災傷田租

申明銓政、

一敕臣起文、凡選官、自京外以逮倉巡、皆從原籍起文縣州府司、責保認十印信、嚴查勤于里鄰、于以防詐冒

一官守也、至于舉貢選教、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遂入條目、想謂此輩受蘼塩之苦、由禮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務、自不致為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可知萬一京棍市滑、探本生來歷、偽投供、領選而出、誰執其咎、似不容省此文、以疎防奸之其者、但府司守候、勞費為難、止于本州縣起文、給印信付執投部、驗明聽選凡無文者、俱不准送、著為例、

一疏通衛幕、凡衛經歷、三年考滿、註冊報六部、九年考

畢盡忠不忘朝廷

滿給出、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判、無過給恩典、升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考滿數筆之候缺、為河清難候、則無如改九年而六為便、滿日、聽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考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恩典致仕、四等經歷致仕、永為定例

鎮江復陷、

三衛情形、據登州水寨把總趙賢佐塘報、奴酋將劉受塔封作總督、蓋伏金三衛、鎮守總兵、李千總封作金州游擊、推伏州單游擊不從、收聚遼人、壯丁約有五六萬、盡赴長山島、達賊駕梓渡江、被水淹人歿一半、正在相持、過見畢職冠帶偵探官遼人袁進忠報了單、進忠得此消息、俱聚住長山島、望救至急、卑職船隻調往鎮江、止剩號船十五隻、誠恐勢孤、不便接應、事于單機、理合先具塘報、請兵請船、仰望作速催發前來、卑職候風順先赴長山島接應等情、到鎮、據此理合塘報鎮江情形、二十六日、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都司嚴正中督陣紅旗千總李應坤、水兵總練孫應麟、差定波州兵張才、齎執票帖前事、據稱本年七月二十七日、九月至鹿

可恤可恨
可指幾碎

惻隱

島因風不順各船停泊本島二十八日夜王參將令諭
李守備孫守備知悉昨據遠民穆亮等稟稱鹿島岸上
浪山等屯居民數千望出水火仰切雲蒐近聞兵船
將至偶值賊黨擾害燃方一時奮激聚衆搶拿數十達
賊解献恐賊怒恨不時兵至則此輩無嗟類矣今吾等
既來招撫豈忍坐視奎炭況民多義聚者正收恰人心
之時諭令應坤等撩唬遠等船五十隻親督招渡各
家屬安置島中使衆民無內顧之夔可奮直前之勇不
惟極民命亦且收復民生乞作速統船前渡因到職
蒙此應坤等即督遠船四十三隻于二十八日五更開
得辰明到浪由等屯其把總袁進旅順中軍周名世奉
嚴都司令等撥唬船十三隻定波船十隻前來應援招
渡得民一亦三百名口拏獲達子四名達馬四匹賊報
如賊發達千八十撥各島又因廣寧差去都司毛文
龍先在鎮子等擒殺偽官被賊首大發兵三四萬無
來鎮江江都處入朝鮮去說應坤等船兵甚少又日
大兵應只得同所載遠民暫樓鹿猶諸島等處本賊
即據被難違民駕獨木船來無數哭聲震天成稱達戾
已于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槊屠戮燒毀民
不知其數等情應坤等到鎮江目及迸難遠民三萬餘

名口已渡過朝鮮梅海一帶存活、毛都司先于二日前進過朝鮮去訖、以各島避難遼民、尚有二三萬等情稟報到院、又准鎮江沈摠兵移報相同、除一面選差南兵把摠李天培會解各兵兩箇月粮餉到彼、今在彌串堡守候行監軍道梁副使到彼相機調度、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上命該部催發。

時保定戰車、業已解到許多、該部漫置、不收不支、令解車者有守候之苦、請車者無緩急之用、恤民之仁、急公之義、果何居與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值深秋、大雪驟集宜亟 發帑金 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九月

可以無愧而死之斯□殉義之

關係之論

上命本兵議覆、

按張神武、溫然之度、斐然之章、第謂武科中之嫺雅者耳、乃遼瀋繼陷、零騎渡河、明知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敗、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義傘結、更有足多者。夫獎忠之典査迸、同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灑血沙場、便登俎豆、則二三大帥抱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欲死。因圖西楡之水、以樹曹子之烈、未必非此舉風勵之也。是與惡可以已、

經畧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策遼者專屬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畧之議、而 臣 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為是仍即用職及經畧、巡撫、臣先曾言 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始悟登萊建議之非、又見催水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

津門為緩、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遙制廣寧、又言經畧仍宜屬巡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札之非、有是大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部議登來用兵外、該兵八萬、山海関六萬、半住寧前、半住関上、有事則盡併入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重、牽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為遼設、而兵馬錢粮不與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昨見撫臣遼局愈變愈危一疏、言兵已援遼、原為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雖為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関上駐兵未免別議、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佽出関之兵益寡、是臣 兵當

別議而不宜留京調撥兵也、其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專、故用奇可以制勝、從此彼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是兵留則我分、分則遼危、而撫臣遂憂不知所出也、然孰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是、即他日廣寧有不可知之事、而議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憂不知所出矣、顧繇此登津兵尚無留、關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力故在、猶可用奇以制勝也、臣于此際極費躊躇、欲徑 請撤登津兩路仍還廣寧、以向者之專、但取見鉄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于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設、非真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担。伏乞　勑下兵部、會同户部、摠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其策應鉄山之役謀同撫臣、欲截賊歸來、未嘗不亟為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者、非臣為異也、鎮江鉄山之救、

前旨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剿之師也、牽制且未能、進剿何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萬全者、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為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言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

君父、書畧詳、臣　疏與公書無異也、臣　意在慎重、而謀襲蓋州断賊還路。以解鉄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

馬、督責鎮道厲矢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不同于撫臣也者。而決主守、撫臣雖意在乘機、而襲蓋州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孰能禁之。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同于臣也。而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臣約日、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事尚未諧、且自據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造完、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車

馬甲伏、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來、我且得不應乎。況以西虜之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得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聞者。臣思兵機之變、頃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會議時之機。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于因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碍。法無中制、是或一道也。今樞臣曰、撫指秋盡、如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幸矣。愆惟

皇上斷。乃成。此決上進者也、臣曰、廣寧城池士馬、一切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死命、使其不來恐豪傑不足以馳、乙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也、夫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制賊死命、使其不來、俱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賊死命乎、少既可以成功、而見兵堪戰者更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可以過河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失脫于機機脫于手、親手握機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親眼見機者

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且隔一手。且差一眼。而況于樞臣。臣願樞臣虛心以待撫臣之自决耳。若夫兵之多寡強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可不堅利何如、人心憤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一明白、撫臣屢疏催兵馬甲仗、且言粆酋中奴餌、而遁也、豈有異哉、除已彼情形、進守機款、仍准撫臣會奏、董先明互異之故、統惟鑒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即請餉之說、舌敝頴秃、以博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討苗之倡乱以至於今也、

得此公論黔事始明衆訟可以止矣

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嚮邇、而今日獲一盜、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為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者、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為苗覓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

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攢道臣之輿、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輜重向堵為之囮、而豈馬戶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槊舞嬰兒、

慘毒至此安可不勦

刀剖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土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覓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户店户之為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責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為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

情形丁丁

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試何恃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裏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為。異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為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況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為昔之哨兵也。誰為此策悞當事而倂以悞黔臣事關桑梓患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馬疏法勝于冀侯疏冀勝于法合此二奏見當著有人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爲元子則必當以天爲大
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
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徵斥曰
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
家治國稱有子爲君人臣之事其君也戴之如天戀之如
父莫不欲其修齊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感 恩圖報情
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實天時

乙

二 十月

皇二孤危、後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鳴、憂惶靡措、
及榮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比見
聖孝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忭、共喜奕葉重光、今
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
身齊家以為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
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
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
寧、朕頭眩恍忽、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以天性至情相感悟

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為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何如珍攝。至　諭諸臣不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卽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蔭其胤子例酬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内無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留意不容割使舉動拂經喜怒爭量非所以令天下後世見也臣以為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六不便字字是苦口之藥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閫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邃密。保姆何人。乃輒輕為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貫魚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易使生疑。鐘鼓時聞于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今之出入。外廷以為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為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

言官、黜罷

聖德不、便者、五。　國體所關。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

貽譏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

此固微臣欵欵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爲天下之

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覩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咠以如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冲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忠愛之大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統天立極爲主、斷絶小恩、勿紐于啞咿嚅呢之言、採納群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祖宗寔是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本外纖索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明、焉嗚起

卷之九

二十[illegible]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賣攙、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暘上言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群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諭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出云云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釁孽。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
聖聰。爲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明旨。不必鰓鰓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
疏、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
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
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職且懼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二十日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
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
宣旨、再覲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
爲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
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
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逑　兩宮禀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為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怵以遼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池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
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為。且
皇上不念遡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背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
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棬棬飲痛者。特外廷遠遠。
無臣得知。而反憶泣保姆之
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

天下後世。猶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晉公慈母
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
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
朱邸既開、叩　閽不易柰何獨使么麽里婦狎近
至尊哉。憶臣昔匍匐送葬之日、萬姓負崩、千官立擁、獨一
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
古橋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
臣路師恭曰、此

先帝保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興歎同此掖廷阿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尤憐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皇上即為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言也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微賤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中涓群小內外鈎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

業流縉紳。禍貽
宗社良可寒心我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又况風
聽臚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
得一姆氏。淑慎周旋。無損
聖德。且安　聖躬。嘵嘵勿聽。何爲者也。竊軆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
皇皇然望。其旣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凛

八言千古

卷之七　　一十月

凜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
禁外廷不得煩激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爭臣喜此心即
妙于納牖
可以爲堯舜臣若承　旨緘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爲矣故敢齋沐上請伏乞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　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歲時
問勞亦毋忘簪履再不令出入大內瀆近　宸嚴至于內
懸鏡
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大抵不善爲逢者也但

賴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錮。勿旋罪而旋賞。使展轉猜疑愈開狎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敢因是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

遼東獻俘

奴酋倡逆而佟養眞等佐之。明棄我之冠裳。甘為賊之肺腑。近偕数將。分守鎮江。吾欲雪耻除兇。計須扼吭拊背。茲者天心厭亂。兵事出奇。毛文龍一奮而佟養眞等成擒。提兵二百人。搏長鯨于海上。間關數千里。獻俘虜于闕前。向聞奏捷。日日盼入國門之期。今見纍囚人人喜咲逆賊之肉。鳳凰山之腥膻風掃。三岔河之戰士色飛。遼左興師此。為吐氣。賊奴授首。此。為先聲

讀之氣奮神揚

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三一一乙

一一十八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倪思輝朱欽相、諭奉聖夫人客氏、有何干預、指此米虜前有諭旨明白、又來激聒顯是逞臆沽名、欺朕幼沖、本當重處、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用、如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侍郎王德完、科臣李遇知、道臣王遠宜、各上疏申救、不聽、

大識見大議論鑿鑿不朽

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味疏曰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郤慎夫人坐、帝怒、慎夫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人、為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小臣戇直、乃爾、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心主于愛君、原非有他。

不如是則人主之過失無由上聞也況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臣朱
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以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蓋望
皇上為堯為舜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
匹之嫌有却坐之類也不意有于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等已有公疏申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似可無言但臣復思言者一段苦心積
慮不透徹于

聖上之心

聖主有納諫之資使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天下亦與俱危臣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嘗譬言官之有言、猶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沽名而以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舍己從人。頌成湯者曰改過不吝。益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有而以其名予臣。于是世始將指而稱之曰。此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

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旨。以謂非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宮府不能為一體中外不及為同心彼此牽制事事牴牾甲可乙否人人異指故疆場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亟宜通其血脈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事事呼應何憂天下之不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為后群臣苦諫李勣獨言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抵佞臣之言往往

第一義

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為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
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諛可以取懽。矯拂易于獲戾。但事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攖君父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伏惟
皇上諒其朴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今後凡有奏章。更祈
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詞。一一不得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方畢。見臣同官馬鳴起　繼述為大一疏。已荷

聖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爲不世出之
主、舍己從人。未嘗不可爲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爲成
湯、亦在力行之而已。奉
聖旨、嚴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
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
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以途次患病、并懇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
溫綸促臣速行、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高厚、感恩之

私、何可云踰、自臣發疏後、復苦瘧疾、幾至狼狽、方疾前行、
已渡河西、比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携、一望
天顏、祗謁
二陵、少紓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庶于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亦不負臣之此
行矣。惟是加恩隆興、萬難祗承、竊覸
聖意、豈以兩次登極、曠蕩之恩、及于齊天、而欲假此以施
及于臣乎、不知臣山居自久、于
皇考　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况于黔事、更無干涉、無

力詳熟捷
加恩可風
有位

功之賞古人所恥韓昭侯不肯以敝袴與人臣何人濫斯
重賞頃兵部差官賞來金幣臣亦斷不敢又即令賫回伏
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　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
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
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
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
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士民
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多逃亡替代羸弱

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勢又不得不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瑕釁狎于法紀陵夷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聞風相率繼起似皆視遼陽之成敗以爲順逆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爲今日計惟當廣爲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爲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使鎭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無復敢出一奇以破賊也若樞府經畧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戮力毋尼成毋窮掣共滅奴酋雪此大恥消中外之隱憂此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臣一路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

足見老成定識深慮

臣本書生、不知軍旅、又身來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而途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煩聒之罪而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

兵科給事蔡思充等上言、遼瀋繼陷以來、最危最急、無如廣寧、所恃盈盈一水、略限華夷、經臣三方布置、居中調度、外遏奴氣于方張、內鞏
陵京于不拔、大都無事、則經撫共甘苦、圖廟勝于萬全、有事則經撫其死生、保殘疆于一綫、緩則俱緩、急則俱急、經臣一腔熱血、操洒揄閑、早已籌之熟矣、本月十二日、接撫

卷二七

二十月

鄧德某曾議用江夷今反為奴先着難根哉

臣一撮謂奴調息皮達子萬餘鉄山西即攻廣寧撫臣力請閣上發兵以壯聲勢業于初八日盡遣而閣上無一兵矣夫廣寧山海分論之一則蹴飲河之鯨鯢一則據當関之虎豹合論之一則衝風冒浪為閣上前茅一則控險扼要為危邊後勁假使廣寧聶爾兩單對壘兵家機變在于呼吸而廣寧以裡雄閣巨鎮無將無兵將

中朝之神氣不揚而司馬之體統不尊今水寒河凍奴旦晚窺伺計經臣振威耀武行將與撫臣戮力岔河之于而

催兵出関

宣大等邊鎮各征調數千亟宜遣官督催山海聽經臣發縱指示庶單前充實折衝禦侮不至為攘臂徒搏耳從廣

修西寧 寧而西、寧前衛孔道咽喉、遙接廣寧、聲息相通、輔車共依、必擇宿將提健兵數千、庶道臣策應、不至掣肘、而廣寧大勢亦不至孑然孤立、是亦急着也、從山海而西、薊門一鎮、

修薊門 密邇　輦轂、督臣所建三營、該兵三萬六千、酌量緩急、即不能如所請原數、而行邊司馬、亦宜厚集重兵、或正用堵截、或出奇追襲、或督發關外、獨當一隊、或潛出一片石桃林喜峯等處、以揚先聲、此皆當事大臣、早爲綢繆、同心共濟、補緝罅漏、每叫難叫苦、徒費空言、無益也。至川兵二萬八千、陸續在道、將至畿南、是時爭先恐後、勇力可資、而每

補給安家 名尚欠銀六兩、亟動新餉按名補給、若儲糈不足、當亟行

（預積口粮）設處隨到隨發勿使臨渴而掘井倘

皇上軫念奴警以來用兵千里跋涉効死堪憐特發帑金

（賚賞用兵）鼓舞而振勵之則又在

宸嚴一念間而投醪挾纊頌聲載道有不出死力制奴死

（川兵將領本科議于川中衆領之將擇其衆所推服者加銜統練差為得之）

命者臣不信也若統用兵川將不可不擇則又在職方早為之計毋輕付統襟可矣今當事據調募之數以言兵則覺兵多而臣等據開報之實以計兵則尤覺兵少無論其他即登撫所望江淮一萬之額情急眼穿猶寂無音耗該部獨不可嚴催乎如大兵雲集折色難本色尤難江南郡縣沿河一帶米價不甚踴貴伏乞

議召買不
色

勑下户部、令各有司量動積穀銀兩、召買米豆每石貼脚、價若干、付粮船運至天津海口聽餉臣斟酌遠近、准輸則單無菜色、可冀投起、馬無倒換、可冀騰驤共武之服、以奏全功旦夕俟之、而職尤願當事諸臣、無事爲有事之防、毋有事 狃無事之態、以至臨時束手、徒付之無可奈何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畧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述聖上日 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等因、蒞先是臣值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揖閣臣、閣臣劉一燝向吏部尚書周 嘉謨等商説、

天二二九

十月

皇上下問佟卜年等事、臣從傍與聞、深仰服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垓、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
卜年等、皆經略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佟
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矢志
滅賊至于僨事、則經臣之罪也、臣與經臣、肝腸一心、利害
同體、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使諭佟卜
年等卧薪嘗膽、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此天
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惶懼具奏、以臣書爲
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懼

為人媟褻其心原苦而其情有大不得已者矣何也經臣
之薦佟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巨室易以招撫遼人
故也臣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謁臣見其英偉不凡談遼事
詳確臣心重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
且辨其非奴同姓奴虜也虜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說近是
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
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國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
曾邂逅一談慷慨任事勁節稜稜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
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
遼陽共同甘苦同運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為推

此三人、可與共次、即廉頗曰、我思房趙人之意也、一點若心。爲國。非爲私也。經臣疏云、將佟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華任聽勘議罪、噫言何容易也

皇上既寛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爲遼事也。今遼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倏罪倏寛。倏用倏罷。如兒戲然。大非銓衡之法。有損朝廷之體。臣愚以爲佟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不眞、不敢妄定、臣昨審解到佟養眞云、佟卜年之曾祖、即養眞之祖也、則與逆賊佟養性近族何疑、王導曰、乱臣賊子、

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卜年亦不幸而生佟之家也言
官既言、
皇上既疑、何必用之于遼、卜年扳龍附鳳、叨一甲第、豈有
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遠棄一有用才能之士。即
皇上亦不忍也。臣以為宜置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施以
報

佟卜年遂家眷居楚中亦白明比心之無二也

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曾與經臣言
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曰、業已定矣今
已題廣寧任事、宜與劉國縉熙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
番公案、上以釋

三一七九

二一 十月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昭白于

宸聽。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杼之　恩。諸臣亦殫心効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歸。則無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白簡隨其後、臣亦得以請司寇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

斷了許多葛藤

各王府、及省直文武各官、進慶賀

萬壽聖節表文

一應禮儀、俱照萬曆元年例行、進表官、十月二十七日進城、二十九日見　朝、十一月廿六日辭　朝

論遼事疏何止千封萬牘如此斬截痛快寧可多得

大逆佟養眞伏誅

佟養眞三名、淩遲、何國用四名、處斬、仍與巳故明時貫梟首、傳示遼東前桑劉于簡并決、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摠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夫賞罰既明且白矣、而又不踰時不踰刻、如是其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懷庸蠢之懦腸耳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鐵既陷且立功于遼瀋、遼瀋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弁幾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氷不開、夷情緊急、口口聲聲。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思賊來先走、而又慫爲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一片石者。差人看菊花島者。臣密察之。情狀甚真。而諸監軍亦數向爲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羸卒幾許。亦不知誰爲戰。誰爲守。誰爲正。誰爲奇也。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乂站之冲圍而遏路挑選健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爲者而臣日從事焉。奄奄

書哉

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爲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臣看河上如平地彼之奸既不可盡防而我之數卒量亦所難照只得苦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部署兵馬令准撫臣手本兵馬已有着落東湊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爲憂今再無別策閔內援兵既唇焦舌敝不敢再言惟有揀見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下一嚴勑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拚命與賊厮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嵩殺逃軍逃將使三軍

可爲經國救時名疏亦可爲明倫盡性快書古人已性可勝涕泗

之歸路絕而生路可將望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妙着）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頃以乞歸陳情蒙

陛下期臣以體國諭臣不必以去爲高臣且感且驚夫人

莫不榮仕進謂能遺榮者非人情也欺也仕進爭言恬淡

居九列言恬淡者是忘

不忘君

君恩也欺也欺臣死不敢臣蓋有隱衷焉臣忝居故爲刑

部侍郎朱鴻謨取士鴻謨最奇臣期迥隻千古臣官其官

不忘師

不禁羹墻之思前丙子丁丑間以言事譴者臣里則御史

傅應禎劉召賢楚則吴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銓曹同

官則孟化鯉顧憲成鄒觀光王教俱久歸泉下獨臣以末

死之身、須起立　朝、每憶昔游、不勝琴亡之戚、臣獨何心、久玷班行。幽明一理。無論人揶揄矣。臣聞仕在遇合、貴乘時也、恭遇

聖明登極、公卿師師、千載一時、何忍言去、顧人臣事君、有致身以爲忠者。亦有知可而退以爲忠者。揔之期於不負

君。臣有欲死之心。而力已衰殘矣、夫人從仕。如人飲河。各充其量。量稍溢。則中潰。如人適路。各用其力。力稍盡。則竭蹷。此臣所以日夕九回。不得不乞恩

皇上也。

皇上如天之恩。于臣足矣。無可加矣。臣不知足。生乎大禍。

二三十月

論遼事

之志與官同盡與老俱窮矣臣如贋鬼神鑒之、

陛下朝講無問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遼事岌岌

知厪

聖懷朝僉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爲憂臣謂彼兩臣不

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皇上重托彼必思昔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爲

重性命爲輕山河爲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靈俯何以答士民翹望必有完局以報

陛下惟是中朝議論愈棼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

不肅聽彼握筭無得遙制此臣之愚見也以臣初悃寄物

藥石之言心入肌骨

絕無幸災樂禍嫉功□成之心

餉

於人、可得失、旋失之、旋得之、終非易事、
皇上業以全遼付王象乾矣、諸峯路、及虜可入者、象乾責
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僉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
三月、撑持至今、豈其今日遽成、而有餒志者、昔兵未至、今
兵有十三萬矣、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儆、山海豈能
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
中朝僉議兵四十萬、每年責餉一千二百萬、正賦不過三
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減兵、多閑口旁
觀私議、經撫二臣、亦當思所以為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
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閑諸

天啓二年十月

將赦過宥罪在人策勵之耳憶臣娶未備官掖垣時偕同官曾起邊才數十人後顧養謙田樂萬世德王一鶚葉夢熊皆効力疆場今宜令臺省諸臣各舉所知另立一簿如將才之類若輩既登籍自爾留心韜鈐不患無倜儻非常之士至矣若復悠悠蕩蕩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盡一旦有警拊髀而思旰衡而談亦無及矣此最今日第一義諸臣勿以緩圖之頃

可悲

論課官

皇上以客氏故譴言官數人言官未知

陛下意故今妄有陳乞以臣愚見

陛下必有以處此久不留客氏矣諸臣叠劾讀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語、又讀宋儒狎恩恃愛等訓膠固胸中、以狎
恩必怙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獨握。誰不信之。自然之勢。
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客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
又以
陛下未期年、數處言官為憂。臣謂
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榮枯進退
在一反掌閒耳。姑未遠引
神宗幼年、于言事臣、始未嘗不怒、如趙參魯環諸臣、同一
言事也、而輕重异處、似於法不合乎、臣法官也。例當執法。

卷之七　　三七十月

近日事門証得明

退己而進人毀己而揚人君子盛德

口？相臣

以寬焉鳴起張捷例。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乎矣。不然蕭王霜覆、歧路怜悵、江介憔悴、行道傷悲、諸臣自悲、更有爲朝臣悲者、陛下與其使臣等今日纔入　朝、受　鐘鳴漏盡之誚。不若使諸臣在　朝、舒鳳鳴九皐之音。臣老且盡矣。無能爲矣。所望收回　成命主德愈茂相道愈光書之史冊作天啟元年盛事。臣乞歸之身思後梁筍故不勝惓惓。雖然臣等顕言不足諸相臣密轉之有餘都俞吁咈。責難陳善正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臣極目望之。

禁開礦時有奸徒陳有繼等借議餉、倡言採礦、

仁聖明聖

上曰、前者户部言榷稅、朕不忍小民重苦。今有繼又以開礦啟釁、命嚴訊之

何選孤忠

識邁留侯

得大關要

萬曆庚寅　國本未定、建言者、非遣斥逐、則疏報留中

公于時、曽具草、婉婉千言、因所忌諱、已而思之、曰此其事未可以口舌爭、宮闈無轉移之機、即

聖天子欲從公議、而肘腋間、從中撓之、無濟也、于是、以正論諷、鄭戚畹、令其迫切陳情、以生死利害訴之、貴妃求轉移於內、意謂　貴妃縱不計　宗社、豈不念身家、識念身家、而　宗社大計、可指顧定、而戚畹初不應

公言之愈厲、曰、安危在此一舉耳、不以性命感動多方、得請、吾儕且畢及之耳、異日無噍類矣、戚畹懼、乃以情請　貴妃、復有疏、請早定以釋危疑、疏上、

神宗震怒、治其罪、因問主使者、禍將不測也、彼時雖未出公名、而

神宗　貴妃、固已知之矣、未幾因催升孫公輩、而降諭之　旨、從中出矣、是公之得罪、在汲引正人、其所以得

丁 然
高
更高
盛舉
請温習經書

罪之由在默扶國本也不然一家摩議再裁削籍胡公之受罰更甚于孫公輩其故可知也太廷諍顯諫攖鱗以昭天下之公議者精忠同揭于日月乃公憂國苦心直欲嘿為轉移以定大計身冒履虎之危則其事尤難此其孤忠自許豈不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耶使幸而濟雖四皓羽翼之功何多讓焉而公緘口不道故微獨後之人不知即當時亦鮮知之而鄉之老成則有能道其詳者時正舉闡幽之典故輔臣朱公國祚等公揭表明之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温習講過經書

上曰覽卿等奏具見輔弼忠敬之意今天氣漸寒講讀着于明春擇吉舉行

上諭兵部遼左調援川湖等兵啓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朕念各邊赴義從征跋踄勞苦時當寒沍倍軫朕懷

特發帑金　百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并加賞、仍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優叙、稱朕體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兵二部、頃因逆酋搆禍、四川土兵內変、深軫朕懷、爾每屢稱兵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担、甚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跋扈、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不必輕貸、發

發帑二百萬兩為東西兵餉等用、

辨駁刻深使人無所容喙只此筆鋒之橫可以預卜其非令終之道

出帑金二百萬、為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毋還酌量緩急樽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奏瀆、故諭、

經畧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河西動搖、萬分危急一疏、欲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即日就道之事為臣勸駕、其望臣果享、臣既受茲任、出關入（從 国家）（起念共當捐此形迹）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畧時、臺省紛紛言虜寧事已成、功已就、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畧以撓其權、一似多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即報捷獻俘、不肯稿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

却要經畧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畧、不知今日出關
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
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師甲仗砲車　芻糗、一切齊備。然
後出關與廣寧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
又以道臣之垣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觸樞臣
而動與為難、此二方已屬畫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
遽忤樞臣意、事事牴牾。兩三月來樞臣意與所發揚、神情
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迨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
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
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有六日、復

到永平撫寧、計住閱實止四十二日耳、
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
理未久也、
聖諭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
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議
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屬緊關、
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狀、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
議三方而 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

千、而置臣疏不覆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分布挑練城守粮草車牛諸務無不早咨樞、早商量而從違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畧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畧者亦微矣、初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驅臣出關一着、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畧住廣寧之疏、而毅然請行以自任、葢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調攝之苦懷、定要疑反、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日安排常套、臣飽嘗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一

卷二九　　二九十月

出樞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為輕重東賊視以為進退兵將視以為奮怯人民視以為去留樞臣苐知經畧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摇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道是此光景否原調近兵承許五千翻踰月餘尚無一至今怴怴加調到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遽戰况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撫臣應住何地伏乞 亟勅兵部作速議處

而無使担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為賊虜所笑。且樞臣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而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孚望焉。常時在遼督撫，一聽本兵調度，此固居中馭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經畧，便當一一應承經畧。若掣定本兵腔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書啟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只宜責經撫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一。本兵于邊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己意懸斷。樞臣答書諭

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奴兵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山乘乱攻之自可得志乃遼撫無一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處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應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守則艴然怒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同誇張嗔人點破以為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雖犯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

楊公胸中有數萬甲兵

朝廷上得外邊眞情。而顧專責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俯同于臣、則職于出関之後。始得自盡而爲

皇上專任東方事。此封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

登萊監軍道楊述程請。往募。用中。將。士。

述程與撫臣議曰、本職久宦邊陲、夙諳虜態、生長西蜀、備知用兵、如永寧宣撫奢寅、其屬則有樊龍何祿、符國禎、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萬人也、如石柱宣慰馬祥麟其屬則有陳思宇、高畤、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五千也、如施州宣慰覃永化、其屬覃之餘、覃文化、皆百夫之傑、其兵可募三千也、如羅網堡二十四堡、其長覃大奈、黄懷、劉登崇等、皆慣戰之將、其兵可得千人、也、以至瞿塘衛如方武重之爲梟將、中州所劉國柱之爲英勇其兵

料理精細

行者算到

廷門答

可仟人也蓋用之兵地廢途隘兵不用馬又不懼危是
故其兵不練而成不求而得不納而親不令而行此川
楚土漢之兵常勝于西北介馬之兵也自述程為諸生
時見聘于蜀撫李化龍播州之後親過羞蜀土司頗相
認識令額以冬杪餘且親至口楚江招募土漢之兵
計得一二萬人必極精勇者以備登萊前茅之用餘
以各省新招者佐之有此敢死之士當前批虜兵接
濟搗慮政侍以牽倒廣覃方為着是微獨此也萊所
欽者船隻器械萬不支用職抵用湖招募路出判
州可即于判州打造船隻凡綿甲腦包弓矢鎗職主
之再隊一府佐相助皆可期而成踰水而至者也蓋
募兵近在楚蜀職之凡述中見為鄭陽撫臣相輿圖畫
則招征必速而齋帶錢粮不足皆可邢借以代補還且
職見素能以威信服四省之轄兵而判裏材料充斥之
地藉其指撣則所造器物必且事半功倍至于募兵錢
粮則登萊見有兵部發到十萬兩即于中先動三萬兩
餘俟多方陸續運發數招兵萬之用而二萬之兵
即于部覆原額五萬務內扣筭其月餉亦戶部泉額
教內文錯弁非增兵以靡餉也倘若前言處所各鎮已
先征及則更有建武邊縣太平長官與口六惲于浪土

司、平州下司、其主將英傑、皆可羅而至之、搆而求之、不患無兵者、于是登撫陶朗先上疏言臣先有疏、欲于原調用兵數內截撥登萊、而科臣蔡思充以廣寧待用川兵甚急、不能分濟則舍道臣往募之一途、更無處法矣、夫兵在額內。餉無外增。似不必再瀆

天聽。惟是道臣有境外之行。且截撥有下部之

命。而職不能待覆為之。然有不得不

上聞者矣。

十一月甲申

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贈故輔朱賡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遼東賞功銀。

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協理戎政李宗延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京任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絆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尚在南部、乍聞遼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

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轅數曰、陪京計部、猶然遠慮。特貽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照得遼東經畧熊廷弼留下廣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單既無馬、豈敢冒支、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渴之梅、若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餧馬額銀全数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噫臣爲工部之不應故于澤于户曹也爲人事之無補故望恩于芻牧也展轉于窮蘇乞憐于司農而爲此不得已持鉢之計也伏乞

聖明勑下户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户部、親驗收貯、

無用化爲有用只在任事者一轉念耳

苦心苦口

要如此立心

忠公有影之言後來畢竟從此著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
六十二代孫、

四川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

新陞四川右參政王世仁謹揭、職承乏前官、乃拜
命之日、即川地方告變之日、且將奉 勅前往相機撫勦、是以蚕負山以蠡測海也、然命之矣、敢不矢心竭蹷、期滅此而後朝食、弟賊勢日熾、匹馬投荒、不無肘腋之慮、幾欲稍請兵、懼多滋費、計惟湖州一枝、見在京師、固昔日所稱君子之流亞也、無安家之費、加御之請、如于新帑給以行糧、便于舊額、銷其月廩、是地方稍得多士、而 國家不費一錢、于理甚長、于計甚便、苦心區處取濟 國家之急、豈分以外之見、代乞當道照題督行、小臣幸甚、至于在途川兵、其勢難強、歸之當得一臂之力、來之恐生一路之擾、人廟堂之當斟酌者也、謹揭、

亥之乙

三〇十一月

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瑋、太常少卿白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李希孔、都給事薛鳳翔、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

陝西按臣據布政司申報稱九月初三等日、套虜搶犯合水環縣慶湯日、固原尤甚、又據延安府申文、達賊四五萬、八月二十二日從黄吉嶺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縣并于谷剌、人民被殺盡搶掠鎮店房屋、俱用火焚訖、

民三千餘家可比大縣

二十六日至延安府、圍困三日、將府學牌樓用火燒燬、初一日賊回、留說話、着撫院拿了杜總兵便罷、于如不擎杜總兵、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西安等情、于是遠近震動、商賈迯後、有謂賊入千谷驛、衣裝一如漢人、青衣絲帶、隨押已馬、聘入驲中、作換馬狀、入夥殺人者、有謂甘泉一縣人民盡逃上山、止餘官員衛役在內死守者、有謂婦女擄去甚多、將延安一生員女用轎擡去者、有謂總兵官坐八轎、離賊甚遠、不敢近者、有謂叛弁溷大棟、引領搶掠、稱說李永芳他古遼東、職獨不能占陝西、明年足到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方祭墳者、有謂賊韋來馬駝數萬、滿載驅歸、前後弥亘、生畜人只不無遺落、我兵收得捏報奪回者、又據膚施縣申稱、八月二十六日達賊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南至甘泉縣麻子街東至延長縣千谷驛、布滿本縣境地、本日于掠縣後冲要熬子泉、前北關文廟牌坊民房盡行燒燬、四野搶掠人口牲畜、踏踐田畝、不知其數、從來搶犯未有如此之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全秦之境、無不騷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閑、虜之生心、非一日矣、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躁入、左支右

疏中皆至人至緊之事

吾、動輒露肘、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　嚴旨屢頒、　朝筭可謂周詳

竟未有戮力衝鋒、爲　國家伸一懟、此無他、將無死綏之

志、或眞病而絀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

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廣寧言之、提督王威病矣、奄奄

牀褥、誰爲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貫、劉徵、黑雲鶴、周守康

高國貞等、才智迥拔者固多、而貪黠恇怯者不少、聞有散

粮時每兩尅銀二錢、致畢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健丁壯馬、

留以自衛、不肯令當　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

銀入己、以備　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有

要緊

方分合如法看守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換或就適中諸將推轂或另揀勇畧登壇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萬萬不容緩者顧合抱之材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樞部宜就科道諸臣前後薦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儲尚閫無若朱騰擢等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困頓之輦轂之下使後來者望薊門而畏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蹂入烽火達于甘泉有言應援不速離賊頗遠者有言邀殺零虜挑起釁端者有言虜擾邊書不擎杜總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衆潰邊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詭總何辭以解第大將而爲虜

長慮

所忌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謾書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
留夷虜操之如 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拿則納款必不成
西陲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
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虜既假文煥爲素仇文煥更
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
文墨竟爲兩臣推出重担畧不爲地方眉睫計誠爲確論
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治令即出料理秣馬厲兵務保
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額餉盡數解發使
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
登萊之兵弟使游防海上則一萬已爲多若使之會同發

取用銅炮
疋見部諫
晋心處

桿進薄南衛、牽制奴鋒、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酌定三萬、奉有　明旨矣、顧截撥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募報發僅滿萬、閩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就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　勅令撫臣另募海濵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始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縣撈得銅銃大小二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但時已出境、未及具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習火器者演

三七二乙

三十二十月

放擇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便傳授蓋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不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煩勞而制勝者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　勅下該部施行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贈陸可教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廕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尚寶司丞

申飭計典慎咨訪杜私揭捐資格核卓異懲擴辨

逮鄭之范于理追贓抵餉

廕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請以

功在國本故也、

嘗三千?並封之議、諫者皆得罪、孟公獨奮然不顧、焚香草疏、侃侃以三不可之說諍。旨下、廷杖一百為民、胥斷而復續。氣絕而復甦、嗟哉幾欲從龍比為地下游矣、乃皇祖震怒一番、即轉念一番、雖棄其身而終用其言、致令主豈不驚、宗社晏如、誰之力也。方其家居、慕之者、擬為必岸然一激烈丈夫、吸就之、口絕不談矜節、或言廷杖事。輒引為恥、君子所以既高其功而又欽其德量、也

皇極門成、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為湖兵聚衆鬪殺事、奉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闘首禍的嚴查具
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
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參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眞如嚴霜烈日。令起釁者。逗遛者。胆落矣。顧遷延觀
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
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遥
之時、通州密迩　京畿、豈客兵久駐之地、況工部之衣械
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
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倒免見
朝、景珍又何所爲而潜入　都下、則營求加銜無詞以解

良法

也。向使景珍非入　京員緣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至。形影既不相及。酒肆何從起釁。是湖兵之帶傷。毛兵之領命。田景坤固為戎首。張景珍實為禍始。今景坤難免議辟。則景珍安容輕逭。臣因是而有感乎加銜之當慎。賞給之當早也。出關之將領。例得加銜。蓋藉以鼓勇往之氣。非以開徼倖之門。以通州咫尺近地。援兵過續接踵。使統領武弁。人人皆守候以待加銜。日久則藉嚷多端。人多而物價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況彼既以營求來。奸役必以鑿空應。無乃朘軍糈以飽奸人之腹乎。宜著為令。一切援邊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

部郎具　請加銜違是而于澤者罰無赦要使部復因其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在　上誰不望榆關而踴躍庶觀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輙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為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　都門不一舍有何跋踄而給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前孰肯住足于通薊庶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内稱途中飲食甚貴口粮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况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求閱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關夫若輩既慕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

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揷關上、暫咨督臣王象乾訓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露處之虞。且使當關壯虎豹之勢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愼、賞給以時。務着寔舉行、庶後來者有所懲。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撻伐不難矣。

虜酋艮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然將王承恩率兵將拒之千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附蛇山考

按蛇山界通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國直北即墨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海澄等處西南即浙之台温界過陳錢下入金雞舟山等島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西即吳淞劉河崇明進運進江即狼山羈舍及江陰孟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廻三百餘里前淮冰可食可種植五穀又有家明對海直東五日夜方到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曰全崇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洋蛟蛋出泛惟東南一口可入山主姓王積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閒亦為盜此在日本南相去約百餘里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乙酉

清理黃冊

四川藺酋倡乱

據重慶

九月十七日永寧土司樊龍樊虎統領調兵至重慶聽川撫徐可求點發客兵受酋長奢崇明奢寅父子逆謀挾衆煽乱殺傷官民遂據重慶當時殉命者則有撫臣徐可求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重慶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府同知王世科巴縣知縣段高選等又有叙州府同知熊嗣先總兵黄守魁参將萬金坐營指揮王登爵等俱同日被害其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重慶通判王天運猶得負傷踰墻而遁也至于左右執事一時伏尸遍地不可勝數矣大約奢酋之謀原非一朝故有謂一官責其二頭目各五板各兵側目以視久欲

黔土兵之面、勿使寵、因而效乱者、四川、遵夏報有謂龍
等止兵七千、月充一萬、因撫臣黠核比數、汰華老弱、乘
機倡乱者王工、部家丁報有謂其因索鏹粮、瓤起悖逆
者、石柱秦氏報皆未足憑、而惟是言原調上兵若于、復
多帚若于以來、土兵入城聽黠、江、岸仍擺列數千、露刀
以從、城内砲嚮、城外應之、即將江口停泊商民乱所乱
搶者、此報稍爲可信、此當日變起之情形也、但聞據城
之後、城門或開或閉、商民船隻、順流而下、彼亦不能禁
惟時時痛飲哉樓、笑歌徹外、麾下亦稍
罕資以逃、似此舉動、賊之志可以見矣、

遵義城陷、

九月二十一日、據四川遵義軍民府申報防守黎民營
千總官蕭有忠、大灣營加衙指揮李逢陽等、各報稱永
寧宣撫司奢崇明督兵到江門、仍又旋回伏在螞蝗江
劄兵一十三營、鄉民逃夥等情、又查得遵義縣米由水
阿六名谷王俱在遼陽回、假稱守備同蔡、金劉星耀等
來催招新兵、又、有本縣白田堪余馬戶王璧生等百餘
人尤以援兵投入宣撫司援遼、會、合作乱、全係君輩主
諜、搶掠居民燒燬房屋、隨経該府通判袁任、差捕擒獲

賊兵未至何為先去事體迷乎足識

通夷犯人張向極、何成龍，一係生員，一係吏胥，到官供：奢酋崇明欲發破遵義等地方，倂通同楊酋為內應，楊福招集舊民，內接外應，謀為不軌。其應調援遼之兵，命夷目長官樊龍等押行，崇明與眾夷日羅象乾等將夷兵半萬折回巢穴，逆欲乘機三路進兵，直搗遵義，亂機已萌，勢不可遏。湖廣巡按郵報十月初三日戌時遵義府署印通判袁任，攜該府并遵義縣印，奔往貴州。史按臺稟稱：永寧宣撫奢崇明同子奢寅藉口調兵援遼，重賄亡命、好徒及播州餘孽，聲言復土，楊保舊民一時蜂起附投逆將，沿海營哨殺擄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無措，各自奔逃。本職數次撫諭阻攔不住，奈本府知府柱天培病故，本道李仙品督兵援遼，參將萬金全赴重慶求回，泉有本本道標兵二百五十名，參將標兵七百名，守城兵三百名，因借充援遼去，至十七見在數百名，或隨本道遠出，或隨參將赴重慶，或送杜知府柩至桐梓，兵數全虛，民無固志，徇假全逃，惟職一人，踽天無奈，於九月二十八日只得賷印出城。頃刻逆兵累至，遲入府城，已是無人之境矣。職強奔至烏江，幸有奉發都司許成名并都指揮徐用賓等督領奇兵、鄉兵、把兵，欲渡江赴援遵義。職疾呼過渡，撤去舡隻，職方脫命前來等情。

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賊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圍重慶、郎陽撫臣楊述七奏聞、

上諭兵部日、宣撫秦良玉、圍城勦逆、忠義可嘉、并貴州宣慰司等司、檄調協勦、着會同該省撫按、便宜行事、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衆禦之、攻與交、知縣張振德死之。

時賊勢蔓延、逆徒借還人民望風逃竄、戰守無一足恃、緜漢、瀘州、江安等城俱經燒、劫、興文知縣張振德、舉不能敵、遂同妻子自焚、永州、長寧、榮昌、隆昌、璧山、府俱空矣、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頓兵堅城、屢、挫、賊鋒、其胆

力有足
嘉者、
賊逼成都、
行人張訥致各衙門啓曰、川中兵變、入報久未見
肯下、茲事急矣、茵矣、圍省城過、二十日盤踞松林、風息
不通、危在吁吸、有如會城失守、全蜀遺裂、難以收拾、訥
萬不得已、走徒足具疏報
聞天、地翻覆、寔起卿亡、身羅其害、膂不忍言矣、而在台
臺衆位老先生遙聽、閔心其苦更倍、倉皇疏揭僅得其
發、其危急、情形、以烽火阻斷、未能盡推、至望影力協心
速爲極救、
請兵。請餉。請官。請將。着實上緊。方克有濟、萬一如仍前
檄還故事、又無望矣。就中
請內節、尤至急着、蓋被陷諸郡縣、公私俱入賊手、而附
近地方、官逃民散、餉無、自出如省城堅閉、郡貸蜀落而
此後將何支撑、至官之缺乏、在平時已不成景象、而今
畫化爲烏有、嚴急者將領官、無一人、故者城之圍諸路
應援壯、不湊手、今東西南、三方阻塞、僅有川北一綫可
適車書。可容逃徙、而岌岌乎旦夕不可知矣。備此路一

斷後、圖恢復從何處置力。此時急宜簡一腳手無志之
監司、速來坐鎮、夔門、必保守川北、門戶不至阻阨、使輿
神京氣脈相通、方可措置、而亟設監軍于潼漢間、與緜
邛兩通回面萊應。尤不容少緩時刻、然且不知省城光
景如何、恐此識無及、痛哭何補、惟台臺是亟圖之、最可
恨者、重慶報變承差、沿途索詐、不肯兼程、事非小可、呼
勢至此、尚可奈何、詠深懼辱
命狼狽趨伏、當計不旋踵、而坐視
宗國傾危、無能效力、勢迫情危、萬乞垂炤

亦是良法

吏科給事甄淑請常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夔州、細
察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諸臣亦不
敢不據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石砫司秦良玉乞
優賜加恩以鼓忠義疏曰、臣司世受

國恩、素懷忠藎、自遼瀋陷沒、親兄秦邦屏、邦翰當場、戰歿、親弟秦民屏遍體全傷、衝圍突出、親族叔侄百六十人血染沙場、每懷裹革、枕戈以待、切齒復仇、奉部文征調 臣兵三千、續調二千、蒙此蒐羅挑選精銳、秣馬洗兵以備點發、蒙本省撫院憲牌先發永寧平茶邑梅三處、石柱之頭限、以九月二十六日起行、不意永寧頭限于九月十七日在重慶教場候點、聞因索錢糧、輒起悖逆、戕殺撫院道鎮府州縣官、戮辱士夫軍民、其中有不可言者、雄據渝城、遍行擄掠、大逆不軌 臣聞怒髮上指、切齒酸心、誓不與賊共生、

可嘉

隨即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裹行糧同胞弟秦

江

明屏胞兄邦屏長子生員秦翼明守備秦拱明催兵都司
胡明臣鼓舞激勸協心籌畫先發兵四千捲甲疾趨倍道
兼行銜枚勒馬潛渡諭城札營丁南坪關咽喉之地以扼
群賊歸路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所燒賊船以阻泛舟東
下　臣親統殺手大千令胞弟秦明屏督陣前鋒沿江而上
水陸夾攻擒賊必矣　臣又留頭限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
州一帶地方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府設兵防守瞿塘
上下聲援星夜進兵仰祈
聖明急勅部院速議文武鎮撫監司等官刻期任事以解
倒懸　臣今統領親兵萬餘協力左右維持全賴親信弟侄

同佐指揮籌畫、惟　臣　胞弟明屏、征播征黔先立微功、近從
援遼、蒙部札衙都司僉書、復差四川催兵、抵家一夕聞　臣
與賊相持、孤單進退無措、幸屏、即續統領精兵往救、諭城
要地、似此一腔忠義。勤王圖報可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憐念忠肝、謂　臣　不謬、加賞參遊職銜、責令
分統司兵、獨當一面、沖鋒　臣　侄生員秦翼明、提調楊學禮
俱係文武全才、祈各一銜、以便軍前効用、庶人心得以鼓
奮、酋旦夕可平、　臣　竊思世受
皇恩、天高地厚、無涯。誓滅此賊、以報萬分之一也、又據逃
難商民、傳說仁懷赤水瀘合州縣爲奢兵所破、長壽涪陵

百姓、秉機自乱、草木皆兵、除臣一面恢復諭城、安撫鄰邦州郡外、俟有捷音、另行飛報

上諭兵部曰、援遼川兵、准行原領李仙品等押回討賊、俟事平優行叙賞、其賊情着陝西鄖陽巡撫官、差人偵探、不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諳蜀事、便着與彼中應用、

廣東道董羽宸奏曰、蜀于諸夏、爲斗絶、北有劍閣、東有瞿塘原是有割據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僻處自雄、挈丸泥而封之者、在徃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蜀耳、我

朝幅幀四擴、蜀之外有黔矣、黔之外有滇矣、延袤數千餘

里、差直當天下藩省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楚江淮、皆其建瓴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疆土、其爲中原禍豈淺尠哉。臣 因謂蜀患不滅、邊患而救蜀當與救邊並急也。

蜀警倥偬、一時建議者、或念切封疆、或情關宗國、或痛生靈之塗炭、或嘆兆冢之舊寬、忠形石畫、義見請纓、用衷群集之嘉猷、永載不磨之令甲。

議重臣。

董冀曰、蜀兵單弱、撻伐難恃、勢必藉力于滇、黔秦楚、而一日無牽制之節、四省之兵、一日不能撤也、督臣可旦暮緩耶、

本兵、曰、廷推總督、已稱得人、惟是駐劄之地、居中調度應在東南、而今敘瀘一帶、半屬賊巢、則控扼之柄、宜取

總督

時已推張我續矣

文甲之十

一、十二月

鎮地　進撫　四路策應　楚黔二撫

上游順慶一府南畝重慶勢可比于建鏡西應戍鄰艱
不難于及腹此建節之無容再計者至督臣兼制四省
責任既專事權宜重是
皇上畀以寵靈賜之尚方劍俾得便宜行事而提兵聲
討用赫天威循宜資其調遣原調川兵奉
命逗施俱聽相機督發從丶丶制
孫之益曰牙纛歷懸誰為控御令辛補撫臣朱燮元矣
塞上有爰龍可以釋
皇上西顧之憂但恐入覲在先聞報在後地方仍虛無
人可慮也宜星夜齎
勅印前往即使在途已久必令遄速回任相機擒勦廑
文武有所稟戍而地方得資其彈壓之望也
又曰川省無兵不能不借兵于別省遠者以歎長不及
宜
勅諭湖廣貴州兩撫臣一提兵夷陵邑東以壯上游之
聲勢　提兵于永寧境上以作擣巢之聲援二臣即于
此地候代不相妨也仍
勅令沐國公提重兵于畢節建昌境上以候調援并南
掃蕩又
初安宣慰率麾下各巢或擣其巢穴或秉後追襲彼昨

茅遠服、世受國恩、當鄰有倉卒之變、而不為朝廷勁一臂之用、必非情也、仍勅諭陝西撫臣遣標兵一枝下朝天嶺上以為防護守送之資、虜四路聲壯、而賊氣可先奪也、董翼曰、蜀以棧道為門戶、門戶不通、堂奧安得而有之、秦撫之出鎮漢中、更一旅往沔陽、或往寧羌以樹聲援、乃鄭撫節鉞、原為四省而建、蜀之瞿塘、忠州衛所、並隶鄭撫、祖宗之法、豈無有深意、未宜勅令移駐、剿南督發入憂兵馬、如播州之役、撫臣江鐸提督偏沅事例、虜楚蜀聲援不至、隔絕、而蜀之東南西北、首尾可以應擊、呼吸可以通氣也、人曰、道臣之權宜酌、今日之蜀、首莫急于重慶、次莫急于叙州、而涪陵去渝城止二百里、三道皆有事地方、一日不可無壓彈着、乃係如可歩國、仕雖已奉命有日、而履任之期尚查如也、能不闡報而袁足手、獨有叙州道、赫變近在龍安、可備緩急耳、急宜移文督促就道、而要之、恐無濟也、枕附近揀才、宜破格陞補、亦便計矣、

六二 一 一

十二月

議道府

孫之萬曰、令道府被戮者數人矣、中外另推、何時可到、宜於在省府官中之有才畧者、即補道缺佐、二中有才畧者、即補府缺、知縣中有才畧者、即補府缺佐貳之缺、其有經緯長才、倉卒應變著、不如破格錄用以濟危疆、即銓司不能一一盡知其品、今舊按臣吳之皞已入都矣、其於諸臣之才品、不嘗獨照、而數計、可一問而知ゝ、洪之棟曰、今黔兵無餉無民、而又莫急于無官、即保寧接壤漢中、為西蜀咽喉、根奔承宍為戍焉、蹂躪之所、兵變以來、郡守周道直、練士著、修城隍、守要害、懷慨聲濟聲勢大振、人心所恃無虞、旋聞按臣檄核川東矣、守道又已疾陳矣、宜就近推補、以資保障

議城守

孫之萬曰、承平既久、人不知兵、垣雉卑薄、誰是金湯、宜
速下
勅諭川省各官、令歲自布政司以下、俱束入覲、令府州縣正官、嚴督鄉兵護守城池、即逐次闡

詔者、速回到任、異日賊至而能出奇制勝者、與護守有功者、俱從優議、違者以失陷城池之罪罪之、不得以入覲在途卸責也。

議將帥

孫之益曰、今用兵作亂、土司在在生心、宜于秦楚就近地方擇名將一員、統領重兵、鼓行而西、庶先聲所至、賊喪寒膽、而不致之擾中原、大肆殺戮、

董翼曰、今之將蜀兵者、已陞遣楊愈懋矣、而蜀自成都至瞿塘、可二千里、時且有夷兵竊據險阻、可以一余懋遥制乎、宜仿勅新設鎮楚總兵薛來胤、統領援遼川兵之逗留者、徑由巫夔直上忠涪、以防奔逸出峽之路。國初之平偽夏、何常不以兩路並進耶、

議兵餉

梁之棟曰、比閭鄉黨、必有一鄉一國之豪俊、為之首倡、爭無有如合州程宇鹿董盡倫輩捐金號召、倡率義勇

足兵于民
足餉于賦
如策

民兵屯軍

而蜀口形勝鈎魚云頂之處得以扼其要害者宜丞令本地鄉官士夫倘能勵衆歃盟擇全激勸與地方官會謀協乃請告者即爲超陞罷閑者起用舉監生員胥分類優異而素封之家亦令捐資助募即與之以千把總等職銜以示鼓舞則城自爲半人自爲戰必無逃逸而就近州縣互相應援爲合之象豈能堅壁以老我之師也

孫之益曰守巡兵備官及各衛所官俱各有城守之責民兵壯勇衛所屯軍令星夜查核補足原數予之器械作其忠勇令戰則勝守則固雖是臨渴掘井而救焚拯溺舍此無策焉

梁之棟曰益州人民初罹兵革有流亡在道叩心泣血者有父兄子弟此倘者鷙悍之民據財物掠婦女不甘心叛亡即散爲盜賊猶當撫令即縣官照糧起兵簡其丁壯膂力并豪猾強悍者編爲隊伍州縣官即動徵收錢糧常加賞養倘有膂力機警之輩或命爲十人之長百人之長將厚其粮糗果能則集固守事平之日破格獎賞仍分別蠲免以酬其勞績如恤災荒之例蠲欠免子弟不輕去其鄉而思亂之民不爲賊用而我乃收一臂之力也

議兵則見有諸衛土司鄉兵義勇載歸撫兵六諸色而餉則惟藉發帑一項而應者復遲々其何不以主臺爲兒戲乎

董翼曰蜀自徵取夷兵絕無一毫帑金之發盤蜀府庫僅括三十餘萬支撐不給而變起矣按臣疏中謂榮昌等縣一空不但以府庫委賊而諸藏其復有長物乎成都所調松潘威茂等衛亦想已集二萬人而秦良玉之趲長壽而仗土沈者當亦不下二三千人也帑發而遲遲不解何不鑑前車之轍而為此逕過矣宜急遣賢能官以帑全二十萬為兩路以三分解赴成都以一分解赴巫夔急餉單士毋俾脫巾可也

貴州宜防烏江渭甕

議防守

貴州巡按史永安曰累與遵義地界密迩烏江之險可阻敵兵之來而渭潭甕安餘處黃平龍泉一帶賊可長驅而入萬一勾連七寨兩江之苗如虎傳翼黔之大事去矣即今把守烏江護防渭甕非兵數萬不可而川餉二萬八千金既沒于重慶僅餘楚餉除解到者用盡將到者止一萬二千金尚漢土援兵四集不足以供一月之行糧是時無兵則憂賊無餉則又憂兵湖廣按臣舒　　曰禍中于重慶則荊岳急中于遵義則辰院急適分守荊南道劉澤深以鎮表入會城隨會撫臣檄鎮歸州而以江防道移駐江陵聯絡策應相機

乙十二月

防援一帶江城嚴行申飭、
荊州知府熊秉鑑具揭投臺云、薛游擊帳前勇士、僅一
二百人、其親兵一千、近在襄陽、武可呼之即至、又有夷
陵州教師孟希淑者、亦勇壯士百餘人、類隨薛將單武
賊、一得台臺號令、彼即數行弓西、此非為我守歸巴直
為蜀乎、大難耳、畀職竊見出人、勇而有謀、士樂為用號
令嚴明、必能成功、其所攜餉、共一萬有奇、蓋帶至山海
閑支前隊者、而工部主事之銀、則所以餉奮兵令、即以
餉奮者滅奮極為直截、但須台臺知會兵工二部、一面
支發、似亦無碍、至了守禦之策、畀職力所能為者、已畢
力為之、其不能為者、尚後本道移鎮具詳申請大約目
前吃緊之着、則自巳東歸川夷陵、宜郝校江松游以至
荊州之沙市、在在有奸人、日日有偶語、其州縣正宮除
松宜原係裁減衛門外、恐歸夷巴松盡當免覲、萬一蜀
不即平、他日征調紛々、俱由此
路誠有一日不可缺正官者、

議賞罰

本兵張鶴鳴曰、夫郡邑守令、既任專城、義當死守、乃自
合州江津而外、為遵義之袁任者何比比也、烏合賊衆

未必遂能陷城而城先自陷勳死勿去之義諸臣獨不聞乎、周禮廉、翁登彥、危城獨任、應行彼中撫按從優獎勵、仍聽吏部加銜重用、張振德死難自焚、應聽該部卹錄其餘逃竄諸臣、備乞勅行督撫按臣、查勘情形、分別論罪、

鼓舞人心

議賞格

本兵又曰、重懸賞格、如有擒斬逆賊者、不吝萬戶之封、脅從投獻者、許開一面之網、庶衆皆歛懾、反側歸心、奪賊其為釜魚乎、

上諭兵部曰、土舍承襲地方官因循陋規大干法犯着嚴行禁革違的巡按官參奏重治六西屢從征調効勞安位着即與承襲各土舍宋嗣殷等盡行催襲、不得稽延○總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上覽吏科甄淑邊情疏諭兵户二部曰、這本說的是、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着遵旨、實心協謀、督撫道將、相機戰守、本兵調度兵馬、居中運籌、共極危疆、如彼此偏執、内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户部專司芻餉、尚書并總理糧務、着及時商確料理、毋致軍需匱乏、

祁伯裕爲南都御史、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男張鎮比例陳情乞表幽忠以先聖孝、昔貞觀在禮垣、以國本未定、疏凡九上、忤旨爲民、

贈恤遼瀋死戰武臣、褒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崇業、贈都督同知、廕一人、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曹登衛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張邦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再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各贈千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尚周嘉謨奏言老臣去　國身輕、犬馬戀
主情重、敬陳四則、以祈
聖鑒、一曰願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恤人才、

入叙何等委曲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疏曰、臣荷
皇祖多年培養
先帝一朝錄用。因言忤 旨。彼時
聖意雖未即怒然。臣 已自甘斥遠。不踰月
皇上龍飛、御極新 詔、首復 臣 官。此眞 國家二百四十
餘年未有之遭逢。非常之契合。臣 感極涕零。益
思報國。是以每憤
朝家多故嘆人情偷安、心 切救時、凡有可以安社利 國
家無丹不披。何暇顧忌。不諳事體、誠有如

滿肚不平

明旨之所切責然猶薄罰示眷、天地同容、臣清夜捫心、不知何以得此于聖上、半月來反躬自訟、日求其無忝言責、以仰荅殊恩于萬分。竊思諫官、以言為職、舍進言別無可為効忠之路。臣安敢因言未投機遂從此以言為戒乎。且今天下事。千差萬謬、臣雖欲一一言之、當從何處言起。惟此時疆埸大患、終莫急于妖氛、正識剪滅此而朝食、力尚屈于不能。厚備之而全制之局、亦棼于不定。賊之滅早滅晚、事看我之整頓遲速、而當鋒戮力、又全籍有一班急難之才。近見廣寧巡撫王化貞、題監軍道僉事馬紹芳患病一疏、大

三十二

十二月

約謂紹芳去而殘邊酷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邊臣今亦慮及之而臣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恒私議除在邊受事諸臣外試詢其再有誰堪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舉朝搤腕共嘆乏才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殲賊事無中變人祖故常而後可設使賊滅難期而天意每深人謀不及直至遼左需人乃始倉皇驅馬于水盪舟于陸不惟誤國亦且誤人以 臣之愚度之天下畢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乎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臣 謂方今在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遂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勑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畜務必有以繫其心。使之戀

聖主禮祿之隆。而不能舍。勿仍循咨濫擢。官思擇便。才願投閑。即至事急容有不得已。而生擒活捉以往。乃人言且動沒其忠。

坡瀝已盡

皇上復不憐其苦。未聞裘帽之頒。一任謗書之積。又何以慰勞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吏。自藩臬以至郡邑。其于戢寇安民。頗多經歷。窮情殫變。路熟車輕。苟官不敗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年。總萬國之人才盡集

卷之一

十二月

識高法善

闕下、合先勅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覲各正官、務隨時隨地廉其根基、審其標表、察其局幹、耳
目可備緩急者、藩臬知府中或七八人、五六人、州縣中或
二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在藩臬知府處、以符冏京
堂、其在知州知縣處、以各部主事、但問勁質長才、勿限明

是人情

經一榜、夫擢以不次、人不難割所愛以從而重以　廷推
人、又欲竭吾才以副、視夫倚于造次、羅之以風影、其人之
或得或失、直不啻星淵懸也、以當一而之求、監軍之選、臣
固知其俾有餘地矣、然業已蓄之京堂、儲之部署、原圖拯
亂、非取養尊如要害之需才、時尚未及京堂、宜任之練兵

蓄、騎、督、餉、視、師、但憂隨試不敎何愁大用無時部署宜用之户兵工三部、或資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勝、或因其巧筭苦思收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區甲與夫職方郎、亦不患于偶鈌無人、久之果各有成績可觀、不妨優以內轉、斷不至旁開倖竇、俾諸臣務得緣是為速化之梯、京堂謀陞內地、巡撫部署謀改各省、銓部一番鼓舞、衹以長異時躁競之風、人言奴酋為催官星不誣矣、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防其漸哉。至于山中被

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一出、而表儀寮寀、界限華夷

正宜儆雪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閉戶
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誚即所以自爲豈直無見第
如危時
沖聖何猶宜
特勅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　國家之急
者也睠此久遯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遠撫疏
末遐想外華而連彙及之臣　一念報
主獎識忠心難昧故復不禁諤諤倘蒙
聖明裁察稍化拘攣用塞罅漏立　勅衙門議覆施行真
祖宗有靈天下大幸臣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時事需木，着該部加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來到任，不得任意挨延。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
纂修玉牒禮部左侍郎郭淐等，
太僕少卿劉時俊賛畫川湖雲貴軍事，
麐馮琦劉夢先各一子入監
遠京任遷撫李維翰
元輔葉向高，祇謁
定 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上宣付史館。

參二十一年
一五十二月

直正直言
毫無兩可

道徹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遼左御奴一事祖宗之金甌視為安危都城之心視為離散草澤奸雄不逞之徒耽耽視為動靜而我國家兵餉全力亦盡萃遼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者何如干係而朝廷之上或以意見為愛憎以愛憎為低昂又或以含糊為兩可以兩可為責成乎臣久欲吐胷中憤懣而緘口者二經撫議論不合幸奉有會議明旨矣敢直言以佐廷議即犯時忌不顧也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嘗曰、疆埸之事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久、辦駁踵至、其執爲題目者曰惟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欲一陞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令吐氣、豈真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說、彼衆不從戰守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爲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揮、一一

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為其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　國家亦安倚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畧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章疏文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畧廣寧戰守、悉聽經畧節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意廷弼亦習知兩河東西之形勢彼奴出沒之虛實、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一盤托出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

而紛紛煩

廷議為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搖于試廷

辭之多而前同旋罷旋僨恐蹈徃轍意將信手頌化貞之

口而空言之用虜用間未必收功只得付之九卿科道會

議目前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罪也臣以為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矢以違事出群情無不景仰

宗社無不嘉賴果真有見于廷辭之可任而違事之不可

無廷辭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閭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於之一籌

莫展、果真有見于 廷弱之不勝任、而遷事之可以無廷弱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秦績別有奇才、不必除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集、若猶是兩可含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眼凍解春回、虜騎長驅、備禦無策、手忙脚乱、兵將之耳目不一、口外之人心動搖、此時再議又晚矣、當茲

東昼西擾之際、

痛快無前

國家能堪幾番會議哉。嗟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睚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私之愛憎、拮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唇吻、効忠戮

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臣于首輔有厚望焉臣非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恨明明利害明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釀國家指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愚至此

伏惟

聖明裁察

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離守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畧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

言戰未嘗忘守、言守亦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爲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撑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臣等何容輕議、續接經臣守事分擬纔定、戰事收拾難遲疏、布置周詳、防守績惡、經臣有画、撫臣未嘗不從、代異爲同、此事概見、臣等正奉

旨會議間、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進兵之事、而以鎮將人馬甲仗糧草件件胸中打透不過、不敢不遲疑自沮、即撫臣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劄不住、撤退而相與議守、無復進意矣、三十日以病愈閱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州、辭意甚決、蓋聞回鄉鄭明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密令人詢下書者云、撫臣明日即往河上、當是時、人馬皆發、已是着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不必相沮、而第勵以慎重。問以做法。仍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便策應、雖身邊隨帶兵馬不過三四千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不步步趨趨隨、撫臣而後也。或謂毛弁能以麗兵殺奴衆二千餘而不能

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興安、勿拘寒〻着而不能
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絶不疑、
且與各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
渡河也、以示此身一東、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
當機之勇、非弼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関係進取、不敢不預
以密聞、往復書稿、併錄呈覽等因、頃之撫臣貽書並至、併
經撫往來回覆書、俱封進臣部、牛庄亮子滿海州等處、進
兵防守堵截等事、密議分布各次序、臣　等不敢瑣瀆
聖覽、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的據、臣　部亦未敢據報、
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着一商量不得有私阻遏之勢

強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袁係經撫共薦、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願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葺、見在粮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可復矣、伏祈
皇上嚴勅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間諜未真、前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重以收

縱是連雞之勢如兩雄不並棲何

萬全建功之日一體陞賞臣等恭候

勅旨遵奉施行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爲

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

邊事動勷支持末易使我廣益集思屈群策合群力以徇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授閫外之

方畧算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情震擾即京

師士民亦多逃避而巡撫王化貞時方爲道臣獨能從容

鎭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經畧之命

實話

不是難斷
只是不斷

眷禮殷隆則又竊意以為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當之遼左必無慮矣然惟時談者已虞經撫之不合臣曰不然也同舟遇風則吳越可為左右手矧二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每論封疆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後見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為小嫌耳何至于參商惟毛文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為功經臣以為罪意見大異臣竊謂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為亂

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遼人殺戮之禍

此不必

即是功

曾見毛文龍塘報王遷撫云賁委渡海夜

拾人心厭
復疆土一
惟便宜從
事未見經
撫曾有畫
籌秘授令
其如何起
手如何措
恐並無約
警則乘機
俟後文龍
職也何得
罪以輕動
即便輕動
亦歸王撫
所委文龍
予執其咎
天下事當
與天下圖
華公事盡

則前此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
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力勸其相與輯睦
共保危疆、而微誠不足感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顧望、終欲
二臣之歡好、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頃者言官論
高出等、意或有為、臣 亦以為非、曰、如此則廷弼不自安矣、
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為擬
旨、稱其有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此疏甚佳、
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為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
書聞毛文龍殺奴防守兵三千、令巡撫往援、當進至廣寧
為之後繼、臣 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惟無嫌于巡撫而

已成功盡
已立于

且無憾于文龍、遼事亦可為矣、詢之諸臣、亦皆以為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但欲其同心并力、為遼左計耳。而南北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為說、臣與同官商確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議擬下廷議、臣向者見朝端有事、輙下廷議、心亦為非、惟此事重大、不敢以冥冥之見、輕為臆斷、意俟議上、乃可酌處耳、而言者詆臣謂目前可以籍口、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處國事、而以籍口卸罪為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充國平西羌、以為魏相能用充國、亦充國亦自言兵難遙度、賴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多異同、最後是充

化貞不肯受廷弼節制廷弼每不肯受化貞節制畢竟使兩個面和心不和之人擠仕一堀做壯那得成功

國者乃十人、彼何嘗廢廷議、且充國雖主屯田、惟時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使廷弼能當充國、臣亦何難爲之主張、且留化貞以爲武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舉　朝之人、皆以爲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甚力、豈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妬功嫉能、敗壞　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讀史至此、輒爲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爲藉口、卸罪則與杞檜何異、今日不畏言官、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相與咨嗟思慕、願爲執鞭、即其疏請追錄其功

皇上亦以為然、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以年來
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邊事久無結局、則內釁必生、恐其
禍不止于蜀也、曾舉趙充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
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邊、此臣之所為
過計深憂而不敢力主者也、臣病昏迷、觸事憒憒、其不能
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
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臣章共部斟酌、如邊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即申飭
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于毛文龍

事、得于回鄉之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如其果眞

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言推諉、自失

事機、此又 臣 之所惓惓而厚望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

附經畧熊廷弼揭、頃閱報、見閣下葉老先生廷議紛紜

疏內一段、謂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

局、則內釁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曾舉趙充國策、與經

臣籌度、而經臣以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

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為過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

老病昏迷、顧事憒憒、其不能主復、不止此一事云云、若

謂老田一事、職不由其主復然者、讀之不勝惶懼、查叢

老先生來書、曾引西夏事、未曾舉趙充國策籌度也、時

恐、仰狐元老憂民憂

國之盛意、亦將地方情勢、悉心籌度、其所以不可行、不

足守之故、而後作書還荅、以副

明問、令往復札俱在也

若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轉餉、必不足以守遼、但

一付之精神元氣足當闡外之寄者行之而后治職以
不任之罪易易耳何處不能主張之有往省臺王東里
諸君嘗劾職不用遠人不肯屯田以天下僥倖
君矢兌戲爲職罪者不知書中所以不可行不可守之
詳而但想必不可行必不足字八字為日後再伏一曆
公案設因釁一生而職不知死所矣謹將原書發枝與
海內共質之業相公來書云永教遠事末可戰自是確
論即垣部臺省不能易也今撫臺已歸想此念亦令惟
是明威之事須當護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生
此驟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変恐不但罰中即使保
得廣寧後得遠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
己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為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
者即倍而大十萬稽以爲未足也門下試細籌之
國家物力果能辦此否歷觀史冊一隔有亂亦止于一
隔即羼弱如宋以元昊之強闢地萬餘里帶甲數十萬
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陸數邵而已天下宴如無征調轉
輸之擾也今奴首雖橫其勢尚末及元昊而海口麇爛
決裂一至于此果何故耶往生在政地時門下按遠言
屯田之利至爲詳悉屢勤
明旨褒加獎許

更受遼之有風之世奔陽公能去傷餉愁用海及神
望節安不當壯俾守遼專事治而生從我兵蓋又皇
門制不合聊猷之其陽守不雝人乃何廣而之何之
下之合而以如專地爲廣計痼不善措寧盡區故所
深一則此貿門力如非寧及也傷治辦但仰固恥以
忽言遼中之下捍黙然有此不若雝不使給其即知
封生危縉高亦奴國使能貮知但痼戰画内宅云門
疆亦其紳明豈毋之倣守頃雝用者而三地也聞下
之遺閲千至有累于其者光痼全必我堂未何裁貮
討書係思于意四滇意則祿未石節已爲有以清亦
舍力甚萬大于海市而不何去克伏之其矣隻敗粒諸此
短勸大想札此内祖行發公而
取之想只云示度田之茅深腸劑營夫騎者一處比
長以其望千此幾賊有土爲胃以衛人不令累迫後
共聽不經言亦有山能之此已取調身侵毋盡賊經
建指合撫萬書息澤復封慮先劫蘐雝而論仰不署
此麾之合語生肩之全談上裂于真痼毋奴給可其
不于故經総之之利遼者書矣一元爲年能于耕地
世門只撫是談日盡者雖欲扁時氣壽千洨内然全
之下在合經未乎指即以置鵲曰使誠萬河地全不
勳矣不則撫必英與令其違倉我壽足之能衆復讀

卷三一

三十四

業毋至于兩敗而俱傷則天下幸甚辱在夙愛故盡言
無愿倘恕其在愚用終敎之猶生之幸也職回書云頃
承還之深以遠東而兵騷動海內爲憂欲要如此國例
捐遼示例俾人世守其地專力捍奴毋累內地縣專邪
之至懷而固圍之長計也反覆籌之將已復全此驅賊
毋巢而恐其不能守滅也俾世守以捍奴乎抑遼今日
而言捐河西之利卒河西之力以奴捍而毋就地也
國初遼東官單自專其地後人民掠盡奴累內難有
租賦搭校軍餉食其顧十三雖有雜屯権廢役康
料公費與撫賞存原每仰人度支領稅毋官萬馬
價八九萬撫賞用餘末有給利猶稅僅十旲雖
橫而我所擾守十萬秦環餘諸可而民八元物殷
盛之地其人皆之原固而庰州捐予也財當而
天下晏如無征涇華結擾無二郡皆生齒柢漢以
來止設督護羈中末輸之圖遼東以此自足秦年末
有歸於一繞如調其著版後後且絶地也自餘是謂
天絶四面周此糜千久者而氣數入夷秋千盡千里
與內壞相接三千餘里皆虜皆環或自有三謂地
絶其風習性情筋繫贊狎從身外極閑外橫是隨虜
去是謂人絶是奴吏以來雖不爲以遼守遼之說周迤

撫疏主力行而不敘李如楨自請往募而不敘劉國晉
以遼而不敘今迯撫雖募鄉兵一萬七千有奇牛多募
弱每人月食三兩護如驕子饞一遠往西寧鎮武設防
而棄甲馬以投河東者屢屢見又生畜絕少料民趕牛
且苦無人而行況兵馬其不得不徵調于內地者勢也
軍甲所需鉄器煤炭餉角系饑竹木一切物料以及各
色匠役河西一無所有至于米豆食物向多仰給河東
而此路又斷矣屯田之利按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時
也故經畧其地閒鉄請撫諸處豈但迫賊不可耕且皆
爲賊所有全伏海蓋之區雖甚寬然向來不受虜河西
開鉄避虜者往往依之綢而地積又重伏山閭不似
閉遼平坦有可耕之人住者且開山而種何田可
而遼陽地土見爲民種又未有奪諸民而與軍屯之理
先是時瀋奉與賊對壘僅大七十里即檄鎮道每馬隊
五匠內撥一單總領故收亦不可得何況屯田惟是三
盆河以而三百餘里土疑可也而且無對壘之危屢書
咨督餉具
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領單已少不能老另募
又無人應若留援軍屯而每歲支餉廿金所出不足償
所食議遂止盖按遼時領單月止二錢五分或三錢四

分故留屯半以食半以佐餉為有利而令且人人食内餉有月支二兩外者時固不同也令三岔河與賊對壘僅鬲一衣帶水而以西荒不又不得屯矣其不得不轉輸于内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全遼定借内地徼謂轉輸之力不徼調不轉輸而欲捐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捍奴恐韓范再生黔圖復出亦不敢任況黔國之於滇亦是全用原之兵力平定其而後捐滇之利以滇守之非中滇於黔國聽其自自守也光祿何公所上書慮深見遠而特以欲置遼專守廣策之說意員語滯為言者所駁不知能

事守專者即能全復遼陽者也若沿河設関扼固内護農以培其根本外伺釁隙以圖其機會三五年間必有段光景可見何公之意正可做而行之耳初見賊氛惡人人齊曠急欲滅此朝食故議三方齊進一光俱為不再舉之計得零碎延挨費反大是其設登津路者非其為免海上來也謂舟師渡海章制俾廣一舉成事也賊能下兵餉必不能應手而三方之設用其若遂議裁目歸并廣事一路為持久之計則山兵鬲亦可半裁通計可省兵餉十分之四而海内之得以少舒十四之急豈非審時度力酌標固本之

十二月

議、而但以今日之情勢揆之、恐決非
冲聖所能獨斷、賢相所能久担、科道所能靜聽、而外亦
非今撫所能幹辦通
國欲殺之孤弼所能更端而議也、卧榻乱談、以旋明問
伏惟台臺裁示、若經撫不台之故、豈只在不受節制之
一言、責是意見作法。有断断不合者。若但不受節制而
苟於事體果能拂而相成、正是大有所合處、雖不肯相
量而行、而弼猶重護奉封疆以從、敢有異同于其間哉
更惟台臺
亮之不盡

稱戢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爲吏部尚書。鄒元標爲左都御史。

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廕一子中書、

贈議臣郭正域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

賜蕭良有祭葬

禮科左給事周朝瑞奏曰、臣聞自古天變、惟見諸日者、所

危切之時又欲使白日無光

十二月十四日日暈風異

閔最大日君象也非弗集之辰忽失其著明之體天之示異如此有不待瞽史重占而知非吉兆即君臣動色相戒尚懼不能挽赫怒之威救釀成之禍顧可泄泄然莫其不應而居若故常乎臣于是月十四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黯淡不類常時猶意冬月晨霧未消晦瞑固所間有迫時且向午日輪上值中天而光不射目臣因凝睛觀之但見霾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西磨盪非煙非霧如蓋如吞恠風揚沙一坐溟溟通天皆赤臣審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可奪其照大雪連朝嚴氷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

卷一九八上

二上二十三月

擾起爲難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非常變不虛作 臣 非天之吏亦何暇遠索厥徵然如此之類常得之目睹屢有試驗矣 臣 憶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三四月于時天每飛塵日常生翳視昨十四日之變毫無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之二月邊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晌雨止當晝舉火較之昨日天日頓晦亦大畧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没殺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雪人終日在天日之下而杳不見天日者殆一兩月天地重昏亦宛然昨日風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腥氈赤子横攖鋒刃

風凶凡三驗柰何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譴告于
東西交警之時臣意
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兢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
君之憂乃數月來靈臺漫無考據固無解于尸官
皇上以體天之心為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
方且笑口如常計謀依舊大臣比肩搆難臣工傾擠不協
和小臣呼類尋隙怙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
恤斷送
皇上之天下今日廣寧迫而近郊閧一有不虞再無退步

十二月

祗恐禍成不救。乃此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憑何感格顧
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非小屢有徵應禍患不輕省躬
慮敗虐已求言并
嚴勅內外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無復仍前借徑貪禎
甘心誤國更誅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晦暝有目共睹爾
屬職司何事一任昏迷既于先王之誅宜按後時之律人
心大緊知儆天意庶幾轉移　臣　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
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皆血豈
皇上自爲金甌計乃不殺于小臣之忠爲
皇上計而尚可容其戲豫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

此論出忠義揭于日月

憤滿而出

風爲妖、洪水作孽、故至今 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日之傳、二君不諉爲適然之數、而克謹天戒、禹皐諸臣、亦矢心承任、用能撥乱反正、終保無虞矣

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屬張皇、

先皇帝曾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而一一問之、

史官董其昌奏曰、臣 聞齊式怒蛙勇士爭赴燕收駿骨知者輻輳、以二物之微、猶有伯王之資而况忠義奇杰奮不顧身之士、立功于萬死之塲、橋目于無援之路、而弃之以快敵讎之、以資奴、此行道之所咨嗟、愚臣之所扼腕而爲

卷一之上

三乙二月

國家惜也。臣 伏覩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向、蕩我疆圉、百姓莫不剃頭乞命、我之師臣、與各道臣奔逃、鄭重經畧、三投尚方劍、加設撫臣、沛發內帑、竭天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無敢一矢東向者、而兵乱于內、疆促于外、舉 朝文武百官、莫不變色相對、設曰無將無兵、臣 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大、無一奇才異等之士、超距投石之勇、堪爲國家吐氣者、覩前後邸報、南衛鉄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待王師、尤幸有毛文龍者、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

眞正論

文龍危矣
甚矣

鎭江擒逆賊佟養眞等獻之
闕下。且不費　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當
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以器械衣粮使之收拾殘民立
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之人必有思漢内應者豈非
制奴一奇策耶柰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爲恨一
不策應坐令孤絶又詎謄塘報破壞功臣。臣竊傷之以爲
文龍不幸旣隔于奴又隔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鄕人
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奴令李永芳
佟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爲難又放還朝鮮人前共縛
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鄕人爲奴所遣以誘我猾

設身處心之論

賊多討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捷而望其來報則事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之路紹勳等又譏訪其功惟恐文龍不死茫茫大海何處可得達乎 臣愚以爲文龍縱無後功但以鎮江一事觀之此眞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

陛下試問滿朝文武從來有大將不費一鉄一草一糧而能立功如文龍者乎有能置身四陷之地孤絕無援能當忠義孑遺感發成功如文龍者乎如此膽畧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纍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

雄節起座

不待四出征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乱可以不作矣今弃文龍于絶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衣粮使之坐斃以聽奴所魚肉以爲養虜報仇佐奴酋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爲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乱弃奇策有效之文龍不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修口三方並攻而索兵索餉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眼前三方之策舍有用録無功孤忠義輔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局于一已好惡如此不已 臣恐天下耗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已危也 臣愚無識誠見邊事危急而阻絶忠義坐失

急看

于城内自賊而遺禽于奴深爲失策如不避狂瞽言之伏乞
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募慣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爲大將録其民之有功者次第陞遷仍
勅梁之垣當冐險曲達將所賫銀兩宣諭
朝廷德意遍加
賜賚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遼不至并壊天下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兵部議飭薊門守禦

自有遼難以來、二路精銳、抽調幾空、虜幸而不逞耳、倘寬我無備、則庚戌之變、實有可憂、不止遠及烽火之相照也、蓋原伍之兵、抽而不補、額將日縮、而況老弱者又大半居中虛冒者、且影占無實、延袤千里、其誰禦之、合查原調名數、陣亡者、識給優卹、不得久占名糧、見在冊者另品贍家、所懸名缺、悉行召補、而時以簡練之法、每路比式、上者食幫粮、爲選鋒、次爲守兵、又次爲雜兵、分別等第、以行賞罰、而即用爲將領之差、有閣臣之京衆在、又誰不犂然舉乎、南兵乘障、正爲人非土着、則台堡即其家業、戍守即其生涯、故斥堠當護、虜之動靜、時在目中、久而漸非其初矣、應如舊制、名列南營者、不許下臺應役、仍用南將統之、使將與兵習、兵與虜習、邊疆之上、必有復覲親戚、將軍之舊者、至于俸將毋以鑽囑而希陛遷、毋以震鄰而謀更諷、毋以皮面而訖逐、盧人既相習爲通融、彼弁復多方爲營廬、疆事之壞、檄獨薊門爲然、雅意整刷、不能不蓄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經略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關節制、奉

聖旨、邊事既委經略、但悉心担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

經會議、奉旨有以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中制、今卻紛紛責朝廷遙斷、咎將誰諉、據奏與巡撫當必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參言、再致敗壞、着兵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朕意、如再有抗違不遵的、着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規避交搆、不肯實心任事的、都着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作速去、

補余懋衡大理寺右寺丞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壬戌天啓二年

正月、乙巳、初一日午時、

上御皇極門。受賀、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

各具朝服齊赴行禮、

禮部先一日具禮儀、凡在外二品官、列于在京三品官之後、三品官、列于四品官之後、在京文武百官、在外布按二司方面等官、俱赴金水橋北、所有運司知府以下俱赴金水橋南候

皇上服弁升座、內外大小臣工行慶賀禮、錦衣衛鳴鞭、鳴贊贊排班、班齊、鞠躬、四拜、興、平身、鳴贊贊贊跪、鴻臚寺堂上官過中、跪、致詞畢、起、奏禮畢、鳴贊贊禮畢、錦衣衛鳴鞭、

駕興、百官退、
考察天下諸司
起葉茂才太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廕一子中書
遼東巡撫王化貞謹述始末疏曰、臣 資望淺薄、待罪巖疆、
過蒙
聖恩、凌躐非望、受命感激、誓以死報、憤茲小醜、必欲滅此
而后朝食、又見畿圉空虛、四海騷動、懼有他虞、爲
國家憂、而奴猜忌淫虐、有必潰之理、左瞻右顧、有可乘之
機、河東之民、倒懸望解、甚於水火、吊民伐罪、時不可失、此

臣區區主戰之愚見也、十月以前、車騎甲仗、未能奏手、臣自不敢輕動、今中外協力、百事備、兵亦足用、又氷堅可渡、飄忽往來、進退如意、氷解之后、則難圖也、東人絕望、皆向爲夷、幸而成功、誰與吾守、且奴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昨所赶耀州等處男婦計二十餘萬北行、因聞鎮江之事、暫寄海州城外、男子不許挾貲、婦人不許纏脚、凍餓而死者日相枕藉、嗟嗟、此孰非

皇上之赤子乎、

皇上命臣爲巡撫、今遼人塗炭至此、又何撫之爲也、東望憤激、徬徨中夜、一月之前、同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

顧名思義凡人臣當如是

發兵東往、臣不敢信、屢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
具稟云、氷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寬奠之人共舉、幸勿拘
寒暑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
心、因謀取海州以應、筮之吉、以書商之經臣、經臣報書亦
謂虜誠揲蓍、得豫之震、甚吉、亦使人有見獵生喜之意、因
問臣進兵方畧、一一具對、于初二日、臣至鎮武、密行部署
次日、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皆至、嘉棟謂臣曰、此時寒甚、文
龍或無如奴何、奴亦無如文龍何、奴兵雖東出、恐其中有
詐、宜勿動再偵之、臣服其老成長慮、因諭具稟經臣、且無
來該道亦同、城摠兵祁秉忠久病小愈、未能上馬、臣見其

羸弱、慣之亦令同城調理、時南路將領亦來會臣、一一授以方略、以師期未定、令各回信地、以須后命、臣獨與高出馳赴西平、與揔兵劉渠共議、謂卽不能大舉、亦襲殺牛庄之夷、以奪賊氣、以撤鎮江之師、初五日接經臣書、謂襲人者、出其不意、故能得志、度賊比時、准備已久、未可以輕騎襲也、大做之法、必三方齊備、然后可等語、經臣意在持重自是遠慮、臣自不得不從之、會薄暮偵者至海州、有部夷七八千人、皆無馬、初一日選三千東去、持挺徒行、強半單棍、其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詢之甚確、因喜曰、牛庄近易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

古人有云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凡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王撫值探既真、算布已定、况精銳俱在廣寧、惟我調度、奈何倏進倏退、只見工見不定、籌算不透耳、行師全以秘而斷取勝、如此遲何掣肘、兵機盡洩、安望成功

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前后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鎮江之旅必撤矣、問諸將誰敢往、有二驍將顧往、請兵二千、不勝、願甘軍令、臣因傳明早西還、却暗召金礪等于鎮武、使以萬人往、監軍高出同摠兵劉渠命臣旗鼓官傳稟曰、適細詢偵者及回鄉數輩、備悉彼中情形、幸先返、即當具稟經臺、仍議進取、不然、是文龍獨爲男子而吾輩爲婦人也、（亦是忌心）正具稟間、而經臣遣本房董良佐持諭帖責該道之依違、有厲辭復下撫于摠旗、有危語咨書及臣、反覆語難、恐挑釁速禍、臣不覺憮然、鎮道亦來勸、臣且回、臣嘆息謂鎮道曰、奴既東、

顧、必不能來、轉眼兵泮、可幸無罪、此吾輩安息之時也、今日之事、眞爲蛇反顧不能、恐文龍與聚義之衆、心灰意解矣、卽日西還、至盤山道中、復接經臣書咨內有台駕歸矣、何以進、何以退、其千人必有詞也、而恐其以僕爲詞也、自承乏以來、爲樞部臺有所推敲、日來更甚、作已難矣、而何可更爲人詞也等語、臣答之曰、昨日之事、台臺旣以吉筮報、又親督車騎、而爲貞后勁、所不感台臺同心之雅者非夫矣、旣至鎭武、胡道始有賊隱情以誘我之疑、不可輕進、高道亦謂上兵且至、待其來可以萬全、天氣甚寒、少俟數日當和也、因諭道禀台臺且無來、而貞至西平一看、北至

西平、奉台檄決意西歸、而仍欲以鋒營襲牛庄者、益牛庄精騎三千、奴恃爲當關虎豹、設法誘而殺之、奴中必震、可以舒文龍之禍、而高道以台檄語意稍峻、懼而勸止、貞是以廻台臺意主愼重、道在相成、貞豈以是爲懟封疆大計、往覆商量、貞嘗以之望鎭道、況台臺平、議論不同、貞自不敢輕進、非爲台臺阻也、今早見高道述道路之詞、以爲高歸俟土兵耳、接邸報見閣臣疏有經撫之可慮百不在地勢之隔、而在意見之不同、外旣分水火之形、内又分左右之袒、此遼左深憂也、念吾輩同荷封疆之重、使廷臣以爲憂、心亦何安、貞悔欲彌縫之、望台臺口角間、稍斟酌、貞必

不敢以不進之故語之台臺也、而高監軍亦遣人致稟曰、偵經臺荅戢一札、及錄覆咨報書二稿、見小札中、諄諄言其書咨、直是恐以阻進藉口、實爲萬不得已之情、蓋在地方、可以不必求明、而在裏科道、不敢不求明也、戢愚千懇萬懇、惟望台臺相忘無言、直以未有此番舉動者、雖惡聲可以無反、於台臺何損、益見台臺之大耳、等語、貞以此不敢問人一言、亦幾望士兵至、天氣漸和、尚及氷之未解也、而不意經臣有兵怠常玩屢報見虐之疏、謂戢之進、及今五次、而職不知誰爲此言以誤經臣、經臣遂信之也、臣六月中、越三岔河、勞師一次、道將無一從者、八月中、會同高監

軍赴柳河一次、九月中赴西平閱邊工一次、十月中查勘河上氷墻一次、皆以二百人自隨、此豈進兵者之所爲乎、經臣曾以避難之百姓爲 臣 進兵所過河進兵五次、而百姓之逃者一次乎、今戢實欲進、各備煤炒行裝、而從者皆褁餅餌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爲見可、止以知難、此亦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明、而乃以爲戢罪也、謂兵嘗玩而無成、又謂賊窺破伎倆、夫自有奴事以來三餘年矣、我之伎倆、爲賊所窺者、豈待今日、賊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而我并不以一矢相加遺、亦可不謂不玩矣、威安在耶、經臣謂戢快快而歸、實有之、若謂鎮道力持不可、則誣鎮道甚

矣、至謂南路軍兵餓凍狼狽、有怨言、臣敢謂無、但衆半係
單裩畏寒拳曲、然遠至鎭江、不敢怨今南路兵至鎭武、不
過、五十里、卽有怨言、養兵何用給之皮襖、欲何爲乎、經臣
止知將士之畏戰而怨、不知其因不戰而怨者聲更多也、
經臣謂前疏拿定主意之言、皆言言下藥、臣必欲滅賊、正
是拿定主意、至進止機宜、變于俄頃、何可預執、若必欲遵
一定之畫、守不易之局、則必兵至三十萬三方並進、恐無
復滅賊之期矣、經臣謂臣屢進屢退、爲兒戲、爲見虛、夫奴
不嘗屢進屢退乎、乃一進則不可禦、豈奴之兒戲爲見實、
而職之兒戲、獨見虛耶、經臣謂今日實不能進、或謂臣之

不堪與進耳、若謂奴不可當、我兵不可用、臣不敢以爲然、經臣憂賊窺破而欲來夫前此奴固未嘗來矣、今終日言戰而奴反不來則知奴或別有所窺、不在我之屢進屢退也　臣嘗語經臣曰、譬之奕然公固國手、而使愚者當局、宜不能如公意、今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徒使臣跼蹐而不敢一下手、臣滋苦矣、臣今與

陛下約、臣在國家如雙鳧乘鴈、何足有無、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敘賚、遼民

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戢歸老山林、爲太平逸民于

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奴不復振、保不爲河西憂也、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覆之、滅奴必矣、臣又願與經臣約、怒蛙可式無推戰士之氣、勞辛可念無灰任事之心但過河之后。將士有不能破奴而逃回者、盡殺之、其軍前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奴之破城、皆以葫蘆先登守者即紛然逃散、其臨陣以木夷前驅、將士望而奔潰、此中國之羞也、我實未與奴戰、而言奴不可與戰、是惑也、無論封疆利害、即臣螻蟻之生、亦知受惜、昔輕試不測之淵、伏乞

聖主業飛
請廣制額
在廷皆能
言要使盛
典因其才
亦益重士
品乘新運
而彌光恩、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如以臣言爲不可行、願罷臣、或削去
今官、仍舊以道臣管事、軍旅之事、專責經臣、庶得一意圖
賊、不至爲臣所撓亂也、
經畧熊廷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
聖明亟如撫臣約、乘冰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怨、併亟罷
臣以正摧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禮科都給事惠世揚請廣制額疏曰竊惟在昔虞舜卽位
首闢四門故旁搜俊乂畢竟爲
聖主第一善政我
國家創制立法雖三途竝用、大抵尤歸重南宮一選。二百

年來、經文緯武之臣、十九由此途出上既視此典嘉重而
士亦翕然望之爲重即絕倫之才終以不得身與斯選爲
恨而天生賢傑、亦非此進士一網所能盡取是以每科比
諸士就試期迫、禮臣必循故事請增其制、今
皇上龍飛聖主覃恩誕布靡人不沾豈其于計偕多士而
反靳之當此虞門初闢必有一番非常之收以昭
聖主廣被之澤、別于鄉舉已荷
皇上弘恩各增其額有差夫鄉舉既加于往例、勢亦不能
不廣制科以登進之、有頃、禮臣自宜執
新恩浩蕩額外乞恩、按

皇祖近年、如癸丑、丙辰、巳未、制額俱定于三百五十人、其
在今日、鄉舉之陞數自合疏通、推
新主之覃恩、斷當破格增額、而進至四百餘人、諒聖明必
無難色、顧臣等備員禮垣、例得與聞、切思進賢
大典、且謂推恩而用、何如因才而用、與其下先爲設、不如
上先爲施、從來泰運何常、但有人事以導迎之、則氣化若
自鬱而漸開、而天下蒸盛治、臣等考宋太平興國之際、魁
星燦燦多士彙征、惟時入彀者至五百餘人、其初亦不過
欲廣登庸、跨晚近、何常逆揣夫天地將交、而拔茅茹、以其
彙、自是貞吉之象、寔之一榜果稱得人、有如呂蒙正、張齊

賢等、英才輩出、相與內調玄化。外靖胡氛。而一時治化旁

流遂亘絕近古

皇上實籙初登治機方啟、趁此多士鼓翅之時、四網羅之、

不使宋之太宗專美于前、定以五百名之制、暫行一科、以

覩雲龍之會以迓治平之來、安知無命世之才、遘會乘機、

匡時翼運、群賢出隱、竟成治徵、

新天子向明而治、一代芳規、此爲最上、斷而行之、惟

皇上之所命之、若猶是拘方泥格、躊躇于氣運之轉、未必

由人、賢才之生、難盈此數、亦須于近額三百五十名之外、

大增其數、决非僅僅再加四五十名、便足厭群情而應景

運、
聖意斟酌、固自飽滿、更宜早渙
明綸使深山窮谷、莫不知
新主臨軒、大張羅網、以蒐群英、風聲所播、賢哲競奮舉多
年約結之氣、一旦發舒、野無遺佚之嘆、國運滋至之休、勿
或
傳宣後時、直至乞請之章屢
上乃始倉猝報可、何求何應、
懿旨未宣。徒令薄海內外謂今
上畢恩。即至胥吏厨竈之賤、猶然下究。故是科禮闈選

亦得推廣此意。概沐洪波。夫此思皇多士。
聖主所倚爲王國之禎者。乃亦勉引施恩之例。以求假推
恩之名、而進士方俛首希榮。而兩間之英華、不削自盡。千
（愛才之極思）載太交之期。祇以侈一時之賚予而
上無定命。下有倖心。真才因而短氣
盛典爲之不光。斯亦　臣　等不能先事開陳者之過。用是早
計披誠、仰求
（使士益重）聖明裁察、速勅該部覆議定奪。至于賢路宏開。濫觴爲慮
則夫今次科場簾之內與外規制又新隄防更密容　臣　等
酌昔准今、另議條

上、斷不敢苟且踈畧、負此昌辰、貽目前之羞、滋日後之悔矣、

遼撫王化貞揭明用虜之故

揭云、戎閱邸報、見吳北陽、夏蕭山二老道長、各有疏言遼事、大意在慎重、不宜輕戰、憂深慮遠、可謂蓋哲之極思、老成之石畫也、貞不使、敢不佩服、人言西虜助兵費許多要結許多金幣、其后谿壑難填、要挾忿甚、恐桀鰲有過于奴酋、又謂唐以南詔攻土番、而唐竟滅之于南詔、宋以女直滅契丹、而宋竟滅于女直、二代用夷、殷鑒不遠、無異引虎以自備、況陽向陰背、假奴酋以覦利、未可知、目前費賞百萬、如投無當之管等語、戎讀之不勝凜凜、除進戰一節、貞屢以爲言、不遏就彼已情形言之耳、上有龥算、下有僉謀、戎自不敢獨行其意、而用虜一着、貿趣于戎、敢不服罪、方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搶掠沙領高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懼、戎日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永與爾絕、炒花聞之、固遣使要我、無西、卽許納欵、益炒花之發、屢欵不服、令一旦輸情、故乘機羈縻、加賞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

虜亦有忠義

得情

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敦兎憨、(崇啓)其貴人粲阿思寒筹來詢　我、因言共殺奴、歃血爲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　千兩爲乾糧之費、受約而去、粆花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言劫兵、亦領乾糧銀一萬兩、留候騎爲我、肯探、要有斬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難重貴不借、勇應之日審時度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係不得此用虜始未、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貴許多要結、憨入大營領去銀萬兩、小歹青領銀二千、粆花五大營、領銀一萬、粆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憨、賞之局、分外夷、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一者有藉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摠之用虜原非得已。黃泥窪一帶遠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粆花之部落在焉、我不用、則爲奴所用、戝䟽曽云、憨遠而難恃、可保其不合于奴、粆校而貪利、令與之約、可保其不爲奴用也、蓋奴入違陽、曽遣西虜于卜、思亥借助奴兵三千、爲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粆花也、憨爲虜帝、忿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其視奴如以山壓卯、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則樂遠藩之陷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俟吾與奴相持、然后就中取利耶、惟是謂

卷二十一

二

堂堂天朝方欲鞭撻四夷不宜借力于虜則恥罰命矣除粉花駐養善木去邊可二百里其北憨部夷先到五千后到一萬尚有二萬將到其憨宰人部且皇未至此時謝絕尤未爲遲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昏夷部也乃黃泥窪𨚗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即不用虜不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趙孫居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應戚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享太廟遣官朱純臣吳汝徹分獻

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免西蜀加派

給事中侯震暘奏曰竊惟遼事之壞向不敢一參末議誠旁撓也今事急矣經臣撫臣意見乖張各已明告君父奉

吳公一疏甚爲安頓妙于主分罪此不勝亦別無生□矣

旨會議處分實着乃紛紛尚主調停欲兩存之其敗立見

臣亦有心能茹而不吐乎然臣會議之日猶謂兩臣公案當就兩奏疏折之一主戰一主守一主任一主推任者業以身許遼雖成敗之數未能逆覩無可詰問也惟是經臣去留關係匪細謂宜

特旨傳諭專問經臣毋以必難供之兵餉强責中朝止將現在十二三萬認真訓練進止遲速惟其所裁不從中制能終始全局不負

國恩遂撤去撫臣一以付之如其不然明白回話以聽議處收拾殘局專任撫臣此戢立議之大端也此時尚不知

樞臣張鶴鳴與科臣甄淑劉弘化並有相駁疏語頗多激烈、噫鶴鳴以議經臣之人、亦復效經臣意氣乎、古來真正豪傑能定大難、成大功者、諒不出此、旣有此番饒舌。度其覆疏。決不能明白處分。一了百當。再覆再議。決于何時。又見部臣徐大化疏論廷弼、要多激烈、廷弼見之、決不肯再留關外。即詰問亦不能待

請直陳安頓之法、以祈

皇上之立斷、撫臣王化貞之不可更也、謂其得遼士心而用虜一着、雖不可恃、亦不可廢也、或矯爲去撫以就經者。此非眞實語也。然能保進戰者之必勝乎。旣不能保能聽

經臣擅自解免乎。故宜留置近地以防意外其平日威望。猶足以懾奴志而牽李永芳。議者因欲移之關上、與化貞畫地而任、臣又斷以爲不可。兵家呼吸相通。旣知其不可合也而分。又安冀其旣分也而合力以濟。若左右手乎。此難爲居外者任戰也。臣謂宜移廷弼于密雲、出本兵爲經畧、而行邊之舊樞、仍還攝部、鶴鳴威望素孚、慷慨自命與其聽閫外之紛紜、事敗同罪、何如挺身報

國、作旂常不朽計、此一說也、如本兵未可輕出、或遂以經畧之任授化貞、另擇一深沉有謀畧者代化貞爲巡撫、以資后勁、此又一說也、再不然、直移廷弼于登萊、以終其三

罪陶撫王
爵是正當
之論

方布置之局、與化貞水陸並峙、各效忠猷、各盡伎倆、合而分、分又未嘗不合、此又一策也、若登撫陶朗先、勒令解任以聽事平議處、臣謂經撫不和、大半出登撫之誤、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覺紆廻、登萊去遼一晝夜可達、出奇兵以綴四衞、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是、而朗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爲首四路進兵、橫絕海州、分搗老寨、剿滅可期、恢復唾手、不意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算、豈其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是不可解、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稱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爲救、而故爲推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且謂廣

寧徒望洋耳、不能進一步、斯亦失奇正之衡矣、今罷鄖先逮紹勳、并查梁之垣何在、取其所齎二十萬金、及紹勳所統兵、厚資文龍、勑爲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渙散之人情、自統遊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處分既定、若更有推諉、更作咆哮、主雖冲幼、祖宗之德澤猶新、紀綱具在、一八有命、三尺無私、勿謂尚方劍專用之邊臣也、今日之事非內外臣工、改換面目洗滌肺腸、盡去格套、另做一番、而

須要從內起手

丟二十一

七四

廟堂之上非以法從事決不能有濟又時不可待及今修

救、亦云晚矣故敢直陳胸臆如此、惟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毋再諉部議、東師幸甚。

宗社幸甚。

兵部奉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爲遼事日危、辨言日亂、謹陳會議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疆事、天啟二年正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昨經署官言會議未

盡群情、爾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

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該本部題爲夷情叵測情
形、
朝使不宜輕遣、懇祈
聖明詳擇、以尊
國體、以定人心事、奉
聖旨、東事緊急、應差官、着併議來說、欽此、該臣先期發單
遍集諸臣、各書一帋、公同商確、至初四日、在于中府齊集
大小九卿科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
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

人也、罷經畧、還劍帶、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
不和者、黄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皋也、不許、經
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
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
人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
者、何士晋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
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任山海者、兵
科蔡思充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
一者、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宜潘汝禎也、專責本兵

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究換
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
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
單、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
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
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遼事、人人知之、臣部
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
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攝、慈父
不能強、倘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命而慢封疆乎、臣 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
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
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今日之事、倘
令撫臣退步、尚聽經臣之所爲、然議者必以爲撫臣一撤、
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
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
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
素著、受
國殊恩、豈可遽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

應舉王舜冉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並有二端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抑臣有慨于任事之難也、舉

國俱不言之同心、而不敢輕決、祇爲

封疆之關係重。成敗之料億難。事后追咎。殷鑒不遠耳。使臣子而各絜自家之利害。

國事何賴焉。爲
國而使臣子有不容不躱之利害。于
國何利焉。事係安危。只得各以其見決之。幸而中。不敢居
功。即不中。亦宜稍寬其罪。庶遇大事。尤有人肯任耳。成敗
利鈍、諸葛亮且不能逆覩、而可厚望于今之人也、更所
皇上軫念軍情大計、剖決實難、
明諭在廷諸臣省議論責成功以爲人臣任事者之勸。謹
將告文具揭進呈、其諸臣議單俟寫完另呈
御覽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則封疆幸甚宗社幸甚。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要疏曰、舊年除夜、臣往河上犒軍、在西度歲、至一鼓時、喊聲振動、臣以爲賊兵且至、急召游擊黑雲鶴問狀、雲鶴云、無他、乃軍士哭聲耳、河東之民、望河東而悲。關西之軍。望關西而號。土住之民。經年苦兵之騷擾。想望太平而慟。頻年之征戰。孤兒寡婦。燒紙錢而呼天叫地也。臣不覺傷感倍嘗。撫膺几絕。既而思之、東事一日未平、此哭一日未了、又思自臣入遼以來、每撫臣相晤、但愁用兵旣久。海內供億不來。故汲汲爲思乘時以結局。而一時兵馬不得奏手。又日夕恐奴之來。而思所以亂之疑之。以故

凡事皆有草創之意。蓋時勢不得不爾也。轉眼氷泮、奴未必來、我決于往、我決往而必勝之具、不可不精而且備、且圖省事而可久者。亦時勢不得不爾也。董謬陳五要 一曰用短不如用長、 一曰用雜不如用精、 一曰用多不如用少、 一曰用勞不如用專、 一曰用舊不如用新、何謂用長、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不得力、不如短棍服刀之便、今車營火器、僅杜學伸一營、其餘火器攏列城堡、可以爲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旣不知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

克從膂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畿輔宜急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爲教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爲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何謂用精曩者意主防奴故象人塗馬皆可站城今一心進剿。非精悍之卒豈能濟事則無用之兵量萬人以營衛輜重足矣其餘當盡汰之然汰有汰法各將先爲汰各道次爲汰而臣與撫臣面爲驗看真老弱者面上用印關臣驗印放入廒精銳者不得冒替以去則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汰一人可省一人之餉

且不至集一羊以厭群虎之氣所謂用衆不如用精者此也何謂用少除主兵外客兵僅八萬九千有奇而自總兵以至千把總多至一千五百八十三員矣祇緣河東新失人畏遼如虎不得不以一官名招徠之原非得已然一官有一官廩糧一官又有一官役廩從糧之糜費且不必言而役從則鎮守二百餘人參游亦數十人次至數十人而止。則有官千五百人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昨道臣胡嘉棟申文言官有額數軍有額名必按軍法而后軍志歸一指視不亂深得行軍之法此其意正與臣合即撫臣亦深以爲然今冗官宜盡數汰去而擇其可器使者在

撫臣轅門候、缺委用、不得干預兵事、庶將令畫一。而軍清餉省猶屬第一義也、此所謂用多不如用少者此也何謂用專夫兵之當精練也、

廟堂責成甚嚴臣等豈不知之然臣與撫臣不過一心一手耳、而又東走西奔、眼看手畫若逐人逐器、終日簡閱、恐心力有限而窮、此監軍道之責也、昨撫臣議定、以道臣高出統北路、胡嘉棟統南路、牛象乾統中路、三道各隸一大將、將各統軍三萬人、甚爲吃緊之着、則三道臣自分汛后、宜老實各練一軍而併精核錢糧之冒破、異時某一軍得捷則某監軍有不次之賞、不則罰無赦、而各軍有冒破之

多。監道猫鼠同眠者。臣　之日蔺、首道臣而次及於將領、如是則何兵不精、而何餉能濫。所謂用勢不如用專者此也何謂用新、邊道之使過而寬其前愆也、因其歷練既久、駕輕而孰熟耳、比見近時光景、諸臣當摧折殘敗之餘、即强打精神、終不煥發。而將士又持彈章而抑劫之、威令不行軍法所深忌。切思天下甚大、豈無邊才、而用人者亦須用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后可以建功立業。又思古之成功者、不〇〇〇〇至〇言〇。但有才亦要有福若夫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志高數奇。昔賢所悲。由是而推之、將卒亦然。蓋鳥敗不復鬪而乳犢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不畏虎則用舊不如用新新者此也凡臣　所言、皆平平無奇、

而數四諦思至奇者、舉無以易、此外或有用奇、用敵用間用謀、臣亦嘗間一試之、而卒不得其人、用又不敢信其爲我用、蓋有五要、而后不得其用、不敢信其爲我用者、一一皆真實有用矣、譬之医然、臣庸醫也、然日在藥室中、亦精窺一二藥性。臣再爲處方。方未必驗。而所言曰參蓍補苓蓮寒薑桂熱。雖有蘆扁不得不爲然也。此臣之所謂平平無奇、而奇者卒無以易也。伏乞
勑下部復以備經撫採擇、奉
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該部作速議復、
河南道周邦基內修議曰竊惟敵國外患、每不足爲人國

牧將藥石
此其爲參

憂而惟是內地動搖人情偷薄其可慮殆甚焉者矣茲者奴氛未平蘭酋卒起戍士興嗟乎采薇勞民致慨于萇弦此乾坤何等時為今之計再無可設調之兵矣而東征西討其能已乎則衛軍之釐額當清查也再無可加派之民矣而呼庚呼癸將何支乎則軍餉之虛冒當覆核也至于廟堂之上救時之藥如省議論專責成去私植定國是肅官常嚴進取而已夫巧言如簧而築室無成若之何以休明之

朝為聚訟之世也一人唱之又一人和之遂成市虎此一番辨駁彼又一番挑激竟成口鬬使一人之身而甲可乙

否則進退何憑、一官之設、而朝更夕改、則施爲難竟、甚則有竊人意指、不難妄言以博名高者矣、可任其翕訿成風而莫挽乎。夫問耕于農、問織于女、若之何各有職掌不各求實效也、局外者兩可、局內者亦猶是兩可。誰爲仔肩之人。事外者推諉、事中者亦猶是推諉、孰爲結局之時。且也苛責于人、而寬貸于己。則因循者多、避罪于己。而分担于人、則核實者少。甚則有不顧叫號之意、遲緩以圖報復者矣。可任其悠悠忽忽漫無責成乎。東西南北、總屬同儕、而相猜相詆、分域分袒、何無已時、水火之形既成、從旁之枝蔓愈熾、玄黃之戰一起、從中之釁漸開。甚且寧誤

國家必不肯忘藏宿真不得其解也則同心共濟所當與
廷臣約者也功罪勞逸若列眉而不相蔽弃長擭短人豈
甘心使嘔心瀝血者有不爲之賢勞仔肩力荷者有不明
之罪案甚且竄爲暗昧必不肯爲虛公真不得其解也則
伏公持平所當與廷臣約者也從來不畏獨知者尤畏清
議論笑罵由人而好官自我不亦辱
朝廷而羞當世乎至于明知其無可逃而拚身撒潑任口
咆烋風斯下矣方今
聖明在御夔龍接武誠使振綱飭紀而禮義廉耻不至潰
裂何患官箴不肅哉從來抑競所以養恬倘奔競者得志

而株守者無聞人亦何樂于自好而不爲趨附耶至于以咨訪公典、而任意愛憎、信口雌黃、爲其黜陟者葢亦難矣。方今行取已舉、麟鳳雲集、但能矢公矢慎而真才真品得以見奇。何慮國家無英雄哉。凡此皆内修之要圖、外攘之至計、職愚不識忌諱、敢效其芻蕘如此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藿賊攻犯、成都、該職與左布政暫管軍務朱燮元悉心料理、一時乏人、不得已將指揮等官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前后領兵二千名、堵截

卷一一

指揮周邦泰戰敗降賊

險隘、十五日周邦太先至資陽遇賊兵萬餘、迎戰、邦太下馬投降、兵半隨半散、十六日冉世烘至九泉扎營、賊兵已

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

扎營山上、彼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烘雷安世瞿英死之、張煜未及去、而十八日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放火砲燒寺觀廟宇及居民房屋、威焰不可向邇、城內僅有鎮遠營兵七百名、調到松藩茂州龍安兵一千五百餘名、分布防禦、職思川省夷酋雜處、力單

省中情形一筆寫盡

財匱、無兵征戰、即守亦難言之、復與未布政及右布政周著、按察使林副使胡承詔、戴熺、愈刑、劉可訓、共議戰守機宜、而適松藩參政帶管副揔兵沈崇極至、留暫署兵管事、

二三

陳繼先張承恩遊擊魯美中及陜西遊擊薛來胤原任遊擊范繼道緣事副摠兵顧鳳翔各官兵奮、酋衆薄城晝夜攻打不息、我兵用矢石砲銃飛射奮及亦旣不遺餘力、乃賊鋒愈熾、從來內應。甚多、變幻危疑事、機莫測、賊又旁掠鄉村、慘殺男婦、截奪蜀府庄田米穀、若爲持久計者、夫奢崇明奢寅父子何物土酋、敢于乘援遼之役、逞亂逆之謀、擅戕冠裳、塗炭黔庶。殘破數千里。而白日至斷人煙。屠戮巨萬家。黃昏俱是燐火。妄窺神器、顯冐天誅、誠宇宙之窮奇。古今之大惡也、蜀中道府將官、多缺、寥寥臣等數員坐困圍城。髮膚靡愛。獨計都城不保、縱九

死何贖情極呼天。惟恃

聖明之拯救耳。

命蜀中督撫按查。勘科臣明時舉、調募、起釁根因、

禮部給事中惠世揚奏曰會試節年題准事例、業詳哉其言之矣、但法立而弊隨。事久而變生　臣今摘舉一一緊要所當申飭者陳之、一正文體。夫文有一定之體、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雖極藩至變。而自然之妙。脈脈可按也、水得風而生波。谷受響而爲應。總之不離本體者近是。是在衡之者廣。爲羅而精。爲辨。使天下人心。翕然一歸于正。凡離經悖註之言。有類齊諧越絕者。悉置不錄。要之

格不傷者同不襲務思極天地精華證合

聖賢妙道斯得之矣伏侯

聖裁一詳批閱士子運智于片時嘔心于寸管一家言不足當五色之迷也而主司冬烘苟且完事至于留連狎飲徹夜懽呼沉醉之際以魁元相許直至末場本色盡露而后易之鄉場嘖有煩言會場當以爲戒也

國家取士三年一舉選擇而使各宜盡心摠裁與分考皆以閱卷爲事細看細批即二三場亦皆批閱到底揭后查各房之卷有全無筆迹似未經目者猶不待言至塗抹數句着一不相于批語似看而實未看者亦必重加參治庶

尤惡

可服士心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也伏候
聖裁一禁攙越夫門生故友誰則無之但統以
君父則私情不敢狥也每見無行之士揣摩某官入簾預
拜門生討題目通關節多方營求期取大物而貪横考官
爲其所餌遂于場中託言搜卷巧取私人肆行凌逼淆亂
大典如庚戌之事至今爲世道之蠹今欲痛懲其非不許
隔房攙取搃裁慮及遺珠或可從公搜閱得一佳卷即付
本房叅酌批詳以示無他而別房不與財賂之風可清也
伏候

聖裁一重后場夫后場之當重也言之屢矣而衡文者但取成乎篇章不論通達時務甚之才情學識有不逮人止以頭場取中遂爾畧其所短而不知空疎無用如台臣余合中所慮今天下非無事時也俊猷戡亂斷非摘句尋章者所可勝任是在各房考加意表章俟揔裁于每一房中特拔數卷風勵賡示中當必有經文緯武之彥持先資而奮勵者矣伏候

聖裁一信功令查往科條陳謹門禁以防傳遞之弊勤搜撿以防懷挾之弊慎彌縫以防鍼眼折角剃頭裁尾之弊嚴謄錄對讀以防湊裒採花挿換搭配之弊功令至詳且

卷十一 二二六

明、而太乃故帝視之、無惟乎鬼蜮之易行、而議論之滋起也。今當責成外簾官、務要任怨任勞、各盡職掌、以釐諸弊而于彌縫各役、厚其工資、繩之以重法、使之懼然樂爲、凜然不敢犯、而謄錄對讀、尤當申飭、何也、謄錄生、于先后巧抽間用通神手段。不可不破其奸。對讀草草。往往悞事。故在此時當取附近州縣、曾經考劣年壯、而目力精明者爲之、果能用心對讀、無差落。且無弊端。事完之日、社青復附、增廩免停降否、則同各官一例叅罰、伏候

聖裁、一速題紙。近科第一場多至日出散題、二三場有遲至辰后者、葢緣詞語衍長、鏤板爲難、而主司過于慎重、失

之大挽諸生銳氣全。在于朝。至辰后銳氣已消大半。且叫號搶攘、群集至公堂上、滿院如狂、亦大非體、合無內簾、臨場前晚、戌刻即行鑄板、黎明早散、至其關防愼密、毋致露洩。則在監臨及主考耳。伏候

聖裁、以上六款在職等循故事以請、欲收真才為

皇上襄維新之治、至力而行之、在有事賓興大典之同効

公忠、以光文化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

勅下禮部施行、奉

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屢經

釐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舉一卷、雖經停註及文辭悖誕、着于揭榜日、送部奏請參處、如容隱不舉、着部科查明參奏、該部知道

特臺臣李日宣請添房考科道一體入簾、大約以十三道與六科體統相等、科臣入內而獨遺臺臣于外、非所以平科道之觀也、且各部尚得同館科而入、何獨于臺臣而遺之、此亦二百年來未有之正論也

御史高推進無逸說、稽講學勤庶政戒逸豫。詳召對。親閱史看章奏。彰然咨。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其要尤在于宰相。諫官。加之意焉、

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臣 見遼東塘報聲息甚急、隨于十四等日會集京營大小將官講求護守防禦

良策。因思今日之最囂凌最渙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日之最頹弊最尫羸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臣際此時、安敢頃刻而忘惕勵之思。又安敢頃刻而忘整頓之舉哉切照京營自昨歲以來總督陳良弼係代半載舊恊理許弘綱告病秦宗濬殞身、而新推之饒景暉、被人彈射、是一載無總督二載無恊理、刑部尚書黃克纘署恊半歲、阜有成功、但終以日覽萬姓之爰書手裁四海之獄訟、而精神有餘、職掌少分矣、以京營之官言之、總兵楊愈茂、副將郭欽等、叅將金汝佐等遊擊殷體信、左擊段應龍等坐營張萬春皆相繼升去、其餘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

求外升、新升京營副將等官所留外任、不肯內轉。夫京營之官、陵替如此、尚得謂之有官乎。以京營之軍言之、每軍月糧糙不堪食、用一石、仍加碾銀四分、兼以　抽扛脚錢等費、凡用一錢、貧而預賣者、米貴得錢二百八十文、米賤得錢二百二十文、是一月辛苦、止獲糧餉如此、且掃雪扒沙、以排門圈宿、毫不敢緩、搬運胖襖軍器、擡造銀兩、火藥、時不敢停、此京營之軍、苦累如此、尚得謂之有軍乎。嗟嗟、此時何時、興言及此、未言先淚、今除工部所進收入覲盔甲器械、係借過京營者、職已具疏請還、其中推山東河南春班京操路近二萬、速推入　都大加整練、以備緩急

撥用、其箭樓滚木雷石炸砲水斗等件俱前有成畫俟臨時查點料理、無容再議、外惟是城外舊有九營、外以捍虜、內以守城最爲緊要且最當預講職謹于九營之中、復陳三事、其一日、營車。營車之當置也。營車者、即職之所謂金木水火土谷六府車、屯以車環、以溝環車、車中實上、上列水桶、中載追風翼虎等砲毒箭弩弓等器、大約五層可放十次、車之內步卒六人馬兵十人、車之外、火輪炸砲、潛埋暗發、營有此而後可以無望塵奔潰之虞也、此一事也、其一日營臺。營臺之當建也。每營建臺一、高三尺、廣半之、更鋪望樓、連絡布置、步卒火藥臺上射打、馬兵利便臺下冲擊、旣可蔽

馬兵、兼可獲步卒、我俯制敵、敵仰攻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隨風披靡之患也、此一事也、其一曰營墻之當築也。每營築墻、墻濶六尺、面廣四尺、身高一丈、上列子墻、十步一堡、百步一樓、四門啓閉、塞以戰車、墻中藏軍、附近民移入墻中、既可衛軍、兼可衛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臨時尾解之慮也、此一事也、至于每營京卿一員、大將二員、紀功御史一員、司餉主事一員、皆至期分守、各有司存、此九營三事之大槩也、夫京營之官懦而兵弱、天下所知、本不能戰、然至于封疆失弃、而使京營之兵戰于城下、則天下大事可知、況戰之機、鬼神莫測、戰之情、轉盼難定、非可逆料預

陳，故臣且未言戰而先言守。并先言以九營守城以三事守九營之畧。懇惟

皇上勑下該部及總協諸臣，于前三事，增用于外，臺築于中，塞以戰車，實以軍馬，講求安確，竭力盡心，亟爲修整，脚根既牢。則勇氣自倍，然后戰勝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竊祿戎銜，將一載，茫無寸竪，當此多事之際，安用閑贅之人，或放歸田里，別簡賢能，添設協理，庶壁壘一新，不至以兵爲試而以社稷爲戲也，奉

聖旨，京營重務，屢旨整飭，未見奉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協司黃克纘用心料

理、不必辭、

遼東巡撫王化貞以奴衆臨河欲渡、官軍撲命相持、錢糧匱乏饑凍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並補還用虜餉兩、以保殘疆其言曰、年前十二月二十六七等日、偵者報海州用沙上墊街、臣知奴有西犯之志、已暗行部署戒嚴、頃之報奴于二十九日大宴、群賊發勾梯戰車赴海州初一日陸續俱集海州矣、時總兵劉渠駐西平、飛書告急、職于初二日盡發義勇五營及職標兵往、一面請于經臣、一面分布前茅后勁及左右翼、復申以號令、有退縮不前、讓賊長驅者將士皆斬、先是虜酋密請千職、欲東擾奴、職以

廟堂多言虜不宜用而戰守又無定議不便令其獨進止之今奴報緊急、不得不令之往、除十二月十四日先到萬餘騎、有鉄甲三千餘綿甲二千餘無甲者五千已經臣按臣差官查驗外、其續到者、或言二萬、或萬餘、茫無定數、因遣同知萬有孚親往犒之、得以知其多寡强弱之數據報虜兵彌漫山谷、爲數甚衆、但近來無草馬瘦者多、祗挑精騎七千劉世勛卒遼兵一千監之、以東職誠之日、遠偵緩行聞奴過河、卽急擊之、又令副將鮑承先率軍于大黑山一帶、夜多燃火以爲疑兵、奴必畏懼不敢進、推柳河之兵、尚覺單薄、恐奴乘虛刼掠、復移書鎭道將杜學伸車營、江

朝棟步營預置河上大兵連絡其后驍騎伏其兩傍以周守廉羅萬言之哨卒過河誘之奴若隨來入吾算中可以大創奴若不來亦必與吾相持不敢輕渡柳河是謂以戰爲守之意各道以爲得固吾圉足矣而誘其來非計也遂止今奴騎數百至柳河有回鄉百餘人驅車牛以來將至過奴騎縛之以去周應乾聞之率兵追趕三十里人畜俱奪回斬三級生擒七人以來奴知我有備亦不敢犯柳河矣復遣人追諭虜兵及河而止勿深入益我兵既不進不可使虜獨當之也職料奴左牽右顧必不敢入惟是我之防禦倍宜慎密將士皆枕戈坐甲以待辛苦萬倍雖糧料

幸足、然荒涼無人之處鹽菜柴炭之數、非買之鎮城不可得十二月糧銀尚多未給、至食舊餉之軍八九月餉亦屬烏有、恐凍餒饑嗷嗷哭訴。不忍見聞。河上之軍。頼皇上賜牛酒銀兩。按臣復于歲杪馳往慰勞、西平哭聲、按臣猶以爲聽之腸斷而本地之軍、既無本色可食又折色夬乏之數月、皆擁訴職聞而泣職以書達之餉司郎中付國、求其速發、本官回稱庫門不封者已半月矣、舊餉欠四十五萬、部裁不發、國勢不能有生、已熟計于自經仰藥兩者輕重之間矣、又曰、惟坐待脫巾以取信于敝部耳、職不得已將兵部解到賞功銀十五萬兩、借給餉司十三萬、一散

而盡、稍濟目前然所欠既多、又值米珠薪桂之時、枵腹索哺、衆怨如沸餉司以此稱病不出、催俟急則就死、亦可憐也、在餉司一死足以塞責、在職有封疆之計、非一死所可了、每有籲請、戶部多不之信、惑于人言、謂新餉併以媚虜及侵盜者、職以催冊未報不敢一言自明、全冊俱催完、業已咨送部科、聽其查核、中有冒濫批裁、屬職掛號、屬各道支放、屬該廳各司、其責無所逃罪、若其非濫非冒也。望戶部爲危邊之臣一注思也、至舊餉屬河東者、雖已損失河東之兵原少、又食本色、應支折色、不過一十五萬有奇而兩次加添、反比舊數增二十三萬有奇、今以河東喪失之

故裁餉之半不發至欠四十餘萬河西之兵本以防虜又以防奴勞苦過于新兵而使之數月無餉邊臣何詞以謝諸軍況於兵部之銀原發爲用虜之需今除招兵買馬外盡以給餉虜王且至賞犒之需俱應預備戶部應如數補還庶濟緩急且從古軍中之費不止一端今一庫如洗一切雜費難以爲繼即如近日小車擁至口袋立絕無銀可買鎮武等處收貯糧料須用二千領本處既不可得欲買之關內無銀可發事事妨悞事事艱難點金無術職安所取給伏乞

聖上勑下該部作速解發除新舊餉外仍將借用兵部銀

用意在慾則於後力請先修光廟實錄使是非早定免爲草識

補發前來、以備緩急之需、職無任激切懸望之至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臣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有一代之人文、乃有一代之着作。史固生殺予奪之要領、而人才則是非邪正之必不容假者也頃見

皇上允閣臣之請、命纂修

兩朝實錄、業已題官開館、次第舉事、料難草草、臣禮臣也有概于中久矣、敢不避忌諱、一畢其愚、以相道明君道、以

光宗之吉。頌

神宗之美乞。

皇上重鑒焉。

光宗

神宗之元子也。計卽位冊封自

萬曆丙戌至庚申三十五年。初壽四嗣、僅一月餘耳、其間事故人情反覆變態有筆不忍書者。而其禍根則自進

封

鄭貴妃始、夫

鄭貴妃之

先王恭妃而進封也。在

神宗不過一時寵愛之情。卽于

光宗、請冊立不報。請儲講不報。亦不過再三愼重之意。而

諸臣爭之不得。若沈鯉、王家屏、姜應麟、丁懋遜等相繼被斥、諸奸遂窺其微而思有以中之、密揭繳還冊立之詔、以為意不必急者　　也。向非羅大紘、險佞病臣。依同固寵之疏、則事不可知矣、密揭三王並封逆迎貴妃意者、王錫爵也。向非馮琦援祖訓以折之。鍾羽正等正論以參之。則事又不可知矣。借國本攸關、以害沈鯉、郭正域、因之搖動國本者、沈一貫也向非。

宗社有靈。皦生光死不肯承認、事又不可知矣、

福王之國、賴密勿老臣苦心定策、而言官劾孫慎行為

臣不敢居之功、就中主張之者、方從哲也、自此而荊聶之
流。岐黄之術屢試毒手。從哲曲爲之庇、今且夤緣起用、事
愈不可知矣職痛
先帝四十餘年、備嘗艱難險阻、因思
皇祖之神謨大畧亦即于善處家人父子之間見其大端
切意實錄之修在此時、一則速完
光宗之錄一則徐完
神宗之錄何也、
神宗享國長久事難卒攷。
光宗極古今未有之變當三朝鼎革之間。善政固多。雄摹

未竟。且大漸彌留之恨。至今傷心。既没紀元之稱。從來僅見。而移宮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天下。目前且然。何論後世

先帝始終苦情。勢必參差錯漏而難為

先帝之人。如沈一貫等。贈謚兼加。恩廕濫及。非所以別忠邪而昭勸戒也。去年詹事公鼐請修

光宗實錄一疏。忠義勃發。識甚偉之。至欲倣效韓愈所作

順宗實錄。於理于情。尤為允當。比即宜即令公鼐專主其事。又令孫承

宗、互相商訂。而林下之賢通達國體饒有才學如李邦燿
喬允升、及時起用加卿寺職銜、協佐其事。庶幾計日成功
是非可以不謬也。若稍有差謬。職得據所見聞明爲較正
豈但成一代之信史。且以廣
皇上孝思。早慰
先帝在天之靈。視之悠悠忽忽故意遲挨。待故老凋謝而
思以稗說亂之者。功相萬也。惟
皇上俯從職請。立命閣臣輯名臣奏議。及海內遺書。付史
館、先修
光宗實錄、既成、而後併力于

神宗實錄用以懲前毖後寒奸雄之胆銷肘腋之憂關係非淺鮮也

賊情民情了手指掌救益恢渝快于聚米至于失告戒速征進可謂仁義之師矣

南御史趙世期奏言、臣見邸報累累蜀之東南及西皆殘破陷没所存者僅川之北竊料酋之兵馬能有幾何、廼敢跳于東、鶩於西、入於南分投別遣、披猖至此、此皆各州縣不逞、惡少無賴窮民展轉爲祟、當賊未至已流言恐人至其逃竄而窺殷實之藏及賊一至遂倚草附木蘆入行伍而助兇殘之熖是民變憂方大耳此時計蜀中之大小諸臣、

廟堂之長慮却顧、與新督臣到彼一着廼吃緊耳速則大

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於散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處騎虎之勢旣尾大而莫掉卽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饑寒而思動禍可勝言哉且最可慟者蜀之民無他生計惟耕田耳　今轉瞬春深矣人皆流徙他鄉潛藏林箐不得安入家之井行播穀之事一春不耕終歲何望恒產旣亡何地不可憂何人不可憂也且數月伏匿于山澤之間凍餓于霜露之下望大兵之來何啻雲霓遲則謂

朝廷弃我矣毋論空城之民不得寧家卽充城之民亦難久持而生疑畏故曰速之便顧解成都之圍與重慶其道

二、成都賊在城外。城中有備。且無患也。儘力殺之。有功無損。重慶賊在城內。吾民如偕虎狼而處。負荊棘而眠。縛之急。則屠戮不可勝矣。故拙于解成都。當巧于復重慶也。然其法亦只有一、賊佔重慶。又掠成都。中間榮永隆瀘則脈絡也。屯大兵於資簡之間。賊不斷而為二乎。賊面西。吾由資簡以攻其背。勢必轉戰向我。成都之兵躡其後。此一鼓而盡殄其醜類者也。由永川以壓賊之肩。賊不為死守計。則有涉江遁耳。忠涪之兵挫其鋒而絕其歸路。賊寧有幸哉。故曰巧于復重慶。不忍吾民肝腦塗地也。雖然、賊何足道、即食其肉而寢其皮、有餘辜者獨無知愚民。或為賊誘

好生之仁

或迫於挾從。使之駢首就戮。自新無門。不忍也。故兵刃既接。不免玉石難分。不若告戒先施。使之悔悟。及早或令其投戈而歸農。或令其殺賊以贖罪。或令其內應而陷陣開其一面。令得自新。約爲三章。示之禍福。既不槩殺以傷天地之和。或可使過而得一臂之用。民散而圍解。有期矣。然此時廟算。其密定已如斯。而遊蒐小醜。頭顱僅寄項上。原無足慮。惟是蜀爲天下險國。此處一失。其憂不小。其土地人民。五越月在刀鋸中。不知如何過日。早收伏一日。民受一日之福。脫一日之難。故惟以速之一着。上請伏願。即限督臣刻日就道。以靖大亂。至相機制伏。輕重布之。俱屬不

可遲度臣亦不敢瀆

天聽矣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疏曰督臣文武壯猷沈雄儒畧運籌决勝恢恢乎有餘而摧鋒陷陣整師撫旅將爲政即昔年擒酋初甚猖狂一聞劉綎而賊胆遂寒惟其威名素重耳然猶有大將陳麻諸人而叅遊偏裨不可勝紀今推轂專閫者楊愈懋一人也仍宜再簡宿將以先聲奪彼之氣則李懷信素稱忠勇海内知名雖託遺矢實堪據鞍且自秦入蜀道里最便惟

陛下嚴檄責成彼分何所逃者至于誠意伯劉藎臣素饒

簡宿將是行師首著

謀畧、大有肝胆、已經監臣戴君恩保舉、合無令其提兵楚蜀之間、控扼要會、得此二將、一從雲棧走劍閣、直薄成都、所謂建瓴之勢、一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賊不望風而奔竄者、臣不信也、將誠重也、乃我旣無兵可恃而專倚上司在我、則有猿虎之虞、在彼亦有狐兎之忌、非勝算也。今討撤回援兵萬餘、薛來儀招兵數千、臣鄉太常倪斯蕙亦云倡鼓義兵萬人、劉贊、臣又素知忠勇之士、不難立致萬衆、更得督臣原募兵萬人携行、合之可數萬、儘足制酋死命、但懇

皇上憫念西蜀公私如洗。慨然再發帑數十萬、星夜馳解。

議兵

議餉

奴過河

充餉以保無竭澤并免脫巾耳兵食誠足撻伐無難然待其備而後圖之已無及矣

二十日奴酋過河御史馬鳴起固神京疏曰惟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而時東不守共慮一旦長驅得稍緩旦夕可以經營料理及奴酋得勝戀巢此正投我以日時也令任事之臣勿虛驕勿恃氣收集殘卒召募近畿不俟口三四十萬以騷擾天下縱逆奴未即撲滅決不至復開西蜀之叛逆矣又令同事之臣勿輕信勿邀功練兵選將同守以需庶幾有備無患亦不至互用枘鑿而開戰守不和之內釁矣又令樞筦中樞有遠見有儒署羅蒐天下之奇俊而

被任之。卽不然。採葑菲。精擇人言。而急施之。規爲當有次第。不至以人國而僥倖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眞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而無兵無將。猶故也。朽甲[illegible]猶故也。信地空虛。猶故也。向謂河氷將泮。虜必渡河。今氷凍未解。傾巢而至。搶兵劉渠落馬。大營遂潰。尙及乎[illegible]矣。不可支矣。萬一廣寧動搖。則山海前後。風聲鶴淚。皆爲無人之境

皇上一試召擧朝臣工。賜以明問。萬一蹂躪深入。何策以待之乎。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呼吸。令右屯重兵。互相策應。想彼中勝敗已分。不能及矣。惟

督臣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嚴爲申諭、責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爲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既鎮山海、則薊鎮密雲前時爲虜寇進入之地者、豈可緩防、須用謀畧大臣知兵黃克纘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以爲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如南兵部主事何棟如、原有請纓之志、今正見奇之秋、 同官鄒復宣所募浙兵原爲東敵之謀、其所召集盡到通州而棟如見抵京師、似常專勅兼統前進、屯于密、爲山海後勁、此萬萬不宜緩者也、至京城輦轂、亟宜分 吏防、各九營數處

每營用兵數千。互相犄角。擇勳臣大將統之。而以李宗延爲提督。蓋京營素爲訓練、士卒相習久爲可用、此斷斷不宜緩者也。至城中奸細、不可方物、聞神棍十百爲群、禦人通衢、愍不畏死、安知非劉保之輩、閃爍變幻而不可問者乎、宜勅五城嚴加訪緝、庶人心安而根本固耳。夫狎禍者。貽譏于處堂之燕。臣謂此不足以喻之也。處堂之燕、火勢棟焚、鼓翅奮飛、便可全軀遠害、今四海奸徒蠢蠢思亂、大似釜中之魚、火未及燃、忘爲江湖、不知禍至之無日已、職小臣也、徒懷赤心、制禦無權、惟以鄙衷上瀆乞勅大小臣工救焚拯溺、被髮纓冠、勿再委頓。則宗社幸

甚、臣民幸甚、

兵部接出

聖諭賞格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渡河、逼近廣寧、深軫朕念、中外一切防禦事務爾部即便條奏施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謀勇畧建立有功擒獲奴酋者封公酋子者封侯、俱予世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逆渠魁亦准封伯、賞賚有差、其賊中有能用計效順獻出酋首併各賊、一體封賞、决不吝惜、故諭

御史林一桂奏、請

大駕親閱、勞軍、欲以破積玩而肅軍容、勵人心而寒賊胆

緝防奸細

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

京畿官民人等恐有惶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廠衛督

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

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宜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

許擅自放火炮。致生事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

陽等九門。併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啟閉照常。差官將各

門直日官軍查點、不許顧覓頂替搪塞、如違從實參處。盤

詰搜簡。務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

安輯人心

拏具奏其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賈開設鋪而照舊貿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嚴飭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家眷到來重處會試舉人私歸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黨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天眷憑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民宜體朕意故諭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奉聖旨覽卿奏具見爲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蟒衣玉帶還與尚方劍行事王國琛升總兵何棟如升大僕少卿賫畫給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諸戰

守事務、卿與總督王象乾悉心計議、便宜行事、即仍上緊星夜前去、餘俱依擬、　題差中書沈自省等五員解帑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

一議備官。照得三大營、每一營、各有付將一員、共六員、今見在止有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軍之二三四五營營屬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官、合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火器付將一員以備官署營之之用、俟建夷平定、方復其舊、又各營遊佐坐至三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往時則一參官可攝二三營、今非其時矣、列營城外、及領軍登埤、俱苦乏人、當聽臣等咨部、于號頭中、經屢薦者、推用、庶營軍有管領緩急不至誤事矣、一議增城守軍。查得三大營遇有警振、則列營城外、舊存一營盤幾處、每處用兵七千人除照舊外、其城守每垜只派軍二名、今宜借班軍至、每垜編一名、仍行五城御史、查住京有身家者、每垜增編民大二名、庶有急可分班輪守、一議築堡墻、延議協理僉都李宗延疏請營盤各築土墻、甚當、但築之若太長廣則

難辛就合議定每所回面各以百二三十丈爲率長短
廣狹通融折算不得過五百丈築土墻高不過丈即于
墻外開溝濶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即用以築墻其
工費似當責之二都每小堡不過費三百餘金若營中
有操賞餘鏺則令營將量造土室二三百間以爲各軍
容身之地平居無事每夜各撥軍二十名看守有事則
令營任扎其中庶不至暴露無栖一議浚壕查得京師
城壕近經二部開濬視舊時挑濬儘爲用心然終屬久
深可乘春雨未除于壕心再開一深溝濶五尺深三尺
若有水時則人難窺淺深其土須挑入短墻內庶再至
不復填壕一議軍器照得營中軍器如臣所造呂宋大
砲守城鉄斧及南京紅柄刀大佛郎機與買到綢木棍
凡此數者已被遼東取去三分之一而紙甲之料亦爲
工部借解未還各州縣朝覲官帶存助軍器械合容臣
差官赴工部揀其可用者盡數取發各營以爲城守之
用一議教習火器查得營中每次操演畢只鼓弓箭行
賞罰而試火器者十無一二今既添 副將專管鋭砲
每操日隨協理入教場盡將是日應操火器手調至官
驗前令付將鞍之盡一日之長每中一彈賞銀五分其
補雙料選鋒及石半壯丁時每五名補砲手一名箭手

一名鎗刀手一名皆以精熟多中爲主使人樂于習技非總協會同面試不許徑補蓋弓矢奴賊最精而我以其所短禦其所長決不能勝惟多練火器守城則列于城下扎營則列于軍前庶幾可以勝之

一議給硝黃查得工部新造火藥軍士若不堪用臣在營乃另造有二十三萬斤收貯庫中僅可備守城之用至于常操則不能給也今議會工部官用心督造必要堪用每春秋操照原數給藥一半其餘一半給與硝黃聽總協委官領來另進收貯庶不至虛費錢糧

一議防奸細照得建賊日迫恐有奸宄潜伏城中當令五城兵馬挨戶編立十家甲冊將男子十歲以上姓名俱列其中富家巨室不得遺漏而寺觀僧道房亦令住持各照房號編定無得遺漏如有不事生理踪跡可疑者令保甲赴城簡舉至于巡捕營官舊止巡視科道舉劾而總協則否今應並聽總協舉劾庶可督責盤詰不至有意外之變

一議取還車馬照得營車工部發而不造久矣兩年間又被取去赴遼三百餘輛近聞工部造完有演象所有二百輛可即抵還又于承恩寺造而未完者有數百輛可催令星夜造完發營至于營馬去秋被經略熊廷弼取與軍騎六千匹即留在廣寧今宜令太僕寺速補還京營庶

單士戰守有資、以上數款、乃今時守京急務、其餘補足
軍領及千把等官、臣等總協、科道勤于操練、皆可以徑
行者、不敢盡瀆也、伏候
聖裁、

薊遼總督王象乾馳報遼變。

其疏日、臣聞遼左之變、急行各撫鎮臣征調兵馬收拾
器其、以備戰守、又聞東來遼人、傳說奴酋攻西平堡未
下、劉總兵、與劉參將殺賊數千、賊離虜寧三百里外、去
敢西犯、及御史方入城下道劉渠列戰、殺戕甚多、與臣
所聞相同、臣隨出大牌三面、俱自山海一傳至德州、一
傳至大名、一傳至宣府、曉諭居民、使知奴兵已退、母使
驚悍潰兵、商民之至關外者、彌望遍囈咥出吠牌幾面
傳諭分列各鎮兵馬營人、各另屯劉、靜聽旋入母驚母
擾、二十五日、擄臣差出旗牌官黃進忠等口禀、前往遼
東行至中途、被遼民假旌、西虜沿途劫掠、將進忠等隨
帶吏漢丁名、獨亦等俱打傷、本月二十六日午時、又擄
經臣差官口禀、潰兵滿路、填塞、通途、幾爲所殺、今冒死
前來投取、及臣閘閣經臣手書、大約稱今番逃兵、與前
番不同、持刀騎慿、刼掠殺人、須放入關、以兒激變、至于

西歸者、應盡數放入、粥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萬生靈
入關亦足消禍、況係
朝廷二百六十餘年愛養赤子生靈、叩關而返、仍爲大
芙、此
冲聖仁慈所不恐聞也、等因、至本日申時經臣進義羅
城、臣與部道諸臣語、大約稱遼軍逃潰總兵官劉渠陣
亡、廣寧城內人民荒亂、不順虜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
府庫封火藥庫、生員百姓俱已剃頭、設龍亭欲鄉撫臣
王化貞迎賊、有西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臥內、化貞
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
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爲叛賊盜去、有名將送
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有行李四箱、以兩騾馳
馱之、行至城門、爲叛民所阻、曰你去不得、奪去一馱、化
貞曰、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群賊破開、果無所有、叛賊
照化貞打來、將隨行親戚一人頭面打破、化貞幸未之
傷、有將官江朝棟等數十人馳至、搆刀亂砍、賊散、化貞
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廝殺、從化貞至閭陽驛、與
經臣商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關、不忍以
祖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袵、異日化爲夷虜、且以益奴之
强、而樹我之敵也、沿途遼人數千、假扮西虜、沮截劫掠

前屯寧前等處、逃難遼民不得前進、職領兵殺散、奪
下」被虜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收拾沿途潰兵所棄甲
仗、與逃民丟棄幼小子女、不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內藏
有姦徒、刺闖倡亂身、率親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仗
以次放入、撫臣恐人心驚擾、與寧前道付使張應櫓、蔣
殺後等語、又傳說廣寧寧前各部道將領諸臣、俱陸續
到關容另查明再報、謹將情形、先具疏、飛馳以聞
吏郭鞏。卓。異。諸。臣。布政、洪翼聖、俞自強、洪世峻、按察使
陸完學、程啓南、王、豫立、郭尚友、張爾基、參政詹、弼達、李
成名、劉洪謨、沈自彰、璐說、王化行、副使盧英、田徐如珂
真憲時、參議宋槩、知府、沈萃禎、孫昌僉、徐從治、王珹方、
應明黃元會、
上。命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奏
面。加獎賞。吏部紀錄、即與不次擢用、

禮科惠世揚摘參場弊

辛酉秋闈大可議者、南京則有高如嶙、已經彼中當事
即時糾發矣、順天則有二十九名張惟勤、文亦粗通情
難控揣、獨其家傳不善便于作姦、且發覺即勤之親朋
謀係勤之友、有指表中切惟上為關節者、又有言主考

之添改批語似有別說者已經法司提問不知得情與
否又順天府中式第一百二名查廷攜首場七義聊可
支吾但磨勘及其七草大抵皆順手直書每一草塗抹
數言其改註于旁仍于所塗抹者一字不異長安嘖嘖
多口謂攜囊有龐金胸無片玉場中文字的係買人代
筆揭號後爲積棍蹤跡得此遂貪夜至攜所嚇騙其一
百八十金以去攜以此深憂龍破狠須南奔試卷明有
機關人言復爾嘈切宜恐咨提問以信三尺浙江第四
十三名　錢千秋三場清爽似不難徑掇高科磨勘其
首場七義每一作煞尾一字牽強支離及合七作七字
順序談云郝是一朝平步上青天一語執爲關節似亦
無辭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一　終

卷十一

四一八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二月　丙午

○○○○○○

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房考彭凌霄、施鳳來、李孫宸、姜逢元、孟紹虞、李光元、韓日纘、錢龍錫、羅喻義、賀逢聖、林釬、丁乾學、薛鳳翔、蔡思克、惠世揚、周希令、王洽、耿如杞、桂紹龍、楊嗣昌、

○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

加平越府通判萬編遵義同知暫管府事

時巡按史永安薦編學識兼通韜畧，才猷立剖紛紜，經紀龍新，夙稱軍鑒，署符鎮遠，大得民和，遵義之民，聞風

特典

力行此法則平日有責成危時有倚仗矣眞救時名跡

歸附、宜加以職銜、署府印、使之一面經理。一面撫循、督官兵以從思歸之士、介義旅以助討賊之師。此收拾人心。恢復舊疆之要着也。朝議從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聖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道、

吏科侯震暘乞簡別嚴邊守令疏曰、職惟庚戌虜變、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

敝政急宜改弦

細必不吝。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蒙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平
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况大計入 覲地
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
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奢酋一朝發難。而烏驚兎逝
者。豈在思亂之民心。實長吏倡率以去。言之髮指。今廣寧
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據報虜與奴通。薊門永平一
帶。在在阽危。不惟外憂。并慮內潰。目前第一急着。安得不
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
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卷十二

二

皇上立勅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而冲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為潦倒而戡定非其所長勿拘面情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保疆圉。以護　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等謀略。堪任折冲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剴切指陳職甚韙之茲事更急矣。概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職謂宜即日揚諭列為條欵令各殫方略或挺然自任或薦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書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緘默投

送該部。即于給領水程之日。照遞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陳。再為逐名。肩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本官才貌。歷歷在前。除頹齡弱植。靦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能分別。固難強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為謙讓不遑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祭典掛名。而才實有用者。據職所知。如張福臻、呂睿、李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咨詢。

廣國無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漫誇甲第為榮。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輦轂。或以利或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掉臂狼奔、是何肺腸。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騾塡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何之端、携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敕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之至、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速再逃高胡兩監軍

吏部都察院接出

江秉謙劉弘化熊德陽等論本兵被罰

聖諭、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既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項張鶴鳴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爲國、江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了、今必結党瀆奏、各逞己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故諭、

觸忌直言劉公自命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遼事之壞、壞于欺蔽。然或邊與遼合而部議析之、即部與遼合而朝議持之、又小喪失、與中樞無與假邊功希冀此陞蔭耳

卷十二

未有悍戾主張、凶德聚會、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如今日之棄廣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遺書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恐廣寧或爲賊圍、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爲後勁。以固 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逼暝而退、次早 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畏當關、撒潑橫詈、滿口穢汚、大無人臣禮、幸閣臣葉向高數語折之、又臺臣劉蘭和爲留行語以解之、方回嗔怒、臣即欲糾黎、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旣聊慰其救焚之望、

亦綏其誤　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　臣塘報言撫臣已棄
廣寧、而兵部故弄機關、竟不得其全　抄、未敢輕信、次二十
九日、　朝畢、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　中耿如杞言王化貞
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雖臣　揭報閣院云、撫臣且
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官　問之臣同官又呼口
報人問之、則明明摹出失城景象、特　其口似藏頭露尾、又
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出而聞此口報、耿如
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參經略、爲撫臣也、臣猶
未敢信、及三十初一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抵
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貽兵科書云撫臣、

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爲明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固守振武如按臣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爲五日十日計奴又不能持久而得利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在西虜之四萬騎肯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敢狼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說謊一
朝斷送
皇上之封彊乃如此乎即有甚愛王化眞者

再曰人先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叠有獨叅、又兵科及臺臣徐楊先并叅巡撫、皆欽奉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濫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旁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摘。乃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爲說謊之戲、且持三窟內倚百足之扶助、爲護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唇吻妄言可戰。以愚中朝。以批强賊、臨期畧不計守、而執拗盡驅之戰。以致奔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棄城先奔、一年之撫綏何在、城

已棄而猶蹤請渾身之斗膽無雙。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挾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舉　朝惶惑經略獨承劾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關。愧不立請正法。豈眞畏其羽翼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揑以報、欺誑臣僚、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虞世基抑損表奏。楊國忠隱敗叙功。盧杞陰謀激變。韓侂冑躁動首衅。千古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部、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況
世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神宗朝、不常以誤主封貢逮石星于獄乎、而以遼事論。

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人且屢責夫曲庇之津要、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人且論罷夫共事之輔樞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人且問罪于揆地即張鶴鳴且恒言薦應泰爲巡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高出以言兵逮、熊廷弼以控扼山海、台臣且深有欲棄之誅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恃勢朋比之職方、喪師棄城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乎。臣聞張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瓘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即閣臣葉向高、老成長慮。屢疏剖折。戰守甚明。而臣與有榮有辱。張鶴鳴亦有成言在。俱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發帑。虛已以聽閣部。無一過舉之時。而。遂。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巡撫在[illegible]時。誰人有障之。巡撫走時。到今有疑案。是誰。羽翼。是何情緣。只。此。亦。可。立。剖。更。乞

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明、報、與、經、畧、同、時、定、罪、仍[illegible]

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

巡撫已奔廣寧、二十三晚、何以又有口報、旣知實、有全報二十九早、何以代爲改換、直云巡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回話、然後概賜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費已多、力主雖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關、稍存一綫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可爲耳、謹題請
旨、奉
聖旨、國家多事、爾每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屢旨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請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

不深究着罰俸三個月、

科臣懇震天威、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拿問正法、其道將等一體同論、該部知道、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反將緊要軍機、盡成躭閣、及虜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棄城爲尋常、監軍者用脫逃爲故智、戎伍里巷之間、以反戈降虜爲便宜、令人髮豎眦

裂、今處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難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可惜者疆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自應立加　尚方之劍。夫撫臣當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鐵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繫切之着。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猶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人心以關外爲沙漠之地、出關即送死之鄉、故裹足不前、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一也、向者人言河涯渺渺、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關內成

卷十二

乙

輻輳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者商所以守禦之策夫 燕京鼎建卜萬年之基雄關屹立據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沿邊而論自山海歷一片石以至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漏稅者逃伍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蹋入今宜速委通曉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或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重臣時時踏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蹋入可遏也以腹裡而論自山海而歷永平以至通薊密雲皆爲緊要重鎮今宜遴選廉能道臣忠勇名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鑿

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後長驅可杜也、如各鎮調兵、恐此實彼虛、宜派定密約、特製兵符、聞召即至、是在各督撫妙算神威、以爲應援、至于 京師門禁、盤詰爲嚴、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疎、故謂聞警則驟驚驟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時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 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倏來、朝遷暮徙、兼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今師濟在列、分布而各効一臂、着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掘濠、札營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無及、至於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爾

安業、商賈仍爾通行、尤爲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甌鞏固之勢、仰慰皇上宵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鎮定、勿以張皇爲憂勤、勿以茸廢爲持重、勿以意見爲議論、勿以調停爲和平、則未必非易危爲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皇上撫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顧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遼瀋之敗、持節使從容就義、豈不千載流芳、二心生媿、緣共事非人、卒使未捷身先死、英雄之淚空流、事後遲封、彊之削日甚、茲者失守之經臣、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轍、亦緣

並棲兩鬭爲法糜身雖其自造之孽顧封彊幾何堪削文
臣幾何堪此摧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酌量毋貽后悔夫
忠義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
舉孫承宗鍊達老成忠良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
出將此正其人他如介介清儉之沈棨即盈甲一事件件
精堅并并論列之楊嗣昌即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
做事之人無媿職掌若今日閉則武將更急如屢薦之李
懷信自效之毛文龍皆宜速召酌用使之戮力夫文臣力
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勳戚及武舉中之才堪冲邊者
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即總鎮衛所亦令悉舉所知務令

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備禦之方如所稱品字坑陷馬窖、鹿角柵、埋地砲、高壘深溝、皆足以備防禦所謂人事不齊倚之天險、鬭力不足、勝之鬭智、嘗思古人用火牛五采文身、束薪繫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口而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陋而譏、及其功成用濟始見一段巧智。卒令樹功不朽。今既不能爲堂堂正正之師、又不善爲用智用巧之計、只是不做便了、豈不令人攢眉頓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閣臣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使邊塞信息刻刻得聞。近如蜀之圍成都、遼之困廣寧每成杳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

豈得覗為細故嘗見鄉會之報題名真如神行飛渡良以利之所在人爭趨耳矧以軍機重務宜亦優以重賞給以駿騎固策應機務之要着哉職言如此所謂甲之無甚高論且多經諸臣已言顧力行何如只爭在名實緩急之間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

練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駙馬王昺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〇戶科陳佩叢捐俸預買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

卷十二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封疆再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貫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勇烈可嘉、高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旨定奪、該部知道、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畧、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念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等曰、我受。國厚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吾骨、歸葬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亦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又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僅存皮骨、爲佐侄高世彥道之甚

忠孝兩全

[illegible]僕義

[illegible]大奇

許夫邢佐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
尚陋慵懶赴難從容就義真烈丈夫哉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鼐充經筵講官儀制員外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管練兵

不意倥傯紛紜之日有此極正極快之論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連接督臣王象乾撫臣方震孺塘報夷虜暗通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攻鎮我兵迎戰敗北經臣熊廷弼身自右屯趨閭陽以援廣寧廣寧亦于二十二日是時奴尚在沙嶺也化貞怵于先聲又爲孫得功所迫脅馳至閭陽同廷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駐關上與道將等官靦顏苟活以待斧鉞之誅三尺具在

方震孺揭亦云撫臣馳至經略軍中作竟

夜談經略將標兵交付巡撫則非經略先逃矣經撫情事雖各有可原而洪無偏縱

豈容偏爲出入。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此番失事情形、不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爲鎭定之言、不爲鎭定之事、延挨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即來。旦晚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應酧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大袖。威儀爲祥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統自雄而已。猶然脩文東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搆立黨。通言是聽而已。猶然驕蹇不情。厭薄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國門而已。猶然一柄衆操。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粧。調停于東西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皇上。以

祖宗。試問。誰守山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按而外。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合謀。只通山海而　京師何以設

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試問。奴若至城下。勤王之師。

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粮料何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

重二城周廻數十里。守堞官民。何以分守。内外奸人。何以

清查。各門何以開閉。煤米何以蓄儲。茫然無應也。試問。京

營軍兵。分練何時。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戰陣。而外

尚可撤入爲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　輦轂之下。

有奴賊焉。我政重任。屬之黃克纘、想其忠孝性成不負
聖意。此外卿寺濟濟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
然無應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暇。堂堂敵愾之念。移
而為全身保妻子之念。萬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
且如經撫道將、奴未至而棄城奔竄、舉數百里土地、數百
萬生靈、數百年社、、、拱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二臣。嗟
嗟。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便遭摧折至糾罷樞職方之
不得而失官封疆必再逃而後議罰也尤而效之天下事
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勒限

議守前屯以遠哨探最急策

刻期報 奏施行

巡按方震孺上言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前以為山海眼目夫河西既陷經撫既已入關山海一墻之外即為賊矣喜峰桃嶺之間處處防虜處處防夷安見榆關一線遂足以鎮薊門耶山海之外必不可無眼目或置重兵或設遊騎或安烽火此守山海之策萬萬不可易者中前地方因臣駐扎其地又嚴諭守將周于才謹防西虜故城郭人民至今無恙此處宜宿兵一枝以寧遠為燧道此目前之急着也據道臣韓初命所報吳自勉等營尚有兵萬人伏祈

皇上急勑督臣、速遣將發兵駐札。勿使此又爲西虜所據奸民所焚。以致右口欲取而不得也。臣草疏甫竟、忽報虜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維此一創、則寧遠之路復通、其城中廬舍、雖間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有好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當不復再計矣、

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

四川參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燮元按臣薛敷政、及諸道臣、日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攻潰賊營、恢復安岳縣。二十五夜。戰于倒流鎮。斬賊首級十二顆。二十六。一戰、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二名、本日未時、又戰、斬首四

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二十七。賊衆萬餘、來到石橋永清舖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摠二名、二十八日至夜攻破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十二顆、各路兵集此已多、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約千正月十七日合戰撫督大兵二萬五千六百已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省城路尚未通。按差一時難出、臣身到地方、聞已眞切不敢不報、以寬

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疏曰概自河西警報方傳、軍民奔潰如水一時人情洶洶、議論紛紛、未

如此直剖真正平心之論

必盡平盡確。職以事起倉卒、語屬傳聞、何敢輕置一喙、今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閭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分明、鑿鑿有據、職亦可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必伏疑端、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

確有成謀。初意甬憖外助。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隨詘。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疆罪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　告。而又不共戴天亦熱腸激烈。綽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為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謬欲取夫、新令。或請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平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播、謂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

足令熊王心死

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決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待詬誶囂凌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優遊局外乎值茲國難方殷需才正亟之時職豈敢有意苛求況本兵自請視師新曆 特

本兵亦縮已

省遼東之事。一以委之。但 亦當在戴罪立功之列設奇制勝、收拾殘疆。以報
天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謂
經略蟒衣玉帶逍遥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 殊恩。愜本心者。本兵好爲之。至于查核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毛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
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剖陳仰瀆
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職無任惶悚之至

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
懷信總兵大同、
戶兵二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紓是
念、所有加派錢粮、俱充兵餉、亦惟圖勦除兇逆、乂安方內、
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惓惓之意、無
奈東西告警、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閔焉、今以將吏
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共誅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獗、
侵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
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爲義、稍俟事

平、即行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北直隸地方頻年騷擾苦累尤甚、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各自保閭里中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關送督撫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河西逃難士民、不肯從賊、來歸内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插、給發倉穀、多方賑濟、仍撥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仇者、即與錄用、爾部即出榜曉諭、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貽累吾民、惟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疆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

之福、毋負朕意、故諭、
、、總兵楊懋基吳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待。元輔葉向高輸
俸助農。
上以其爲國憂民。深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充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爲常奉
貞弼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
着樞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
二力分

泒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著張鶴鳴會同王象乾用心料理、便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

王紀爲刑部尚書

袁崇煥爲職方主事

○○○

贈淸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徵九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而兩臣終日鬪口。精神不相聯貫。臣業有屢疏而又告之政府、告之本兵、自言無死所矣、今上之不能爲戰、次之不能爲守、首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

也、何經臣以爲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

論經略

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擔當、

處此實難

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因遼東而起經略、詎期并河西而失之非常　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酬此隆典、臣不敢爲經臣熊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眞可以

撫

對天地而質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窮、未細察奴酋之利害、未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眞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語

語先道破矣、撫臣親爲臣言、非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憶臣離廣寧時。撫臣對臣而言曰、今年三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嚀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幸留固根本。纔幾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寧前瓦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軍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民不與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斷斷不能守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定柰

何如不死

卷下二

三一

也奴過河而遣孫得功金厲等當亦無辜臣不敢爲撫臣王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

論諸道

寧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内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那愼言也有因西虜縱横人民盡逃而城郭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勿寬一按

肅皇帝之法亦復何辭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責其死

高邦佐

祁秉忠

劉渠

羅一貫
眞正好漢

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擔、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
釋一二人而用之、然非臣之所敢寬也、惟廵道高邦佐慷
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　卹典宜從重、自不待
言。若諸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爲第一、劉渠傳
聞落馬不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承差史景芳自鎮武走
出、見其牽戰馬、家人忙報其妻、渠以墜馬以八旬母爲托、
項渠之家屬。且伶仃南渟則渠固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
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
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一貫、欲
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

卷十二

二三

乎。亦。堅。招。降。旆。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部。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城内兵盡爲奴所屠。昨楊丕顯走出、始得其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所各官另行具　奏、至于事定之後查功論罪、然臣自反、獨無愧于心乎。去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直夢想不到、賊臣生亂、巡撫走廣寧死守、有志不酬、氷上一跌、臂助俱折、病發悞事、無有靦顔冠帶之理、此時不敢言病危、但席藁待罪、聽

皇上敕下處分者也、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卩。兵報

陝西巡撫呂　塘報、先接邸報、該尚寶司司丞劉時俊具題奉

聖旨、賊情着陝西鄖陽巡撫官、差人偵探、不時確報。欽此、除將已經塘報外、今續據陝西分巡關右道楊尭華報、稱、今將四川陣中所遺綿州鄉先生書扎、謹奉鄉尊台、前、冗中不能逐位裁報、僅將十一十二日至十八日止、事實上　聞、十三日。萬縣兵與奢酋打庫、役斬首級十五六額、十四日。標營兵扎營于石梯橋、次日。即往牛頭、鎮探聽遇賊相對、斬獲十餘額、內有大頭賊完事矣、十五日。賊假新部鄉民樣子、云叫我兵來同去殺賊、有萬縣兵三十餘人同去、酋有二百餘名、至前村將譚正聰圍住、云、你們白折子、認着我們是鄉民、不是、正聰等只云不曉、即與對殺、可憐忠奮之兵、俱爲賊鬆、止有八人大傷、殺回、次日。酋說鄉民與我兵傳息、又假向白折、子云、我們去殺奢酋、將民兵殺了二三百人、痛哉痛哉、至十六日。首云我兵將他人殺去甚多、奢酋于十七日五更自有起身、直抵石梯橋、將標營聞困、加銜指揮賀民望等曾與酋等在重慶祖識、認得的、即同大罵一陣、方出營對役、民望將白鶴子一鎗剿死、各頭爭先、又馬純祖督我邊須、救援、萬縣兵齊出、將酋賊三千餘騎圍

卷十二

二十三

敵大戰、自辰至未、斬獲五百餘人、俱是騎馬辦髮者、奪
回馬三百匹、五營將官俱各得功、想酋必寒心而逃矣
正後二十後看有緊急逃否再報、營中冗冗不及、專布
乙將此信看過一日處寄一處、以慰遠望之情塘報打探
事宜抄報十一日、起至十四日打陣、共計功二百餘顆
得馬一百餘匹、記功薄內、查明十七日奮兵繞領二千
有餘、黃總鎮薊往交戰广敵不往、郭推官放白折子出
陣兩兵一攻將奮兵閭是河中岸、俱放火、繞圍敵、天明、
得功九十有餘至十九日奮賊又來戰場中死屍內尋
奮從明叔父的屍首、今二十日未戰又有塘報去綿州
監軍道報奮賊差馬兵十八騎前往什方探聽、恐往綿
竹、至安樂綿州打聽退路恐往各州縣去、其各處人役
當事盤諸、不可亂放一騎馬入城、又差楊千戶領兵去
什方綿竹打聽消息去了、其後人有報來今抄塘、報、傳
與通衛知之、可領諸兵謹偵盤詰奸細不可大意大約
承平不過指日、等情、轉報到職、緣係叛兵消息理合塘
報、

以白肇慶為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營、神、樞、

營○戰兵

舉○經筵○

搜○訪將才○

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　恩

刑部主事王之寀奏曰、今天下大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

中國大患、不在外訌、而在內應、內應者、應在內也、臣敢爲

皇上直言而聽誅可乎、竊聞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義不反兵、士弗共　國、臣子且然、而

況於

天朝宋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易世且然而況於當

世、往歲李選侍氣毆　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即奸相方從哲還　詔旨、仍
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爲西宮貴妃計
明旨點破逆計潜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仇一大義也乃
先帝一生、耦遭三十九歲之多難、不克享四十八年之半
齡、彌留之際、飲恨以崩、比時言官論之、卿寺論之、而
皇上諒陰、未之行也、夫李可灼之誤用藥也、引進者誰也、
崔文升之故用藥也、主使者誰也、時從哲聽政、將誤認故
乎、原情定罪、不當置從哲於可灼文升之下、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一也、夷狄之横也、戎無華也、張書紳四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十兩、一昔包脩書請出、帶書漫罵、則盧受之爲也、博士徐大相兩疏特參、而
皇祖從受、遣四人、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且馳書催師、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屢陷、海内騷動、失事諸臣、罪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執梃闖進時突犯
先帝、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乃巡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遮蓋奸謀、以風顛具奏矣、本部承行郎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逼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是日欲決張差、滅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裡、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只在城外邊、詳具張差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動、何物凶豎、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大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滿其欲、言官寨口

莫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睥睨　神器、欲化家爲國耳、國太雖死、罪不容死、法應開棺斷只夷其族、豬其宮、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也、總之用藥之方、卽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卽梃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怨積仇於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向使張差事發追究根因、究治逆奸、今日之蘆受文昇敢復逞哉、在京之方從哲敢不在位而謀政哉、長安公論有日風顛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

藥倏於差之挺也、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誠恐亂賊接踵、而忠義難以湊手也、臣見

皇上之孤立於朝也、爲今之計、惟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蚤慮、　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毋令中使往來、聽其自裁、

皇上前後左右起居、若而人、司出入若而人、如周禮所列內宰內豎、閽人寺人、隸其名於冢宰、使外庭曉然知保護

聖躬之有人也、其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打殺進來者敢乞

皇上應爲處分、　京師內外、驅除內應、如龎保劉成之徒
無使滋蔓至於卒不及圖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女戎
陳而男戎遠矣、內憂弭而外患消矣、
祖宗誅奸之法行而
先帝畢世之仇復矣、不復法不行、而姑息因循、日甚一日
萬一虜薄城下、白蓮西土、皆可爲患、卽死難百千、何益於
成敗之數乎、臣愚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
首手本、　欽犯見羈監張差手本出首、爲無知犯法事、有
差母舅馬三道繫紅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龎伯鄭

卷一一二　二二二

爺毛爺趙爺處門下做庄頭、差到黃花山、撞見馬三道李守才、罷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裡老公與我棗棍一條、本月初二、同到玉皇廟右內院裡喫茶、說明白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罷公騎著馬、我跟著走、到燕角東、不知名姓鋪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衙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了、你先衝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逢著一個、就打殺一個闖　宮門入內、犯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地土、喫不了、富貴受用、還有大好處、還有紅封印票、叫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收著裡小的口

喫述齊、他釣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實、臣問毛爺是誰、招云是侯伯、繫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撞着打殺、他家亦不得了招還欲打上　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怒髮衝冠、即日具呈堂上面議事重大、付職収訖、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本同、各司胡士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若無臣疏、風顛結局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倖評無隻字、須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以風顛、后寛奸究、因人作事、欺世瞞心、傷一路行、騎兩頭馬、玩神器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蜜之中、罪有重輕、法無偏護、伏

乞　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巡視劉廷元攅謀、胡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四司官員會審提牢聽末問張差、永加手舉四指、口說只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四犯人姓名、不及深究、士相呈稿、陸夢龍堅不畫押、堂官請亦不至、委十三司審、欲抹殺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爺馬三舅商量明白、逼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好的多著裡、不曾入招、欲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　宮去、打　小爺、問龐保劉成、他見做官、怎麼要害　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遷官裡不

曾入招、欲抹殺三、伏招劉公領、我進去、教逢著人就打、我到　宫門前、劉公還在、分付在　朝裡休要說話、不曾入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會審、在山東司、差招老公外翁相處、斜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花山玉皇殿、西冓石寺小庵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是誰、三舅不明說、睹處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丈人說你和老公說話、只看好、就是了、招詞止有小庵字、疏內削去、欲抹殺五、李萬倉招張差、原莫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勢莫見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難爲巡視、不曾入招、欲抹殺六、李自强、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免張

卷十二　二九

差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話、欲抹殺七差招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讕去撞一遭、李守才招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有許多好處裡、馬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城外邊、貳犯招詞、十八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縫有堂印、此印欲抹殺、八、差以手拍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了、不認難說教我獨死、又招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叫李真張東周來就曉得了、劉繼禮說干連人多、士相閣筆臣聲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記。郎中唐嗣美初未受賂、舉笔直書、右士相於窗邊私添一香字、字迹不

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邊一處、劫的事、我也
說了罷、岳駿聲等言波及無辜、要說莫人問後問有鼎張
業王伸爲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
肉喫酒原不曾晋復招見了鉄尾殿高眞人與他叩首、當
堂教唆張差劉公是好人、你虧劉公、差招城北富家應捕
下薊楷標子、約會衆人要我說初四日來悞了日期也、活
不成、孔道住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棍頭有鉄
東有鉄人也有莫鉄的裡外有伏兵他的人多著裡、又招
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本入招、欲抹
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二日封我張眞人、就撒了棍了、本司

改爲柳本棍臣誥吏招詞、堂官言柳木棍亦打死人、又於尾後頂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單、欲抹殺十三、原問口詞、堂官手抄五段、臣同科官李倖看招陸夢龍任寫、岳駿聲躲出、許允臨完抄看語一二句、塞責而已、欲抹殺十四、六月十三日脫稿謄眞、問駿聲等塡入原口詞五段、約同講者具呈堂官、面且不同、本司看語、必不畫押、欲另舉事、堂官答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退、試閱本司看語、有一字爲　青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十四日永加駿聲同曾日唯至本科令該吏章承順忌而揚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倖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

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色不善、賴主事曾曰唯解之日午具疏、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藉口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内共主奸謀馬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投入黨内、四人挑朱瑞鳳改爲投入教内、臣義詰問、堂官言更一字亦罷、臣言春秋嚴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曾有紅封票、又有高眞人、主持鉄瓦殿、士相説是高高的眞人、不是人姓、永加説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繫鎭朔衛人、欲抹殺十八、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曾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一夥人人撒

棍者也今内封號之人即執棍進　宮之人改寬爲教欲爲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異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執之棍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爲砍欲爲奸人滅踪跡而不知兇器在　内府也嗟嗟諸奸亦爲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手單而大膽擅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官禁大逆欲朦朧結局并亂臣賊子掩匿之是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例困謀危　社稷非止煽惑人民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疏曰臣幸以章句、供奉
講幄、今且備佐丞弼、得趨陪同事諸臣、隨事納忠、且
國家急切大務、爲言官論列、閣部見行者、無復可更爲建

補偏救敝識力卓然眞將相才也

白、但以臣愚、仰見
皇上講學勤政、虛己任人、其端嶷淸靜、天下固已引領相
望太平、而一隅不靖、四海騷然、一時大小臣工、聞警惶惶
莫知措手、且見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覈。以將用兵

卷六十二　三十二

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邊備而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種種誕漫大差因循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追救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斂天下之兵於邊。而旣壞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爲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惟願

皇上勅勵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以沛

朝廷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才。蓋從古 國家多武健之吏敝。爲囂陵 國家多諛懦之吏敝。爲隋窳方今百事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比寬博近迂。文藻

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旣用老成。供以果銳。一時撫道。務極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格以循情。分至京內郡邑之長。務擇廉幹勤敏之人任之。夫廉則不私。幹乃有用。遼事積餉練兵。凡應聲之征。皆可咄嗟立辦。一方城守。事事爲需。此于凡地盡然。而圻內爲急。至于武吏。宜令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鉞。俾得專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所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其所分募精卒。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爲簡汰而用之

如所自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益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所以御吏卒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以爲勸、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統登津、益

國家爲全遼設官、不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向者劉杜、近者羅一貴之勇烈、俱爲可寃、御史曾言羅一貴可將、宜加之兵、而卒以三千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

至于敗、臣又以爲既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罪。文吏起家毛錐、詎盡韓范、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爲邊才、然試輒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起于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益子之以不宜得之榮、實予必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視爲飯犧、而擇一賢才、每皆嘆惋、故賢才相與避匿、不肯往。倘既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輕文之罰、而不得繫繩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沖邊。而不致于敗衂、則死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爲而相次入網羅、亦可惜也。臣愚又以爲既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邊事畀之。小勝小衂、皆勿問。要于守關無闌入、而徐俟兵力之厚。

爲恢復。北縻兩虜。東聯海防。無諱于所未效。遂以爲不可向。而城堡有所復則以其人畀之法黜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于遼。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

朝廷特資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法。至西虜或謂孱不足結。而縻之爲外護似不可略。臣向

西虜

與督臣王象乾言。欲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衆寡強弱。即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毋之屬。無一不悉其窾擇其可以彈壓衆部者而挈其要領爲之覊紲。使厭于所必動。而不侵不叛又略如谷云之役以十餘萬爲外藩然偵諜須得

沉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王猷輩爲悞、至於關外、即未盡頓復而當爲急計其流民數萬、必襍藏奸列在近關、亦易爲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家大而難遷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北平居京東、皆可屯田、聞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畀遼人之少有力者、以渠帳胡馬、以粮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田也、且以遼人安插于此、亦可爲異日故土之着、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故壘在焉、似當大脩葺、即可以按其蹤跡而爲之備、

薊門永平、今且爲　陵京重鎭、更爲山海後勁、其防百倍他時、而阨塞、險易、二司馬、亦且有方略、而遼吏、邊將爲急、至于

營兵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煩盛而易譁也、臣以爲先簡清其營將、務得精鋭志功名者、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之主、質倣古制、健升爲親笔、而拳勇絶技、皆藉記之以次遷用、而類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精絶者、且化爲親長、而後除責其疲病、蓋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至于清詐冒、但責其着役有人、强壯即冒亦當予票以爲眞、弱即眞、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更宜發數

萬金、令近 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都門、備而不用、便可平糶以惠于人、而官饒其息、至城堡

可爲守者、其大姓之儲、可令收 之城堡、與夫緃鄉兵、練小

操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省直郡邑衛所俱令各該鎮撫
府道一一料理以銷亂萌如准上當南北之冲豈以撫鎮
據其上游或即以漕撫但精選其人而四川之亂其乘亂
之民多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脅凡此數事非有深
遠難行且
皇上湛然虛明無他濫費可以拊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
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但兵交原野議紛
廟堂此往代失着至言出而咎票擬之不速吉下而忘
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
望

卷一二

斷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益。法。非。一。人。之。私。必。先。立。身。于法以率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衆議之紛。然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如灸嶔巘偷安。大廈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牢護面皮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狥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 國家者大。非得 人主爲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非得公爾

恐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身名。不爲
皇上主持但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遜
皇上之心。動必諧衆人之意。不參酌時勢。期于合法。亦何
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斷于奉法而已。爲此謹具　奏聞、

查京吏以
防奸說

護守朝陽門忻誠伯趙之龍奏曰、臣聞戎狄豺狼、不可親
也、自古記之矣、昨該臣坐守　朝陽門、點閘官軍、忽報領
賞屬夷一起三百進城、車馬雜沓道路成烟、不勝駭異、乃
絡繹不已、且傳通州尚有百餘、臣愈怪之、我國家

三十二

神聖開基梯山航海之國、似難更僕、獻珍貢矢而至者、不過三五十人耳、即如漠北大虜、受戎索而授之王爵、恭順有年、歲時頒賞、俱于口外、未聞匹馬入關、今朶顏諸虜、竟至三五百人、且其猙獰鷙驁之狀、所過不無擾害、一入關丁、潛結居民、橫行市肆、致與營兵相鬪、至有殺傷、即太平無事之時、尚懷隱憂。今東酋西虜、似携似合、疑鬼疑神、且屢墮名城、俱由內應、此中能保無東酋奴細、混入其中、以窺我虛實者、無端縱數百豺狼于輦轂之下、而賣刀賣鐵、通夷賣繁有徒、部臣之摘發枷號、懸見憂國之患、伏乞

皇上亟　勅該部、不必拘往例、耽延時日、即宴賞勒令出境、仍集廷臣行督撫按諸臣設計欵諭、照西北諸虜事例俱于口外領賞彼畏威懷德、合將驛遞之費、量增賞賜、必欲令辮髮文身泥首　闕廷以點綴太平景色、合擇頭目、數人進京足矣臣有

欽命護守之役諸夷之進實自臣門職守所關倘有奸萌發之不蚤、臣實無所逃罪、爲此冒昧

上聞、曷勝激切之至、

此論公平
兩人之案

行邊贊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明經撫定案。

揭云、職自十五日抵榆關、訪問廣寧逃走根由、與經撫從來治車之狀、各部道將與地方耆老所言、若合符節、

卷二十二

三八

大都言奴酋攻西平失利、將欲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爲先鋒、劉渠爲主帥、正要交戰、得功急將所領兵分爲二翼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纔一交鋒、孫得功帥衆先奔、劉渠兵見后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殺、此時奴酋尚不信孫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使撫臣堅守廣寧不動。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自閭陽飛駐廣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豈意二臣一自廣寧、一自閭陽先去、以爲民望、而部道將隨之、士民各兵又隨之、奔如流水不可復饗矣、以撫臣言、失在柔而愚。輕信間諜。輕信遼人西虜。不得安諸路各將之心。以經臣言、失在剛而愎。不爲預備。不爲同心協力。且放西北軍兵之入。然在撫臣匹馬就違、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經臣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孫子曰、爲將之道有五、智仁信勇嚴缺一不可。撫臣所缺者智、經臣所缺者仁、病則一般、罪亦相等。至于不擇將、不知兵、紀律不嚴、賞罰不明、二臣之失一也。諸得以意而輕之故。朝廷不欲慨復全遼則已、如欲慨復、必另擇一智仁信勇嚴全備之經署而後可、否則愚柔者去、剛愎者來、徒

貴兵馬與錢糧。何益勝敗之數哉。職與經臣忻同年與
撫臣從無一面、亦就衆人公論一明布之耳、適又報西
虜入犯、有三百餘騎到入
里庄、關上戒嚴矣、謹揭、

誥語闊切
時機非泛
泛請紀聖
學套疏也
至于責備
相君更爲
嚴凜奏牘

給事中侯震暘以　聖學驟輟可駭、輔臣將順非宜、乃上
疏曰、臣於昨日接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奉
聖旨云云欽此、職伏而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經發抄
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邀此　旨、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塞問學之路、若謂出自聖意而輔臣
不能救、是以阿順開怠荒之漸也、　輔臣老、悉于謀、毋視
今日此舉爲小小闕失也、
皇上以冲年紹統、踐祚之始、登示憂危、今邊疆失利、喪師

蹙地日、甚一日稽之
祖宗朝之登極首事所遭國步多艱、未有甚于此者、安攘
之至計、此誠爲宵旰講求、猶虞不給、言者已盈廷矣
主上未常不虛心以聽受、然路隔一膜、惟有　經筵日講
二三元老可以密宥腹心、開壅蔽而啓　聖憂、而寂乎其未
有聞也、職政欲效愚忠、而奉　旨　以多難之故、輟講學
之功、試問
祖宗有此家法否、試問歷代　明君喆相有此國法否、豈
經筵日講之一謀、惟以章句膚談爲粉飾太平之具、一切
時政、禁不得開陳乎。豈時政在臣子宜講求、而

皇上獨不宜聞乎。豈講求恢復諸臣眞勞、苦憔悴而不暇務片晷造膝敷乎。至謂寧謐后擇吉舉行、尤屬難解、東師于今將五年矣、未有平定之期、倘天未悔禍、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倥偬猶故、將

皇上春秋鼎盛、終無陶養之功。就將之益耶、此猶緩言之也。今日三韓盡喪、全無一人整頓士卒、撫輯流亡、若將有朝不及夕之勢、倘一旦而烽火徹于甘泉、禍變又生于肅墻之內、亦聞

皇上于內廷深宮。托之婦寺之手。使几席以外。遂不聞不見乎。夫晏安鴆毒未有不始于微而戰于漸鑑不在遠

卷一二

即如
皇祖神宗皇帝之靜攝不出、乃　郊廟不親、朝講不御、二十餘年、羣臣嘔心力爭、卒不得、其片念之開悟、所幸者初年　英斷不移。太阿獨握。以在內之近習左右。到底不敢恣爲欺罔然而縱情之終。即釜鬻之始。而易世猶蒙其害。
今
皇上雖聰明天縱、實未曾得力于青宮保傅、誰能諱之、而鋒穎韜斂　御左右恩多姑貸、惠每濫施、當此
國家多事之際、所謂防微杜漸而發憂勤、辨賢奸而杜煬灶、勝于堂上、行于閫外、豈異人任、而翻以搶攘之日道之

塞乎在　廷之大小臣工、實不可解、而猜疑四出謂人心方以愷切之論責獨奏于輔臣而輔臣不能、惟毅講可以覆短此一疑也、謂望之者切、則責之者深輔臣既無挽回人主之術、又開要譽　君父之門、惟穀講即可以什其故、此一疑也宮府相結久矣、外而邊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親近儒臣、非中人之所便也、則亦輔臣之所不得而不便也、此又一疑也、疑至此而輔臣自無安家之地矣、一時有只千古有評、事已至此須撤却毀譽利害、猛做一番、不避害而害反去之、不求譽而譽反隨之、或不可以必得而知之也、而仍是容容故智、思圖　國之不臧、身于何有、今師

師濟濟、在列充廷而救主之欽尊朝之勤慨乎未有所聞焉、則亦祈
皇上凜凜一念以自爲悚惕、亟諭輔臣　經筵日講、立刻舉行、毋以訓詁了事直取從前禍敗之故從后修緝之方、奏聽施行、庶　君心可清而君德克脩、其于妖氛、不日可掃而蕩平、目下可期耳、職草疏畢、見禮科諸臣有公疏、已擬焚草及奉　旨、仍云輟數日、可見全是抵塞人言、非有一毫反躬自咎、以實　講求之意、且職等一見旨時、所相顧驚異者、正謂此時此際、雖暫輟一日、亦非所以爲名、又何事數日、與數月也哉、邇者

皇上朝御之期間從傳免，昨忽爾訛傳，遂至班行寥落幾不成禮，以褻　朝儀，蓋晏安不止于此見端矣，向風霾四塞，白日無光者兩晝夜，不勝憂懼，仍敢以責備輔臣之言，達之　天聽，以祈

皇上自爲計，及時修省，惟

皇上立允施行，

閻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職方主事袁崇煥仰荷

聖主殊恩，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曰，臣小秩也，兩年作令，

皇上即拔之樞屬，分已逾涯，又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從前臣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即日辭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擇于官。不能集事。何取于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趂今未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悞一日之封疆，早一日，脩一日之戰守，但事難遥度，機不可預圖。惟竭盡肺肝，偕視師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手到，處處躬親，必不令虜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需，容臣陸續上　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催騾，或騾車，立刻發去。至于立營堡諸料，如竹木、蘆蓆、秫稭、鍬钁，到即必

用者但關上無餘物、即撫寧亦荒縣、不得不借材于別地、如竹木草、鐵于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屢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不可。勢必用廣兵。除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已蒙部復、徵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此誠急着、但恐徑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海則必需船、又當及時早計、須如廣船樣範、方可以禦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于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為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船于南海哨泊

卷一二

防禦、如奴敢以舟師犯順、臣督此三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雄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取來　京、令其整飭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政洪、安瀾、湛濯之、侯選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錫朋、毛鼐昌、把總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調督兵、或招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脉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粮、須明白、

開坐以便給發至廣西之狼兵、雄于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于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一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計每名六兩、可到京矣、亦應動何項錢粮、令主官選擇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在薊鎮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最厚、可假一京職、往彼催調、本官見任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囂也、林翔鳳任其咎、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性命于衆兵之中、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

卷上 二

四一四

官薊俱以廉勤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賊夷得力。如在
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也。即
斬臣于軍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
皇上勅下部再復立賜施行、以不𢩥時、此東事之最急弟
一着、臣所以報
皇上知遇者、焉敢有留而不竭之肝膽、令奴酋當此善走
之衆、謂海内無人、而貽羞天下也、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志
臣必立效以舒　中國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
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爲此謹具
奏聞、

開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奉

聖旨舊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既復原官、蔭伊子太朴尚寶司丞、應得● 卹典、着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漼直陳安危之介一疏曰、國之安危、在乎任人、失忠與略、何以事主、若偃蹇脫卸、并無殺賊之志、而以封疆委之則國大危、萬一用此等人、既已失事、唯有三尺法耳、惕然正法則國安、朋謀就法、則國危、安危之介不待智者知之也、然智者占風望氣、顧惜情面、反不如愚者一意奉公爲國計邊計、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之私計、失身家性

命、且不知、又何知人之毀譽愛憎哉、臣愚人也、竭歷數千里而來、爲遼事也、凡同官及部院台省會議、臣即盡言商確、不識忌諱、爲遼事也、然而台省諸臣、連篇累牘、攻臣不已者、亦爲遼事也、但臣之爲遼事者、唯恐熊廷弼本無殺賊之志、而王化貞有其志者、又無用兵之略、皆足以誤遼棄遼。而諸臣之言遼事者、則不然、本非爲遼、直是護一熊廷弼耳、既以誤遼矣、河西之百里、棄之如脫屣矣、既以爲不足守、而煨之一炬矣、尚曰使之守關、爲此言者、爲關乎、爲廷弼乎、譬之守家者、京師、堂奧也、山海關、門戶也、而河西藩籬也、今既撤藩籬、而宵遁、又將以門戶付之、豈欲其

闌門廷寇于故臣于此時不得不正言諍于諸臣既已不用廷弼守關則旦夕之危或可稍紓其或逮或勘及後來議法之輕重有法司在難違公議尚書王紀于熊廷弼審語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應泰又少一死此十六字可不謂鉄案乎故臣以正人許之而豈知其中情亦怯也奉

旨而佯爲不聞既難逃明眼之覷破獄成而歸于同辟又不禁邪党之怨尤遂巧出奇兵歸誠言路何其自待之薄也總之臣願諸臣寧愚毋智寧守法毋顧私交爲

朝廷堂奥門庭計不得不惜藩籬河西潰而藩籬撤矣臣

恐門庭不固而堂奥危也、不能不痛恨于棄之者、爲
朝廷賢才上下計、則不得不破藩籬、南北分而藩籬樹矣、
臣恐賢才不信而上下亂也、不能不深望于撤之者、

三月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

命照福王庶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連章苦辭、且修郤于冢卿、上怒其規避、革任爲民、令另議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

陝西鎖異。

初二日三更、非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隨卽窺視、並無人影形跡、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

作者每製用于議者千古同恨

說事情極透極快

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爲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讐之私。臣以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漫加。忍視嶮巇之顛蹶。又羈勒緊扣。直令蹴蹐之難前。不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徼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佈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荊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卽使双酋指金反

間亦難得此乖戾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群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

人主爲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矚臣隣中。議論孰爲直孰爲邪。孰爲

國。孰爲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同心滌慮急救傾

危。而徒立户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明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說朝事、

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此疏情詞可憐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謹題以免飛禍疏曰、

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豈銜結不如蟻禽、職豈報効不如犬馬、祗緣共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破壞、着着牴牾。既要臣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臣兵馬。既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既詆職沮戰、而玩戰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爲虛聲、而

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
爲說謊悔已爲晚矣悮信，又自謂悮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參之爲慨。蓋至此而
戰守之是非定矣。即覺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
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即道
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
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
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閭陽
臣何敢先出閭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
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揑口報，被人悉破，逐日路

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計、而党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買絕難理會之人、紛紛賣謠言、出揭疏、自驛遞村市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厨卒徒、以及長班貢虜之類、無人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內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殺其下書者、而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爲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欲差官往下咨、而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早、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蔴灣投虜東去、幸得孫

鎮守赴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曾跪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懇留，不敢自晝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往海洋民間候完奏繳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寨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往看險隘，因知片石、黃土嶺為東賊沖地，極近極薄，當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嶺各口，昔陽西虜，且遠且厚，但馭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為新令尹告，而造言者又曰，經略已出口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

也、此等流言既已早布于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知此没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
聖聽、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爲之投杼、臣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則逮、于臣則革職同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
已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
邇、行蹤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

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躊躇不若自請

詔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故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愿逮者也、臣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僱脚下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　賜

裁決施行、

大學士朱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日、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
還仰體朕意、即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愼言等密稟
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糧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
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
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部司張
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樞部密言、議
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連日
颶風、船不能前、于三月初二日、風始定、臣從芝蔴灣泊船、
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遺回兵將示以

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婿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賊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員數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

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
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科候震暘疏論葉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
主意、候震暘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
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徼疏曰、竊見年來任縉大疏、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破久鬱之烟霞、即九泉故老、猶沾
身后之雨露、蓋

皇上所爲張網恢羅者、眞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邮矣。惟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疏通之會。爲速化之機。尚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攫取眞如捷徑。以致光祿大僕尚寶之三堂、忝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例轉。閃忽不啻過電。即謂林泉已久不當復拘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冐轉遷之榮。使人沾沾然有倖心。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遷者也。至于故官之贈邮。自是新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勛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有何完節。爲之
子若孫者。方具疏上
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極多、求
贈求卹。祇圖
恩蔭、請者因緣于利。即揭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借。
國。本爲題目則揑邊功。爲勞勛以致生前之奸污。一身可
以盡洗。而未定之評論。代口爲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
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爲
軍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曠蕩專爲此輩設乎、且贈一不當。而卹非其人。不

亦輕
恩例而失風勵之權乎。此後遇有陳
請。該部須當博訪。便公論有歸。方爲覆疏。無槩據一字之
游談。便作舉
朝之公案也。夫前任未歷。而后任已升。本官既該加贈。后
人又蒙廕錄。此皆今日之新例。莫不侈談以爲故事。即臣
亦豈欲沮人登進之說。而使臣后有零仃之向隅所慮者。
銓法浸移
恩典。大褻。則人皆倖于一得。後且莫知所底。
國紀所關。正須杜漸于微耳。伏惟

皇上

勑下該部、每京堂有升轉、必以到任爲序、故官有

贈恤、須詳核其生平、則畫一之法申、而倖竊無所容其私

矣、

經略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至謭菲蒙

聖恩拔臣于儔儕、委以經略重任、今天下事、孰有急于遼

者耶、

朝廷用人、孰有重于防遼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脈、寄于一丸泥、隄防疏密、安危

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

六議深中事機、可謂老成謀國之至計

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惕于風鶴奔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廢堞頹垣。凋零度歲。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而地險又不可恃。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

聖明出類之姿、端應河清、

一人有慶。為百靈之呵護耳。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日防內患當河西初潰衆心惴惴焉、以募兵爲急、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

爭鬪必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拳師提手、須用防閑、賭棍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爲橫、一伍並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淸撫開鐵、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

長安之爲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爲奸。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民之中有盡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而不敢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密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構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日飭內備夫

飭內備

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蔴銅鐵竹木皮革等鋪、遇儆即搬移入城。凡倉庫銃炮刀鎗等件、遇警即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

卷下 二

嚴內衛

都中緊事。莫緊于衛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簡令漸非其舊矣、班行叢雜、防範疎虞羽林依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皇城守衛 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捉邀喝。至于等閑時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

節內供

祖制盡壞。鉏萌剔蠹底

皇居邃密、杜蕭牆之釁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煩浩、甚以川餉造孽、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內帑、而　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池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算。即防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急內應

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
陛下于燕閒之暇、須密密清查
百凡內廷供應服　御領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
亦嘗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
日急內應關內住札兵馬。一應本折色芻糧、銀兩銃砲盔
甲車仗等件、悉取給千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
內者悉多耽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
旨。又越一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復者。有起解
決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
軍情為等閒之漫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
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

即令科臣參奏著所司回話。庶聲響相應。表裏協一。不至
臨期誤事矣。此數者皆屬
君心之默運。
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奸、感格天心以綿國造
臣願竭犬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
以當獻曝、惟
聖明　裁察焉、
御史江秉謙罪樞亟宜正法疏曰、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

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法雖不貸

皇上特以其行邊方新疆事爲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其無罪也今

簡用經略王在晉受事議行業已有人彼鶴鳴者將聽其蟒衣玉帶優游闕上乎將猶靦顏入　朝還據中樞乎

朝廷有法紀

祖宗有典章非

皇上之所得私非鶴鳴之倖所得避亦非臣下之愛憎所得而高下者也蓋我

朝設立兵部尚書、其責任最重、邊疆之調度、戰守之機宜。
悉憑其操縱指示。故勝則與邊臣同功。敗則與邊臣同罪。
即鶴鳴去歲辨臣樞經相左之疏。亦云經臣無功。臣部與
罪。經臣成功。臣部與榮。臣部與經臣一體。此固二百年來
之律令。實鶴鳴今日自供之辜狀也。
祖宗故事。如
世宗朝之斬丁汝夔、法已凜凜、又再以
神宗朝石星事按之、石星非有失地之辱、輿尸之凶、第倭
奴侵屬國、借主和議、遂以誤　國論死、視鶴鳴之剛愎自
用。失地幾千里。喪師十餘萬。其罪更何如乎。經撫罪下法

司。道飾累累就逮。鶴鳴豈身在事外。法有兩條。而可不亟逮不亟下法司乎。且鶴鳴非獨法無可逃。而俟　國之情更有可恨。方其一生樞堂、飾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初尤不過鹵莽而無遠慮。急于貪功。輕躁而無沉機。倖于一擲。迨至隙釁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狠于賺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爲責備。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月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經略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

于失悞軍機之罪也。尤可怪者。
皇上只命鶴鳴查道將各官具奏耳。而鶴鳴復疏首言廷
弼起用。當駐廣寧。不當駐山海為變局。是查舊冡也。是查
舊政輔也。併
皇上當日委任。查其不當矣。鶴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廷
弼一咆哮。言官即為佐鬬先伏救逃之機括。不思言官之
言已驗。而憂　國之誠。反指為佐鬬。
皇上曾命其查言官乎。其中種種姦戾難以枚舉。凡是隨
廷弼者。道將俱該處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
明明棄城逃走。件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此一語。寸斬鶴鳴、不足以贖其欺
君侯國之罪矣。鶴鳴猶侈口以定他人罪案乎。抑鶴鳴罪
矣。職方之當論罪又何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臣方與
堂官共論鶴鳴之失着敗局。盡職方之詭計陰謀。若使目
前之罪狀不定。聽其抽身而去異日之是非漸冷又將蒙
面而來。是罰無損其毫末。而且爲彼卸担自在地也。世寧
有此　國法哉。伏乞
皇上仰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
將張鶴鳴

勅下法司。併究耿如杞如律。庶賞罰平明。中外震肅。天下事尚可為也、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江東謙欲申前請、為皇瀆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任用、

卜可憂上可怪爲盡時艱深言勝于卜漏哭大吾明賈長沙也

尚寶司卿滿朝薦艱實心息浮議疏曰、臣惟國家之興成于衆正。國家之敗。始于官邪、從古及今。未有易者、行途一飧之惠。思所酬之。雞犬一畜之微。不負所養。况

祖宗二百年作養。詎止一飧。臣子半生光榮。奚啻一畜

卷十二

假令薄所酬。虛所養。寧無靦面而赧心也。或者世主剛愎
益高閽格。即有誠悃。未得陳見。猶可原也。今者
黼座時臨。
天顏睟盎。諸凡以、
經筵請。以推升請。以枚卜請、以廣額請、以發帑請、以募兵
請。以設備請。何言弗聽。何計弗從。遭此
聖明之主。大臣小臣。果秉實心。勿私開門戶、果課實效。勿
私狥體面。則下濟上行。何治不臻。奚至貿貿乘以廢弛釀
爲十人可憂。而以其憂貽
君父乎。職謬具陳

祖宗剪棘拔莽。以有疆上。得尺得寸。皆櫛沐所貽也。作俑于輕視奴酋。稱孽于重用叛將。撫順開藩。束手歸酋。失掌稱之守。開濫觴之端。慼　國辱　國。長此安窮。食其食。衣其衣。喪其師。開其釁。此大可憂一也。方撫順開藩之喪。慨然正法。誰甘犯刀斧。投穽鑊者。錢神作合。奧援庇私。尤而效之。莫可底止。繼之而遼陽。繼之而廣寧。或開門而媚虜或聞風而棄城。　國家二千里疆域。頓減于門戶私人。國家千萬生靈。百萬糧餉。斷送于體面私好。今且有山海關之虞。不太逼乎。腹劍舌鎗。甲乙角勝。継今　國家。作何結局。大可憂二也。廣寧之役。撫臣先去以為民望。經臣亦

隨之而奔闖。此後風鶴成敵。草木皆兵。致解經略規避滋議。今業有專屬矣。議者尚釐前車之鑒。課材課品。果有加于三方布置之略乎。且樞臣臨塞。贊畫題兵。未見確有勝筭。乃其請餉之疏。請爲偏裨加餉之疏。併報奴酋驕橫必犯之疏。不一而足。似屬三鼓之氣。能責成功乎。近邊索餉之伍。至辱道臣。能保驕卒可用乎。樞部會推將材有人。叩其衷。亦不識兵家之奇正。布置何辨。而悍氣爲驕。代衆爭餉欲加于邊臣之上者。其果能將乎。新推經臣。能清弊竇。令凛然歸節制乎。如不能令歸節制。何可以督守督戰。懼其爲廣寧之續。大可憂二也　國家惟兵權。一毫假借不

得。蓋兵權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從古筦之于大司馬。故
本朝土木之難。于兵部獨力經營。第簡楊石二將。遂能長
驅逐寇耳。漢唐宋之季。兵權散寄。國社遂虛。何至今日而
相臣有兵。禮臣有兵。內監有兵。外戚有兵。各以衛國實以
自衛。兼以射利。何不重自愛惜。甘于作偽。而令　國家尋
三季之後車也。假狐鼠羽翼之便。開梟雄紛拏之途。遊手
依冰山。誰敢盤結。奸細投奧穴。莫與追尋。倘不急為處分。
此正　國家大難之端。將來最難收拾者。大可憂四也。國
之錢糧。民之膏血也。膏血只此數耳。一彈于惟正。再彈于
榷稅。再彈于遼役之加派。師行而饟愈煩。輸重而求彌刻

卷下　二

馬疲而無益毒。里多虛舍。滿徧弃骸。遼陽陷而七八十萬之餉。消爲浮海之萍。廣寧陷而五六十萬之餉。難止望梅之渴。去年六月。非有奴師。撫臣何以爲西虜兵集。而指十餘萬之犒。迨後十二月。亦非有奴禍。撫臣又何以爲西虜且至。而續十餘萬之賞。又聞廣寧至右屯。其弃地糧食有十里之長。六里之寬。堆集如陵阜。曩時撫臣何不以餉兵令其餉而內潰也。膏血剝之如此。泥沙弃之如彼。山不供野火。水不實漏卮。展眼數載。便成懸罄之象。大可憂五也草澤之千旂。萑苻之庚癸。綠林之結聚。黃巾之縱橫。豈伊異人。皆窮廛之民。結轖之氣。匹夫首難。雲景風從。輕則裂

封疆重則壞 國祚。方今東征西討。磔骨剝膚。家無信宿之儲。生有須臾之迫。邊討而雖停派不得。加派而欲禁民亂不得。民亂一發。而異償所失。亦不得。臣恐危亂不在邊疆。而在窮民。蜩螗沸羹。朝不保暮。大可憂六也。森嚴 宮禁日仰天高。蜚語黏傳。疑鬼疑神。曾萬年共主。雅有天地河山之護持。只緣微陰。敢效魑魅魍魎之竊發。宵人或談劉呂之左右袒。蓋夫亦傲成吉之伯仲。訂回視萬曆初年。離强保者未久。一張居正彈壓之遠邇帖然。而今若此。竊恐有戒。伏莽有變。大可憂七也。廣寧一帶。編戶避亂奔關。當事者。收拾不爲不是。其給屯安插。不宜密邇

京師、就插處之衆、仍照保甲法、稽查防範、彼開審遼陽之外合、廣寧之內潰、夫非此民耶、則此插處者、其妻子、皆在奴境、膽戀骨肉。自是至情。萬一窺闞安保插處不爲嚮導恐又尋開審遼廣之覆轍也。近聞外將來歸。第宜處之前後屯等處、按季給餉、藉爲外蔽。勿令內據。勿尋李永芳孫得功之覆轍也。大可憂八也。三代禦夷。六部羈縻之耳。唐之借師突厥。頓虧國體。宋之合元破金。隨蝕國祚。狼子野心吁嗟聽撫。吻口嘗試。言利在速戰。與金媾虜。云西虜足恃。夫昔陷遼陽。西虜不嘗借奴酋二萬卒耶、殫力取媾、能加于奴酋。所奉遼城餉金之數十萬耶、并獲廣寧所撒之

十餘車耶。覆轍如此猶訛傳西虜之留戀瞎撫也。瞎撫猶揚言孫逆之先戰後叛也、

天地有靈。

社稷有靈。恐五丁押神弋群厲攝奸魄、如此顛倒庇護、始于党、終于賣國、大可憂九也。法司囚犯。愁苦無聊。應與昭雪者、或以一人私憎。遂淹關獄。或以前官積案。倦于平反。應與讞決者。或以鄒家吹黍寒谷借陽。或以孔方作緣。福堂養冦。案增一案。年復一年。積至二千有餘。累累幾許愁陽。安如無一緘密約、希心外徼乘急內訌隱隱蔓延。厄于累卵、大可憂十也。有此十大可憂。

卷二一

乾坤何等蹈踏。
君父何等霄旰。吾意凡爲臣子者。心營身理。不愛髮膚。乃
不負
天所委、不負
君所寄也已。而今何如哉。共事一
君。何彼何此。各營一壘。畸濁畸清。意氣投。則推贊之。揚詡
之。甚或托蔭室于心知。而多方以藻繢之。臭味殊。則誹謗
之。挫折之。甚或假狼拳于儕輩。而百計以排害之。不獨通
遍闔都、往往塵于
睿覽、臣、怪其、是非、之、失、實、也、閱其言詞。不如稽其事蹟。大。

抵有本領者決不獨逢人工彌縫者決是無本領若交厚則罪可飾而藏醜交疎則長可匿而呈愆馬謖或捺街亭之敗令公或蒙斬趾之刑臣怪其功過之失實也見有以將門借譽者驟寄以戎索未必班勇之繼父勛見有以邊才自售者輒委以兵機而或傳中行說之習擒領臣怪其推引之失實也將壇洞混一之圖草盧籌三分之鼎定計于早程效于當耳往閫敘之師覆繇宿望富平之役敗自名流所長不符所任也何爲乎借箸見長提桴遠攝者而戍欲兵之課政有聲韜鈐未試者乃曹議陟焉臣怪其材與地未相習也

皇國基隆。萬方俱受其福。庶明厲翌、　國用而爲黨用。豈
皇國乃得即寧、臣各有心。奈何不爲
私。文斬于
主思。盍簪加于匪躬耶、曾不思覆公册寧有身殲、顚樹寧有
遺卵。臣、怪、其、爲、　國、與、家、兩、俱、外、也已或芘所私而黨也。
先誣人爲黨、以張脯天之羅、已或有所染而污也。先指人
爲污也、以置箝口之鐵。臧獲慢罵之口。點綴白簡。婦姑誶
許之語。妄瀆
紫宸。公然混薰蕕。顚焉恣鹿馬。蔽目塞耳。覆地番天。甘以
自身爲虆爲溺。而不恤。寢以流禍覆宗。毀玉而奚辭。臣、怪、

其、悞、國與家。無了期也。臣從入京後、陸續得閱邸報
儘有清議堪效者、巖廊上不亟是之、儘有橫恣不軌者、
巖廊上不亟黜之、聽其為中流不係之舟、坐看夫陰晴未
定之局。臣、尤、怪、其、為、棋、為、棟、大、究、用、也、以此七可怪之變
態。合于十可憂之禍機。忽忽同舟之風濤。嘖嘖蝸蟻之穴
鬪。時艱已迫于燃眉。臣不忍問買牛之第也。非故習為叫
號也。當途半、貌于虛權。臣不樂附朱雲之劍也。亦不甘于
喑啞也。一縷血腸。數幅衷語。仰干
皇上。明勑諸臣云。凡爾大小臣工。各寶圖靖共。實劾臣襄
勿蹈模移。勿習伴食。勿隱向陽之卉。勿眩影弓之杯。勿再

狗門戶體面舊套、從損我邊疆。動搖我步玉。有不恪令者
繩以法無貸。然臣又有進于
皇上者。在昔
帝王有師傅矇誦。采及芻蕘者。戒亟治光萬禩焉。采朝講之
令。清問其大臣巨卿。盛典也。臣以爲卽次之而部院大僚
又次之而察寀散職、亦當就會輪班須問其群策畢舉、昌
熾靈長、銓宰亦何憚而不爲此、臣夙負強項之態、不識忌
諱、臚列
上陳、惟
皇上覩臣疏爲鄭俠之圖、慨然嘉納、七可怪、加與一一繇

除。十大憂。從今密密搏捉、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題參到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自遼瀋失後、奴賊與李永芳佟養性陰謀、多養奸細、多費金銀、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盡繇于內、地之蠹。臣每恨之、而不得眞確情形、茲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佟卜年通李永芳往來蹤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犂然可疑、但卜年叨登進士受　國殊
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磔叛逆之罪。此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

輦轂之下皆逆虜册中之人皆敵國誅令寒心既有聞見不〃不入　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佟卜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真速正典刑如枉宜為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雞異

居民王進榜家白雄雞生卵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戊申朔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葉發書與三法司明日中府會審熊王、當以公道、不可狥情、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問先審何人、衆位一一弼、王同大理寺出位一步問、喚熊芝崗過來、熊廷弼一跪、就起、廷弼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扎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職見廣寧撫臣不守而棄職、恐山海有微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職住扎廣寧、如原議我住廣寧、微罪亦難解、一弼投一招揭、又呼王延撫過來、王化貞跪卜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戰、如經台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東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奴酋過河、廣寧

危在旦夕、經台領西兵而來救援、職聽之歡喜不盡、不
幸熊經略先來、次后竟然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佗
貞也、投上一揭、亦一
躬○而過、各候堂審、
我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爲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
等進攻、又聞大兵且至、賊首逍歸巢、任知縣請萬三府
入城、隨議
進復桐梓、
湄潭賊降
按湄潭爲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殺
掠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地界、倫懼、投降、令兵進
駐遵義湄潭一帶以寧、
惟重慶尚爲賊據耳、
起○
升○張孔教、李若珪、楊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此處大關頭會須看

狀元文震孟、授脩撰、榜眼傅冠、探花陳仁錫授編脩。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　切要事務疏曰、臣等竊觀今日

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

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有異常舉動、以收拾人心、挽回

天意、必無救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六十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

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

厄運、不得與古之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為

宗社受過、而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為今之計、必上下同心、

如捄焚拯溺、竭歷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無改昔年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荒無籌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上瀆

聖聽、中外臣工、苟少有爲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報效、其事關　朝廷并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頃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疊下　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共勉效贊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編扉尺地千百爲羣終無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觀邊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然。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穀數千石。令宜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因

分屯以安流民既可以散其勢又可以耗其力是策之最上者

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勑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
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擧。所需錢粮、須爲設處、即捐一
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
一帶遺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
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寧失事以來、
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
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做
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使

爾時處處干戈處處盜賊皆議論之滴禍可不戒哉

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識者先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爲哉。

一明職掌。我　朝華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銓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今議者責臣以推諉、望臣等以徑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閣有擬允、而部中之沉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如擬、令科臣糾參、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

良法

日當完。違者叅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
旨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
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
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
當共圖者也、

極言馳遞之苦

一恤民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
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
向時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
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
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携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

心可恨

於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俑厥職攸
尤。雖屢奉 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褎如
充耳。頃良鄉百姓。詣 闕告苦訴窮。真可痛哭是何列在
冠裳。身受 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如以河西
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悸邊塵、
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為供給夫馬、傳送還鄉。
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
皇上不許晉淑怍之催兵、冀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

急宜力行

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真正 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
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用

卷十三

三

改折十庫錢糧

減免蘇杭織造

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叅治罷斥。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一收人心。葢人心者、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繫于此苟人心不搖、即有禍亂、亦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今日人心以征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黔蜀逆酋、一呼嚮應、不可撲滅、切恐海內聞風、相挺為亂、又不止于二方況兵餉匱竭、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段疋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

傳免雲南貢金

飭省内府常索

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絶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解、使 恩出自 上、至于内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飭、省、仍亟下 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而消其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鼓煽、則

國家安如盤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次而削平矣、昔唐德

宗中主耳、然即位一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此所謂戰勝 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尤爲末務、臣等之所

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爲最切耳、臣等亦知典係　上供、
事關内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又安、
皇上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受十分之賜。斯民受十分之賜。即
有萬分之安。輕重存亡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
勸發帑
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　内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
總之爲天下國家計耳、臣等爲事勢急迫、敢爲此言耳、
定纂脩官
欽定纂脩實錄諸臣、朱之蕃起。改吏部右侍郎、温體仁起。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克

只恨弃廣寧之登使機會錯盡

快

實錄正副總裁脩撰莊際昌編脩賀逢聖林釬朱繼祚張冲檢討丁乾學金秉乾姚希孟楊世芳丁進劉宇亮亮纂脩官

登萊偵報

據征東副將王紹勳揭帖內言正月二十三日實總兵借貴英拱兔二處夷兵一萬與祖參將同廣寧兵馬在寧遠北十八里雙樹子上陣奴酋敗回廣寧將住民就赶過河東所帶弓箭鎗刀俱搜留壇壕西達子說你把河東借了又佔河西我穿喫的通沒了我要與你厮殺有錦義前四衛人民皆未曾順廣寧富戶家屬早已搬住寧遠初三已違子往右毛衛看粮由十三站經過見山上人馬衆多就攻打一陣被山上石碑亂打重傷二個玉子編帶縛住嚐回

軫恤遼民

卷十三　　　十七

慮生于識，有此識所以有此慮，謂之過可，謂之苛可，然公忠義性生，決不肯避過與苛之迹，坐視奸謀橫行而不一摘發以驚破其胆耳

在畿外者，安插屯種，其流寓京城者，查明分派，各令安業，生儒住考試，發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爲釋羣疑，銷隱禍，以固人心疏曰，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人，以爲奴賊奸細，已伏陛下宮中，一見寇臨于外，奸發于內，其禍有不忍言，臣田間久聞此語，今來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且流言入于　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爲而然耶，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係盧受，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洶洶，有自來矣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先已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即天下至愚、不應復萌此念。況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更有邪謀、而無奈人心之積疑不解也。人心與

國勢相爲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固。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爲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無。嘗思所以處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非以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養性自爲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卷十三

陛下爲養性計則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 禁近。亟
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禎
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
至今。皆其兄弟所爲。劉于蔺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禎内
應。
陛下不誅如禎。真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
也。至于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症必虚。雖至于庸
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
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況于至尊乎。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政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人。不同張差劉保㒸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爲。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斨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即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國家之紀法一明。天下之神氣一振。然後戰守之事、次第

可行也。事關安危大計。臣下皆可直言。臣不敢自引出位之罪。不勝聳息之至。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由知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訊理明達極得申救之体

御史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刑科奉有　駕帖二紙、一開杜茂等、一開佟卜年、科臣熊德陽當即簽名付記、第虞等之一字、開告訐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諭、如斯而已、兵部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

許拏杜茂一人、如多拏、我上本稱等語、科臣隨蒙

旨調外任用、仰見我

皇上杜釁銷萌之慮、至深遠也、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若輩輸情勾夷、朋奸賣國、中外共爲切齒、凜凜三尺、誰敢以私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當防其濫、我

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簽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蔽。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

旨逮繫、而等字、不、無、多、起、葛藤、倘奉行者吠聲射影、張彌天之網。得無徧地皆兇黨。良民盡奸究乎。目今人心洶洶、外畏虜、內苦兵。驚魂未定。流離轉、徙載道、而復重以奸細之猜疑。緹騎之騷擾。其何

以甚。不駭而鹿奔則挺而走險且科臣仰體　明旨無得
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　諭再申約束。除暴之中寓安良
之意于　朝廷之法無撓于臣子之心良苦而于樞臣亦
無所抵牾于其間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拾細
人之口吻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其設機構穽。别有難
端。職等不暇直抉其隱。但據事評理。豈鷸鳴爲發奸。而德
陽爲庇奸者乎。我
國家慮患防微。上以持　一人之紀綱。下以司萬方之平
允。惟二三諫官是藉。知而即言。匪爲溺職。言而得當。是即
忠猷。矧官旗傳言未的。　聖明業已洞悉其枉。而獨不可

以轉圜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漢、淮南寢謀、官何負于國、而一番降謫、恐奸細未當斧鉞之誅、而忠直先蒙驅逐之害、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聖度包荒、亟勅德陽照舊供職、庶奸竇永塞、言路宏開、
人心國是永賴之矣、臣無任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

時以逃兵逃民、俱不可用、有監生何仲㣙足智多謀、膽有武庫、廷納義勇俠客吳文耀李一鳳等、同心滅賊、義氣感發、可立致萬人、就中簡選五千、練成一軍、卒之出關、必有成績。

吏科給事中今聽調侯震暘謹條田賦河渠事宜疏曰、臣

諫官以知無不言爲盡職、而不又獨言其

一鳴既斥、何敢復言天下事、顧時値多艱、其于

重且大矣且適君本以近轉議調士論壯之亦復恤之

國勢安危、民情離合、有不能釋然者而臣義方去廊廟而適江湖、將與田夫野老商畎畝間事則夫錢、粮之利弊、地土之情饒、水、利之廢興、爲臣所灼見者宜舉以告、惟
皇上棄其身毋并棄其言可乎臣觀今日之事、雖土崩瓦解、業已見形、然未常不可爲也要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夫收人心則去其失人心者可已而失人心則莫如增餉、然遼餉不可撤也、亦宜酌其地而差等之毋以一切法釀變地方臣以爲應議者有、四京畿、及近關者、宜議也、滇黔川廣有事之地宜議也、原額最輕、如楚之荊、德、辰、襄等府而最重如臣鄉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何也、近

地根本所托、征調倍煩。轉輸倍苦。他省不得援也。遠地聽聞易訛。有司掊尅最慘。而強梗易借以爲名也。原輕者本末倒置。民其有辭。而原重者皮骨已枯。不勝再剝也。此人心向背之機樞也。今近畿亦有蠲免。楚中因有更照畝爲照糧者。而　思未遍。法未均也。臣曾巡視太倉、知外解錢糧、弊孔百出、未易窮詰、而倒批、其最著者、臣以爲宜立號批、其法由巡視衙門印批一號、至十百千號、用印鈐蓋半發

〔錢糧宜清〕

省直、半存巡視以便對驗。以防洗改。蓋錢糧雖煩、一省有一省之頭緒、兩直各府、有各府之頭緒、首解用一號批、次解用二號批、二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三

號批內并塡首解、次解數目、批批如是、項項如是。更于進
表時、各將已解數目、先期彙爲一冊、報該部、與巡視互對、
即有神奸如假印假批迴等弊、恐無所容矣、且如職邑嘉
定縣濶布一項有五六年前解戶領銀二萬金、或五六千
金至今查無着落者、夫萬金不爲不多、萬金而攤之一邑、
不爲不苦、以萬金付解戶、五六年不爲不久、不在官、不在
民、置之何地、舉一項而別項可知、舉一邑而他邑可知。及
查此項布類、非比鋪宮細布亦非賞軍邊布爲次不可緩
之征、先撫臣周文襄公痛江南賦重、獨此可以寬民力、而
職邑磽瘠特甚、故全以派之二萬年來良有司征者絕少

闕有征解、不過通融別項以塞誅求云爾、近歲載入考成積連無算、海滋窮黎、惶駭無措。屢有揭竿之象、有司或未任而罰俸以待之、或久任而戴罪以需之、究竟無以爲也聞。撫臣將悉其狀以　聞、爲民請命、此而可無變計乎、職

（于庫宜折）因此而知十庫本色之決宜折也。以極急之金錢、辦極朽之庫貯、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盡之鋪墊、而執成例而無變計。臣知其不可也。年來發帑已多、而臣猶存乎見少、何者、貢稅等項特可見者耳、他如贓庫所儲、

（帑藏宜發）世宗朝沒入嚴嵩等、以千萬計、其後祈禱脩齋、費出無經、以爲儲物、悉置不用、

神宗朝没馮保張鯨張誠張明陳矩田久及倉庫孫順及霍指揮徐寶石尚書楊兆等、以億萬計總不可以數量也、今所發千萬、即以馮保一賊當之、有餘矣、遂總總壘塌為慮乎。豈年遠數多、盡充狗鼠、遂不可查覈乎。至于理財大端莫如地利。地利莫如用水。西北水利、言之者詳矣、此在嚴旨中飭、合北中州與山之東西四撫臣、會為一心、問源尋委、下相因、首尾相應、方克有濟、未易言也、而職鄉吳中為重賦根本、則水利尤急、夫江南七郡、幅員最狹、其胼胝而秉耒耜者。猶此兩手兩足之人也。計畝輸賦。何以百倍他省、豈非震澤為之輸灌乎。水能為利亦能為害禹貢

此誠蘇松嘉湖一大事、不惟無任之者、亦且無言之者、侯公于是乎獨亘矣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吳松江、其大幹也、自海忠介公開濬以后、漸就堙塞、且中斷矣、彼震澤所誌七郡之水、無由宣瀉、一遇春潦、千里爲湖、其水遏不通之處、則又涓滴無資、勢不能稼、則與各省之石田何異、而責以百倍之重賦、其能堪乎、前按臣薛　曾特疏上　聞

旨下部、至今杳然、甚矣任事之難其人也、凡此皆據臣所見、舉其概以告

皇上者如此、其詳則聽之任事者、臣未敢及也、要之

國本在民、凡有地方之責者、倘能推此意、實加整頓、其于收拾人心、振起殘局、尚有餘地、臣子亦何忍爲朝不謀夕

筆頭更進

之言也夫號批與開濬吳淞舉而措之庶無難事若言減賦則司農不樂聞言折色則內璫不樂聞言發帑則皇上亦未必樂聞倘不早早深維玩時愒日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久辱于衷方擬從容條奏今雖以罪去終欲一獻其愚惟

聖明自爲　社稷蒼生計即更以臣爲迂戇不辭矣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是日三法司大堂在京畿道會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史鄒刑部尚書王大理寺周同審言職等奉旨會問二人熊廷弼號下言職起田間復任經略原議任一扎山海並無住扎廣寧字樣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況屢奉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今

事勢必要到此自詣詔獄免了許多口舌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旨、知此、反得罪于朝廷、熊廷弼言、職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廷弼相爭多時、王尚書說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衛暫時同到冢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王化貞跪下、言職苦職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一躬而散、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改聽問熊廷弼請自詣詔獄、

疏曰職經略無狀、前已蒙聖明照察、革職回籍聽勘、職當回籍、祇緣王化貞張鶴鳴等造揑流言、欲加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回籍、具疏請逮蒙 恩未允、旋于閣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日中府十三道十三司大理寺屬官會問職但為封疆受

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勑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切待罪之至、
欽差贊畫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惟人臣之分、無所逃于天地則有難而不赴有知而不言、必異域之人可矣、

傾心吐胆之言

廣寧言棄八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揭、又二日而出并防關口之揭、斯時有一念及身名者、

皇上殛之、且亦謂關口之失、危及都城、都城之危、更及天下、無論富貴卿相、即貧賤士民、安所保其妻子、而共享疇昔榮肥哉、故爲京邊、即所以爲鄉井、古人所謂以保富貴之心奉　君、願與同朝共勉者也臣下第之後、臣宜去矣、而科臣侯震暘疏薦、部臣沈棨書留、繼之以太常寺少卿董應擧、禮部司務楊世賞、先後列名上聞　天聽、臣非不知相度時勢、揣量人情、忌功者多。任事者少。必不容青衿之子。得効涓涘顧臣生平力學。尤可待時而疲羸之士卒。

單薄之邊墻危、如累卵不能待也。今蒙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且覆載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
周旋櫜鞬、斯誠曠古之希迹、總亦當世之拓招也、第臣學
有淵源、行無虛飾、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
業、雖一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銃
臺、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
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賤臣之言而後責臣
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法之病、是傷人改方而罪臣、操
刀受傷而誅匠也。非臣所敢承。臣今既奮 簡命、本緣素

不刻之論

足爲朝右任事諸人吐氣

心豈敢復憚勞憚險惟是既不受官、又無專勅、不過爲謀畫相度之人。某路某口。宜築幾臺。某口某臺。宜作何形。或銅或鉄。或大或小。宜用何銃。兵數某多某少。粮數某多某少。宜作何區處。臣言之而當于用。則臣留。若言之而不當于用。則臣去。亦不敢逡巡苟且糜俸冐差以干悞
國之爵也草野賤臣先布朴愚。伏惟
聖明裁鑒責成。

愛才惜才之意與千古相爲照耀

都御史鄒元標疏曰。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顧

後者 恤録矣、然恤而大半未恤者、臣拳拳言之、以各省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來、空囊而歸、心切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埃、幽魂精魄、肅肅風霜之氣、尚在今日、卓犖之用、亦曰瑚璉一往不返、 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豈後臣也、即贈已爲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髮蕭蕭、以資多出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沉滯尤然、三十年前得之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靦顏踞其上、眞堪愧死、愛才憐才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

限、南、北、三、品、似可添註、亦體遺佚之一道也今乃以其老
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設宴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
人不然。且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月者。不知幾春秋矣顧
當事深維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也、邇年京
察、滿　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别
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以臣所聞如胡桂芳
金士衡章家禎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嗣吳良甫吳
爾成賀烺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
湊一榛麻僖王時熙陳一元荊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
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人有得

過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不怨之過也、或者捜諸臣之隱以明己之是、不知人品瑕瑜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例一開、壞國令甲、不知在人眞贋公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糾時亮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者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眞是眞非、直道而行至不能保無一時淆訛之　國是者、必有萬古不泯之眞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況其生乎、恤録死者、所以勵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總爲

應判中有此兩人便不減退之之色

皇上没者恤錄存者召用之旨、臣不過推而引之耳。鹿性善走、伎伎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如哉、臣衰晩愚陋、忝司風紀、夢昧思歸、不敢起口、無能爲陛下振久弛之頹綱、藉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心世道不盡澌滅、是臣所以報陛下萬分之一也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曰、臣惟天生人才、僅足以供一代之用、豈宜沉淪棄置、伏覩皇上自登寶位以來、網羅賢俊、凡昔被譴諸臣、皆已錄用、山川流落者、瞻天日而會風雲、蓋已野無遺賢矣、惟是嶺

海尚有二臣、所宜　賜環、臣巡邊事竣、例應薦舉、查得海陽縣典史楊文煥、識朗寒星。丹誠貫日。當年白簡。尤存大史之編。此日青山。頻返還轅之駕、香山典史曾六德、蒿目憂時。披鱗論事。言無忌諱。身反復于雷霆。計有補裨。位當遠乎鴛鷺。此二臣者皆　國家之楨幹、而宜急爲徵用者也

經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會審得當奴酋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

可謂非常之　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爲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鬧一場。挈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喪敗。望風先遁。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眼覷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瀋。爭長兢短。强生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撑持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

卷二十三　二

亦是公論不然無以服化貞之心

是是

公論

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佞佛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鼙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竄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

尸當持此
不戰如何
後又督戰

日、兒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斛賜蟒玉、侑以金帛、錢以九卿、殊　寵異數、近世
未有、廷謝何以仰答眷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
初出春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海之　旨、識者已知其無意
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
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
持左劵、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
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千
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

悉等閑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
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
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爲
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説以
求末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　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
或卷甲疾趨廣寧。提一旅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
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
既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
舉動。豈不負　國恩。而遺咲於天下乎。即有蓋世之氣料
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旨昭然、卽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讀蘇軾刑賞論云、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開一綫之路

於執之一義、若不測之特、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弃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
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即殊。法
難懸異。會同覆審既明。俱依擬

留此等淸議于人間如懸坐律令使人不敢輕犯

禮部尚書孫愼行、奏爲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掩、欲
禦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嚚、須除大憝、懇乞　明速正典
刑、以圖　社稷、疏曰、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
聞朝事、值
皇祖考相繼賓天、免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綸語

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 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簡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併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劍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閣門席藁、以待司寇議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含吾支辭、至滿朝攻可灼、僅票田藉調理、豈以巴實、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上反可恐乎、又豈以巴實爲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爲　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史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于此也、先是則有傳　皇貴妃欲立　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
帝崩立后者、　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絶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之態、即日彌留之
際、尚不能因緣繳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
内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
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　皇后、貽禍
宗廟　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
一不可行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已
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

卷十三　二四

也、先是又有議加上尊謚、稱恭、
皇帝事謚議　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臣部不能主也、
大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職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
謚爲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宋
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寧夏、平播、功烈無前、豈
無他美懿可稱、而比降王連裔、若非言官預料便應如議
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眞不學無術、至此謬
盭、實乃呪咀　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
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麽小竪、何遂
膽大揚言、言者以爲遜忠、隔晩業偸珠寶藏之從哲、此事
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慨慷
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以
皇考　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
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
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
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甚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

忍　冲主之揑扼、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愼重之事、無勇猛嘗試、夫進藥尤可爲忠愛、而三事尚可爲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爲解者也。職在禮言禮、每票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妄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責　國、在刑言刑、縱情殘法、其敢于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　社稷之大禍患者、章滿不啻公車、職不能意數也、即禮言禮、亦就県華間一時事、若其他罪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職亦不敢深

數也、大都從哲扶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
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志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禍
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
急攻亮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職知
皇上英明洞然、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
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暗藏多機、傾赫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
借劍牽裾之義、不克憑城憑社之虞、今諒陰將終大禮畢
就

皇上急討國賊、職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昔唐相李林甫、破壞邊事、窮凶極惡、然身不能禍、而至斲棺鞭尸、楊國忠、阿附權臣、窮凶極惡、然　朝廷不能討、而至斷頭註槊、千古人心、尤有遺恨、今

聖明握鑑燭邪、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弑逆顯形、又林甫輩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爲一討、而徒使人心忿恨、如蓄燃薪、如壅大川、夫奴酋薦食、直迫郊關、土賊跳梁、禍延兩省、勢岌岌、最可憂者也、而職以爲是四肢之病、非腹心之病、是醫藥可攘却之病、非膏肓不鍼砭之病、若從哲之弑逆哉

一月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淆訛、我
皇上即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羣臣即欲九死殉國、而坐受挫敗、絲棼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肓不可鍼砭之病、　國家之大可憂者也、職爲是抱恨已久、夙夜不寧、一承　恩召、便欲叩吁　帝閽、發抒積誠、秖緣兩足瘃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職覩
皇上大孝宏仁、追踪堯舜、責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置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
皇祖　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于異

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攀
也、毋怕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
道從公詳議、如職言有當、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
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考問、寘之極刑、如職一言無當、
即重治其心焉、職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然職之身、孤
雛腐鼠之身也、其于　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
長蛇之身也、其于　國有丘山之害、職故不惜其身以殉、
國脉嘗安、所以仰報恩遇、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于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不然、職何苦以后輩不善事先輩、以部
臣不善事閣臣、而為此急切之言、生吸吸之口耶、職誠不
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
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既而從哲連章申辯、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

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太常寺卿陳于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昶、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劉芳、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皋、馬鳴世、吳甡、喻思恂、樊尚燝、陸獻明、鄒復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共

立意雖有重輕、則皆執法駁正之論也。

議撫西虜。

行邊尚書張鶴鳴　報云、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烟斷絶、督臣王象乾　差通使佗各口外、跟同夷使東至虜穿、沿路探聽消息、據夷通使報奴賊情形、報西虜情形、多恐其不的、一桑不敢入報、據朶顏三衛三十六家頭目、猛酋大董忽力、憫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恰那彥不剌虎台吉、合那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即素又罕索羅世等前後報稟、大都爲遼左全失、恐領賞無處出辦、要挾講折、其欲無厭、其奪然而欲與奴賊戰、則我難憑、但得其帖然不來作歹、不與奴合、則我之大利、何也、遼左全没、藩籬盡撤、器甲車銃、盡委而資奴關上雖兵馬稍集、然散亂無統、叢聚未練、一墻之外、便爲虜騎冲突之地、沿邊千里、無處非虜穴、無論奴酋、即西虜一動、口隘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暇、不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惟撫賞西虜爲第一緊要着數、不待智者而知也、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畏糧住帳口外、名爲拒奴、而實爲挾賞、督臣同職委代管山石道監軍參議

邪慎言、總管廣寧寧前虜賞、錢糧委寧前道副使張應
吾尋管、廣寧寧前虜賞貨物委同知華崇管、寧前撫賞
委副將王牧民、游吉張定、都司關中信、名色守備襲、東
正名色千總郝興宗、黃應節、通官王朝宗、王攜、胡尹來
春季貴權賽出入虜營往來傳宣、皆得諸夷情、遲曉夷
語剛柔輕重、講折今宜委番僧王喇嘛并伊徒弟副喇
嘛楊喇嘛、精通經典、熟練虜情、諸虜酋督嚝拜頁禮于
中、諭以禍種、曉以紀綱、虜人信服、往返講折、經咯尚書
王在晉到任後、督臣同職詳述撫夷情節、經臣曰、西虜
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但虜人大羊、其欲無厭
當此新衰拋之後、萬無拒絕之理、其勢必出于撫、蓋萬
不得已之勢也、照得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
原顧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不狀、然
祖宗規模、設立原善、彼利歲賞、終就龍索、自寧遠以東
至廣寧、皆虎墩兎憨、妙花、宰賽等虜元之忿也、部落雖
多、其勢不聯、赤利我撫賞、屬我羈縈、然其心皆不可測
寅遠前所、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糧、無人敢取、此皆以拋
齊之物也、督臣與職議、不如賞虜、連甘各虜運糧至關
與百姓羅責換布、闌上根貴、虜利其布、百姓利其賤、珠
爲兩便、各堡尚有遺銃、令人運取、各需獲送、載同大砲

九十二位寧遠去覺華島陸路二十里衆虜擡砲直送
至海邊船上一時劫順若可訓養而夷性無嘗難保無
虞臣雖曾在臨輩道防松山賀蘭西海之虜役處原主
戰末經撫夷不知其情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
虜祖宗俱嘗撫賞督臣發宣諭帖子數十道虜皆加領
叩拜痛哭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淪肌決隨之衆撫之
亦似可籠絡經臣初受事虜情輕集撫賞厚薄明非指
掌諸虜相傳胥爲傾服職不遏從芻唯諸受成而已然
無夷之中有大難下手處大難結局處有邊臣所不敢
言廷臣所不能知樞臣視之爲不武計臣視之爲浪費
言臣視之爲罪府者臣敢一一剖析明白陳之除領賞
有定數不開外虜將到邊口存牛羊設布米麵果酒之
賞名日迎風至邊口往不賞亦如迎風名日週夜到齊
賞亦如迎風名日祭旗虜差數人或數十人或差一人
儘詰或報某事報某警頭緒正多皆賞米遞酒肉果品
名日實食以北各項賞更倍于領賞却原不在領辨
經賞之敦之内費唇丑舌那秉借兩窜粮明把百姓明
帮上隱恐而不敢發丁含怒而不敢言少有瑕纍一有
風聞朝議即以一切文法隨其後邊事之壞多由于此
莫非王事何獨邊臣受此艱苦也計其費即以全遼之

領餉、領賞、新餉之數計之、用之山海薊門、并用之撫夷
綽有餘擲也、而又不為節省空名、歲其加派、以貽害疆
事此一定之籌不必再計、又須督臣暫任山海月餘方
可定也、多邊既靜然後一意戰守蔪圖恢復如雖以旁
覲之意見、塹以一切之文法、則邊事
少不可嗬、而禍旦及于
宗社矣、

轂○
實和店稅○清查侍衛○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
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祈雨○

熱○審○

刑部尚書王紀劾罷贛司官徐大化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進

有本之學醇儒之言

聖學三札其疏曰臣聞爲人臣者懷堯舜之道以事其君

忠之大也是以孟軻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以爲必如是而後爲忠且敬云爾臣自壯歲從事堯舜孔

孟之學切願致忠之日久矣蒙

先帝起臣田間

皇上復寵以清卿美秩豈徒榮臣之遭遇乎以其有所陳

說上佐

聖明之萬一也臣聞

先帝以堯舜望　皇上以輔

皇上爲堯舜囑諸大臣誠見

皇上聰明仁孝。可以當此也。邇者伏覩
皇上法　祖纘親、勤學親政、信任大臣、禮貌耆碩、廣開言
路、軫恤民隱、盛德崇猷、果可以當此也、臣幸遭逢
聖主、不思勉圖報稱、寧不負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
謹以素所習聞
先聖之訓、括其旨要、條爲　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
法堯舜之聖、在求堯舜之道、是以定　聖志先焉、夫堯舜
所以爲萬世法者、非以其生而神聖也、正以其學而成聖、
故足法也、三代之王、蓋有志堯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商

妙符類

湯周文王數聖人是也。故臣願

皇上定志爲之也。志惡乎定。志在初年。淳一未諸。耳目未惑。志氣清明。爲力最易。堯之爲君也十九齡而即帝位與

皇上同當是時天下非盡平也洪水艱食蠻夷滑夏其患非少於今也堯能咨嗟儆戒與其臣撥亂而興治其效至協和光被在位百有餘年榮華至今非　冲聖之定志明驗歟

皇上誠毅然志於堯舜俾精神收斂宮闈　宴閒之地常有以自保非堯非舜之事自不留於念慮　聖學從此始矣然法堯舜之聖又在見堯舜之心。是以一

卷卜三

三二

聖心要焉。夫謂堯舜之心者何也。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止耳、舜復權中之本於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聖人之心精、首揭之天下萬世者也、請得繹之、蓋所性之靈妙於生心而形質之欲亦爲心累是故心之乘乎動也動於所性之靈、其心道心也動於形質之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於所欲、則禍機兆矣、故曰危、人心旣危、則道心之存者無幾矣、故曰微、人心危則道心微、聖人所深戒也精以別夫人心、而一之於道心、所謂惟精惟一也、一則澄然無事、廓然大公、而天然自有之中出焉順而應之所謂執中也、

皇上誠欲見堯舜之心精請毋屑越于人心之際、惟是戒慎、恐懼、以溫養乎性體、則人心化、道心自一、隱微之間、渾然德性用事、而中由此出矣、乃法堯舜之聖。必在合堯舜之德。是以明聖德終焉。臣聞孟軻氏述古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子、皆曰聞而知之者、何也誠在大學之明明德矣、康誥言克明德、即孔子所聞於文王也、太甲言顧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聞於湯也、帝典言克明峻德即湯所聞於堯舜也、乃知明明德爲萬古一宗之學、聖王莫之能遺也、論明德直捷易簡之功、則顧、諟明命一語尤要、而明命果可見乎見之乃在心矣、以心見命。猶作二觀

即心是命無所不一非顧諟之力也敬畏之極也
皇上誠戒慎於所不睹此心凛上帝之降臨轉瞬皆天即
動目成嚴畏而帝則默順矣夫此帝則之順在知為致在
意為誠在心為正在身為脩而家國天下無不各臻於理
所謂明明德而平天下者也堯舜四千年聞知之統
皇上直續而承之盛德鴻號將與天地齊壽
皇上之法堯舜者此三言而已矣臣生平所學敬用為先
資之獻或謂今天下多事 聖主焦勞公卿百執相聚而
譚兵慮無佐國家之急今以講學為獻無乃迂而無當乎
臣謂不然書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所以制御夷狄

蓋由此已夫封疆多壘寔由臣子怠荒曠職積玩釀禍之所致臣所陳堯舜之道皆儆戒無虞之意夫惟天子勤思堯舜之兢業羣臣凜凜奉職豈憂夷虜哉此所謂折衝于樽俎制勝于廟堂又孰有急且切于此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契朕心知道了

壬辰大雨雹

時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大着屋瓦磧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眞異常災變下令

省脩

吏部題補沈自省武英殿中書

卷七 三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還與他謚、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等、查照近例給郵、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敘恤有差。

按振德蘇州人、幼即以名節自勵、長爲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義之事、迨其舉鄉貢、尤授徒糊口、撤廬數椽、風雨不蔽、既不謁選得縣令、遠走巴蜀、一家相隨、啖蔬茹菜、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署邑篆、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藍酋之變、其時振德甫出棘闈、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沒烈焰、其時童僕嚴英 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 張紀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嗟乎、死

生之際、豪傑所難、矧當郡邑奔竄之時、共作苟且逃生之計、而振德能挺然自異、矢志殉節、至于舉家投爐、如一轍、此眞疾風中之勁草、而末流中之砥柱也、

都御史鄭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遂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旣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

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卷十三

三十五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
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
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
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
詳盡、令其衎衎綠野、獵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從來
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不成、何所底止
上日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脩、豈容以意筆削
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

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
奏不勝驚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大學士沈㴶官勇出征疏畧曰、臣 數千里奬率忠勇、効力
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
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收管有人、部伍不
患無約束、派守有地、而出入不患無稽查、臣 一念朴忠、亦
稍有裨于封疆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
大學士沈㴶敬循職掌剖明心迹疏曰、臣 待罪政地、將及
一年、未有建明、而諸臣求多不已、大都起于職之多言也、

卷一 三　三十六、　天二 四月

職非好爲多言也、今請先言職掌、蓋看詳章奏、乃閣臣第一職掌也、當票擬時、職若心有不安喑而不言、無論非同寅協恭之義、而亦豈所以忠于陛下之職分乎、年來大事、無過防遼、當　廷遣經略時、職欣欣望其成功、及出而聽其議論、殊無着落、且視流而氣揚、似乎無意辦遼事者、至河西人心已去、一疏、職惡其解散軍心、又一疏有云慈父不能畜、嚴君不能御、臣惡其無人臣禮、皆明白向同官言之、亦知言之無益、而祗取怒、然此亦章奏之當看詳者、部院臺省旣莫敢言、亦當存職此一言使知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睥睨而跛扈也。蓋東西交訌，禍起于遼。遼之失着，全在多兵。兵多則頭緒多，糧餉多，監軍多，將領多，卒多，天下而路則力疲，不堪命，竭天下而供之，則財盡，不堪供。此民間所以困窮，而盜賊所以蜂起。方川禍始發，臣以爲憂甚于遼，而班行中多謂其過慮者。今竟何如，山東盜起，又甚于川禍，而任事者亦未有盪平之方畧。要十八萬，要三十萬，便是熊廷弼大錯處。而謀國者，飲其酖而不自知。

朝廷幅員雖廣，有幾處七百里，堪此付託非人，一朝淪棄耶。

治亂關頭明明揭出

五月己酉

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熯旱

草木爲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卽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

之前、先降氷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隨考天占、盛陽雨

氷、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者、陽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脅陽、臣迫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襄楷抗疏而諫、本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奴虜交訌、川黔告變之時、乃干盛憂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臣　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推測畧將　大臣、小臣、内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覩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即元氣俱為協應凶蠹一掃。則外憂漸見敉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即遭愚戇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以耽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全無。從思繾綣。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唯面自軌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

以詬辱之餘自甘頹秏。即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再談
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吁遷歲。領袖百僚之前。此、僉象之、在
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課之以
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甫投、譴
呵隨下、數日之內叠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參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
是

皇上之震疊爲左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蓋上之厭薄愈深。則下之猜度
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擧一動。盡可煬灶
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
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日内臣窺伺宜防。
祖宗朝、内臣于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正、玆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

卷之十三

三乙五月

著眼便決盡終身

奏外庭嘖嘖咸謂奥窔之中莫可測識論旨之下有物憑焉亟即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魏進忠者目覩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蹌其能迴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動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嚬笑之暇漸與相親

剌人隱曲郡禪不恨切心髓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 使眾匆之內原無成心。如近者衡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 必至久而後知。若更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蜀營讒搆之端生於長舌其為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俱被識破真識微見奏之旨

一日外臣附和宜化我

卷之十三

五月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祖之分既息、一綱之奔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僚既構此爲新題、宵人遂雜附以僭語、噴血之口任旁吐而不慘。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馬先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禍之敗。宋郊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十載而下復警心于樂羊之謗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代竹。鬼神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稽之天、而臣觀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皇上明示臣語、卽與剖判、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暧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卽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聖德感通、自當立爲旋轉、卽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以膚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由豐對李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固嘗勤惕自克待旦而
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即中爲憂
惕因圖政事當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遲明立見施行又嘗
得雷斧
命內官藏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儆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
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今臣于羣陰方盛。釁孽漸生之日。敢以
此進。惟
皇上默體

天意仰師
聖祖下採狂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朗誦一過便有快風破窓而入容直政以教忠議論絕確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情緣、灰糜于習套、營惑于奸詭、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賞不爲勸、罰不爲威矣、然而疆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爲

卷十三

四一二五月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脉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

大不平事

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

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

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

寵樹威張機設阱傾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

國業知其負釁而猶且于城倚之心膂寄之

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即有表忠邺死之

典亦視爲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撡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盈竭之候也。一

難言也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鬯有

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

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

而臣等耳目之司。充廷布列，猶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

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後有今此

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

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錄，若將買千

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户之芳蘭與錯違何

卷六十三　四三、五月

快絕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則處。而聞曹之考語則不處愛與憎。外何以持权衡乎。夫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為也。使諸臣果遵。

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
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
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
氣。横、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
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屻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
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
之丈夫。而闒通于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籍叢煬灶之奸。

而托之乎奉公潔己。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爲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爲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爲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怒。罰始足爲威。人人爲
公家用。而不爲私門用。人人爲邊疆謀。而不爲身家謀。于以轉離爲合。化弱爲强。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帶居民、義不臣賊、被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傷哉

魂怨氣亦有以干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九泉反爲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之楨。聞其果有勇略。憂時者急欲識其人。便當催取來京。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 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爲救時針砭。而尤望

卷十三

[illegible]五月

皇上優容直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隱忍求容。爲全軀保妻子者揭標準耳。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麾請卹之

恩例宜核

恩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恿。隨叩隨得。至以名器爲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

玩將宜治

賈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

兵餉宜急

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遁。無可躭延。而且公然閣

營軍宜練

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
如無設也。

許明急切即使賈長沙復生恐不能加一憂危之詞于其上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焰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
宗社。其疏曰。慨自逆奴猖獗。開瀋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
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爲肉爲血。而
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荆棘是慮。而
臣
言目
國勢。潰心時艱。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內戢寧
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眞可

卷之十三　四二、五月

爲痛哭者四。可爲流涕者三。關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死繼之可也乃持劍衣蟒者聞先聲而宵
遁若草木之盡甲兵秉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兔
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巳逃復用而桑榆暮收猶哆哆高談
者自比于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寧死軍中身親
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爲痛哭者一材官武騎
持節佩印執殳荷戈固用以戮力疆場斬將搴旗也乃紈
袴肉食者見虜股栗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
迎反向道以助逆又如邇者遵義把總插血締盟列營露

亦公然與督臣為難，而廣寧一二逃將，匿影埋形，莫踪緝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求其為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輔朱殷，不敢言病，食不下咽，醫指示信者，誰其人哉。可為痛哭者二。士卒披堅銳，列行伍，指揮唯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索安家，索行糧，何曾餘吞而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邇者登萊西丁，十百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白晝持梃，遂擁揚參將之門，夥屋探囊，莫敢誰何，

輦轂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俛首帖耳，異日安能令之

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軍無叛志。食槐葉藁。節士無二心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爲痛哭者三、頃閱經臣疏稱逃難人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鏑之叢體、芒刺之負背、乃處救焚極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選將、今趦趄于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今投石超距安在、終日議器械、今剸龍斷蛟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即奉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意以爲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即來乎、臣以爲正患在不即來也、語云、虺蛇終日不噬、則囓草木以肆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即來。正策萬全。圖大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固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及已也可爲痛哭者四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加派迫于追呼剜心醫眼嘆溫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嘆身家之俱困斯民歎軼蹙額無措怨讟之聲愁慘之狀不忍見聞唯幸目前有變不顧天下太平而嘵嘵黎庶咸讟然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爲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膜目語難或呼朋引類而橫行閭閻或潛往潛來而廣結死友或揑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爲時平救寧則劫盜奸淫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爲固懷乘機伺隙之計爲斬木揭竿之圖黃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爲流涕者二其在守法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

一聞訛言。舉

國若驚。父謀之于子。兄告之于弟。咸思爲全軀遠害之計。欲垂橐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將捆載而行。將象齒因以自焚。索索矍矍。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即草澤間有掘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可爲流涕者三、將心縮朒矣、軍心驕悍矣、民心在在搖動矣。臣 故曰一無足恃也。倘天未厭亂。奴不悔禍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撻兵。鈍刃不可以截肉。債帥市兒。不可以禦强人悍馬。嗟嗟。此時豈臣子所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逆臣罪案已定者。可稽兩觀之誅戮。一以戒百。募卒鼓譟不法者。可緩市朝之肆乎。且下尺一之

詔。告布中外。明示加派。期雪

國恥。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

又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么麼小醜。其何能為。務各安室家。無動搖。其有妖言惑衆者。即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聾將士。以此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縮離析不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劾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畏奴酋哉。

皇上何嘗不爲此也。至當事諸臣亦應切同舟之誼。馳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狥情好。勿空言餙聽。勿目前塞責。惟是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期必淨掃奴氛而後已。近如四川巡按張論遣善飛石者徐成等二人入都。爲國血誠。備極苦心。業徼

旨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資斧不充。寄食於都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渡河笑曰。南朝可爲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宵旦經營。使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宣鬱導滯修廢舉墜集野謀

忠叢杜邪進永勞謨礙時之名疏也

而佐
廟算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卷十三

天一 五月

天地、爲之否塞、章奏、血脉也、血脉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爲
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
遏、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
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朕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謨、俱求言之爲兢兢、飭我
皇上御極以來、敷求用人、躬征起廢、無不廷請隨下、媲美
二祖、天下稱爲中興令主、乃始宋常不虛受、而今漸厭數

也有陰收陽弃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旨了、有明拒顯禁者矣、部院接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排誣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令中外以言爲戒、何也、豈止輦受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唐宗哉、亦建議票議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擬請、以聽宸斷之自裁、任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鑒之未及。今新咨諸臣、又濟濟盈

長七十三

五十一五月

廷矣感

恩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硎之亦易傷于峭勵而久鬱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畧其迹而鑒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爲逆耳之贊襄乎　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爲三說以預箴當事之臣共成納言之美可乎

一日立議忌于煩囂同立一朝共事一主如父子主僕之相聚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之如已言矣奚俟更端以煩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吾聽之如已行矣又奚事掇拾以塞責耶每見衲服持白簡者不背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開各爭鳴之喙㕭㕭然非樹己之援則拾人之唾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令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即如熊廷弼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師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猶然無已何耶頃獄案呈矣如山莫移似可無言乃臣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體其中微有軒輕藏有變局恐異日文封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破安用是多指之亂視耶

[illegible]十三　五[illegible]二三月

臣

以為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不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公非。爲舉

朝臣工可共知共議者。不妨會知連名六科合爲一疏十三道合爲一疏或科與道各爲一疏或科與道共爲一疏。既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竇。以開聚訟之門。倘

俞旨不得。仍以公本催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許有初鮮終。

皇上之擲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

公車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制。議論歸一

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空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

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日票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宰執所以平章軍國。豈其首鼠兩可。而奉

旨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

平時且不可為訓。況今何時也。羽檄交馳于東西。兵餉屢

催于中外。人心洶洶。

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于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

卷二十三

五三三 五月

乎。臣不暇悉數已往騎墻占風之私情。即如近日應決之奸宄。填滿獄中。無名之蟒玉。招搖關外。仗馬之斥。敢摘黃台之瓜。指鹿之奸。寳假憑城之焰。中旨屢出。非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鬱中外磨齒之公憤。此皆輔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復等字樣推去。不惟誤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弃矣。自今以往。予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爲担當。有必當奏議者。照常批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舉
朝共以爲可。而我以見其萬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一
筆批煞。卽宮府危疑之情。庸人駭爲不敢齒者。不難直報
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諛臣憚爲不敢返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
以時日。勤之以奏報。
朝廷不須兩可之詔。臣僚自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
足當百人之請。一
言之出。可垂百年之模。其于調元贊化之名義。殊無愧乎。
一曰覆議忌于恇怯。

卷十三

五十四　五月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自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參之以時事之機宜即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萬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
決也。一覆則百竇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為成
功
明旨便為令甲。當局之職業既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
國家得結不了之局。而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求牧求芻。
豈與人任。何年來大謬不然也。顧情恤面占風望氣習成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僅兩可以

塞責。若疏中之意義有岐。輒高束以莫聞。

皇上試觀御極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即嚴旨竊、責之章奏。有實實見之施行者。幾何。遠不暇論。如近來梁之垣三十萬之帑金、有無遭遇風濤、竟借海名、以掩貪。何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支割明白、敢不昇表而遂行、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着落也。非玩弛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公參之。勿惡人之代吾之釿而故爲齮齕。勿畏人之議吾之後。而故爲觀望。勿慮前官謂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願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需議者即議可。覆者即覆。大家放下冷面各衙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邸報條款兵政一疏。嘔盡心血。句句救時急着。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註銷參奏之法。已經

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

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

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

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與嘉隆初年之政。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湯鑊。孰敢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雹霾之戾氣。可駭可訝。近

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淫怒以逞。無亦目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囹圄肘腋之奸。連袵比肩。而不速除去。故爲是震赫之象。以示法乎。無亦目及我在廷諸臣推諉之甚。共視囹圄肘腋之奸。賄屬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爲是肅殺之象。以示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

卷十三

五十六 五月

尾而撩虱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丹陛卽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 臣微忠嚴勅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及怠緩而爲振
奮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衰可挽回而清
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煩多甚至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瑣
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
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勤功名於鐘鼎
皆以氣爲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

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聞虜儆、望風遠遁。此婦人而鬚眉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爲甚。詎可令胡雛見也。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旣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況兩人素以才名自負哉。何爲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逆臣得免釁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爲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靦顏仕遼、白骨再肉、報恩有日冀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祖既分於左右。謀更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算能固吾圉。不過預蓄一駿蹄以為生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儆惴焉急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節完。血化碧為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作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却也、以彼其材、甘作淫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暱友何薦可輩反稱之爲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即今開局修史、當爲五人同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耻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爲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爲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殺、監軍軍之司命

卷之十三

[illegible]五月

也一跡且戮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
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
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壯猷元老仗鉞臨戎猶懼非强胡
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而胸中全無甲
兵者也誰秉

此時當國者能無愧汗否

國成而畀以軍旅之重寄乎　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
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爲機穽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
變起倉卒屠城如削草營天方援虜未可與爭使維翰知
己知彼堅壁固圉猶不失爲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二三萬

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剸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一潰、勍城隳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即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慘于此矣、維翰藉口兵難遥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彼何人哉、壁軍寔而喪名城、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實貽之、維翰喪師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邊為金穴、倚著道為壟斷、且無論剝民剝軍、見金不見人、即攫取官帑一節、贓私狼藉、是胠篋探囊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強胡壓境、而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

天奪其鑒而速之殃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
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
乎、既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
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衆憤、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苦心籌畫　實心任事　真北門鎖鑰

經略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　閫應之道、以豫勝也
豫之道、以懼。勝也、臣　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
時且及而不可爲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
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熾、而又礫之以西虜也、來不來、。
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這省

權。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訌而又雜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依人之意。餓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艱乎。內外多疾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　恩則玩。樹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　疆土。在在顛危。馭桀抗之人情。時時防變。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

字字斷腸
言言下涕

俱已倒損。二六沙。赤地。闊河。無草色。之青。氈土。腥風。灌莽。滿骷髏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新寒。千間蒂舍、破壞棚塌、曾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亢百沸騰、而錢糧更加節省、關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避。關前多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强、餒氣猶難立振、剋以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 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 所居者一拗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墻、倚墻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流漭連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舟、掛席乘風、鳴槳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灘而岸、直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虜必不乘船、而今蒲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溫州、臣不效頤浩之愚、以海爲無足虞也、城地爲角山、山脈從居庸古北喜峰迤邐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朶顏諸夷部、關城枕之、繚垣于山、是爲邊墻、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關爲閣、刀扠喜嶺、蜿蜒綿邈、縈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下瞯、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砲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

卷下 三　　二二一五月

之便、十城無頓兵之助、不知战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屬逃戍之防、有兩河為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為衝邊絕塞者、豈真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為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捍蔽、但計費正鉅、而民人當用數百萬、夫國家為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金礦是數萬人夫、復召募于
畿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
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卽夕加工
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衆奔
蹌、有汗漫不及收之勢。況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飭、
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跛羊可越、尚
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墻畢竟當築不築
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
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懾、斬溫蒞以釁鼓、血郢支以染
鍔。決不以虜遺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攖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身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爲重臣　敢不控聞

宸聰爲先時內備之計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徒應數而不以實求則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成禍　京師有募兵之令而邊軍起携貳之心軍逃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士從之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　京師之安而

苦邊寨之危者乎。有不願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求增不得邊軍立潰。則　部下之召兵爲之嚆矢也。添一官添一官之費用。費在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蔽。一經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祇奔投驛馬。令旂令箭。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駕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兔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弊。而鑿潰離之轍。蚊聚烏合之兵。即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亦

奚以為。劉永之間、通津之地、阮氏叢膓、雲文枯骨、亟宜令彼處撫按、銷弭前患。

輦轂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計、廣行間諜、窺我虛實、人面獸心、妖言罔技、暗中結構、執楚兵之急走、致西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羣情惝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無膠柱之聲。詰奸之令當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救危邊之一線乎、

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充廷、百僚布置。我

皇上冲歲勵精、臨御不輟。於允發綸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此疏痛醒耳以針人心之積玩廟堂舉行邦容和後

提如轉圜似爲無不集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奈綱紀空懸章程不飭　綜綸之柄旁移次序之規漸替朝講祇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越俎而釁生紳弁原自分途以推多而附劉盡結言路之舌空灰任事之心内外大小之間相冐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指而議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之飾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拔置西臺感慨遭時安敢勦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費餉不爲不多征兵不爲不衆。經略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逆酋有役鬼驅神之術奴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奴所以犯

我者着着皆實我所以禦奴者着着皆虛也試觀奴之謀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爲奴效死力者乎而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鋭實實欲制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爲實而無乎虛名非不知上將貴謀而賤力而以謀爲借者藉口韜鈐妄談象緯皮相之輩駭爲孫吴復生隆中再出每見一疏而薦百十餘員茂夫因之而納賄深人假之以怙權窺利而進見敵而靡如是以爲將帥即如雨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者爲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過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畧之用。自握符者，咯言數多，召募
者務求足額，如何揀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冒
破難稽，買祥之兵，矯擅於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擄最酷，而
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
援，殊為二東隱憂。如是以為兵，即有如林之衆，何益也。技
藝以用之對壘者為寶，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
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為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
右，睛凝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樹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
華命中為奇。今教場之選練，演成局套，如某某者，始以一谷
刀走索之徒充選，聞有偷闖之調，遂挾衆嚻淩，甘心斥逐、

三二 三

三二 五月

前日鬬奇弄捷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利於施打者為實而無務淫巧。稽火器最便攻打者。無如鳥嘴佛郎百子等銃。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銃最為猛烈可用。而好奇者增飾為火鳶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類。非不炫燿睹聞。不知制愈巧用愈拙。反致悞事。彼身不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為售用之地。未見收尺寸之效也。營陣以禆於衝突者為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說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自握奇之秘不傳。而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迭股法。乃厭棄勿習。而竊裴緒李筌之偽演托於八翼六

花五行生剋之理識者辨其爲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家背嵬教以低頭砍殺卽兀朮鐵騎止令親兵督戰未聞有奇巧陣法炫人觀聽者也戰必實修戰之具無如河西之僞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飭兜且兵未見敵而先潰矣守必實葺守之備無如關門之徇言守一切城塹不設濠陷不挑兜且賊未泊城而先奔矣此因前事之膏肓爲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致焉七年之疾可瘳如復泄泄從事懸絲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具必得桂附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諱則逃何可一日無法 臣 愚以爲法行自遠不若行之近者之倍爲震也雷霆一擊而傳响者殊疾也法行自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爲悚也欵表一芟而望景者自端也今

輦轂之下拆廟拆屋之兇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飭各兵之在途在邊者不以鼓噪爲常事乎司寇之獄迯紳迯弁之逮罣罣是矣若不速爲斷决何以禁後來之若大若小者不以偷生爲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劑有輕重一味以平穩爲王道遇沉痼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术罔效亦猶是也 臣 以御罣虜諸寘並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故耳伏乞
皇上赫然震勵大奮乾剛
嚴勅大小當事諸臣變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課
實效一惟
國法爲凛凛寧直盡關爲守於以佽疆掃冗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
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爲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與總
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天一十二　　十二月十八　　三一三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榷關濫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災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掇拾煩瑣無補

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師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

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爲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刻有西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避禍制臺房公壯麗設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肘腋之隱忤奠大藩于盤石勘亂之略偉矣哉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宣達

皇言、其襄撻伐、以張聲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遼東經略王在晉揭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某揭、為運艘回津、順齎公移、據寬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毛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因虎難闘、飛鳥難依、臣部向議發閩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急、誠恃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即發、則請准上兵勒期渡海、竊為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怠、或以得志于奴、乃疏甫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運糧委官陳汝明備
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
朝鮮一彈丸之屬國耳四封之所至所出幾何而使之戰
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丐衣食于外國則臣又
不忍惟有急呼餉于計部而已臣前
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出當此軍興缺乏之臣
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灰
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淮兵見在登萊
堪以即發外今當天常屢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
部再發銀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

勅工部給以火藥火器鉛鐵皮革盔甲等物,隨船帶去,庶各兵衣食不乏,而器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
報
主,條議方略,尤徵壯猷,即授總兵職銜,
頒給
勅印旂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藩等,同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既經議呈前來,相
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登撫遵奉,上

允行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

巡撫趙奏報日本月十一日據兗西兵巡道閻調羹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會首楊子雨楊子雷見弟各倡異教暇射乎闘皆爲打傷令二犯就擒尚有餘黨未敬等倩十二日又據該道主曹州報稱白蓮教頭李太張世佩等聚衆千人左右大營札營本州并鉅野縣武軍鎗夫千餘人將營圍住李太等各持鎗刀拒捕即將李太并佛頭張世佩等五十六人當即捉獲身邊搜出紙人四千號稱門大金剛趙萊一包云鞋一雙到州其餘四散逃走十四日又據該道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教首徐鴻儒號數千人徑圍魏家庄又據鄆縣據稱白蓮教黨一千八百餘人前來本縣梁家樓圍却當令捕官督統馬快民壯稽拿勢甚究勇不敢向近距縣僱二十里急在燃眉等四又據曹州報稱探得白蓮教首徐鴻儒坐八人轎在下家屯殺一豬一羊以祭刀往梁山取齊同山西弟二頭自兄弟不知數目同行約至梁山守下婦人數口方言交戰緣山到職職聞報即委都司廖棟領鋒

營馬步兵二千名臨清署事都司彭修盟領兵一千德
州遊擊張楊領兵一千名刻期赴鄆城鉅野二處合力
勦捕但省城距野鄆城五百餘里臨德二州鉅野鄆城
七百餘里未能旦夕猝至又據兗西兗東濟寧東昌東
兗五逆統各道營兵并涉漸守備王文燁各州縣鄉兵
先就近防勦外職復思白漣教爲首逆黨有限鄉村愚
民悞被協從者實多師一與玉石俱焚恐于天地之和
臣差官持長柄白牌開示禍福曉諭二次又大發告示
曉諭二次止誅首惡以驅逆黨有出首解散者俱准免
罪不許官兵妄殺去後徐鴻儒于文發原係鄆城鉅野
之界首人因與棒擅會相構結黨先占梁家樓十三日
已時擒進鄆城縣裡知縣俞子翼逃到坟上典史俞公
子被書初賊到城下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街俱是
戴紅巾的殺人即時將南門關了不費一點氣力是實
職捐膺而長衛日有是哉遵廣之復轍也近因東氛未
埔人情洶洶民無固志臣已應及于此二月係奏城守
一款責有司保守城池嚴明賞罰申令不啻再三不意
該縣之弃城如逃屣也夫白蓮棒撻二敎處處有之而
曹濮爲甚脅者二敵爭勝聚衆擾攘有司不得不行緝
捕三州縣共擒百餘名遂成騎虎之勢始而圍庄院繼

而陷城池賊勢雖重我力非寡惟竭力拒守賊能捕趨
飛渡無奈俞子翼之不然也做報日閩不知隄備罪之
一也城夫廣占不令守埤罪之二也逆黨滿城不知覺
察罪之三也火起內外東手無措罪之四也弃城逃去
掉背不顧罪之五也總之律以失陷城池其何肆但本
官到任未及一月據報二子被殺未知虛實亦于罪難
姑貸具陷城之後劫獄搶庫殺掠人只侯查明續報外
惟失城已真事體重大致一日而小後哉該職會同總
理河道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陳奏伏乞
劝下兵部復議上請嚴加查勘施行逃走知縣前子輩
已經職等提問究報外所還員缺作速銓稱至白蓮敘
黨敢于倡亂也不因餞荒不爲催科祇緣久臺異謀遂
兩肆橫逆天滅理罪大惡極臣等督發三譽大兵並合
五道甲士分路並進齊心令力賊在城則坐困賊入山
則追勦釜底魚游何難卽滅不敢以賊貽
君父憂也若贓明不能以蠲遠智不足以防奸異敘猖
狂撫綏之義何在城池人自安攘之責奚辟時方討賊
恐涉規避少侯事平之且自効求罷統乞
聖明
垂察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奏曰逆賊樊龍盤據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倚父子虎視瀘汭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爲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始破二郎關賊膽已寒再克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之衆直逼城下環而攻之則釜底游魂繫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即移得勝之雄兵擊瀘汭之逆酋勢如發蒙振落不暮可知矣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今春水泛漲一望瀰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徑之要地惟石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逼遠門至二郎關連扎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爲謀處亦狡且秘矣我兵前此環江而守並一以力防下潰一以密圍攻賊意將出奇以取勝耳然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

使賊酋糧食之路斷絶。而應援之兵難來。必成擒矣。于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攻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幾人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參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石柱宣撫領兵秦明屛率部兵遠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下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深冓、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真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甚如斯日者也、二十五日部行督兵攻城、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判官陞河南新鄭知縣胡年表報甲職于二部辦分布河南北兩路溪士官兵連營巳巢、二十二日發部下衝鋒將士旅手領兵徑取佛圖關、二十三日督令宣撫司文將秦良玉領官秦明屛率各將官秦翼明誅良佐等併力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鼓奪關、賊兵大敗、追殺至城下、俘斬甚多、俟查明另報、一二日內即可擒斬逆賊、侯復諭城矣、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挺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
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
激發、乃平平點綴、捷入風癲、輕輕轉語、贅以黠猾、眼目蹈
然伏案頤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劉成卸身
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
癲之計破、
文華鞫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祭、或謫、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即此觀之、風癲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癲二字、爲保奸乎。抑爲發奸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癲二字、到底糊塗。持捉奸謀。一筆抹盡、即

卷十三

三日五月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寀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論方輔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催求止爲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簡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䧊不堪、朕晝
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
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　弗允、

此時會奏未上、克纘先有此揭

兵部尚書黃克纘議曰、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虛弱之症、曾
召閣部科道官入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
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
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與他進來、可灼
入、因診脈奏藥、卽傳取人乳藥臼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 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 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矣
早卽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著據實會奏以釋群疑者也禮
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
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
使可灼進藥卽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逃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 記九月
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搬移矣、因
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噦鸞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 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 二人、無他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論輔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月、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煽處傾城、
嘗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疢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
寶玉大貝賄嬖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矚目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關繫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爲臺省諸臣強
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相、爲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
委卸禮臣、固請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
禮臣受其禍。即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皆張差

卷十三　　二十二五月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庸而發之
左券矣。
浙江道吕彩遴
旨會議疏曰 臣 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册盍爲禮臣孫愼行
疏參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謚益
移宮三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什羣疑夫
神宗賓天鼎湖再泣 臣 在河東巡鹽未躬逢一切鼎革大
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豈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
進紅丸一事果係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自有耳目、即爲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既進、

九五龍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即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眞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聞其入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白窩中尋兒兒、琦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號、當神聖之嶽稱、直是不學無術、比之咀呪、未必從哲肓心受也、至于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闖宮之一擊、罪誠大逆、然當時處法、失合如此、何者、先帝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

妃廢親落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
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夫何士晋陸大
受等、直攻諱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折奸逆之萌而
寒賊臣之膽、以風癲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
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晋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折奸謀
之路、而継萬古綱常之人、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
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停

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謚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爲數年不了之局、或辟或遣、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腸、惟是卑卑庸懦、悠悠富貴、識旣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以遇事眼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啓我

皇上平滑之事、丁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肯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爲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

事姑待千秋史筆也、臣愚拙無私、虛衷無袒、直布其不敢
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
造青冊。。。
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侵冒奸弊百出、于定部科
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
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
覺察。而法外之奸杜矣。
星變。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
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論方并論
黄本兵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 臣 有疏遵
旨會奏辭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詞辯、以為無端被誣、
臣 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

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令之者

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

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恐謂隨藥隨崩、非藥之之故乎。

此時從、啓亟

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稟囘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貸如是。夫賞金

可諉曰

皇上、而稟囘籍調理亦可諉乎。既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

藥之罪。既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

弒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

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即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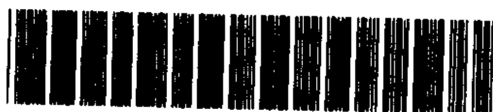
也、第云閣臣貪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樞

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譽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特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前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于
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壽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
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寀明且不
癲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深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存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洔
其短、嘵嘵於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 前星者爲亂賊乎



義憤

阿

卷十三

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乎。臺臣馮逢皐、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稱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庚戌

崇奬忠義正以勵人心之机括尤爲盛舉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疏曰。臣聞人臣事君以忘身忘家爲極致。國家勸臣。以褒忠褒義爲大典。故忠義之臣。即在勝國。首賜褒嘉。如唐之於堯君素。宋之於韓通。皆以其抗節不屈。事定之後。特詔顯揚。凡以忠義爲　國家。命脉。必命脉固。而後　國。祚。長。久　本朝有異常慘忠。累蒙　列聖軫念。而所司未能極力表揚。

皇上激勵節義之　朝奉行猶可緩乎則遜國之翰林院學士方孝孺是已。臣按孝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自幼誦法聖賢。步趨仁義。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　召見、稱云異人、留爲子孫光輔太平、及　建文時爲太常博士、

成祖靖難兵至、孝孺抗志不順、其身被戮、殃及十族、蓋古今人臣致身之慘未有如孝孺者及天下大定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我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書何以示勸至隆慶六年

神宗登極　詔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其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語是諸臣罪在不赦心實可原朕今御遵我

皇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　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邑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當時以禮致祭其坟墓苗裔存者厚加䘏錄欽此是景朝

列聖軫念忠義如此稠疊。而所司未見有奉行者。故人心未見激昂。秉彝未見奮發。以臨難苟免爲智。以舍生取義爲愚。臣目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見其人烟寥落。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裔。有方忠枝、方振節、方繼忠、方維節。四生來見。皆容貌朴魯。衣食不贍。不覺潸然出涕。夫以

太祖尊賢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此跡湯武。方孝孺之死節。同志夷齊。乾坤所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恃有此忠義一脈耳。今日必特

加褒贈。錄其子孫。廕以紓二百餘年鬱抑之氣。培千萬

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勑部亟為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胤盡戮存者未必親枝臣不謂然夫忠義之氣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彼捐軀致命之臣脰斷骨碎即崇褒顯於炎者何有要以國家自培忠義一脈則䘏錄諸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國勢在固人心欲固人心在奬忠義又當奬真忠義勿致濫請混淆臣在浙言浙得於見聞不敢不以入告伏乞勑下該部速為覆議施行臣曷勝悚息待命之至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祔葬原籍仍命

司月足 □录 卷一卜耳 二

議謚幷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曰、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甚猖獗、各處索餉　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勝愁悶、欲報可則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慨行。欲遽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遽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且稱病求去。欲遽行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征太急。必至生變。葢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眞無所出。矣。頃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可行、其實府州縣、庫藏、亦皆空竭、安有羸餘、布政司或有

綸閣苦心
此可見

言搜括不可行

言內庫司析

數萬、所恃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緩急。若皆括而空之。見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無益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額設、不可缺乏、然必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今地方多事、如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截用、每歲所入戶部之數、失其舊者多矣。何獨取盈于內庫哉。臣等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揆之氣數人心。恐又大亂一番。即白蓮教、布滿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未即撲滅、四方奸雄。必有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續曾移臣書、謂各處土司亦有聚衆數千、看川貴消息而動、若然、則奢酋不

收拾人心 處置兵食 以平禍亂

貴急餉帑

雲命

接濟海師 屯補遼民

而賞

前人 後人

減安酋不驅其禍豈獨在川貴已哉此非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切恐其靡爛決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經略王請修邊銀九十萬總督張 請留湖廣全省錢粮四川撫按 請餉六十萬貴州撫臣 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糧聽該部題覆外其餘皆係 請帑臣等未敢遽為擬 允示擬下部俟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萊之接濟毛文龍董應舉之屯田安插遼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若虎憨兔憨舉部索賞補罕諸夷欲合力誅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邊臣奏事再為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 帑金皆虛靡无益

大可恨事

校正謂

渙叔語

但據今日時勢。不得不爲此。又切窺
聖心爲疆事焦勞。而臣等豎儒。茫無一籌。可以仰贊。屢屢。
煩瀆。以發帑庫爲言。慚愧無地。要以天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
天子。如其大亂。則雖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其愚耳。
伏望
聖慈俯垂鑒採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
巡撫趙彥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縣事兗州府通判
鄭一杰報。聞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鳴鑼

三聲吶賊三聲用斧砍門城中內應通判挈印走出東
門又報稱十十日四更時有間香教內應外合群賊齊
入勝縣城內赦廣庫藏屠戮甚慘縣官姚文亂逃出見
今據城諸賊罪惡滔天神人共憤聞報之日即委郡司
楊圍棟河溝守備王文烽率兵馳赴征勦外查鋒營兵
不反三千業已盡癸而臨德二營亦癸強半白蓮在在
侶亂州縣在在請兵省城無兵可兵只以練訓鄉兵責
成有司而已臣干去歲會遇洄州添兵一萬二千名省
城添兵三千名已奉
欽依推補將官矣因登萊關闖三方並進計部之領餉
不足海上之移腹可虞臣不得已縣新兵一萬五千盡
赴奓萊民同舟共濟節不措費之朴忠也不費計部將
前撫臣題雀九千兵餉亦不雀留用捉衿露附無可奈
何今妖無矣癸不惟無兵而出征之兵亦無餉可給矣
若非遼事之失裂妖黨豈敢橫蹉又非遼餉之捜指東
省豈至空虛廣寧失後臣逆知草賊峰起係議留錢稂
一軟計部不背覆行危急至此欲臣不用新餉不可得
也臣前跡已先言之矣今妖賊俱在究屬而鄧勝二縣
丈南北孔道臣欲親省推問滅此而后朝食司道府縣
負粵白蓮邪教無一州縣無之觀望切癸處處見吉一

移鎮、人心動搖、恐煙塵四起、難于救拾、居中調度無不
可者、臣因之不便、輕動、非敢憚于行也、幸諸將奮勇、士
卒用命、都司廖棟一鼓而獲級一千三百有奇、燒殺無
算、少侯兵將會合、盡勦鄆城之賊、發各營兵、齊至卻勝
恢復城池、掃蕩妖氛、亦不難于底定矣、惟臣奉職無狀
禍亂突發、萬死、九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削臣職級、載罪討賊、候平之日、恭候斧鉞之
誅、臣僅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上陳
伏乞
敕下兵部覆議、上請嚴加查勘、失城通判鄭一杰、知縣
姚文胤、并行勘問、庶法紀昭而人心肅、地方事尚可爲
也。○○○○
魯王捐貲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
○○祭葬

閱此疏足知王公綜理愼密虜情邊計指掌刻看不勝乎此矣

經略王在晉欽戰疏曰、自正月後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屬斷音耗遂絶自虜設盟爲我向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回鄉人、祁天祿等言、奴于正月二十四日、進廣寧、二十六日、伊子即領賊抵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用紅毡包裹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爲不祥、而罷兵也、斯時也潰卒離根、人被馬倒、關門一湧、遐想不能禁也、萬一賊乘其後何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夷善于馬而馬蹶

忌、大流汗滿腹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實話

冲聖之仁明惟呵護于百年。乃奮怒于一旦。此無異奮博

浪之擊。立挫神魂殺胡岑之兆。旋催鬼錄我明萬世無疆之祚。即此已窺數之嘿定矣。嗣後聞賊在十三站等處殺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妻子、是以哨聚于林莽山谷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愛逃回、順帶錄州生員趙啓口詞、始知錄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彩、賊在東屯、大麥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滴水寺逃回等、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賊之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強、懼虜之衆招呼其部落也。

得情

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逃回、知奴住新城、李永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鮮、發兵一枝、守南

我二方布置彼三方

緊態我若着虛彼着着實言之可痛

即偵探一節彼能來我不能往的是何故

識破

衛防登萊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十六日聞有一湖廣人走回足跛落後爲株量大夷人所掠傳報李永芳向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遼人齎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若干今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非無意窺關者奴旣粮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款關受賞者爲哈喇慱大罕酋李羅賫伯彥黃台吉及朶顏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都暨三十六家各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職未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大濟蓋遼人藏米于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

民得不饑今干戈擾攘關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濟也虜人有答喇明暗毆兒計台吉有王焼弁部落不受賞答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矣王焼弁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摘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貪最横奴乃齎黄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駝以賭歹青必欲與之婚燬太之侄爲歹青之婚職令燬太間之未知得間否奴之賭虜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鬪財鬪力皆奴之不如貪虜爲其所賺或通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爲虎墩兔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于酒色

非財力與不如奴所用者皆我之膏血皆我之精銳更何言也

是故國家之財耗于浪費偃區力窮于讒忌論落平時恬忽一旦有急財又不湊手力不爲我用又奈何哉

無遠志、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購憨而購歹青、豈謂憨之不是與耶、抑憨先爲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憨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憨來、而據帳之廣、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歲賞甚繁、職喚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約銀十萬、今遣去秋之賞、而又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絶、弟虎憨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虞奴借憨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衛、不也、不得容其迫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

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窺覦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衆攻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救、虜來必大費、費無所出。即得廣寧人民已散。城守傾頹。亦難終守。且虎酋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競功、我未收鷸蚌之利、而奴且劫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未能自失者此也。今宜密探虎酋之情、而屬哈喇愼

之氣、如哈喇討賊之師果動、而虎懇衆索賞之使重來、職、在關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縱間倡言朝鮮已受奴封、梁監軍不許接見、又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為倖。敗則其常。不費朝廷之供億、不煩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　國威、即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悉成樂敗、創不必然之議論、隱然豪傑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伉、功罪見拓、毀瓦畫墁而妬良工之苦心、累足躡塗而憎

石言

騏驥之千里雖黃其口誰不其然釜鬵之形于今成矣奴之所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已治柵裝粮褁裳極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心則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錢粮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爲

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譽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用用兵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

巳未四月[illegible]奏

五月送吉录

三一三

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
不及耳。伏祈
聖明垂鑑、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
妖賊盤據巢穴、動以數萬、時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砲打死六七百人、又毁燒武安集賊巢、及近傍小寨、賊胆已寒、勢已窮急奔梁家樓去矣、
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覆恤錄差等疏曰、諸臣五嶽挺骨、三
朝廷隆興
當路盛心
諸君大節
已矣焉不朽
光誓心、少海之瀾可回、遑知滅項、前星之色既正、安問理
光、雖力抗虎冠、而身況圜土、血濺螭陛、而影　落長松、一
事攖鱗、各處之人併案、一官忤

旨、連株之坐無遺、方俟河淸、已集座隅之鵬、漫憂天墜、祗
從地下之龍、凡此黃髮登 朝、強半白楊、伏壠閏幽屢疏、
憑、夷頼、有老臣、殫任同心、幽冥其負良友。是用採疏奏于
撫按、表遺事于門下、參以公評。分爲先後。討受禍深淺。爲
圖報重輕。焉鬚鬣兩巖。藻思、忽施白骨。鳳毛塵黯。光華載映
靑箱。是用卷 一人之寵靈、賞亦繼
兩朝之志事也、除將采訪、未備、陳乞、尚稽者、容臣等陸續
酌題外、謹將原任湖廣僉事等官馮應京等分別等第、應
給 贈官、廕泉路九重。感白日之深照。
君恩、十世。結玄壤之長春。干以勸爲善而作顧、忠。所裨風，

敎非淺鮮矣。所有各官贈秩，既經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咨揭前來，又經奉有前項
詔旨，相應題請，但　特恩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擬。一等應該復職贈廕官九員

馮應京，南直人，任湖廣僉事，萬曆二十九年，肯爲礦稅被逮，拷問，極毒，爲民，擬太常少卿，吳寳秀，浙江人，任南康知府，萬厂二十七年，以礦稅被逮爲民，方被逮之日，其妻陳氏益于檻車之下，因憐死節，擬贈太僕少卿，李沂，湖廣人，任吏科，萬厂十六年，疏劾內監，亮黨受異常楚痛，爲民，責淪，棄以殁，擬光祿寺少卿，曹學程，廣西人，任廣東道，萬厂二十四年，疏爭　冊立大體，繼因力阻封倭，拷問　詔獄，遣戍終身，殁，擬太僕寺少卿，盧洪春，

應在二等

一子節官

浙江人任禮部主事萬厂十六年因論
周本痛貞吉楚一斥為民憂廢終身擬光祿寺少卿王
正志河南人任富平知縣萬厂二十八年因件論稅監
被逮榜問獄斃擬尚寶司少卿華玉南直人荊州府推
宫萬厂二十七年被殺監誣奏逮獄榜問極毒擬尚寶
司少卿王之翰山西人任東陽知縣萬厂二十九年力
沮殺監開礦被逮獄榜問身數擬尚寶司少卿吳應鴻
廣東人任本官府通判憂回萬厂三十年因本縣稅瑠
虐害良民唐州直抚以致杭監題叅被逮榜問禁斃獄
中。擬。尚。寶。司。少。卿。
二。等應復職贈官共六。十。六。員。

顧憲成南直人任稽勲司員外萬厂二十二年因救御
史高崧等降級畢職為民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祿寺
少卿惟未任擬太常寺卿張棟南直人任兵科萬厂二十
年因請預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卿李獻可福建
人任禮科萬厂二十年因言貢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光
祿寺卿孟化鯉河南人任文選司郎中萬厂二十一年
因推用為民張棟補兵科都給事中革職為民擬光祿寺
卿傳好禮非直人任太常寺少卿萬曆二十六年因言

一囚 月乏言東 卷卜日 一二

国光吏言級儒萬国少道標少湖言大寺府東萬假車
本、尉科預擬北厂本卿萬屢卿廣條常少推人曆官行
降少萬教光直二降葉厂推楊道陳寺卿官任十抽个
級卿厂大祿人、十級春、十不文萬、十少萬革文八稅金
局吳二典少任年、局加九下、煥厂事卿厂職還年、降
民之十革卿河因民南年、降浙十革范二局司因級、
擬臣年、職楊南論擬直因級江八職儁十民部建擬
太南因局其道　光人言擬人、年、局江一擬中、言太十
僕直言　民休萬国祿任老光任因民西年、太萬革常
少人、李擬山厂本少禮陸祿刑言擬人、因常厂職寺
卿任獻太東二革卿科銓少科屢光任請寺二局卿、
陳刑可常人十職錢萬臣卿萬疏祿湖　少十民駱
南科不少任年、局一厂不王厂不事廣冊卿年、擬于
象萬當卿工因民本、二應之二應少道立塗因光仁、
貴厂降部科、申擬南十起棟十留卿萬大本推祿陝
州二調弘萬教太直年、用北八申、何厂典江萬寺西十
人十革績厂李僕人因局直年、降選十革西国少人、
任年、職湖二獻少任言民人、因級北二職人、欽卿任
刑因局廣、十可卿福預擬任言擬直年、局任補王評
科預民人、年、等賈建教光江鄒光人、因民光建教事、
萬教擬任因降名道　祿西元祿任建擬祿寧山于

少任申邊民一太光屢少祿疏贈任三卿二臣茫曆
卿兵救擬山年僕祿推卿寺論光稽王王十華南十
馮科彭光西因寺寺鄒頗丞閣祿勲並如二職直二
生萬應祿人言少丞元文萬臣小司封聖年爲人年
虞厂參少任趙卿萬標選厂華卿員成江因民任因
四二華卿禮南千厂不南二職吳外命西言擬南言
川十職喬科星孔二用直十爲泓萬華人冊光京賣
人二爲亂萬京兼十降人一民濟厂職任立祿驗教
任年民江厂察南一級任年擬浙二譎刑講少封大
文因擬西二不直年擬南請光江十戍科讀卿司典
選言太人十公人因光京 祿人一擬萬諸張主華
司軍僕任九降任言祿戶冊少任年光厂典貞事職
郎政寺刑年級儀 少科立卿湖因祿二華觀萬爲
中考少科爲擬制冊卿萬華王廣抗寺十職南厂民
萬選卿萬三光司立朱厂職學道言少一爲直二擬
厂降吳厂禮祿郎論維二爲曾萬 卿年民人十光
二級大二稽寺中韓京十民廣厂国沈因擬任一祿
十擬梓十遲少萬臣江一擬東二本璟言太禮年少
一太南二被卿厂克西年太人十察南 常科因卿
年常直年論楊二軍人因僕任一降直冊寺萬論安
因寺人因極天十擬任言寺光年擬人立少厂輔希

兵科建中立驗論選臣相繼屛去華職烏民擬太常寺
少卿劉弘寶福建人任工科萬厂二十二年因言
祖陵水晃日深降級擬太常寺少卿陳加訓江西人任
南京史科萬厂四十四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
卿逮中立山東人任兵科萬厂三十二年因言廷臣相
繼屛去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張同德河南人任工科萬
厂二十三年論定國公徐文璧以代祭加衛太師華職
烏民擬光祿寺少卿時信行南直人任四川道萬厂二
十三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袁文徵北直人
任江西道萬厂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不當罪及臺
臣多宮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劉霍詹江西人任兵科萬
厂二十三年論單政考選內有少文炳以揖捕功自副
千戶授指揮同知降級擬光祿卿隨卿郭廷彥四川人任
戶科萬厂二十四年因申救耿隨龍葉華職烏民擬光
祿少卿馬慈綸廿直人任河南道萬厂二十四年因言
軍政考蔡不當夔反別科各道華職烏民擬光祿寺少
卿耿隨龍北直人任戶科萬厂二十四年因言單政考
察錄勾烏民擬光祿寺少卿宋壽山東人任隸巡按
萬厂三十五年論輔臣弁申救姜士昌降級擬光祿少
卿黎道炤江西人任禮科萬厂二十四年申救耿隨龍

桒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劉乎權廿直人任吏科萬
厂二十六年因
上怒吏科不糾擧吏部降級擬太常寺少卿林培廣東
人南京河南道萬厂二十四年因言時政可慶降級擬
光祿寺少卿戴士衛福建人任吏科萬厂二十六年田
建言革職萬戊擬光祿寺少卿錢養廉浙江人任驗封
司員外萬厂二十六年遵旨甄別司官　欽勾爲民擬
光祿寺少卿陳泰來浙江人任禮部員外萬厂二十一
年因論輔臣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劉道亨北直人任
吏科萬厂二十六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穆
深山東人稽勲司員外萬厂二十六年因吏部等倚門
覆疏遵　旨甄别司官　欽句爲民擬光祿寺少卿王
紹先陝西人任白部主事萬厂二十六年因內監論劾
本官勤措單粮椿問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寮時鎮陝西
人任職方司員外萬厂二十九年因遼東稅監高惟祭
總兵馬林復本猾萬將本官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
陳繼春江西人任刑科萬厂二十九年疏劾稅監降級
擬光祿寺少卿費必貝河南人任南京禮科萬厂二十
四年因申救耿隨龍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王十騏
南直人任稽勲司郎中萬厂三十年因言起用干五立

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少卿、萬國欽、江西人、任山西道萬厂十八年、為阻宗伯存問事、降州判、擬光祿寺少卿、劉文卿、江西人、任文選司員外、萬厂二十大年、為推陞遷謫官員、調南京、擬光祿寺少卿、彭應參、河南人、任浙江巡按、萬厂二十二年、因被祭酒范應期事、吳氏誣奏、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朱長春、浙江人、任刑部主事、萬厂二十四年、因言石星媚倭、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張納陛、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厂二十一年、同禮部員外陳太來、南直人、疏論輔臣、將本官一槩降級、擬光祿寺少卿、顧允成、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厂二十一年、同陳泰來、論輔臣、降級、擬尚寶司丞、諸壽賢、南直人、任禮部主事、萬厂三十年、論自憲臣海瑞、革去冠帶回籍、擬尚寶司丞、薛敷教、南直人、任助教、萬厂二十一年、論大臣降級、擬尚寶司丞、柴恪、湖廣人、任職方司主事、萬厂二十四年、因東封非策一疏被連降級、擬尚寶司丞、

命考選勿拘資格。即科貢亦一體與選。

禮科汪慶伯請責成大臣直述進藥情形以定罪案以信

天下萬世疏曰、臣伏見吏部尚書孫愼行、綱常大分宜明一疏爲
皇考賓天、李可灼進藥一節、引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請正舊輔臣方從哲弑逆之罪、奉
聖旨、卿言忠愛、然事係傳聞、幷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各攄胸臆、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
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天大小之獄。未有

衆証不到而可招詳評　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愼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衆証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非但從哲要領家族而已。

先帝果由可灼而賓天。可灼果由從哲而進藥。此其本末曲折。非親見莫能悉也。春秋弑君三十大、獨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討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紛紛。況以新案傳古人、果偪眞心服否、非親見莫能折也。猶末也、從哲爲許世子趙盾似矣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

之、當日比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并同其賞、若非愼行此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旣有愼行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人、射覆之口、以定此案、不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旨又謂何。猶未也、意見尚有異同、若親見之事無異同也。議論尚有彼此、若會奏親見之事無彼此也、尚書張問達、黃克纘、皆親見人也、又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亂賊之黨、如此大事、豈可善忘如師舟、模稜如　味道、竊謂爲大臣者、斷宜遵旨自行據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然臣所貴于親見者、以弑逆

二字耳、若合和御藥、大不敬之律、崔文昇李可灼明明無辭。不難議也。若從哲大事糊塗。無論依違于進封移宮議謚三事、即李可灼罰俸、票囲藉調、理、明以　君父爲戲、而庇罪人、不難議也。委柄私人、大張威福。催哉四路。斷送封疆。誰實遺禍。可冀全恩、不難議也。臣之所能議法者此也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享国不同。考終無異。弒逆之實。臣未敢定弒逆之名。臣何忍聞。往事不具論。即如科臣楊

識能扶微

漣抗言崔文昇以爲外廷流言進御不節、皆文昇藉口蓋其投藥之奸。愛君卓識。臣甚韙之。然則史筆之無曲亦、無

謗、思過半矣、臣之所能議史者此也臣能議者、據所聞以

備

皇上之採擇、臣不能議者。乞

敕四臣據所見以聽

皇上之處分。總之共成一個是而已。

川師克復。渝城

鄖陽巡撫楊述中揑報云、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盧參政、張副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領兵入城搜獲餘黨矣、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疏略曰、鄆滕之賊、多梁家樓數倍、而官兵反少、何日掃蕩、漕運咽喉、豈容爲賊所據、臣爲是憂心如焚、招兵無

餉、無米難炊、但得梁家樓之賊旦夕底定、以全力攻二縣、何難之有、然不敢以預期也、日與諸道博訪良策、惟有暫留秋班邊軍一年、免其赴邊、練其精壯者、隨營勦賊、更其老弱者、在省守城、庶幾隨取隨足、可省召募之費、有官有籍、又無脫伍之累、籍以興工、催取不啻再三、然以輕重緩急權之、山東之禍亂甚急、而薊門之修築、爲緩圖也、查秋邊在營二千九百六名、任營三千名、皆在靖南附近地方、職一面題知、一面挑選勦賊、即甘擅

詔之罪、不敢辭矣、原任摠兵楊肇基、一腔忠義、滿腹甲兵、素裕運籌決勝之才、紳有冲鋒被敵之勇、職雖咨請督兵、以未奉

明旨、難議約束兵將、相應弁題、責成者也、東省額兵僅有數千、而賊分三路、每路不啻數萬、安能分身變化、撤豆成兵乎、況各府州縣請兵之詳、分至沓來、職惟以訓練鄉兵、責之固守而已、僉議借兵于鄰省、協力掃逆、豈非良計、但職在力守封疆、義同休戚、非獎率諸官軍以東省之兵、是了東省之事、何敢乞靈于人、自甘推委之各也、初三日接邸報、見湖廣道吳之仁一本、爲妖賊糾眾稱亂等事、內稱留廣兵三千名、福兵三千名、鎮、宗、濟軍張湫、以防漕運、

節憂深慮遠、職深所敬服、本月父

摠河陳道亨揭，兼漕運漕儲甚急，妖賊蜂衆可虞等事，內稱調隣省漕運督運督臣，河南撫臣，各調發營兵赴齊，護衛新運，一節，壯猷偉略，職所感銘，復思鄆城之賊被圍不出，鄆滕之賊，屢經敗衂，截運之事，尚未可知，惟照河臣之議，調天津，或保定兵三千，由滕縣，入再調天津保定兵三千，由東昌，入，並本省之兵會同，一處兵多將勇，可以立刻掃蕩，又何運道之足慮也。

考選庶吉士三十六人，蔣德璟、鄭鄤、李明睿、倪元璐、楊玉珂、倪嘉善、黃道周、張士範、朱之俊、張四知、楊行恕、黃錦、齊心孝、劉必達、方逢年、陳盟、鄭之玄、王錫袞、許士柔、劉先春、李紹先、陳維新、文安之、陳其慶、王鐸、李若琳、孫之獬、陳寅、王鳴玉、梁元柱、謝德溥、杜三策、屈可伸、王啓元、

桂王選繼妃

詔給冊命冠服。
禁濫乞恩典。。。。
禮科彭汝楠以罪璫崔文昇呶口肆辨、再劾之。。。
上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熯等在前皆知、
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
罰俸三個月、
刑科沈惟炳謹申奏以釋群疑　奉
聖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該部
知道、

復。鄆。城。鉅。野。

得此疏快絕

工科方有度奏曰閣臣票擬所以宣

皇言即所以定　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繫焉。近

禮臣孫慎行參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

聖旨會奏諸臣或揭或疏凡滿公車指日該部具奏直道

在人公論在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者

欲付史館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

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

削實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也。今宣

先帝聖德、孝慈、中外所知、政惟中外所知、能宣可灼不進
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從哲不賞、奸乎。可灼不予告乎。宣宮闈
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政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　泰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　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數者盡屬烏有也。自皇
天語。藉藉人言。有目其見。有耳共聞。固史臣不能一毛抹
殺。君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職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其

一也、又職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至借証于輔臣、夫

皇考在日、得虛疾是矣、政惟是

皇考得虛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昇果應進

下藥、

皇考果應否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遽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奈何引輔臣之

親見以寬文昇之罪、職所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又其一

也、職聞

絲綸之地。爲政本以天下治亂之安危。胥權輿于此也。故

自古未有政本張而天下不安且治者。未有不張而不危
且亂者。從哲執政數年、祇是庸庸持祿、綱常大事。不肯主
持擔當。遂至今日ロ誅筆伐。自蹈污泥之中。不能自脫。今
日事理黑白雜揉、玄黃番覆、幾令綱常無所係屬。且相臣
不主持。誰爲主持。以重
皇言定。國是。相與扶持綱常于不墜乎。前日兩、番、票擬。
先後參差。觀聽之不一。何以心服中外垂信後來。職司封
駁不敢不忠告于
陛下、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上旨處分

移宮亦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纂察酌

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

疏略云、　知州翁登彥之保合州而兼復安岳也、眞安州知州楊汝昇之保。眞安而兼。復。桐梓也、銅梁知縣吳弘業之保。銅梁兼。復。大足也。南川知縣韓應龍之保。南川兼。復。綦江也。安岳知縣翟學程之避賊一月即。復。而兼。復。樂至也、化州知縣謝奇舉、遂寧知縣曹元龍、彭縣知縣冉岑、中江知縣鍾文焰之城守。無虞、而又多擒斬也、此九臣者、其胆略才諝皆有大過人者也、翁登彥職已疏題超。升。僉事矣、吳弘業、謝奇舉、翟學程、見今行取、職斷宜授以台省清。華、楊汝昇、韓應龍、仍應超陞。運同職衛、仍管本州縣事、曹元龍、冉岑、文焰、似應加。陞。府同職衛、仍各管本縣事、以竟厥施、以安百姓者也、乃若興文知縣張振德妻子同焚死也、長寧主簿徐大禮之一家内口服藥死也、南溪知縣王願甫之守。城禦寇、力不支死、灌縣知縣左重之督。兵。援省、與賊對陣、桐梓知縣洪維翰之破城弇。印。不。屈。　縣訓導趙豈之持刃。殺賊于西門之外、成都前衛指揮翟英之冲。者。賊鋒。于龍泉、驛

成都后衛指揮韓應泰之督。兵。援。省、對敵于草堂寺、建武指揮李世勳之一聞城陷、合宅自焚。小河所鎮撫郁聯若之與賊兵大戰于城西。茂州衛百戶張羽之領兵應援、至郫縣交陣。合州鄉官原任建昌府同知董盡倫之率眾殺賊、赴入諭城、忽被伏兵四起、暗刺而死者也。以上十二臣者、其正氣可以光日月、其孤忠可以泣鬼神。赴義若飴、臨難不避、雖古之烈丈夫、如睢陽張許輩曷加焉。其視近日抱頭鼠竄、聞風先逃者、豈不星淵矣哉。職切謂不分文武、無問崇卑、均宜照例卹贈錄廕、建祠以為人臣死事者之風勸。至于董盡倫、保護城池、厥功更大、則所以食報其子孫者、尤宜隆矣。

原任湖廣提學副使葛寅亮上鄉總憲書、

頃從邸報中、伏讀大疏、為薦舉先後被察諸臣、云皆門戶中入、原以門戶受錮、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側焉、此乃台臺振幽拔滯、矜恤人才、甚盛心也、即不肖如亮、亦蒙齒及、亟被以不虞之華袞、而叨冒躐涯矣、切惟台臺望傾朝野、一言之出、當世奉為楷模、而獨于門戶有名號、亮覺有惕。然不。安。于。心。者。蓋門戶之起、其初亦非有意、以

命名所
望書
厚矣

欞之也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磋而德望既彰聲價日
重于是有指龍門之登爲集菀之地者而出奴入主蹊
徑不免轉多門戶之外復有門戶今人莫可測識但見
攻擊通爲主盟盛衰互相倚伏其盛也虛附者得借之
以遂粘慕之私其衰也實修者且因之以被株連之累
其盛衰之迭變而與
国相廟也直至善類盡而
主勢孤而
団運備隨之以俱盡考之件事歷有明徵是門戶非爲
國家討其初心亦豈願至是哉台臺疏中云門戶者朋
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眞遍乎憂
國之言足爲千秋龜鑑者仰窺台吉殆欲拔門戶以
爲化所旺之地邑若備門戶之名不立而所旺愈以化
也無論門內門外循問實營職業者一體搜羅而門戶
二字直消歸烏有或庶幾三代之莫大道爲公之世乎
而非台臺其孰與主持之至于亮之不肖原未嘗知有
門戶生平止孤蹇自安郎交際竿牘多從謝絕自覺才
情局促御李無由而無能仰附于門戶者也前歲被祭
因衡交楚中不敢從糊名暗中模索以致得罪大僚郎
叙疏亦自有所投原非以門戶處亮亮祭止降叙去

歲又蒙台臺交薦、公論已明、所以不即赴補者、爲身病不能遠行、何敢過明起用、而更附門戶爲者。亮前被參至披跂教條、以好施爲好釋、及續擴入旗文二段須行亮怡然受之、而不一自明者、以所闕止一身之微也、今蒙者。至齒于諸賢、濫吸樊惜、而亮一見聳皇、不能不爲過計者。以所關倦團事之大也。區區微衷。正所謂嫠不恤其緯、而爲、宗團之憂。且于治臺劾萬代瞻仰之舉。而不爲一時感凝之私者。正仰體台臺之爲圖惜才。至以收門戶。者爲化門戶。而聊一推廣之也。亭久患怔忡、每一痛楚、五内若崩、至自什不一能起、倘得生全自當遵例赴部聽補、而恐無、痊可之日、即仰藉哉苦或爲破格明叙、諒病痼之聽、亦必不能匍匐就道矣、惟厥以朽木糞揩置之、而所咸于生成者自非淺解也亭蒙舉至再、病廢不能自攷、故以闢門囊攬之說進。是即仰答鳴慈于萬一者此矣伏惟秉察

欲全國體俾國法要之此疏疾即于情理之失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竊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辨說、此事干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辨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

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內不能盡者、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叅疏、及各衙門議單。叅之衆論。証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于　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升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　何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

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

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可。忍。言。在
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
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竟進之。
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
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
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
叅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太輕。
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

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日乞

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弁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

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爲法

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

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革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閹者猶

攔阻、臣等排　闥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謁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即頭衆、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目視、 遂擁護
我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 文華殿、先叩慰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三二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　選侍。內使輒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
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
之奏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
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
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

衣言表

两朝從信錄　卷一

希圖非望之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勅行該省撫安
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闖進大黃、京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
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愼重、文昇在左右
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
在可灼上矣、法應
勅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

除二惡。肅法紀而公憤洩。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

废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

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

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爲

國是爲　國祚計慮。敢不從公而從實哉。況　史館已開

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昭然日

星。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毋庸臣等贅言爲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日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藥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开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是時以次出疏、則有薛文周、張慎言、江日彩、安伸、溫皐謨、周希令、汪慶伯、方有度、傅櫆、徐景濂、沈應時、魏大中、沈惟炳、彭汝楠、韓爌

許與議、則有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尚書姚思
仁、侍郎丁懋遴、左副都馮從君、左僉都鍾羽正、通政使
白瑜、右通政林熙春、劉憲寵、參議馮時行、聶世潤、呂邦
耀、梅之煥、左通政何喬遠、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饒位
扶克儉、曹于汴、郭尚賓、吳應琦、王命璿、太常卿陳于廷、
少卿朱光祚、韓光祐、王紹徽、耿廷柏、鄭三俊、太僕卿蕭
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
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泉、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
少卿高攀龍、給事中趙時用、甄淑、薛文周、章允儒、陳熙
昌、周希令、周朝瑞、朱童蒙、李遇知、穎良佐、沈應時、朱大
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劉弘化、沈惟炳、薛大中、張鵬
雲、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兩寶、郭興治、御史王遠宜
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樊芳、朱泰禎、江月彩、倪應春
李時榮、陳保泰、陸獻明、張文熙、張汝懋、姚應嘉、施樑、溫
皐謨、禹鳴起、劉芳、鄒復宣、李月宣、吳之仁、穡琰、楊維垣
馬逢世、馬鳴世、侯恂、次猶龍、錢士貴、吳姓崇、思尚、樊尚
熠、蔣允儀、劉徽、李玄、王大年、周宗文、吳其貴、張應辰、府
尹沈光祚等、或專糾、或合論、文冗不能盡錄、聊述一二
于左、以
備考核

給事中沈應時奏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限差之
梃、其事甚顯。而以風癘二字結案。後有崔文昇之藥、其
情甚隱、而以薄罰示辜。至李可灼非御藥供事之人
也、胡爲乎有紅丸之進乎、竊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
漸、之藥物、豈可雜投。以
君父爲漫嘗。以 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
可灼罪不容火、夫復何辭、戎政尚書黃克纘會議一揭
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繼言閣臣未嘗使可灼進藥藥乃
可灼自進、其責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責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克纘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促之也、此實可灼死
案之一證也。克纘爲 顧命之臣、又司寇之長、設與輔
臣從哲討輕易進藥之罪、將崔文昇李可灼並寘之法、
安得四海臣民懷疑至今、乃當特不特、不實之法已也
么麼小吏徽同藉調理之 旨、又冒無功厚賞、人情鬱也
鬱不平、凡有忠厚之性者、無不容之髮豎、大抵是案也、
在李可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輔臣

當聽之公評。有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昭矣。
上曰、李可灼已有旨、會奏議罪、不必紛爭、
給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慎行痛
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鷲
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擬不中、而圖所
以中
先帝者百端、至藏、睽毒于女謁、侯元精耗損憊不可支、
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迄今未奏
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
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弑、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
賊、何以即名爲弑、以盾爲正柄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
然則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斯
也。何以迄今未奏也。甚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
可灼以忠愛、實可灼以罰倖、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
者、代爲委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
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微。所謂吟之
堯舜。且歲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
哲眞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謂惡
莫懵升意也。闡人慈寧非張差之意。固即周泰之意
也。投劑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
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令
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所恃。特從哲也。不必紅鉛之
進由從哲之意、而從哲已身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遡
之張差不明。鄭周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悉之三案。
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布李可灼次之。
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
權衡其問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給事中沈惟炳奏、大月二十八日抄到
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又抄到
聖諭還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宮春時來探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不知此兩

紀、之、臣、
議如山、

諭者眞耶、假耶、如以爲假、則克纘之言是也、如其眞、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媢臣所敢爲揑、克纘是何肝腸、
乃欲匿選侍之淩虐、
聖母之然警、是何膽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辭奪
君父之哀告、且是兩諭、皆爲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
斗先是請淸宮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
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
臣同宮楊漣前疏、蚤淸宮禁、後疏敬述移宮始末、中間
竭力將事、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追
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爲已功、而後乃
有居功之說、此胡爲者、漣而果居功也、何去圍之身、似
葉而罪之者必無已耶、以上俱奏略、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
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謨偉略、史不勝書、說者曰、一月
太平天子。
萬年有道聖人。此贊詞。亦實錄也。追想潛邸艱難光
景、談之令人歎歔泣下、追其末也、麗人之蠱惑、崔文昇
之烹劑、李可灼之紅丸、同一机軸、今之畫策者。即昔之

揭諸者也。舊輔方從哲、獨秉國成、慣結奧援、止知有
貴妃、不知有
君父、包藏禍心、其姦惡更在沈四明上矣。此禮臣孫慎
行所爲公正發憤、欲申大義以討賊也。其要緊全在李
可灼進紅丸一節。夫
先帝當鼎湖訪落之時、過哀過勞、已成虛損痼疾、誰令
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是時
先帝大漸、召大臣託孤託后事、一息僅屬、易簀在即、
此正盧扁望而却步之月也、金丹之餌何益、雖
先帝考終正寢、曉然明白、而可灼輕易進藥、令人不能
無遺恨矣。何物么麿、不知重討、而賞之罰之、尋以
溫旨遺去之、可謂國有刑章乎。繇前而觀、從哲過信
可灼有專進藥之罪、由後而觀、曲庇可灼、有不討奸之
罪、即喙長三尺、亦無以自解矣。有味乎左都御史鄒元
標、誰秉國成之言也、可謂千載鉄鉞矣。嗟嗟
國法國史、交相懲戒、禮臣憲臣、互爲發明、一則扶君
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臣忠
君愛國、防微杜漸之苦心、未可爲膚淺者道也。總之此
番公案。妄投大黄以損傷元氣者、崔文昇也、輕進燥藥
者、李可灼也、主使李可灼者、方從哲也、不逮可灼、無以

服天下、不逮刘昇、無以服可爲、不削奪從哲官階錄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怒、爲法受悪、百口何辭、爲國討罪。三尺不貸、是在皇上大奮乾斷、毅然必行耳。即今開局修史、將職等疏單、戈詹事公鼐、科臣惠世揚議、史二疏、一併宣付史館、以成光廟實錄。庶国法清議、大明于一世。姦臣邪黨遺臭于萬年。其有裨于綱常名教非淺鮮矣。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議、皇上登極、年已十大、與世宗入踐同歲。選侍乖戾、竟欲何爲、說者謂與封后總一機關、非臣等所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朝廷作何景象。從哲雖有二揭、一遷至二十日、一遷至初五日。豈總歸枯寂之想乎。繇今而觀、封已停、宮已移、徃事若可無論、然皆藉天地祖宗之靈、與禮部臺省之力。從哲以、顧命元臣。游移于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癡若黠、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于進藥一事。不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爲何如人也。侍郎張經世、陳邦瞻議、選侍之移宮、從哲雖以二揭

籍口。然味其語意。即從哲不能自辯。而欲人代為從哲辯不可得也。夫帝崩而立后。此自古未經見之事。豈特查例而後知其有無哉。從哲不于此時辭還內降。引義力爭。而汲汲傳奉下諸禮部。若禮部之奉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可挽矣。呂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乎。夫以封后必待禮官之迫而後止。以移宮必待言官之迫而後行。從哲各以一揭塞責。輔臣所居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自解也。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用生金、柯昶、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

聖體虛弱。豈宜投以泄瀉猛悍之劑。崔文昇初以泄藥進、李可灼繼以紅丸進。滔天之罪。即肆諸市朝。猶不足以謝

皇考在天之靈。洩幽明人鬼之憤也。身犯重譴。何為而賞以天府之金。藥醫儕流。何為而畀以回籍調理之旨。舊輔之心。毋亦寬可灼以為自寬之地耶。至若貴妃之后。事從古未聞有立后。天帝崩之後者。舊輔不能引誼力爭。顧含糊其詞曰。不知

有此例否至若移宮垂簾此乾坤何等事而優柔現望
不勇決剖陳利害及眾議逼迫而始以一蹴了事古大
臣有立談之項而莫
神器千太山之安者舊輔聞之當愧次矣若張差之橫
挺入　宮古今莫大之變風瀕二字終非信獄舊輔秉
國之成何不存一叚公案俾后之考信者得誅妄誰千
既次而稱信史于天下萬世也昔周公爲流言之故居
東二年舊輔身化不趨公論不咨豈僅僅流言之比更
當斥同原藉譏路退而不能遠之戒使得潛窺盤據爲
將來　宗在憂無竊期也
光祿寺少卿高舉龍議禮部尚書孫愼行論劾方從哲
一疏發舒數十年神人之憤防閑千萬世君臣之義其
功偉矣夫春秋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弒君
獄歸趙盾盾爲政也夫張差之梃美妹之獻大黃之漠
相迫而來同　禄豪也稍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相
國處之悟然若泰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悟然且力爲調
護力爲隱諱力爲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雨立相國
惟知辱賊而已寧知有　君乎諸人若無相國何所侍
而敢無天無地無人理之至此極也相國所以爲無君
所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臣以爲鄭戚與柞

國原是一人。文昇與可灼、原是一案。進封移宮之事。諸
臣當日所親見。相國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女、進
泄藥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何獨力爲掩護。曾
無一言。相國處分。自有公議。非臣敢言、鄭戚用藉、已奉
明旨、可遂弁髦乎。輕易進藥。可爲處分。自有明條。文昇
下藥。先干紅丸。可廢　國典乎
給事中劉弘化、議、
先帝升遐、環海慟、施仁之未久、
皇上踐祚、寰海慶、敬承之有　君、凡爲臣子、知慟知愛
而已、何忍議、惟是　宮闈素積羣疑當機最宜決斷而
舊輔方從哲處之、偏善依違、若深言就裏机闕殊爲可
駭、李可灼進藥、一事、終不能徵幸干
皇考、夫紅丸者、正隱僻奇輿、之藥、庶民有疾亦未敢嘗
試者也、何以聽其公然聚說。復公然謂進耶。總引進根
因、尚在諉卸、而同藉謂理之藥。出于何人之手。即遠不
見唐之柳泌輩、近不見王金等所坐法乎。舊輔干此惟
有束身席藁、屏跡市朝、以聽
皇上處分而已、其痛懲之則
皇上之孝也、其稍寬之、而
兩朝覃恩所進階敘廢、姑從　貶奪、則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使宵小之邪謀翻移宮之
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深恐更非舊輔之禍矣
給事中韓纘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與治議
先帝疾革之故中外一詞神人同憾孫慎行入
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粵自龍黎爝惑足智工姊思以貞屬毛離裏之親暗奸
大統肺腑綸鼎辛癸其若者也楨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福藩之國大本爰定而陰凝冰堅
謀乃益棘 慈慶之挺幾入五步之內反中發姦者以
孝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齦道路以目雖其間相劇相
乃厥變于端而癲張差者如出一口誰秉國成亂臣賊
子甚蹕矣
神祖登遐
先皇御極反側若愈不自安進文哀之睽進暴下之劃
追純火之鋌旣削且弱佹濡佹燔即金石籌體其能固
乎自非包藏禍心互爲表裏何以逆節之形者三首尾
其間乃竟熳視之而不一置討火株圍之獄歸罪干盾
亦惟以其不討賊也況從而爲之地乎鼎革之際復泄
泄乎后之封宮之遷而不以
君父宣意故辛癸故相厥罪惟均而三逆所憑抑又甚

焉。但罪在大臣。未可擅定。若鄭養性既奉
明旨、亟宜遠徙、崔文昇必立斧其首于藁街、李可灼當
比杖斃于柳泌、斯罪孽正。天討伸。
皇上斯以爲人子爲人臣數天爲人臣也。茲春秋之義
也。
給事中霍守典、議、日、封后也而浪傳。擬謚也而妄議。
移宮也而息緩。苟非包藏禍心。何其大事糊塗。若目別
無肺腸。豈盡不學無術。正與進藥之事。大抵一副心腸。
所當並觀而合議者也。
御史劉芳、議、李可灼試不對證之劑。僥不可知之福。法
應重辟、崔文昇方
先皇哀毀之際、萬幾方殷、攻瀉突加、此中不無機關、罪
在李可灼上。至若臣妾億兆、下陳豈患無人、豈容伐性
敢爲輕嘗、損
聖德而速
聖疾、盡與文昇張差總一線索。而狡謀尤爲叵測。流竄
何辭。舊輔身筦綸扉、肺腑鄭戚、寧負
先帝負
皇上、而不忍負鄭戚、坐視逆節之著。而無一引罪之誠
何辭以謝天下萬世耶。

御史倶恂議、
先帝嗣服未幾、頻嬰羸弱之證、紅丸一進、
鼎湖隨泣、鴻臚非診脈之宮、紅鉛非對病之劑、庸醫殺
人法當杖、輕易用藥嘗試
至尊、當坐何律、然則李可灼之罪、眞百ロ莫贖矣、然而
孰實主張之、非方從哲乎、身爲元輔、
君父生死、忍聽小人嘗試、甚至舉
朝攻發、而仍票回籍調理之
旨、明示優容、庇奸如此、欲無同罪得乎、論進封。則累
皇祖以亂命之失。是爲得罪
皇祖。論進藥。則陷
先帝以正終之恨。是爲得罪
先帝。論移宮。則貽
皇上以忝廉、之禍。是爲得罪
皇上。人臣有一于此。是以正不忍之誅矣。顧
廟堂之力持而速斷之也。
御史蔣允儀議、李可灼進藥、彼時王安舜特疏糾參、內
有諭爲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等語、已爲相國立一罪案矣、乃一一揭再
揭嘵嘵致辨、即據稱可灼見伊于內閣、自稱有紅鉛藥

可救危證、因令與衆共議、久之不決、而問安大內之時、先帝因問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遣中使趨召、夫可灼若無因緣、何敢呈身內閣、輔臣先令計議、先帝隨有詢問事、豈適逢机有專遂。此自辯乃自承矣。至貴妃請封、選侍移宮、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不待智者而後辨。閣臣但無二心。便有專力、若稍猶豫、即是逢迎矣。

御史劉徽、李玄、議、

先帝冷落青宮四十餘年、福藩母子、朝夕固寵、一時时報之妾、什而同黨從哲、日侍左右、豈無心知、乃聽鄭氏之進美女也、而不聞諫止、聽李可灼之進鉛丸也、而不聞考究、致先帝以女蠱之極、繼以毒餌、須臾不救、輔臣爲人主之家相、凡宮府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事、不得推于不及知、亦不得諉于不能爲。不根究張差之主使、是成嘉也、猶可以神宗之命藉口。至女謁之人、明投以伐性之斧。而曾不拓正。此何說乎。不速揭封后之非紀。是附陜也、猶可以光宗之旨爲詞。至昇、灼之藥。立促皇考之賓天。而反行賞賚。又何說乎。

大學士沈潅請告疏曰職之看詳章奏爲職掌也爲國家
封疆之事重也而諸臣卽以此欲逐職而後快職若不明
心迹而隱忍以去則是屈于威武而坐視
朝廷之紀綱壞于朋奸之手而國亦隨之若隱忍不去則
是眯罵餘人貪戀富貴舉平生硜硜之守而盡喪之進思
兩無所據職將何以措手足哉今蒙
陛下明示商議之爲正理且云何妨異同則職盡忠之本
心昭然揭于白日而諸臣影響卜度之疑情亦便可憮然
自喻職雖今日卽去而使古先哲王陳設置輔之後指與
祖宗多備閣員之制喪借一愚戇之臣以稍存于天下後

世、則職雖去亦榮此職之所以感深而泣下者也、然職寔有不可不去者五、職病宜去。負重効宜去。同居政地而心不諒于寀友宜去。身爲大臣不能調和百官宜去。事陛下堯舜之主而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去。臣去而區區不遑朝夕者、唯是外患未平人心未定、議論之水火、不獨小臣也大臣亦有之盡奴之患、如肩背之癰疽、一潰則禍中于腹心故所爲至危而至險者也。議者不知顧腹心之討而虛海內以事此一隅、徵兵徵餉、日搜索無已、一朝踉蹌。弃舉而委之於敵。川中之變、黔中繼之。滇中亦被其蹂躪。誰不繇此。而今又舉東省肘腋之間。運道咽喉之地、蠢

蠢瞋目逆。我顏行、海內幾何堪。此決裂哉。忠臣義士、夫誰不太息痛恨于此着、而尚欲堅護前非、不許有人徽言及此、天下事豈真一家私議耶、

文定立朝日淺、志業未竟、其歸也、則以熊王之事、劾兩致書勸其協和、其濟已而、而憤爭愈甚、從遼海起念、來亦無不致恨于經撫、而况敢本之地乎、直陳安危之介一疏言、皆足以悞遼棄遼、非護王而陳熊、可知、是非嘗久而自定、

至在閣議、以關遼宜有備禦、力主遣王象乾總督薊遼一時虜情勇變、賴以戢寧、稍紓

天子東顧憂、不可謂非其謀也、

七月辛亥

錄敘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護衛運道

時山東妖賊據夏鎮、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 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

川中逆酋投遞訴詞、多涉贊畫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 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訴詞未可輕
信、着暫回籍、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
了事、

維持言路是大宰第一德誼疏極委曲[illegible]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以光 聖治疏曰
今日我

國家當外氛內變、迭見層出、財賦甲兵、捉襟露肘、揆之邇來聞見、若岌岌乎病入膏肓、扁鵲望而却走之日、而臣等日夕綢繆、恃以無恐者、惟仰藉我

皇上之仁聖耳、自昔頌湯德者、惟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

皇上清心定志、本源已澄徹矣、揚武烈者曰、不泄邇、不忘遠、而

皇上几席萬里、呼吸已應通矣、勤政務學、親賢恤民、飭兵選將、令德美名、相望簡冊、而所最可欽者尤在優容言官、賜環降謫一事、夫言官之責最重、蓋爲

國家論可否、爭是非者也、然非好爲爭論也、而事有所關。
機有所觸。害有、所伏、勢有所成。不得不張膽明目。直陳底
蘊。盡此言以盡此心、僅止求稱職。乃其忠義所激。或憤、過
激。或觸忌諱。倘非諒其無他、原其本念、勘之于事前後而
容之宥之、鮮不以片言齟齬終身約結者、幸我
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收。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
賜寬恤、盡復班行、巽命甫申。歡聲雷動。及時甘澍。天若有
以應之。一時之和氣、而互相响答者。此臣等所以頌
皇上于湯武之上而相恃無恐者也。然自五臣而外、科道
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暘、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

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而
憂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
君則一意。爲
皇上一原百原。一錄盡錄。必有次第之詔以快聽聞。相戒
靜俟。在揚盛美。乃今逾日。尚未舉行。想萬幾叢煩。無暇省
視。而致美錦不完。臣等不能逃其罪也。迺見新咨諸臣。旋
考旋
命下。其科貢未收者。且諭破格錄用。大哉
王言曲成無外益見明聖之心巨細不遺共戴乾坤之量
而獨于遷謫朱欽相等。未蒙錄用。我

皇上愛惜人才之念必不其然尚有待于臣工之再陳乞
也。臣等仰奉　新諭故爲補牘。伏乞
皇上垂鑒臣言。恩普一視將被謫朱欽相等八員統
賜錄用。盡還原職庶施仁于切望之際。則
聖主之鼓舞既神。殫力于垂礡之後則諸臣之忠愛愈奮。
精白一心以翊　五位。兼集羣策以制四夷。
聖德丕揚。
皇靈益暢。內治外攘之績。端必由此矣。

眞理學與經濟巨儒名卿合而爲一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治之本疏、曰、臣觀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明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爲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令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于外則不明、復于身則明、着于欲則不明、循于理則明、動于氣則不明、安于止則明、荒于怠則不明、居于敬則明、驚于動則不明、主于靜則明、其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

恭悟絶人

陛下臨朝、百官肅肅于下、

陛下肅肅于上、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

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于廷、
陛下肅肅于位、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爲明也、何者、朝叅之頃
陛下之心無不明　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
心思中不着一事、豈非心爲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于
身也、循乎理也、安于正也、居于敬也、主于靜也、是所謂不
放于外、不着于欲、不動于氣、不荒于怠、不驚于動也。故曰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此知吾心之明、本末如是、不爲
造作也、然後
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即天也、吾心之有主即上帝也、故曰

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即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必然後宮之中得肆、雖欲不凜然保之、不可得矣。至于深宮之中、得肆之地、凜然保之而後爲明明之德。夫然後

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于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昔

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者。未有不爲賢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道。如大學

一書、既講于經筵、入于

聖慮、臣以爲即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于天下、裕如矣。推

而廣之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而廣之
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于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
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尚書克纘論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寬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無功人臣避居功並居罪
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一惑其

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大孝大節。皆可反累爲白。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熹歎曰使後世見無禮于君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夫。吟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于至微。貽禍于無窮者。皆若可數、在

陛下多講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不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居

輦轂下耶。臣蒙

陛下擢干廢棄、玷于朝班八閱月矣、見

陛下眞有爲堯舜之資天下眞可被爲唐爲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舉。然舉而措之在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舵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始得弘濟于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四十年。體驗于身心。考究于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日而溫以獻 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 聖明少垂察焉。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請事體、不遵明旨、又來瀆奏、其選侍觸犯聖母朕豈不報、但看皇考優待今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罰俸一年、

擇二十四日卯時冊。封范氏為慧妃、　命駙馬侯拱宸持。節。大學士葉向高捧冊。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聖旨、毛文龍因努侈、養真侈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監軍、議

害毛文龍拏到劉一燝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
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燝等身邊奸
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
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狥私賣法、
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
聖旨、拏到奸細劉一燝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疆
土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又借升官爲名、顯是推
故違慢支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爲民、其餘各

官姑且不究、還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

天啓元年六月內題請、擬于八月、初四舉行、已因皇考在殯、郊祀尚未祗承、更于來歲擇吉幸學、至是禮部復奏請、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窮邊水災甚憐

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爲災、遼人墊苦、臺城各處傾塌、關係緊要、

着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糧、嚴飭將吏于分轄

處所應修造的、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爲賑助、以救残生、昭朝廷軫恤至意、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董應舉亟行招集、經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作何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

鄖陽巡撫楊述中上言驚聞異揭、奉

聖旨、劉時俊、併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嚴審具奏、該部知道、

關要言
車將領
片言居要
巳

御史帥衆奏曰、臣於前月蒙
恩調外、彼巳　陛辭回籍、行至雄縣地方、接臣堂官札付、
始知復蒙
聖恩賜環、唯時臣巳在途、白雲係念、恨不一依子舍、祇緣
聖恩深重、不得不趨回謝
恩、復任以來、惟兢兢恩過之不暇、又何敢爲陳瀆、第目擊
疆事如身處漱舟在在罅漏至二東之禍。猶肩背與腹心
交病、所關非小、臣安能默默、處此而不爲
皇上陳之、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者、幾無遺
策矣、第屈黃者當提其衡權救變者宜居其要乃今榆關

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脩之險楡關以外增城以爲蔽假欵以爲藩凡天險人險亦旣據此而不踈矣是守法之不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畨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

名言

謂以料戰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石一路無楡關之扼塞無西虜之掩襲㘅枚疾趨信宿而至此入犯之最便者也聞頃者增兵不過數千增將不過偏裨設奴分道內犯而宿重兵於此路萬一堵截不住爲所闌入彼且分兵一枝以綴永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山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蘆溝以西皆震動矣所謂一路瑕處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可

啄啅哨信噬挫其大舉之狂鋒奴若趨鬭并可爲鬭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督撫諸臣議以山石二路付主將江應詔以馬世龍駐永平專管東協爲山海後勁誠得此意然使兵無固志有望風而潰耳與無險無衆同欲固其心尤在統以良將令其各有所恃蓋將賢自練習兵以有勇知方而不潰將賢自法嚴兵以必死而不潰將賢自多謀兵以算無敗着而不潰將賢能燭奸兵以擣無伏隼而不潰又以車爲衛運有足之城摧控弦之騎奴之長技弗敢格也兵又以有所憑而不潰兵心固民心亦因之而固并將兵者亦因之而愈固以此爲守而衆心成城矣以此

爲戰。而背城可借矣。不特此也夫可恃在我醜虜亦消其要挾之奸而欵之成也易可恃在我朝鮮亦絕其依違之念而毛文龍之孤寄也穩守關之策其直截湊手似無要於此者雖然去疾宜速。師克在和。霆擊之振。魑魅罔不潛蹤。同心之明。鬼神若爲避銳。苟利封疆即如虎之相爭勿討也臣願在事諸臣出此也苟知探驪即鱗甲之多寡勿問也。臣願在事諸將出此也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邊備而樞輔孫承宗又閱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略以紓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密將不厭多以不恃款之心用款以不忘戰之心議守以長城之才求將如杜應奎李懷

信等、俱宜罝之要害與江馬二帥、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骨則遼事尚可為也。遼患息、即奢安二酋、且聞風魄奪、又何難妖賊哉、此臣於羣策中、揭其最直截簡要、有裨於疆事者、為

皇上陳之、伏乞

聖明留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杜應魁見報新兵、著即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共圖料理、同守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輔臣秉宗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疏曰。臣病臥旬日、閣中事務、一切不聞、昨方具疏乞罷、東裝待　命、乃今早忽聞有旨、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爲民矣、紀與閣臣沈㴶相攻、談者亦以爲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佟卜年劉一燝之獄、而遽斥逐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大小臣工、孰不疑駭、夫一燝卜年之間、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大獄、必須詳審讞議。其情果與、則雖父子兄弟、不能相庇。如尚有可疑。亦宜虛心以求其當。三尺在傍天地神明在上誰得而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

讞獄成干。 宗。社。得。罪。干。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紀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君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 國家。而蒙戮辱。臣知其愚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懲年來之廢弛、每以嚴威果斷勸

皇上。臣時語同官。

主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必盡當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間。 嚴旨屢下。緹騎四出。又繼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彰矣。斷已行矣。然

而王紀之斥終非其罪即劉時俊之通衷亦竟以巡按官
之勸明為妥故臣雖當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
陳其愚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收回　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
問明前獄則大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為兩盡矣昔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
曰宥之三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將殺人什之堅執不聽此
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或主嚴而臣寬跡若不同而要之
皆斷于法微獨皋陶什之無心即堯與文帝亦無心也
萬世稱二臣帝堯文帝之仁不衰臣敢為

皇上誦焉。至于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臣聞自有蜀難、鄉官如董盡倫以討全城、張健金富廉李大儒等誓衆殺賊似不必盡奪其兵、楡關之監軍賛畫、但不可侵太將之權、若全無一兵管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敕書、兵部請之、臣等擬之、有無重贍、必須查明、應詔已擬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爲之後勁、而又調李懷信杜應魁諸鄉兵往彼、作何管轄、是皆該部與經督諸臣之所當詳計者、臣老悖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盡、決不敢黨獲狗私爲　　九廟神靈所殛、伏案口占、語無倫次、統望

聖明鑒其愚誠而裁察焉、臣疏已具、適聞同官亦有公揭列臣之名、似可無言、但彼此各盡其意、以俟
皇上裁擇、理亦無妨、故仍敢封進、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叛酋謀陷三韓、戕殺官民、喪失疆土、通國飲恨、遼廣陷沒、皆奸細所獻、今屢次拿獲真正奸細、通不上緊會問奏請正法、任其躭延、藉口爲辭、王紀全無急公、欺君誤國、遲慢支吾、本當依律重治、念係大臣、姑從輕處了、予奪出自朕裁、有何猜忌、卿等不必申請、已有
旨了、

之詞何詳以暇無系丈人之號

貴州巡撫王三善餉缺甚憂疏曰、臣初疏擬住沅州者、爲行師之道、莫先于足食。而黔省兵食。尤當先議、夫人而知黔之貧、而不知黔必仰于楚。第由黔征楚、遠者四五千里。近亦二三千里。往返必須二三月。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能必解役之疾趨。沅州者、黔楚之交。便于期會者也。爲餉計也。再疏擬住鎭遠者。臣住沅州月餘、一切分派糴買、差有次第、而所募楚兵必使入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待粮米運至鎭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路並進、一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無兵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

所以不敢者、自圍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孤注會城圍而尚有臣、臣舉事不當。而黔遂不可收拾矣。故臣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逗遛、非畏縮、原爲慎重、而不敢輕發以誤封疆、今聞會城之內。粮食已盡、力難復支、會城之外。文武將吏、一無可恃。臣若不進。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誰實用之。死于法。與死于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勢不可進而不容不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十八日即提兵赴援矣、各兵關支行粮悉于俸米、載道而來、臣視之、皆糙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畜亦不食、何况于人如此等米、即運至百萬、何益、嗟乎此楚有司之罪。

抑督餉官之罪。將責楚之有司、則遠不可問、將責督粮官、而黔官寥寥數員、無可代者、亦不過付之長太息而已。微臣此行、雖事處萬難、亦必出九死一生之策、不敢負皇上委任之意、第恐臣心無窮、臣力有限。既進而提兵復不能退而處餉伏乞

皇上將新簡貴州按臣董翌、特賜專勅提督湖廣、一切軍餉、在扎鎭遠。仍准其不必俟旨、以臣具疏之日為始、即便移文會事、其方面有司敢有仍前怠玩溺職者、不時糾參提問。則風紀張而羣吏肅。是不動聲色而灌輸于不涸之源矣。又新按臣雖將蒞任、舊

按臣史永安尚在圍中、新按臣已任監

軍、益其任黔久、熟諳夷情、身陷重圍、練習兵事、況剿虜之

災、與同仇之義、更倍恒情、此尤當賴其共濟者也、至于舊

撫臣李橒、前任御史劉述祖、題議留鎮偏沅、彼尤止蘭州

一酋之變、當此兩酋並起之秋、爲變更大、而所在土司、各

懷觀望、尤不可不先事設防、則此鎮萬萬當增、應否即留

任鎮沅、乞

勅下吏部覆議施行、

司禮傳出

節費

聖諭、諭内閣、即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金冊等件、錢

計功采料日無近說遏建昌以介滇蜀之勢洵爲偈

粮煩多、何應該部辦納、自奴酋發難以來、兼之滇黔蜀曾交變、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加派重征、民不聊生、況內外庫帑罄竭、軍典不貲、朕特命官干內庫查節脩造、至期應用、以稱朕節儉之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粮、務要各秉公心樽度、不得糜濫、仰體朕衷、特諭、

巡鹽御史傅宗龍奏曰、臣滇人也、冒險出滇、為鄉人乞旦夕之命、謹以臣鄉危迫之狀為

皇上陳之、方奢酋之發難也、臣鄉之文武大吏、投袂而起、縉紳庶士、聚族而謀、僉曰蜀與滇脣齒也、無蜀是無滇矣、不憚征繕以俟

朝命、既而曰蜀危矣　朝命遠、恐不即臨、褁糧而前、不遑
啓處、不謂　天禍滇國、又生黔禍、以分覆滇師、都司楊明
廷以三千人敗歿于畢節矣、參將尹啓易等、一鬨敗信、自
烏撒奔回、而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衞遂爲土婦設
科之黨李賢所破矣、都司李天常以四千人敗于疊水矣、
尹啓易又以三十人爲設科之數十人所敗、而交水及曲
靖城外之村屯、焚劫殆盡矣、武定尋甸嵩明之間、月尋干
戈、無一日不傳警報、逮援兵四集、而東川之賊乃始出巢、
幸也、天之不以滇予賊也、上官沙源、再戰再捷、而後賊首
殲、賊首殲、賊衆潰、滇之會城免爲成都之續也、嗟乎、滇人

之滇死者屢矣、被兵之處、不忍言矣、水旱連年、四金而易、米一石、行賈居送、祗爲盜資、避難流民、顛連載道、即受壓附郭者、倏移入野、倏移入城、憔悴飢疲、無復生理、每謂遠人巴人最苦、不幸滇人又身罹之、今東川業已遯歸、霑平已次第收復、天暑盛雨、寇必潛蹤、驚蒐似可粗定矣、然一賊未除、司帑告罄、兵以無餉而難聚、賊以無兵而復熾、九月十月之交、米已熟而未收、是資寇粮之日也、且按臣楊春茂行矣、撫臣沈儆炌行年七十、枯据愁苦、通身是病矣、司道各官、察處者、差行者、按踵而去、見在會城者僅林士標一人、迤西僅徐穆王之機二人、迤東僅閔傳一人、監軍

惟有責士華而憂讒畏譏、日求解任、亦不過掛空名而已
至于將官中、能勝討賊之任者、更無一人、撫臣即竭盡心
力。不敢告勞。而一心兩手。安能應日新無窮之機務耶。臣
等觀其癯貌。楚楚可憐。惟有相對太息而已。是將有城而
無兵、欲增兵而無餉。既無兵餉、又無將吏以調度之。
皇上誠一垂睿思。如此光景。滇南能不淪爲絶域乎。尚能
保一年無事乎。臣寛假省親、于去年十月抵里、方期叱馭
而前、所遭地方大亂、臣自分必死于賊、永無事
皇上之日矣。玆獲苟全性命、皆
皇上如天之庇也、臣懼與全滇億萬生靈、並膏原野、萬不

得已、循漢丞相諸葛亮征南之舊道、從鎮雄入雄安、從苴
郝渡金沙江而入會川、遂從建昌渡瀘入蜀、今已抵成都
矣、臣之勉為此行也、仰奉簡書、圖畢力于理鹽之役、臣之
志也、然冲炎犯瘴、割父母妻子之愛、而冒險出滇、為鄉人
乞旦夕之命于
皇上、尤臣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臣之所首懇于
皇上者乞　嚴勅新撫按、及新推司道諸臣、從建昌、刻期、
入境受事、蓋此時黔路已斷、粵西亦有一路可通、而夏秋
瘴癘為虐、或諸臣所不敢輕涉也、瀘江雖有瘴而不甚毒、
且臣可以來、而諸臣獨不能往乎、諸臣入而法令一新、益

賊亦當斂手。此救滇第一急着也。撫臣所題
請就近推升、及添設將領諸務、亦望
皇上勅下部院速見施行、早得一人入滇、即得一人之力
矣。其次則　請發帑金、
皇上于東西交訌、不惜傾儲以供軍費、薄海內外、無不謳
歌、即加派未停、不敢懷怨、夫滇亦一藩省也、顧不能當西
蜀之半乎。乞
皇上慨賜二十萬金、與蜀並運、責令蜀撫差官轉運入滇、
以爲滇兵續命之劑、仰見
皇上慈愛仁明、不忍一物失所。其不忍以二十萬金昌滇、

可知也。且臣之求原不侈也、其次則乞
嚴諭督臣張我續乘取重慶之聲勢、速勦奢賊、即乘勝以
勦東川若奢賊未即就擒、亦須分兵從鎮雄烏蒙先平東
川、爲臣鄉除腹心之疾、臣鄉原無一事、以救蜀而全省皆
擢。督臣能不念滇而早引手乎東川先平、次及霑倉滇兵
可與蜀會即百奢酋無能爲矣、其次則乞
皇上諭全蜀中撫按開通建昌臣鄉在天抄盡自玉笄一
畫、而滇不通于　上國矣、
太祖高皇帝混區宇、自黔取滇取蜀、今之東西二路是也
太祖遣將南征、亦有貴州原非上路之

論、以蜀中未下、故不得不先從黔入耳今黔省傳聞未破、則東路尚有可行之時、然不可以歲月計也、粵西又未闢闢、則舍建昌何適乎必建昌無便而後有入滇之仕紳必滇與蜀氣脈流通而後可合力以圖賊此理之一定不可易者。臣親履其地、求其利病而力爲調停、亦不過給應得之餉、補原額之兵假便宜以殺賊、而取山澤之產以濟驛站之窮、不必創非常之原、而兩省可合爲同室矣。若廟謨獨斷、肯以會川改隸雲南、聽其制置、而自建昌至黎雄、責之蜀中、尤覺便益、以會川至滇僅九日。而至蜀必一月、遠近之勢異也、臣已將彼中事宜面告之按臣張論、書

達之撫臣朱燮元矣、兩人俱為　社稷、業有同心、然非
明旨諭行、恐究竟作道旁之議也、今日之勢、似蜀急而滇緩、然滇亡、則蜀必不能獨存、其奢賊一窮不入建昌則走東川矣、故滇之可慮猶在蜀之上也、通建昌以安滇寔明以破奢酋之後窟也、滇蜀合而俱安、無憂黔矣、廣西南半壁、終為　朝廷有耳、臣暗淺無奇、又奔走困頓、條上鄙見恭率無倫、而區區之心、苦於怔忡、望
皇上之一憐憫也、

賊攻曲阜、却之、（曲阜為兗州左臂故先據之以孤勢）
報稱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賊不能陷、旋以援至

居得畢力以攻府城縣令得卻加此功亦僅矣

拔營而去、

沙溝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報稱六月二十二日辰時、南來滁州衛通州所糧船共四十大隻、在于運河彭家口灣、任有槍夏鎮妖賊千餘名、陸續前來槍拒截、沙溝營哨官姚文慶許領等、齊集本營快壯軍兵、并沙溝附近四處御兵共三千餘名、飛至彭家口拒敵、活擒賊人孟光漢、李有安等共十一名、殺死賊人四十餘名、孟光漢係偽封摠兵、李有安係偽五王夏鎮戚城　龍袍粮船、俱光漢等攻陷擒奪運送滕縣者也、粮船搶去七隻、沉水二隻、救。回。三十七隻俱撐回韓庄、與各船連成大幫、撥兵巡護、各賊觧交東道審問、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淮兵與賊交鋒、殺死大半、賊窮無路、從東路白山逃走沙溝營哨官姚文慶等、率領營兵御兵、赴彼截殺、斬賊五十餘名、將前搶去粮船七隻撐回韓庄、餘賊盡歸滕縣

奇變

遼陽城火、

塘報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牲畜、燒死幾盡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上日卿清脩峻望倚毗方殷覽奏、情詞懇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撫按奏請起用

加惠安伯張慶臻少傅、兼太子太傅以迯者

護送

皇祖妣神主及先護送

皇考梓宮、屢著勤勞故也

二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撫按奏報七月初九日據摠兵揚肇基報稱本鎮力疾
六月十九日抵兗州府即遭淫雨連綿幸千本部院下
七月初五日親臨視師仍七日早李監軍王副使徐副
使同本鎮督領兵將至教場點閱官兵隨招募太月僉
三日陣七將士忠葸痛哭拜奠人人感泣正切奮志同
候祭禮未竟忽報妖賊衆擁　萬餘五路而至已近城
南三里大橋外本鎮面承本部院方略同兩道申嚴號
令先發洊擊蔣紹芳王化溥領騎兵一枝迎賊截殺而
都司楊國威廖棟分兵二枝遶出賊尾賊腹背受敵殺
死千餘抱頭南遁我兵追至橫河山水暴發賊奔竄慌

張、夜水渰死無數、俟夫齊道開、即統兵南下、剿滕之賊不足平矣。

應天巡撫王象恒亟備剿除以衛根本疏曰、頃者滕鄒之變、臣曾草疏、一用撫諭之人、一用附近之兵、一用見在之糧、于時賊勢稍息、遂未敢煩瀆、不謂彼賊雖伏之後、復爾鴟張、夏鎮之禍慘矣、且圍沛縣、攻濟寧、窺兗州、索戰于徐州、而邳州更岌岌矣、腹心咽喉之地、遂至梗塞、衣冠文物之區、盡爲戎焉。此其患何如者。况南則鳳陽泗州、東則淮揚、再南則留都、關係何如重者、寧可不急備乎。除將前疏補牘以進外、臣已調兵防守鎮江等處、而更有最急當請者、江上之要害有三、事機之當議有三。而剿賊之要着

真切要之疏、東南防禦大略已得八九

惟一、敢備陳之、一則京口、一則浦口、一則安慶、京口須臣疏添游擊就見在舊兵整理之、此時之言也、今事急矣京口須再加兵一千、以防水師、而作淮揚之後勁、此一要也、浦口南北之衝、在南都城外六十里、大江之岸北、則滁鳳咽緊門戶也、此處必增兵一千、一勇將領之、庶可以折北來之瀾、此又一要也、又西則安慶爲諸省問渡之津、而應安徽池太寧六府、幅幀寥濶、祇兩道臣、平時已苦于奔馳之不及、而況此何時也、徽安道且例以押運行矣、千里之區、豈可無彈壓之人、故安慶必須添一道臣、而以安慶之全、應天之半屬之、江浦大合、皆可差制、且有事可以移住

二縣拱衛留都。就以本地兵操練。急則再加兵一千。廣西路可以無虞。此又一要也。夫此三千之兵。其大略也。急則增。緩則減。原無則就近召募之。各營有餘則就近調發之。隨時斟酌焉。若夫糧餉。多則用須一兩。少則九錢。大約兵一千月有千金之費。而哨官隊長之加厚。衣甲器械之新增。大約有一兵又有一倍之費。臣與道臣皆隨時酌處。或動協濟海防銀。或搜括帑藏。不問何項。許爲借給。事平查補。此所當議者一也。又有砲臺之當設。各處俱有砲臺。而南方則無之。合于沿江諸處。如京口。如龍潭。天寧州。浦口。孟河。福山。靖江等處。俱係江岸渡口。皆立砲臺數座。上蓋

一旁、中留砲孔、下空之、可以藏兵、每臺大者一二百餘、小者百十餘、賊至渡口、則火砲齊發可以堵之于彼岸。可以擊之于中流。雖費多而其用大。此所當議者二也。又有漕粮之當議。今粮在河、萬艘鱗集、而此賊乃扼其喫緊、項已奪砲船粮船十餘隻矣、及今宜將漕舟在徐者、斂之漸南、江南附近地方、行者量留數處積貯有方、查安慶一府漕粮尚未起運、項該道府申詳欲留之以為該府備禦之需、臣以彼時事勢尚緩、未敢輕議今似不得不然矣、以上皆防禦之着也、若夫勦除緊要之着必須

勅山東、河南、巡撫總漕、總河及募兵居中、合力併兵及南

京操江、與臣衙門、佐之、兩淮鹽臣、巡漕御史、又繼之、各便宜募兵。便宜支餉。或因粮于漕艘。于鹽課。多者四五千、少亦一二千、四面環攻。期于盡殲。揔之事平銷算、蓋合則力大分則無成急則濟事緩則難備故盡羣力羣策。以救焚拯溺。而後寇盜不足平耳不然若膠守故常、坐以待斃噬臍而圖之、不亦晚乎臣此時見目前事勢緊急、不得不盡言如此者伏

天之靈。得漸漸就平。是在臨時斟酌耳。伏乞

勑下該部酌議覆請、臣等遵奉施行

朝鮮陪臣吳允謙等四十二名

論文龍者當以此疏為準的孤危情狀種種可憐勢不容不援至進之未必剿奴之死命退之不至損國家之威靈則為文龍者要著實毋誤過計

大崇教等七寺喇麻僧班就頡行三十大名入貢

禮部尚書孫慎行歸

兵部尚書黃克纘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為　國臂輕擲可痛帥尾孤提宜憐乍聞海外消耗描寫島中情形略陳

聖聽伏乞　勅下廷臣詳議監督犒酌餉飽士卒慎攻守漸圖雪恥除兇事從來譚國勢者必通華夷疆域為一身而後脈絡可循經畫不錯

皇上試披皇圖而俯觀遼河東西疆土南至旅順北極開原延袤一千幾百餘里非我

何紛紛爲從來一諭一檄一令眞經濟名言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來
皇上所恃爲 社稷左臂而身使之者乎此眞臥榻之側
也
皇上豈肯容他人鼾睡者乎臣歷觀數十年來豢養邊臣
戲視 社稷恣塡谿壑循至二三殘臣跋扈不悛我
國家全盛金甌蔑視殘缺奴未渡河而主帥先逃奴已歸
巢而城池終弃金戈鐵馬肝腦塗地忠臣義士塞草棲魂
風聲鶴唳驚盡公卿之壼域恫疑虛喝煽起草澤之波濤
海内豈少李永芳之賊哉盈庭之不忿而憤然作色也豈
非

皇上忠義之士。為　社稷圖復此左臂者。乃道傍之築。迄三年而未有成言。致使徒步海外之一毛文龍稱將軍於皮島也不謂我　國家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也。臣於文龍之報捷鎮江城也初實駭之。度酋奴必有屠戮全城之慘。及鎮江城之既屠也。甚為文龍危之。訃文龍惟有疾走朝鮮之着若以文龍之舉動核文龍之使倆此非大呼盧博塞之徒呼號傲倖一擲捷試而捷得之者乎此何可恃也所幸天助　社稷遼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避禍各島。與各島遼民之生長於島嶼舟楫之間者適與文龍遇合於間關險阻之區由瀰川浦至皮島而止焉至

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次第見矣。文龍所居一皮島也、而進之獐子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據一島。而諸島皆皮島之島也。據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安全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島之人民生死所膽。與文龍同也。討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贍。得文龍與之唇齒爲命。而以漸觀其中。胆智勇敢之士。而劄之以纓糺。給之以器械馬匹。而壯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奴血。共有北向報効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雄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如此情形。而有不甘苦與共。飢寒與俱者。非以文

實是徼倖

龍與非文龍之爲心。其同舟共楫之相顧相恤亦。勢。之。所。不。得。不。然。也。蓋臣謂籌　國家之變。與兵家之宜者因其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拊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文龍仗　社稷之靈以徼天之倖者此也以臣討之、天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徼者。其說有幾。臣謹採之海外之消息、集之爲愚者之千慮、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　國家功令。殘遼流移之蚍混亂竄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外奉行、嚴於細柳矣。登萊之地遼民不敢踰望海渦一步。則夫遺黎之在遼陽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遼民之奔竄于風波而止

乎內地者。亦如驚魚駭鳥。逃之乎深密而後可得其性命之情。則遼民之不竄入於酋奴。而依歸於文龍也。即三尺乳臭亦文龍之義士矣文龍而有人心。有弗飲之食之者乎。度文龍亦勢必不能不飲之食之也試問文龍持籌足食。作何料理。此其可憐者一也。或曰文龍尚有朝鮮可藉聲援佐餉之一力。無非爲我 國釜山之捷其君若臣誓不敢後以賀我

主恩。監軍一過。不禁騷驛而 國澤蕩然。使伏戎之禍。遂見于李暉爲酋奴驅朝鮮之叛逆者且在蕭牆之內矣文龍不懲創而濡沫之。朝鮮之民。又未必不談虎而色變也。

如此而欲望緩急於比隣。試問文龍講信脩睦。作何方略。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劍。何殊蘇武之節。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於中材晚近之末流也。萬一興師月費不支。仰天飢餓莫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腹。酋奴乘間襲。香餌以招撻。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谷。疆場之禍有不忍言者。試問文龍衝鋒馳突。作何韜略。此其可憐者三也。酋奴鬼蜮。幻有幻無。海上訛傳。朝三暮四。或從榆關而道聽。或

喜談過計
曲盡人情

由旅順而塗說。逃兵廢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揣摩。或憑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效指天畫地以侈邊功。託以傳信信以傳疑。蔡藿之夫。似迂似痴。燕雀之輩。亦醉亦夢皇上山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等。於沉舟破釜矣。傷哉。不知篙師孤撑之所以也。中外譚者。徒舉毛文龍爲一話柄。可謂一文龍之外。遂絕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之說。喜談文龍者。謂遼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縛佟養眞父子。一報奇捷。　賜劍賜蟒。汎是赳赳于城。此夫鼓舞文龍以賈餘勇者。非乎。此信文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謂酋奴毀滅遼城。收拾老稟以東。絕無有入犯聲息。又何

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請兵請餉。並屬浮浪。此夫裁節漏卮
以求實事者非乎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也。乃文龍之自
信何如也。文龍踞皮島。畫圖立說。而號于衆曰。龍居皮島，
跨鮮制遼。控阨上游。蹂踏寬奠。攪擾南衛。挽奴手足。居奴
腹心。更有歛道直搗巢穴、壯哉言乎。譚何容易。臣度文龍
就中進止機宜而竟其着數韜略。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
命。退之不至損我　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略義能
出此乎。獨憐其孤棲窮島。置身絕塞。投石超距之未遑。生
聚教訓之不免。其心於猫鼠之眠。聲張爲龍虎之鬪。仰
天而飲泣於巖岫溟渤之衝。望聲援而號呼於登萊山海

二語斷案

情実如見

以見紙上

而草從信唯金

之間。文龍之最可憐憫者此也。又文龍所自信而中外人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譚文龍鎮江初捷之時則為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居之後則為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測為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尺一書諭文龍曰爾居島中出川形畧聚米可圖爾其墾熟屯牧與士卒丼苦是共練榜師沿海肅偵以制奴出入就關嶺設奇潛伏扼奴項背與朝鮮臂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害務為犄然策應使酋奴不得児長萬里金湯將在皮島焉如是則

皇上之倚畀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能不手額頂踵。捐
奮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檄子朝鮮曰爾國聲容文物。略似中華風俗
人心。與他國迥異。垂二百五十年來。世受國恩毋相凌。毋
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遑。其或左右觀
望。畫首鼠之端。功令具在。毋貽爾先正羞。如是則朝鮮感
恩欲死。且呑刀浣腸。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犄角之勢。而
頸可繫 闕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
殘黿之莫返。悵呼搶之無從。

皇上試下一令。嘗之曰爾遼煙雲稠蜜。爲國保障。一旦摧殘至此。朕心攸痛。爾豈不知。爾其收戶口。屢生聚。朕將胥旦經營。圖所以恢復。永建遐家。如是則遼民死竄未盡者。將攜老扶幼。裹糧宿師、以候王師之至。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　壬子

蘇郡因以恤民力減新餉以惠民窮盡人同天眞修省之最急者

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資修省。疏曰、人妖謂何、臣初來入揚也、揚之人流言曰、淮兵亂矣、揚城陷矣、庫金刼矣、臣在舟聞之、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激。吾兵耳、及四月初至揚、淮兵寂如也、無何、又匿名帖曰、淮揚至于五月廿六日起兵、臣又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搖。吾兵耳、至是日兵盡過淮、淮兵亦宴如也、然密查揚城内、真正思亂奸民、殆以數千計、而蛇山一派、則不止揚

郡已也、江淮一片地、無過而非矣、尚不知何日動也、此未。發。。。。之人妖也、也、臣正欲離揚、而白蓮賊起、攻陷城邑、徐濟一帶、水陸並梗、自南自北、咽喉斷矣、自度前去之兵、豈能飛越、而發兵時、不予一甲一械、防生事也、寧知其有此乎哉留揚郡鎗鉞等數千件、以解發前去之兵、入淮已在六月初矣、清江浦有曹汝風者、來首妖賊四十餘人名姓、皆的傳頭也、然窩于糧船、且皆此四十人勾連可萬人、職不敢問、有深意焉、非畏賊也、至黃河口、據都司徐尚元報稱初九賊以萬人攻夏鎮、吳典史率鄉兵千人先潰、曹中軍領徐兵四百人不援、防守夏鎮、哨官不見、守備葛秉忠經過、

相值無馬無械鬥差陸化熙促之使戰猶冲殺一陣殺傷亦相當因見鄉兵既潰徐兵不來四面火起乃奔還船船已先焚矣先化熙之手書現在化熙權一時之急非有他腸也贊畫官弼手殺數人亦戰歿至宿遷職前營守備王鳴鶚與把總劉國忠百總李抱珍等遇賊于黃池山下幸自帮有火器數千件向前、敗賊走力追之擒賊首一人併奪獲刀鎗旗幟百餘件宿遷知縣所目擊也職鞫賊首名劉永明係滕縣一派分擒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夫僞稱安民王以廿八人塗面稱廿八宿口稱我佛出世廿八宿俱已下界爾何不速從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

二萬餘人合鄭勝等處共十七枝尚有十餘枝未動云云
職已決意殺賊即于宿遷縣椎牛誓師將劉永明開刀祭
旗訖臨刀猶稱寡人受享已斃但弟子不來救云云當賞
王鳴鶚等銀一百兩又杭州知府李煒然船已被賊留住
亦籍鳴鶚等救脫護至桃源李煒然賞銀六十兩此亦少
許之功也若在他人決定粧點一篇好文字以報內矣職
蓋而不為也夫葛秉忠之敢戰忠也其憤也以無械且無
援也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劉國忠等之提也以稍有械
也亦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職尚在數百里之外及誓師
厲兵一面發榜文數十道提醒鄉愚曉以禍福以為解散

訃。一面委加銜都司蘆學信統領三千兵而以張思任督監併發劉佐兵二百名原任知州徐長祚兵一百四十名赴夏鎮矣及過諸城令亦云近偵探得妖賊十七枝鄒滕之數尚不過五六枝耳語若合符此已發之人妖也地變謂何六月十六日臣到宿遷之次日也未刻黃河忽清可數百里許鬚眉皆照掬以烹茶潔淨無滓家語云黃河清聖人出

冲聖已當陽矣安用再清為且萊郡七月初五寅時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瓦皆動天異謂何六月廿二日怪風大作折木發屋黃河岸之船竟有被風浪撇

日珥

送在岸者粮艘不知何如七月初三申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耿久而不散夫年來恠風雖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向南脚反向北又橫旁日珥豈即人妖之應乎而蓮賊之爲人妖即見於天象又應在日珥之旁故職見河清不敢喜而見地變天異又不能不懼矣

皇上宜何如早計何如修省以爲　社稷計也若夫馹遞當蘇人人言之即沭陽贛榆相去一百八十里而須馬止十二匹昔爲僻壞今有逆賊則濟上郯城路皆阻塞而此二邑頓化爲通衢豈十二匹馬所能答應每一使客至正

官輒單騎自顧馬於民間，苦可知矣。推斯以往，若寧止於兩邑？以職計之，倘昔有腰站，應即伏之，無腰站，則應加馬。自行軍調遣，飛報賊情外，慎發郵符，而倘馬戶逃亡，驛官亦逃，至

減新派

國有警急，亦中格而不得達。全局之血脈絕矣。若用兵之地，應急減新餉，勿驅貧民以資逆賊。此九要着也。此亦早計修省于百中之一也夫。職以痴心惹謗，復以熱腸陳言，職愚已不可藥矣。

昔楊焦山一夜草疏，鬼神耳號，千古不知

太僕寺少卿蒲朝荐天人交窮疏曰：臣荐每觀前史，辨忠邪之分途，若興亡之先鑑，君能親賢遠奸，日趨于治，君或

滿公此際當何如說種類顛倒凡手敲骨吸髓哭撩虎鬚免虎口公亦幸耳

疎賢親奸、日趨于亂、千古一轍、世有大忠、亟進危言、援引正類、葺罅補漏、可轉亂爲治、世有大奸、巧飾護辭、暗傾善類、黜竄借援、隱治而爲亂、亦千古一轍也、
陛下思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清理刑政、爲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刑、而置 國家于蜩螗沸羹之場耶、

主有惟幄之任、臣無犬馬之誠、天鑒赫焉、尚不悔其顛倒也、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 命倚重之大老、以構讒去孫愼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詘、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文章華、職皆不顧惜焉、獨腃腃于三十劾疏之閣

臣即去而尤加異數焉。挃美輕于鋤蘭、屏奸眩于逐臭、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爲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孔融等去而漢益促。李膺等逐而宋不蔬、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欵夷索百萬之貲、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錙銖之餉、度支尤戒其奢、恐驅鶴終至毀室、嗚呼庚難與荷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妬深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月、寃臣寃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什之不再、内徐有功且

寘咽也、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濫條、至于遼廣、爲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即萬段何足惜、乃湖兵則臣郡辰州應募者、遼廣失陷、郡人在陣目及每以桑梓來見臣、故得訪其遼廣二事之詳、遼陽之禍、起于袁應泰之納降夷、盡佔民婦女、吅盅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遂縛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齎金以啗西虜、而不給使卒、偶有聲息、驅之城外打禦、連霄若雪、難爲固守、化貞知其不足憑、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脚荒忙、抱

此余甚疑之

頭走矣、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深一謀、
一局巧一局、謀求干姧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耳、
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的實、
不欲殺人媚人耳、
祖宗朝豈有此顛倒乎、賦會輸之近資軍國、斂之民、皆髓
血、乃棄城數撫、擲三千萬、如潴面之沙。巧騙撫賛。銷三十
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水火迫于旦夕　請蠲
加派、稽遲隔若　九閽、步步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
不獨蜀黔齊魯已也、況沙麥弃而漢勿求、膏血殫竭而征
勿減、

的是如此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掌、調燮票擬主持清議。况今剝伏闕頭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救正不爲不多何至今日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殛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遍加罰矣乎章講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奸輔家居迎款過道中托數千金于蘆受、借譽起乎章入邸而蘆受敗則又營窟于奧竈、遣狎客月伺　內府、交歡跋扈之奄、借以招寵、又助奄以振戚樹黨、潰裂之釁、皆奸輔作之俑焉、

祖宗朝逆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所不當蔭、何至以奄

人銷骨之私說覺。
皇親之三僕。　三宮分有長尊。何至以美妹傾國之私暱。
崩　母儀之芳規。藐姻胄于輿臺。褻壼範于履扃。此
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臣之所慄。種種顛倒。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臣疏焚于
太廟。告于
二祖十宗之靈。若朝存之言不實。願徼惠于
祖宗之靈。邀五行吏揖其魄。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甘之
以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發

縱而番夷机鋒柔險者委蛇而周護營壘狙獪者觀望而
客探聲息浮游者虛權而弁視蘧蘆以
祖宗金輝玉燦之彝典眉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以
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推折于劍腹戟拳之毒螫以
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被裂于腼鷹夷犬之樞策溺子訃
專拖水遲婦口善巧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不知
陛下向負于臣子乃臣子之忍負
陛下一至此臣于亦各有鼎不自愛惜乃汚面喪心并爲
青史斧鉞又不思
陛下祿蔭之及臣可以覆露奕代臣子顛倒之禍

國不顧傾亂。斯須恢恢天網能容此輩或漏哉。臣豈不知
韓文論于暴奄。楊繼盛死于毒輔。然一腔血鬱極而灑。誠
不忍見神州之陸沉。致
陵寢之震驚也。即從逢干于地下。猶生之年也。詎果許于
山中。亦臣之願也。所望
陛下終覽臣疏。希發乾斷。嘉與閣部大臣。勘明種種顛倒。
不憚改絃悉軌于
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可囘。人可收。一月而黃虞天
下無難者。如執成心。詘詘血流。恐遲則瓦解魚爛之端。急
則四分五裂之釁。留此公案于天地間。垂之奕代不泯耳。

疏入奉
聖旨落職爲民、
科臣朱童蒙疏劾驕弁張士顯姤害揭枋劉鎮華情罪、請
亟議處分、
貢臣辭歸、
上曰、朝鮮王恪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　賜文綺
一襲、銀一百兩、仍　賜
勅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航海入貢、艱險備嘗、
其領賞外、加賞紵絲一套、通事等官加賞綵衣一套、隨從
員役、各賞銀三兩、以彰朕懷來遠人之意、該衙門知道、

禮部侍郎朱延禧、姜逢元、補經筵講官、

十事俱最關切詳之　欽鑒當一見之　施設

御史侯恂按黔陞辭條

奏十事

言撫臣六月初大日抵平越各兵將在新添衛相距七
十里聽巫鬼之言妄謂康神下降相助遂干初十日發
兵此時副總兵徐時逢與參將范仲仁以爭各不相同
十一日范總兵干食誠河先與賊交戰因失利不止折損
數百即時殺傷亦略相當尚未敗也而徐擁兵不救即
申范參黔無處言其擅違節制輕戰失利黔撫即差
官拘范參將令其兵乖聽徐節制范之出鎮笑有兵
八千皆其原領各兵一聞此信遂一閧而散千此少失
調俾徐便勢孤至十七日爲安賊所圍遂至全軍覆沒
楚弁如孟長庚高唐忠等国不足惜若馬一龍白自強
皆表表者而今皆陷豈不痛哉想
聖心之憂勞念王事之迫急長此簡書違敢即安惟此
去　国滋遠戀　主滋深寸衷耿耿不能自已切嘆方
今戎馬雖棘旦夕從咨豈日無時乃天未嘗負人也而

人每負天、封疆雖壞中外布列、豈日無人、乃君未嘗負臣也、而臣每負君、感時觸事、有慨于中久矣、兹擧目前要務軍國大計、事得十焉、爲皇上策之、廟筭不可不定也。殿爭不可不和也。樞貳不可不簡也。巡撫不可不擇也。倖恩不可不裁也。嚴威不可不霽也。邊省不可不念也。兵料不可不儲也。召募不可不戒也。駟遊不可不酌也。曷謂廟筭。當定國家政體分于部而總于閣、一切機宜、必須再三斟酌、然後請旨、係下所司、畫一行之、今綸扉之地、先自異同、如向者授括無礙錢粮之說、與夫監軍贊畫之不得負兵也、李懷信之調山海也、明詔已領、閑揭乃從而駁之、意見之不投、即商量之未及耶、而謀斷交資、古揎安在、而又令人安所從乎、羹閣臣之念之也、曷謂殿爭當和、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即使各具别解、寧得過就成心、令一事之爭、不勝抵捂、如三將之分轄布置、既定、忽有奇變、遂致閣與部左、部與科臣、科與道臣、而抑且内與外左、堂與司左、適見撫民控疏乞罷、二樞臣亦連章、求、去、得無以此介介此念不化、成隙非小、昔人上殿相爭、下殿不失和氣、何諸

臣之志也曷謂樞貳當。簡六師之先干樞密也其任
最重而在今日則又最難故必威名素著精力有餘者
乃獨勝其任而愉快焉即如吳仁度清品雅士授以軍
旅業苦才與用違矣中途告病不出不易推而又趣之
使來夫其無病抽身則必坐視
君國之急將安用之而如果病也少司馬豈養病之官
也曷謂巡撫當擇。撫臣之設所以布德宣威彈壓一方
須得其人監司而下寮寀望風提封以內無不晏然矣
即如張鳳翔之在畿南練兵擒盜屹樹保障王象恒之
在留都且以餘力遣將解銀往助山海各省而皆如是
也干城豈憂無托耶故當事宜慎擇之毋循資倖恐衰
暮者無人展布也毋採虛望恐浮剽者無真幹局也是
安壤之第一義也曷謂倖恩。當。我
聖主踐祚覃恩廣被一時乘機遘會乞贈乞蔭諸處
不無僥倖之心焉上姑予以爲榮下濫得以爲當或至
并易名之大典而亦倖邀之矣嘻人主摩厲宇內
止此生前爵賞與沒后之褒哀耳惟蓋難忘繁纓可惜
願
皇上持冒濫之戒而已矣曷謂嚴。威。當。霽。堯舜之世都
俞吁咈濟濟一堂用成唐虞之治頃者

嚴旨屢下震怒不測司寇突蒙革職去
國而近又有建言削籍者矣
聖明初政卿寺之臣呵逐等于僕隸揆之元首股肱之
義毋乃少傷乎　國體　君度關係不淺願
皇上寬雷璽之怒而已矣曷謂邊昔當念今之為邊吏
者不成于敵則死于法又不則以務劾去耳彼其玉關
之入難期金印之垂何日一望疆場氣素然盡矣尚安
望得其成力兵請自今凡任廿邊者得以破格論俸俸
滿輒遷別求才賢代之使進可以望封拜退可以促陞
轉開功咯之路嗷豪傑之心斯亦般雷零甬之遺意云
其曷謂兵料當儀從來刑名錢穀有識處者皆可以電
勉措辦而獨用兵有專門焉有別策焉今禮曹出而典
兵樞屬轉而衛文何兼才之多世而一遇綏急又稱之
才無他官易方則人有遂盧之心而技不素習者不精
也　請自今慎選兵部司官而久任之漸而邊道漸而
邊撫漸而總制又漸而樞密悉干此取才焉彼其閱歷
而請練者皆兵事也展乎治兵不患無人其曷謂召募
當戒自有東事召募給紛矣而究竟無一兵之用徒
便国家無數金錢柱付逝波而博徒游根談笑而取
宜爵無何而裡綺蹕其後亦可永以為戒矣非不計倉

卒告驚憂在無兵也、內有營混、外有漸卒、設法整飭、儘堪防禦、世爵世素蓄之家、下精核而厚餘之、勝烏合者萬萬也、易謂駔逆當酌。駔途之困盡矣、幸蒙寬恤、何嘗解懸惟是清曹閑局蕭條逆旅、而資即任與鑽營一差、又得鮮衣怒馬、翱翔道路、此輩假差爲利、需索騷擾、何差所不至乎、欲清傳符、當無禁正途而禁雜流、一應借差馳駔者、盡行停革至于捐貲解邊費本少而取償多、明是駔局、尤不可試、而諸部各色之差、亦各量爲裁減、則輪蹄省而疲累甦矣、以上十事。或人所未言而陳其端或人所曾言而臣竟其說。總皆目前之要務。軍國之大計。惟望睿覽俯鑒愚衷。一一採而行之。尤望皇上務勤政、親賢納諫、以簡將練兵四字。飭吏。復以察吏安民四字。弭盜賊勵精圖治。坐致太平。臣越在遐荒。趨首闕廷有餘福矣、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少卿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歲祀。

免磁罷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衆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鳳翔請增兵調餉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堝湯站等處賊級械馬有差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切臣一介庸愚在遼

書同千　聚米

二十餘載謬蒙遼東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擒叛逆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鎭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兢水堅粮匱援絶而猶伏

皇上威靈廟堂勝筭討復寬禠聯南衛術而上年十二月

内奴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暨陰陽其志之麗人牽制奴無西犯儻津登之援師一至虜寧之進兵有期臣張勢寬鎮倡率南衛用報主撫臣知遇之恩即以報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守患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衛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　闕庭未嘗不太息悲咽而繼之涕泣也敢以一得之見爲皇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峯山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龍及劉某礮石之屬以資城守而更密運　神謀以折虜志使彼爲我用而

不爲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東
事以來兵餉費於渾河之役水卒夾干 詔使之還旣騷
我卒於彼之江洋更那彼餉於我之兵士困疲極矣而無
籍之徒非謀費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札動騎官馬滿
馱私貨隨途擾害舉國盡爲攢眉臣思奴酋殄難皆爲市
井無賴所激宜速
勑登萊撫臣嚴禁奸人托名咨扎以入麗者此登萊聯朝
鮮法也至於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爲正登津爲奇今則
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津兵當以應援山
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邇朝鮮但令各島聯絡其中島上

居民自王撫臣多方招撫而各民自多感德處無不効命者夫或招或勦或戰或守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没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爲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鼉磯島皇城島爲登萊門戶兵將船隻急宜往守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筭惟是旅順之險設若爲奴所據我之往來不便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韶以旅順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廣鹿島二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

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仍令陳大韶應援則彼此牽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扎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州參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州則斷奴酋之左臂矣長山東　城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劉可伸以海州參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島請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略扎委加銜都司林茂春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即命劉可伸爲之應援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船二十餘號用經撫

委守備程攸以岫岩備禦居之入守岫岩麗島東距鮮鎮寬奠二百里即用經略札委鎮江練兵遊擊張忠扎委練兵都司署靉陽守備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隙于鮮鎮寬奠間并相機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子慑吳之術虜之逸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衆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師蹙之如臣前揭部院謂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躡其尾奴可滅也夫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擔閣兼習虜情而我得一人賊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謂遼民藏奸毋令渡

海正不知遼將或多通虜遼民反實懷報國且揀其壯下
爲兵載其家屬過登安插遠處何奸之有惟速給臣餉三
十餘萬差官刻期押付弁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又
募浙兵精於火器者萬餘給盔甲器械分坐各島俾圖戰
守以襄恢復至計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
山海。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伏乞
勅下酌議處分儻以臣言可采速
賜裁決誓以慕義之餘年爲　國家竭東隅之報効且臣
受王撫臣東行之令原約七月襲取寬鎮八月撫臣即渡
河東徒以事多掣肘坐失機宜奴勢益熾各城復陷致臣

効忠効義之雄心淪没於堪悲堪咽之時事而更遷延危疆候兵候餉杳然一載此何時勢也而堪此空說空談乎况去冬奴賊先攻鎮江知江東無兵是以新正安心過河以攻廣寧今又牽制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 神京豈能安枕且奴衆雖不能撥舟而遼民捕魚爲生者多爲賊用彼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是奴可水犯陸犯我總難戰難守即殺身異域徒增原下之悲而一片忠肝無補孤魂之泣矣萬分緊急敢冒斧鉞上懇倘 廟堂以未經目擊之情形偏執登鮮無益於恢復之大事優游不斷挫過六七月光陰秋高風勁漸至冬朔事不可爲奴得併

力山海悔之無及臣身居險地言出痛心不敢自附否畫第祈我

皇上　勅諭諸臣用臣末議使得悉心計而盡瘁乎鯨吞鱷噬之中即粉虀有餘榮矣奉

聖旨　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科抄出到部為照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腐舌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旁紛奈之何哉假令偷關可丸泥封西虜可鞭箠使文龍即不妨置弃于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以來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之議

其後也文龍滅奴卽不足牽奴則有餘議者視棄文龍如
溝中梗奴一意西向捲甲疾馳危關孤壘奚以禦之況其
列兵旅順改造風帆萬一據海島望登萊混稱兵船鼓棹
迅至彼時卽悔接濟之遲悞何及哉據文龍疏中談奴情
甚悉又謂某島該兵若干統以某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
奴先據長彼覬覦之心絕我牽制之路也夫遼民苦奴之
虐逃依麗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爲中國效者亦且數萬
誠　勅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選遼民勇
者置之行間列干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募稽
遲之悞又無安家行粮之費較之客兵不習水土不耐風

寒。不勇戰。鬪者費倍省而氣復倍壯。是一兵可當奴百兵。也。夫其不可九泥封鞭箠使者。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爲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來奴者任其疾呼不爲引手臣竊惑焉。臣部前疏所 題閩兵招練渡海有日可無容贅獨淮兵前奉 旨過海而畏足淮揚藉口剿妖豕繡之威稜自行自止 廟堂之旨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而昭畫一耶。夫一渡海耳懦者畏之以爲害而奸者顧逆之以爲利所稱假借劄委擾害無厭藉其力不恤其私利其物致孤其望則柔遠之謂何臣部當與經撫諸臣亟嚴加申飭矣既經具 奏前來相應復請合候

命下遵奉施行

舍樞幄之尊安而就風霜之危苦決非趨易避難此其心固足以信于天下後世矣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略遽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上疏曰、臣頃于講筵讀奏關城事宜、仰蒙皇上一一　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一時諸臣同心憂國、無不悉意商確、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欲求滿足分量、衆口稱快者極難、但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來伍、有逃將議築議壑、口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不前、兵不練、何以爲守、西虜决决非守關之人。逃將决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討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月、逃將之破局、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否

山三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爲夷虜。關城數萬之流民。豈可忍其盡爲溝瘠。而方且釋最急之計、典可緩之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爲西虜之暴場、令之逼關而處也我漸賣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議及而逃、受難于危也可乎、至大將方在經營、而彈文縛其手足矣道將偶有籌策、而彈文又剪其羽翼矣、將使才賢禀計于逃官、取勇程材于逃將、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嘲笑有聲、蓄精意綜理于瑣屑。神情凝滯于偏枯。認不可憑之數以爲遠大。而反失其目前、略不可忽之幾。以爲目前。而又失其遠大。倚不可任之人。以爲公勤。而或陽于忠

計。聽不可信之詰。以爲忠詐。而更疎于公勤。此山海之大
槩而逃官逃將之爲也。經略王在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
意在守關。自是滿　朝定論。而無奈將吏之逃者。遂借守
之說。以謬逢主意。而既無將。遂無兵。更多方以去異己之。
不爲逃者。在晉業蒙
皇上召還矣。然而代之者實難其人。已。今舉
朝皇皇。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即臣所疏三四
人。臣所未見者。既不敢任耳。而臣所久識者。亦猶未盡滿
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並
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尤得以

自竭其力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可以用道將之長而
柔其短臣亦可以爲道臣用而補其所不足如秋高馬肥
之日奴未窺關則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爲
皇上力守雄關必不使匹馬橫行如賊稍知斂戢兇鋒則
臣與諸臣將先簡驍勇有智之將以訓練士馬兼以提掇
全鎮之精神如遼人可用決不敢以衆疑而棄遼人西
虜可撫決不敢以衆信而遂憑西虜待兵將調和文武附
豫進可攻坐可守然後用事諸臣中擇其可付大事者授
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皇帝

光皇帝之生成也、臣適與禮部侍郎鄭以偉議、以偉謂臣

不可去中樞、仍當擇任經略、而以臣往來關上爲督視其

次第、極知才力綿薄、未必即可擔任、然當今萬不得已之

時、諸臣或抱欲爲之志、或抱有爲之才、而未見關城之事

臣亦既見之而不以身任之。豈惟仰負

皇上委托盛典。即臣內自修省。何以稱塞職分、至于不量、

臣心。或謂妄以經略授欲得之人、而又或以爲才不堪負

荷、妄自擔承、且成敗利鈍前途自難逆睹、臣俱有所不顧

矣、事急情迫、惟

皇上憐臣真懇之心、唯臣以本官督視關城兵務、數日內、便可單車赴任、待歲終稍有次第、便可還

朝、其合行事宜、容臣另具以聞、尋得

俞旨、

遼東經略王在晉請旌苦節、疏曰、據平遼總兵官毛文龍呈稱、照得職原係山西平陽人也、寄居浙江杭州、年九歲、父監生毛偉弃世、母沈氏年二十六歲、即守制、家事零落、職伶仃孤苦、無以為生、幸母舅今順天府尹沈光祚、養育成長、職念母老家貧、因遊邊塞、祿仕以斬俘西虜功升萬戶、旋蒙楊經略加銜都司、母年六十有二矣、抱病在杭、歷

其言辛可憐

書召職、私情烏烏、罔極私衷、南望涕泣、腸爲百斷、陳情悞道、不兪給假、此時職亦念忠孝不能兩全　國家正當多事、不即南歸、而母因念子、展轉床蓐、已成終天之恨矣、雖比皐魚之痛、竟同吳越之仇、此職所以呼天望雲而每不禁涕泪也、然在遼建言上院、亦未蒙下擇芻蕘、遂致遼廣連陷、職每念臣子當以身許　國、故沙場掩骨爲將之榮、但慮一旦裹革。則職之爲臣、盡忠　廟堂。以爲職顯揚。而職不及爲母氏陳其苦節。則爲子盡孝之道、職實有虧、而職母氷霜之節操、是以子不孝蔽其善矣。今當聖明以孝治天下。以節義風天下。如職母者、應在旌節建

坊以彰風化、而本部院鼓舞將吏之法、必能達其萬分填結之心事、以得其寸心感奮之效力、職非真駁、亦怒鼃也、願居鼓舞之中、敢求心事之達、且職有。戰。無。援。自分一死報　國、職死、而誰、爲、職、母、鳴、節、乎。即職弱弟毛季龍、肄業錢塘庠學、亦安得如職存目、有本院鼓舞將吏、憐職之海外孤危、爲職題　請旌節乎、庶職生彌奮啣結之心、誓當與賊不共戴天、即或從事疆閫、而忠孝無虧、得含笑見母氏于地下矣、伏乞照詳　請建坊　旌節施行等因到職、看得毛文龍之母沈氏、青年守節、茹荼浙多年、業聞其槩、文龍劉歷邊疆、伊母倚閭屢盼、天涯遊子、念華髮之垂堂、

海外孤臣。感白雲之在牖。幽貞成其素志。咸彰伊毋之賢

淑德本自名門。玉成厥嗣乎武。文龍爲　國忘家。爲

君忘親。當體必至之情。而

朝廷教臣以忠。教子以孝。須爲錫類之典。即其立功名于

異域。亦宜標、懿哲于所生。　旌表之恩。似應覃及。經具呈

前來、擬合題　請、伏乞

敕下禮部覆勘旌揚。以示激勸。施行。

改經略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

以閻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獻劉得

功等俱斬罪、竇承武斬罪、
摠兵達奇勳等釋放立功、
華逃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勘、

憐才公揭

浙江在京大學士朱國祚、工部尚書姚思仁、吏部侍郎
王舜鼎、禮部侍郎錢象坤、翰林來宗道、錢士升等、揭爲
明久未明之公論、雪久未雪之沉冤、懇
賜奏、伏以廣
聖恩以振士氣、切惟實興取士、 國家盛典、即有瑕瑜、
不掩長短、並存、苟秉至公之理、無苛責、豈意壬子顧天榜、
士子獨逢不辰、端起玄黄之戰、爭倘成讒、夫之妻非始
累學賢。既錮考官、而倘士子、波及諸士、又借士子以厄
考官。 及當時傳聞乃日、言有餘痛以敝卿壬子弟二
名中式舉人、今被華以監生聽選、童學賢者論其勤則
不爐不鄉面壁何但十年、論其負則露躔露肱弱衣不
啻百牿祗以平日毋奇之過試卷不無句字之疵適當

世局之紛。橫羅諦華之慘。亂零一紀。流落四料。叩
闇補牘至再至三。人皆知其困窮、誰不憐其遲暮、昔
先帝登臨匪月恩遍區宇。升遐一
詔。惓惓士類之無辜。彼華、此阻深暗、忽聞之、皆啼泣感
動、所司奉行。每恐議論之旁紛。遂至
聖恩之限格。祚等誼切維系、灼知寬因、試以一言質、之
公論近來士于中式之文、安能片言隻宇。皆無瑕類但
收羅出自無心則遇會亦其運命兒文之奇正工拙不
能自言。如其刻畫已成。不妨收之一權縱以好尚。積、有
差、殊。嬌任不嫌過正但當輕則覆試、重、則罰科。何忍無
罪、見斥令已。獲之鬼竟爲不反之弓。濡尾阽淪。哀苦萬
狀。凡我同人。能無酸臭。況
先帝恩
詔。澤及枯朽。豈以文理積擁之貪士。不得比
作奸犯科之罪人。均治
聖治。以此較彼情何不乎。伏聞孫宗伯于學賢之呈、批
以久稽、不惟以知宗伯惻但慈仁、業、心憫學賢、之困、但
怪前人之寢閣、姑俟畏日之平反但在宗伯未免成心
況。天下更多公論祚算言之又言自知其贅、但恐河清
難俟。人壽幾、何。倘學賢奔走長、安、竊迫無措。一旦憂憤
成病。卒犯霜露。使士類長有不伸之冤氣。

先帝有未布之深仁
天下久有不明之公論豈不可痛豈不可惜且學賢名
雖被斥忠不少衰朝夕手不停靡若以前卷之未醇則
請再觀其因衙之後舉是亦保全之中不失慎重之意
千復者非俸千懇求復學賢者亦非徇矣今壬子兩正
考鄒老先生朱夫先生皆在京師矣昔日學賢華而二
公去今日二公歸而學賢復正公道明則俱明之日也
二位老先生諄諄學賢則嘆息耳郭蘇門老先生臨
華之際更以壬子榜中未復二生爲痛
君思師義兩賢豈有私哉若夫學賢原分考千癸藁之
首卷非鄒之麟之門生若以之麟尚有門生座主之情
則當之麟復官之時何不爲學發一語若以學賢一復
之麟必有從厭復燃之意則公論兩處之麟日何以
料喝一端是之麟嘗以之麟喻學賢以賢論兩者絕
不相閣不宜葛藤不斷經連不化者也至學賢既華當
時不第之人紛紛造謗流毒土類人皆知之縉紳先生
尤能道之必更言矣伏之速奉恩綸速誅公論即
賜秦復復學賢侯來料會試國是幸甚

九月癸丑

初一日

皇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太后神主

學問磨礱已久性地昭瑩理趣洋灑非板煞道學可及

左都御史劉元標謹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臣以待盡之年自有家園之志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悅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忻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眷戀遲迴者以此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

九月

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士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

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不有。琳宮會館。舉目如林。韻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碍此啰啰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内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思之，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曾子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説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

1729

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郎、九生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秋、朱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

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弃斥逐之日。以此澆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　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

彖論

若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大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煩有徒益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勳勤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頹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歧意見一倡衆和幾將清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 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尤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

二十五九月

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臣歸爲順則之民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
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學亦論眞眞、不眞不會何緊打滅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

特有此理學之一脈。亦惟特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
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孔孟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
子後。有異端蜂起。列國相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
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甲。是周宋
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講學二字始明

丙月自言录 三六二一 一 一丶九月

1733

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㮃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

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

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失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
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
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
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喜然以二百五十
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駭無怪乎童蒙之有
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
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敎臣多矣臣方
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卽耕深山亦有餘適矣奉

聖旨馮從吾品望素孚何以人言引咎、着照舊供職、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講學欽贊、

正而明婉而切可謂善言學問者矣

聖功疏曰　臣　叨任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厲、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臣諄諄

進說文武公卿序列充廷、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非不歡欣祝頌

聖學日新、

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仰天下臣民莫不同心而向

道、此舉

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也。師既向學。臣獨敢自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也。仕者仕其所學也。賢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情之名。判而二之。豈仕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弁髦經傳。禁口講習之功。師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帝王可不學而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羣臣可不學則面墻者何云。前代勿論、于祖宗講讀之官、崇顧問之佐。何者非勤聖學以爲臣民之法乎。從而禁之。其奚觀焉。或以爲

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便、臣獨以爲文事武備。

兩朝從信錄　二之十五　二之九月

盛心，盛事

原本一宗。稽古聖人赫怒發于道岸。誅罰出于帝側。誓師動衆。必以降衷恤性爲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化。晉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爲能用武也哉。臣待罪西臺。切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羣倫。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証潛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惕法紀。表率憲綱。案無留牘。廷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者。仰贊

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而爲

皇極勸興之人。必其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爲

皇上闢首善之功、臣入署新治事、未與愛草助之力、非有

畀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信于人、至累二臣謬蒙浮

議、乞先將臣罷斥、臣退復丘林、誦詩讀書、以終路齒伏願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大小臣、工

同心同德。悅禮樂。熟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

唐虞三代之隆矣、奉

聖旨、朕留心學問、豈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

這所奏、知道了

蕆和典確
悚乎大章
引禮以興
仁其古德

太常卿朱光祚遠稽月令除骴之仁、兼倣周官遺禬之義、

近搜

之流亞歟

國典、復有明徵、祈廣大德、生生、以消民厲、以勿傷宇宙泰和疏曰　臣幼讀禮、周官惜人之職、以掌除骴禁、孟春有掩骼埋胔之令、即古之築觀者、豈獨張武功明德義哉、蓋謂多暴露、則傷天和、大亂大荒、所必至也、查得

景皇帝朝、先臣李秉巡撫宣府、奏掩土木雞兒嶺戰歿遺骸一萬五千、仍

請下令大同紫荊諸鎮、并掩、不下數萬、彼邊臣也、而葬骨如此、則山東四川、景州、滇黔等處、弄兵潢池之赤子、節接塘報、今日殺幾千、明日殺幾萬、恐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是亦如

大之
主。所心惻也、則掩埋之月令不可思乎。李秉故事不可做而行之乎。禮有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二祈曰造、與所而祭之也、三祈曰禬、凡國之凶荒、與民之亂喪、皆禳焉、又有小祝、掌小祭祀、時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弭災兵、解者曰災、人患、兵人難也、以遠辠疾、解者曰、辠自貽之毒、疾者、厲氣也　臣看得山東往歲大荒、蒙
皇祖遺憲、臣過庭訓、發帑施仁、全活甚衆、今癘疾乍起、而奸教繼之、大惑不解、駢首就戮、臣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也。查得

敬皇帝朝、先臣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會江南河南山東秦晉大旱特、

請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福、

上從之、今思

泰嶽鎮東方、號曰天帝之孫、生人之府、倘邀

皇上靈寵、發德音、遣一人造而修禮、明信薦孚、兵荒永息、古帝王有行之者、不可謂其爲荒唐矣、臣官贊太常、明小祝、援經據典、欲仰佐吾

皇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以導天和。以消民沴。識者或不與

宣室夜半之對。同類而其譏之乎。所以然者。爲

國以禮、禮設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日。傍有陰氣相侵犯也、二曰象陰氣附日凝結成象也、六曰瞢陰氣瞢瞢日光瞢也、三兆數見、而東省所報人字之象、尤難戲豫、則所以預禬國荒、修禳民亂。忍不與禨尉祝網之仁。亟亟並行哉、雖明德薦馨。無煩尸祝。而遇災知懼。不廢禱祈。臣 素未習占候家言、但以聞詩聞禮、竊擬其爲上爲民之悅、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按臣、遠遵周禮、近循景泰弘治二朝事例、遣祀除戮。用彌氛祲。俱限冬春之交、各該有司于厲壇相近所在、另置道漏澤園一區、收掩道路

遺骸。分別男女。勿容混雜。完日冊報院司。於天啓二年三月奏繳報部。分別賞罰。各有司除原設郡厲邑壇外。仍宜倡建鄉厲壇。社厲壇。以妥先祀。其有好義士民。捐貲葬骨設壇歲祀者。撫按徑行旌奬。此事據　臣所知在山東。則濟南府同知唐謙吉。昔爲石首令。著卓異之聲華。近質之山西撫臣劉策。太僕寺卿耿廷栢。籍籍同聲。東昌府同知李自蕃前令天長。奉古循良之治。近質之保定巡撫張鳳翔光祿寺卿曹珍。洋洋一門。是在該省院司專議委用。必稱任使。非虛譽也。推之楚蜀相鄰。凡蜀中身首異處之遺俘浮江而下者。臣　鄉賢監司守令。自能覩物興慈。恩流枯骨。

政可知已、二議倘通行、庶幾堯天舜日、長覩吏治民安、臣

犬馬愚忱無任敬禱之至

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

起原任吏部右侍郎蕭雲舉、十二圖充實錄副總裁、

復編修張廣、陳玄暉、簡討王祚遠纂修實錄、

起原任南禮部侍郎范醇敬、纂修

玉牒。

紅司黑字揭帖

聖旨、九月二十二日冊封

信王、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該衙門知道、

經略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範疏曰、西虜以憨為主、憨之順逆西虜所視為向背、亦東夷所視為重輕、故講賞為憨之費鉅、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朗素、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狎、奉憨之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職思輕與則多索、始不慎則終必濫觴、使通官告之曰、廣寧為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為、去年費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寧陷沒、憨實誤我、何以賞為、我兵當關數十萬、尚欲殺奴、何

有西虜不欵有戰耳何以賞爲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
難卽一年一賞 臣 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
賞以寓覊縻之意而貴英恰復索往歲王猷之賞而 臣復
諭之曰猷何在其誰與賞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
十六疋之價而 臣復諭之曰馬何在其誰與價酋使語塞
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閻鳴泰關外道袁崇煥
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鑽刀歃血立有盟詞願助兵
滅奴并力恢復
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憨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賂背
盟陰合當罹顯罰蓋指天爲証也姑與之而深裁之慮其

有後請也是役也副將　梅張喇嘛王桑吉
叭藏自爲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刺謬於其間而
浮議絶牧民老且病然赤心爲國口枯舌敝千廻百折而
款事成所費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益
以來人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　不欲其多來而
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聞憨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
此外又有錦州大康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
之賞屬寧前又歹青雖係憨族而不與憨同賞然其賞有
數不若憨之費矣鎭安即宰賽也聞粆花亦願來受款通
使以爲幸益粆花切近於奴奴動粆花必先知之奴地距

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後。不得志於我。不能歸。故西虜受款後。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細無以中之。必不動。今日以款虜爲忌。着而謂其不當款者。慮其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戎索。恐舉朝亦不以爲迂矣

然西虜雖款。而其間隱隱必至之情。有足虞者。抽扣爲虜中最悍。與拱兎歹青爲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曰。悪卽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悪不敢爭。而抽扣代之爭。其攘臂者八部。旣强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慮者一。先是督臣遣使至歹青拱兎所。適與奴使會。羣食於帳中。奴使讓我人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之歲賞。不

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或他岐。而交。或不固。可。虞者二。憨貪我之歲賞以爲恩。見我拒之力。姑與姑就。然。去歲廣寧進。馬實未償價。而諸部爲之撥置。藉之爲墻壁。恐前闕思補。而後求且繼。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季之賞。可虞者三。虜素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盡爲唆。朶顏諸部。亦漸生需索矣。昭明信於犬羊。責盟於獷狗。難爲久要不忘之事。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索羅部類我之弱。率衆要賞。其心不善。比往往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夫臨邊止數百騎耳。此數百騎者。烏足勤奴而先索賞。其來也爲賞。而非爲助也。助不可

常而賞遂爲例。我峻拒不與。究必生事啓釁。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被貴英哈所占。頭目憤投粉花。粉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寬奠。而以眞夷雜處其中。聞我圖恢復。遂悉遷五路投降之虜於海蓋間。悉用眞夷渡河以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款虜也。而不知其爲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有機畧於彼腹心之間。彼如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興禍患於我肘腋之地。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者羈縻之術也。戰守者自强之策也。夫籌邊滅虜。

廟謨自有定算。至于復虎酋之賞。在閣部督撫大臣。當竟

成之。臣可藉此以寬
聖明暫時之東顧矣。
吏科給事甄淑請文武一例
劃然可行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真才。以濟實用。疏曰我
朝之制、武科舉于鄉、拔于會、選于兵部
祖宗之法至善也、但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
固寬取于三途、制科以三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
輕也、蓋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鎮之
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譽。而雄心不使之妄動。聊設科以
收之。以存武之一局。以適少文者之用而已。不似文科制

度詳備。令其人户誦讀。率土之濱。莫不務爲享途也。此文則勸之修而武則示之以偃之隱意也。今何時哉。四方蠢爾。處處兵興。博衣大帶之儒。不嗜伏銳披堅之味。即號曰大將偏裨。亦不過平日之按籍而選。循級而遷。以充員數而已。見猫之捕。而遽責以獵。奚能之。

皇上軫念封疆。曾出搒招天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諸臣抱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知。而竟無當于用者。非天不生才。亦非草澤有真才。恐不效于

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必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觀察而後真僞定。今大比武士。天下英雄之萃拔矣。與其

出榜勤使招募。不相知之人。于不可得之數孰若乘其負

劒抱策。羣然而赴

闕下。面擇之而精練之爲便哉。與其以無功之爵祿。無窮

之帑費。飽有名無實之人。冒上凟下壑之欲。孰若宏吾網羅。

嚴吾明試。行無私之登庸于無私之爵秩之爲公哉。與其

寄耳目于羣情。施蒐求于影響。孰若聚之

廷下俟

聖聽

聖明。親見親聽之爲確哉。凡此入彀多士弓馬試矣。策論

試矣。恐射騎之一。或遺諸藝之全。而尺幅之華。難信韜鈐

之實況掄武與掄文不同其膂力欲強也技能欲精也年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也心膽欲忠也志量欲沉毅也才德欲智勇仁義信也眉宇骨幹欲超也此數者可于尺幅弓馬間悉之否臣 讀

皇上比照之場例除頭場項屑不敢煩

宸嚴而以策問而試之再以考選之法參酌共用待放榜之日暫令中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

恩本月末旬職方司查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如列單察訪會同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單次分年貌勇力謀藝才德填註簡明句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上旬內該司 投單

諸生過堂、諭令各陳所能、先期演驗。部臣閣臣商討揭進。十月之望、

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提其衡、分官讀卷。一聽

皇上欽點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十名、始擬守備、三甲百餘名、始擬鎮撫、各出身職方司陸續遇缺補授、定于三年內選完、以免壅塞。臣之膚見如此、況總督鎮守廷推、

國家之舊典也、大將廷遣、

皇上之新美也。當武臣進用之始。而儼然

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然

祖宗原無是法、然于
舊制加詳非于
舊制有背也倘千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卜。以濟目前實用。
而爵是以行。天下不復貴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閭
里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句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
國家從此收武之效矣。伏祈
勅部酌行、臣無任激切之至、

揭屯田事宜

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撫遼民事務太僕寺卿兼河南道御史董應舉謹揭自古屯田、皆於兵爭戰苦、饋餉難繼之時爲此急畫。隨屯即故。未有待利於他年者故以兵屯、當年糧餉即減、如趙充國。代先零、省吏。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太牛馬食月費十九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是也嗎人
屯當年兵餉即足如韓重華營代北募人為十五屯歲
省度支錢二千萬緝是也足以今年李夏視事去耕種
之期已遠又兼安撫一性相絆地方不報地遼人不願
屯不得已用石公衍議買膳馬臺安子庄青苗熟地七
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漢買四當口錦衣青苗熟田七
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衍所買地收得高梁一
千一百三十石因當口困陳雲漢口報無多值王鴻鹽
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大百餘石此二填及諸荒田召
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至於水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
圈白塘口雙港辛庄羊馬頭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
見庄司農往日開河舊跡猶存可作水用甚多盧同知
分與屯主開墾不及叶一職惜其時之需屯甚急而地
私之遺苗甚多也欲盡開之困問經歷趙鹽鹽日六處
荒察不久開之甚易請設六官督開一畝農工止用入
錢可得粟三石三手久荒者畝用農工一雨其挑將舊
河為力不多其餘農器牛種可以數計鹽老於農者也
其人忠實可任屯田今光祿署丞陸基善田督鄭干總
張光宇等照井田法往丈之通計六處旁近納水旱田
可二萬畝有奇郎雙港白塘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井

早田可、二井、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即令召人挑濬、陞鄭諸人、皆畏事勤力、其行也不騎馬、不乘船、自備盤纏以往、可與趙鑑等共事者、其何家圈葛沽數處則宋游擊承壽張思忠等皆能任之、職之管理、始自天津、大津南北、皆以趙鑑法開之、千箱萬箱郎在明秋、但恐地方有司、不宵以國家為念、職勢不得行。直無可奈何耳、謹揭

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 臣聞之語曰、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故馬之多寡、關國之盛衰、矧烽火戒嚴、干戈正急、靡（只遵祖制、弊源便絕、雖有倖者、亦不能以一時苟且之圖自便其私、直救時之良策也）祖法而議更變、空內藏而罷外廐、非奉公之臣救時之策也、 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 陵京重地、護衛當周、京

軍十有三萬、而馬更過之、自種馬變爲儳寄、而額日絀、然猶牧養近地、以備緩急、今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請討之議、屢奉

欽依嚴行禁止、令甲昭然、今保定總兵曾欽、請以解 京馬價支 收買馬矣、不知今日 京師何恃、而僅僅六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鎮更急於 京師乎、恐於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墻、東省之妖民、黔蜀之騷動、 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四方之窺伺、尚不欲其馬之備也、即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蹴郊關、

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意置寺臣於法、而今日

之馬豈更富於、
世宗時哉。在在思逞、豈更減於庚戌時哉。一旦馬不足用
責將誰歸。即誅曾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疋例止三十兩
耳、欽謂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
駿以為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金之馬。
尚可謂之馬乎。
祖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形偉者
力強。歲少者耐走。而每疋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
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并入馬價、無論召買馬、課養馬、果能
絕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日課買之叩尅。

不思甚矣若謂事有關於民間利病
祖宗豈不籌之甚熟哉顧臣受
命印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奉有
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匪輕安敢無說而至於寺卿張典
玉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爲閔時救弊之計但東警不謀
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免逋逃
先支馬而領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末云行此一年後不
爲例是知
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臣謂
惟此一年之內緩急最爲叵測莫若仍舊貫之爲安也伏

乞
皇上 勅下兵部從長酌議。亟行該寺遵照
祖制。速催題派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 陵京有恃。臣愚
幸甚。
宗祖幸甚。
禮部接出、
聖諭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選侍、誕育勤劬、見
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弟已選周氏、所有恩典
李氏應得封號、禮部便查例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郎東李

录

九月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為
莊妃、禮部擇於十二月初三日行禮、
內閣接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邇、發億兆之祥、但刑獄重
犯甚多、本當處決、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刑部着牢
固監候、慎防出入、挾帶疎虞、勿視泛常容縱、其逆叛妖黨
強賊所犯情真的、罪在不赦、宜應誅戮、勿為姑息、卿等俾
示、該部遵行特諭、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麃秋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咸楊出自名碩臣品

垂。念貞勞。憲。臣。以勵羣工疏曰　臣　讀書至九經章句、敬大
臣、即繼之曰體羣臣、曰體、在血脉心志、罔不相、流通之謂
故主臣蹇蹇匪躬之故、在人臣之義也、在師中吉王三錫
命、在
明君之仁也、盡臣不以時危改節、
明主不以遐邇忘念、載在史籍、班班可考、顧
陛下念薛敷政全蜀危城、陛太僕寺少卿諸臣無不頌
陛下體臣之情、知其清貞、故舉首為百僚勸、然敷政外　臣
所痛心盼望者、則有御史史永安、永安力撐貴陽數月矣
此兩三月、不聞消息、臣　憂心如擣、平越兵敗、不知誰為接

濟、張我續移鎮偏沅不知何時有濟遐想不安。與巡撫李橒。督學劉玄錫此三人者如槁葉之禦衝風一出入息若日如年矣噫

世宗朝胡宗憲夜出禦倭、一戰得捷、即陞都御史、浙意賴、之以寧倘永安保黔地無他虞、即便優陞非過此

祖宗朝舊例也。劉錫玄在兩司中、孤掌獨拍。如蜀中之戴燝周著萬編等困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擢。無拘常額。俾諸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語曰

明君之行賞也煖如日。故人勸。極力而樂為盡情。雖所以厚諸臣。亦所以衛

社稷也。雲貴兩差御史、其當差也、臣等不得不責之以大義、其既差也、臣等又不得不體其私情、其中間有遲囬者亦人之情、不然、涉屺岵之事、鞅掌偃仰安處之詠、形詩備載不遺、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臣愚為雲貴兩省及山海關當單與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等兩差事、仍舊無論事體不比中原之一。即道路嵐氣、見者心傷、亦鼓舞人情之一道也。臺臣雖有志操、如近日梁之棟、先年拿獲劉保、此奇功、彼不自以為功、今馳驅于居庸山海多事之時、亦當作二差、彼不自以為勞。臣閱其復命冊籍、纖悉詳備、有臣如此。

甲間伏交奴之所長不可不日以被

國之寶也。彼雖不言臣不一言、使差者無所用勸。臣心豈安。臣敢昧死惓惓、臣等無任籲
天叩懇之至。奉
聖旨、這奏內川貴各官戰守勤勞應錄叙的、即與錄叙、其李橒、史永安、劉玄錫、萬編等見在圍困、着即加銜以示激勸、雲貴及山海關按差崔等兩差候事平照舊梁之棟依一議優叙、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琿直陳黠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兵毛文龍、接伴院臣李聲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

兵所送軍兵三百餘名、問自湯站、擒斬假達五十餘名、生擒真達五名、前來獻捷、真達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鮮國穩城通使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說、皆是搆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欲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悞其邪說、誣本國之不幸着令通官朴更生將此事情再三論辨於副總兵、則曰我之經緯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因、據議政府狀切照前項真達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凶言、極是譎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無遠近之

惑、合先具本備錄奏聞
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
家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秘。無路詗知。或使小邦時時往
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
奉知於副總兵。豈有密地使人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
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
於小邦咸鏡道。滿浦在於迤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去幾。
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
說、則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卽指被虜人、金景瑞也、拘係賊
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還放矣、安有護送之

事乎據此推之、虛誣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
無非搆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流
之於
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杼之
說、或入於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情、不得不陳
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賊虜奸邪之說、將臣此疏、
亟下該部、痛加辨析、大釋群疑、不勝幸甚
朝鮮國馳奏賊虜之凶猾益甚、奉

九月

聖旨據奏逆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臣忠節、其一切同仇、犄角制勝、佐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六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　甲寅

獻四川俘

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疏曰、據四川監軍僉事戴君恩呈
奉職紙牌、照得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等戕殺大吏、竊據
岩城已九閱月矣、今官兵奮勇齊攻、堅城克復、擒斬無遺
所有當獲樊龍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既經監軍紀功、各
道驗審、已明、并准撫院差官解送何若海及按察司呈解
周鼎等通應解獻
闕下、請

一尺草約作愈　名一方　一

旨正法、情罪稍次、應候會審就近處決等因、審驗得樊龍

等身屍首級、并逆賊石永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許進共

三十一名、俱於　天啓二年五月被官兵先後擒獲解到

驗審無異、然看得樊龍、張彤等、人本么麼、性最兇狡、煽脅

苗而謀爲叛逆、事豈偶然、假援遼而明動干戈、志不在小、

戕殺撫道大吏、傷哉流血成渠、攻破州縣名城、慘矣積屍

盈野、竊據我城池、自恃地利、抗拒我師旅、罔識天常、遂使

三巴半壁、乾坤所在震動、四省小民物力、是處驛騷、幸

天威之遠播、致嚴郡之立平、元憝束手以就擒、易於拉朽、

逆黨繫纓而盡戮、捷若承蜩、事豈人爲、孽由已作、亟宜解

編好露布

赴　國門。用以張皇我武。伏遇

皇上天戚赫濯、

神武宣昭、文武同事同心、將士竭謀竭力矣。連秦楚餉滿川原。遂乃秣馬誓師。共矢沉舟之志。因而晝攻夜擊、人懷背水之奇。一戰而危關立奪。棄甲曳兵之黨。擒斬不下萬餘。再戰而援賊盡驅。扶傷帶死之苗。追勦殆無噍類。乃賊猶以欲走愚我、妄爲後舉之圖。而我即以許走愚賊、密定暗擒之計。終徘徊而難去。卒次第以成擒。雷擊電馳。一路烟霾盡洗。根除蔓剪。四方羽翼全摧。豈獨漏網遊魂。業已望風而解去。自今狂酋殘喘。亦將指日以歸降。是真足以

大彰

皇上不世之奇勳。而更可以預卜

天朝無疆之景運矣恭候　請照依律例分別正法其

樊龍張彤黑蓬頭首級仍應剉碎與同各犯首級應否傳

示天下以爲土司目把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

湖廣道徐卿伯奏曰臣前疏欲督臣張我續救黔路由綦

江往遵義。蓋遵義。通川。貴之呼吸。扼水。藺。之吭。背去貴陽

不過三百里。可以作黔省之聲援。去平越不過二百里。可

以爲撫臣之犄角。至于平安酋使其內顧。而省圍自解。斷

水藺。不得合交。而奢勢亦孤。爲黔爲蜀。計無便于此也。亦

諭總督宜駐遵義不宜居辰沅情形机勢、然井然可謂謀國之良謀未幾而遵

然則之一

迫一退其無重于此也。譬之奕。此點眼一着。而全局皆在我矣。督臣
保 豈
聞 命之日，即倍道而趨，尤嫌其緩，乃職閱其仰遵
耶小哉
明旨一疏，大意欲住辰沅。噫吁，慎矣慎矣。夫辰沅在黔之
東，去黔尚千里。其進師也，止能解黔一面之危，孰與夫三
方適中形勢利便，如遵義者之爲得力也。且所責督臣提
黔政，以其見在兵將堪以應急耳。今舍川適楚，又須一番
料理，道里迂迴，不知久圍之黔能待乎否也。職謂督臣斷
宜住遵義，再不然，令鄖陽撫臣暫時移鎮沅州，事平即回，
俱無不可。而督臣辰沅之住，當夢想不到者也。職 請以
遼事喻，有毛文龍以住彌串之間，可以窺奴，不敢狂逞，使
百冊足言矣

文龍今日同而鎮山海始出廣寧鎮廣寧始趨遼陽則失算矣是役也何以異此伏乞
勅下兵部即刻議妥馬上差人傳諭張我續無得畏難遵義規避辰沅致悞封疆責有所歸矣

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
聖旨遵義不守賊復猖獗着督撫各官調度兵將堵禦援勦撫兵官就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雛勤事死難併龔萬祿等俱與優恤該部知道

徐侍御之言在耳也

命魯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勦刻期起程

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酋叛逆罪惡滔天萬難招撫六

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稿一通臣讀之知臣奏稿二通撫臣業已代題矣安酋叛逆與黔省困危情狀得達

聖覽我

皇上必不忍棄置此一方赤子于度外大兵大餉當旦夕至矣第讀題稿內有部咨所稱奢氏毋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與臣書內有稍緩征戰覘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即內外夾攻擒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悞黔之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里揣摩未真或因極救無術姑為此漫語塞責無足怪者第撫臣至沅州不

何明足言果 至十八

時斗米五
兩無處可
買強寇外
攻飢兵内
人民　祖
食救援不
至黙之篤
岌岌
城牛請
公之勞不
既烈且偉
武

爲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撈塘報、日日遣發矣、安酋叛逆開之不爲不悉矣、豈尚未信爲眞耶、豈臣原稿爲賊所得被賊改竄、撫臣代題者、非臣眞稿也、撫臣何爲望臣稍緩征戰、覘其動靜耶、不知安賊動靜、臣覘之已久矣、第覘其自二月初九日統領蜀賊苗仲數萬圍攻省城、今五閱月矣。其造雲梯製滚㕞築墩臺。百計攻城矣。又恨士民之固守。將環城墳墓無不剜掘。枯骨無不抛揭矣。其今日打一堡、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日燻一洞、殺一堡、劫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第覘其今日縛我一塘報、明日縛我一居民矣。又覘其今日挑戰。明日環我。而無休息

矣。又。覘。其。沿山札營。四面伏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播權
無地運米無門。城內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覘。其。攻威
清。攻平埧。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貴房矣。又。覘。其。陷安
順。陷廣順。龍里。畢節。赤水矣。其殺思石道副使孫克恕、安
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州知州鄭鼎、擄駐鎮畢烏同知楊
以成遊西守備王懋淑、各衛所等官殺擄更不知凡几矣。
安酋之動靜。大略如此。叛耶。非叛耶。征戰可緩耶。不可緩。
耶。聞撫臣趲兵趲餉、倍極苦心、倘數萬精鋭飛電而來、藉
其威稜。退賊三舍。果啓其首鼠觀望之心乎。乘勝長驅。固
可殲渠魁。赦脅從。亦可。彼時勦撫惟意。又不必執言夾攻

矣。大抵安酋之叛也。安邦彥倡之。四十八枝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方典、李希堯等和之。奢社輝至今部各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奢氏未叛也、況安之叛至三省土司。在在狂逞。處處盤據。千里之內。生靈殺擄殆盡。地方殘破無餘。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啖賊之肉。寢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緩之尚有悔耶。聞二月內賊困普安、安南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兵四千來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一夷、賊首羅應奎等率衆詐降迎、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疊水鋪、賊伏四起、遂致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為害也

近自安營逃出擄民有言撫臣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矣者有言已送還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殺不知作何使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言撫局外之人多言戰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撫之職何苦言戰況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傾肝吐胆及叛之時臣之撫之者不翅舌敝髪禿如可撫豈待今日哉圍城之初賊射書云爾城內之人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蓋賊已咲我之言撫矣況賊焰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黔當萬分危急之秋切恐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為此撫之一字躭閣稽遲致令黔之生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

[illegible]

不能守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

皇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念黔省城守之功。陞撫臣李檼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

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統俟圍解之日、一併優敘

贈。死難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一子衛千戶世襲。與祭葬。

候補科吳弘業條議蜀事、奉

聖旨、沐昌祚世守滇藩、這征調援勦等事、着給敕、聽便宜

行、餉銀除奉旨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粮該鎮併督撫各官、

准暫湊用、仍着該部儀處按濟、不得專靠請帑、建昌道路

已通新任撫按官、推他上緊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沙源等加銜復職已有旨了、

備紅夷

福建撫按題樞前事、兵部復請疏日、紅毛夷部落種殊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實以兵船泊閩之彭湖島嶼、奸民潘秀等實勾引之、六閱月楊帆而去、何以主心而至何以未餉而賜、我不過憑降夷者之三寸、第闖泥有容以美食饋之、以其言退之耳、夷是役未甚知有大利也然而機智頗開、情形漸熾、寸數年、大舟巨炮截我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歲、綠綿貨物悉為彼有、而商亦稍稍避之、夷從海上無所獲、遂欲如粵夷例住內地而與我為市、之粵不得、轉而之闖、初尤泊十二艘干彭湖、今且以三舟直入悟嶼矣、其欲愈奢、其勢愈迫、其船則前後左右俱裝巨炮、一發十里、當之無不立碎、哉雖有利亦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倘或傍倖一勝、徒足　彼勢而損中國之威、無益也、又聞夷舟高大堅厚、利深涉、不利膠漆、其人利水擊、不利登岸、食粮有限

長慮遠計

人數不多云亦當自去所患附近奸民誘其厚利貪其
高值私載食貨而與之通而沿海諸將卒往往多不法
受賄賣放以汛守之兵船成交通之穴藪則閩之憂誠
不在紅毛夷而在奸民又不在奸民而在汛守兵將也
該撫按所稱嚴禁接濟不許寸板下海使其坐困而又
令鎮道諸臣提重兵就近防禦使不得于閩亦猶其不
得志于粵即不須却以善詞而數月之內未有不鼓棹
逸去者也既經會題前來相應復請合候
命下移文該撫按
衙門遵照施行

的是史才不負所舉

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疏曰惟 國有與立必
重信史謂其以一字衮鉞佐刑賞之不逮而丹青片語令
其人亘古如見于以維人心持世宙賴至重也我
皇上嗣服之初重崇儒又橫經進講千載一時欲紹述
先朝美政加意實錄木天弘開羣賢萃止較讐編摩各優

長其間揚

兩朝之鴻休樹百代之令模者豈曰無人而才不厭多編不厭富耳目聞見之閱歷久則議詳而儲備是以獲麟之筆勤于暮年垂憲萬世者無論矣他如丘明立言于旣眊董狐決策于志達即歷代良史屈首班馬必得之名山大川徧遊之餘商古確今論定之久故其文益肆而著益核司馬通鑑纂之宦成紫陽綱目刪于學老即我

朝丘文莊諸儒每以老練方成一家皆足取信一時光耀千古夫孰非篤任耆舊發抒積學之明效大驗哉今

聖明羅才恢張天網宰職虛已日開東閣凡講幄勞臣爲

公論共惜、在廷、業旁搜、類舉、野无留良矣、乃五十餘年之舊詞臣。舉世咸推其詞淵學海如李維禎者。久稽啓事。非所以崇名儒而光盛典也。按維禎一生著書奕葉清芬。東北遍歷疆土。隨分盡職。毫無拂色。論其孝友大節不愧古人。雖以不類弟李維標骨肉蠡賊、亦委曲友愛卒若于調。此誠近世士類之所難者。非起用清卿、竟以人不盡諒、決意懸車、今事過論定。又值史局需人之日。凡布衣名流、交章論荐無非欲資一得以裨大典之意。而宿學舊臣。五十餘載。反不令留寸墨于鴻篇鉅簡之間。竊恐凋謝之後有讀其遺書者不能不爲一時用人之大惜也。彼蔡邕党卓

欲留以成一代之史危素再仕

高皇帝心厭薄之。特以元史未成。容其卒業。愛惜良才。棄短取長從古如此而況完名完學如李維禎者可不亟起用俾操直筆于秘館哉又有原任刑部主事周獻臣學問該博文章鉅麗。與李維禎結契論文、雅稱金蘭、所當如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令其共珥筆于天祿叅佐載紀者也外此如昆宣諸人亦小有才、然其言則非、職既惜史才。又慮世道、不敢混收薰蕕以濫奏瀆伏祈

皇上念史典綦重。史才綦難。

勅下閣部將李維楨周獻臣即時 特起俾預纂修之列

或與董其昌共事留都、考求年記、早成實錄、庶黃髮無愆
青史永頼。而我
皇上慎重史局。得人共理、鴻模駿烈、與天無極矣。奉
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着與推用、
山東登州府通判王一寧上言、援遼原抱同心、報 國豈
懷異見、敬陳悮聽、詢因兼報出海日期、懇乞
聖明亟賜褫斥、以安愚分。事職閫遇事而協謀者、就臨事
而忤見者危職、讀聖賢書、閱古今史、豈不知臨事好謀是
何等語、廉藺寇賈是何等人、而身蹈于至危至險之中、乃
當此無蹤無影之謗耶、謹請爲

皇上備陳之臣一介書生、去年因憤遼藩失陷、挺身獨往
朝鮮、借兵同至鎮江、適遇毛文龍、禮聘決策擒獲佟養貞
停獻　闕下、蒙
皇上欽賞職銀五十兩、及後部科僉議、授職以通判之職
職受　命飲冰圖報無地、及今奉
聖旨前往朝鮮救援毛文龍、叅酌軍機、相時征剿、職于五
月二十五日出都、六月二十日蒞任隨將所帶官丁八十
于、監軍海防道處過堂開粮、因船兵未到齊、候至七月十
八日祀海開洋間、忽奉登萊撫院批道、據平遼副摠兵毛
文龍呈稱、上年在鎮江、差生員王一寧、及加銜守備蘇其

民鮮功請兵、今春千揔李景先回稱一寧等船駐鐵山、改
換文書、有孫尚武者蘇其民奸彼之女、冒名領賞眞叛僞
官李世科、是一寧受其二十金改在歸順數内、并揷入游
棍名字、及世科歸嶮山殺人、是一寧受賄所致、公文九角、
止投二角、有功官員都無陞賞、各懷憤恨、等因職讀之、嘆
曰異哉、何異國來此異聞哉、夫文龍與職、桑梓至誼、葭莩
至情、他鄉幇結、患難共之、蓋骨肉不啻其切也、胡爲乎來
哉此語、職涕曰、必此天之不欲職捐此餘生、以助文龍成
此斬賊恢復之功乎、何物李景先、么麽讒口、毒人一至此
乎、蓋景先向在遼、與職有隙、此番以職將佟養眞等俘獻、

必獲我

皇上優賞、妬之深、故不覺讒之毒也、職不意文龍豪傑聰敏、與職如此交情、乃爲一謗言投抨則文龍亦大乖生平矣、且無論職與文龍爲官、職係生員、原未授半職、屬文龍轄、文龍未得輒稱差職、第請就其所詬者臚辨之、李世科者、文龍所鐐鑽之解犯也、當其跣赤附舟時、數日不得食、賴者民單文傑食之、則其貧可知、焉得誣職受賄、及世科至廣寧、方按院因其善辨、釋之、且收之答應、是方按院放之也、焉得誣職、責放文書九角、除經撫、按院今遭離亂、無憑查考外、其投兵部者見存、明開擒獲嶮山守堡李世科、

並無歸順字樣且文龍書手張元祉可弔審也焉得誣職改文龍鎮江功。去年七月內擒獲佟養眞文龍于次日即差家丁從陸路馳報撫院據此具
題蘇其民所賫報功公文行按院查核未蒙
題覆兵部及通政司可查焉得誣職埋人之功以致衆懷憤恨抑不特是也李景先以去年十月內復冒鎮江旣稱職有改換文書等弊何不即于彼時稟鳴經撫而及今方言此又最不可解也切職原奉
欽旨渡海救援文龍文龍弟聽李景先無稽一言以呈投登撫職豈敢因文龍之言輒中止以違

皇上之命、生死須走此一遭、故今以八月十三日解維揚

帆出海、但職既被論、戢焉敢擔重、以故原奉兵部

題准解餉銀五萬兩、今盡數辭解交與守備唐堯卿等、而

僅留一千兩隨帶官丁廪粮之費、原　題准領過海兵三

千、今盡數辭領交與守備汪崇孝等、而僅留八十八名爲

隨身隨役渡海之用、嗟乎、職異域孤踪、形影相弔、此千金

爲八十八人食給所延幾何時、職此去惟有藉文龍爲命

耳、文龍與職素朞結無嫌猜、職面文龍時、自當負剃以請、

諒文龍　國事爲重、即職有大罪狀、定當冷然一咲、釋然

與職交好如初、共圖勘勦、惟是李景先無端謗職、天下咲

兩月廷言 米　　二十八

十二

職者謂此行不入虎口、必葬魚腹。然天下豈無知職者謂此行是重

君命。亦以敦友誼哉、嗟乎、職本書生、若志燈窓、顛毛雖種種矣、鉛刀尚圖一割、倘職辱文龍之收而倖共成功乎、是職之幸也。倘職不辱文龍之收而喪身他鄉乎、是職之不幸也。倘既不成功。又不喪命、將此八十八人飢餓于海上既如觸藩羝。又如粘壁蝸。則惟願

皇上亟褫職。容復還青衿、仍歌咏我

聖世菁莪朴棫之化。且甦此八十八人之命。是職不幸中之幸也。職今出海去矣、落魄囂魚、不能以文佐太平。又不

文龍不宜遽信無憑之言以自乃其同心

能以武紓宵旰。徒立後來人楷樣。曰武臣之未成功也多籍文士之籌謀。武臣之旣成功也必謗文士以寃死職同首五雲不知其涕泣之何從矣。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兵部請旌義烈土司

贈。彭象都督僉事、彭象周彭鯤翔彭天祐各。

贈都司僉事、

奉 旨援遼、一門戰歿、眞恤錄之所不容緩者、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夬變頻仍。引罪請免。

大約謂九月雷已收聲。雨亦稀少。正各兵權建營房之日。

忽于二十三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而雷更迅、歷寅卯、兩時、始晴朗融和、至次日晴當午後、有聲如雷、有烟如雲、偶起西城外、得總兵江應詔報、有守備丁起鳴與張愷試銃于寺、延燒大寺、寺中舊貯兵器、臣于先一日令沈杜兩主事查盤明白、今舊物未甚失佚、獨新造火藥二萬餘斤、一時盡燬、火藥有五大局、向沈主事又新造一總局、此係造成、尚未入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爲謀、再四審覈、供報相同、委屬試銃、而火起于其旁者、籍籍如張愷輩皆關于火藥之人、則其非他人所至可知也、方提捕該管員役嚴行究處、至次日水兵營游擊金冠等報接濟過十三山遼人三

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酉自八月十五日閏十三山、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夫百務方興。秋防甚急。天出雷風之儆。臣何敢謂遠不可憑。而况軍務之急需、即秋毫不可損。而二萬頃殘于一炬。中原之赤子、即孑遺亦可憐。而萬千遠敗于久圍。此其天心之愛。既而嚴切人事之殊。更屬惕勵。除臣與合鎮文武痛加修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所關甚重。而臣又輔臣也。天人之變。又不專于一方。懇乞皇上大奮乾剛。嚴核邊政。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儆。臣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今雷火示儆、正賴加意綢繆

以安疆圉何必謙讓該部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丑時朕生一女、該部知道、

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奉

聖旨周著、城守有功、着即議起用、林宰、徐如珂、從優議敘、

其餘道將各官、著有功次被人指抑的、都着查明具奏、張

我續屢奉

勑諭嚴旨督援勦賊、不得輒議更章、以致推諉、

贈。章文炳太僕寺卿、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

欽點。冊封各府正副使、代府、趙之龍、甄淑肅府、劉嗣爵、霍

守典益府、趙時用、李芬晉府、李國楷、李彬、唐府、黄龍光、盧承欽韓府、王廷、宋鳴梧、慶府、金秉乾、閻可昇、趙府、李精白、陳堯言、潘府、李孫宸、張其平、福府、魏大中、李昌齡、建德王府、　繆昌期、金麗兼、樂安王府、　韓日纘、謝雲化、

鄒城恢復。元兇就擒。巡撫趙彥恭報蕩平完局疏曰、鄒魯本禮教之名邦。忽有白蓮之妖孽。蓄謀日久。睥睨甚奢。乘邊疆之多事。因人心之易搖。輒敢糾衆倡亂。僭號改元。一舉而陷鄆城。再舉而陷鄒滕與嶧縣。殺人如麻。虐焰薰天。南北梗塞。遠邇震動。二百六十年未有之大變也。元兇徐鴻儒、極奸極狡。如鬼如蜮。始稱雄於梁家樓。爲我兵所敗。

逸過河東。繼竊據于紀王城。又爲我兵所敗。逃入鄒縣。結納匪士五千人。廣布走馬數百匹。忽然在鄒縣往來召號。蹤跡詭秘。又善能用衆。群賊效匪。善能守城。我兵多傷。故攻取鄒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爲之祟也。職等竊計此賊不除。終爲　國家之患。隨令總兵楊肇基挑長壕。設長堤。以困之。如天羅地網。水泄不得通。又掘隧道。築馬道。爲必取之計。賊之力始窮。而食亦垂盡矣。職等竊計。城中男婦尚有數萬。逆黨固多。其人。亦有無知被惑者。亦有強擄入夥者。勢非得已。情有可原。破城之後。不免玉石俱焚。恐傷天地和氣。恭繹

聖青愚民被妖賊誘惑。已多就撫。朕心慰悅。欽此。仰承我
皇上好生之德。解網之仁。宣布
皇恩。惟開一面。各照州縣分發復業。總計全活凡三萬餘
人。皆我

皇上顯仁
諸公陰德
合而綿厚
國家靈長
祚

皇上納稅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穽者也。職等仰體
皇上之心。槩與矜全。非敢屈法以市恩也。兵法云。全城爲
上。破賊次之。諸將士之功。視破城爲更大矣。妖氛已靖。城
池已復。殘賊之逸入徐豐者。又復追勦無遺。而隣封之北
直河南。并無一賊之擾。征討之局已定。諸將士之勞。不容
泯也。前後功次相應　題復。乞

皇上勑兵部照例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十九日、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云、照得賊首徐鴻儒、自鄆城發難、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荷撫按二院、會 題督勦、隨同兗東道徐從治、於六月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恢復嶧縣、解鄒城曲阜之圍、遂次師兗府、七月初七日、奉部院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誓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劉平、二夏店、紀王城、嶧山等處巢穴、續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援兵七千員名、至、相與復滕城、平錫山、救豐沛、塡餘氛、計大小三十餘戰、俱經塘報訖、鄒縣圍久未下、職自錫山旋師、城大怖、賊首偽都督虜五、偽擒兵概七等、據城乞降、掖去旗幟、奈徐鴻儒被詐百出、高尚賔、歐陽德、鄷九敍、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行死守、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部院傳令徐鴻儒不出、即四面攻城、一人不饒、衆賊慌懼、始權縛鴻儒出城就擒、馳獻軍門、適值按院視師臨兗、下令解圍、本鎮同三監軍道、點名給票、于十四五日、安插、各州縣之民、于十大日安插、鄒縣在城在鄉之民、其二萬七千餘名、造冊呈報、收過馬騾三百餘頭、即給發縣、以供驛遞之用、神鎊七百四十五杆、大砲二百一位、大將。

軍銅鉋五尊、鉞斧九十九柄、短刀一千三十口、長鎗不計其數、弓箭一千五百副、鉄盔甲共一百二十副、藤盔藤牌共一百一十五副、銅鍋十四口、俱經縣官驗明收貯訖、恪遵憲禁、無無一兵敢入城內、動一草一木者、但見城中百姓俱焚香結彩、迎新縣官、反側之地、復見漢官威儀、良可慶也、至于借號改元之賊首、徐鴻儒等、皆械器繫府獄、無一漏網、眞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亂萌、塞而皇、作廣矣桉巡撫趙疏稱總兵楊肇基當機審、而謀出萬全。料敵明而功收百勝。東兖監軍副使王從義兖州監軍副使徐從治天津監軍僉事來斯行、運籌則群策群力、兼收督陣則入戰入克。並奏山東都司楊國棟、僉書廖棟、天津都司劉永昌、冐險中鋒而力戰。復掃巢穴以成功。內劉永昌以報 國之忠。兼保家之念。每戰必克厥功尤著。以事驗之。洵非溢美、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巡視科道劉弘化、劉芳等奏言、自有遼警以來。火藥草廠。屢被焚燒。深求之有奸細之疑。

戶卓[illegible]

戔。求。之。有。冒。破。之。疑。承管監督官員。自難逃咎。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群僚、乃

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馳馹回、以需召用、仍加

太子少保、以示眷懷、該部知道、

鄒元標子告

左都御史鄒元標去。國情深。疏。曰、臣一介書生、

三朝豢養、犬馬無知、尤知報主、臣屬人類、而敢忘 君臣、

欲望 闕叩首行矣、思今 國家大事、惟在憂虜、策虜者、

何處數千百人、以臣愚見、視定守之一局。夫衆不過數萬

車、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即恢復也、其誰

着着不畫字字深情真國家之祇柱何可令其一日不在朝廷

即

東事

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廣寧還我、則內顧有基、不然、山海岌岌矣、薊遼永平二大鎮、戚繼光壘、城當修補、品字、田形。亟當議行、此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失。始于李成梁李成梁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每殺熟夷。上首功、家家萬戶侯者、然酋不解之仇。尤于殺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也。且一鎮之內。絃管四沸。婦女衣翡翠。竊比王侯男子習狙詐。奈之何天不厭其地而使淪于夷也。次、壞于高淮、淮在遼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遴才而昇。近皆半門生故吏。敢以之橫卒。而諸鎮。

呵啍咻咋唫。。。。。
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
名。而以全遼畀奴酋矣。今言之可為豎髮。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泌憂在黔。酋藺酋之逞也。蓋蜀遠而黔近。其種種作
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狀。當兩臺按院及諸縉紳起而與
黔爭。養如嬌子。釀至今日。楊應龍非真有叛謀也。五倫滅
絕。自其常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往勘居間者利其賄。勘
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獸窮必鬬爾。安酋鑒彼覆轍。原
蓄异志。貪夫因其襲替而遂激之。今炎炎之勢未易撲滅。
料其所自必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枝人

皆有心。間而携之。從中爲難。必敗者二。我雖無餉。楚與滇尤可策應。彼之農已兵矣。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三。我兵有制。彼留衆自綿被斗櫓外。一鼓而竭。望若以奔。能善召之。又爲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自作孽。然我應之。亦有三難。播州在一山中。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酋四面受敵。我亦四面出兵。其難一。昔一播酋。二大中丞。方能成功。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兵。其難二。昔物力尚盈。今當家空人竭之時。非發 內帑。不可濟。其難三。將才別有一種意態。今輦轂京卿者。异才也。新發于硎。尚屬朝氣。在當事遴而收之耳。用之于試。不如用之于習。四川左布政林

宰夙有令聞功在危城。可任蜀撫。原任巡撫朱燮元、即以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耆酋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潘濬、原巡按貴州楊鶴、今付以黔事。舊月封疆。諳若指掌。可借箸也。又如原任尚寶司卿彭遵古、給事、段默、原任知府黃洽中、皆有軼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民窮極矣。民望久矣。臣嘗告司農汪應蛟曰、宜先減半。付之各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爲議處。但可爲民極水火之阨。不必究其施爲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下天挺聖神。即位二年。動法古帝。以臣度

陛下必享有道之長。

陛下即位未幾。黃河澤清。與

世宗初年一致地呈瑞者一項山東亂、粮船難渡、天雨半月、賊竄嶧山、飢死者半、天助順者二年穀豐登、民皆有秋、天助順者三雖各處有賊寇之儆、然

世宗初年亦始于山東如福建、如大同、三處見告今日、時勢與

世宗朝無異、在以定見定力挽回天意耳

陛下一身。

天地　祖宗之身。山河

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爲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又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身要矣、寡欲爲先。寡欲則精日充、精日充則心自廣、體自胖、是爲德潤身。臣嘗見市人一瓜一菓、時時津潤、不使枯槁、因思潤身之旨、不敢賤惡其身、故敢以養身之言進。即此是精一、即此是克復、帝王大經大法、即此爲之根基、亦所以爲社稷也。

養身

內帑時發、臣不爲陛下憂、所憂者在民之聚散耳。先是有問財聚民散之旨、臣語之曰、財猶水也。水欲其流、不欲其聚。水之聚也、必至漂屋蕩舍、民惡得不徙。水之散也、民始安土、剪茅以居、惡

發帑

無黨

得不聚。神宗括据三十年。内帑之積。雖為兵事散盡。奸賊騙盡。此亦聚散常理。内帑空而邊事寧矣。有志士紳。且視阿堵如糞土。而况居 九五之尊。順天應人之
聖主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陛下可以理自信。凡有請者慨然捐發。無憂貧矣。近時臣工。或以門戶自相疑猜。此從身名上起念。臣與冢卿張問達相處年餘。
陛下試問張問達。臣曾說門戶中一人乎。蓋臣實見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傷殘。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職

事而已耳又實見得人之稟氣。各有偏全。人之識見。各有高下。從德性用事者反求諸身。不作異聞見。不作人我想。從情識用事者。但求諸人。東猜而西疑。左旋而右轉。曾不思前數年諸人。始而酌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猶不務行所知以不負所學能耶

陛下洞燭其情處之以和平。則

朝端享清靜之福。不難矣。年來一種委靡退託之氣。急宜頓整。如諸臣建一議奉

旨必行矣、顧得

旨必令速抄也、抄而未必即行。行而未必即覆也、日摭一

任怨

日、年捱一年、兵餉政務、俱從口角上談過。由
上無責實之令。故下多因循之習。愚謂一科宜管二月、自
正月至二月、以吏科始、凡奉
旨下部者限以某月完、如各省考成事例、一册送閣、一册
留科、至雙月終、科臣以完與未完事件報閣、取
旨上裁、六科總一考成、不完者罰有差等、庶幾事事着實。
不託之空言矣。世之所避忌者惟府怨耳。苟眞有爲
國家心。即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高怨亦多、千年萬載
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已言之。其千百載下自有知之者。不
必避也。然廢棄諸臣、老成端重者、不必盡徇常格、山林久

賜環

滯者、亦當念其衰遲。公事見遂如熊德陽等、亦當早爲牽
復。以天下人才。裹天下治平。以扶我
皇上億萬載無疆之祚。臣身在草莽得覩
堯天舜日之盛、臣生固榮。死亦榮矣。臣遠離
闕廷、不勝耿耿血誠之至、

針時病痛入骨髓諱者忌之明者師焉巖巖嶽嶽是大臣正色立朝之度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　國步甚艱、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社亂原、事職聞
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
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覊虜隱禍方深、徐淮
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

且虞恇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
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
所在相聞此眞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胆臥薪之日而因
循格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具爲堯爲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
同河決。此皆諸臣誤　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
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安然猶
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自愚而自誤。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

忠愛懇切

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　奏，跪拜起立，苐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暢。職意

祖宗之制，倡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

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與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祗畢
朝儀安取此舊行彡繡橫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茀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職聞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
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　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
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
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
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祗成故事。每取
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及退入　內廷。而耳目
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

大君臨照之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子、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典家範、盡蔑之爲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悤羅織者、既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無事、全虛廟算、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閭、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

似蜀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夫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策蹇快于馳驛肉中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辨但念世受
國恩更蒙　寵拔目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霄涕零故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　睿覽稍見施行職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庶吉士鄭鄤昌言常採疏曰臣蒙

指切指干洞垣文鄭齊鳴自是詞林美談

聖恩、讀書中秘、既觀往古興亡之轍復覽今日理亂之機每中夜屏營憂心如擣、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私慶有為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逖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之浹旬、未蒙報可、臣切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宮府問之勝理也、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什之閣寢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深微

[illegible]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圜之義若不經

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粵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

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祖時、皆因權璫之煬灶、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方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

可知

者也

國家之患其奸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痛哭）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者力能可施爲留中之事症候微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臣稽史冊中召亂之端有二而今皆已見之日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旨用以肆斥大臣其机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綫用以陰滑

聖慮其徑竇使人疑

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語有之其未徵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

臣願

皇上之早圖之也。臣苟作養、本無言責、但實見留中爲治
亂關頭。且數日以來。未見爲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更陳梗概。伏惟
皇上亟賜省覽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朝儀大典、　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傀儡、藐
視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鄤這廝、黨護同鄉、窺探
上意、本當重處、念朕首科取士、新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
輕俱降二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十一月乙卯

禮部接出

聖旨　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弟、追封爲簡懷王、皇妹、追封爲悼懿公主、

大學士葉向高懇宥詞臣疏曰、　聖節在邇、扶病勉出、恭候、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臣所能料理、今未敢瀆其他事、惟是脩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近以上疏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官冒昧揭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煩聒之罪、然耿耿于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講學勤政、

皆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編
聖怒、只在　朝儀、一節、此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者。震孟書生也。但見史冊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即在　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　奏事。皆是常套　堂陛之分雖存。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款款之愚而欲效之。此書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敷陳。于　宸衷終未盡徹。臣等私心、向亦歉然不敢以震孟之說為盡迂也。若其

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代盛時。危亡禍亂等語。皆未嘗諱。
漢文帝賢主。其臣賈誼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
受之。不以爲過。千古傳誦以爲盛事。
皇上方爲堯爲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終不可
解哉。若鄭鄤所言。蓋因震孟疏留中而爲之申　請。且鑒
于向時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耳。好名則有之。
非敢黨護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鼎甲。尤莫重
于鼎甲之第一人。
天子臨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歲爲
龍飛第一科。關係最重。震孟夙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臚傳之日舉朝相慶以爲得人

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罹譴逐非但無以

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於盛典亦太不光矣人情遇小小知己

即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愛護而保全之震孟

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謾之心即

非人類

皇上旣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數月而遽推折之

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濟濟彬彬鄭鄤亦三吳名士也乃與震孟同去殊爲可惜竊窺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才耳然臣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先皆以狀元直諫謫官至今稱不愧科名者必以二臣爲嚆矢而惜當時處分之太過今震孟等被譴于彼之名得矣使他日以惜二臣者復惜震孟等得無爲
聖德萬一之累乎况今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將謂我
皇上之罪震孟等又不在于 朝儀之一節也臣草此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

老臣也、苟心有欲盡、默而不言、是爲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即生入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
愚如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德與　天地同寬、而令名並　堯舜無斁矣、
玉牒纂修已完。
勑司禮監送館、
欽賞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侍郎周
道登、所正何承順、典籍鄭崇光等六員、中書陸宗本王應

進等三十四員、銀兩紵絲表裡鈔貫

眞經濟眞文章

御史蘇琰理財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爲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如也、以爲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爲源未盡開耶、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捐俸事例、其條分縷析無不備具者、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每有逗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嗇短者當之耳、職見今之司計者、眞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衆隨養索飯、半饑則猶或能忍、全餓則與執爨者爲仇、當此家計何

如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揔數細細權度於萬不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者不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條爲三要、望我

皇上省覽即賜施行、所以脩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會計之有錄也、進呈　御覽則天下之入數與　國家之出數。

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諸司百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斟可替否補救可得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槩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

地也則完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
不濫求者不奢有奢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
部以爲各邊歳額又取於工部以爲戰守耗費說者曰遼
額雖亡遼費方鉅獨不可使我
皇上及在　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入衛舊額十
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粮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　題
留矣此二粮者戶兵二部尚派虛耶和寔耶昨者覆　疏
何未悉也光祿寺掌　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歳額之盈
縮廚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大僕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
地何年何月遣買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之各倉米

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日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例之分二部也但聞其爭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也職即未習錢穀之算顧使諸司百執事共爲

陛下算計以庚錢於涓塵之助者合會計之明示將焉之乎二日斟酌本折緩急之宜以省蠹冒職聞主父偃之言秦事也日使天下飛芻輓粟卒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官不勝其缺之而致之必

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匱民窮馴致於亡亦惑矣我　國家貢賦其水陸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親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忍不告之

皇上乎職今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破冐以不貲之費者此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爲請而

皇上槩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

明開某緩某急一槩而　請之

皇上惟未知或緩或急故一槩而拒之職　請爲

皇上略擧緩急之目一剖分焉摠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爲

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京師所不產之物。即不改折可。也。抑或前日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年本色相間而行。如浙所請亦可也。蓋我

皇上於浙之織造。以十四運。准其為十八運矣。財本循環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者。悉為我用也。又有過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百錢之費。致一錢之用。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竊謂自顏料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其買進

仁人之言

痛切

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四季通融之値使商人不得驚於貴而惰於賤即商亦不稱厲也如是則　內廷之好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爲有用矣蓋職嘗閱　先朝典故、如先臣周忱之爲戶部、易水磨明盔以擺錫則一盔可作三盔之用。陳爛牛皮以煮、膠。其新者又自足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虛冒之贓以塞漏巵職所謂節其流三字、行之每有逗漏者則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難日發。干戈日尋。我

此語直令人毛髮倒

皇上且屢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心者惟恨一錢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天子明命藉　國家寵靈征兵治器舉　朝拭目而攘臂者乾沒如某某三四輩既以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槖復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臺省章　疏言者舌敝抄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晝錦優游職不知積厘積分之所抽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朴膚敲骨之所誅求考成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　宮闕　陵廟恃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靜而徒爲四臣窮奢極欲之資也且

皇上以四臣之所冒爲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幾於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即諸臣以補助請于

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請也。奈何四臣之乾没聽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

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不待外夷之侵内寇之鬨而天下已潰矣。今夫李永芳之叛逆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細相爲表裡。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織鉅不一恐無大於查追此贜者此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盗。又何臣

[illegible]

之不敢爲盜也。已上三端明白易見亦甚易行惟望

皇上速勅當事如議而急行之則天下之財或可得而理

餉或可得而充乎抑職又有說焉凡今日部覆之套往往

大分畛域每日某臣疏中條某事屬某衙門非某職掌應

待分抄　題覆職之所言雖事體多端而今日財用則戶

兵工三部寔其出入之總萃懇乞

皇上將職疏着三部堂上官及總理三部事者作速主張

與各衙門互相責成刻日

上報庶職言不成畫餅而得措之寔用矣職不勝陳息待

之至

感時納忠
國運人才
悲倣賴之

御史蔣允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疏曰、臣備員西臺列在
文軌之內、恭遇我
皇上萬壽聖節、獲與千官萬國、共效華封之祝、而
皇上聖誕、恰在冬至之前當九龍結
聖之辰、應五緯連珠之候、陽氣方至、璧星正中、猗歟休哉
臣觀古之臣子、自
聖誕、則有千秋金鏡之獻、遇冬至則有進履貢襪之事、所
以祝泰寧而介景福、如此其至也、臣聞冬至之節、陽氣應
黄鍾通陰陽爻爭陽氣尚微、故先王于至日閉關扶助微
陽以養成來復、

再用之言

皇上以當陽之　聖主。遇一陽之令節。所以扶陽抑陰。調燮大和而維持元氣者。在此時矣。臣謹比類而悉數之。夫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

皇上恭默臨朝。緝熙懋學。其于陽德。可謂如日之方升矣然　深宮燕間之中。尤宜提醒体認。常如對賢士大夫。至于嚬笑必嚴。威福維辟。盡杜擅竊。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者。此扶陽◎抑陰之一大竅係。臣所願首爲陛下獻也。　中國陽也。夷狄陰也。西蜀東省。相繼獻俘捷書時聞。稍吐連年屢衄之氣。然薦食之奴酋。方窺伺于一闕之外。視師之行。重煩樞輔。恐非　中國高枕之時也。宜

亟　允臣同官劉廷宣之　請更置大帥選擇監軍以新壁壘而煥旌旗庚幾撻伐之威振而陽德以奮乎爵賞陽也刑罰陰也非例之　封旋見停止失事之辟明啓爰書可謂陰陽不二矣然囊頭之人（指千惠等）犯每踣斃于三木之餘罪因之蔽不出司寇恐非先王泣罪之意也宜　深省科臣尹同皐等之疏獨免立枷永除苛政庚幾好生之仁合而陽德以光乎至于君子小人之爲陰陽也係于　國運者也君子進而陽長也小人進而陰長也君子小人互爲進退而陰陽倚復也關于　國脉者也

皇上御極以來遺廢登用言路疏通眞陽長陰消之候然

而有可慮者、三朝之遺老。以講學而去官一代之名賢。以讜言而削藉。切直敢言之臺省。未盡以三折而收。連翩抗疏之詞臣。又至以一鳴而斥。典刑日寡、士氣日衰。恐亦非皇上之本意也年來門戶畸分。網羅密布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藉正人者。靡不巧加羅織横被摧残。陰邪盛而陽氣傷。馴致有夷狄之禍。今計期已迫。丁巳之事可鑒于前矣。君子之氣屬陽、陽則向明其意氣每多發露小人之氣屬陰。陰則向晦其謀慮巧于彌縫君子之容小人也。常寬于三面而小人之傾君子也。多盡于一網丁巳之被

察者。傷鱗鎩羽。漸致亨途。而斬刈未盡之英賢。爲小人所側目者。尤不可不加愛惜也。詩不云乎。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以　國家楨幹之木。使之摧傷剝落。爲斬而復生之蘖。豈盛世之事乎。臣願當事諸臣。痛戒丁巳之覆轍。尤愼防丁巳之流毒。早伐邪謀。亟護善類。凡一切陰邪小人。造單蜚語。一一禁絶。此又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一大端也。臣欵欵愚誠。靖獻日久。敬因　聖節陽生之候。冒昧披瀝。以比于古之人臣金鏡履襪之獻。伏望

皇上留神省納。　俯賜施行。奉

聖旨。言官以獻替爲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浮

泛、且近來大臣求去皆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何成心察
典屢奉諭旨、臨期自有公評、今說丁巳羅織、致有夷禍、當
時部院主察何人、何不指名直說、一味含糊、憑何裁處、着
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諭內閣

聖德如天
聖恩如海

聖諭、前次降謫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
國是、欺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薄懲示儆、况今朕壽
冬至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
心一、吳應琦、各准復原官。都着恪供乃職、不許似前妄生
猜疑、逞臆玩愒、如有復
蹈前轍、定行重究不宥、卿等傳示、

經畫井井可垂不朽不獨江右可行也

該部遵行特諭

貴州賊酋竊板角關、大肆殺掠、

守關揔羅輔報稱、叛酋符國禎、楊維新、安鑾等、統賊兵數萬、札營清塘水、攻劫大公屯村、擄擄生靈數百、殺死千總一員、指揮一員、又于本月初六日殺至鄭家塲、落沿溪、殺死士民、不計其數、

江西巡按汪泗論奏曰、竊惟天下事。有勢在必然而不得不然者。早圖而曲計之。則雖小有所費。大有所全。明知而諱言之。將其患日甚一日。而至於不可結局。今日　宗藩之當議處是也。蓋宗人賢不肖雜遝。志意各殊。賢者指不多屈。若貧者鵠衣索食。流聚市井。而不肖者。小則豪强橫奪。大則行劫流剽。公然犴三尺而不顧。頃如齊庶人不肖

之尤者。乘海內多警。包藏禍心。幾於蠢蠢欲動。幸蚤伐其
謀。未得狂逞。蓋諸宗以無所事事之身而錮之一城之內
即豢以常祿。猶不能保其無邪思矧祿無所出是奪之生
而驅之以不道之行罔之以必陷之罪也臣以爲等費耳
以內外論。則邊餉不克其患在肢體 宗祿告匱。其患在
腹心而 宗祿等耳用以嗷嗷待哺之時則
上見恩而易德不得已而與之觖望鴟張之後則費雖倍
而衆不親相提而論。不待臣詞之畢也。抑尤有說焉。天下
有必至之勢通之以時則不窮 國家無不裁之
恩節之以禮則可久以今 宗藩審時度勢。其不可不深

計者三一曰限祿之 明旨當遵也項
皇祖允部臣 請業已頒限祿之 命第須欽祗而力行
之、無使毫厘少溢。彼以有限之饋。供無窮之齒。不得不自
爲珍嗇、花生奸生之弊。不禁自除。此以限祿而兼厘弊法
莫良於此者也二曰賢不肖之激勸宜擧也宗齒多至千
餘、臧否之品懸絶、姱脩不彰。則善者將倦。慆淫無忌。則惡
者日多。臣謂風勵之典。宜歲擧行。諸宗中有恬靜端謹德
行卓然者。歲擧二三人報之撫按量動官帑爲賞格令守
巡道造其廬而禮焉、其有志氣不倫。作好犯科者、廉訪驗
有寔跡、亦報撫按、或發本管戒飭或具疏 奏聞有華衮

吶嘆嗡倘嗆唸叶大
以誘之前而又有斧鉞以懼之後庶其束於三尺而弗潰
乎三曰管理之舉刺宜行也管理之設董正諸宗而往往
妄自菲薄囂者弗戢枉者弗理塊然尸素將安用之此無
他任匪其人而責之以不逞也似宜愼管理之選而稍重
其權。 賜以璽書寄以督率而仍以激勸之柄屬之兩院
每撫按復命必另疏具題該宗斂戢守法者是維管
理功則有薦歲久則請賜
明旨表宅里以旌之該宗恣橫囂凌不能鈐束者是惟管
理罪則有劾 請廢置而更易之或貪黷昏憒之尤者仍
聽不時劾處權有所歸而職有所轄管理必人人兢奮而

事理的確

諸宗必無敢即慆淫。以自干於法網者矣或亦彈壓之一策乎、臣非不知事忌紛更宗政整齊非易第宗藩勢難剸劃機貴預防必有　宗祿以安其生而後可以施整齊之教必有管理以約其散而後可以全親睦之恩勢似迂而寔急治似標而寔本此未可以緩視也。語有之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有不終日之計。有數十年之計。有百年之計。臣之所請、固不敢自謂計安百年。第設誠而致行之數十年可保恬然無事不然。以既霑之恩而又格於無可奈何之勢日窮一日日迫一日後來景象有不敢言者矣伏乞

此疏發明忠義之心引證贈恤之例多史一時鉄案擅主化碧奇榮、

皇上深維綏奠之策。勑下該部、速爲覆奏施行、
諸宗幸甚、社稷幸甚、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爲適當　獻俘之日。請　卹殉難
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魂。臣惟人臣事
君、有死無二。然有死而功在　封疆、九邊爲重者、上也。功
業未著、蹈節輕身者、次也。或駢首就戮、斷臂旌心、然猶身
死含寃、悲憤未雪者、又其次也。然總之或立功。或明節。或
爲　王事。　褒卹之典。總宜寛厚。矧　封疆多故。抱頭委
腇之輩、繞指爲柔、而仗節不屈之臣、反令幽魂寂寞、不一
聞揚者、重慶之變、院道府縣、流血橫尺一時風聞之誤、不

日無粮而譁則曰有激而變若然即死亦何辭寃哉杳茜
謀叛已非一日觀變于援遼發難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
若海之輩幾倖有成執訊獲醜見在可問　向可謂之激
變乎變非激成則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爲
王事也變起倉卒白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鎮臣義
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爲
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
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聞變回援甘心袒受而死
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翼之者數圍
即逆酋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貊

當立一傳

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蹂尸淫夷冠屨枕藉也悲夫犬豕晝嚎寧傷殘我將吏腥羶偏也不屈辱我冠裳諸臣之死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不得不死乎正惟不得不死而諸臣之死愈不幸矣諸臣倘得死所則英風大節不惟殺身成仁之張銓當爲從容就義之高邦佐拚命殺賊之潘宗顏豈不凜凜見節而乃冒激變之名于殺身之禍茹若含辛徒使夜雨啼冤空染悽憐之碧愁雲慘結終干造物之和諸臣之死愈若諸臣之心愈堪悲矣然凡此皆樊龍張彤之惡逆而若海之指縱也逆酋一日未擒諸臣死必爲厲鬼以殺賊元兇授首

挈逆酋而獻之　闕下。則諸臣之寃憤。亦當抒。且道臣孫好古、府臣章文炳、予贈予廕矣、此數臣者、其與變同。其死節亦同。而　卹錄之典有不同。則　國法爲不公。然此猶云禍出不測也。兼督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義旗一指于梁州。而單聲大振。赤心濺血于江門。而志凜秋霜。象儀之前功、尚未賞。死更堪悲。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楙、晝遊之杜文煥、孰得孰失、而尚且責其輕進、倘危城一解、援兵從敘瀘擊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則愈楙之搗巢。臣猶悲夫尚晚今不罪逗遛而罪輕進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則

國法爲不平。然猶曰職守所關。務在滅賊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　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即破格　卹錄猶無足慰忠魂。而乃一外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果不倖于遼疆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果盡節　封疆者。死亦論資格乎。則于　國典爲未當。臣謂可求等之死節。無功亦無罪。推廣
皇仁以旌苦節。則有孫好古之例在。知縣左重臨陣戰歿。則有潘宗顏之例在。郭象儀楊愈懋即冒輕進。亦有杜松劉綎之例在。鄉官董盡倫。此之張銓潘宗顏輩。則多捍賊

之功。比之孫好古、則無自守之責。即不得錦衣之世廕。亦當襲以重慶衛指揮。以示優異者也。其他先後與難大小將吏仰惟

皇上惻然軫念、敕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優卹加其薄秩。襲其子孫。議葬議祭議謚分別叙錄廕賞。罰討不紊。而拱木斂寃不至墜心地下。孤兒寡婦亦不至茹嘆含酸。其激勸人心。非淺鮮矣。職蜀人也。知而不言。誰爲諸臣言者。

擒獲海盜

時浙江海印銅盤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三隻、從日本飄來、趕逐漁船、擄人打票取贖、蘇撫院張按臺密令飛

只才而且
寅四字足
下此案

兩朝從信錄

卷十大

雲關把總楊懋中計擒之、生縛三十七人、獲有僞
票僞印簿藉器械旗甲等項、餘賊溺死、海洋以寧

四十五

憐才公揭

浙江在京官錢士升魏大中朱泰禎等謹揭爲辛酉科
浙江中式舉人錢千秋一事屢奉明旨自有法司其
間有無情弊自在執法訓究者士大中等何敢置喙
然千秋之木而且負則合郡之所共知共悉者不得不
公言之千秋原名赴屢試前列食廩學宮糊口館殺以
戊午年吸吟咯嘆嗔時譽啐酒以穀士子頓相嘆服以
爲得一宿名之土且其家世清寒至于秋父子則一負
徵骨此無論鄉里耳日俱在即有仇隙者不能曲爲之
辭也夫寅緣關節與市混局騙多出空踈梓腹之士而
千秋之才如此必出般富素封之家而千秋之貧如此
被裕之日海鹽樊父口入 覲在都門至千 天誓月
以信其無他是千秋之才之負不特洞知指里閑亦且
遍獨于長安矣 國法上公道照然事于關節自當
立見分明如情可原尚在嚴加覆試士升等之意第以
孤窮才士賣迴別干銅昊不識丁之流以明
桑梓中憫惜之公意非敢私狗木生也謹揭

刑部奉

聖旨、逆犯徐鴻儒等、着便處決、劉崇喜剉尸、王文臣梟示、各

犯首級、傳示九邊、昭布天下、

李可灼遣戍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丙

十二月丙辰

冊封

光廟莊妃、大學士何宗彥捧冊、

吏科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

盛事

恤。脩復孟氏墓廟

上從之、命該道官司致祭。

沉雄悲切不减大蘇策略

御史吳甡災異疊見疏曰、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

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頹榻過半、人口牲畜

殞斃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然竊觀

陛下、似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日者

聖壽無疆。嵩呼萬國。二俘繼獻。快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安。即天變不足畏乎。職不習占驗。但據時事可憂可懼者爲

陛下陳之。今　國家所患奴酋安酋。而奴爲甚。奴之謀寔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可得。奴之奸細徧都城。而我求一邏卒探虛寔不可得。譬之敗屋頹垣。未施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夫逆奴至猝也。至叵測也。一旦窺關。是風雨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其何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綫。止仗一樞輔。其足供樞輔驅策者。尚

寥寥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酋之勢正熾、脅酋之巢未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芟除之期、各處之備全虛、枵腹之卒易譁、而太倉如洗、庚癸時呼、將有脫巾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曩憂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徵調。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曩憂無餉。猶議加派。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豈惟無兵、今之劫奪行旅、禦貨　國門者、皆

陛下之兵也、不禦寇而爲寇者也、豈惟無餉、今之騙官侵帑、剝削肥已者、皆

陛下之餉也、不飽軍而飽貪者也、夫此猶小醜蠢動、然已

困天下矣、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今日民心何如者、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離人父子、鬻人田宅、以供　國課、國課未完而已作無家之別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盡爲溝中之瘠於是人變爲妖、民驅爲盜弄兵潢池、終無噍類、至今齊魯之郊。黔蜀之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寒狐夜嘯。大鳥日號。啄人肝腸。飲人腦血。死亡者白骨生苔。流離者飛鴻滿野。天未悔禍、使我西陲、復遘茲變、

言催肝腸

陛下不及今下　德音、發　明詔急加蠲賑、收拾人心、而

視同泛漫置若罔聞百姓方忍死以望再生而當事者故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體　朝廷恤民之意。而憚於考成重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爲盜賊。妖民齊呼。揭竿四起、奴賊動於外、窮民訌於内、此時即良平爲謀韓白爲將。計無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嗟乎邊有百破而無一完民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偷而無一脩國有百蝎而無一餘時事至此可爲寒心、

陛下但見内軍三千、甲光耀日、劍戟如雲、以爲武備在是、而不知關塞之上有披朽持鈍戰不敢戰守不能守之將

士。但見樊賊猷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以為盜不足憂、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侵我疆土、殺我將吏、屠我生民之強敵。但見妖賊就擒、山左蕩平、以為太平可期、不知閭閻之間、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之赤子。且也日日緝奸。而　畿輔之奸細布滿。則關門譏察安在。日日詰盜。而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為。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廢弛、天怒孔赫、揔之天鳴地震之異、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懼、且有不及戒懼者。今日不脩省、且有不及脩省者。噫、危矣哉。職又聞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罪己、下詔求言、上白皇躬、下逮

廢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邊事不及　宮府闕失忠言日寡、不能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爲
陛下沖年、未敢直言觸忌、夫古稱沖主、無如周成王、當時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閎散之徒爲之左右先後、旁無嬖佞
纖巧之奸。內無游畋犬馬之好。外無夷狄盜賊之警。猶訪
落謀始小毖懲患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勤民事。無逸之
戒盤游。如此而後爲守成令主、今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成周、
而泄泄沓沓若此、何以濟時艱而挽天變乎、職竊以爲

陛下春秋方盛、宜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務吏情與四方水旱盜賊之變。皆當寫置座右。時加儆戒。或有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而諸大臣亦宜盡心輔佐、日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軍務吏情、條列利害、指陳得失、使。人主知小民疾苦、王業艱難、庶幾開悟

君心、毓成

聖德、即今天鳴地震。未必非知憂知懼之機也。然諸臣以飭武備恤民災為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定事、謂宜即下詔令、頒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為防禦。以安叵測。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方、除

賑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派外。其舊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出自
陛下眞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從、窮民感泣、方于時艱有濟天變可弭、職愚不識忌諱冒昧瀆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援黔將劉超破谷龍司賊巢

川湖總督張我續恭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遣將援。黔疏曰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准貴州撫臣王三善揭帖、內開十月十三日、據總兵劉超軍師李世將先鋒叅將楊明楷。史器、都司孫元謨、報稱蒙遣職等襲打谷龍司、于十一日督兵後行、夜抵賊寨、此寨深沓、四面盡皆苗衆、又在萬山之中、

懸崖之上，官兵不到之地，賊不知防，忽聞兵至，盡皆驚竄
止生擒賊屬二名段守貴陳應興，因將其寨當時燒毀，比
至天明辨驗時，于灰燼中認得院內燒毀長鎗三攢，約二
千餘杆。又標鎗一大房。約萬餘杆，已裁未成皮甲一房，并
生漆顏料數十桶。弩箭絆馬甲絚一大房，米十五倉萬餘
石，生畜無數，據段守貴供稱首賊宋一龍宋顯俊已隨安
邦彥攻圍省城，不在家，家中無人，止婦女，俱爬山逃散等
情已發新鎮道研審未報，有兵搶得未燒長鎗等物，當即
驗視，鎗長二丈，接弓五尺，俱金銀畫杆，精巧鋒利，上鐫書
壬戌元年官置，嗟乎，觀此而逆酋之處心積慮非一朝夕

矣即此一司之富强則安酋可知。是豈易撫者哉。又豈易勦者哉。等因到臣爲照劉超者、臣遣之援黔、而撫臣委以外戎之寄者也、超爲河南兩科武解元、謀勇兼全、臣居恒物色草澤中英雄、以超爲異等、是以携至保寧、忽值黔亂遂遣之援黔。超僅帶中原家丁四十餘名耳、人人精銳、一可當十、今遵撫臣之指授方略、果能夜襲賊巢、獲其倉米萬石牲畜甚多。雖生擒者止于二名、而焚燒者不可數計似于援黔之着數爲不虛矣、誅賊黨以孤賊勢、亦兵家之所上也、臣第一次遣將援黔、是爲劉超、超已先建此功、異日大兵雲集、而其功當不止此、臣第二次援黔、是爲陳一兩[illegible]

龍龍乃川人、川事未平、川中官民皆不欲其往也、臣屢檄催之、而該道報稱水賊烏河迷、但截烏江中、致一龍之兵不能前進、退而把守桑木關矣、臣第三次援黔、是爲秦明屏、屏亦川人、雖臣　題升黔之參將、畢竟自顧其家徘徊涪州者閱月、臣催之始過思南矣、總之驅川兵援黔、千推萬阻、不肯遄行者、亦其勢然也、以臣一入楚中、而分巡荊南道盧瑛田募施州兵一萬四千、已令游擊周基命等領之、而辰沅兵備道胡一鴻、募鎮筸兵二萬、已令總兵金汝佐游擊李師元領之、而巴東知縣載文箕募兵一萬、已令都司馬倫領之、又有秦中參將祁繼祖党師尉帶姚河家

丁二百名臣遣之星速前行、臣既奉　勑、離蜀援黔、豈敢
有靳焉、以上各將官兵數目、俱臣屢次遣以援黔、而不敢
不報于
皇上者也、除河南兵路遠、猝難便到、侯貴陽知府朱家民
親往催促至日另報外、止將擒燒賊寨功次會同巡撫王
三善題乞
勑下兵部紀錄事寧之日、一併議覆施行、奉
聖旨、　覽奏、劉超等深入賊巢燒毀甚多、具見勞勛、張我
續王三善、督率有功、統候優叙、已發援兵、還着催他上緊
前進、協力蕩平、

通政白瑜疏言彼坐困者如涸轍之魚求生無路求出無門讀此而知爲設身處地之論也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爲不久自援兵襄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柵壘戶墻以坐困我即鳥雀難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狡酋之攻城益力城東隅數處有山崗高與城齊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我城樹板砌石以格銃弩連木成山意欲通路近城幸我官兵設計燒毀其廂木火延三晝夜未絕西門外數處皆有山崗東南隅城架廂運草挫洞砌石進攻更急我官兵亦用計破之其所扎營梯數架攏列城下希冀乘隙攻進使此時糧米未匱

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米罄于六月矣、而例米罄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泒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罄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飢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

（使人酸鼻）

淹待盡矣、尤日攫其米、搶其金、士民之苦不堪言矣、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官法無所拯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飢餓之卒二千、多僵臥不起、夫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尋覓處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極、兵

卒尚未大譟。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貪脅會城。其大如斗。一綫鳥道。四路雲擾。臣等堅守經年。雖至食盡力竭。甞心以沒。然對之

二祖列聖。似可無愧。質之

天地鬼神。似可無忝。臣子之心盡矣。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

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藺交叛。

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齎兵將幾何。所糜費

帑金楚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有未發一鉄一粒而濟省直。告急之疏。報之

題。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目無

國法。且天理人

心。喪滅盡矣。據往來塘報，屬官公移，皆謂撫臣自聖自賢，司道府所不敢借一語，所信而用者皆河南隨來無保舉之官將，所用以把門打路者，皆河南隨來極驕悍之兵卒，去衙門半里無一人敢近，九轉羽書，至者候一二日不得投見，即見有不容發一語，若啼泣來投者，即以奸細嚇之，遂至拚命投文人役數十次，圖不得一回文，有謂其見一塘報，聞貴陽尚無恙，即局促不悅者，有謂其怒鄉官王應德催檄之急，即尋罵之，欲其心坐刑部牢者，有謂其恨監軍所添衛之發兵，即不勝忿罵，遣移怒參將范仲仁差官提之，致二千兵散營壘一空，遂有甕城之敗衂，是二萬之

性命僅足以供其怒者有謂其有主意已定寧爲被逮之楊經略必不爲袁經略者有謂其故意延挨用賄買囑希圖弛擔者有謂藉口田進士之招撫縱貴陽失守猶可諉罪者有謂其兩次差官入賊營不知何幹者有謂其暗與賊約指新添爲鴻溝者種種情節嘖嘖有口顧暴兵逗遛之罪尤可言也割地悞 國之罪不可言也至于總督張我續及奉 旨援黔今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遣一兵將咨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俱已忘黔矣此在 朝端月有公議在 國家自有憲法耳。臣通藉十年三年應常五年候 命二年撫黔又一年被賊圍困拮

据彷禦受盡苦楚。粮餉久匱。兵民俱無。此際惟有 天兵
神兵。旦暮間。從雲霄而下。或可救援。不然。新兵大兵。刻期
進發。恐不及待況未必發乎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
之理。與張許結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
祖宗故土。不可淪沒夷酋。懇乞
皇上速治撫臣之罪、以謝億萬生靈、選簡熟于黔事之大
臣經略黔地、以臣復此千里 封疆。西南半壁。猶可見
天之日也。想像 天顏。萬里咫尺矣。奉
聖旨、
兵部議復奉

聖旨王三善、張我續着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楊述中協同進勦、朱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具奏。李栐史永安等、候事平破格優敘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聞、

上嘉其功、候事平優敘、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令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宜方、澄汰流品、典綦重也、頃六年而登進士版者、未易屈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末、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一事有一事之是非、斯于參酌揔歸之至當、能自察者而後可察人名行所關、自應聽一時僉同之論、察人者而即以自

察。去留不審又虞貽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
敢盟心　天日、務秉虛公、以仰佐我
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人臣服官。無過
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主于集事、則氷淵自凜早夜靡
寧者爲眞才。不則厭薄蘧廬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
併論矣。介節矢以特躬。則淡泊自甘。齒頰不苟者爲眞品
不則徃來竿牘。仗勢私挽。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
觀人、光責農之畔而責女之貞也、無飾說也、然而未易言
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冊彙集之印
官。而奉　旨書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

堂官之品隲欲定焉。揭考選之歲裡、而畫題面訐。又何有捉影之疑。一署也或清流之接武、或貶類之比肩。數有乘除盈縮。何拘往額。一人也。或名實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媸。當人之面目自在。無意中賞鑑偏眞。東西南北。任人之途轍儘寬。大同中方隅何議。公論共惡者。數其罪。與衆棄之。固不敢藉口憐才。致巨奸有漏網之倖、輿情其惜者原其過、與衆觀之、亦不敢侈言齒斥。俾中人興竭澤之嗟。以至匿名飛揭。多出仇口中傷。宜投水火。貲郎墨客。曾有造草往事。直屏門畫。狀之耳目既彰。據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訐閨幃而飾曖昧。情節

之裝點果誣、愚公昭雪。有何不可。豈得拍破甑而溺彈章總之無黨無偏。可以遵王道蕩平之路。矢公矢愼。欲以奉聖主斥陟之權。如是而已矣。乃臣等猶以爲捐成心而破門戶于今日之舉爲第一焉。葢論人不分畛域。則混同何至不忘。論事不涉根株。則空泂豈遂深入。惟是藩籬一別勢必遡流而窮源。局脈一分。輒以索瘢而洗垢。人因人而互及。不陳臭味之本殊。事與事以相連。勿念安勉之各別。防異時之報復。盡剪萌芽。處傍觀之不平。轉深羽翼。世路未必崄巇。先爲不病之呻吟。人心向作崎嶇。何怪無端之風浪。卒之使形迹蒙疑者。冐竊鈇之寃。挾讒相嘗者。有摘苓之

數。人才催折。國勢爲之空虛。元氣凋殘。疆域因而多故。前車不遠。已事可懲。快意一時。貽譏千古。故臣當謂指成心而破門戶。尤爲今日第一義也。既經科道及南北科道條議。奉旨。部院集議。復行臣當會同擬具覆乞

勅下臣等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出西江西

山東巡撫趙彥奏請獎勵賢王

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捐貲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着寫勅獎勵。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禮至意。

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功績茂著。加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張鳳翔、馮嘉會、弭盜安民，並著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

兩朝從信錄卷十六終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癸亥　天啓三年

正月

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重恤人才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來征將士海運（使臣有此文龍奏）奏官竊效按臣復　命之典人列四六老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夫宰執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

之中而歸重於柏官孟養志武帥越俎深駭聽聞乞
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爲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
乘隙掃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
奸人假托以害文龍或有躍冶之人借文龍所爲以誤文
龍則速查其人正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　中朝有
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振紀於　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
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
北直巡按倪應眷上言毛龍爲　神京第一咽喉永屬爲
畿東第一困苦謹摘目前關切事宜仰塵
睿覽切惟永平彈丸即云外障夷虜內拱　神京萬姓云

爲田區民厚無寄策八是實貧將地方利害民情休戚胸中料理明白措之施爲勿畏難勿中止使上下享其成功斯無愧于以天下安危爲念是大臣之心官守此疏皇上經營若此壓事精細可知

也。百務蝟集著此土者力殫于急公皮骨幾不能存官此地者識暗于當局綱領茫不知問苦者自民終日在水火中誰肯實心拯救賜之安全乎何不借遼事一照乎遼之失非盡天運然也軍民雜處民不勝擾又不勝謠文武悠悠恬不加意于是民心潰軍机失遼之士安得不失也遼失而永平危矣永平危而天下能安枕哉然則安永平者正以安天下也臣敢摘其大關切者爲我

皇上陳之一議馹遞往時車馬二役計六房站銀共三萬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如羶役不能支而逃且盡矣有司不善酌處遂僉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遞

一天三正

轉、而催舊之積慣者、恣其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一家充之、又扳兩三家幇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富者几家、安得不貧哉。至于富者貧也、勿論畢需不可問、而馹路不既塞乎、及訪之六房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解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勒措乎、借曰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停酌處、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肯不應募也、則加工食

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真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大驛每年自有額銀自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兩矣不數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爲應也向爲軍餉一派今爲驛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爲永平驛遞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屬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祗滋漏卮耳臣以爲宜如

一天三正

考。成法。一切各驛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歲給。聽本省撫按官該具　奏祗候

皇上斥涉驛逅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支給夫新餉糜費金錢數百金即以永局加派之數添入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驛費無涯。物力有限。節◎◎◎浮清姤實惟監司是賴如見任塡州道臣。卲可立原任密云道臣李養質查核。碑票。料理錢粮。于驛不擾。于民不困。口碑載道。芳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其遵制之所。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用。烏用此道臣為哉。一議粮

草。夫粮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 易視哉況東事莽莽蕩
平日遠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 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
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間 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
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止知 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
幾个家事視 國。為軍馬圖永賴者哉。即求心計之長如
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屈指也、憐永平郡灾慨然以米豆
為已任、挈前年未用之價權買運十天津、千民不擾于軍
自裕、則真督餉者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
運也、經撫憐灾郡。兼取隣封。亦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款
初即議採青、何至強灾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白白

取民者。然物粗路遥每束所值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精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價比市豐誰不熙熙富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且不難爲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價與民則甘矣唐陸宣公之議若爲今日而作者倣而行之眞可對症舍採青利市別議積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耳天地不能爲我積而我不豫辦甚至迫索于隆冬沍寒之時此軍民兩困之術也一恤臣私向司牧北平者政事本簡而養廉反厚令各官拮据十倍于昔桂薪米珠又數倍于昔乃抽扣馬夫銀兩濟遼每年以四十金計夫府州

縣正官尚有別項經費而各廳則仰事脩育實式賴焉前歲裁革紙張銀十二兩至文移自行買辦已屬不堪而遍減遍削各官既憂百責交萃又苦一飽無時重祿勸士此何地何時而令殫其心于遼復奪其粟于遼左太倉得之何加毫末而在冷署失之奚啻百萬也至于胥役朝夕奔馳勞苦倍常工食不加而反扣其半毋乃誨之盜乎臣督餉時業已奉

旨通行搜括各役姑爲權宜之政所宜免行抽扣以恤其私者也一議衙役我疆既縮則山海自當云屯矣往時一通判一職方儘足勾當諸大吏不恒住札也今文武星聚

諸事草創武將添設。然軍屬各充其用。不勞另措焉者。至經略各道衙治新開。各有應用人役供使戎間。却與武之役軍者大相懸殊。且諸臣所用役胥。取之大局更番往來。道相望也、工食不充。役咸苦之、六局明知諸役之苦。雖欲豐其工食鼓其易使獨以公賦有限用難旁及耳。添衙門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其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計諸役所費。料不甚多。且事既戒行。便可取足軍餉事體人情。只此爲便亦安地方之道也。一議鄉兵。古者寓兵于農。惟農不擾而後兵乃足耳唐之府兵尤有遺意、今民與兵分祗知募兵不知安民今日募兵明日加稅內心不安外

討、終是混局、或謂募兵善逃、群然起鄉兵之說、夫鄉兵其可練也。禦不測、防小盜、一呼立應、豈不甚便、然民累極矣彼且朝不謀夕、易動難安、不圖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閉門而走、借戈而亂矣。是練兵乃所以召亂也。安之亦有道焉。永平距賊只隔壁耳。人心久已震驚。若不早加收拾。則內潰可虞也。須將兵中諸色之用盡取之。別處且嚴禁貪墨。勿使朘削。庶疲累之民稍見甦息。然後曉之以利害激之以忠義。而鄉兵始可練矣。練之又有人焉。遵化鄉官馬恩恭、原以兵備致仕、胸有異才、其為石隱、假廣寧之陷遼人失所、乃感奮出、揭悲歌痛快、令人動墳墓之思、今具

揭爲慕義者刋遍長安、其爲桑梓處最詳且遠也。此時宜酌量起用。開募永平。責以練兵。後有成效。優擢以風有位。或者曰權無兩大。得無以鄉紳掣有司之肘乎。不知以鄉兵衛鄉土。利害自然關切。以鄉長而統鄉兵。聲氣自然求。有司簿書殷煩。不暇時時照管、第間一至鄉與鄉紳第操閱。勞以牛酒。奬以花紅。且念人情。難于處始。既練于鄉矣不得槩以兵而征、謂不及。需索有禁。誰謂恩威不扃諸有司也。如此則人人爭奮。步步皆兵。即有不測、制梃撻之有餘勇矣。安永平而保山海。大計不出于此。伏乞勑下該部。再加酌議、上請施行。俾留此一路孑遺爲

絕似一幅車砲圖吹一口氣當今滿紙烟馳轂擊奔禪牛也

皇上供軍需。打城圍。庶山海之鎖鑰。益固。而邦畿之聲勢愈壯矣。

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車砲製式

其疏曰。東西蠢動。所在告急。摠以山海一關之外為劇。而一關之外。求奴之長策。全恃奸細。然使我兵有一旅能堅陳陣以待。何至望風輒遺。盡臍奸計之中也。若徒厚集援兵。不畫站定之法。史以我腰刀騎射之三短。以當奴之三長。未有不走者。故臣之愚見。禦奴之策果竟求之車砲。為是非不知各處所獻車制。與山海關之車營原不乏也。往年工部所發出關火器。以百萬計。曾無一濟干用。至干今。而獨有地謬巧乎。靜言思之。竟者非車砲之無可用。而實未盡車砲之用也。臣干巡歷之服。每與差出戶部主事臣曹履吉。細語此事。部臣因而細求其製。遂集其鄉以東人士。遂件製成。乃知一切花法。如火龍經所載火人火馬火櫃地雷之屬。皆止可[illegible]設。一出而不可當恃者也。因即舊式而變易之。凡為[illegible]式者四。為砲式者一。閱其製頭。悉其意。有可得而指陳

正難此
綱輪車

者其言曰兵家擅地應變各有所宜陸載者不可語于
于水　中國之戰不可語于夷狄北虜之戰不可語于
東夷故虜一也而戰法異者北虜逐水草無定居而奴
據穴據城有所定也故禦奴之法地有所必至而不患
其不應勢有所以應而不患其不疲要在步步爲營步
步推營以迫之而已收驟來深突我而營不開也徉法誘
我而營不動也惟營密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即日在
其伏中而不驚也而後我可以得志故製爲綱輪車以
立營盤其製四輪其一面向敵者濶四尺旁飛出二牌
各一尺上層障孔而施噴筒毒藥中層隙孔而施火前
火創下層則變獨匣弩而爲三匣弩一發九矢用打虎
樂傳其鐵九發而八十一矢週而開匣益之循環如前
車之中央爲強木心出車頂二尺用鈇組繫四鏈運其
心則四鏈環繞飛繫約去車丈許人不可近其上則施
披水二板如木屋其旁俱爲牌護之牌亦撐人覆其下
推之而走干中可施横板遇風甬士卒可不至暴露以
此車式製若干軔用横木鈇勾彼此相聯隨其地之方
員曲直以爲營盤而復益以拒馬伏弩之類奴難有鈇
騎何敢馳突何憂站不伍彼既不得馳突我拔可推之
而惡進所謂進寸則寸進尺則尺也或不止干站

提心銃

已也營立矣徐遇奴來何可不擊又干營盤每車裡去
文餘橫木鈞聯之中復有小沖車前雙輪後以鉄鎚爲
雙足行則推輪止則按鉄足八出使之不動一人推之
四人執器隨之車前端亦有三牌不施餘火器惟載提
心銃一門蓋都城所有諸火巖其巖雖大乃載以車而
放以地終費手脚且一放之後堅起更入前藥無論此
迫奴騎已來不及施矣今所製提心銃舉放即干車上
每銃一門提心有五卽以五卒分携之一心纔發一卒
即前提之又入一心又一卒提之如此循環至干五心
纔畢則頭一卒提心製藥訖又來入放雖繼至百响不
敬可也此提心之法雖本子佛郎机然原製甚小又開
定海衛衛使雖用之而其製軟短今長爲鉄管可四尺
并提心鉄也鉄柄可大尺二寸一提心可發鉛子百杻
遠可二三里許管長故也其身之式則大佛郎机也其
製子之多則百子銃將其氣力朒量壯大則三將軍也
蓋佚郎机自子銃三開軍合而爲一者也討一門百子
發至百步外則已撤竟可丈餘數百門齊發愈遠愈
寬使更多爲之何㩳奴之鋒擁而來惟是銃身重二百
斤藥力既大而所載之車制㵎僅一尺四寸雖便捷而
體輕每銃一响則車身跳起發子高而不着今試維車

交出奇

飛天火礮

車

轅長短僅爭尺許而跳與不跳因之凡毀易數十番乃
定既定矣又前安照心以定銃枕之高下雖數百步之
遠銃干去地只可三尺敵即伏地而可打着以至臨下
則斬後轅臨高則斬前轅蓋一車亦不言之前存焉非
嘗試而不爲者其在放銃之卒心而有三牌數障又此
鎗循環漫歇其試放之人雖兼以一門重止二百斤一
人推之不人聯之迤提輪放自然神意安定即使萬一
菓盡又四收而歸干大營何憂站立不住至干遠傷過
多或不可站住而已也此銃連發或菓烟薰蔽而不見
敵之去止又奴賊爲奉集之捱牌或濕絮被以抵我鎗
子便不來八更爲飛天肩賁車駕高銃以倒擊之車高
三文二能爲折疊之制不用則氐而不見用之則輪動
絞閑以尺繩升之頃刻高起矣其製頂上爲架要提
心鎗二長令精健砲手干頂上點放四窮牌護之人
亦不見門用轆轤輪批提心換放亦循環歇架前亦
安銃枕再低五分則近五十步高五分則遠五十步從
高倒擊每處可遁如此車一行衆小沖車居前一扈以
衔此車無足而此車上之大又住小車之眼奴更能作
慢天木牌以椎我耶即奴望而欲爲之毋論其製不得
見即以意直之乃今之裂僅用一檀木其性最堅故能

文法亦如五花入陣出沒變化循環無端

勝任奴士安得此文長之堅檀若以他木爲之銃聲一振有立折耳又使用多木爲之便疑重而難行如此高車一軍便有五大十輒奴何能便以此倒繫未有站不住者也至于倒繫過多或不止站不住而已也又于銅輪車營盤并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車其製連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一將單二門廣乎舉放不致震裂并四隅共爲臺車乃十二安二將單者二十四位亦從高倒繫此于邊牆之墩臺而多其輪闔戚繼光欲太將軍爲三提心著論一篇今若變二將單爲三提心則墩臺之倒繫亦循環不歇但尚未爲之耳有此臺車營進則臺車亦推而進而凡有補銅輪車或不止站立而已也合車砲而言則以四種之式步步爲營士卒咸有依倚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士卒咸可轉動此活法世以鋼輪車爲營實法也以臺車爲衛以小車爲銃活法也因門爲臺實法也以臺爲車以銃爲沖活法也以提心爲循環活法也以銃爲半車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營則張而向敵實法也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收之活法也有實法而活者愈活有活法而實者愈實即不知奴之遇而不得不應應而不得不疲者何如臣愚以爲站立不走之法亦無跡此矣凡

此製法即用于前人者止鋼輪一車隙孔而安火箭噴
筒等罷于中固有之至于上施劍板避風雨中爲運銃
之心下爲三里弩與夫小冲車長短尺寸提心銃前後
輕重平等飛天火貢台車皆番變前後因營手造以意
授工成之以爲安營推營之法大段主于如此至于全
營既喊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營既已周環中堅更有主
張之帳車與升將旂之車又有定營諸砲與夫中畢規
兵若于擁馬若于以備追殺與夫推飛夫虎貢以臨城
無雲梯之煩而多其擊傷其言難以盡載又即小三軍
以部司局宗隶之教習練放令其觸虎爲是奴兵雖多
終不敢近而取我而我反以遠而取之蓋不以士卒爲
中而以銃爲中要令士卒一人不傷至于每車五人各
持長短兵罷又自有宜備而不必言者也即令所進有
其式而製仍末全者如防牌以內宜有皮絮每銃一位
提心仍加漆四門其成九門廣先放之提心火氣既冷
乃更裝藥飛天虎貢之車盤尚有防牌鋼輪車之車輪
尚宜高大以便行之泥沙中昔木及更備而據現在以
進　呈者弟以爲其式如此其大勢擺布如此云耳部
巨之意竊謂
內弩萬不可請車木良材多產南方欲倡其江東富家

輸勅共成萬人一營然後敢以上　聞及計所費甚廣
而人少有應者即職一年之內百凡節縮所餘約一丨
餘欲以多造若千並呈而職得代應行部臣差亦及爪
應還　朝故僅將所製成綱輸車一小冲車十飛天虎
賁車一臺車一提心銃十門三匣弩小車一車與原造
官兵部扎付山海關車營守備馬可化新安衛含人李
熕定海衛火藥千總部忠遂同押進　呈其職所剩鍛
二千兩製車砲不及者因水路不便搭解另　疏差官
從陸解進交工部投納以爲將來車砲之用伏乞
皇上發下該部騐試如其可用即有諸臣見製車營不
妨命工部依此式爲製一營令調到各兵將習之以至
盡禦廣之職職負見易言遼事者輒毁遼事爲此禀禀
凡先後材官技士以獻策陳言至者無下百十職忖之
扣之一不確加了敢收如此車砲諸法不但諸臣竭耳
月心思之用一一有可憑催即一一擬議之至切以爲
必如此庚可以少佐中樞綱繆之用而一念芥嘿不勝
惓惓焉已耳
倪公身在中邊而繫心民困易公身在內地而留神兵
法一爲嘗關一爲在山邊相呼應千千里之外
國家有人東西之小醜不足卒也讀其疏如金龍王科

一
天三二正

叟牢不可移易。遂聯其文。以著雙璧焉。

黔撫王三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

御史徐卿伯奏曰臣惟黔省被圍在去歲三月初七日羽書告急則至以三月十七日也維時閣部大臣有見職者皆蹙額長嘆業以為黔不可知矣其後求救之章日急一日至撫臣之髮可截按臣之血可刺即督臣趦趄不進貽書長安輒以廣寧喻黔即是前者指關以外之說此時即旁觀局外者亦視萬鈞一系其勢不能以旦夕而况身處鼎鑊之中冀得一人焉以抽其薪而止其沸又何怪乎大聲疾呼或誓死以永訣或詬怨而洒涕也今以

三事皆保黔之急着督撫一失其策遂有大方之變豈其不固此耶

聖天子之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脫羸犢之弱于虎狼之吻黠之得全幸矣然回想嬰城死守之初援兵一日不至阽危一日不解且爲時益久爲計益艱羅雀掘鼠嘆巢穴之已窮易子析骸嗟生靈之有限畏秦而却難前晉鄙之軍委果無奇徒堅亞夫之壁計無復之有詰張許于地下付馬革于夜郎已耳嗟嗟此情此景想天地亦爲震怒鬼神亦爲飲泣故飢餓垂絶之余猶能鋭斃賊首

金城宜賞

火燒雲梯舉菆爾貴陽城卒如銀墻鐵壁歷歲月之久攻取之煩而不瑕夫然後一旅之師得以從容解圍猶望堅城以爲向往不至力圖恢復遍地皆是纏裹有臣如此雖

一天三正

致身其所當然。不敢妄有希冀。而
朝廷爵賞以待有功。豈有靳焉。職謂沖鋒破敵。勘敘猶待。
撫臣而精忠大節。所宜即與題庸而恐後者也。不然遼左
之役、
皇上厚經撫以不次、而貴陽之圍薄賞撫按以守節。何以
爲天下勸耶。職所謂黔官功高之宜賞此也。臣閱奏捷之
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
身免、亦幾盡賊之噍類矣、然何以不報、賊之同巢、而曰追
至老鴉關也、老鴉關在省城之北、離城只五里、職前歲北
來、職道西川、親友祖餞、皆集于此、然則所謂披靡者、只五

喜 宜周

十步之走耳。武功之焜燿固可以悅觀聽。而夷情之叵測
恐尚費乎綢繆。職願撫臣乘破竹之威。掃蕩諸醜類。以奏
廓清再奠之烈。且聞彼中疫癘甚行。粮糗亦詘。我非乘人
之危。彼自干天之戮。一鼓而盡殲其衆。轉禍爲福。黔可百
年無事。是撫臣之大有造于黔也。即不然。陳兵境上。勒令
奢社輝母子縛獻罪奎安邦彥李希瑶陳玄黔等。仍削其
地。以陸廣河爲界。而設一副將。統兵五千以戍其地。此亦
可以貽黔數十年之安。不然。草草結一撥勦之局。如前日
渝州初復。即議撤兵。且引周代玁狁。漢家冒頓爲證。則無
策也。何也。玁狁冒頓。塞外之夷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王

者之待夷狄。自應爾。然此酋不惟與我同中國。且肘腋而腹心之患也。其電擊颷發。不啻燃眉剝膚。而我之拯溺救焚者。又率觀舋于一步之內。擇地于十里之外。安得李櫰史永安諸人長與戮力特死以得全于萬分之一耶。臣所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爲鬼方。地瘠不毛。力耕火種。終歲之力作。止是供終歲之生計。今孤城圍困一年。

賑恤宜急

高山白骨撐拄鍋煮食之餘。野燦青燐率荊刀頭之血。室廬化爲丘墟。丘隴蕩爲荊榛。死者固含恨于九泉。生者又將尋夫丘壑。此何莫非天地之生靈。朝廷之赤子。而忍令其展轉以俱盡也。尋常災荒。且勞賑

議補協濟

貸之惠。即他省兵亂。亦蒙蠲恤之 恩黔禍非比凶年黔民無賦可免。瓏願

皇上體堯仁之如天。舜德之好生。或再另發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留南粮十萬石改運于黔。以爲賑恤之資。起白骨而肉。之黔之民。祝

聖壽以無疆矣。臣所謂黔之民所宜救急者此也。乃職更有説焉。黔遠在天末。荒瘠之區。止賴楚蜀爲之協濟。今蜀亂。正殷。前項無出。平時兩省交濟。尤虞不足。今日折此一股。何處賠還。况黔遭大亂之後。征剿之役。未易結局。征繕之費。尚無定數。取之額外。還存乎見少。而縮之額內。何

以能不困也。懇乞

聖明立沛下戶部將前項錢粮作何議補、庶久病得續命之

劑。而雁鼐牧梁肉之功桑梓幸甚封疆幸甚、

黔師敗于陸廣鴨池。

二月

翰林院添註待詔宋啓明獻鳳鳥呈祥賦、其疏曰、竊聞人主德合兩儀。必申保祐之命。功歌九叙。允來嘉會之徵、自古雲官鳥紀之世。逮後膺圖受籙之君。凡能脩慰黎庶。仰恊三靈者景福加臨。不可泯滅然又有文學之臣。鋪張潤色以垂之無窮、是以芝房寶鼎。朱鷺赤蛟洋洋管絃、灼灼簡冊、茲者鳳見中州、斯誠不世之端、伏惟我皇上徇齊作聖、明哲通玄、道化周流、德澤汪沛、等乾元之覆育、合坤載之綱維、誼萬股肱。台輔合星辰之象、心懷俊乂、卿僚成河海之功、起廢林泉月潤烟阜動色受言華路

青蒲白簡生輝。鋤齊魯之疥瘍。鼓桴以靖。殲黔蜀之蛇豕。徒御不驚。綏撫西夷。金石動和戎之　賜。振威東虜。旌麾加受劍之榮。斯真左右天經占牖神術。六合啓同人之頌。八方昭大有之和。億兆歸心。神靈佇睠。鳳鳥之瑞。所以呈祥也。臣　深維多幸。獲睹斯徵。昔在永樂二年。曾獲騶虞。侍講楊榮作頌賦在史館。臣　不敢謂敲金戛玉之筆可追前人。特自附含哺鼓腹之歌。用彰　聖瑞。敬作賦頌以獻。

賦曰。鳳凰仁鳥也。彼其毓祥丹穴。　騰耀紫氣。鳴前魚尾龍文。右智左賢。戴仁膺聖。六德咸備。九苞悉舉。其所到之地。能使雷電　風雨不　曲草滋木植。谷靜川

登德非常有瑞以時出惟夫王者承乾順理調和陰陽柔天者明審地者昌上假玄命梧禽見祥延頸奮翼集於東崗斯軒轅氏圖籙之所存也赤檢玉繩降於柷樹斯陶唐氏符璽之所遇也有虞揖讓作乂黎蒸乃爾儀於紫廷焉西伯至德天休攸顧乃爰集于昌戶焉自是以後神雀五凰徒以紀年建武元嘉景德諸紀皆德不載靈祥不配治夫又何能別其真偽耶惟我

皇上堯儀舜軌通玄化於自然天啓人從儼明命於顧諟

御講幄之必勤聞鳴鑾而輙喜豈束帛之戔戔普林岩

之飛被台斗星高槐棘山峙平陽蒲坂二十五人之賢
臣顓頊高辛一十六族之才子。無不寅亮天工明宣治
理元首股肱之泰明良喜起之賡後刑尚德敎洽澤周
文經璀璨武緯綢繆思從風翔膏隨雨沃澄清金鏡雍
和玉燭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精覽德輝而下之
瞬千載而放靈縈標霞之紫氣繞天河之　光紛虹霓
之燦爛增日月之輝煌斯眞瑞中之瑞祥中之祥於是
人民歡忻羣士踴躍謳歌瀰山海景仰偏寰宇莫不曰
斯鳥也。奮藤騰輝儀然高適隱德幽光鳥
聖明出故旋青旻而遐翥辭瀛州以無藏如景星之灼

爍、如、慶、雲、之、飄颺。於惟

皇上承休祉、受景命、撫盈成、於日中、聖不以自爲聖、諭

臣工以交儆、用咨

上天之慶、益務勤思、治理、勵精萬幾、好學不倦、從繩飭、

維張、皇六師、昆明習戰中、使朱提邊關、澤徧霜肅、風清

人無乘傳。鼎輔有鳴和之聞。台垣悉朝陽之選。吏治嘉

慈和之能、兆庶懷父母之戀、英華道德、浮湛八區、普天

率土。罔不沾濡、要荒異服、域絕風殊、武功所屆、文德所

敷。莫不宣靈暢化。鏤膽刻膚、則受奉琛之貢、逆則獻

犖庭之俘、天下恬然無事、奠於泰山、安於覆盂、泰階平

而玉衡正帝德茂而
皇心愉然後知鳳鳥之呈祥。誠盛世之禎符
頌曰、
聖作物睹兮天朗地寧、玄功丕載兮至治無名、
朝野不知兮問之四夷、羽族有鳳兮軼羣表珍、五彩相
宣兮八風合節、虞樂馭世兮堯文同轍、千齡一見子史
冊寥寂、惟我
聖主兮王猷允塞、望日齊仁兮占天比德、申而自天兮
神靈斯呈、山雷瑞跡兮律協號聲、鳴圖永祚兮駿福億
齡、小臣 作頌兮敬炳丹青、
晋翰林學士陳懿典爲少詹事、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蔡毅中進字學要覽疏曰臣聞蒼頡作字而天雨粟則字者文章之祖天靈示之廣布也言孳乳而浸多故曰字然一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而五方之音萬有不同歷代相沿七音四聲隨方淆亂至唐則音宗沈約義尚類譜點畫之訛聖聖相傳體體相襲字學之壞極矣宋臣朱熹始以吳棫之補韻協三百篇之音以羣儒之註疏釋古人之義點畫亦各有從而習者軋沕可勝慨哉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啓運文明揭日月而中天洪武正韻一書卓哉萬世文字之祖猗歟休哉莫可尚矣天下學士大

夫以及傳士弟子、溺於見聞。狃於習俗。於、音韻意義點畫
猶不知正韻之宗。摘詞一章。錯悞盈幅。蓋緣庠序不以課
程。科場不以輕重。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耳。臣自舞象時、即
方是讀書攻此業、每讀書於每字必求其義考其音韻淸其點畫積
久成帙。昔在史垣、欲進
呈、未果、今叨侍
經筵、叨司國子、則正字典文臣之職也乃集四書五經字
學要覽爲
皇上
字學會編經筵日講之供。又集註字學會編以訓諸生。彷周禮保氏

教國子六書之法。且備詞臣進講之資。蓋君執要。臣職詳之意也。其四書五經字有當辨音韻、當解意義、有當從之點畫、一定不可易者。然字有一形而數音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八音。慊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集在會編者、經書悉以音韻配義。析而分之比而合之。纖毫必備。在要覽則止於各字各註一音。其分音不載。各音各著一義。分義不載。正文小註、疑難備收。似無遺漏。總之欲聖目目一覽即見。不煩翻閱。此愚臣一得之見以愚、蓋

聖之心也若等韻纂隷說文韻畧諸書臣雖日加考究而
於正學無補若近年五經直音難字有紀而有音無義近
日歸德沈氏關中劉氏江陰王氏四書難字有紀而有音
無韻有韻無義且三分未有總收偏而不全博而寡要臣
有蓬心焉茲謹以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隨疏上
進其會編字多一時繕寫難完臣已捐俸鏤刻未就容再
進呈伏乞我
皇上誦讀之時不棄要覽俯
賜電觀或可少省繁文有裨
聖學之萬一云得

旨、奏進字學要覽。有裨考證。原本留覽。仍舊刊板布行。該、
部知道。已而刊完。恭進成書。又上言。臣毅中、前奏進經書
字學、遵
旨、送稿禮部、移咨工部、發工價八十兩、送監刊行、臣日甘
字、李廣規、
疏水、悉損俸薪、今刊板始完、謹以要覽會編、並續進廣規。。
肅印恭裝一部上呈
御覽、二十部供
皇上頒示
經筵日講諸臣講讀之用、計要覽經書八卷、共字七萬二
千五百有奇、會編經書八卷、共字一十五萬一百有奇、廣

規三卷、共字一萬九千四百有奇、要之皆生于義畫之一字也。夫伏羲以一畫生八卦、而帝堯演爲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字學百千萬億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皆肇于是矣。是中之一字、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孟子所謂禹之惡旨酒、好善言、湯之立賢無方、文之如傷未見、武之不泄不忘、皆是物也、至孔子曰、君子依之、聖者能之、則知一中字包涵天下之道、收盡百千萬字之繁、眞萬古帝王傳心之要矣。臣在成均日誦高皇帝監規、皆執中之訓。而衍其義爲廣規三卷、皆僭竊發明一中之學。以收百千萬字學之本源耳、恭惟我

皇上登極以來。時開
經筵。時親
日講。好學不倦。字字究心。言言考證。萬幾之理。敦孝明倫
親賢納諫。一一皆執中之用。眞上接十六字之傳。紹二帝
三王之統。得
高皇帝規訓之心法矣。臣以愚盇
聖。猶願
皇上于中之一字。從喜怒哀樂未發前默識存養于發皆
中節處體驗躬行凜危微之關。會精一之旨。則此心如日
中天。無微不照。而于百千萬字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之

是非。一覽無餘、矣。臣今纂修
神祖實錄、當
御極方及十齡首習書學、眞艸絕精、每于
清宮宴閑時、以習書大字爲樂。每大書堂額、以賜輔臣。而
神祖字斈罕儷
字學之妙、今古罕儷、昔賢云習書可以誠意。又曰心正則
筆正。惟我
皇上誦讀之暇。勤學于此。亦正心誠意、之大道云臣進字
言字。故復申之。謹以要覽、會編、廣規、共三百九十九卷二
十一套。隨疏上
進、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奏進刻成字學廣規併陳典訓要指知道了書俱
留覽還另裝青帙的經給講讀及正字官各一部不必具
本該部知道

宗伯公以諸臣推薦而陟官以不阿權璫而休致其於
出處之際亦既卓然矣昔在木天多著述擅聲海內及
任戒均競競以序私奉公拔勤厲情爲求已之事雖謗
怨沸騰親一緩不啻飄絮也緬其異貧間出四齡便能
撼管弱冠成名然絕不以仕祿世味稍縈其志自五經
至百家天文及艸本無不研窮具源流旨趣異同輕重
是非得失之歸隨筆所見又而成帙加字學要覽會編
廣規而外則有六經解火攻書皆已進呈悉蒙
優旨襄嘉一以爲所心實學一以爲詞林風望洵哉餘如
四時志已付東梨苟存二十種擬投粹人此特公偶觸
之緒見耳烏足以窺其淵博乎哉惟是有解會而樂與
天下共知共覺不自咤爲山藏枕秘必以上獻

當中。下裨後來始終不渝其公勤之一念。斯眞羨而足紀者，方今樂歷河漕兵餉之議紛如。公必能起而折衷之。

余小子拭目以俟焉。公辛丑進士，起家歷常河南光山

人，子琮琎皆以能文名

三月

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時之相。今　黄扉未嘗缺員也、端揆坐師濟樞輔踞岩關、綦衆矣、政以其衆也、而支諉卸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票擬亦未嘗無權也、昂則爲雲、低則爲泥、爲鼠、綦重矣。然恐其重也、而調停布之未必收風雷之益、偉哉輔臣葉向高等之頻　請添補閣臣也、護庇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再起、未越一載而屢　請枚卜、良謂時事多艱、大廈非一木之支、相國職存賢、在大臣之誼、應如是耳、乃木幾閣邸報奉有會推才望老成幹濟簡用之　旨臣不勝加額。然枚十干

泰昌初諸公俱以内外參用爲請而權輔土之權從故事久矣用外之難望也此疏雖善而不用何

今日。謬謂論相稍變、豈令詞林一局。古定揆路。使跼歷中外之臣。明習庶務之意。強幹骨力之輩。無從與釣渭耕岩。同類而物色耶。臣非敢謂讀中秘書者之無濟于顧問、而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遺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參內原祖宗之舊也。臣姑無暇遠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乎、而繇御史相者、則有王毅愍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乎、而繇審理長史相者　則有楊士奇袁宗望其人、不特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瓚以推官入、陳山以鄉舉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　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瑯、行已端潔若薛揚之　取重中貴、求　一面不可得、是亦內　外兼用之明驗、而無奈枚十一番、諸臣紙敝墨渝、以用外望之銓部望之閣臣、而狃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

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憑、見言者無以自解、故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荐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不列之爲愈、臣願輔臣襄此　大典、捐去窠臼、其疏名

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而列爲

國運爭盛衰、不爲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

沖聖當陽、首票枚卜、相臣宏開薪槱、兼用外內之制、從茲

再票吾

君吾相、不均荷其休歟、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通者此也。至于相臣之脉當一轉者。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權開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鍔、化為繞指之筆。如沈一貫朱賡至今鄙薄不已、天未出而望其出也、交口以譽之、既出而不能厭其望也、又彈舌以侮之、每每有初而鮮終、前恭而後倨、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時也、夷酋跳梁、兵餉缺乏、利害判于移晷、功罪決于片言、

最是

下命則動經停閣、會議則築舍道旁、首鼠兩端、與調和衆

原望相臣

曰均無當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票定。蹈虎尾而不辭。衆議僉同。即當下處分。負繩矢而不懼。斜封墨敕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御扆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不使內煬。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驕。担荷欲如江陵而無其刻。托後輩爲虛遜。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十輔而僅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孫陳寶之同心。房杜之謀斷。可做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綜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唐之以平章出鎮。宋之以參知經略。可做行也。此皆相脉之一轉。而言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

戶之見，勿擁戴以市恩，勿占風而投契，務求眞正幹濟，以資爰立

太學士孫承宗謹兵政以隆大計，愼使令以嚴大防。疏曰，臣惟方今春防正急，所在嚴戒，臣以衰病，日行閱城內外，與撫鎭申飭調遣，夜與幕中諸官商確，動臣夜分不解衣，而假寐漏未盡，輒儆披衣起，治文書，日復爲常，而西虜日扱掠劫，時傳烽警，所在要挾，出語鷙驁，未得以漢法相羈縻，東奴聞臣且帥大兵臨四圍，則先驅四圍之人于北，而土荒不治，防戒自飭，于敵，即今窺伺未起，而狡謀日在橫發，所幸遇

皇上以輯寧天下爲心凡一語關東事無不立見施行爲
浩蕩
天恩有加無已凡此文武將吏無一人不感奮圖謀期以
仰報
聖明適聞
欽賞既頒而又特遣近侍
勅使臣以不擾動地方以無虞仰見
聖心爲天下大計周切詳盡臣何能仰贊一詞且内臣原
奉 命交割器甲金幣未有 與兵務之事臣方將與文
武將士仰戴

天慈、誓捐頂踵、何得有言、但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諸

邊人竊見

（唐有見容使後世之不意盛朝有此）

皇上命使、不遣各該兵略大臣、而獨遣治兵内臣、又不遣

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明例

敕旨、遂各相擬議、一謂

皇上特重邊人、不難勞親近以遠慰組練、一謂

皇上或不信邊人、特擇親近以體察情形、夫以邊臣治兵

無狀、不能仰釋

皇上東顧憂勞、敢謂體察之為疑、獨是主兵之臣、所為令

行禁止以抗顏軍中、惟是仰藉

人情實如是

皇上信任威靈、體察之說、一聞即主兵之臣心搖搖不敢自信。又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令其信語不云乎。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切恐諸人意之而生不信之心。則主兵之臣且為輕人一二兵臣何足惜、獨天下輕我皇上之兵臣而法日窘。又聞諸內臣欲從北邊來臣向以單車巡行邊、人尚為驚皇、而今以水雨荒疲之後、又請東要挾之時、令各該將領罷邊籌而逢迎貴人、各該士馬釋戈甲而供應雜役、俱屬未便。且中使俱忠勇善治兵者、切計

大內所習見者、耀日甲光、凌霜銛刃、而各邊疲卒疲馬、無

堪當眼此時、諸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詘意兵馬之
巔閣、即諸隨從不貴講交際、而不能不參酌巔閣之兵馬
即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爲慢
天使。遂無以仰對
聖明慰勞邊臣之盛心。臣欲諸將吏俯首而事貴人。則恐
向來所培養提掇。以養其飛揚强毅之氣。稍稍見于眉睫。
而一旦頓、銷鑠于內外交際之文。又恐無以抑副
皇上鼓舞豪傑之盛美。山海斗大一城。諸將吏閱邸報不
遑寧處者幾晝夜矣。飲食居處。百無可藉。然臣所深念。更
不在此。凡以仰賴

皇上明勅不擾地方自可無虞獨是中使觀兵古來有戒即諸臣知道理、仰奉皇上明法、不必過計、而臣所深念、殊爲惓惓、即今天語既頒、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使不可常、其或以創而成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于（可慮滋甚）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于兵事、步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嘗、今諸臣先布皇上德意。無遂以觀兵爲感誦、以全政體、以昭國體。

明神宗實錄　卷一一二

持議垂二千
河山存心
朗于日月
一讀一快

御史霍鍈、秦國史期于傳信、疏曰、臣惟宇宙有大經。雖當紛囂晦塞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霧盡烟消。天光立見。有世道之責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關係良非細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混淆、是非倒置、豈其積慮處心。甘操入室之戈。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韙。無亦同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屬。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之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究使言路蓁莽。世道淩夷。白馬清流。自貽摧折。而　國運隨之。臣爲此懼。請以其大者一爲折衷。以醒當世人心可乎。夫春秋之法。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即或遺于當時。尤追誅于后日

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統之所以常尊也至所以寬假者以愛在
君父遂遣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而不能者一旦為之洗盡凡為臣子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為親者諱為
尊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
君父臣子不忍盡言特婉詞云爾若
聖祖與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奉揚

聖德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久難發于居處之狎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腸難以舉示人者則又何嫌何忌而必使兩朝實錄強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眞乎如謂冊立分封之后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不見于儲位已定之日平臺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昇等之事不見于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即善爲諱者必不能爲持捉原末入　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而亟

進于 御也天下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豈在人情疑似之際懸虛而斷乎盖至機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垂簾之覬覦復欲傳向者衣鉢 乾清久據眞可寒心向非楊漣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聖明在 御恩義兼隆臨机決策毫髮不爽天下事非有智者不可至今仗義忠臣驚魂未定每一追論輒致疑亂臣賊子之猶緩 天誅思一得當以申沐浴之請乃無端而力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又其甚者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近合于 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爲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虞淵之業

乎。夫事無與萬世之名義而不係於一世之倫常又不關于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參以歧趨之見惟是非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已者。斧鉞之誅從古無有二義。第令此義常明而不晦。則此言亘古而不磨。中國之不化為夷　人類之不殄為禽獸。全係于此。臣之所以反復思維而　不能已于言也。倘執南史之簡者。此有處焉據事直剖略不假借亂賊之陰謀陽慝自著而兩朝之止慈　自彰。　國是定而世道賴之。知我罪我。又何坦乎。抑　是而又有感于持論之不平者紛如也東夷弗靖、覆　相尋、大要法紀不明以致喪師辱　國熊廷

弼剛愎自用、致悞

封疆、鐵案已成、千載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而必

株延蔓引、旁及多人、無乃啓我

皇上猜疑外廷之漸、而開傾危者以羅織之門、化貞既任

封疆、墮賊術中、委而去之、即憐才有心、何能以撫民馭虜

之微長、掩其喪師失地之大辟、如必欲寬一化貞以甚一

廷弼之罪、正恐廷弼之辠只有廷弼、而反借化貞得一幸

免之例、可不深長慮哉、況同此遼陽被逮、經撫厥罪惟均、

何至藁街之法、嚴于經而寬于撫、嚴于今之經、而寬于前

之經與撫、此則議論之不平者也、又如遼東巡按方震

楊一桂、陳士廷同論、以　疆事壞也、白簡森然、誰能寬之、弟思在巡方糾劾功罪者、不識與　封疆守禦之臣、當有分別否、募兵御史游士任、與何棟如陶朗先聞議以糜餉多也、招搖過里、誰信其爲念毋受過、但萬有餘衆之兵、業已分發各處、不識與旋覓遊棍、私販軍糧之賊臣、又有分別否、罪異而罰同、恐非所以示懲也、又如安酋發難、兇鋒不可向邇、人情觀望、畏兄不前、乃有奮不顧身之馮勞謙首先赴敵、解重圍而出會城、于水火、此援蜀第一功勞、何以不與戴君恩等同沾優敘。妖氛猖獗、虐焰彌　天來斯行提一旅。轉戰于廣川東省之間、所在皆有奇捷。此固道

臣之能。然非天津士卒招徠有素、不及此至今優敍未及于發縱、而厥初招選兵將之罪自嚴。何以不與李邦華并入紀錄。功同而賞異。恐非所以示勸也。諸如此類既覺臣心之未安。必知公論之不平。因并一一拈出以備司衡之採擇、伏乞 嚴勅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常、與乾坤相爲不毀、議論悉平明之休。賞罰合是非之公、如此而臣受和衷之雁。

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以恒部左侍郎孟時芳

實錄副總裁

乙天三三

兩朝從信錄卷十七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八

秀水　沈國元　述

四月

（眉批：睢陽之守、鉅鹿之戰、未易與李王之功相低昂也）

貴州巡撫李橒敬陳新撫收援之功疏曰、自貴陽圍解、職有報捷一疏、為新撫臣王三善稍敘其槩、然從前半載苦心堅忍之由、及臨期七日捨命赴援之力、新撫不言、職又不為之言、誰當言者、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神、

（眉批：聞之尚堪隕涕、況身嘗耶）

當事堤防、受幾許怨謗、總為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穽、是時不禁殺人、亦可禁殺人

危急肝腸
應非飾語

又不能情法並窮笑啼俱礙、即鄉宦潘潤民倡義捐資、破產贍兵、猶不免抄其家而殺其女、其他可知、職痛念身家不死於賊則死於兵、婦女數口、授以刀繩、聽其相機自盡、尚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死、職又不忍殺之、職妾馬氏曰、父母死而子生、生者不義、妾能生之、亦能死之、願授火藥一霍。足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嗟嗟、此時此景、慘動天地、職捐此身家、委之刼數。獨無奈二百年城池、數百日憊苦、付之烏有。切恨死有餘辜、孰意日延一日。有新撫臣之兵、從天而降、收此殘山剩水、還之天朝、拔此憊卒遺黎、出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援亦

切喻

無及職則日不有援者守終無功嘗試譬之職等如水火中人救援不至有俱没俱燼耳自遭自受無可奈何新撫則望洪濤而投足覩烈焰而引手非有一段血誠俠骨誰能強之臘月之援不至職等不過以身殉之何益封疆且安所得功又安所得叙功人而累累陞之賞之爲此職所以轉思轉憶職之苦又轉思轉憶新撫臣之功也新撫與職共處二十日荒凉城郭不能具杯酒勞苦獨有彼此骨立相弔職經年不見邸報從新撫索觀數本封識宛然職問之日日來止辦討賊無暇觀覩之徒亂人意耳職服其立志之一從征將士有護職入沅者沿途指點何日進兵

敘次王撫臣膽畧慷慨奮不顧身如畫如話

作地札營先登報捷者何將奮勇齊力者何兵言之甚悉乃知昨歲十一月終楚蜀兵不至撫臣不得已召諸將諭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能來矣吾輩死於法亦死死於敵亦死爾其效之於是命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為左部而撫臣自將二萬兵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臘月不興師者撫臣斥之職服其決機之迅臘月朔窮日之力欲抵新添人有言部署未定盍俟諸撫臣曰毋庸兵貴神速二之日次毋猪洞三之日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矣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兢議退兵撫臣曰退則虀

工截如對

粉耳。吾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知爲奸細詭言、使站立不定、又是甕城河、續危哉。職服其凝定之識。四之日、命劉超爲前部、抵龍頭營、撫臣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股栗欲止、撫臣曰前驅當賊必有退者、吾當爲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曰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果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首阿成驍勇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撫臣之兵後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之、職服其敢勇之氣。五之日、往龍里城、衆議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撫臣曰此行最數

卷一

三四月

日糧為必死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多寡、宜急
擊之、六之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始知撫院自
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
兵來助、遂遁去、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
冲之險、七之日、進兵畢鋪、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
將所製木發貫七門齊發之、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司
兵如墻而進、賊亡奔、所棄錙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
職與鎮道各延之入城、新撫不可、曰賊去未遠、兵心未定、
吾主帥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
引移營宅溪、賊聞之遠遁、陸廣河外、職服其決策之審、此

一擧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職曰唯唯否否。夫以二萬餘遲遛之兵。捷發於一旦。及龍里而賊不知。及閱城而會城不知何謂非奇撫臣一書生耳將孤軍深入而不顧苗賊之截不慮糧糗之乏何謂非險以二萬師。當十萬衆。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僵尸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退賊之夕雨雪薦至何謂非天然而非然也。使人人畏奇着必尋平着畏險着必尋穩着比及平穩時求黔城官民於枯魚之肆矣即云天佑。何日無天。何人不可邀天。必待撫臣下奇險之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耶且如職所云立志之一發機之迅堅定之識敢勇之氣決

卷二十八

策之審天耶人耶乃說者因其後舉之捷咎其前事之遲嗟嗟撫臣之遲得已耶不得已耶兵之不得不遲其咎獨任之耶衆任之耶職自聞甕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諄諄以分路進師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器爲要着此數事非數月工夫不能了究竟師出三路賊不能併力以截我者形勢分也走數百里寸寸賊巢而無爲賊耳目者苗仲散也龍頭斬二逞兵誅一首賊而得勝者將得人也龍洞之捷衝鋒破陣者得力在火器在烏羅兵也此誰非從遲中得者遲而無及則職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遲而及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月援兵勞而罔功輕而僨事則

> 史公深知黔中情形故建議鑿鑿可行

撫臣半載遲回之苦心七日衝鋒之定力職易得不表而出之以爲西州功之定案哉伏乞
皇上褒揚優異。專任責成。仍
勅諭撫臣集思廣益用謀勇之將。收一戰之功併收萬全之効而各省催兵催餉毋以畛域掣其肘一時小勝小敗毋以議論撓其成則不負新撫一番之敢戰亦不虛職經年之苦守矣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敬陳蕩平疏曰貴陽之圍解也皆緣撫臣王三善親身督陣道臣向日升負弩前驅故將領爭前兵卒用命能以寡而禦衆以勞而破逸

孤軍而脫十月重困即此便是奇功何必論斬獲哉第賊潰矣而尚以全力歸也。奔渡陸廣矣。而四十八支頭目惟安邦彥先斃於銃。其餘尚偷於食息也。河以外之疆土。尚延袤千里也。易得而易視之。使此際更加一番愼重振旅河干佯爲掃穴。或駕言招撫姑以緩賞賊必不敢輕出陸廣我可以先固根本一面將續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布置鎮壓苗仲疏通道途儹糧催餉充實會城一面期會蜀滇各路并進賊雖狡能出吾掌握乎初撫臣迫於倉庫之空虛。而計困糧於敵遂決其乘勝之險着。而希旦暮收功儻

勦掃之計無出於此者

亦是過銳

天厭賊惡。而奪其鑒。一鼓掃蕩之不亦奇舉哉。無奈士卒不飽。採取易窮。險易未嘗。倉皇深入。遂使賊得肆奸。而有兩河之敗。(陸廣鴨池)據各道府禀報、有謂先鋒楊明楷率官兵萬餘、於去歲三十日渡河札營於三十里地外、正月初七日、拿獲奸細吐供賊糾大衆、於初十日接陣、遂差人報劉副總發兵接應副總不信、兵未發、而賊果於是日以數萬至矣、明楷方奮勇抵敵、蒙兵先潰電光營兵亦潰、兵將奔迸溺水死者不下數千明楷未知下落、有謂因採取浮糧、賊乘營壘之虛而擊之、殺傷將領四五員楊明楷竟被生縛者、有謂前後參差、南北矛盾、致有是敗者、有謂西賊糾藺酉

卷十八　　天四月

與安效良等衆并力而攻陸廣復并力而赴鴨池與張抱
鎮交戰賊衆我寡勢不能支遂退守威清者有謂秦兵因
五月無餉浮糧將盡無處採取又見賊勢重大各懷歸念
未交鋒即於十七夜遁而全營楚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
遂同張總鎮退回威清止獲商游擊劉都司等兵黎明彼
賊圍掩及冲突而出賊乘勢追擊以致各官兵余復奔竄
不可安撫緣是逃兵絡繹漫散而下道路傳喧人心震動
遂致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爲占據據廣西監軍道副使
周里報從龍里以致貴城被刦殺者屍横四十餘里向係
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馬指揮門承差運糧楊

通判或家人被擄、或子媳盡僇、或刼、其輪扛、或搶其本揞軍師李時將卒兵三千、被賊沖營、幾損其半、嗟乎、如此阻截、何妹未解圍時之光景、況下而重安楊梆一帶所在流刼、亦復如是、目今省城、鬧斗米至銀五錢矣、雖較之曩時百餘金之價尚遠、切恐危急已甚、如之何也、有續到之兵無續到之米、無可奈何、而言採、顧我日採米、而兵則並攘其囊篋、並採其妻孥、既撫之、復害之、一鬨敗衄、羣起流刼則實侮之、緊誰之尤、是昔之苗仲從賊、尚懷心於我、今之苗仲從賊、再言撫、誰肯一心於我、況我日採於苗仲而官兵則並採於軍兵、即避難深峒者、亦不能保其蓋藏、是向

卷二十八　二四月

之守寨紛挾、百里內將　無糧之可乘、且新到之官兵難以協力、復業之人士、未定驚魂、傳聞逆酋攻威清不得、攻平虜不得、復退而札營於河岸、倘狂而猝至城下、大勢將有不可知、是餉一日未通、則會城之生機一日未固。糧米一日不運、則會城之人心一日不安。今日急着惟有疏龍里餉道以通會城、疏清平餉道以通平越、則疏龍里餉道非亟除何中蔚不可、蔚一乳息、然今廿心從逆、經年截殺罪惡貫盈、而數百部苗、剪除亦易、惟得一重將暫鎮新龍、相機馭之、當如探囊、今督臣已催施漢兵二萬將到、付之總理魯欽管領、則此路可以料理矣、疏清平餉道、孫家墳

重安等處之惡苗不可化此苗緩則出刧官道急則遠竄山箐難以遽言掃除亦惟置一重將設萬餘兵留鎮偏興上下把截苗自不敢出 臣欲暫留總兵麻鎮當此而業往廣西催泗城兵去矣切計總鎮張彥芳部兵飢已盡營兵不聽其約雖在會城實為贅龐不如調之於此使其招募調兵肅清此處庶人地相宜不至稽其驥足也然此一要害關係最大當兩河進兵時 臣每慮苗酋勢急迫或出烏江出湄黃沖突偏興以塞我咽喉則清平而上皆成釜魚一慮及此汗即浹背當除夜猶發牌嚴飭哨探令新添廳稟稱得奸細一名供稱玀賊已入山箐昨陸廣鴨池之助戰

者、實令藺兵七萬、猶欲發兵由漏釁以下偏宜與阻截糧餉等語、是賊果有謀矣、大抵黔所倚以爲命者、惟楚、楚之咽喉斷、則黔之事去矣、非得一鎭撫駐札、豈得無虞哉、是在當事諸臣之留心也、今日大擧、又非合蜀黔而爲一不可、欲會蜀爲一、非共一總督不可、今兩省之總督分矣、分則各顧封疆、而不相照應、不知蜀黔合、則水藺之勢分、蜀黔分、則水藺之勢合、使我兵進擣兩河時、蜀亦進擣紅巖、則藺兵何暇而助水西乎、又使滇兵亦進擣烏撒、則安效良又何暇而助水西乎、是欲擣巢、不得不期會以交攻、更不得不

設五省總督以專調遣事征發而后呼吸應血脈通此理勢之必然此今督臣楊述中誠可當此重任但以蜀人督蜀不知於例合否如無礙一則達旦夕之期會一則以省添設之煩擾計無便於此至遵義一路係蜀黔之要會水藺之后門當重慶恢復時黔苗屈朝宣等各領烏合之兵萬餘即聚於此且聞道聽皆到城中路途未甚阻塞便督臣張我續而出此路便可數日收拾黔矣后復被賊竊擾有言今已恢復者縱未恢復大兵一到嘯聚之寇當即解散亦惟藉一大將統萬餘兵坐鎮此地以通蜀黔道路且西下以掣水藺之肘東可以壯瀘敘之藩遠可以與興偏

卷十八

四月

轂勢相倚、而消逆酋冲突之謀、近可以聽進攻沙漠、而為直擣大方之舉、惟是賊顧首顧尾、勢將自分、而陸廣等處自可得志、督臣已計及此、但不可不早圖之耳、又自省而上、至安南處處賊巢處處當備、使麻總兵果督泗城至俾其恢復安順、而暫駐之約、令衆將許成名、都司黃運清、副總張鶴冲、土司於勝龍等、相機勦洗羅沙諸寇、以通滇黔道路、蓋黔可以得滇之力矣、如是蜀滇黔交相為用、又何難褫逆酋之魄而制其死命乎。不然、自黔而蜀路必由楚。自黔而滇路必由粵。西往返動踰幾月、機宜變在呼吸。縱設總督調發不來、亦何濟於緩急乎、願急看督臣大舉也

議糧餉

有糧有餉則可圖無糧無餉則終成畫餅當解圍后楚兵勇西兵其石柱司兵絡繹至黔者不下數萬餘聞省城官兵亦過三萬矣皆因無糧餉逃亡幾盡夫聚之數月不足者散之一日有餘前此所費金錢盡付東流不亦甚可惜哉臣前疏所請二十萬兵三百萬餉留全楚之漕糧耗米盡以供黔蓋亦揆時度勢非此無以計蕩平耳近讀督臣一揭大約謂實得餉銀五十餘萬而前此已用過百萬矣此百萬之用僅解得一困城而勦洗所費不貲可知是在

皇上

之二十八

垂念西南半壁
亟勅廷臣設身處地、實籌畫一番、如臣前疏所
請數目、
慨發濟急、無惜小費、而悞大計、庶使督撫諸臣、得以藉手
而逆之巢穴、靖之數千里封疆、以還我
皇上矣、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有糧而無餉、尚可濡之月
月有餉而無糧、又安能待於須臾、夫全楚漕糧耗米、不知
一歲之總數幾何、但以二十萬兵計之、百日而用二十萬
石、況黔之一線鳥徑、九曲羊腸、不惟患無糧、且患有糧而
無轉運之術、則糧更當急講也、然臣猶有說焉、量能授職

嚴爵賞

層累而上之、則上易示德、下易感恩、倘人非國士、一戰俾成、輒以布衣而登壇、不惟、將、來、窮鼓舞之術、而人無根蒂、且有飽則颺去之虞矣、況勝則破格而賞、不勝則優容不問。不知威之。孰知德乎。驅除虎貔皆一家、蕩惡掃氛皆一人、今聞南將與北分、既以矛盾致令參差、解圍之將與城守之將又分、恐以釁生傾軋、非當事剖藩籬、平心駕馭、則壁壘之鑒不遠矣、戰守機宜。難以臆決、而夷情地利。惟土著之人能悉之。廣益於衆、獨斷於己、則奇正變化自有不可勝用者。威嚴可不濟乎。羣策可不集乎。此一時之對症而潛備其藥石者也。三百日、苦

用群策

守之疆土實不能忘情敢效操舵之說如此懇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如有可採伏

請施行則

封疆幸甚 臣 草疏畢即得新按臣奏以都勻圍尚未解而

銅仁之紅苗邑州之黑苗群起為亂逆酋近日借牌造橋

直欲進逼鎮遠等語因逆酋之蓄是謀久也臣 疏言當復

復遵義鎮、鎮偏橋

遵義議總鎮鎮偏橋正以防之倘戶牖不緝而狡賊果冲

突至此乎則兩江九股諸苗當一日而糜附者數萬黔事

眞有不可知者臣 謂清平而上盡成釜魚豈危言而聳

聖聽哉、念及於此

皇上之

發餉與楚、粵、蜀、滇、諸臣之引手誠不容旦夕而待也

戶科韓繼思議請

發帑五十萬以救危黔其便有五

朝允夕解、刻期南行、兩月即至較之歲月催征者此為

最上急着、一便也或用以補從前之缺乏或蓄以待日

后之關領、無一事不奏集無一人不蒙恩較之憑虛投

括者、此最爲實着二便也古有以投醪而鼓眾志者為

恩自上出雖微、必感況以五十萬之金錢領自內府三

軍有不感泣、而效死力乎是為士氣之機擢莫妙於

發帑、三便也、古以量沙而僞折敵鋒者便知實存見糧

敵自無敢犯、況以

九重之

寵命賞五十萬之金錢不以遠疆而忘

優帥、安餉有不風聞而遁思乎、見爲破膽之妙算莫捷

於

卷十八

十二四月

發帑，四便也。職非為了此不過五十萬帑金可靠五十萬帑金而盡舍諸臣之條議也。以帑金發在旦夕，而臣協濟者、通融者，乃能陸續接濟，不巧敗乃公事。皇上不愛帑金，而諸臣又何敢愛奏處之萬餘乎？是以一兩月見在者而連三五月以佐之征解，又以五十萬金錢而合并數百萬之奏處，五便也。

戶科羅尚忠疏請敕命輔臣編建文年號，追復位號，並復廟祀，并贈廕祀謚仗節死事陳廸、景清、黃觀、黃鉞、王良、鐵

欽練子寗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宜令從祀本廟、庶

聖朝無缺典。萬世有信史矣。

按陳廸南直人、建文間為禮部尚書、文皇帝登極、召廸責問、廸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仝日就僇、割鳳等、鼻舌食廸、廸仍不服、俱凌遲死、妻管氏合門縊死、遺孤呱呱五月、鄰嫗黄、氏。從清中潛出之、至八歲事覺、遣戍蓬萊縣、永禁未還、黄觀南直人、洪武間中三元、建文間為禮部侍郎侍中、靖難師渡江、觀奉詔上游、家人自京齎至、言其妻翁氏。與二女。被執、翁氏携二女投淮清橋下、死家屬十口人。盡投水死、觀北向再拜曰、臣不能報

卷十八

十三 四月

陛下矣投羅溪死藉其家并逮姻黨
黄鉞常熟人
建文間爲給事中以外艱還蘇州知府姚善義激誓當
一面靖難兵勸善總蘇松嘉興五郡兵勤王不克善死
鉞絕食慟哭曰吾與善同受
國恩善死吾獨偷生乎遂奔入水死
練子寧江西人
建文間爲御史大夫
文皇帝
登極方孝孺等死清獨委蛇時
朝人疑之一日早
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紅星觸
帝座甚急清獨着緋遂收之得所藏劍詰責不屈而死
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而入
殿廷爲厲又藉其鄉轉相扳染爲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士良
建文間爲浙江按察使
文皇帝
登極
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決妻問其故我分應

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子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
杞其子如厠至池旁、投池死、良舉火合室自焚、并諸印
亦焚、
上怒、徙其家屬於邊
鐵鉉先爲山東參議阻兵東昌、
文皇帝選
駕北平后、爲兵部尚書、至
上登極、尚擁燹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
不可得、劃其耳。鼻竟。不顧、劈碎其體、至死、子福安戍
陳思賢爲漳州府學教授、靖難
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遂率其
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班、趙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
爲
君位。哭臨如禮。郡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皆不屈。誅死
御史彭鯤化謹陳時務切要八事。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
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才。當崇恬
退。欲省議論。當息紛囂。欲師減事。須省煩文。欲興吏治。要

卷十八

[illegible]四月

覈官評、欲計戰守。要擇勇將
廣西道宋師襄謹陳審勢馭臣竅要疏曰、臣惟
國家之定亂猶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有症有變、治其標而
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未有不至於憊困者、今
天下危急之患、獨患有奴酋耳、席捲兩河、紀年僭號、是非
其本歟、滇黔巴蜀、聞風煽禍、是非其標歟、練兵積餉、畀貺
閫城是非其症歟、治楫揚帆海外窺伺是非其變歟、數月
以來、篇
天叩　闇為黔蜀
請命此何其詞之灑灑也、至於遼事、直謂姑置之而　姑聽

之耳猶曰急則治標此亦一法也若夫關城一障
內護 京闕外屏
陵寢、
宗社之安危、
皇業之隆替、悉於是要窺、豈與夫區區海上之一旅、較輕
重乎哉。今之策山海者不務多其備而務多其官斗大一
城耳。文武之建牙列戟者。何其累累而若若也。官多則事
權分、事權分則意見雜事權分。則功罪易以諉。意見雜。則
議論易以囂雖有子儀之畧猶以九節度而無成功則雖
有狄青漢武猶以專將而得成功、自古及今、未有將軟不

卷十八

十五

四月

一。節制不行、而能立勛名於閫外者也。且如楊鎬與周永春水火、而有四路之喪、熊廷弼與王化貞氷炭而有廣寧之失。姑欲兩用以助其成、率皆兩傾以速其敗。詎非已覆之前車而目前之殷鑒哉。設使廣寧未敗之前。或經或撫。蚤撤其一

封疆大担畀之一人、悉心備禦。而不以中制不。以旁撓或尚可支吾歲月即不能支而潰也。處分情罪片言亦可立剖。何至如今鐵案久定、而袒分左右者猶交戰而未休乎。若夫從山海而津門、而登萊、則緩急之情。漸以異矣。蓄兵於險關以振

中國之威置偏師於登萊以張犄角之勢而以數千兵置之海上使毛帥時出不意以疑敵瞰敵誰曰非策然而兵微勢阻有小本而無遠略可以瞰敵亦未必足以制敵也胡張鎮江詭遇之功又倖獲屢捷聚機械習詐反覆傾危之數十輩而望其全心勦賊豈不貽笑於夷虜哉近見登

撫

奏報文[illegible]移之內謂諸奴奄有兩河以來目中已無山海若非本鎮屢擊其后復何憚而不前等語似已不知有督師大臣矣及詳其制敵之術不過曰屢次開洋被風阻回而究竟日內督師關上將士洗心旌旆改色又何矛盾而

亥十八

十七四月

不倫乎、若欲獨倚以成不世之功、而反視關爲可緩可急之地、閫臣爲可去可來之官、抑何輕重之倒置耶。此正所謂治其標而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者也。嘗稽古之知人善任者、每每有術、淮陰彭越、則御之如養鷹、時其飮啄而謹縶絏之、惟恐其飽而不爲用。度毛文龍之爲將。其視樊灌等輩、若乃任以大將　寵以賜劍、彼此注視而求費。未夜而異暮、其惑何如。彼且已睹富貴之極、而又青出萬死一生、爲朝廷堅尺寸乎。不然、海風占候、夫豈異術、何渡海之師偏與石尤相值哉。始也知有歌舞而不知有駕馭、繼也知有

驕惰而矜忘其為鼓舞矣何望邉防之鞏固而宄逆之迅
掃乎抑臣又有 請焉軍旅之功罪定立斷於
封疆官方之耗治當蚤決於 衡憲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此分閫之義古人所以外無敵而內順治也今不得於
外者鬪捷而邀重於言路不得於內者營窟而借譽於邉
臣以致慶罰無章斥防互異不但邉患深而
高皇帝之三尺犄齕剝蝕於有事之秋者其亦無幾何矣甚至
廟勝未決

三一八

一一二四

廟議勿定、而遠藩之假路、彼虜之偽稟、予奪生殺

天朝幾為無權、其於尊

中國而輕外夷、謂之何哉、臣 初入班行、感慨盈臆、顧念

朝廷大事、莫有重於

封疆者、敢率狂菲、陳其一得、伏惟

聖明當斷即斷、及時賞罰、庶便黠酋 可滅、東虜掃蕩、固鞏

金甌永保萬萬矣

此疏關係世教不獨援引古今明切爾雅也

五月

御史吳甡請舉視學

大典疏曰 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衰亂群雄雲擾東西征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誠以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

朝廷。況孔子萬世之師。

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使道化翔洽。文治覃敷。家敦詩書之好。人多君子之行。大小隨化。八方清肅。是亦

帝王之盛節也。

國朝舊章。凡
列聖御極之初。舉行典禮。
郊社以敬天。大閱以講武。視學以右文。蓋鉅典也
陛下兼天地之資。纘
祖宗之業。勤學圖治三年於茲。頃允諸臣之請。郊祀元閏
次第舉行。惟視學之典。未沛
德音。在
陛下垂情典謨。游意經藝。必知崇儒重道。爲千古懿舉。徒
以禮臣高蹈致稽上
請。然海內嚮化之心。每於臨御之始。引領觀望。未可視爲

虛文遂致因循昔我

太祖

太祖高皇帝肩億兆君師之任當宇宙文明之統首建
國學親祀孔子
御筵講書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等篇親為講說反覆
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

成祖

成祖文皇帝視太學行禮畢
御彝倫堂諭諸臣六經聖人之道彌綸天地明揭日月垂
憲萬世率由彝訓與卿等其勉之復撰
御製碑文峙列學宮自是而後守為彝章無不紹明續述
以光

三八一

五月

大典者在昔漢明帝駕幸辟雍引桓榮及諸弟子升堂帝
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其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聽者以億萬計求平之政青史榮之魯僖公紹脩文德思
樂泮水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是以有采芹采藻之頌卒之
淮夷獻琛懷我好音蓋古之哲后類皆崇尚文教若此若
衰季世主則不然用鬼瑣之人行因循之政棄先王之道
遠經術之士或焚棄詩書爰有坑儒之禍或崇信乾竺漸
成左衽之風蓋倡率不端則人心日偽人心既偽則風俗
日偷廉恥之風彫而忠義之節衰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
秦皇梁武之世可為殷鑒伏願

陛下遵
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軌。黜闇主之衰習。端風教之首
務。
勅下禮部預爲脩舉。或待仲秋。或俟明春。幸臨國學。躬行
奠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内經明行脩之士、徵
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庶
幾執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素志忠孝、
感時念般、報
主心赤、偶以字句未蔺致被嚴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歟、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清華之地、但知涵

養元氣。坐致嵩鉉。一有諫諍。便詫為異然。先朝如岳正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著聲詞林。至今猶賞其直不罪其戇。如震孟輩。正未可少。儻旦夕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讜開悟聖聰。此皆名儒。有關經學故臣縷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治得失。謂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倣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宜先表正。臣竊見邇來風俗靡陋。士習囂凌。不勝慨嘆。即如國家去天咫尺。而假生市猾。充斥其間。見於詞臣姜逢元

所參摘者棍徒、得濫衣巾、而干禁私謁、肆行無忌、見於臺臣方大任所糾題者、纖內尚然、何怪各處青衿鼓噪無忌哉、夫為

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提學、內則祭酒司業、在文字考課之間。尚存木鐸聾瞽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博士諸賢。倚席不講。未見有胡瑗李時勉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士類、江河日下。汪灝安砥、臣　切有世道之憂焉。兩京學政、克舉其職、至於各省學臣、邇年以來、求其卓粹清嚴、持正不阿、自譚昌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不多屈、若夫驕蹇自恣、取舍任意、逢迎勢宦、進取徇情、則比比而是矣、學政當飭、

卷二十八

二十五月

臣有特
疏奉
旨看議司官何意久況高閣如謂臺臣不堪任督學之事
亦當明白具
題如果督學不可無風憲之宮。何不酌議衆奏。不惟視學
政如贅罷亦且笑
明旨若弁髦臣竊觀今月
陛下有納諫之美部臣有拒諫之寔其所寢閣不獨臣
疏但臣所言者學政也不速爲釐正。恐天下孤寒之士聞
而憤惋。以夤緣鑽刺之習終不可破有灰心焉而勢要子

弟。則舉手相賀、風俗日偷、人心滋僞、其關係甚不小也、

陛下方建中興之業、海內日望教化之成、而諸臣以風教爲緩圖。經術爲迂譚。何以仰贊文明之治。共襄雍熙之理乎。是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〇勅〇復〇遵〇義。

時叛賊尤朝柄、楊維新、鄭應顯據僭府城、副將秦術祥會同侯、叅將一面、親督大兵二千、分布各路、夾攻、先將銃手埋伏、誘戰於九枝灘、尤朝柄令頭目揀賽領賊拒戰、揀劉被銃擊死、又斬獲十三級、賊郎潰敗逃走、復追南城外羅綱渡、斬級三十顆、并獲器械馬匹於二十二日入城、分札四門防禦、出示招撫殘民至於城內民房燒燬大半、僅存道鎮兩署、

二三 五月

僉事趙邦
清招降酋
目安鑾

安鑾率妻子部衆來降

安鑾爲奢寅右臂監軍趙邦清謀所以招之密使副總兵侯良柱諭鑾心交僧人了相說之又使鑾親喻丈富由勸之奈爲符國禎將鑾妾石氏幼子安住嵩圍入大寨無計可施自官兵抵羅什大河口札營十四日與寅戰敗之是時隨即差旗牌楊應芳前去暗誘安鑾心服大曾事劉崇德親曾事羅加旺等前來密諭厚賞以結其心發凡勸化安鑾亦見助寅潰敗向順之念愈堅隨即暗約良柱助兵挾取妻子渠料良柱不必發兵亦借以鬼我虛實良柱深宀此意一面諭令羅安良進閩公灘以牽賊一而點選親兵舍人侯國藩等七百餘名員多帶精利火器渡河同鑾部兵於十五夜經三寨銃砲震天賊不知我兵多少符國禎帶兵先走餘衆倒戈叫降安鑾當將妾石氏子安存嵩盡數撤回并楊黃三寨及董載二坪偽都司盧江等計五千餘口即日渡河良柱老令多兵札營河濱埒應并安搭浮橋接引降兵李家口過江當賞安鑾併伊子安在嵩紅段各一端三兩餉脾各一面冠帶一副付以良柱黃蓋晳捧二兩銀花鼓樂迪奬其餘把月遂一厚賞仍令安鑾父子及偽官

綦　擅　假

盧江、盧淮、趙興朝、劉崇德、羅加旺、唐忠、韓富、王永經、趙莊
廷富、韓貝、鄧明、不蔡成、榮姜、榮俞四、嚴等前來投見趙
道隨有鑾稱符國禎部兵三千願作鄉導引官兵攻取
立功趙以彼鑾初來不安銳挫立功之志故收隨
營乘勝以收全捷料耆寅等西河計日而得也

朝鮮國王李暉爲其侄李綜所篡

按李暉原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綜其親
侄也走馬試劍謀勇著間眉堅耳垂安表偉異常在李
暉左右用事掌管筆札之役入春因見李暉有疾遂起
謀逆先令心腹宮臣遊說將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
馬五百調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母王太妃於三月
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爲號李綜率李貴等指以救火
爲名領兵入宮鄉纏李暉投烈焰中以死并其世子宮
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僇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
十三日令王太妃伏義執言數李暉之不忍不孝而暴
其罪是月李綜遂即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臣朴燁
并鴨綠江邊鄭邁數其元年冬月暗通奴酋引賊過江
收遼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
中國者也李貴令爲李綜親臣日侍其側而又以宿將

卷十八

二三三 五月

張曉爲總兵以守鴨綠用內戚韓復謙爲本國都總兵
以鎭于京、又令道官傳語於賞使孟推官日、向來舊王
不以并力過奴爲茶令我正不以縟儀爲茶而專以協
勦爲茶又日一白小民窮苦今助兵則可其供庶亦照
常若以貨物易參則不能從命今各布政勿復探致
天朝
使臣貨物之集貽害我國、以故接伴各官、其禮見亦殷
勤如非、而館穀新不逮疇昔矣李暉之事
夫朝彈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身被倭難者皆所樂從。而
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億頗煩國人苦之令
春僱尉日久。有以爲眞病者。有謂知禰之將
及已。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虞其竟以不免也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篡逆疏曰、本年四月十八、接得援
遼總兵毛文龍揭帖、爲戡定正義以安
宗社事、內稱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據朝鮮國議政府
左議政朴弘耉等申前事、於三月十三日、承奉王太妃勅

旨我先昭敬王不幸無嫡嗣先於萬曆三十六年間奄棄
臣民惟予忝居母位乃將先王遺意以已故妾金氏出兒
誨郡琿請爲承襲節次陳奏
天朝欽蒙
皇上特允封典而嗣位以來失道悖德罔有紀極聽信讒
言自生猜隙不以予爲母戕害我父母虐殺我孺子幽囚
困辱無復人理彝倫斁絶禽獸一邦屢起大獄毒痡無辜
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
成昏墨盈朝撤毀民家剏建兩宮土木之營十年未已賦
役煩重誅求無已生民塗炭嗷嗷度日不特此也我祖先

卷一八

三月五月

祗奉
天朝殫竭誠悃、二百年有餘、況我先王虔恭侯度、負掩前
世在位四十年、居常對越、無敢或怠、而嗣主理忘
恩悖德、罔畏
天威、督府東來、義毅動人、策臣不誠、未效同讐。神人之忿
至此已極、
宗社之危有若綴旒、何幸大小臣、不謀而同、合詞擧義、咸
以陵陽君綜仁毅夙著、
天命攸歸、仍於今月十三日、討平昏亂、已定位號、以嗣先
王之後、彝倫攸敘、宗祀再安、咨爾政府備將事意具奏

天朝一面咨會督撫衙門以憑轉疏具
奏欽此欽遵甲職等竊詳
天生蒸民樹之后辟盖欲叙彝倫立綱紀上奉
天朝下安黎庶以光海邦之初嗣實惟我太妃具
奏
允者也不諒大義徒信讒言悖德失道之狀實如
勅旨内事竟使二百年禮義之邦不免禽獸之誚滅絕天
理斁喪人倫上得罪於
天朝下結怨於萬民其何以君國子民承祖業乎在廷諸
臣請陵陽君主臣民乃昭敬王定遠君之第一子也自少

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王異之、養於宮中、屬意重於諸孫

今者人望所歸、太妃克循先志、承襲、特另差重臣具疏奏

聞於

朝廷外等因到鎭看得朝鮮向來奕世忠勤、本鎭得以駐

師牽制、實借其力也、然流離無累糧之粟、兵卒乏隔宿之

糧、又盈盈一海仰食

天朝、縱其借糴措勝、謂非屬國之依、不可少有阻撓、亦姑

爲容忍不意、於本月二十三日據朴弘者呈前事始知清

大變臣民廢立、出是王太妃之命者、歷數李琿之不君十

三日、立嫡孫綜、權知國事、民心已歸、萬口一辭、大彰法紀

郎召虜密謀邊臣鄭遵等首郎卸罪明心之舉益知悔過之萌遂使李參南以恭賫文憑乞轉
奏鎮係武弁罔知可否因據其臣民推代位分已定況今夷狄竊發之際東西多事之日鎮惟曲慰溫詞冀無意外之虞雖然鎮居其東稍知始末今據來申合無揭報該否承襲得無僭越請乞
上裁庶典儀攸遵藩封可定而進勦有依矣等因備揭到
職該職看得
君臣之分等於
天地無上之罪春秋必誅瓜分之變綱目重書凡藩國輙

自廢立皆法令懈弛人心變亂之漸也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東西醜類尚捷伐用張討日

授首况有朝鮮李綜之異變哉夫李琿之襲爵外藩也膺

皇祖之

誥命主箕子之遺疆雖梢柔靡未聞大過已十五年矣自

遼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使臣絡繹奏章恪恭亦

足嘉者何一旦遽廢置乎據稱李綜為該國之嫡孫且為

前王所寵又稱琿立太妃實為具奏得

允者也夫琿既奉

命為王則該國之君也綜雖親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

定分冠履豈宜倒置乃云討平昏亂何其敢於無君又云
正位號何其敢於專擅也即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
奏以待
天朝之命投竄另置乃成法紀何今以臣篡君以侄篡伯
損使
天地之大經一旦倣斁而萬古之倫常遂致泯滅而不顧
也不意
聖明在上而敢越志橫行所當亟爲殺討以振王綱者也
儻爲
封疆多事恐勞師害民當

卷一

二十二 五月

遣使宣
勑布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不可長。亟討簒逆之罪。復已廢之主。大倫大法。猶不致廢君果李綜追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遐避待命。而後
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祇奉國祀。如
國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亦
皇上不怒之威。俾華夷皆知有其主。不敢逞焉弄兵。以圖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議。然職猶有聞爲煇境往來員役

不可不慮到此

有語朝鮮舉國皆欲從權而獨李琿念昔年禦倭之
恩望報
中國因罹今日之變而李綜又係倭夷之壻廢立之舉實
借倭爲之備如此也則徐可北聯夷南通倭舟楫帆檣倭
所慣習載奴以來海上之事將大有可慮者職接報之日
偶彼慶賀陪臣李顯榮等梁時獻還國之蚤職且從前之
故因以其事告之竟兩臣必痛苦流涕有不欲生還者而
兩臣應對如常若事外旁觀則該國之人心大槩見矣此
職之所以駭聽痛心指髮嘔血亟請
廟算爲肘腋藩屛計長策也伏乞

長二 一

一二ㄟ五月

勅下禮兵二部。酌議施行。
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 臣 以爲不必議討者有
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有三、李綜簒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
孫李暉之姪、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亦多歸向、今
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涉
騖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享王
之常禮未失、且其 即位數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爲念、以協力 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
躬自蹈之、萬一更 置不得其人、違順即逆、厥計良左、是不

必攻討者二也李綜纂主之後每有公務與毛帥往來固
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
糧五千亦未遏糴揔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
宣用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攻討者三
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鑕李綜以臣弑君
以姪弑叔旣逭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
綸音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為有識者所笑是

表一一八

天七 五月

不可遽
封者一也、李暉之事
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
之日、其有功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今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
中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
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于地下、是不
可遽
封者二也、李綜素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叵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

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拱候

冊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腸、遽難方物、大處觀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捷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一切方物、姑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賣

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李綜是否當立。俟其輸服

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庶幾操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
前往查勘區處未爲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夷
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褻於
國體似未爲得策也至於以後
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希勿多寧簡勿煩仍令
謝絶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
中華此尤喫緊要着亟宜申飭者也仰祈

聖明
勑下該部酌議施行、若大原任推官孟養志轉餉異域、大
有資於軍需、出使屬國、復不辱於專對、併祈
勑下該部查照、臣與督餉御史江日彩原
題昨運
疏内將推官孟養志與都司黃胤恩運官王文憲等一體
優敘、孟養志與復原職、加固知銜、咨部除授、黃胤恩加以
游擊職銜、王文憲等各加守備職銜、庶勞功不泯、而人心
競勸矣
御史游士任請于討賊之中神滅奴之用其言曰臣居葛

三十一五月

沽得海外之報最遲初五日始見撫臣表可立有屬國擅
行簒主之疏而鎮臣毛文龍之揭又至臣方卧病忽然而
起不覺髮指又思軍機所關股栗汗下急欲草疏以
請討又念臣奉
旨候勘之臣因鮮人一變却是我滅奴一大機也然善
下此着便是滅奴之大機不善下此着反破制奴之大局
臣安敢嘿嘿而不爲
皇上陳之今
天朝之所以責鮮人者非責以策應乎責以同讎乎而鮮
人之麇李暉也有王妃之敕旨焉曰忘

恩旨

德罔畏

天威也、曰策應不誠、未效同讐、此鮮人列李暉之狀而爲

之名也、而即可以知李暉之狀矣、

請即以此爲問罪之法 臣去秋之疏、有云四日五日以後、

鮮以增、夫數千、助奴修築、此亦先見之幾等語、事到於今、

忽自漏洩、罔畏

天朝、一面擬差重臣具

奏、則猶有凜凜三尺之念在、正未忍州州也、臣請

皇上特遣風力科臣、賫捧

卷二一八

三十二 五月

聖諭、性彼曰、爾爲大臣、作王心膂、當暉通奴、爾胡不諫阻
誰代下令、令邊臣鄭遵等作是狀、志
恩旨
德、當自爾始、則議政府無辭、又出王妃而問之日、通奴一
事、使出於臣下、而暉會不知、則爲主昏、昏可廢也、使出於
暉、而臣下不敢阻、則爲背
德、爲逆、可誅也、顧或廢或誅、先
請而後廢、則爲大義、今乃見廢而後
請、是爲背
德、或李綜借胥卜之媢臣下、或外人之間、互相譖毀、或相

煽惑而促爾以先廢乎則李暉亦長矣豈遂無一弱可

嗣耶使無子猶有昭敬王之諸子在豈皆賢不如綜耶而

又胡不

請於

天朝擇而筮吉而一廢一立迅若掣電且曰天命攸歸曰

已正位號耶則王妃亦無詞又執李綜問之曰爾非篡也

待王妃

奏允

天朝而後君之耳則李綜亦無辭既一詰問矣必曰吾爲

恭

天朝也爲多行不義且負
天朝之恩也。欲先
請恐語以泄敗也、李綜之立果順、臣之戴非有他也、則又
勅王妃與議政府曰、廢立之役逆理順理只在爲通奴二
語若不爲通奴也、是簒也非恭也逆狀造於臣下、而嫁禍
於君、粧瞞以不執之名、而自爲不執、爾國寧復有人理乎、
若果爲通奴也、是恭也、非簒也、止多一擅耳、而綜之應立
與否、又當再論、今且觀爾事、以見爾心、爾能集錬精卒十
倍於初乎、群臣百姓、既聞戴綜而君之賢能、皇皇然割牲
誓。

的是善看

大 切大使六

大合國之人共爲綜出死力以殺奴而明綜之無他明王妃之克循人情乎乃益信向者之舉是爲我皇上討賊以亢爾宗即以李成桂例處綜當無不可、而王妃亦當可原觀過知仁於王妃何多求焉否則禮義之邦明紀大經大法書之史册以遺千古羞繹賊不討我天朝亦貽千古忿豈敢有愛焉

太僕寺卿輩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册并請存遼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太僕安插既定於是爲之查其原衛列其姓名據各州縣原報寄住地方以聞今而后士歸之學院并若民歸之地方有司矣至於建學一議尤爲喫緊

二〇五月

川將躲將
像
壯哉丈夫
當如是

永寧大捷

四月十五日李總鎮於十三夜密令秦國倖等兵潛至
永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同總將楊應岳等督陣軍
宮居敬等百餘騎兵四五千人、一齊殺至於下、賊出四
門堵截見勢將潰將房壓亂燒張命宮等殺入小西門
周邦泰捍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冲大西門出、除
投降二萬跳城越水死者無計城中烟焰薰天逆酋父
子合營列在汀崖上、本鎮凡於江崖斟面高山上、投降
多人本鎮親畓存夫與父母看還其父母仍命外出人
民札、山頭不許在營混亂切思永寧之賊兵
巳散大午本鎮必欲生擒逆酋以報 國恩

貴州巡撫王三善策平黔大計疏曰、臣於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七解圍以後、初八移營宅溪、即遣貴
州衛指揮朱國安劉光特白牌往諭奢社輝母子、速將安
邦彥綁縛來獻准爲代

題免死據報白牌已傳過河、候十餘日、未見動靜、至本月二十日、援兵俱抵會城、此時府無半鏹、倉無斗粟、諸軍嗷嗷、臣亦嚮嚮乃心謂其坐而待餉、聽軍旁掠一空、且失苗仲新附之望、不如分兵進勦、就掠浮糧以食、兼賊衆心攜、膽折之時、猝而壓之、或可撫也、按地圖陸廣河一路、抵大方奢氏、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都清道楊世賞爲監軍、進龍里、又以劉范晉成爲先鋒黃運金汝李師流等、佐之、平蠻總兵張彥芳統之、思石道何天麒爲監軍、進威清據正月初二陸廣河塘報、監軍楊世賞暗渡大破賊營于

十二月三十業已渡河，又據正月十五鴨池河塘報，秦明屏等連戰，破賊，獲其子母等，因職不勝私喜，以為二路俱勝，賊雖不降，即撫之亦易爾、不意十二日，報賊數十萬環攻渡河諸營，因衆寡不敵，俱各奔潰，楊明楷不知下落，王之將王成等自死，細詢其故，曰各兵因採浮糧，壁壘不固，賊因而乘之，故潰也。職當下令撫慰諸將，及詢楊監軍進止，據言雖有小挫，非戰之罪，姑斂兵高壘，暫養銳氣，俟人心稍定，再圖更舉、職以為然、又于正月十一等日，見城外逃兵岌岌而下，詢為某兵，皆咸清兵也，問曰，何逃，對曰，無糧也。已而鎮臣亦至，初聞陸廣失利，見秦楚之兵各無戰

氣、姑退守威清比至威清潰兵並下遂不能止、因令劉范河守威清苗兵楚兵已盡去矣、未幾廣兵又去矣、又未幾而秦明屏兵亦去矣、其僅存者不過陸廣撤回劉超等原提解圍兵祁繼祖之家丁與貴陽知府朱家民新招之兵、乃安酋探知我兵之潰、扇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欲圍城、人心洶洶、咸無固志、幸將吏與職誓死、而人心始安、適解餉銀五萬到、即時給發、而士心稍安、職究惟此時賊使何中尉據龍里、斷我糧道、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斷我定番糧道、以困我、已與宋萬化銀一萬一千兩、水銀鎗二千杆、馬二千匹、封為偽總督、督洪邊之兵、苗

仲爲右翼、與僞督兵游擊吳楚漢銀一萬兩買入姑蕩平八莊苗仲爲左翼、而自統水西之兵、其犯會城職思先發制人、迨其合而後圖之、必爲所制、而兵少欲分之四出、調度不敷、又慮出而會城虛賊或因而乘我必飄飄徃、忽忽來戰士不至久頓於外、而會城不嘗虛於內、使賊不知中我之所攻、而復不敢攻我之所守、然後可正按兵不動也、忽遣游擊邢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之兵下龍里、一鼓而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斬首四百二十級、而何中尉敗逃、深菁龍里路通、忽又遣參將王建中、劉志敏宋廸屆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王元佐

擒斬宋萬化

等之兵再進青巖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而定番路亦通矣偵者曰安酋見焚伊四十八莊心中大怨謀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於二月二十八犯會城臣於本夜密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八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度河溺死者不計其數此四戰焚毀積聚以數萬計而賊糧窮殺死賊黨以數千萬計而賊兵窮其謀遂寢而宋萬化不知也詐降以覘我動靜職佯許之即謂委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敏祁繼祖等捲甲疾馳賊措手不及倉皇出戰遂被擒此賊之惡不減於邦彥而其勇十百於邦彥

卷一十

三二三一

職不處邦彥、而處此賊、此賊擒、而邦彥無能為矣、此
皇上之福也、四路既清、秦明用兵至平越、復回與鎮臣同
守龍里、諸苗叛者復來、因委監軍徐清多方駕馭、擇其雄
者官之、賞以牛酒花紅札副冠帶、群苗來者日衆、有求為
開場貿易者、有求糾兵保路者、各許之、盡給就撫黃旗、使
各高豎寨中、實欲邦彥見之也、邦彥見諸苗多豎黃旗、果
懼而不敢復肆猖獗、但於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塹於水
西城、脩補屯兵而已、職初聞楊明楷之被執也、傳一白牌、
與安邦彥魯達等、若不殺傷參將、盡准投降、不僇一人、如
有損傷、本院親提大兵為伊報讐、寸草不留、二月十二日

萬土著五便

忽有二人持明楷稟帖乞臣往救，兹述彼中賊情，戰恐不勝，降懼不容等語。職又發一牌，差中備李贊傳諭水西內云，前牌已許不殺楊彝將，悉准投降，近訪果未傷害，令行招撫，仰安邦彥等即速具文投院，以遏其

題請

旨定奪，迄今二十日，尚無消息。據宋萬化妻丁氏云，奢氏欲就撫而安邦彥不聽，尚不知彼酋又作何狀，大都逆賊伎倆，不過如此，只恨我兵力不加，不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日間，可募精兵十萬。夫此十萬兵，皆係土著，不須跋涉，一便也；自食其糧，二便也；道路

習熟。深知地理。三、便也。我成指僻，賊喪羽翼。四、便也。計人給餉。毫無虛冒、五、便也。或者畏夷情叵測、不知省圍未解之先、苗仲畏安酋、圍解之後、酋遁水西、苗仲於酋遠而我近、我勦速而酋救遲、故苗仲附我、況又啗我之利、誰不樂從。即有反測、我從而用之、其孰敢生心、不此之務、而遠求異省之兵、分發現在之餉、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二千里、何時奉

旨、何時發兵、何時抵省、若候兵遲而二百萬之餉已用盡矣、顧安能更得二百萬以益之乎、後到者未至、先至者已老、老則思歸、思歸則逃、職恐終不齊而會勦、終不成揣摩

近日人情似急者自急緩者自緩不過空文以示諸臣請帑以塞責而已言念及此眞可痛哭流涕職至愚謬以爲救黔則兵屬黔餉當屬黔不必更分異有但令異者協濟盡付督臣總理兵到即以其餉餉之而督之否則以其餉自募而督之庶幾事體歸一緩急不失此芻蕘一得之愚謹因報捷會同案臣侯恂而陳之伏乞

皇上速賜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新增餉銀二百萬盡歸督臣止令各就其應解之銀募精兵若干選委有能將官任事監軍道統來再有觀望退縮如廣西監軍周世臣參將王愼德者俱聽督臣查明參究其入黔之行二

月二糧、俱於督臣支給、又先
勅湖廣撫臣於布政司庫中、不拘何項銀兩先借解五十
萬、用果不足、再行續解、但時得五十萬金、目前之用、不致
捉衿露肘、必有以致逆酋之亡命但零星完解、職見後解
未至前餉已空、募兵處餉借餉無兵。大用小用。必不能縱
橫由心。揮毫如意。其究也。躭延旹月、坐失事機雖累數百
萬亦不足也。伏惟
聖明留心電燭、
速賜裁察、俞允施行、奉
聖旨、據奏黔省屢戰多捷、道路頗通、着會同總督官盡心

誠救時之實者非先事之憂也

調度務保封疆糧餉已有屢旨還着該部確議具奏

御史彭鯤化以朝鮮變出不意宜嚴山海之防其疏曰自全遼盡失中外僅隔一關其勢危如累卵而奴酋不即來者雖養威蓄銳有待而發或因朝鮮國雖弱而頗大有毛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為牽制奴欲引兵而西恐擣其巢不無狼顧故關上得續須臾大都得此力今讀邸報忽聞該國內變國王李琿十數年來忠順之臣不聞有大過失一旦為姪所廢彼先自亂安能助我況無

君之人豈肯倡義效順助力

天朝且為倭壻與奴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如

虎生翊、毛文龍失其左軍心、難久居牽制無人奴得安意西來、無復東顧之憂矣。山海危關、恐難以丸泥塞也。今數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不可、少亦不過存此體面、先自治而後治人綢繆牖戶、為保關計萬萬不容緩矣、然則今日之關、而作安關視、是燕之幕也、今日關內之地、而作安地視、是魚之游鼎也、雖關臣苦心極力料理整頓、必定規畫屹然金湯、然閒實心憂邊者、惟關臣一人、將吏之下、不知果皆同心協力否、人心固而腳跟定、然後一夫當關萬人莫過、而人心尚未可必也

皇上聖明仁厚培植、

國脈甚遠、

上天眷祚、必助萬年有道之長、而亦未可盡憑天運也。急修人事、修城、練兵、便器械、皆極精利、而士馬不致饑餒、仍鼓舞振作一番、激發其是忠義、使人有勇知方、有進一尺無退一寸、而後此關可保也。此外急着、猶有遠偵探、查奸細、製火砲。三年遼左之失、皆自偵探之不早。賊已近城、而尚可不預防也。今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而奴之消息杳然無聞、萬一出其不意、何以應之。宜募敢死之士、遠探夷奴情形、勿止憑外國之口、捕風捉影、庶制人而不制於人。向來遼城之不守、皆奸細之內應。

三六一、

四十一 五月

祖宗德澤、
天高地厚、而奸民甘心為奴効力、雖奴酋揮金不吝、少人
易為利使、何至人心多為所買、大可恨也、今前後捕獲雖
多、而此類實煩、我之人不能向東一步、彼之人隨兵俱來、
火藥之類、多出此輩、宜
諭內之五城、外之有司、挨查搜摘、容隱不舉者、事發連坐、
虜戎狄不伏於肘腋也
中國長技、火砲為上、呂宋火砲閩中放之既效、今澳夷遠
來矣、已有放砲之人、而尚無可放之砲、宜
勅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

患不致臨渴而掘井也此三者皆顧犬補牢之急着惟嚴
加責成着實舉行而已頃占候者云大侵城火戰之事朝
鮮之變適值此時危關深可寒心若猶悠悠忽忽探時度
日以山海孤注付之一擲憂根本者寧無左袵之慮乎處
分早定專有望於
朝廷臣因是而
請內操之當停焉時方多事胡上內操古有
殿廷習射者雖示安不忘危之意然西夷亢服虜艱永斷
一了百了矣乃兵出賊伏兵還賊出勢益猖獗禍益蔓延
致煩今日之舉然目前備兵威以平之究竟議善後以堅

卷十八

之。摠之成其撫局而已

六月

議遼撫宜鎮居中而又責成之久任之以竟厥務河東而之討恢復策

御史王夢鼓奏曰　臣惟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為之主持乃分

狀其濟則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必獲之績非其人立見類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周庸衆

掉臂而不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明

廷推撫臣四人亦極一時之選

皇上倘然順重其事

亟命該部斟酌堪任與否並及保舉之人仰見

聖心於慶危疆必用人得當而後可爾有

君如此、逆知夷氣漸消、侵地可復。
祖宗相傳之天下、可保一統於無疆矣、臣方慶幸之不遑、
有何奇計可以仰賛
廟謨萬一、惟是兵當屢敗之際、氣之不揚、將經數易之秋、
志復靡一、所恃者獨樞輔承宗義膽忠肝、圖上方略在爾。
夫五部瓜分、各據信地、中部統之馬世龍以守關、而不知
廣寧已空無人矣、既知奴酋歛蹈河東、因而圖守寧前為
恢復河西之計、此着庸可已乎、尤世祿為前鋒、王世欽為
中堅、馬世龍為後勁、且北據山、南依海、結排山倒海之勢、
所謂攻守相兼者是也、由近及遠、漸抵廣寧、據河西以營

河東如毛文龍令之揚帆鎮江楊肇基尹大升俱膽略過人用之整兵盔套遠近同心首尾策應而又激遼左久憤之人心。開叛將投降之生路。斬將搴旗之績。可計日而待矣。目今樞輔既以殫心任事撫臣當以生死聽之。蓋樞輔自請督師居可進可退之地。若撫臣以遼左為名。當出守遼地為將士倡。山海豈遼撫駐足地方。況三軍惟開府是賴。遼民惟開府是依。號令惟開府是肅。居中布置。與王世欽共處中堅。前後照應。方為萬全。如縮朒於關門之內。無論一柄兩操。易生嫌隙。且寧前寫遠。真成贅疣矣。然而責成久任之法。又不可不行也。事惟責其久任。斯閱歷久而

三二一

9-9六月

諷度精。至如李維翰之後、節節敗衄、累累楚因、致山河論没於腥膻、孰若責成久任、一意肩承之爲愈也、若其嗔緊處、又在重其權、寛其文法、毋掣其肘、俾得展布、專責成鎮道、一如前法、而夷氛不靖、封疆不復、臣不信也、

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

按羅平改土爲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酋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謂之欺戶、爾時建置上下守法、猶覺相安十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添派一項、以剋剥夷民、而歇户又指一斜十、奪兵馬牛準折其田土、各夷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逞動矣、値天啓二年、東鳥雲擾、處處動搖、響盜散首、補鮮乘而用之、遂以九月率衆攻城、幸官兵大集、圍城七月而解、然二十四營土

首順逆者半，賊不過七八千人，使能隨解散之時，窮亂之自，痛加處分，俾漢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備雖在近，而尤在遠，

兩朝從信錄卷十八

一八

9-5 六月

南朝從信錄卷之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竊惟　國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是是非非功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夫惟其實也彼身爲不軌力可通神者雖幸漏于生前而口誅筆伐難逃責於身後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游夏輩亦不能贊一辭蓋惟存萬世之公故無敢輕有所假也今者

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欲告竣、而擁戴鄭氏接傳衣鉢者、敢於翻騰筆舌、遷變是非、舉

君父三十年憂危鬱抑之苦境、寘之罔聞、奸雄數十輩睥睨擁竊之顯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隕首濺血爭大計者、釀成大罪案、若是則干實錄、錄字何居、而亂臣賊子、更復何忌之與有、職爲此懼、故不避兇鋒、請得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　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於

三王並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

狄仁杰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
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迫
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
于孔謙等、拚死力爭、又其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
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　上疏簡舉而封
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
以定、而子母貴之說且徐定策、　國老之勛、誰出錫爵右
者、而乃飭之云、旋
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為錫爵諱乎哉、且聞錫
爵之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其辣心如此、故事關國體

諸臣槁項黄馘終錫爵世不再報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今齎志以没乎、錫爵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于張差闖　宮之事、而黨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于王大臣貫高事爲解此其説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乎、而驀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而挾使之佚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敖、故漢高得釋放不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

之所以全倫、令直筆之以有實以戒后、自兩不相妨而奈
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為
君父隱可也、為亂賊輩隱、則何為借
君父為逆賊護身符、青史為私家作人事。有人心者如此
乎、職之所以排邪議者二也、至謂　封后遺
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曰何
不直順舉、而又云輟以明家法也、輟之者為家法、則傳之
者非家法、傳之者為從先志、則輟之者為逆先志、此就其
說已矛盾矣、自古未有
帝崩而立　后者、

神祖莫明天縱、豈不辨此、况其肯抑情于
臨御數十年、而忽欲加號于彌留之后、此不過一貴妃私
人謀、假　母后之尊以彌罪狀、故稱
遺詔以要必行耳、在
先帝固非中女謁之進、而中焉知無道脅之情、奈何猶稱
先志以重誣
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
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
日在內視病者、烏可于績勞積虛之后、投文懟之劑、羣議

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湊値
先帝升遐之遽。而又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
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此奸者借
題以逞其罰主意較有異仝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
四也、
先帝之繼
神廟羣臣也、兩月之内、 鼎湖再號、
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託、 宮禁深閟狐鼠實煩、其干杜。
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

三十七

一四 天三七月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　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耶　選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皇上加之恩禮今皇上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究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鎭楊方盛所以慷慨而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爲眞見聞矣于

先帝之憑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于選侍封妃則聞。于選侍之
欲封
皇上則不聞。文華殿之欲稟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是之言官乎。藉畏王安乎。世有畏權璫之吏掌科哉。且濟世之人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之時。而必于會議之日。摭點罪案。以爲矯殺王安者陰閙一面。是濟世所言者非背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鬚眉婦人。不在諸人下。而可令賈繼春見乎哉。職謂繼春眞忠孝人也。彼初原爲
君父起見。不意爲邪人簧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竊謂

一片光明、可對天日、絶無渣滓隱護之意、此亟宜還其原官以旌其孤耿者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職言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無可以置喙、即當年毋愛子抱外議諠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過、便傷

喻最明

神祖之明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

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

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卻使昔日不能寘

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王之宋亦幸有者

耳陸大受李倬張其廷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沒

後九原不作而擁戴　寵妃謀危　國本猶得賞延于世

繇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

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諸臣黃克纘邵輔忠等

倡之天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敢致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糾之

奏一乙

勑令輔忠不能回話而別尋題目、迎合劉朝用、傾毛士龍彼其所謂不屬好名者如此、職言及此不覺淚下、白髮上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爲迂且緩者、然職自知非迂緩也、意以闢邪說、以昭信史。以褫奸魄。以示後世之公。端在此舉。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三綱夷、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
君矣。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述其始末、伏惟
皇上留神裁察、將職疏發下史館、特
勑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

大本過于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依賴之矣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纂輯、務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

川師進勦魁險冈破蘭州并獲偽官偽勅、再報捷音。

四月十四日官兵既攻復永寧、遂各路前進、疾追二酋
十五日、魁紅崖大冈　十八日攻取天台冈賊即具
牛洒寧領數千人納降、　二十日差官張華等分投安
標紅潦四十八寨一帶安押計運日共斬獲壯功一千
二十八顆、　五月初一日又純功纂政閔夢德副使李
仙品劉可訓等報稱帶管坐營事總鎮巾軍盧世御呈
解偽巡城御史汪澤遠、樊虎參謀文道南又副將奏丑
明、呈解偽監軍道夏奇雲偽兵科給事中孔開過又千
總周定邦、呈解偽副總陶賸顯偽參將趙日光又加衛
遊擊李上進呈解過賊王繼臣宋萬華周世昌等、又湖
廣都司標下中軍守備余先賫呈解偽參將宋可據蘆
世卿呈解樊虎偽元師印信一顆、偽關防二顆、又據石

桂中軍參將奏可呈解者崇明永寧撫司印信一顆又
據永寧衛指揮雷世忠解永寧鎮撫司印信一顆又據
楊應岳呈解偽造瓜斧各一對到道該道逐一會審得
汪澤遠永寧衛舉人係偽巡城御史先年賊初反時本
犯搬在南溪居住反賊攻城本犯對賊曰馬館肚裏空
蓋言城中無人也後賊聞言攻打益急縣城遂陷官民
晝遭殺戮員奇雲永寧宣撫司生員係偽監軍道隨者
寅出門到處殺人强姦寡婦孔聞過江西人住永寧偽
兵科都給事中跟光甸出陣虜人子女寫偽書于奏女
將實出其手張學海江津縣人住永寧原係驛吏中寫
偽勑偽誥陶勝顯永寧衛人舊係行營參將朱國恩部
下領兵打龍洞打竹洞水且强賣客貨不知其數趙用
光省城人係周邦泰守軍參將專一占人婦女隨邦泰
出門殺人涼應乾已故偽大將軍夏永忠家丁先鮮參
軍王繼臣供稱係永寧土同知家丁在樊虎部下爲偽
都司令見官兵打進走上紅岩行至中途撞兩道拿送
到官張興本地人供係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陷滿關
圖省城宋萬華供係永寧人樊虎部先鋒先爲授參將
文道南供係永寧生員充樊虎參謀凡出示寫札行票
害人無厭周世昌供稱永寧生員先充兵部偽員外末

藺之謀
已合矣安
可不慮

司供係永寧左衛所軍隨奢
中備伏攻竹洞水竹洞江門
口詞在卷又擄三道轉報撫
滿應奎等生擒水西應獲偽
李采并偽都司欽天盟等項
金等偽關防一顆逆寅與安
書一張交通各夷雜書路四
准馬湖鄭知府塘報據加衛
友傳干初五日至李家店生
審得田克忠係畢節衛人乃
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
已過河到獅子山有酋把曾
河聽得酋衆高議將兵一半
後以兵一半同奢兵由晉市
日將官羅乾象督同官兵殺
人古藺焚其巢餘賊奔潰

酋攻破綦昌回瀘州授偽
衆嶺加授偽都司職銜名
官胡平表等各部下將食
都督總兵駱文奇偽監軍
偽官陳所蘊錄萬選田有
加偽徽號手卷一軸偽勅
封偽曆日一本又初七日
守備任道重呈稱部兵陳
擒安兵一名田克忠到府
安酋何紀名下兵吐稱奢
偕兵安酋計兵十六七營
仲英領兵六營尚札赤水
同鎮雄兵三營包永寧之
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

宋萬化

何中蕭

八月

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雙翼、獻俘

王撫力解會城之圍凡十八大戰而黔乃漸次再造其中據腹心塞咽喉不可不亟為底定者無若洪邊十二馬頭與夫龍里一路貴十二路為馬頭西接安畨水外大因之地綿亘數百里而當省會之胸龍里居新添平越上游基布數百里寨而當省會之中安邦彥敢于跳梁略無顧忌者恃有此也乃宋萬化極悉窮兜精悍而獲復有蓋州神奸劉洪祖以佐之受邦彥偽宮總兵同謀造逆當邦彥初圍之日潛入城中從內倏見走壁發營懸千金賞合億萬眾併力擒之不得忽而躍出犯平處破龍里偽總兵自稱龍里王何中蕭共成邦彥兩塹一角豕而食人至今全黔火斷烟消一望千里橫屍流血白骨如山邦彥之得以哨聚仲苗數十萬圍省城十閱月王撫竭力盡心冒矢石而後解者以有此兩賊也解圍後諸苗亂動所在見告邦彥聲言撼土重來渠山窮谷無不聚糧餉以應若謂死灰可嗟者亦以有此兩賊也而賊既除畨勢絕矣、

三十乙

乙　天三八月一

登萊巡撫袁可立偵報逆奴內潰情形

三年二月內復州偽總兵劉興祚即愛塔欲反正以應使金應魁賫送密稟求登撫免死加即牌票登撫以因間用間計給與之命總兵沈有客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應去訖四月內賊見登兵北來毛帥之兵又交相接應疑其文襲將金州沿海兵民掣驅復州及劉愛皆又差張應科通約獻城求船接應大抵言七月來歸也五月登兵與島餉布置相應六月續有復州劉愛塔猾允丈并金州生孫應武王國佐等各差人同原差哨探回御高飛等仍道奴訂期已會議于六月二十五夜先取復州仍令高飛約定愛塔不意有復州備禦王丙貪暴愛塔其揭憨奴將王丙纜去丙仇口首愛塔內應情事憨奴發夷兵三萬圍復州縛愛塔等去其復州居民屠殺不盡者赴往北去并將永寧蓋二城男婦盡驅北行南衛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棄之間奴已將劉興仁王丙斬訖心腹潰而羽翼剪諸偽將當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九月

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

六月中奴以劉愛塔之故將金伏等處遼民盡行殺戮逃難人民甚多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嘴接渡盤招撫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口並無尺布蔽身挑選壯丁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達賊五六百餘守城亦有鳥鎗火炮等器再探的確于七月初二日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丁三十餘隊以及老幼遼民助張聲勢黑夜上岸晝伏夜行于初三夜三更特分齊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一齊吶喊放砲軍聲振天達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畢又于城南丁家寨搜糧得穀二三千石當時給散各兵前後共得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硝黃連藥五百六十斤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付劄金州城池但船隻少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申報毛鎮乞奏請劄付銀牌等項大發兵將協守金州等情毛文龍塘報云看得金州地方廣闊田土肥饒城高且堅又臨海畔淘悔復四衛之首地今張盤率所部之島民統新編

三六一乙

卜 天三九月二

眞是天險

之順卒能用計以取衛也又有膽而矢心守此金城實
旅復回衛之首功況金州至南旅順口一百十里形如
葫蘆既得以把要則西南之奴島正南之旅順口東之
三牛俱皆為我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俱可以眾兵
糧招撫屯樟卸登鮮船隻往來都有停泊處所兼無大
洋之患東可圖復蓋二衛西可通廣寧等處是進取之
有其基臣向用問招叛圖取金復全為此着唯是無險
可撫不敢嘗試令成南二十里地係是葫蘆之頭兩崖
距海中乃山看潤僅一百步其處設立重關而金州防
守又得方路便可站住足保無虞然飾不發兵不繼而
船隻又少火藥署械其在江東者尚不供用何以能望
渴之請作無米之炊是在當事者動量急要情形連為
濟之
接也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滿浦昌城之捷。

按奴酋設立賺臺甚審以柳為號比傳聲光遠滿浦過
江至老塞至甜水站自水口至甜水站復至沙暘等處
其遠近險易文龍素知之前自偵探回報奴賊存西寇
之期以為非從根上撓亂之彼不至癱困故將方略分

授諸將兵分五路，而文龍新爲策援，計我設疑彼必傳榔奴，且統全軍內顧而返，遂三設空營以疑，益驚以驚檢疑，困以刻其時日，復令杜貴相机直冲甜水站，奴必復統全軍回顧，勢所必至，豈知其既斃于空營火砲，復斃于自相蹂踐，又復斃于奔跑，力竭奴困，頓已極，敢西向乎。

防紅夷

聞撫南居益塘報云：看得夷情反復，既經投欵，復皆古據彭湖北港，往返宣諭，實爲無益，其停泊風櫃仔，乃彭湖信地，此外若語嶼、自坑、東椗、南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等處，皆漳泉內地，亦敢于任情出入矣，每稱撥船往日本，既明示我以勾倭之意，而巨寇如李旦葦又陰載以爲內向之媒，狡夷盤露月久，變詐冄出，要挾不比，必至狂逞，除行該道查審逃回商稍，以杖奸細，彷檄巡海各道溪將練兵，倍加提防，俟兵力精克，相仉進勦。按彭湖爲浙直潮惠總要之路，匪止關閩中，自金中丞敵議力爭守此地，閩二十餘年不受倭害，浙直諸處陰受其福，不知何時撤守，竟至今日狡夷披猖迺爾。

十一 天三九月三

巡兼管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頃接邸報見婦寺子侄繫籍世襲者十餘人不勝駭愕夫此等爵蔭非軍功不授當有澄汰之日今日與之既以為榮他日裁之必以為辱
皇上奈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乎如以寵幸之愛其實難割惟有優以金帛賜以良田美宅五陵裘馬翩翩豪舉上之惠在繁纓紈袴之外諸監之冑總歸韶華富貴之中嘗不乏 公議官不壞
朝常豈不子孫長享安樂共維名分乎夫諸監以私請
皇上猶以為情難遣也邇聞面奏懇辭則非諸監之私請而為

皇上之特恩明矣

皇上何不遂聽其辭免成諸璫之美乎夫人各有志誰無遠謀無故之獲不可守也非分之榮不可久也祖宗之法不可壞也國人諸大夫之言亦不可不畏也誰謂中涓遂無賢者見不及此耶此事一寢在皇上爲施既沛之膏澤諸臣已感其踰涯在諸臣受恬退之美名守分益高其品格卽紕衣而糲食何忝于清白輩之子孫雖今是而昨非何見有日月明之虧損且東西烽燧遠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從征將士或魂化遼東之崔或血流西蜀之膓生者霜露爲飡髑髏作枕卽臣子誼分

長一卜乙

上二 天三九月四

不敢希望

恩澤、而

朝廷鼓舞憐恤、惟有此術、若褻狎用之、將人亦泛泛視之

不短英雄之氣、損壯夫之色歟、

遼東巡撫張鳳翼、規復遼東、疏曰、臣受事後、見邊報頻仍

秋防漸急、兼以戍士方呼庚癸、遼民正苦流離、關外之情

形、殊難逆料、局中之戰守、未敢輕嘗、因于八月二十二日

出關、由前屯以抵寧遠、又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凡依山阻

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領、已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夫自廣寧弃潰、極目兵燹、河西七百里邊城、俱

守關三着

石畫不朽

刂數井井
又条爤然

爲猥爐遠人之胥陵望救者，既匏没於東夷，避難來歸者復徵載于西虜。豺狼當道，烽燧全空，關以外幾成異域矣。幸督臣用表餌之術，設防禦於羈縻，而朗素拱兎諸酋始有爲我送砲銃者，然而荆荻猶未斬，毛幕猶未移也。迫樞輔當關，軍威大振，於時驅逃汰冗，選將徵兵，設三大帥于關前，提十萬師于境上，層層布置，節節安揷，邊庭有相望之旌旂，島嶼有相運之舸艦，分合具備，水陸兼施，斯可稱率然在山矣。故向來關門未固，虜馬驕嘶，居民思接淅以逃，行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始下咽而卧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淫虐，欲死不得，欲逃無

天三九月五

大功德

所自哨兵出而接回男婦一萬餘人矣向來叛賊抗我顏行或據河干或防海口自舟師攖而奪還火砲六十餘位矣凡此皆輔臣之安攘大路豫畫先籌故職得頫首受成

爲

皇上撫綏殘土以壯關門之氣也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卽極精極銳猶虞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克强半是執挺持竿之衆盔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問富粮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脫巾最可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盡頹垣敗壁人當挫衂時時驚鶴唳風聲

極是

將路歷歷

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畚鍤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顧旁皇誰爲衛霍所爲鰓鰓慮凜凜憂也故今議勳不能言職不得討惟有拿定一守字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然守又非以五大部僅僅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擬實擊虛從寧遠走界嶺桃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犯一片石浸假而造作浮車用紅夷泛海而來我何以應之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繹此而關門之守思過半矣故職謂守關之策有三

其一以山海爲家當以前屯爲門戶以寧遠爲哨探以一片石芝蔴灣爲左右翼共置兵二萬分屯駐紮且耕且守奴不來則用趙克國困罕开法奴來則用李武安守雁門法養威蓄銳竢我生聚多教訓熟然後興問罪之師此正着也其一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戶以廣寧爲哨探以興水城覺華島爲左右翼亦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漸逼諸虜可使則如督臣誘哈喇縮與之仇殺以伐其交叛將可通則如輔臣間劉愛塔與之疑貳以潰其腹乘機覷變俟彼釁可投隙可抵实然爲批吭之舉此奇着也其一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查國芳爲後勁

一則揚帆皮島一則搖櫓連雲一則鳴櫓于三岔口上下
使舳艫相望風訊時通又善結虎酋假金白復仇之舉聲
言水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狼顧狐疑不敢出遼陽一步
而偷關將假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是堅壁清
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處女脫兔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
方以誤之法總之爲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六萬不
足以壯虎豹在山之勢扼鯨鯢橫海之氛不然我之所防
在此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既動此堅亦撓關以西尚得安
枕乎此皆輔臣秘筭深圖而職得之面相商確者也若夫
全聽回鄉之語謂奴酋八子已亡其半佟李二賊實不相

三一一乙　　上之　天三五月七

能其棄廣寧而不取、為畏我、避遼陽而不居、為遠我、纔因雖伏便忘、鴟張、襲師老財匱之談。為省餉銷兵之計、此非職所敢任也。目今關外、室廬盡燬、衙宇皆灰。即佛刹神堂。燕巢古木。山房島舍。鴉噪寒煙。燐鬼夜號。胡氛朝慘。尚不是可居之地。但業已分派兵馬。安插遼民、我進一程。則奴近一步。安得三台高坐。徼倖封疆。應照輔臣原疏、薊才智沉雄之道、將出而料之、庶信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晝夜圖維為

皇上出死力以悍巖疆者、何至安厝火。坐燕堂以奴之不

來爲幸哉君職旣奉勅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則冬夏居山海春秋駐前屯、俟臺蝶告竣、鷄栖有地、當身先將吏以爲楡塞嚆矢、惟望

皇上憐念孤踪有求必應職即不能爲郝靈荃傳介子而輸攻墨守饒有成謀此時且亟丸泥異日徐操尺組必不敢負吾

君吾相使逆奴笑

中國無人也

寧平神師武侯召風信州破妖皆以權濟職方司員外郎維璉上言臣覩近日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臣初意其胸中必有數萬甲兵足以登壇

十大 天三九月八

事非專恃符呪耶方正人故發此論足破千古之惑

專閫旦夕提一旅滅奴賊除兇雪恥在此一舉臣同官郎中王繼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勑旨調天闕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爲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時做出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言

朝廷何借一萬之衆不以蕩平門庭巨寇而使生靈苦于戌守軍國疲於轉輸哉但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賊成功者臣請歷數於

一語破惑

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

摘引詳盡

帝與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
山童劉福通俱以使鬼邪說燒香惑衆矣後竟敗亡
國朝永樂時山東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
紙人紙馬相戰旋卽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洪儒亦以白
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効已若此矣又
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汴何㮚孫傅惑于郭京
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
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襲擊至
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
闕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爲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

三十卜乙

十二 天三九月九

郭京孝竭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乎、夫選將不以韜略而以鬼神、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開門修齋之王欽若誠得滅虜長計矣、世間寧有是理哉、臣嘗謂兵家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則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爲大將、然其人皆絕人之胆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著兵書、況談神說鬼也、夫趙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晁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况役鬼使神、而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日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見

告正爲可憂
廟堂之上豈宜先爲左道樹赤幟臣望
皇上再
勑議益斟酌慎重揣度明時果有眞正將略不爲羊公之
鶴即築壇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
無人也
再起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且疏力辭得
允
後公既没士民諸謚於
朝其邑令金　謚議云本官一代醇儒千秋名世　鋤礦

使挈銳璫力剪翻倚於當道兹會闈嚴外計勢同虎豹
之在山剗虜穴之來龍落擄謀局神援沮婦寺之世
蕊凜無將哲炳幾先懍慨搒衣名益彰于表夏從容講
道望愈重於斗山雅稱真御史之風哉無愧古大臣之
品局宜崇褒謚用表名賢　愚按此議蓋字字實錄也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

（民生吏治舍此何適）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脩疏曰、今之司計者日栗栗憂餉之不足、無日不勤考成之令、蓋因催愈急、外解彌緩、雖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征餉者也、百姓者輸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倘鼓比年甚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職　請籌之、蓋職觀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職再拾言之、似腐似苛、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

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有盈餘民必躊躇而顧惜已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遼餉姑放下矣今月欲完遼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

禁火耗

熊尚文較正法馬遍行各邑復諭旗儀門書征收不用火耗六字。今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為收納吏胥等欺蔽可法也至爭訟為民間細事而耗財實甚職每見中人之家片紙入公門衙役數十輩魚肉之追

清餅訟

一訟經年累月而富人亦為寠子頃自撫按至府縣以少准狀清其源以速與歸結杜其蔓行此二者民無重征又

蓋体民情

無構鬬相安而耕鑿足當漸有寬盈之意其輸納視昔必

易此即孟子所謂省刑罰薄斂而耕耨出入秦楚可持梃平也非迂也。方今民間最蠹無如州縣佐貳、佐貳爲官轉卑、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無做官求名之想、而偏多吸髓剝骨之技、一憑堂官之委用、總生平之咆哮、殆無不至矣、職伏願

皇上下一

明旨令撫按嚴諭佐貳不得濫一辭、管一事、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一事、而又時偵察、有濫辭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妄委者立劾之、而又通行郡邑刊牌榜諭與衆通知、庶正官寬恤之所得不克佐貳之橐、而民得盈餘奉公、此完餉一急務也。然又有署印官當議、職

每凡邑之衆、循會數年、拊之未足、署官數日、剝之有餘、切宜著之令甲、通行送并、官非科目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賢聲者、不署、倘委用之人、寧以隣近廉明官兼攝、而無多種煩蠹、庶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克署官之槖、而得盈餘以奉公、又完餉。一急務也。夫是皆省事也、防奸也、懲貪也、撫歸于阜民之義、而餉之根本植矣。若用餉、有當議者、關門必須清兵、夫清兵非樞轄所欲言也、然而清兵非只爲餉也、閒關城不過斗大、客兵十四萬、僅得武亭良、未深便。清兵、則必練兵、練其能戰之技、而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

責成撫按最便

論前清之餉半月逃散四出民心大略觀矣而今得無清兵與清餉耶清與卓俸薪等費清兵以清爲耶清豆等費而清餉在其中清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議罷也若催餉有當議者部司官斷不可遣夫餉亦每省數十萬或數萬爾撫按專制一方曾不畀智竭慮爲皇上致之闕下設撫按何用撫按既捴于急公不爲皇上致之闕下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也部司之威靈豈勝于撫按道府州縣也迨至號令不行部司束手而撫按且藉口曰差官已月擊矣勢如之何司農又卸責曰吾業已差官矣姑俟其至上下相推餉歸烏

有。而徒爲部司官添榮還里之樂爲不肖有司開筆楚搜括之門。驛遞擾煩供應增設嗟嗟害難言也恐此說終難議行也、若夫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自民間逋者有自州縣匿者有自司道那解別用者此在各撫按先清欠餉之窟穴而后增完餉之實效體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告方。有歸着而第是泛泛查參。曰某知府幾分、某縣若干。故事塞責。恐于今查餉不關切矣。夫是用餉也。催餉也查餉也、職言之甚陋、而足餉之道、慮不出此、抑職更有說焉今天下呼應不靈全由法紀不肅、 朝家無點鐵用金而殊有巧術委轡、如登壇盜撫、勛臣之言曰、不懲奸雄于既

弊了了

刑四計

徃曷儆貪橫于將來有盜如此而遷延糊糧不速正刑追
贓告
皇上、則國家其寧有法、而該部亦何說之辭也、則又何怪
么麼之譚謙溢竊取三萬金入手而以數朝兒戲之車完
局、復以說鬼說夢之宋明時撓局也。蓋議論混淆。功令失
實。至今、日而極即爲行取一途今日軍功明日邊俸俍不
肩摩入朝。而眞正廉明便民。功在保障。反不表見于天下。
而徒以供人之污衊克人之刀爼。今豪猾徒氣欲死、又如
職已未啓中、多少龔黄卓魯之吏沉景初鄧良知輩皆治
行第一、而曾不與清華之選、至今有遺珠之嘆、乃今者比

三二二

及三年、便思躍治、天下事可勝扼腕哉、職在戶言戶、芹曝于籌餉安民。而併慮切于功罪名實。統祈
聖明垂擇。
聖嗣誕生、命國公張惟賢祭告　南郊、伯張慶臻祭告
北郊、駙馬侯拱宸祭告　社稷、祭畢、百官慶賀、
論停刑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海外兵民日急、亟請兵餉、
上命給漕粮十萬石、其招商等事、速與議覆、
加屯政卿董應舉巡撫之職以重事權也
詔嚴獄禁

時李維翰等朝　川入長安右門扭鐐長柏悉家
人搆之　上恕其非法命該科參經管等官
免。河南進貢圍屏
逮登撫陶朗先

閏十月

遼東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遼民　漸廣、謹陳賑恤、消彌大計

疏曰、職以十月十二日、從輔督二臣之後、再閲邊城、見鵠形菜色之民、無地不有、告苦陳情之狀、無日不聞、夫職固守土之臣也、兵馬之權、雖操之大將、而　封疆之擔、則荷之微臣、職不榭衆安邊、無所逃罪、況見聞已確、何敢不以實陳告、以宰

皇上任使之仁、慨自廣寧失陷、河西一塊土、盡棄屋遷矣、頼輔臣慷慨當關、經營閲歳、扼方張之虜勢、聯幾渙之人心、收破碎之河山、葺丘墟之城堡、是昔日爲虜國、而今日

爲豫國矣、豈不快哉、然而細察人情之括苦、詳觀時事之隱微、則見可憫者有四、而可慮者更有五焉、何謂可憫、祖宗綿世澤以厚武、蓋亦爲戴在盟府、毋相忘耳、乃喪亂以來號令告身、幾爲煨燼、其僅存者又力不能承襲俸無處關支、困憊顛連、日向職哀鳴求祿、而職不能爲計者、此可憫者一也。 國家勵學宮以作人、蓋亦自庇此薪槱、以求用耳、乃奔逃而后、衣冠圖史盡付泥塗、其苟全者、又無黌序以棲身、无祖庸以代食、流離尾瑣、日向職怨愰乞恩而職不能爲謀、此可憫者二也。人必居食饒而后稱樂土、遠民樹蓄田廬、俱歸覆沒、或糗藜不備、一飽無時、或苦蓋

不完、數椽罔措、如田珍張思聰等千萬口、向職號籲而職無物周全。此可憫者三也。人必室家聚而后慶有生、遠民夫妻父子、强半仳離、或被俘東夷、鬼消雪窟、或見羈西虜淚洒氷天、如羅舉劉漢傑等數百家、向職泣訴、而職無計救援、此可憫者四也、嗟嗟、干戈患難。死別生離、爲人之苦趣極矣、遠人兼之。

皇上試思此室家關外之衆。不猶然在湯火中耶。若夫寧前一帶雜處賊巢、嘗聞殺掠、况今有間可乘、王燒餅之挫新哈喇慎之窺又至、頃且欲使通奴、聞夷使射傷出哨官丁兵文、前狼後虎、此在奴衆者可慮一也。然猶曰戎索

卷二一 二

是稽也。若戍卒臨戎，從來善走，以十四萬之衆，猶忽爾潰奔，況今無強兵健卒，故缺餉，則甘心投虜，從出則跬步難前，須防牢前者報驗前此亦告通矣，風聲鶴唳，在在是矣。此可慮者二也。然尤曰軍法足繩也，至遼人避難入關，如飛鳥依人，爭入州而州州不見憐，投縣而縣縣不任受，甚且挾騙者指為逆黨，佩劍者目為刦徒，以致怨滿出關，但言報復。倘奴氛再熾，恐其有倒遼陽之戈者已。此可慮者三也。然尤口思膏難結也，彼奴酋賄用漢人，嘗間關探事，遞從水來者以萬計，投陸者以千計，不納恐傷王度，納之俱蔽奸人，即盡城之內，短髮成羣，倘奸細匿中，恐有習三齒之續

者已此可慮者四也、然猶日盤詰難清也、最寒心者、新附之驚魂未定。收合之餘燼難支。且城廓不完、米粟不裕、甲器不克應援不及。萬一奴驅長騎、岌岌危垣。其有幸乎。此可慮者五也。職所謂日夜焦思而肝膽塗地者也。幸輔臣多方存卹惠此孑遺、極力綢繆、遏彼亂略、亦既令逆奴留伏、畿輔、不驚矣、惟是可憫者。情殷于望救。必發金發粟、以資播種。不能以安集哀鴻。可慮者禍隱于難知、非足食足兵、以壯干城不足以剪除封豕、則今日政無容偷安旦夕。而以　封疆性命為嘗試也。竊恐是五者見之闕門內外。商旅蜂屯市廛蟻穴、方且言兵可日銷、餉可漸省、職于茲有

三二

段當日熊上如此推

大恐已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至于還鄉男婦于撫賞内量行賑濟凡指揮千百户文武生童男婦容職行關外寧前三道、查明便宜處置。至于扼西虜。招逃丁。懷保難民。隄防奸細。與夫相機進止。以定戰守機宜職奉輔督許謨已拮据匡襄幾倖秋防無事至此而一切軍需之湊手。不能不仰聽於 廟堂主持也更乞

皇上發盔甲并遼東節年馬價。並求發用以市騰驤庶安民禦虜有資矣臣草疏方畢見輔臣有任事得人一 疏内稱使撫臣得展布四體以盡其才。切照關門軍務輔臣

責亦何至、凌軋而歸、于同敗

提其綱領，臣理其條目。譬之家督揀任，而主佃亞旅各効其能，亦何體之不展且盡哉。見各鎮撥兵，非輔臣提之不動。五部將領，非輔臣運之不靈。中外流言，非輔臣鎮之不肅。東西狡虜，非輔臣察之不威。此何如關係，而可一日少輔臣者。若欲臣肩茲重任，是責小犢以當轅，必無幸矣。懇乞

皇上　亟賜　慰留，以安危鎮，是　宗社之福也。

附吏部議遼東官舍襲替例。三韓淪亡，二十五衛之官舍，死七常，伏者十之六七，其渡海奔關者尚存三四。其祖宗汗馬之勞，非有罪犯，一旦斬焉而不得襲，心實傷之。事出非常，委宜從權，分執鄉政條例，責其號紙勘劄冊緒諸項。是時查得史正道、張堯年、王昴三名已有的據補給號紙，路問禮、陳守祖、陳所聞、湯啓武、陳耀武、五

乞

名雖有可據、所供錯亂、羅英傑、鍾汝達、劉文炳、應時、崔應選、鄭天重、吏洪訓、于焜、黃捷武等、雖有自供宗圖、衆口稱總俱暫准給執照、咨送督撫、衙門食總旗、遼舍名粮、若能立功、再加升賞、俟遼平之日、准其據此執照、告襲貧、約自天啓三年十月以前、人文到部者、照此施行、以後凡有遼舍告襲者、俱從遼道、遼撫衙門告詳查覈、無碍方爲起送、本部詳奪施行、蓋恐奸生意外、串買宗圖、一張紙、易一世官、濫觴之弊、所當預爲之防耳、

吏部接出

聖諭、朕賴

皇妣慈佑、延育皇子、實深感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

新城伯王升、着准封新城侯、伊男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國

興、升指揮同知、伊孫王國泰、升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與應

得誥命、該部知道、

冊封慧妃范氏為　皇貴妃

吏部又接出

勅諭朕以皇子誕生、内閣輔臣、忠勤懋著、宜特加恩、示酬

元輔向高加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尚寶司丞

次輔熾加左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宗

彥承宗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師國禎秉謙延禧各加少保

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廣微加太子太保進文淵

閣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照御給與、與應得誥命

如勅奉行、

京馬佃捷報

涼馬佃、地在江東、汉苗部兵、俱在佃中放馬安歇、毛文
龍偵知、領官兵一萬五千、分路齊進夾攻、斬獲級馬、騐
賞有
差
牛馬大捷。
時探奴情蠢動、文龍調水陸官三萬、裹二十日粮、兼程
而進、分為三敵、奮力追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
人、獲馬九十四匹
器械二百三十件。

大識大議
可佐銓典

御史周宗建謹列保養大端以佐銓政、以迓吉祥、疏曰、臣
以一介踈愚荷　命而往、中心氷惕、勉思所以
仰報
皇上以無負任使、而顧臣竊念百姓之安、属于外吏、外吏
不職、即百方彌縫、皆虚文也、　朝端之虚、係于内寮、内寮

發端妙

不整即百端粉飾皆故事也以今 天祐
聖明誕生元子舉 朝臣工莫不欣欣頌
皇上以無疆之休而會有新家臣之 命適當其時羣心
踴躍無不謂迎和集吉取天下之善事以迓太運者允在
今日矣而臣以爲慶有自生祥有由集賢人君子者和氣
之所鍾而人主善事之所集也天旣合珠海之祥而以萃
之
皇上則
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 朝班臣敢稽列大端
仰聽 採擇而其一在用人之途則宜闢夫班行克滿賢

蘭途

士而列可謂過于寬矣然臣尤謂得百衆人不若得一賢士拔一平進之賢不若拔一久鬱之賢彼有事起一人之構者當就一事而目其端委誤出一時之倡者尤當就一事以雪其生平疏屈抑以暢太和護吉人而光 王國者此今日新銓秉政之第一義也而臣以爲用人之路則宜清今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顧起廢者拔之久錮勢難拘以嘗資而考其生平應稍爲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品之各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因抑同者當核其詿誤之根因有詿誤同者又當查其情事之眞僞同一爭 國本而或杖或奪或留中宜分同一爭礦稅

大關鍵

專權

而或逮或譎宜分同一爭　國是而或抑或伸宜分但使爲冢臣者預爲豫酌君權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遇缺推遷規矩準繩之不亂又何至稟刊之世互鬪躁競之門而中正之途久來濫觴之謂也此尤今日士風臣節一大關鍵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權則宜專夫冢臣者廣長之鄉而爲之表者也家有長子羣主伯臣旅莫不仰而受成　國有保衡即羣僚百工莫不望而起懼而今使長督之前敢開名利之口干主伯之地屢鬪升除之自所來日廣則後應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失望之嗟頓起毋論權勢褫而不清亦且體褻卿而易犯古大臣正色立朝啓事入而人且

卷二八

二二

大本領一

莫知其由、除書出而下、且無從措手、此風執未逞、可師法、此尤今日澄清世道一大本領也、而臣以為用人之法則宜一夫用人者有進退兩柄。故文選、主進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唐虞尚嚴考績之期、豈於今日、反可行越俎之事。在家臣夙望新猷。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請于天下、凡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序、勵成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官俸之上下以為遷轉之低昂。而不及格者。即賢者勿混。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即有躁進者。自安心于資序之尚淺。而無營。即有孤子者。各類

首于程期相遇以自慰用人者術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途清而難溷于升除之中寓化競之法又何繞均之府爭爲講讓之場也。此尤今日疏通內分一大補救也

補救

臣閱世二十餘年、曹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于六年內計一改用人之色、往者癸巳一察、特 公秉正、人無間言、惟有乙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唾爲奸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名賢、至今頌滿 公車、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

皇上復以 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尚煩彙通、軫封疆而櫛沐之勛猷可思、預轉輪而督運之功人可念。矜齒況而 數奉

三二一

三

明旨之部臣可遑體輿論而斥退之諸官可釋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以老成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而
皇上之信任在昧而老臣之報　國亦在此時矣臣仰承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言當羣情鼓舞之辰而進彙征人之說凡以爲
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遠　天顔聊抒芹曝之獻統祈
皇上速　勅允行
南京廣宗睿鑑監生陳恩相謀逆事覺捕繫
署倉場戶部侍郎陳于庭題請查核積米酌行預放以免

蠹以裨實用言職代庖倉場查得漕運歲額四百萬石除撥抵改折實進正兌改兌僅三百三十餘萬耳自徐青妖變運使塞至今歲之夏月始進昨年之陳粮而今歲新運兼帶昨年粮五十萬石諸臣已訴其苦茲背秋涉冬正兌日輸坐撥未滿一輪轉眼水落氷堅不知陳粮又作何狀則近來事變起運之難如此也進京之粮既止有此數復又截去賑濟貴州八萬加以振武營新兵入衛禁兵隨任家兵墩軍等按月坐京難以縷舉則近來事變增出之多又如此也是以進庚者日縮于額而支放者日浮于數向之支放挨陳直任五六年以前今之支放挨陳幾在一二

年以內耗竭之形。可爲寒心。足食之策何以措手、且每粮一石、起腳水次輕賫等費、比之到京賣價、不啻五六倍、非比田畝緩急、加編尤可立時權宜者、縮則日縮。固別無取盈之法也。職正與司屬日講、糙米如金、毋得漫視、太倉一粟、積餘一項、須求實用、無屬虛文、而筦新太海運倉主事曹履吉、呈稱自

天啓三年、正月十二日受事、歷任九個月、放過挨陳米三十二萬五千石零、免尖凍粮四萬六千六百石共三千七萬一千六百石、除加放、存米三千五百零外、俱斛面准足、色米堅好、不損、軍糈仍積出糶米一萬二千五石職先自

立。節。貯。廠。囤。貯、俱係揚淨籽粒可飡、乞行坐放、免致耗蠹、尚餘放積票另報等因、臣後查前總督倉場戶部尚書李宗延于七月內具

題放粮必依挨陳、遇有糠粃浥爛另廠收貯、各官不得慕羨餘之虛名、將客米土米舊廠米混報其歷年餘米、倒盤驗作月粮坐放、明見各官苦心清操、不許歷年久貯令人皆爲塵飯土羹者、處處無非欲軍有實惠官有實濟也、今該司既已挨陳除去浥爛、自盤新積、自立廠廒。至于諸行坐放則又知顆粒皆實與邸上虛扯別項者、何啻星淵、而隨時給軍則正前督臣不許久貯、令人指爲塵飯土羹之謂也

夫履吉管倉不匝歲耳、而積米至萬石餘司計者皆若此。何憂 國用之絀匱倉有大小、放有多寡、而視九閱月所放新陳多寡之數、以為積數無不可也。臣方苦積貯不足憂心如焚、而乃有溢于額外者。臣之喜亦出望外矣。本官雅才卓越、而乃竭力典司、專精會計、尤足重也。臣故于批行坐放外特為具 疏、以達
聖聽、伏乞
皇上 勅下吏部紀錄、自後督臣子各倉積米、咸令各自立廠、各于任內、隨時請克正項、隨時儘數坐放、乃稱實節省乃為實幹濟、將虛報者無所容、而苦節者有所勸。其用

腎

人理財豈日小補之哉

湖廣牛妖。豕。怪。

辰州沅陵縣民家牸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當即剖殺
一心三竅、又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猪身人腿
隻眼

陝西怪。鼠。

鄠縣民入山刈割、忽見長尾大鼠一羣、在地剪、食穀豆
打獲一鼠、狀若捕雞之狸、長一尺八寸、闊一尺兩翅向
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后爪趾五毛
細長其色若鹿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亦覺能飛
特不高耳、剖其
腹約有升黍、

十一月

鄒爾冠中明寔職趙冢宰再剖良心二疏始不負表宰之義兼永可垂

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剖良心疏曰　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睹士習之不端、慨民心之日壞、陳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于在位者多所譏切、而爲科臣所參、蒙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會察得罪去、蒙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脩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隳之、而民愁苦愁苦而

利害治亂實實一脈相仍長以君子不可

不慎其始

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以提倡哀心為任何勇于盡職

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為竭智力于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為 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于進之勞欲獎

可慨也

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為富貴汩沒皆以干進為當然者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為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將之而

正直人再無為官隱諱之害

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

眞恐　眞苦　一語醒絕

行也何也臣之私心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荐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于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荐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若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啓升者、調煩者、保留者腹裡而作邊倖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于好賢、而未之深思、此門一開、不可復閉、其若犹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

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荐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絶

六二

十七

巡撫何可不思

民乱最可患古今同然

無救民之意。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實實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謂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既善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又羣人所以相容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相結成黨。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

曉示　必知之衛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

聾瞽作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為之興兵動衆以屠僇

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為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

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為功則孔子之論列

無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反論前官任及一年者

則令之戴罪捕賊焉能防亂于未作乎然莫急于懲貪今

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

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

脂膏又如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

而得崇封有歌舞而為耳謂宜以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

真寄絕倒

懲貪是察吏第一義

其來如是民所以亂

卷二二下

乙

究問確然而復具　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

法行則犯者自鮮

有所囑受賄曲為比護者。臣叅奏重處。庶貪風可漸息。而

亂萌可消矣。故曰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賄賂章也。臣既以自責矣

司官所言其事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其

省直之卿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會舉其才品堪

會舉請點而嚴矣

任者幾員具　題上　請以憑

聖明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籤之法。上古以至我

朝所未有。自

皇祖年間始用之。以不盡善其初即不能行。遂有掣籤之法

計缺無不如意御史瞿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苟卿日採籌投鈎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得偏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矣似宜變之以復

請復旧制爲是而行之在乎其人會舉之法益不可不力

祖宗之舊例臣必不敢狗私官無不相信即有狗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而必無所怨矣而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后利有攸往

陛下猶 天也伏愿 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

用人行事皆求其可

陛下行之人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卷二下

二十

是大臣心術

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犬馬之誠。不足以動
天心。煩瀆則恐得罪。然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為持位
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
聖明　留神　省覽。

緊鹽經濟

御史樊尚爆飭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賦而外。
鹽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轉。九塞飽騰。事因而不設機運
而無端立法亦最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
以利國。詎不妙若轉圜。沛若流泉哉。第
祖制漸失。人情滋僞。以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
課之後。繼以奪搭。而商困。即今奪搭漸鮮私販盛行。致官

鹽壅而商愈困因而虧損額課而　國亦困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囤乘急高招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　國徒以飽奸宄之腹而　國與商民俱困此豈大海之利　朝廷不能覺而反為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積漸致然耳誠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而運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何所不清然而清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淆商竈有奸良之雜沓就中胥吏乘間利之所在百竇千孔雖眞得廉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于以澄其源而障其瀾安能

此議最當

令商甦獘絕稱愉快矣故職詳者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試思一邑之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徵夫軍國命脈寄托其身曾不計所以雄其廉而獎其能縱勞人任士未有不灰心短氣者銓政亦大不平矣臣以爲自今以後斷宜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率其屬以甦商裕國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無豫擬其前途之不遠無槩棄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揚之一法而運同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辭白簡果有清勤自好能效　一官者亦宜照級叙升無以財賦之地視爲

鹽觔之物一入其中竟爾埋沒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
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其
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來時事月非世風大壞皆緣
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恥 國憲昭然誰敢假借在臣等
自能持之惟是比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糧船為
甚舳艫百千楊帆銜尾倘捜緝稍急持挺放火羣擁拒捕
莫敢呵阻夫百萬淮課九邊急需而粮艘敢公然攙販大
損 國儲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況名曰回空原取輕便
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蠹於鹽
政漕政者不小皆以押空無官至此合無 申飭各官遍

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更

勅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其所從來。及糧船到淮進閘。與瓜儀出口。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更取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如是委掣得人以清於內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路絕。國課自寬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

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揔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急於守令。其間行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

祖制鹽法攷成最爲重大、爲其與民賦等也近多聽私販

私囤。一遇考滿虛捏分數者十有六七。又何怪乎正鹽之
壅滯、而內商外商不俱病乎。自今以後務寔令府州縣官
照引行鹽、鹽完引銷、吏彙銷彙繳由府而道而院確查其
銷繳之分數以為殿最、有不及額者照例參處、庶督責嚴
而商本 國課咸有寔濟乎、臣極知
聖朝無厲禁、 明主無事斂、獨是傷心加派小民之膏血
已竭、驚神缺餉飢軍之脫巾可虞、苟有利于 國家誠何
愛于膚髮。諸所陳嘅繫事宜直攄愚悃、用佐然眉、仰祈
聖明採納、 國計民生幸甚、
戍李可灼

上以川貴搗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敘于是朱燮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楊述中升俸一級仍候推用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薛貞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論候恂林宰楊松年俱候升京堂戴熺升二級閔夢得王世仁李仙品赫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繆國維陳堯言向日升徐清楊世賞各升一級周箸楊述程丘志充准各起用楊杰程丘志充仍加升一級餘候平賊另敘

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

是時偵得奴酋欲集兵渡河文龍 即統各將陳繼盡許日新等進兵牽搗據險設伏 斬獲級馬有差

西賊合兵窺我遵永

時藺賊奢崇明奢寅屢敗心大慚愧蜀局已將告竣而水西安賊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急矣

僉都御史王洽程正己徐良彥魏雲中巡撫浙江保定宣府寧夏

滇黔輔車不可無一黔事已急滇且有剝膚之憂何暇極黔者用之還守乃非計乎

雲南巡撫閔洪學滇力已竭疏曰今之爲滇寇者內夷曰補鮓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鐘曰兩王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寔其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

者、有一焉不誅鋤勦定、須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
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須有一乎、或見滇師、平羅
平擄六佐、以爲所向無前不知漢兵數萬銜鋒、實止三四
千、並暫爲呼集、非長川可將之兵也、或見東那西湊、滇餉
苟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囊、而各兵歷過之粮餉半年未
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手握四五篆、寔不免
顧此失彼也、或見祿千鍾二月獻賊之後、瓜吻暫匿、張世
臣亦赴府投降、不知二酋鼻息、仰于水烏、未可認賊作子
也、或見阿九已授首、補鮓安應龍已逃、不知二叛見追昔
界搆土重來、夢寐不忘、如近日平夷大犯情可槩見、憂未

歟也至安効良策驚由來已久方蘭州未叛一年之前于
弌先尋矣、彼狼子野心、寧肯俛首帖息、就我牢籠、不過欲
以快我、我因以愚彼、今情見勢窮、恐禍機猝發、東川雷益
普安一時雲擾、滇必不能四面應援、此目前大危也、又水
西槃壞泗城、臣初欲用之、爲牽制水西之計、乃頃者滇師
長驅黔境、既四百里、連拔其三叛營、轉戰殆十餘日、而泗
城未以一旅來會、其不爲我用可知、泗城不爲用、恐安南
不能久持、必折而入於賊、滇黔一綫、自此永斷、將來規復、
便無處下手、此又目前大憂也、亦既遍集士馬、統以諸將、
以參將尹啓昜駐交水、以參將袁善駐平夷、以參將施翰

駐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盡發武尋兵之在城者於各隘、以守備金爲貴駐倘甸、以名色守備李琰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若未足捍大敵、而此數萬兵之糈安出乎。臣又檄普安州署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選其精銳、成一軍、就以本官領之駐新普之間、使來望安南西望平夷、相爲呼應。臣所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地利不習、餽運不繼、勞逸之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官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本地米、無携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滇師大舉、因之爲東道主、固策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普兵之糈、滇不得不按

盧蜀楨安

月暫給又安南孫城久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責銀千三百兩分發賑救冀焉
皇上延此孑遺以待恢復乃滇不能自活呼呼吸吸救死不贍又有餘貲以及黔乎竊計西南數省既無事之
國號稱安土蜀非無事而兵力十百於滇黔之危蹙雖與滇壤顧地近路活叫號可以立達 朝廷亦以全力赴之
歷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數百萬金錢滇用之文武道將不下百十數員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茲雲南獨非
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 王臣興言及此臣心碎矣滇至寃至苦矣若不及今將前後紙上 題允之餉一一如數

立刻解發文武將吏不亟遴選殊異、促使來滇、臣無米必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撐持、雖 廟堂上無棄滇之心、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月將行部、臣固止之、謂兵事方急、呼吸安危、疆事視巡方孰重、按臣以為然、數月間隨事商訂、幸未有失。一段孤若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之、共嘗之、而 廷臣未盡悉者、此臣所刺心泣血而不能自已于籲呼者也。

皇上未忍棄滇、接濟極救、寧待臣詞之畢耶。抑臣猶有請焉、 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管業矣。若謂有鎮臣則援黔立效、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奮袂而起。不

知拔黠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後勸其有志而未逮者鎮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兼滇饑饉之後繼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徧飭有司加意拊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樂生之趣猝成瓦解之形奈何更以莊田一事遍騷而駭亂之鼎已沸而加薪焉獸已驚而又爲敺焉此窮窮蚩者非轉死溝中則羣噪揭竿耳正恐黠難未紓滇禍已烈矣夫莊田爲滇民患苦其搏噬楚毒之狀前撫臣周某按臣鄧漢之 疏蓋詳言之臣亦何必再言惟昔猶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偬之秋昔不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鼎鑊憶鎮臣今春曾移

卷三十

一二

牘干臣，謂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鎭交收，臣韙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鎭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謂愛鎭臣以德也，鎭臣持重不擾，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廝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兩廣之廣，安能一一伺察，莊田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敢深言，伏望
天語叮嚀，將鎭臣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鎭臣之美，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矣

撫不忘勦，是誠老識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據各道塘報，具言山右作惡爲哈剌愼部夷郎素，貫英先是永平道張稱，孛只素報郎素等

三十六家夷人、于前月二十六日去遼東看空作歹、擄石竹路絲將梁桂朝報稱郎素于二十八日回巢存留達子三百餘騎在于遼東遼外打圍、暗要作歹、又據坐門夷人讓奈召吉報山右作歹係郎素三家達于按郎素乃長昂之孫貴英爲虜中頭目住牧喜峰口外、近挾賞于關門駑鷙狡猾、至斷通事之髮、燒高臺之芻、撤去坐門夷人、除與水以東爲拱兒、坐門不撤、而高臺江西既撤而歸、獨仙靈寺地未歸也、此番賊殺明係郎素爲祟臣于初四日遣撫兵馬世龍率馬兵三千、備持火器、會同山右廣寧兩道勘失事緣由、并相機勦捕仍行督臣王象乾從喜峰口諭哈

喇慎部落分別順逆安慰恭順之心以孤賊黨臣又行副總兵趙率教諭讓奈台吉各安部分獎其恭順勤勞毋相鼓煽臣又以向來遼東失事俱因將不固守兵不顧將今廉仁之將既死職下而所部狂奔問明即梟廣警將來隨該總兵官同道臣查明陣亡者重傷者優恤其孀䘏其逃官逃兵周繼武等當場梟首傳示五部參將王楹并死事員役俱另　題優卹外又據鎮臣報初九日百數賊騎深入黑庄窠地方見有傚備雪夜潛逃而各處且報郎素之欲其心于所不遂也臣念東賊方倡不得不撫西虜獨是虜既不以撫去殺奈何我以撫廢勦竊意小有殺傷即行

勦罰毋得事事姑息如養癰終潰爲患更深即建酋亦款
虜也玩寇養驕遂至于此至于臣原不知兵安知勦撫獨
是臣所爲訓練者付舊格于諸將而日以臣一片肝胆提
撥一鎭之精神見一肯爲肯前之士則立加奬賞立加提
援見一頑鈍縮儒之夫則立加斥逐立加顯戮一時將吏
似覺漸有生氣即王楹舊是逃將以臣再四激勵遂以功
名自期每托其子于友誓以死報仙靈之役楹自可以逃
即逃無罪而奮臂當賊立戰而死乃一時同死者僅六人
重傷者僅三人而百餘人逃潰不顧特令揔兵官擇其受
恩深而負義重者梟十九人以令五部然而臣之爲撫爲

勦大略已可見矣伏乞
皇上念臣衰病　賜罷別選經略大臣以清撫勦事宜以
定　封疆大計臣愚任激切屏營之至
既而復上防欵事宜內言明知西虜之不能遽為用而要
不能不撫謂撫之況且日擾不撫又將何如然而撫之地
界宜定撫之額數宜定撫之欵勦相合相分諸務宜明
御史李玄樞輔遽撤非宜疏曰閱邸報見云貴總督楊述
中緊急軍情一　疏知陸廣鴨池二處進兵失利黔危不
可救此風一播恐九邊所鎮莫不生心則根本之地亦不
可不倍加嚴隄備因思榆關去京陵數百里非黔省之遠

在天未者比寧可狃目前日前之安、而遠忘業土哉前
皇上眷樞輔孫承宗、仗鉞臨戎、拮据關前、許以過秋防還
朝、辦理閣事、此固側念老臣、體恤功臣、優崇重臣之意中
外臣工、誰不欣欣欽
皇上使臣之有禮哉茲秋防將畢、臣愚以爲度時度勢、則
今日之召還、尚屬太早。業具草人　聞見臣同官劉重慶
之疏、内言及最中肯綮、臣可無言、反讀
明旨、猶兩可遊移未定　欽限也、豈以是爲非喫緊石畫
哉蓋樞輔一身、非可有可無之身、在　朝朝重。在邊邊重。
奴酋帚兇之窺伺、莫不躭躭于此、朝鮮、登萊、天津之觀望

三八

莫不拳拳于此、撫院鎮道軍將之血脈、莫不流通于此、商
賈士民之精神、莫不係屬于此、試觀去歲廣寧一挫俱挫
所關非淺鮮者、試觀去歲廣寧奔敗之后、人心洶洶不啻
鳥驚魚潰、一時遠邇有口者、咸謂榆關以内非吾之有、幸
皇上于危急之際、推轂輔臣、以理殘疆、未幾單騎到關、而
驚者息、潰者定、帖然無譁、人心遂恃以無恐、期輔臣之去
留。豈其微哉、職每讀輔臣　奏報、而見者節要精詳。指畫
周到。其一段深謀秘計。長駕遠馭之略。不惟他人擔當不
來。恐他人亦無此識見。不惟他人料理不到。恐他人亦無
此才請適見遼東撫臣閻鳴泰　奏報擒獲作歹夷人一

真奇事

疏內稱不他氣將伊犯追賊夷堵不代挹免見第三名梟
斬以獻爲數百年未有之奇事此非輔臣之威信素孚有
中國相司馬之望何至使夷人之悔罪若此又聞沿海一
帶挾從之民望天兵如雨歲饋則西赴榆關樓會如此
可不乘之以圖進勦而輕撤輔臣哉况輔臣在關則浮議
不生輔王去關則異政必起究且各騰一說以掣當事者
之肘無論年來經撫之覆轍殷鑒不遠即如近日貴陽之
圍撫按嚙指斷臂析骸易子其危苦之狀許遠而后未能
前匹率能效死全城以成外援雖與王三善同功並勞而
猶謂失輕重之平又且有以消禾亂之患者妖賊鼎沸山

卷二十　三十一

左、幸撫臣趙彥之赤心報　國、亟為扑滅、前　恩升賞、而
樞輔今欲撤回、恐撤後未免無煩者、況今內計公平人心
痛快通　國咸服、已無癸亥內計之害、臣方欣幸之不已、
而頃且有以香火之情、為展辨之計、不顧
皇上　明旨之已　諭甚至以衛　國本除隱禍之害、槩
煩抹殺清議、亦不顧　國家萬世之非、又何有關底諸臣
哉、邪議之溷淆而妄談　國是、橫議封疆、所從來遠矣如
為　社稷封疆計、輔臣必不可撤、撤則恐榆關失而豹之
勢而啟裂重睥睨之心矣、職為輔臣計、不宜自求撤、撤則
九仞之功成虛而三至之杼投矣

皇上即垂念元老不可久歷邊外、亦自有奉養優禮之法
但願在關諸臣、大家同心協力皆足以分輔臣之憂、而輔
臣則當坐鎮幃幄、爲萬里長城、而以軍 國重務、分寄之
則群策群力之畢集、自不至焦勞稱苦、徐待秋防后相時
而進、必自有成功可紀者也、職念切危疆、不徒爲輔臣之
勤瘁計、亦亮輔臣 國爾忘家、願自忘其爲勤瘁也、故遂
陳其欵欵之愚、伏乞 速賜允行

安民必先
察吏以巡
方之稱職
爲備職員
不愧風紀
之長
獨見其大

痕根

十二月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頹無識，蒙
皇上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兢兢自守，以求寡過而保
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即此闇昧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
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職，即臣之稱職，彼出而
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一方之太平，則爲
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擧劾得當也，擧
劾之所以不當者八，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
之巡方事竣，覆命薦擧，皆拘舊額，固已不當，其後倖深升
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史

止載六人，今

聖世雖日多賢，然亦不能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為鬼，桀驁者為盜也。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墨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為條鞭征收，日重有一兩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則倍之。雖父子不許合封，故有司無不立富者，買物則給半值，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發謁上司，令行戶隨行，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即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

鄉故舊。不能恝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和于下惠、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托、誰不能者、以此譽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卒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保祿位、甚為不便。臣年歲以忝位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察、御史差滿、堂官發河南道查核、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本院題為考察事奉

三二十

三十四 天三

神祖聖旨、御史差滿考察
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囬道、豈人人盡
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如何又紛紛議論之、
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其不稱的、即便參奏改斥、
不許囬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仝吏部會議薦
舉規則、具題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汎汎濫濫、屢有明旨禁飭、通
不遵守、今後撫按薦舉、務查萬曆九年例、不得徇私違的
該科參處、欽此、俱
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囬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

施爲次第之妙

之卽爲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
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卽爲多事臣德薄名微
適足以結怨而無益于殿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弛人心之邪慝沉迷
未寤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
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董
羽宸糾劾不職事奉
聖旨這論劾各官賍私數多着巡按官卽提問追賍完餉
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陛下之整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

以舉劾當否爲稱職不稱職責堂而行法也

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不則即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報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爲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

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爲臣子者、乃忍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爲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爲

為延方不可不嚴為考察

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赫然愧汗翕然同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子孫豈非任人大願哉如以臣言為迂濶不可行而寘之于耳臣不敢愛一官以負

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二月以為素食已久于職業毫髮未效必不可以無言然述

皇祖之明旨宣

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為議論也伏祈

敕下吏部協力舉行

三二十

三一〇　天三十二

上曰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爲文具、巡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眞、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槩擬回道、上下狥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小、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公忠奉職、申明憲紀、未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懷隆兵備張光縉山東按察使、仍管道事

陞張師繹浙江參政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

亮南陞吳驗封郎
烏雞太捷

兩出牛馬
此出烏雞
可爲多方
以候之便
其奉命不
邊西行耳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天啓三年又十月初一日據添
差哨操內下千總陳國忠等報稱于本年十月二十 日
日奉差前至遠陽住了三月撿有天命夷鋑探得奴酋
帶了兵馬纔從老寨囬至遼陽偽官佟養性柯汝棟唆
犖奴賊犯搶只在又十月終準要往西等情利職隨調
各島兵兵從各島進癸撥江陽兵從于家庄進沂直兵
從水口進征東兵從方山進淮擊尤景知兵從鎮江進
易從惠從寬奠進由承恩從遊陽進又撥王輔杜貴從
鳳凰城進刻以四日齊至鳥毀關職于本月初二日統
督陳綵盛楊模等全軍從呂雞過江直至烏雞關口候
各路官兵齊集令王甫帶領城部兵馬伏于關左杜貴
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關右將所軍退關十呈下營其關
口空營埋藏火炮在內令選全遊擊馬應臺統騎兵五
百直進文深河寨斬達撥三鋒近寨各山梛聲齊响攻
至三日奴酋全兵俱至馬應名不戰而走賊瞭我兵止
數百騎儘力追赶馬應奎引賊進關將近我營空營號

炮先發攻
跑間兩山
力冲砍、復
未便深入、
營將官某
本月十二
至歸服堡
追殺斬獲
是蒙解到
什差官李
頁未償令
查斬獲功
兵防勦外
理合塘報

賊陣內、賊衆潰亂、知中我計、便析歸路正奔
狀發鎗炮弓矢齊放、賊家愈亂、因鼓全軍盡
令各營馬兵各帶鎗炮盧聲追逐約十餘里、
收兵闖只連夜撤行至鎮江城查獲功次各
某等帶領官兵共斬獲首級二百七十八顆
口、　又據廣鹿島遊苹其報稱奉調進兵行
駱駝山塔遇有守邊臺達子三十餘名衆兵
首級三顆連前共斬首級二百八十一顆先
銀一萬兩際將五于五百兩給賞前功餘盡
華先賞往朝鮮買米接濟後復借布權賞客
安得復有賞也、如使空驗、又失將兵之望、護
歎、先為報聞候銀至驗賞解級、一面仍餉官

平遼總兵毛文龍為乞酌安危孰重省費孰真謹
請足餉以完覆巢事、臣聞語云、兵馬未動、粮草先行、是從
來軍興以餉為第一着、顧議餉出之何項、貴從長酌算庶

三軍無唱籌之憂、主將有足食之慶、此在承平皆然、況全
遼已失乎、此在邊腹皆然、況臣居海外乎、且遼地一日未
復、兵須用一日、奴酋一日未滅、兵須用一日、夫既用一日
兵、便須議一日餉、臣已董遼視師、閣臣所議、以山海為正、
為首、以鮮鎮為牽、為尾、而擣其巢、夫牽其尾而擣其巢、兵
須用五萬、足以了平奴之局、今臣有江淮浙直南北遊營
征東等處南兵八千餘名、挑選遼兵三萬七千餘名、再用
招練遼兵二千餘名、業共四萬七千餘名、其募足五萬、亦
易之矣、然以五萬官兵計足一歲之餉、并軍器火器盔甲
馬匹船隻等項、應總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今臣止願

請一百萬兩、權宜運用、一切兵馬舡隻軍需等項悉皆具足、更冊煩廟堂一事、是已體貼艱難業為籌著矣但臣屢疏請餉、戶部屢以匱乏為辭、又以兵民並言為托、今即就兵論、戶部何不打出算盤。明與天下共昭見之也、自有東事。海內加派新餉、每歲四百萬、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遼餉舊額、每歲一百萬兩、今全遼已亡、而此項銀兩、用之何地、所當行查出給臣應用者也、若登津俱有歲額糧餉、子臣海外、獨無定議、三年以來、止給銀一十一萬兩、運米二十萬石、其穀養官兵、穀養馬匹乎、朝鮮告荒、客帳尚欠、那借無地。如此情景使臣無力制之奴將西寇孰危而

孰安也海內之民膏盡矣。得早平奴一日，即早省一日費用。如將應用之費。反吝而不與。不早乘機蕩平。使汉得迁延歲月。勾連岳山內之異種。害豈忍言哉。孰省而孰費。是餉不過百萬若遲一年。便多回百萬。又安知省是費而費是省也。便

但恐餉足而不能平奴耳

廟堂果以節省為心。是餉不發。即三年以來給臣數萬銀米。不能平奴大事。為社稷奠安亦屬虛費何不撤回東江兵馬、放職歸田、連此數萬銀米省之之為益也、令人說至平奴、便皆駭愕、此是不知奴賊情形心生疑畏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知鎮江之可克率二百餘

三二一

三乙天三

人以往知遼民之可鼓，招致之而無疑；知麗地之可居，不猜嫌而竟去；知年餘之無應援而不為害，安坐以圖牽制。知奴之可以計取，屢設疑而獲勝；又知明年決可以平奴（談何容易），特請足用之餉；邇者大捷，本可堅據險要，以老賊師，因粮不繼，無奈只得撤回，以知粮之關係甚大。今者之請，不辭舌敝，臣意無他，專欲平奴，仰報我

皇上，以暨報數知遇，了此心事，倘即蒙我

皇上照鑒，憐臣海外微勞，允賜給發，而職掌大臣，又或推三阻四，使臣終不能成功，臣再無計，只將印、勑、牌、劍盡交之南北中軍，隻身洒去，斷不忍袖手窮島坐

視山海之愴惶神京之震動令天下萬世笑臣之無長識也、伏乞
皇上審安危之機、亟省費之要。大發乾斷、速
諭閣部臺省諸臣、即查全遼舊餉一百萬兩、付臣應用、完此剿巢大事、如有不然、臣心已苦、臣力已竭、無能爲也、知有一去以謝
皇上千萬一耳、弗謂臣今日不言、亦弗謂臣他日輕去、明日臣去後、有代臣、而不須糧餉以平奴者、臣固千秋慕之矣、

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誅

叄二厂 四十 天二十二 終

釋逆之謀
得行社稷
寧有幸耶
天奪其魄
自來就死
快哉

按韓宗公係原任總兵同伊男韓三至登來州作客
代奴酋來京探路閩山海關有兵馬董宁難以李走要
喜峯口進約在正月內起馬大舉李永芳為總領奴之
第四子俱來奴兄咍赤坐老營兵馬十五萬來京犯劇
令同達首一人進京宗功在張家灣潛任探聽消息延
視西城御只崔奇觀訪的獲之審綸宗功叛將也原與
逆犯劉係通謀數行來京為李永芳之心朦為逆奴之
閭謀又查職同官梁之梗提獲劉保奸細案內開載劉
係子劉于蘭供伊欠寫答李永芳書功開韓宗功至已
知事體妥當之咯又有韓宗功舉火內應之說罪惡通
天昭昭可考今劉保等已誅宗功脫進偏網意其藉奴
酋為連主終無受首之期矣不謂巨胆包天歃再來作
奴奸細也差兵牌于通灣拿得宗功并伊子韓扳桂眞
達子董成後十五日俱到職審宗功尚口稱來此襲職
夫宗功逃將也應隸于法據案又係逆黨也久稽
天討名在思錄職于何襲耶郎展轉文吾百家難以自
翁矣又據其行踪潛入登州條而來京居停張義陽家
倏而走灣人托寄眞達子董成後于左把總部下密密
而置處處安排謀為个軌殊可駭愕蓋其包識禍心己
非一日羣集醜頊莫捲土而來此神人之共忽者也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甲子天啓四年

正月

王師進搗大方奏捷

巡撫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爌、監軍道尹伸、岳具仰、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衆潰散、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入火灼堡、賊首安邦彥奢寅逃匿織金

獲逆首奢崇明

州師殺入龍場陣、擒逆酋崇明妻安氏、賊黨蔡金貴李廷土承恩張向極等

以黃立極徐光啓充

實錄副總裁

盜起長興時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死之

吳野樵爲葉朗生餘黨、逃匿廣德長興交界地方、縣官日緝捕之、彼仇視其官久矣、相傳石知縣族人十二房有所干謁而恨其不從、恨怨入野樵夥黨欲甘心于石令、謀於正月初一日賀正、同野樵等到縣放火殺一令一簿、地方羣起逐之、當獲吳野樵王召魁等、餘黨逃竄、查簡藏庫無恙、而獄中惟強盜皆以出柙去、時滿城震動、男婦多有墮城浮水而逃、甚至有折肋挫足而殞者、眞地方之一奇變也

削蘇州同知楊姜職

姜素廉直、會識監李實惡其強項、誣以遲悞織造嚴旨逮之、撫臣周啓元力諍、得奪職歸里、

御史楊建烈議淸　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所係、聞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

倉儲積弊
盡於此疏

告竭日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弊端稔知今日司庾諸臣賢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為碩鼠之摶志切饕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舛視為故事法紀凌夷羣情玩愒有謂收漕米一廒索運官當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賂而從容過囤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為市而賄金既入輒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作楂頭聽旂甲與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日巧借各役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數千石土躬採市販賣紅籌與鋪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

卷之二十一　二

人知為官販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數等下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垂涎古董玩器遇廟之日令歇家挾貲相隨耽視貨物兌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逐子毋閒月借米與歇脚抗車各役及派糧完日領到輕貫脚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覘避陳米浥爛糶販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廒口常規者有巧借當月名色而剋取歇家常百不補一者有糶米不敷又糶豆亦用紅籌而已石有倉口空廒不預為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者有剋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為自潤之

劉萬春清潔

李孔度奉公

熊師旦淡泊

地又縱令沆夫控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恕不敢言者其咽覘大畧具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則所冀約已裕國留有餘於大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負泉不飲之人耳以臣所聞如前任主事劉萬春懸魚比潔茹蘗同操列厫萬斛粟紅公署一庭琴鶴至今惟聞本官自臨庾之日不取署中一物無媿水壺秋月之品主事李孔度矢心砥礪銳意奉公釐弊城社夙清積谷數盈巨萬聞之司庾諸臣之絕無僅有允稱精明幹理之才管新塲之日有報餘米五萬石有節省八千餘石存作正支消不等至主事熊師旦清介獨苦淡泊嫥節之守尤足表表一時

三三二十一　二

從來作事之人斷不能厭左右之欲。決不能順上下手之情。往往守正不阿。執法。反不如苟且者享容容之福。收庸鈍之功。其素以獎廉懲貪未必實惠幹濟之効、又如管太倉主事蕭持籌每見躊張、潤囊殊覺醜態、雖經察處、尚未盡辜、頃復借敘功之 典准以原官起用、夫爵賞原酬有功而起墨吏貪人、遽獲厚賞而又加之顯名如此行徑、不止一端、何怪乎奔競成風、而 法紀之弛、是在銓臣為破格懲勸計、勿使節次漏網之后司、庚之臣、不另一番振刷也

臣復查

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 奏准

然後升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
以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
祖宗亟重此官所以為　京庾計軍儲計　國脈計非諸
臣擇利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為一年、人人視　國廩為
福地羨時日之遷流、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據此中、希捷得、
既垂涎、如囊橐復僑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為
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
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
送舊之騷日益、而倉米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
必不可捐。而倉米又剋蝕數倍矣、漕輓之粟二三十鍾而致

一、乃令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任之賤
絹帷褥心紅紙扎、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僕僕而供之其
能堪命乎合無仍遵照
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
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
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于阜裕節省非淺已也乞
皇上
勅部速復降行并允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
狥情面輕　國體坐令官府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　不允

雖觸于一時之情事、而發然千古興亡之故。治亂之机無不羅之尺幅中矣。眞名疏也

三患

三病

御史李應升補救時事疏曰、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鋭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據。斧鉞不靈。跡蠱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救。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

三二一

三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似風波。四維不張

是內病

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妄作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

是外病

思亂心恢。渙羣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點卽捐楚以予點。急奴卽撤天下以備奴。如添泒滌于剜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艸澤。輒借鷹鸇以代驅。剽掠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繒媚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嘗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

是蠱病

一室而鬩者數挺。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康

喻醫更剴最切

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天下原非沉痼之疾也而庸醫為之岌岌乎有不可為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罷璫遣而緹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拗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裡為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中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牖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為劉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

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癲輕封疆之故輕爵廕績奏金城之趙率欽幾荒連虜之誅而萬有乎何以賣款議敘。力爭國本之何士晉。且各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廕襲滿志矣。而轉移念難。坐視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啟愚犧骨久沉。实為昭雪。試思

沖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況權臣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延撫方恨玷我名山。媚皂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illegible]漸興。或勢苦負

嵎巧、通、脈、絡、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百足
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慕戀方濃、望門搖尾何
恠乎譚謙益之欺騙　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令禎
劉繼禮之積械見糾、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上、視彈
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幸。豈非止輩之風遠
故避驄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即言官或有觸忤。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答數行、風采不揚。至甘立仗不鳴之誹。觀望日甚、誰無
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亦補牘之何益。從此以往

不可解

〻二一

二

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汲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
蘇軾有言姦臣之始以台諫持之而有餘如其既成以干
戈取之而不足養猫捕鼠畜犬防姦皆善喻也。故臣愚以
爲盜賊之患。實於小人之投。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
彼皇皇於夷狄因小人求濟。是欲飲鴆却病也。二者爲我
操其重輕操縱得宜。則勢嘗在我。奴之不趨虜穴也。彼亦
慮爲實也、畏奴之虛聲勢受虜之實列款。虜增賞。曲意彌
縫、虜飽驕、后憂方大。矧李倧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順之
名、萬一結倭結奴、明受其侮、輕遣甲官。貪鄙辱　國、彼坐
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

請查是對症之劑

何以平奴令關門之事情有樞輔効命用奇用正壯我社稷之靈因人因地結以忠義之膽倘爲珠桂可念。風鶴易驚、分兵二萬駐永平爲后勁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醪挾纊之恩撫道嚴芻粟之尅侵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爲盜藪也況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無數之賍實出曹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孚嘖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務擒郭懸渠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行通州高密房山涿州良鄉一帶近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做虞

卷二十一

翊三科募士之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獨有節省之法，可搜抵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問，問即會議碩畫，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征，挺而走險，吳楚之交，漸有呼嘯，計惟專賜敕書，而泰昌以前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獵無名，民心猶可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若夫小人者，其勢旣根株不斷，其途必錯出多門，即如事例之設，原非專利，乃今枉尋直尺，兩部事言可惜，名器愈賤，墨吏愈多，彼者百孔鑽入，劬勞儒士，獵取而規殿斬，日糜大官之俸，而甚者升廕濫觴任子，如職先臣李夢陽所

謂黜止文而陟其子。黜其祖而陟其孫、如董藩不分。顛倒莫適。臣爲通查四年來、得罪封疆、公論共棄、如張鶴鳴黄克纘之類、停其恩蔭、以示勸懲、而末也明王賞諫諤諤乃昌。補缺拾遺。宮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白簡原非虛說。皂囊豈屬空懸。因一言。遂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阻黄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緑野。執法擊邪者。白衣高臥。瀝丹楓陛者。青史空傳。劉朝謫死、而抄叅者削藉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者環召無期、忠臣之藁葬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忠。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於充棟、而並推鳴

三丁二 十一

書望元輔見是

鳳者。反為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試觀添註之得請可

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

聖人無我。倘 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王。將負嵎者

斂爪。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症之藥

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於何事

皇上

聖德沖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光明有餘之日。不患

睿知之不日開。第患

神明之不日鑒。願乎 深宮燕閑之暇。澄心靜慮以思惟

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出入起居、必董于逸荒之戒獨正于羣陰之上。嘗立于無過之途。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羣臣矢靖共爾位之義。小人之患見晛自消夷狄盜賊之憂于羽可格。所爲　堯舜連天下爲一身何盧扁之足喻哉

裁樞貳有激乎其言之也至于添設申巡按寔爲急要

御史張鑛上言　國家置立鄉貳非徒欲其養尊處優虛糜俸祿而已將望其捐軀圖報時平則贊襄皇猷時危則折衝標俎者也　朝廷分遣按臣非徒欲其持斧衣綉耀道路而已將望其宣上達下使

六二一一

人主無壅滯之德意、而萬姓無抑鬱之隱情也、故無裨于用則有官不如無官。況當躁競成風。推諉胃濫之弊成習之時何愛而不裁去添設乎、俾有任人、乃能集事。況在幅帽遼濶。轉輸艱難之地。何靳而不增一人乎。以爲長便之計、添設之當裁、則無如兵部二侍郎矣、自督臣王象乾以憂聞、總督一官、非天下所視爲安危。而不容頃刻緩者哉。乃推敲兩月、累累樞貳、竟無一人出而担當今雖奉旨停推總督必不可裁。暫停久終必推。則夫愼擇于先而待用于後。當事者不可不圖之預矣、樞貳誠反而自揣。如其能當此任也。則樞貳一身。

宗社賴以保障蒼生賴以奠安卽添設二員臣猶存乎見少如其才不能任或力不敢任則司馬豈優游之官拯溺豈觀望之會家園豈養俸之地彼李瑾之飄然遠引未必非藏拙之高蹈而解經邦之間　命脫卸惜其晚矣顧樞貳熟思之也按差之當增則無如楚省矣臣作令于楚見楚中州邑之中山川之修阻錢糧之劇繁案牘之紛紜藩封之棊佈苗夷之環伺視各省直尤爲難理直指使者每每足跡不及到耳目不及周且滇黔粵蜀壤地相接頃因黔蜀告匱議專差督餉御史然事急則設事平則裁若以爲苗夷之性反測無常土司之勢負固難伏今雖次第

三二八一

二

人有邪心必有邪物以誘之雖然狐之識已先爲之矣斷尾

蕩平。未必後日之不竊發。是宜添差御史一員巡歷荊襄岳長寶等八府其駐扎之處或在長沙或在常德從長計議無事。則攬轡澄清。有事則扼要控制。則隣省有事亦可以同心共濟。莫便於此者。況南直隸以十四府而設五巡方。豈楚省十五府而可僅一巡方乎。而或者謂官多則費多、此又惜小費而忘大計。願當事者熟思之也。

獲妖首王好賢

山東邪教之熾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深州以收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招人令人聞異香皆願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响應俄而森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賊募邊塞勇敢之士、謀反益急而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啓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辭連好賢爲薊州差官所賣

示之以絶祀之意孫特不悟耳

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爲揚州緝役所獲禍本永絶。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藉而敎、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横行天下、孰敢攖吾鋒者、景川一敗、剏而好賢竄逸、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妖輩發之不速其愚可勝言哉

二月

禮臣請舉諸

祀典

允之

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關碍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

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疏言時弊非留心鄴業者不爲此眞周召之謨也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疏曰、天啟三年十二月廿

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失常。令行通查府屬各縣有無

損傷等因。當據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各稱地從西北方震

起、自東南去、墻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梁倒

塌又據常州鎮江揚州等府申稱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
瓦搖落房窓斜傾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等因各
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同、復念
陛下居質沖睿、齔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士、燭臨四海
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禎燿、地吐寶符。醴泉旁流、枯槁榮茂。
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緩帶、稚子咽哺。晏然而享黃虞之
盛也。何乃羣灾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上下相望、
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一乎。近者如關中異鼠中原豕妖、
有蟲豸之微。青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耳目所經、爲
陛下臚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敕者、毋然泄泄也、癸亥

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逾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其時月在鼎初度。昏初見月 如彎弧。金星落彈丸。少頃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凌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初四日、日加辰、太白晝見於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大星。天子後宮之衆。而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則軒轅星正直南京朱鳥。又古人所爲吳分也。此精祲見於天者如此。

天四年十二月

而黄河為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流漂逼逶、秋水灌涯
徐淮間殫為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
陰盛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漕、此
逆盭見於地者又如此、夫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
於星氣日月、地變見於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為陰之常
義、震則不寧、豈非災異之至大者哉、臣雖不能知、董仲舒
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歟、其禍福傳以洪範、但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遥瞻
高帝弓舃、萬靈呵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皆然、則
山陵松栢可知、臣從　宗伯後恭謁　几筵、僅僅同祈禳

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何如、吏治兵政何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有六焉、畯夫經女。方疾耕力織。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內監之料價踰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為出之算。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奪百姓。奸邪並生。赭衣塞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死獄中。彈劾保薦。卒憑氣力為行止。而田吏野叟之公評。壅淤不得

長三三一

一三之

天四年二月

上聞。二不安也。箱篋空虛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負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里。曲避征徭、繁劇由役專累單寡、魁產鬻奴搖手觸禁、民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蠶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各衛祖軍、桃梗其形。侏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撒巧法。割貪軍之糈爲常例。牢不可破。鬧　天首善曾無武壘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好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蜚妖語不奉　虎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梗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煽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閭少。

抱鷄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蓋燀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咽，梁豫大开，五湖浩渺，吳越盤互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篡取獄囚、刼殺長吏。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御不平，搶攘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奸猾、捕盜賊、飭江海、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必能行之；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能行之。當此天人交儆之際，誰敢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是臣等草茅疏賤、區區自効。不過精衛塡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於鼎，豈不為異。高

卷二十一

天四年二月

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興之盛。齊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足慮、是見勾星伸而維星、散耳。能脩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官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者端在何事。反身脩行思其咎諐。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景響。行將
上帝如響海内承福東夷貢楛矢南部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萬壽、而燮理大臣、宜陋齊相於不足譚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

江西巡按田珍破察吏積套疏曰臣嘗謂賞罰不明天下無吏治而賢否莫辨天下無官評顧其病源大抵成於當事無試之譽而根於譽人喻利之心蓋樹黨徇私任德避怨無非自爲則無非爲利也且不特道德功名之士然亦無幾何人矣下之撥巍科者恃資格出世家者恃門第有黨援者恃墻壁苦結納者恃錢神躭躭於富貴之途恣所欲爲而司察諸官復多牽制情緣以堅其所恃用致貪風日熾民怨日深識者不無土裂瓦解之憂是蠹民病 國誰實尸之不亦可怪之甚耶職有慨於中謹述江藩官評一事以及振飭之方

天四年二月

皇上試垂聽焉、照得司道郡守暨刑官、皆與有察吏之責者也。職自筮仕以來、每憤當事之官、評與士民之公論多不符合、故入境之初、得以六等別吏治、因囑之日、毋鮮中行、不妨瑕瑜並列、非以求多也。亦欲於因病而藥之中、寓愛吏及民之意、不謂聽者全不照管、漫以套應、迨駁回而列等以報矣、有以印官詿二等者。甚則印官槩居一等者、而揭送遍眞、指不三四屈、嗟嗟、上官之阿奉有司乃爾、世道可知矣。且纚纚贊揚之詞、直當揭之通衢、儘是見德而印封釘報。甚屬無謂、職謬謂負

君之託爲不忠。羞人之吏爲不義。失民之望爲不仁。套習

之悞人乃爾世道又可知矣然振飭何術惟有責成一法
無奈功令森如鮮不文具視之因思有開報然後有舉劾
計莫如於舉劾之外仍揭註開報之官但有失當併行酌
處庶可挽情緣之世界而躋於清明乎職請得暢言之說
者曰藩臬雖有司頗遠不得不借乎於道府職不以為然
自古為民者吏之程也試觀衙門之日為出入者無非民
則無不可問矣無不可問則耳目既已旁通而賢否當有
定評矣雖司務煩難而大政所係難以他諉苟此處失真
豈得註以上考次而道府之所為責成者重矣各道職司
一路而一路之利病即其身之利病也孰是代為興除亦

三〇二二

天四年二月

心忠恕古君子哉

曰勤愼當而已方而非徇情之官百姓非做情之具且作官至此雖多好修而賢否不明便屬溺職府官表率一郡凡郡屬之清濁即其身之清濁也乃優劣豈不灼知而病在偏護其蠹民者便不可以為民上矣至於刑官專司官評職謂地方之理亂其關鍵全在於此而墮落套習者亦復不少竊意溷花素之別則傷明冐瓜李之嫌則傷操受非道之說則傷品三者宜何居焉於此不嚴加追論則官方必不清地方必不治乃若職之自律律人者獨此公道耳一切官評論治行不論資格從民欲不從請託互証於司道府官亦即此而繩司道府官其所舉也即揭註該管

各官某某共報以爲賢或某報
以爲否者
其有所劾也即揭註該管各官某某共報以爲不賢而某報
以爲賢者如是則司察與所察之人其優劣公私俱莫遁

盡陰私之蠹

於通 國之指視矣倘有不肖濫竽大憝漏網即褫其職
並以原開報等官權其重輕分別處治以爲諸臣不職之
戒顧爲此不憚煩者原爲賢否明則勸懲當於以破其所
恃而蕩其貪風耳若司察之官先以賄聞其何以訓所當
亟以自簡從事不苟徇者倘異日職帶一毫一縷至家亦

以身爲教了誘自絕

即褫臣職以爲責人而忘自責者之戒大抵官之不肖畢
竟爲被牽于舊 例當論劾之時纔一悒息職妄意無日不

三一一一
一二
天四年二月

密而乾坤更重

以憐才之意行共直道始不矯枉太過

熱腸冷面

善矣善矣

留心大道故能推崇正學

行物色每季即出論疏即復　命大計少用幾人似亦無妨、然職直道之行不狥於時而伶才之意不后於人怙終者必不姑待遷善者加與維新即有前議併為刷洗此職之所為惓惓以自新望有司者其意良厚若聽養成其惡以為疏糾以博風力而民之罹其害者不既多乎懇乞皇上勅下部院、立為科條持以信必庶或窮於不容私之地以奪其各自為之心而職亦得仰藉　威靈用荅使命所稗於吏治民生匪渺小矣

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疏曰、切惟古稱冢宰、為六卿之長其來尚矣至我　朝而南北並設吏部尚書豈無

慮哉盍 陪都爲

祖宗豐鎬之區。清議所從出之地。分而各標藻鑑之司。冀

合而共成綂均之治也。自尚書趙南星秉銓以來、有再剖

良心疏而倖門頓塞、仕路漸清、大小諸臣、相慶彈冠、皆曰

皇上簡用老臣得人如此。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固

素講良、知之良與南星爲一。代人望皆

先朝之遺直也。方其釋褐之初、抗疏顯斥柄相受杖、邊戍

瘴鄉、迄今筋骨拘攣、滿蹣 陞級、人盡憐之、此亦

聖明之所洞燭者、而當年之骯髒可知矣、中間召補掖垣、

條陳忤 旨再起功曹啟事違時、歸而受徒講學、絕意仕

天四年二月

進、蓋投簪岩穴者、幾十年、曳履　朝端者僅一載、卒因人
言、飄然去　國、一時公論惜之、今南冢臣懸缺未補、　廷
臣秉憲之好、衆口一辭、咸謂非元標不足登此席者、遂於
前月二十三日、共爲推轂、而銓臣因之具疏、此職等會推
之始末也、乃靜俟旬日、而元標之疏獨　留中未下、職等
始相顧駭愕、而莫知其故矣、或疑其以講學不合時情、職
等則以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顥得孔孟不傳之學爲
諸儒倡、其在經筵、每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近人情、於是
呂陶胡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朱熹入朝、相知
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確論妙論

竟以入對百世而下究竟以熙熹爲何如人哉我

皇上聖學緝熙、　日講經筵、寒暑不輟、未嘗厭正心誠意

之學、而既學朱熹之學者、不用於時、職爲

聖明之世惜之、元輔葉向高、先爲元標奏論甚明。近爲揭

請甚切、豈汲汲元標一官哉、誠恐元標不用、百世而后推

原不用元標之故、將元之名益重、而

聖政爲之不光、老成愛

君自不容已

皇上推重元輔之心以重元標。不待職詞之畢矣。且元標

非汲汲一官也者、觀其正色立　朝、急流勇退、與馮從吾

天四年四月

快諭

先后並去　國門進禮退義儼然聖賢家法視邇來被言大寮甘心頑鈍氣節何啻天淵天下第一等官爵自宜首及於不愛官爵之人今從吾已援置留臺又何恡南銓一席地獨令元標未蒙求舊之　恩而抹向來會推舊例且從此厠名臺省者作其敢諫之風而忠盡日聞展采班聯者觀其難進之節而廉頑立起未必非激厲人才磨礲世風之一大機括矣又豈獨為元標一身之用舍進退而已哉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默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於老胥無大損於小民有大益搜索苦心矣

議以清查其頂首而按數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納銀三分為率、又限其年月需更替之、當該以三年役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為率、滿則出缺、聽本衙門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間有競奉功令、又無害者或不易其人、必易其契亦納稅如前、或少補糧餉額內額外虧欠之數、

黔撫王三善被陷。

撫臣入大方、酋把陳守愚詐降、款其罪、予以叅謀、令招安位母子、此其以勦為撫、著數原自不差、及提兵回省中途被羅鬼諸苗所截、谷在撫臣寡謀、留臣無備耳。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戰守善後九事。

其議曰、黔省孤懸絕城、圍幾年所、卒以忠義激發、誓死固守、則人心未嘗不可鼓也、撫臣立解省重圍、直破大方老巢、皆躬環甲冑、以寡擊眾、則黔兵未必不可用也、維是大方之后回省、運籌動勦伐、令兵坐鎮其地、指縱皆得、干如意、乃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不意為賊之說、計所誘也、其志誠壯、其遇誠足悲矣、然勝負兵家

二十一

二十二

天四年二月

振士氣固人心

設偏撫

傳宗龍為監視

之常多難興邦之甚我兵亦有屢捷賊計豈能萬全今之所最急者在督臣收潰散之兵將使士氣之復振固遠近之防守使人心之不搖當兵理餉撫眾守城貴陽既得完全捷伐何難再舉此所當急者一也。撫臣出征數月督臣業已代理之賊勢緊急督臣有調度兵餉之責難以一力獨肩應遴簡雄才大畧習知西南利害者或推或調立刻簡用虎豹在山威靈自震此所當急者二也。

偏沅為黔楚唇齒之邦輔車相依黔急則偏沅亦急況楚之諸土司多安尚有狐兔之悲觀望成敗以為順逆故先年征播之時設撫臣以鎮之事平旋革昨已會議已得　俞旨矣嗣因貴陽屢捷又復中止今事急勢迫而偏沅督撫仍應復設擇就近之有才望者推之今其督楚餉兵為黔後勁及聯絡土司保障三楚均之有責焉得其人焉而黔楚皆有福無禍矣當急者三也。

台臣傳宗龍屢言滇黔方畧鑿鑿中竅其人忠義果敢諳諸韜鈐兩省之夷情地理皆洞悉于胸中緯有成籌宜以監軍視師之任與督撫三臣商確機宜大展維猷必能平定西南丕建膚功候斂至之日破格優異以酬其勞台臣桑梓接壤義氣不凡此所當急者四也

推司道

議戰守勦撫之宜

罔治脅從

與師動衆千變萬化督撫須具同心其理自非寬博不能運非深沉不能用全黔遠在天末又值于文之亂司道諸臣皆規避不樂就之一時之在位者多由府縣中就近推擇良楷不一是以深入窮邊卒無超異令各道器使之未可知宜迷還附近道府及部署之有才知兵者速爲推補勤限任事功成之日破格大用以顯揚之此當急者五也。

黠夷種數甚多兼以羅嵒之兵勇猛難敵令我兵被截銳已挫賊兵斬勝燄熾非固守無以衛城池非力戰無以當討亂而黔南一路兵將有限賊夷四面聲息難周應照原議須蜀西粵各發兵各勦便賊腹背受敵始可除光雪恥撫臣陷在賊中諒亦不敢加害非大集兵力不可勦非聲罪致討不能撫先勦以明威後撫以結勵此當急者六也。

安邦彥之悖逆無道陳其愚之詐降取事皆伸人所共憤而王法所必誅者廣布腹心重懸賞格以欣其歸而除此二首不赦外聞安位毋子屢稟乞降不妨相機宰龍之黨羽四十八枝中亦當分別順逆而收爲用亮之于孟獲也服之而已自古未有絕其維類而兵連不已者即郡縣而留之兵設將亦貽異月之憂當急者七也

三二一

二一三

天四年二月

寬者以孫
安之勢、
變銷

安奢二酋連姻相倚、非一日矣、昨奢寅觀兵于安酋營中、則奢酋今之舉動、視安酋爲進止、可知已、今安酋倡獗、恣奢酋亦將狂逞、萬一遵義危急、則川南一帶又復震動、合行四川撫臣、守未寧以過其中、嚴備遵義、以防其亂、首惡如奢世燀、奢寅者、明示放生之路、陰施羅網之計、一應機關、若聞君不聞、便酋設備之心少懈、而後制禦之術得展、遵義安而全蜀俱安、奢酋得而安酋自孤、此所當急者八也。

貴陽急矣、自鎮遠以及偏、沅、皆有土司錯壤、由辰、常以至荊、襄、皆爲黔楚要沖、不惟諸土司非我族類、洶洶易搖、卽各邑患切震鄰、亦惶惶靡寧、萬一不軌之徒、閒隙生心、句夷爲亂、關係安危、豈淺也、者合行湖廣二撫臣、嚴飭兵戎、嚴行保甲、安輯、以預術其萌、務爲先事之防、毋貽後時之悔、此所當急者九也。

風。霆

上命內外臣工各圖脩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餙玩懲貪疏日封疆有苟且之政不可不知中外有貪鄙之臣、不可不問、微臣義難緘默、敬直陳以告之

皇上、竊維 神京之安不安。全係乎榆關之固不固。而榆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夫冬據回鄉之口傳、與撫道之揭報、益岌岌乎朝不保夕、而今僥倖又復二月矣、噫、亦危矣、職謂奴酋去冬之來非眞來而今日之不來非眞不來也請得而悉言之、奴驍騎有數、盡來不能不盡來又不能。進有主客之慮退又有巢穴之虞。非萬全之策故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遼人又

三二十一

二一三

天四年二月

不能不防遼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焉。內諜之不暇。故奴不來也。其國東接朝鮮西接岔河南臨滄海北界虜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奄有千里之沃土。妄想亦已少歇。故奴不來也。昔年一取清撫再墮開鐵逼近遼瀋勢不兩立。其志甚決。其勢甚銳。其必欲得遼瀋不待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遠矣。明知我不能往故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知　中國防我畏我。搗海內之力從之。供應驛騷。民不聊生可一舉而乘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寧潰散　中國何曾探得彼中一毫消息。而田有倉赤沒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片

石等處有如無人之境今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此中情形。彼知之審矣。奴未嘗忘　中國則奴何以不來也。李佟二賊雖傾心於奴但非彼族類終不能釋奴之疑。若不日日有事於　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而徹奴酋之重。夫有此二賊朝夕攛掇。則奴何以不來也。朗素不過虜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卒。殲我將數百人而我呑聲不敢問。夫虜不與我合。則必與奴通。小路不防之處。皆奴躭躭之地也。鄧艾之綿竹白馬關之雞王峪皆可慮也。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之不來非真不來也。此宜何如綢繆。何如拮据。何如從實處做功。何如

三二一

天四年二月

從根上着脚。何如問心戮力以懲　王室何如知人善任以備指麾。乃現在鉄衣、、、曾有的數否。聞應臣欲點閱而各帥不應。且亦無如之何也。收買馬騾硝黃、盔甲、曾經驗否。聞各道與各鎮將交歡結帮。修飾情面。試問馬騾若干硝黃若干。盔甲若干。當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脩其故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餘遊手之衆。在演武場於砲吶喊。辰而集。未而罷。巳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閑則稱觴為樂。事近且遣人於南都。置買名姝。此乾坤何等時而為此也。司農告匱。束手莫支。曾有一日不言餉缺否。乃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為治第之資。令人且駭且愕。曾不思

訢石刋山即此胥啼露處之征人而窮工極巧無非敲骨吸髓之物力且所貴大將者爲其申明軍令有犯必斬乃出関之總兵其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奸宿遼民之妻本婦喊叫反細打其夫以致坐視奸淫而不敢言廣寧道具揭而該鎭稱病不出此于軍政之律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掉臂誰司總領而令若此也乃大帥之營逃亡倍於他將有遊手而出入於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響馬行劫者自知逃亡日衆而拿一徵工班軍梟首驚衆何不仁甚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乃暗自侵尅每間費不過五六錢拉兵爲工築土爲墻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

露宿如故也馬料草豆貪弁視為奇貨十扣其半以致朝斷尾而入暮伏櫪而斃且倒斃又不即日呈報開除餘糧而遷延為冒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此浪擲也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而諸將領且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連于清樓弓矢器械十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為遼陽廣寧之教塲耳天下事尚忍言哉至於撫賞一節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蓋虜明明挾奴以要我奴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氣勢十分完足做得事體十分停當且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又伺我東缺西殘漫不理會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

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期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單兵羸車下駟何以應之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紓吾邊鄙之警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離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爲我出死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舍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勦而後可言款舍勦言款不得也我常示以不欲款而後虜不得挾款以求多於我我常操其不必款而後奴不得借虜以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爲餉金而捐升斗以寬加派則民不困更以撫賞爲犒賞而散千金以酧壯士則將自勇層

曆有天險人人有戰心彼與而必不敢來來而必不能進我無如彼何彼亦寧如我何哉從古三代禦夷深得此法迨宋之終沒於夷也以歲繒和戎殺武穆而戒言兵也最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擇其遲也不若擇其小善哉蘇子審敵篇可爲今日左券不可不深長思也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可以立人有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媮者奮頑者廉吏舍無不醒之酒暮夜無故人之金故可以立人也有治人則法之墮者飭玩者恥汾陽飲稚於平章淮南寢謀於長孺故

可以立法也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縮朒以當幾身在局外則爭梟奮一當事任則兢鳩藏寄封疆者多全軀自營之臣而膺圭組者乏一絲不染之守職竊懼之至于部曹奉差而出既爲臺省耳目所不知又當撫按糾彈所不及而撫按既假以體貌而不盡言州縣又恃其威靈而不敢言以致狼貪鼠噬不顧墜地之訕而狗狗蠅營喪心無知之餽如某某者眞士紳所羞稱名教所不齒也所以使

朝廷之德意不宣閭閻之生理不遂天下脊脊大亂皆坐此輩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 天語叮嚀
勅邊疆之臣鞠躬盡瘁毋以閑着作急着
勅中外各臣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己財則文官不愛錢
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總兵毛
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
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陣
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真正
達虜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有差令中軍官
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爵用綵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臣

頁得鼓舞
乎術

時在寧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諭其首
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
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
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
結屬國收難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酋且其志欲從臣之
請牽其尾擣其巢世人奚悚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
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斂
足者愧死無地臣讀其疏輒為東向再酹隨寄金紵以見
慰勞之意又臣近有諜于東諜回具述文龍有諜為賊所
發而廣寧人鈇信其諜主也近亦逃來言其事則文龍之

三之 二十一

三十七 天四二

膽智無日不在賊巢之外顧擾之而不能深則彼之堅自若敷四擾之而不能入則我之計且窮是惟大兵相機而入方可殄殲而文龍所 請之餉尚未一有夫邊人之相蒙也上以實求之下常以虛應之況予之以虛着責之以實效上不能以虛爲實而下又何能以實應虛即如文龍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乞餉則信其非虛而甚難此筆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英雄任事之心恭鶻突做事無有了期且有不可言者臣謂登萊防南岸不防北岸東江作虛應不作實應似密而踈似省而費如勝理有衷按之不入終不關痛癢賓竟踈且爲漏費且不貲

伏乞

皇上　敕該部查照有功員役照例陞賞其所　請錢糧

動令給發責令登萊撫臣綜核其事無曰功不必核其虛

餉不必問其實令孤懸異域之臣捐身爲　國大聲疾呼

而不一應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藺地

疏曰臣履戎行間占藺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江一帶

皆膏腴地也地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

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衆五路之師

貴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　獻俘

而藺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

土爲利反以養兵爲累故談及改流輙多壁額但二酋

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即欲仍置宣撫將與之

誰人乎況永寧一堙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

六二二　一三一　天四二

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闌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如人腹心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

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夷無不畏法故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脈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浸尋至于二逆肆惡横行已無天日在黔以爲鄰夷而置之不較陰謀既久一朝驟發殺官戮民不曾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尚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論者欲以赤水河爲畔自河以東龍陽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出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遵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夷保護內地計無善于此者若黔省以爲

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後閒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參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聽

廟堂之公議

皇上之酌裁耳至于二酋擧已黑黨無家入險遠遁或旦暮擒縛或遲以歲月通不可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依屢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撥臣已發參將林鳳兆提兵

二萬殺衛羿子猓玀等闌直入大方該部臣即留今營
臣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搜箐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獨
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但匱庫藏括而又措餉糧借而又
借小民之仳離末復、膏血盡罄不戢自焚宸爲臣憂心
如剿不能朝夕疆土既清早宜確議、一面設法將各兵
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會詞上請、伏乞
皇上　賜裁定仍勅會院集九卿科道從長確議復
請轉行臣　次第料理　奏報、庶西南夷、羿之地奠安
干萬萬年矣、

上第二女生
上感風寒命醫視藥、閣臣奏問
萬安、賜銀幣、
起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疏辭得
旨在籍調理

六二 一一

三十一 天四二

三月

樞臣請亟推薊遼總督

時舊督臣王象乾告歸議代而難其人樞輔孫承宗謂不如且停之然而寧遠去關門二百里遠矣至三協又數百里遠矣樞輔以一身任千里之封疆寧無太勞乎且督臣雖密雲而候代順義也行之日軍民擁道遮留三十六家夷人伏地痛哭不起非威望德澤素洽華夷之人心詎能及此本兵之請留舊督而催新總也意蓋深矣

孫居相爲兵部左侍郎濮中玉爲尚寶司少卿曠鳴鸞爲尚寶司丞

冢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時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崙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採望而久之正與趙太宰之言合故上疏曰

三二三

吏部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郎代庖亦君更易遷轉大驗而事多廢弛職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再司官每省直恒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輸歷四司恒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於應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八則此出是以恒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缺偶之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替薦人自代展轉用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頃首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銓單咨訪所以爲諸厓絕疑謗之端也而雋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者循貲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遠至是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猶猶千循貲之說其勢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曾察者來而荀且完事如新臣之所言者是以職等不得而就近推補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光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周時周汝霖傳作毋皆

江陵人郎同時共職重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旬月之內而四司僕滿矣文選郎中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即內轉不必會選如一年已久而遇考察則考察完而後轉見爲銓曹者競于職業而淡于營進也然司官殊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羨官省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或凡親故而所以者求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誰呵之而杜門求去矣職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升除相托者一一與職等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洒寃抑正臣等之所樂者如畏勢狥私即聽叅處或以任怨招尤即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具引避

秋闈在邇、禮臣請酌滇黔試事、

上曰、賓興大典、雲南京官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暫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時禮科魏大中以南服弗靖、請以雲貴暫倣壬午以前故事、

勑彼中撫按便宜辟召旁近隣省或司道府有職業暇而文章素著者或即于提調監試四人中省二人者或廵按御史無監軍之責即監軍而時值奏凱無煩帷籌者即以御史領其事故禮部遂有此請已而命工部主事施邦耀行人張鳴陞徃仍勑該省撫按沿途嚴兵護送勿致跡虞

大學士孫承宗弭邊釁疏曰臣于視部時曾見捕獲奸細紛然見告而左祖經略者捕皆廵撫之人左祖廵撫者捕皆經略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遊徼擇絶人而捕罔不招辞成獄口口爲眞甚至瘖啞之孤兒立殺受賞責刀之殘卒以蹈相獲即如近日刑部咨稱臣傳稱將要殺王喇嘛奸細董成後從羅城窓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日在關城係爲尚書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欵

聾每見臣時有賞勵、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窺伺、豈盡無因、而番快之捶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虜者之親戚、極欲招爲槃屬、可借爲間、更可因間用間、誠知城中陷溺者窘辱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至其携有家口、捜頓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慘殺、死豈擇音、鋌或走險、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甘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爲惡黨、無奈衣冠大列、尚以苟全、豈槷齡庸流盡責慷慨、況東省之瘡痍未定、或倂生心、遼西之栖泊甫安、時爲驚骨、而大姓豪族、流落中原、日繞三匝之樹、人搖未定之魂、垂橐而往、靡室靡家、既苦奇窮、携貲而相

親相傍勤遣奇禍寧惟中土狡豪居奇踪跡抑且同來流
宄相告要挾蓋作客他鄉來目有山河之異遙歸西剗投
足皆豺虎之叢。臣抵關卽嚴海禁于津登嚴越冐于山海
并行瀕海郡邑。不許私買硝黃下海向來自備資本借官
批上納者槩行嚴禁蓋法嚴于防而未敢槩苛于搜索且
自楊文通蓋州而陷溺之民心日動自劉興祚通歸濱而
殘暴之賊殺日煩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之殺機以散其
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條失我之寬政以斷歸來之路
誠恐逃難中原者尚以爲叛卒之爪葛人徒知張元吳昊
之賊人爲可防也不知野外大都之遭殺亦有機也臣敢

謂已誅者為枉而謂法當慎其將來臣敢謂立防者可疎而謂刑無濫于無辜且令關外十六萬兵民一聞訛言驚奔不定臣與諸臣仰宣德威日在約束日在拊摩遂且怡然安輯伏乞

皇上酌察人心勅所司調濟寬嚴無以遣民之在苦而疎于防無以流民之可疑而苛于誅庶邊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仳離俯乘困迫之釁以殄殲醜類矣

先是雖縣獲解奸細諜逆張邇心等遼人皆重足而立矣時論者言遼人必亂之勢以及解散之策若以遼于太平日盡天下之金錢以奉遼故遼之人泥沙用之鮮衣美食怒馬挽強以為常而絕不知稼穡之艱與節省之道今習氣已重牢不可回不耕不織坐食粱黍富者難保無常餘而貪者已見無不足此遼人自處于難繼

卷二十一

三王

之勢也不安一也遼人新集自屬流寓而東人之異無
類有往往帖民土著凌逼客子自遼與雜不相長也不
安二也三韓之衆濟海之卒雖者近三萬民中自不無
貧富自不無假貸而施者武弁求民未已是遼負富與
比不相安三也同是遼也人分文武所爲文如生員監
生山人之類是也而其依諸兵在遼左請訖居間以攬
富貫者令非昔比而若茲之貧娶無厭循伏故態斗大一
雖禁貸篇居欲訛訖而無可請欲居間而無可居屑舌
是非遠大則白雖人欲甘心我也而雖人則日其其攤
百蕩將不利地方彼武弁者目不識丁行尸走肉外務
懷于難訖之鋒内不甘于難割之欲不安四也夫此四不
安猶逆謀未發以前之情形也而今何如哉計所解散
之大縣百人小縣七十人隷之兩直山東河南之間在
其情之所便官爲給引士農隨之分以冒耤花詭苛求
焉是在撫按有
司加之意耳

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冗選
時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需次入京謂當即選
而守候日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之絶恐一官終不可選

得而爲異鄉之思悲吹憑呐不恐見闈其人太核皆吏
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睹既不能闕其邊微
之責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
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　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
職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扎三事俱可
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爲二案且一考不已又再考
兩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　考又部堂考其間不中
者又有降豢斥退即中者入豢先擦辦日積月累俟
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冠帶
後又官辦半年回家又祭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
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復考時入分考
甲不甲者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選蓋
除選若斯之難也豈非其人衆而弊故溢其途而
扼其進以防盪觴迨事例既問銓政已壞矣乃今又
鑿空出乞恩一例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
吏典有隨隨工隨邊完而各倚門輒與具　奏以
核免具當該省祭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非邊
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畢工邊外私勞者因又有非吏
非典而徑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困又不
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名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豈

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轉又偏得丞
簿夫丞簿者　朝廷之八九品官世如曹歷則吏員正
八省祭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祭考中始得簿
郎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
兩者始得簾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
官賞爵已爲粃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于官有定行
行有定序前後既叙攙越何從乃今又有空選一例納
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日不論上下者一有庫收便可
得官于是後者既空而前者遂壓而後已壓又空貿者
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　皇法益不可問矣
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空者此其人理都盡
而可使之豈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
恩行則績納與曹歷併滯空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
此負窮守候者所以膏再途血也臣等　請自冠帶除
選俱用舊法乞恩空選者一綮停止若夫已空之官每
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消除其明經空選者不得
選爲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計理財者郎患負何止
有空選之例夫各吏上糧下間行頭而綮爵以三十兩
非戶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巡而州典
上糧則從九矣州司土糧則正九矣府司上糧則從八

矣道司上糧則正八矣以無名之倉延視有品之丞薄
不曹天淵有止以三十兩銀遂令掊級勇上也且納免
轉考俱准上糧假令力役三年者納免之貴不過四十
余以三十金准上糧而三年照力役乃止以十金免可
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照
品級為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抵究年之所減無
捐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職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遠
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為寵招之術至究選而極矣臣
等以為不若追貪官之臟為便令世道衰類士風濁穢
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克軍餉
民貧徹胥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
此而洩衆怨二便也士風吏治或出此而梢變三便也

杭州兵變

正月十七夜把總陳延夜救火火隨撲滅途遣生員許
陸等乘醉叱罵　總下馬生員率市棍許悅等亂毆殺
死營兵憤本管身凌齊出聲校甘心生員杭嚴道吴伯
輿陽提生員進道聽審牌論營兵以利害衆兵應聲歸
營生員遂羅拜謝去事遂定次日把總楊稱本轄兵守
法不出急於自白各兵惡其數羣詈辱之杭嚴道牌提

楊總脫離圍繞衆兵隨牌解去時楊璽臺具疏云始焉兵與士閧咎固在士繼焉官與官扼事不出兵幸在事者操縱得宜招來麾去非恩威素著謀畧夙閑何以帖然底定此固實案矣

貴州巡按侯恂按黔事竣敬陳奠安遐荒疏曰臣受

命按黔一載于茲因爰咨詢其于地方之利害悉知之矣大都黔中受病根源千言萬語只是以貪之一字遂致軍實月懸夷患日熾又若料理無人叢脞不振譬之在羸之夫腑臟不充百病乘之復無良醫以為治療有立向待盡耳目今蕩平可望夫固更新之會而不可不急為整頓矣

臣謹以地方利害開列　上陳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黔中土司跳梁苗賊生發兵費之

餘殊黄布置如銅仁逼近紅苗而三山諸苗又爲腹心之患近窺總兵赴鎮省會大肆猖獗方今事勢未定正須元戎彈壓自宜永留貴陽用壯全黔虎豹之勢銅仁應設參將一員以爲保障盤江最險實爲盜藪一廵藺司不足有無應設勁兵建武營于上下選材官二員加以守備職銜督兵廵緝鎮黔血脉可常通矣洪邊十二馬頭西接安酋水西陸廣之地東通烏江遵義板角綿亘數百里在省會襟懷間安酋遺孽尚有潛滋此應設守備一員責以控制苗仲此皆腹心爪牙之不可缺者也

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黔中兵力單弱雖有營哨餉多虧

額兵亦虛伍、至于撫鎮暨諸叅將守備額兵合之僅三千餘耳、凡有鵰勦、借力土司、是以土司焰張、卒至決裂不可收拾、故足兵者、今日之要務也、大約撫鎮各須兵三千、叅將各須兵六百、守備各須兵三百、緩急始克有濟、而吃緊地方、如黄叅清平等處、尤必添設營哨之兵、庶可制伏苗患、舊兵例支恊濟矣、新兵餉安出乎、惟有乞留楚餉數萬每年按季解黔、乃不若于呼庚耳、或謂 國用方詘、豈能常割楚餉以供黔、不知黔中開、 國以來、幾番大征、每一舉事、動費數百萬、而生靈殺戮之慘、且不忍言、何如未雨綢繆、建威銷萌、長享無事之福、所省者更多也。

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黔中在萬山間鷄壑高低並堪墾作、其田大約有三、一曰軍衛屯田、一曰有司民田、一曰土司夷田、初制犬牙相錯三項互淆、先年曾經清丈而事久弊生、私頂暗投之蠹莫除也、繼絕蕪熟之錄莫察也、影射飛詭之害莫禁也、吞併丟壓之實莫釐也、法有遺奸屯有遺利所從來也、況近洪邊龍里等處、新經勘定而省會安順等處戶口流亡、溝塍半是無主、不可不一問者莫若及今亟作一番開拓、逐一清丈某係屯地、某係民田、某係夷田、查其各原納差粮若干、酌議攤派土司忠順者、各晉原土叛逆者悉歸版圖、原未派定差粮、照例起科、即有磽确

卷二十一

絶斷人煙者並當逐寨逐莊查造入冊中有鄉紳富豪冒
占者亦必造入冊籍差粮有稽一浣得田拋粮之積習其
無主民田應入官者相應責成府州縣設法招徠開墾久
拋荒者量行蠲租而軍衛節年凋殘屯堡更多衰旺相應
責成管屯衛官督令五所徧給屯軍耕種用抵餉額之乏
如此力行其利無方何憚而不爲乎然必專委一道臣領
之始有實效運事告罷分巡新鎮道無所事事合無加以
專勅俾其悉心料理巡行阡陌一切查勘勸課之事着實
舉行至于清丈屯田民田夷田各造魚鱗弓口差粮冊籍
一報部奏繳一貯布都二司一貯府衛州縣互相覺考永

永無虞欺没可也

禁免扣

一在禁免扣以厘弊政。黔中諸項應支錢粮、一切累于免扣、積猾盤據、帑廩如洗、即如驲遞馬館例係條鞭縣司如額征完起解、該府轉解供應、此一定之例也、方今積弊相沿、卒係奸棍包攬承走、印領一張、執至額征縣司、撥出納戶、賄通催差吏皂、逐戶秤收、加耗需索勒逼折筭之害、不可勝言、愚民飲痛、產蕩家傾、一遇風火、更稱疲累、此馬價害也。而供館銀兩、該驲官吏冐破開銷、剋害鄉民、加征過倍、此館銀害也。若衛所站鋪營哨官軍俸粮、有就近借動餘田遞馬粮米、而過期仍赴布政司支恊濟者、有已借動

三五一 二二一

天四二月

餉毋馬本銀兩而正關一出、竟不扣還官者、有衙役豪右四六和買軍單私自免扣者、有官吏師生俸廩支色科秋料、而私自下鄉通同納戶折兌者、甚至貪弁奸吏侵隱入己、藉口拋荒、或曰田被苗占、或曰小民拖逋、長此安窮也今宜嚴禁前弊、勒石爲令、凡每歲出入錢粮毫厘俱要征解在官、貯收倉庫、依時起解、道府查核支給、毋容積猾收領、仍前免扣和買、科收小民、犯者從重究處、庶積弊肅清而瘡痍可起矣、

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黔中荒服也、居諸夷穴內、設官多不備、員亦以供廩之不繼、而物力詘也、惟是安順一府、乃

通滇要區黔蕃咽喉先年止以一備兵統安順等四州六衛廠後改州爲府而首邑缺知用是而堡亭各司紛紛助逆內應陷城揔之文臣少而土官多故不能相制也今應以西堡等處各叛司及原十三枝地方并各司吏目除去建一縣于附廓令尉供廪之費一取没入叛田給各官額俸是無增官之擾而得設官之利也埧陽在粤西諸夷界限過定廣各隘見設守備仍應添註一安順通判以爲駐防行伍既得稽核民情亦便調輯自威清至平埧亦甚遼濶界首蘆荻等處莫非要害自應以安順府推官駐鎮平埧左控埧陽右帶安順互爲犄角庶衛弁土酋知儆而營

一三二 天四三月

哨騎遞并藉以整頓。此土衛興革之要着也。

一在酌升除以勵官方。黔中缺官廢事，則以官黔者相卒褒足也。當事鰓鰓不勝蒿目，于是有超遷之議，有邊俸之議，可謂多方鼓舞矣。而人終不樂就者何也。事勢搶攘，俸薪匱乏，且也一入金筑，便同投荒，蠻烟瘴雨，幾成永錮，其有剔歷十年，勞深望著，不得遷轉者，則亦何苦而頓足窮徼哉。今莫如酌之二年、三年之例，其治行可觀者，即爲更置善地，有人地相宜爲撫按題留者，聽之。至于黔南天末萬里鳥道崎嶇，既而動廻車之想，而瘴癘嵐氛，景味絕惡，作居其土，無不病者，此亦宦遊一種苦趣。臣前 疏議卅

川滇楚粵之人以其壤地相接不難于趨奏而風氣相近亦便于服官也是在當事之留意耳俱候

聖裁

簡切悚聽

刑科沈惟炳時事百無一恃疏曰臣還署後應有入告之

章以廣

聖聽而章滿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來東北之烽警未傳西南之兵氣略振便以爲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安而一旦黔禍再張撫臣被虜風霾地震黯黮三精天道

恒賜月食再告而又值

聖躬違豫、靜攝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愛君憂國之臣釐于中而不釋者、夫以
皇上孑然孤立於上、而內廷無可恃也、諸臣怠緩悅從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或事僥倖相蒙於各邊、而長城無可恃也、百姓剜肉醫瘡于蔀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徼天之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名富貴粧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居臣交儆轉念徹桑尚可不

為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約　恩賞親正人還逐臣
簡名碩停內操慎　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已言
宸聽所習聽。　堯舜之君。必有次第采納之目。斷不至以
規為瑱所慮者　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撓亂於在旁時弋
亦獲之苦衷或擠落於敗類陰魔有伏莽之戍陽德受駁
襟之累至如諸臣各勤其職、共自乃心、以對
聖明之主、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俟職瑣瑣條陳矣
廕魏忠賢弟侄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勅、
以獲僞造印劄通同賣官項君錫英守福等、并前後緝
拿開礦盜換鞘銀屢除奸孽故也不知擅權作威之漸有
已釀于此矣御史宋禎漢隨上疏言爵廕不宜輕畀有
以哉說者曰于此可以觀賞爵之失宜矣逆璫除奸孽

長〇二五一一

四十三

之功與梁侍御獲奸細劉保之功孰大而此輙得爵應彼不過在尋常遷敘流轉人心何自而平耶

應天巡撫周起元奏曰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爲十人運按運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官之俸開察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又背違成憲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織寧廣各府向無貂璫之跡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絫隨絡繹馹遍殆咨萬一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畧年之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患近來數郡中攫取已收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

于地方不再計而明矣且太安池等府四司料銀　陵工
與惠桂府第、及買銅鑄錢等事、坐給于此、皆累奉有
旨、實圖兼併、使有司盡停諸項急需不敢起解、是實以
一歲改而妨　國家一切公務者也、　艳船每歲八隻、
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
歲歲要　加派脩造之費、駋駋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
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
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關閘萬千之稅不念也、大凡管織造
之官多勸
皇上奢侈、少勸

亨ニ二卜一

9卜0

皇上節約、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虛冒、實自視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

伏乞

皇上嚴諭李寳、歲改袍船、但今照舊勿聽宵人攛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

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且爲

地方蒙庥雖加三褫臣有餘榮矣

御史李應升縷許民隱請實行寬恤疏日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即不毛之土求捐絲毛司農堅不肯應及斂急民貧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而告變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軍萬儲者九邊一系之全在東南半壁而使東南有事即欲開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之憔悴極矣興利而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欺

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竊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克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包欠六害也里甲脩理糧長鋪辨七害也佫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為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米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彌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御兵召募之說則秉耜盡化斬木二反也侵欺抵獄而攀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

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閣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噭噭日在水火之中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久併征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啓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

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滑吏。喜于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希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賞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為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復有徐鴻儒葉朗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無過于此又近年吏部申飭考察署官不許征科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返少亦四月察處留部更爲迢遞且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方多事議可從權必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

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于行李餽送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帕豈非安民之切務哉惟望

聖明採擇實見實行不以猥瑣弃之民生幸甚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戒奏疏冗漫

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稱病推避于是御史張鑛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恩秩太驟繼失于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黜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遇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鎗落馬中道被執嘵抑何其闇而昧于計也三善之罪不待言矣獨一時撫督鎮諸臣平日享

國厚　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閫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倘功成奏凱、又將勒名鐘鼎。叨榮封廕、受不世之殊寵、乃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擺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魯欽馬惆紀律疎于平日、臨難惟有退蹜、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浮于二弁、而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泰方明棟于地下哉、試引遼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釁、其委任孫得功、即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拳擦掌言戰、即郡縣大方之故智也、況三善親履戎陣、直搗虎巢、一

旦變出意外身為囚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償罪然以視
化貞之望風奔逃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逮而熊廷弼有控
制無方之　責今若三善被擄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
聽勘處豈撫督無控制之責耶抑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
制猶為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人
心矣說者謂廣寧之敗河西淪沒今大方雖潰猶未至斷
送封疆述中之罪似當別論是不然　天朝赫赫重臣
俛首而受縛于苗夷視喪師失地者其辱同也則其罪同
也今新撫臣蔡復一此時計已入境受事　皇上宜遣緹
騎逮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細

二天四四

手旁觀者之終難逭夫三尺也必且誓竭頂踵以圖報復且使天下封疆之吏知戈矛起見者終以身膏斧鑕也莫不洗滌腸胃以期報塞至鎮道諸臣臨難已無固志後來安望效忠罪不容誅功何能立彼高出胡嘉棟等之覆轍具在胡不一併逮治以爲保命全軀者之戒哉臣嘗慨年來貪懦成風誕謾相習小有功則晉秩錫賚昧心而冐上賞大有罪則議減議宥靦顏而偷餘息封疆之外以欺罔爲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爲忠厚戴罪二字視爲護身之符聽勘二字眞同續命之月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鈍

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爲哉。臣草疏甫畢，閱邸報，督臣楊述中疏稱總兵馬烱病故，張彥芳病勢危急，萬無生理。馬烱喪師失律，死何足惜。彥芳之病，兵部原疏謂督臣屢疏無一言及本官之病，其爲托病可知。又云怯敵之病，貪生之病，知有己病而不知有　國之病。今督臣稱其朝不保夕，豈督臣驚悸之際，心神憒亂，代爲遮飾，抑彥芳自知難逃憲典，憂鬱成疾乎。臣謂彥芳即眞病，亦宜令其駐省城調理，毋遽聽回籍，以遂規避之計。嗟乎，貴陽何地，總兵何官，彥芳以奄奄待斃之人，當岌岌垂危之勢，述中早不具題請代，至今默默，事決裂而後奏　聞，則述中之昏庸怠玩，此

亦其一矣。毋怪其坐視三善之困而不之救也。

島師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

賊將金重德原係反叛投夷千總金遇河之便，奴差往平鹿於東歸路上，把截順民，淫殺男女，屍積如山。偵事馳報毛鎮，隨差出哨內丁把總王德等于三年十二月三十夜陣擒金重德、把總詹大號、頭詹二、百總王金等共十六名。

又于正月初三日，發兵過江，初八日將士王輔、李繼盛、陳繼盛等與達奴鏖戰，擒眞夷頭目太奈，斬獲級馬器械有差，分別情罪輕重，俘解首惡梟示，賊黨其餘發島中毛用。

舊歲秋末冬初，奴屢謀叩關，而屢爲毛鎮掣肘，但餉器不備，戰守爲難，故告急之文累報耳。

禮部侍郎董其昌差竣復命

上目錄完即報，並選訂奏章多卷，見纂輯勤勞，送史館采

用李維禎既稱宦學史才即與推用

宣大巡按方大任陛辭奏曰臣觀今日之世運亦可謂不平矣觀之天道則星變風霾觀之地道則震動坎陷邊疆南北夷虜狂逞而匪茹　都城內外刦殺橫行而莫制長此不已亂將焉極此誠卧薪嘗膽旦夕華萃之時也我

皇上　朝講罔徹批答如流上既有精勤之主群臣鶯遷迅速鵷行無斥　亦不可謂無任使之臣乃寧謐之休未臻傾危之象滋至此無異故臣嘗以為世運有不平人心先受之人既不平世運轉受之今天下人心何如哉其卑者惟富貴之是求全不知有　國家其高者借功名以為

媟究亦歸于富貴棄法紀而不問憑胸臆以徑行智可笑也不羞鬼蜮之陰謀強可恃也輒係虎狼之爭攫集菀集枯美計靡耍錙銖翻手復手倏忽頓成雲雨名為愛君而實則所以庇身跡托憂國而實則所以營家嘗試于清夜平旦之際妻子衾影之間自省自思自盟自誓果有一之真出于虛公而不稍倚于偏私者乎此皆人心之崎嶇險例變幻譸張臣雖不敢謂朝廷之大忠賢之多人盡如是然而十有六七矣臣又思之其始也相重相推皆起于不自知蓄世運之所潛驅何敢以為諸臣尤其終也相沿相習竟至于不可返即世運

之崎有象何敢不爲諸臣懼語云君明臣良良也者自然而然平夷相率之謂也今之群臣果能于此不失則榮身肥家之念自澹爲　君爲　國之忱自切無委曲無偏陂一人如是則一人之心平人人如是則人人之心平于心爲良心于臣爲忠臣而由此以求平也世運亦必象之何傾危之不爲定何寧謐之不可圖哉顧此非可以口舌辯白非可以章疏披陳要在獨知獨覺處思之省之盟之誓之而已伏乞

亟敕吏部爲之宣諭庶其憬然悟翻然憤而

國君之事實有効力之人世運之平漸有可望之機矣臣

在西台、已兩年、言事極少、一則晻昧、鮮識無能別有寬見、一則以忠讜已多、不必勝爲瀆、而其最躊躇最斟酌而不敢輕發者、蓋實見人心之不平、縱有嘉謨嘉猷、不過吻中之浮物。紙上之具文、言之未必用、用之未必真、祇存一段議論焉。是以寧甘寒蟬之誚、不遂蜩螗之鳴、而默默坐是也。

擒獲龍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箓、

漕運總督呂兆熊、巡按劉大受、樊尚燝、會奏疏、曰自邪說橫行以來、名聖、漸滅名教、不足以醒其迷、刑寡不足以惕其志、固結日久、逆謀日深、往如徐鴻儒輩、不過一黃冠羽衣者流也、一旦披猖于鄒滕嶧鄆之間、以致村落皆墟、炊烟機臨環囘枕父者半載、伙尸流血者萬家、二百餘年來、齊魯文物之區、一大厄、言之切齒矣、无何

而龍華妙堂有李英其人者發覺于沛邑妖言滿紙令
旂盃筐前帽臣李養正題　請勘問佚有渠慰王道玄
丁遇安支計果等多人臣隨具報復奏仍　請大索于
天下至今末戢方謂大創之後二三妖孽必將歎駭鳥
散偷視息于人間不意其因虎愈閉腐眼偏憎如江淮
間金科馬永陳周沈貴張科楊玄沈有楊文龍黎銳與
未獲徐行等影响相附而江之南江之北兩浙三吳以
及燕齊泰晉甚至　輦轂之下無地不成伏莽呼朋引
灘斥地彌天妄意窺伺詆蔻
聖朝可爲貨裂髮指據此俱報聽天魔下畀貞主出世
之言移山倒海剪紙成兵之術候佰具有姓名人馬足
二省直俾報聲息有神腿善走之人被惑愚民有至疢
不移之誓飛杏德州潛伏己懷窺犯　京鄉之謀新從
口北過來又作安排行事之計托言彌勒妄犒出世神
通另置通書直欲倒翻造化且清水混水之侵犯北折
南晰之支逼大于小支之結聚臚列六十二會分鬧[illegible]
十二天妖書妖言爲旂僞印符識勘札無一不具甚一
者州經卷睹蓄耶謀遡流彩涼始于京師大奇人之[illegible]
接繼以潞州五攢山之衣鉢盤臨多年出没萬態法擂
不道之語甘犯無縣之誅備非發覺之早從此滋蔓難

乞二二二

六 天四四

圖脫揭竿斬木而起逆執事之顛行腦生靈于鋒鏑糜
少府之金錢尚安知其所終也
聖明在御長題妖狐叫跳于自日青天之下悉如驚電
飛飈倏起條滅無不鼓舌而熾茀恐養癰窟蟻一潰難
支匹夫任呼雲合响應則淮揚鳳洄之間當不止百鄰
賸嶧郵之續者臣于去冬歲抄偶見地震告戒郡邑多
有領離領故之象逆知　天心仁愛預示以衣衲之防
隨撤各屬申定保甲團練鄉奐修繕城池整餙營任以
殲釁孽乃不旬日而諸妖相率就繫是皆
皇威有赫　宗社靈長故道府縣同心共漸不爲亡羊
補宰之後屬頓清焦頭爛額之隱禍如淮楊兵備副使
宋統設楊州海防兵備右參政郭士望顔州兵備左參
議魏士前等朋如掣電逮苦迅舌員嫡之虎成擒狡兎
之窟盡掃淮安知府宋祖舜嚴禁約于溢任之初慎防
預密緝元究于偶語之後釁孽潛清泰州知州周夢龍
縣州知洲謝于教山陽知縣孫肇興大興知縣陳恒奎
五河知縣陳善學寶應知縣向孔門來安知縣陳夢珠
秘接方略靖妖氛于缺壞大澤之中熾厥渠魁歷風霜
丁宵征夜瀆之際疋與
明吉先事彌釁保安一方者合所當行吏部紀錄覃次

優擢行取以信
明肯者也內知府宗祖舜捷才雄略慧識靈心見禍于
末萌成暢衣初遠近備窮其窟穴識審于既獲無須錮
篇始終畢吐其情形知縣孫筆興發覺獨蚤緝獲數多
其功尤在諸臣之上更宜亟爲優異以示激勸者也若
臣身任封疆賴東事共圖消彌外不流敢毒地方貽憂
宗社獲追罪戾幸矣何敢追貪大功爲己力哉至于逆
黨之肩寘鷙伏君會單之彰著實煩有徙顧藉貫多未
閣載即嚴訊馬永陳用等而供執亦不能倫萍水保逢
自難盡識令國不敢徑釋然亦不便窮搜況法綱嚴密
人心不無驚惕不得不量聞一面以示安撫之意查得
元惡大懇向歷跡于江淮者若徐行等數人徹行各道
密緝速犖錯綜于省直單開有藉貫者亦已移會南樞
臣及麼夭浙江宣府山東各撫臣多方緝捕其未有藉
貫者始附卷提被謗餘鲞梁置不問諭令悔過自新用
安反側之心且杜抹連之樓諒亦
聖明所不斬也所有見獲金科馬永陳用沈貴張科楊
玄沈有黎銳楊文龍逆案昭彰藁術碟市律有正條相
麼其題除將該道呈送府縣抄錄妖書單揭另行賞送
兵部侯查外伏候

巳 二十二

七 天四四

明旨或將金科等解赴
闕下聽法司明正典刑或行臣等按法究罪奏聞仍行
應天浙江宜府山東撫臣查照臣移咨妖黨姓名嚴行
緝拏正法庶國法彰而人心飭其有造于
宗社生靈匪淺眇矣
蔡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賜專勅尚方劍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
勅專使以重
冊典、
朝鮮隔在海外、其李琿之所以廢而李倧之所以立事
情重人難以遙度禮兵二部奉
旨、計議差官查明兵部欲行毛鎮訪確回報、禮部猶以
封國大典屢立大故宜爲詳慎或未可以毛弁一言決
之也擬合一面移咨登撫、一面札付毛帥聽其酌遣的

卷二十二

聖裁以重　朝体以恤小國誠便計也議上奉
旨依議行仍着勅限作速回奏部限本年閏十月囘復
咨札到院鎭登撫委加衛游擊李惟陳往朝鮮會同毛
鎭差中軍叅將陳繼盛行查二會同文職陪臣領中樞
府事李光庭等三百一十七員武職陪臣知訓練院事
李宗一等四百一十四員會議得人之所以爲人者以
其有人倫也人倫滅絶而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則
無復爲人之理而其違禽獸不遠矣亦安能君國子民
而保
天子之寵命乎此廢君之所以自絶于天而一國臣民
之所以爲嗣若請命者也何意　封典久稽查命遽下
衆國民情欽望遑遑非不知
朝廷之視我邪有同內服咨訪罔詳乃所以重其事也
但查以得實旣實何查必欲無已則亦觀于天命之去
就人心之離合而已一則戕賊人倫而得罪于天一則
扶植民彛而延續天命此二者不待辨說而明若觀火
矣惟我昭敬王初無嫡嗣用庶子光海君爲後臨終未
命勉以忠孝而襲位未幾背廢先訓不遵揩棄黎老舊

有任人不麾乃惟讒夫孽臣是崇是長逢惡嚼慾不一
其遂纖賣之行傳播中外爵亲于賣刑亂于霽猶撤民
盧舍增修宮苑纂怨興從追無虛日猜獄立咸箝制衆
只淫刑炮烙法陛惟腥忠言逆耳輒加罪黜投界海裔
克死是怏嫌憤教戒積成猜臧幽毋冷宮穴通飲食屠
母之父兄寘毋之族黨甚至八虔之兄奪之于毋懷而
殺之其地顛覆典删毒痛生靈不可枚數而始不以欠
心爲心終不以子道事毋其于父子之倫何如也
神宗皇帝臨御萬邦迄渝四紀惟我東藩偏承寵綏逮
于壬辰兵火最酷勇焉傾覆大邦是控十萬之衆前後
暴露百萬之帑捐費靡惜亨屯濟難振扶終始邦之克
世如本有孽今之生者死敝之孤也先君當日嘗敎餘
臣工日
皇上之恩生死肉骨雖使鉄輪旋于頂上有不敢辭言
猶在耳孰不銘鏤廢若致二
天朝潛與虜知渾河之役陰持將臣壓泄師期忍使我
主之爪土横懽鋒鏑誅屠波血沸聲如雷劉喬雨師一
時俏命累國之人痛苦剌心癈君聞之悟莫之隱宜
川之警潛寇狩襲綸麾塵死生將幾獲邊吏引入其迹
莫掩不懲厥罪猶欺其娙至如死事陪臣賞戰之金監

軍御史稿、軍之帶後入內府終不儀結賊民滑尊以國
汗取媚乞憐無所不至自知負犯必欲擠惡　王人在
館另加遮護徒衆以衛之其實益禁豈賄以勞之其實
防口其他欺負
天朝觀望成敗非一二計而始不以文戒為念終不以
臣道事　君其如君臣之倫果何如哉嗚呼父子君臣
綱常之重窮天地亘萬古而不泯苟或一日得罪于斯
則匹夫匹婦猶不得保況為千乘之君乎其神恕人然
衆叛親離而自底滅亡理所必至無足怪者所賴祖先
舊業幸有攸托先君血肉莫親于孫惟我嗣君乃昭敬
王第三子定遠君之長子也聽明返倫仁孝出天先君
穎多夙加稱異懲隱昏朝今聞彌彰天命人心默有所
屬如水就下莫之能禦者老宿德忠臣義士大小軍民
不謀同辭乃于三月十三日相率而拜迎昭敬王妃于
幽開之中恭承妃命俾之權署國事是其循至正之名
而行大順之槃回垂亡之運而基幾絕之結其所以表
著天心維持人紀日月重陽匱域再造者揆諸往古則
可以無歎垂之來紀永世有辭今略言其初政則尚怡
惴惴奉義慈老日勤三間友睦親命禮遇備至有同家
火存念廣君嬪御服食少無欠欽胃肉俱全其處識邦

三乙二厂二

乙

天四四

反正之久都民揮弟蓋事之初即將井熢鄭遵梟首境
上括据粮鑰以助海鎮之餽省才敗用民隱是惱與情
感悅蒐兵索賦敵懷禦侮將士屬氣其他立綱陳紀興
利除害次第修舉而風采有立變者矣夫何一棲流言
註談聽聞指如市之從者曰綱兵詰闢失火廊廐旋即
撲滅者日焚境宮室承毋后之明命從臣民之歸已者
日纂逆至于引用係寇鄉縛投諸火之說尤不近理又
以不先稟命爲咎焉春秋之義內有所承然後上有
所請少第之聞理勢誠然月此數語不特辨說而明矣
目令專价赴訴朝議未准颶程行李往復難期點虜
伺纂江冰已合事機之變急于呼吸未知此何等機會
何等爻象而尚且遲疑不決悞大事乎伏原備將小邦
羣情亟奏
朝廷遠下
冊命不勝李甚等情呈復毛鎮又據原委官陳紐盛李
惟棟口述璋倧罪逆忠順情狀一一貞的與本國臣民
其結無異隨貝同文并朝鮮公本一道結狀回本附原
奉官李惟棟親賚回復登撫袁據公本結狀回文內事
理細霰之維棟語言相符隨具奏復云彼國臣民之衆
擁戴已經一歲之久迄無異言人心所在即

天命攸歸封倧之典似不容已者但冊典宜重以朝使則尊舊章陞大典倧之受命而王也感戴之忱將與帶礪而同永矣茫茫海國隱隱情形臣民苦于多事而或擁其新十鎮卽利其接濟而或強于扶同總未可知但必重之以査勘明其人心之向背而後議封焉可謂得大體矣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

守金州都司張盤探得復州達賊標掠忽淫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襲之奴衆奔竄永寧等堡俱下奴積蓄衆來攻盤以衆寡難敵預領兵出城伏于山間侯其入城悽息已定伏兵圍之砲擊乃斫斬獲無散而番械鋭砲俱擲棄而奔以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隨移兵干旅順三山海口偶有風損南船內有港爛豆米一千餘石兵民性命賴以存活本年正月初三日奴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殉守禦火藥砲石將盡盤與衆議設伏南北

兩山、夾攻之、虜大敗而去

刑科傳槐奏邪臣比昵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　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保太和事、職惟天地之大有鸞鳳、則有鴟鴞有芝蘭、則有荊棘、雖極盛明之世、安得有君子而無小人哉惟其位置不業、則其播惡不衆、黨與不合、則其虐焰不張、故聖人作易、旣責君子以射隼之利、又望之以獲狐之貞、此所以謂之有憂患也職竊見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自命爲血性男子、人亦視爲聰明丈夫、然職久知其爲匪類也今

皇上陽剛中正名碩畢集奸回屛息二臣方斂其鱗甲、戢

彼亦弄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途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乃久而不禁技癢欲貌爲君子而不能欲不爲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顧名節遂反戈君子而忍爲之且呈身手小人而甘心矣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言者非即經犯贓吏奉

旨拿問漏網之汪守太乎守太初充歙縣門役復營充本縣庫胥竊藏擬戍營脫潛逃京師遂父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今官光斗身在臺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諫垣不行驅除而且助其貲斧自是脈胳潛通机鋒幷露相

與招搖部市、攬泊升遷、一借權璫為名、而群奸實收其利
借銓衡為市、而端人反受其名、不惟使豐崇之罪夫、黠
汚禁近、而且令一時之士、路盡出常蹊、甚至小人以從邪
為得計、盡其伎倆、可以無所不至、君子亦以此匪為無傷
則其肝胆可以為所不為、世道淩夷、害且貽之于國、此臣
所大恐也、是以臣不避兇鋒、請我
皇上大振乾剛、立褫光斗大中之職、以為人臣潛畜私人
之戒、而汪文言、即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辜、職亦知光
斗等三窟之兔、善營、百足之虫、不僵然、憤積于中、義難緘
嘿、但望

朝宁清明，罥孽清弭，即諸奸剚刃于職，職亦為世道甘之矣。奏入，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傅櫆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

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荐之爲銓司亦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内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揑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

退例得與聞例事攬洎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木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廷不能用人心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冐認東廠理刑傳繼敎爲兄弟脈絡机鋒長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愼持之也臣一官忝竊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淸正難容義憤塡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 勅下九卿科道明白處分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處言路不能獎恬拔滯為何掃除清流顛倒 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仍選賢能代茲重地臣愚幸甚 國是幸甚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照舊供職

御史宋師襄奏內言黃克纘多方卿翼盜寶之劉朝得不死感恩圖報未幾而以戎政 內宣矣毛士龍嚴為抄參 旨几中寢劉朝切齒腐心邵輔忠乘机獻贄焦何而以投屍削籍矣故左憲引言之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迹自明着即到任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爲左魏諸臣剖白、皆
報已有旨、
大學士葉向高懇　恩允故疏曰、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
辭、顧同官弟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素飡、一
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君誤　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知臣
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欲過加臣以負義無情之大語
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蓋
已逆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如

科臣傅櫆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　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迹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為辨以滋紛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訐奏，萬不可開。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盡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宮府之嫌，而消縉紳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決去，不肯作此

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 以臣爲非所宜言而重加之
罪臣亦甘之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臣忽去同官即擬允朕即勉聽卿心亦
何能安還望慨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爲國留卿至意

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顚倒之大關頭也時逆增羽翼已成內無有敢與之衡者環視外廷惟此耿耿數人實爲觸眼碍手羅之以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爲故借文言爲用而彼又適供其口實雖然無文言必且別尋題目另生事端奈何以此爲元輔尤乎

太僕寺卿王之寀奏言官討賊甚明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

卷二十二

再勘王之宋原以功在　國本不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
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爲妃
上曰朕體
皇考遺意選侍八妹禮侍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
傳封其原住宮　燬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　慈慶宮何
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
話來

四川總督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戰歿侄
佐明祚明突圍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
聖明垂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
天威盡殄醜類以援生陷以慰死魂
上甚壯之命急議贈卹而并徵其兵
禮科劉懋民生疏曰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臣始起家
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擢諫垣俾得有言夫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
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汚隆之故爲
皇上陳之臣憶職吏髮時適當

三 二十二

十七 天四四

皇祖中運殫稅正行閭里已空然而勤瘁之家猶留未盡之蓄婚尚有奩墊尚有木歲時伏臘尚有斗酒慰勞徵逐豈至于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多土培自五歲兒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營愁苦面目樵黑半菽不飽且也催徵浩酷罪重網密呼罵乎東西破突乎南北曾無寧日一值凶災壯者逃死他鄉老者棄稚子溝中飽鳶魚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抱臂無衣妻怨于室子涕于懷吏催逼于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死豈人皆大賢乎前年職鄉延綏之驚烽火傳于會省官府戒嚴小民恬不爲意且蹙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人只

幸無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咲聚繁有徒也臣

記

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貲歸家潛匿別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摟金不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夫王官佐二雜流與日暮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聘材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名迨三五日後本色並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征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食月賞腳票減翻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卻一錢

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而官之下尚有吏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下咨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有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敢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笥在匣不筭外甲第連雲膏田連陌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 京有費獎荐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酬七分處橐又約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骨血也雖日彈壓

有撫臣吳巡察有按臣吳劾參拿問追庄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撫又不能以一口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聞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目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邇者奉 命入 都一日之站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連佐貳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無奈有昏昏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聞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守具弊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難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敝省原有此

卷二十二

十八 [illegible]

等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棄菲姑留以送鄉
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丈于合屬日交際禮
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為規
則大幣正二小幣正四在各屬少幣易辦在本府有收無
辦夫大幣二、不過十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
人述其事、不稱其名、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
穢滿身、時懼雷火燒體私餽暗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
止憑剛腸傲出鐵面舉一切柔以重賄又何處別覓鼻孔
正色直指乎是以小民有貪狼狽豺之恨司評或有威
祥麟之褒臣不敢謂道府盡無人也民生多患禍亂將作

果此邑皆鸞鳳之棲寧閭里有鴟鴞之張恐賢者亦無辨
于人言矣職謂開報州縣連坐府道不如徑以開之虛實
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廳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四六亦不
必關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爲日報開列本官貪廉昏
明事件密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按各密
收一冊至巡歷之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贓少者
戒飭如法贓多者參拿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
開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郎于開者名下定注貪
昏二字一體罷斥至劾荐兩本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
取考語各就冊開者撮爲散文具疏就中間或有異同不

妨于異同中查考賢否的當若劾荐人數荐者止于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噓可捲若積陰沉障非迅雷疾風不可易掃此正迅雷疾風之時也臣又嘗語臣鄉先年有張御史臣又不記其名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奬之不肖者責之甚者赶逐之君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一時任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巡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縛之有餘似不必煩繡斧之斥正也臣目睹甚真痛心甚切顧與

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戇矣伏惟

聖明　垂察施行

卷二一二 二十

五月庚午

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疏曰

皇上　聖德日新

御極以來嘉與天下更始停刑之

旨屢下矜恤之

詔再頒捐　帑金以卹物力節財用以蘇民困妖寇而赦其黨與奸細而寬其株連即如天好生之仁不過是矣宜民之有恥且格願須臾無犯以觀化而何犯法者之衆也爰書日奏斷獄日多雨血猶腥而桁楊接踵藁街未淨而枷櫈盈庭臣等職在法司凛凛奉三尺以從事求其生而

不得弗勝哀矜矣然每至論議嘗相顧悽慘太息曰有是
哉蚩蚩者閔不畏死一至于此又竊嘆
皇上好生之仁而民乃自輕其生而輕犯法是臣等奉職
無狀以致
主德之未洽于民心與抑皆有司不能推廣德意弘敷教
化之所致也　臣請悉言之今天下州縣長吏名曰如保又
曰父母于民最親于澤最為易下乃賢者視官如傳舍計
日遷去漫不以民情為事迂視教化不屑務不肖者朘民
大可恨
以自殖征斂吸其膏髓箠楚苦其肌膚虎冠而縱爪牙于
鷹犬兔蹴而陷山雉于網羅善良莫必其命奸究誘引為

非既喪其樂生之心遂趨其必死之路而僥倖于或然之
利跳越于連逃之間以是庶宗倡亂（南京齊府事）叛黨戕縣令（長興事）家僮（京師事）
戕本主其他殺人亂命潢池綠林通衢大都往往見告臣
等嘗反覆思維教化衰而民心離以致法愈密而犯愈衆
爲今之計欲爲轉移化導之機易風移俗之舉願
皇上頒布
明詔刊刻大字榜文徧行天下曰
祖宗德澤養育二百餘年恩至渥也奈何甘心從逆以自
速其死亡又曰我
皇上

五月二

聖明在宥千古無兩寬大之
詔無歲不下裁減方物豈止數萬第深山窮谷不盡知也。
有司匿不以聞也合無重
勅下各省直撫按下之司道各府州縣宣揚
德意俾無屯膏至鄉約保甲二法我
太祖高皇帝易海內治萬世之要訣也合無隨里隨地各
定約所爲邑長者親請講解
聖諭大言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以聳其良心而熟
玩其耳目又于鄉約之中嚴保甲之法清查戶口稽核生
理一切流棍奸宄之輩自無所容蓋有鄉約以開導而親

上死長之心與有保甲以稽核而比閭族黨之中聯農民不輕棄其鄉而亂民相勸以為善成法具在今保甲非不

日

詔之行而虛文相應未見實編實查鄉約豈不稱善而假公濟私托以問刑告密非法之不善也乃有司奉行者之不實也誠使有司着實舉行勿為故事每月記善惡于簿報之郡長提綱即以鄉甲二事為縣令奏績之最上之監司而達撫按如此大家提撕日論而月醒而又寓撫字于

催科　淑慝于激揚將見

聖德日洽民心日固昔漢下尺一之詔而越王佗稱臣奉

亥二十二

三三　青三

貢唐遣黜陟大使分行于天下、而百姓又安吐番入貢況

皇上廣布教化覃敷普天率土上下同心中外一體即如

前安蘭聞之將畏威懷德稽顙之恐後矣。

刑科給事中傅櫆疏參科臣魏大中太中疏奉有到任供

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訖忽二十八日鴻臚寺面

恩起數奉

聖旨魏大中傅櫆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而

恩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數欄上言夫

朝儀報單從來未有

旨意此
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一見之不勝驚愕葢
朝廷于諸司章
疏以票擬付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惑以覆奏付之部
院則一人之喜怒不私若
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而奉命之吏張不由章
奏以寄發則不惟閣臣部院皆爲虛設人將揣摩于不可
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借
皇上之威靈以爲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違心僉壬因而
益肆臣又安得不以忠

邑二十二

三三五月四

君愛盡國之公憤轉為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到任未有不回 恩者乃
明旨忽二忽三令 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臣之論列俱未曉然明見于天下當
盛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恐也不特此也即如汪文言者以亡命之輩作通天之奸何可倖從寬政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而么麽既煩緹騎
皇上復爾
勅該司雖本犯罪固應爾其如
王言之體何哉臣非敢為大中等解也特職曩恐開邪之

經爲害不小故視同官之誼猶輕今見專竊之漸爲憂方
大故。敎
殿上之爭更急、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墨勅可封。
雖大中非其人
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因不測以市私、將忠臣避
中旨而箝口、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事當可
言哉伏乞
皇上曠然遠覽、明還閣部之權、特重
絲綸之體、庶 雷霆之斷、天地之公並運、而盛治有光
國是可定矣

斯時也玄黃之戰方深而
中降之旨忽出樞有疏規正其意甚厚其言甚公乃人
卒不能無議焉中外之線索已通故疾呼而疾應耶逆
璫欲開釁而無端故乘此以挑其鬪而陰左其祖耶或
一時迫于私情而究竟懼乎清議姑以此舉文其非耶
抑以舉動乖舛人窺其微我不言而人將叢射何不完
發以蓋驕墻之態耶

欽定各省主考福建簡討顧錫疇、兵科董承業、四川主事
劉餘祐評事馬之陞、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曹師稷、
廣西戶部主事林肇開、工部主事王廷柏、

福寧州軍變

釁起于倉官林延柱之盜竊軍儲怨叢于州同徐士璋
之受賂寢閣王州守又庇佐貳而不爲之調解于是刁
軍流民張天錫王一經等揭悍而起脅衆開城辱官毆
吏圍署樹旗、折屋財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帶道朱

震生往視曉諭解散
施就寧謚貞幸也夫

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肘不可掣。賞

不宜吝。可謂知要矣。

戶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添註少卿區大倫

太常寺添註少卿薛大中、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

少卿黃運泰、公疏請

敕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救言官

始末備收 實錄。并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優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

萬曆二十三年冬值神祖籍没張誠霍文炳產并怒譴言官三十四人一時聖感不測大學士陳于陛疏救而各官降雜職矣已而南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官削爲民矣宗延等微服南歸其覲長安青瑣蘭臺之間幾千畫閒侍從繡斧之班朋爲呑聲獨工科林熙春御史馬經綸庶文徵三臣義憤申救尤遺貽亦士論榮之

内閣傳出户兵工三部

聖諭諭内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瑭報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併獲達馬夷砲等件功雖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悦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隆畫謀商議欲以賄買西

虜更挾旂愷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
其意不小更甚于背也倘任逞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
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
輔總督鎮巡等官詳計據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畫周
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謹慎併
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貢
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
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缺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
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
歸焉特諭

御史黃尊素奏曰 臣 聞古道之不可行于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熱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涼涼。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怪物。曰不祥。如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是焉、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臣 以維璉爲臣師、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澌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實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

維璉而以爲此物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
係掛冠以救賓子倆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款檄以
阻袁一驥之詞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寧失考選而勿受
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忍恐妖人之朋比其心蚤已置
一官于度外而進退何不了了且維璉猶與鄉人共立也、
昔之當路爲邪誘之而不入其籠落今之清議皆賢諷之
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貶損何
如少年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磨亦
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
順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有觀面并未面而知維璉者

三二、二

三一、五月

爲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敵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毫在吏部亦誓不受外吏一粒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不惰緩急有賴

皇上以爲祥乎恠乎。屢奉

嚴旨　勅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復思之。

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悄憂心豈日無之。于此而或出冷

語或出熱語君有意若無意令人照顧局中則氣短而傍
惶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重負
國恩乎夫維璉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
冢臣又
請告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
行于今如此也伏祈
皇上特
勅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淆羣議勿介小嫌使維璉進退
有據不爲維谷弁
勅大小臣工虛心公體無猜無疑則仁賢不至隕亡而邦

二十乙五月

家亦可無殄瘁焉耳矣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未 允復上言臣奉
旨責臣以主持
國是平章議論 臣 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知
皇上獨不知之乎
皇上知之而尤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想同官諸臣票擬全乖非
皇上意也則同官諸臣亦豈不知其不能平章主持而以
此悞天下耶 臣 一聞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草疏申請忽見南道黃　揭帖
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直攻講臣錢象坤慮臣去象坤且
入閣臣　愈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日
久其事春闈旋入講幄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行多
稱其清修恬淨居鄉居官素無此論議
皇上頃在
講筵而諭閣臣諭留象坤臣方喜象坤之得蒙
殊知所言者之說若以臣與象坤薰蕕花素之不相入是
象坤爲君子而臣爲小人矣其于
聖言亦大相左矣臣不知臺臣何所聞遽形之章奏以重

崇二二

崇厂　五月

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
公輔又謂臣去而在
天之靈無不震怒武夷山靈亦爲拂然其貝臣甚正然臣
復畏之人臣惟欺
君誤　國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爲
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若臣先該備員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才盡力窮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枉其怜而允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北山移文
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怔人之還山也臣自知其
不能若復浮沉不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

無面目見鄉邦之文老臣爲此恐懼而求去不虞臺臣以此而見責之也年來人情分開一起一復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故共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于其間不恐世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成浪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今日之風求波浪之作即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釁便與

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彌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而

又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意明怨謗橫生觀此景象令人轉思(痛剝)昏夜乞哀者比今爲高臣無拔毛洗髓之術以蕩滌更換其肺腸能以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釁乎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頗知足止之義萬一或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其于世道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賢于留也臣往者留勸士大夫同心報

國勿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臣以便其驅除今欲留臣以防其患害總皆矢口而談全不設身而處叫留臣者其困臣更甚臣見此　疏時刻難候伏乞

皇上即傳

允放臣歸而蒙詔于山靈或即死而請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

禁私鑄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文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覲官員科斂餽送之禁

叙黔中解圍復城 土司各官功次秦良玉、馬祥麟銀二十兩、大紅紵絲表裡秦翼明秦拱明銀二十兩遇缺推用、其餘將 士冉天胤等陞賞有差

廕馬德澧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 國本也

六一二ト二

三ト二 五月

廕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以緝捕人命一起

便受世廕易哉

命計部速發黔餉

京師旱

舊將李懷信病故、議給恤典

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

加魏忠賢原廕姪男一人二級、賚給銀幣、

以其有緝獲盜侵各犯及冒官假職也大約

是年四五月後、恩廕浮加、令人不可意度

贈石有恒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徐可行湖州通

判、丁元薦吏部優擢、

浙江撫臣　奏曰盜執石知縣索印索庫銀俱不可
得執之而行不肯離縣門一步延頸以死又入其署僅
得俸銀二兩葛布一端盜亦相顧驚嘆真正好官
嗚呼臨難不苟與邑相殉勁節精忠於昭日月
部
院會議黔撫按道互奏疏揭論定具復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
題參提學僉事劉錫玄奉
聖旨劉錫玄着從公議奏史永安不必引咎着前來供
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提學今陞參政未任
今被劾劉錫玄奏為微臣扳留按臣太切論劾臣罪太
誣不得不列款控辦伏乞
聖旨嚴勅根究的確情罪以正
聖朝法紀以明微臣心跡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撫回籍養病李
標　奏為辦明心跡以質公論以候
聖裁事奉
聖旨李標既以城守功陞擢公論自明黜事尚未勘敘
這所奏一併查議具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
巡按新陞太常寺卿史永安奏為學臣撒潑肆誣憑

崇二二一二

三一三　五月

空說疏敢逐句駁叅以質公論以所
乾斷事奉
聖旨該部院從公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吏部會同都察
院看得黠陽之厄德按學臣動血誓天效死捍禦卒保
危城以還
國家豈非同功一體之人哉亦後何以隙末鮮終若此
也則起于間與疑耳凡間因疑入疑復因間生展轉相
彝干是孤張戴思之事成而竊鐵按于之隙深而不可
除矣臣請器剖其大者按臣之叅學臣童在獻城責路
一事而學臣之辯按臣重在扳留按臣一事夫當震城
之敗績也按臣史永安欲發都司黃渾清出往新添平
越催兵既而懼其不能濟乃欲出城親住督催心極苦
氣極壯此正英雄慷慨所為學臣劉錫玄輒聽人言以
為按臣真有去志稟稍扳留過矣既陸許以相抵又過
矣錫玄臨難不避調度之撐勵功不細無論死生呼以
之際安有黠貧之念頭即云欲讚撫陷出城然自請留
城作質待死有此一語亦足表其心之無他矣獻城賣
路陷兩院而自偷生亦按臣誅意之論耳而非實生錫
玄有此事也且此亦不類錫玄之本色至如撫臣李標
苦態僡狀安心死難亦豈真有遷

國圖存之意而大奇錫玄之策之事哉
跋辨自明公論自定大抵惡弁黃運清華彼此交構以
開此隙遂使三臣始相好終相疑學臣困而揭侵按臣
按臣又安得不
疏參學臣弁侵撫臣哉今合三臣而論永安雄才大畧
迦遠自視可以泣鬼神而光日月全城之功實爲第一
郎錫玄言語之小過難民其公忠之大節李檟以被論
之撫臣抗大難干方熾可謂赤手而救柔揄矣郎近有
以金盇之說爲言者然臣謂此大難萬死一生從前瑕
瑜俱可想況乎風聞宋必盡真耶傳曰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書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此足爲李檟斷案矣史
永安亟宜不次大用以究厥抱劉錫玄亦宜優叙以酬
厥勞李檟業已加銜示優還起用以爲人臣當難之勸

六月辛未

吏科許譽卿上言東南浙直之交羣緝華以恫喝脅人財而富家兒卒多憨狂不撿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干盜賊死可比于妄男子死可死如其法人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指龍華蛇山名色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惴勇者譁人無樂生之心而岌岌有累卵之勢此拿目之大患也蓋刻核之流以株連爲利穴羅織之吏以鉤鉅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再擾耶夫民未亂而喜事者恐其不亂及其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安若靜治

不擾爲得業也。

兵科章允儒請核外地之兵餉裁內地之

恩廕二者貞救時急劑、

御史張鏞言人臣職業當盡大要在 正躁競明職掌嚴甄

別

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上嘉其爲壯猷成畫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楨朱延禧入閣

左副都御史楊璉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于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祗供
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
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卷二二二

三十六 六月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
賢其人者舉
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
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
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揭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

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
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為
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參酌權無旁分
正使大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
而偽詐與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諠嚷政事之堂
幾成鬨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

三之二十二

三十二 大月

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
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
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
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諭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　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

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
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
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
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
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
一則與沈　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
顧于善婿善附之人破格黜用驟加一品以歸是貞與我善

卷二一二　三八　六月

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
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顧
金甌之覆宇圖作貂生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
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顚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怨易解忠賢之怨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
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
寵注忠賢　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
以抗不附己囑其私比揑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月裕妃喜在安知
不爲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比在内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
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
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咸劫之

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
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
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
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其
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

四一 六月

而欲廣額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人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揷漢築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麁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

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楸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日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顯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璧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恫大罪十六也未也且明懸監榜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

三二二二

三一一 六月

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倫換手眼那移叙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是彰忠賢之威始得矣而國脉何可嵩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大障日之手于綵綸矣科臣魏大中到

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
褒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
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
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傅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祿爲之鼓舌搖唇馬繼教爲
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

六月

不理閣敕而應星等造謀告密尤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
周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
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
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
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
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 矣其發銀七萬兩更
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堳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
頓何地 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
同奸輔沈 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

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何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余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鸞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視為何如人想亦恨拄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盆寵極則驕恩多成

[illegible]二十二

四十三 六月

恐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
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
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
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
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
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擯者擯左右既畏而不敢言

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墻或密揭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

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衺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

五十五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
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
奏之旨、又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
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
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爲有天日
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

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猶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
象
聖明獨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怒不畏死更甚之惡羽
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
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
辣手。殭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容人卽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
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以死報

卷二十二　四十三　六月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么麽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氊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叅及進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

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
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
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
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
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 臣 以謝忠賢 臣 知此
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 臣 然 臣 不懼也但得去一忠
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惟鑒 臣 一點血誠

即

賜施行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

墮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遍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

十未得一二這本　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

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

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結

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

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

之二一 二　　[illegible]六月

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

該部知道、

先是漣疏入、逆璫持之不下、佯辭廠乞罷、而旋矯

溫綸慰留、乃徐下

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宣、許譽卿、房可壯、喻思恂、胡永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瑜、翟學程、熊奮渭、劉之待、段國璋、霍守典、甄淑、孫紹統、周汝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奇舉、胡士奇、劉朴、楊玉珂、劉先春。南科道徐憲卿、趙應

期等兵部尚書趙彥　詹事翁正春　太嘗胡世賞太僕
朱欽相　撫寧侯朱國弼南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
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煬灶之奸
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攸分矣如朱吾弼則以激聒
削奪停祿五年復嚴究其代筆書寫人役比之詰責停俸
者更爲慘矣

時有陳思恭等業已被諸疏明參乃亦反戈糾論鬼魅心腸不知其何見也黃尊素劾之最快

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之知耳惟
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信以結權

三二十二

四八　六月

今憲臣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即念潜邸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則日
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攻其狗黨狐
羣或憂禍之心轉迫、將挺而走險徑失身失足、墮其中者
將騎虎之勢難下教猱以升職恐横璫之毒不在縉紳而
在
皇上矣。
皇上明聖試思深宮大廷之内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
侍左右而不急爲之處分也

昔馮保在

神宗初年豈遽遲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不肯回

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今忠賢事正與

保類若不及今嚴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惡貫盈直至

事敗

皇上即欲全忠賢而不得忠賢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

也職等願

皇上早節之也或倣王安例置之南海子粤室或倣盧受

例置之鳳陽

祖陵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即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亦當叩頭
涖
請退居田里而後已不然夜照鏡明寃魂累累、執簿相索
忠賢將何以逭乎至傅應星等仍付法司、快
朝野之心、以洩神人之憤、端在此乎、職等無任激切之至

時言者四起、已成騎虎之勢葉元輔意主調劑謂諷忠賢退而諸議自息矣、且望其遷善改過、使立召王紀文震孟諸臣、復其原職以著維新意良善矣、而執虞忠賢之決不能從也、說者不無歸咎于閣臣持之不力、不知章
疏留中、旨不下閣票擬、徒以一揭再揭數請、忠賢根蒂盤固能遽拔之吏書耶、然則聽其必趨之勢相與束手而受其斃乎此際在閣部大臣宜用制用權在廷事諸臣

宜用膽用氣何謂權術彼刑餘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
中豈無一二人知禍福利害者當勢激理禁使了然予
成福易盡殘虐必窮私智有限公論難沉性命族屬何
可不危彼借節怙終罔忌清夜一思當必汗下羣然而
顧其身家必羣然而思所以保身家之計不出于求退
改過之二道亦何途之從也昔日爭　國本諸公有以
利害感動鄰戚而得曲動　貴妃明告
神廟舉定大計者可倣也何謂膽氣勳臣削矣部臣甃
矣中心惴惴或貴志以沒或旁蹊而亂總不可知勢分
力孤日久變生大事去矣諸君明而熱於計者曷不思
諸疏已入彼且按其言而係處之一網立盡耳不見
世廟初議大禮楊慎等跪關叩闇長號累日者乎使諸
公合志死諍必得請而後已彼羽翼雖成亦慮乎公議
之不許衆正之相持此未可以力爭者世則有轉徒之
竟困其轉排而大臣憐其權術以利導之易危爲安俄
須間耳然從來未有内外上下大小臣工之志氣謀議
不合不通而可以一二章疏屛
君側之大奸者試觀嚴嵩一外廷之狐鼠焦山華極力
憾之而未易動况忠賢乃大内之虎狼哉諸公易覘疾
發内恃有懷張之賢宦乎外恃有楊李之貞相乎捋虎

不免倘亦殺運之宜爾

乎低徊往事不無三嘆

工部屯田司郎中范熛 題爲

陵寢用工甚繁權璫造意故遲敬申前疏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襄鉅典事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

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圍池威分出埶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

日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言
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睨矧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
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啣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廕子姪至一世再世賞
廝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死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
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為
皇上有而盡為忠賢有畢
國側目鰓鰓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魄神

三三二〜二

五上 六月

禍其奸。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彈。臣
又何敢摭拾強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要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慝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悞
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
敢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爲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陵工而用財是

三二厂二

三厂二六月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天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況
陵工原無額派盼盼於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例
而事例又不多向承乏之寶源局隨蒙升授乇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　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
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
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旦夕可至　臣因
移文請發數月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邊敢擅
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　臣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

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恕旋出中

旨謂内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越俎相

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用之錢以若大之下

程而探於若審之取微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迫矣

而無如觸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事

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伍百七十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

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

不惟忠賢憎而先臣後事亦憎

因實見得庫藏之虛
陵工之緊而佈此一念々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
急公之心哉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
數十金數百金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
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
義乎。試一繹其義改宜諒臣之心行臣之言清查各監盡
搜破廢銅器。發局鼓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憂憂焉拘
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珠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
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
必一手挐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挐定無以操天下之
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
深蓄謀最毒 臣 蓋有以窺其微矣 臣 猶記今三月詣
陵開工轉至小山王泉山各工於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
賢所營墳墓碑石峥嶸隧道深閟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
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蝶網懸星金碧

卷二十二 六月二十

輝煌冊璧照耀竭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檀欷歔久之
不覺拊膺而嘆曰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
乎得無恣肆窮內故僭儗窮外乎且怏于糜費如此乎是
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
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剎之貲奉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壓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轂如流
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小痛念不蒿目而於臣所

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便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
猶可以飾忠賢之僞而覆不忠不賢之眞竟如其攬天下
之政權以操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人何
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政惟竊利
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
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 十五
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浸假而蟻噴龍毒

三二 十二

五一五六月

先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奏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瀆擾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況此時忠賢被人彈射幾無完膚即
臣再為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名且無之沽於何有惟是
臣職在
陵工痛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工之前計有阻故不識忌諱再伸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陵工之急總攬河圖之權

勅令該監盡撥廢銅發局鑄錢俵散夫匠給還料價將見
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十月內當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朝綱立寘忠賢盜利權悞
陵工之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 之職掌盡即言 出禍隨褫職歸田今
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月更可以見
先帝于 地下矣職不勝激切之至

第二一二

三十 六月

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廠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爆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瀆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萬遊便來激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永不敘用、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疏具奏

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有疏救、而爆旋斃矣

皇子萬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

卹錄大方班師陣亡將吏

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思泰、進士田景猷、知縣萬應奎、捕
官楊思炎、知縣陸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主、建中
生得勝、董兆舜、袁明屏、監補袞、陳我謀、卜有龍、耿良、張
要宗、延齡、尤正國、周國用、聶應德、馬忠、單大亂、李紹忠
誦事君、劉象民、羅承富、曹思敬、黃中和、劉應龍、陳富俞
報國、張偉、楊鯨、羅袍、羅承寵、劉仲時、楊通、張懷邦、羿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爲民

前巡按貴州御史議設監軍道於普安一帶地方彈壓控
制又於盤江上下設一州官一遊擊統領防禦滇黔之
氣脈通而恢復之成功不中委矣

三十二

三十二 六月

上欲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大妹婚期已近 皇八妹婚期尚遠、選侍李氏似不
宜封況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 日另議無庸汲汲為也惟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并舉行
逮御史林汝翥命杖之削其秩

時火者曹進傳國興等來曹大之妻與郝大爭讓服毒
身死進等二十餘人跌毀郝大士家牛臣之羣掠其財
物復向屍場用錐錐牛臣數百挾判司官究無繇自申
執到道蕭所審根因曹大供出曹進傳國興等五人行
拘惟曹進到官賴笞求免參
奏蕭輕怨之責以五十板比入城而笞國興截之於途
更詈不已蕭收之于鋪漸悔其非次日到官請罪乞如
曹進例蕭又薄懲之各以無辭未數日而萬燝被以
璫遂設渠慮想
廷杖廿
旨下矣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林汝翥自論遵化軍門獄、

翥懼未受　廷杖、而先須命于中涓之毒毆、故逸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代題、各道潘雲翼等、堂官孫瑋各疏救、不允、執前　旨如故、已而杖、創甚、幾斃

決薊酋賊首

書文郡等處決、羅亮洪斬首、魯崇輝剉屍梟首、曾仲賢等首級剉碎、仍與各犯首級傳示各邊昭布天下、

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連地方奸滑、敢于西縣莆田一帶燒刼、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謐無日、于是

撫臣南居益請
旨申明賞罰以振　國威以惕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戶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闌出有禁越販有禁八閩賴以安枕可謂無忝于撫

失火內使郭光裕李福楊國貞崔吉祥等罪責降既有差

支書房傳出
聖諭六科廊被災所有原貯文冊係累朝典章見行規例俱屬緊要文書當即補查照后開郊廟群禮聖節冬至節四季中秋等節乾清宮坤寧宮各王府公主等府御馬監各司庫駕等衙門各該通用各項錢糧并天下田賦戶

禍及留都楊公首發眞狀可謂曲盡徒毒

口文武職官俸祿、五軍都督府京營、各衛兵制、及邊鎮兵馬糧草類數、錦衣等衛官軍鹵簿駕儀人壽山謁陵幸學耕籍、大閱、朝儀纂修、經筵日講、大婚、王子誕生、冊立、出閣講學、王府冊封喪禮、科場廷試、內官賞賜、各邊閱視、審錄熱審、恤刑、四夷貢賞、一應文書、有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寺、府監衛各衙門、各照經管職掌、通查存貯文案章奏副稿、開寫明白、簿籍、六科廊、以備查考、仍查緊要文冊、刻期寫送。

傳兵吏部、

南禮科楊槤朝奏曰、魏忠賢種種罪狀、憲臣楊漣疏臚列甚明、諸臣糾論更悉、臣不敢再爲掇拾以瀆一

卷二十三　二

之虞

天聽隱計莫溪塹無涯之慾搜括之術術及留都難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擇公帑。如龍蔗如蠶蔟、據所領

式樣工料、撮要銀五六十萬、黃緣之奸黨仗為冰山。鉅萬

之金錢。盡入私橐、截藏過甚則群小必開尸而訴曰會與

邊要

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日。必急

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

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票擬何事。宵小大言無忌。敢于玩

弄是

陛下。邃密之處為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知之覺

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

朝廷之上有一悪璫魏忠賢者是可生死予奪人也是得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從此而趨羶赴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蹙盜賊自此蠭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為之起禍作崇哉。惟祈

看得關頭透徹

陛下以漣一疏逐一省覽

勑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研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為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

小臣必不紛紛、人情之惶惑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代

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

朝野臣民、且共欣躍于清明之化理矣、

朕照汗青
元耀下台

御史李應昇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曰、臣聞唐魏

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

臯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臯陶、荷美名而君懽顯號、

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

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

泣下十斛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三光黯蝕

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補牘遂觸

震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燝生

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燝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塡溝壑。大。

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飮

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群璫橫鬆。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

重兼以側拖逍撲。獸踏擅殘。種種不支。致出于此、而今

連痛心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燝寃、而深爲
皇上寃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已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墻、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
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
夫緘尸以待還。厚利也。危言以招戮。賈禍也。身死而天下
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
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
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逄比干于九

矣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
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
致治。則是剖心不乇。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爲
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耳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隷。法非訊囚罪
非死刑。命非草芥。 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
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
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乎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
問罪左右郎死錄孤嗟何友契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侵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
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
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信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
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遐思天怒而莫之敢言人怒而莫之
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繼而黃學素。王振奇。杜三策。閻洪謨。

弟言揚等。各上疏頗已有旨了不必瀆擾
御史劉廷佐奏。人臣亦言不當猶望
主之能容。故引裾折檻季世中主猶有之。留為美譚
先皇帝朝
皇上為堯舜而忠賢不顧。
皇上為何如主使
皇上有斃直臣之名。傳之裔志書之史冊大為懿美之累
其極惡巨罪。又浮在二十四款之上
皇上可何親信之倚任之。不亟加誅逐乎。
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據傳聞每屆四十二年神另出神廟特封，自內使捧袞
冕至廟中，未經禮書，不得其詳，至是奏請定正，詔海
內遵行

加張玉興兵部尚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輸護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葉向高辭疏曰，臣聞盡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
去而忘
社稷之憂
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芻蕘之衆。昔有至逆
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念之，洒掃庭戶以謝主人，況臣受

思

三朝、聖慈至渥、無可仰酬、今歸伏田里、遠隔

天顏、永無竭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默不一吐于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稱以瀆

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養身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于寡（良藥）

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强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

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邇日

天顏似微清緘寡欲之義焉不可不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絕然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君爲腹心。臣爲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 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條

奏煩多致干

聖怒雷霆屢震。

駕怙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 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

[illegible]已也。林汝翥注文言亦將就覺難言 者不無過激。而論

以

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夷狄。闖之且復生心。昔苻堅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釁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當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更以前譴謫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

聖意。若有論奏。平實疏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為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禍釁之門。至于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閒固有調護勤勞。

卷二十三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能明。
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青史。並未嘗漏却一人。如必
以憤激作快意。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于悠
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
多起于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爲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
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爲災。數十年所
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爲魚之窟。山東地方復苦荒旱。瘡痍

未起。滇省又壞此兼破常格。勞來撫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請。誠得早沛

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于邊疆。往臣在政府

封疆無儆。計臣猶屢類攢括。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

內帑。即臣在事三年。所請

發金至六七百萬。今

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何以支吾。

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

卷二十二

乙

內操

止于腕中鼓譟而已者。

皇上為　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圖也。三代以來。

天子親衛之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爲神策。然

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　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

健者爲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于　外廷。古稱軍容不

入國。況　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

無可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謁　陵後罷之。臣何敢復言。但謁　陵之期。遠

近未卜。宜權時免其操閱。便

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爲晚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

而實則

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繫于此。臣自度衰老、

力不能爲、恐負誤

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群臣通爲一身群臣亦皆以

皇上爲身宮府内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痾養。無不相通。關節脈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爲耳西南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内外防禦。俱已備餉。奴必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掣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

內甚于外一語包含無限

方言要訣臣國名言三百年來無此奏疏

拮据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足書生也。莫効一籌私心所憂。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禮科劉懋奏曰、

皇上登極四年、育

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而逝焉

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

皇上天性眞愛、痛心難割、即屬在臣民、孰不悲愴、我

皇上孑然一身、早失怙恃。中鮮手足。所幸麟趾衍慶、前星助曜、以綿

○社之安。繫兆億之望。而不期天之不如人意也、臣昨詢

二字覺迷之故、原因慢驚風蓋驚風有急慢兩種其中驚
風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受胎之日、血氣交融。母子同脈。
苟震驚之感暴，雖間有驚有不驚。入于胎。無有不驚者，故
生子而顖有未丈。頭有縫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既生之
後知覺漸生。神魂未全。而震之感。暴然觸之。有動有不動。
入丁內神。亦無不驚者。故長而背有青痕髮有沾豎。是生
後受驚之形也。受此兩驚。日煎、月削。神氣漸耗、形色漸瘁。
調養已難為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震驚因熱而動是
感于陽也。目直視。口吐涎沫哭有聲者曰急驚風。不過三
日。十有五全。若乘虛而人是感于陰也。目半開。口撮縮涕

以斷而說入內操娩莫有體

形容折絕

哭無聲。名曰慢驚風。纏延多日。十有九危。今查

皇子受病。于五月二十九日。薨逝于六月十六日。延擱半月餘。而不能救。是以知為慢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有之。皆原不善為保護也。若

皇妃恬養于深宮之內。

皇子隱臥于保母之懷。有何惡聲疾感交加受驚者也。再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　朝侍班。卒聞銃炮之聲。銃若迅雷傳于天角屋瓦。為戰河水為波。臣等手足皆為動搖。重門之隔百步之外尚爾如是。況　宮禁之地。密邇肘腋之間。震撼更烈。聲聞尤疾。雖然　皇妃習于常聞。

而不覺保毋慣于久聽而不知而聚精未堅成形未固能無暴加而撼動者耶皇上兩年四育。而皆不克終。是以知爲內操之故也。藏利刃于臥榻之傍禍機尚隱而有待蓄殺于長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皇上聰明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來者不早爲計乎。但內操一事。原聖心深慮以戒不虞。見今諸大典禮。尚未舉行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救養

善為鎮兵之計

兵之用。而不受擾兵之害者。莫如將內操各兵發出城外武場合營合隊鼓演比偶軟射或另立一營。自行高陳飛矢走馬。一如內操。自辰而出。自酉而歸。囊弓服矢潛入得勝門內。藏刃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　禁地。以養陽和之脈。庶發兵仍在內而內地不受震撼之驚。否以象鼓氣則氣益壯以象教技則技益精視單騎虛發徒作眩目之觀無益修備之用不相遠哉如是而和氣致祥

調養保護不可不善 入宅神主不可不詳

靜則能生有不百斯男。弄璋弄瓦纍纍者。匪不信也。乃既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講而保母之選宜慎矣何也子甫脫胞饑飽之節。嗔喜之性。惟保母能為默體。倘保母不習

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性。已失天和矣。若又輕而更換兩乳。臭味不合。必致惡發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哭啼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姆關係最重也必選老成醇善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尋莫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之子。處貧賤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用心。況

天地祖宗之所託重。億兆臣妾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以屑越當之乎。願

皇上之深思早計也。臣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精血。而酒

怒為最耗血者也。傷而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脉亂。一怒則全神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憂能傷心。氣以行血。而鬱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竭。血之所以不和也哉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陽德。[illegible]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而培室。豈非今日發祥第一方術乎。草疏已畢。忽聞前廊火發。急趨長安右門。兵亟不可入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主乎肅殺。又陰也。原陰鬱火不殺。又決裂橫發。故鎗銃之制。皆屬金銅。火鬱極陡發。遂至迅速而不可遏。物理也。今

臨御之倏，忽然火發。而又屬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為無因。天心示警，豈為無意。則降伏陰慘，以疏通陽德，責在鍾和氣，下清禁，仰荅天眷，端必繇之矣。

河決。六月初三午時黃水洶湧魁山堤潰四散奔流冲裂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上曰，覽奏，其悉海上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有在內及

各鎮有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餉銀緊急、着遵
屢旨措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本色糧布、俱速解給繪
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甚衆、以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
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

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三捷、斬
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丁餘名、所得馬械無數

杖禍首傅國興一百充南海子淨軍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捧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　懿妃、李氏為　康妃

詔祔葬懷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墳側、

説者曰、此亦節省之一端也、按　順妃及　懷沖大子
喪禮、俱自去年十月起、上今將及一戴一靈前供養每
月共費銀八百餘兩、各監鞏卓及湯飯折銀、每月三千
餘兩、又支粳糯米二百餘石、總計一年所費銀四萬餘
兩、粳糯米二千餘石。可謂不貲矣、若總等　皇子嗔
皇二女之喪、更當何如、此御史王祚昌有喪禮宜議之
請旋有此　命、是　皇上能
以禮制情者矣。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論權璫
公疏曰、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楊漣、
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

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戇直招言、董辭東廠一疏、恭奉。

温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處、楊漣疏奏

宜納、並奉。

嚴旨。群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查處。

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

納而已又責群臣隨聲附和。紛紛瀆擾。不但不蒙優容而

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變容益之瑱耳哉 然竊凜凜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
贄御媟近之文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
令盈廷忠佩。口噤心悸。胥不得闢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
後世爲
皇上此擧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眞者入告正漣
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評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即在廷大小諸
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司容楊漣疏
詞遍真必不可棄此豈盡讐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
以公聽茲觀見忠賢假以小労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
諸臣各殫一心以効于
皇上美容啟疑不第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学不懈茲聞宮中不
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
又從諫如流任賢勿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

理。然至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種種迭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撐持不逮。適來愈見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薾、豈無名致而然。今覩忠賢罷狀如是、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搏採、就中十無一虛、陛下當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志節遂舉魁柄而授之忠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待宦豎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加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為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凜々合

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群

臣疏論情節。逐欵參實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卽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昔微勞。姑

宥顯戮。亦乞亟罷厰務。置之閒宅。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

中外。仰成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愼選小

心謹愨近侍。塡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

恣。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咸覩
陛下美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更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奉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學經諭明、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

八月

禮部左侍郎薛三省充

實錄副總裁、編修姜曰廣充纂修官、

順天鄉試主考左庶子李康先、左諭德王祚遠、

時初九頭場因科舉數至六千餘名、人多雨猛、阻塞喧填府尹點名、多不能識聽前應遂至已刻方出題、監場提調皆引咎、

御史袁化中忝革錦衣陳居恭職、

黔師剋岩頭寨、

覲里一司、乃興清偏鎮之藩籬、官道轉輸之咽喉也、先年香爐山苗賊破猫、三載始殄、故覲里畢造城池、世爲屏障、自安酋賄結平茶、群苗各修宿怨、始而因覲賊、既而據岩頭、漸次竄何香爐山、搖動四衛、梗塞糧運、賊計

卷二十三

獲矣、凱里上官楊世蔚、獨力難支、飛書告急、且設還城交印、袁肩他從、于是總督議以藩籬相撤去、則運道益危乃發總理曾鐵、率領官兵、馳厘清平、相機進剿、一面移會督撫二院、就近僱發新兵、策應並撥道府督催糧餉後援。今一戰克復岩頭、斬擒多級、凱里有險可據、賊不敢再窺香爐。四衛安枕、運道不梗矣。

宣大備虜。

順義王卜古兒貪狡異常、然僻處遠塞、其近邊而居者皆素囊部落也。年來深謀秘計、必欲據其穴、并其衆、則邊愈近、勢愈張、今猝然擁衆疾至、不得志于彼、必求逞于我、名雖修貢、情殊叵測、故撫臣王國楨令各堡將士悉心警諭。防備倍嚴、以保無虞。

禮科盧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日民生凋敝之極、一日財用匱乏之極、一日仕路躁競之極、一日老成凋謝之極、一日人心渙散之極、一日法紀陵夷之極。一日名器濫觴之

極。日風俗奢侈之極。一日災異譴告之極

詔肅朝儀。

是日

上御門，大班有嗽聲，六科奏事聲低，御史糾儀出班奏事太遠，聲低不明，爲此戒諭以後朝官進左右掖門，勿高聲說話，嘗朝服青錦繡，不許用天青明綠顏色，着鴻臚寺傳示各衙門一體遵行。

褒。封五經博士孟所嚳母張。氏。自。懿。

耕藉田

命照萬曆八年例行

加。順天中額五名。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爲例。

禮科霍守典請申明會典輿。服。之禁。

時戚臣多恃分比例互請肩輿不知非例
誤武中一欽內坐轎止許婦人又官民老疾者
東文在景秦四年一欽在京三品以上許要轎其餘不
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京轎在弘治七年中明西
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奉有
旨及文武例應東轎者止許四人扛擡其西京五府官
事并內鎮守守備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付尨少皆
不許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皆實奏閭又萬層
三年奏准武職儀門及勳戚等官俱不許潛用四人闡
轎與肩輿及擅用交牀上馬邊者聽科道官及巡視衛
門參奏重虎今皆違例潛用甚至士人服紅黃優隸穿
珠履遊人張京傘干 都中複役服色衣于 朝內商
人白丁冒監頭中不知是何出身而朱履便服僭用馬
肩不知是問官級相應 嚴諭私部出示中飾者也。
黔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及妖、
恤。府。

聽行此疏朝社有益翠華之安臣臣無清流士禍惜乎更不能也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學正王永典蔣紹煃學錄聶雲翔杜士基與薄萬民懲典籍陳烈等請糾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惟遵監規、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爲

皇上敦風化之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蓋言學校爲積思廣益之地爲天下公議所從出也

臣正與諸生講易繇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論劾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

掌稱。慶。以為

皇上有忠正之臣　如此。寮采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為

皇上見疏必憬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時疏發

下九卿科道遂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

皇上不准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足

皇上以奸璫為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令監師生無不。

捫心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膽顯惡人

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雷同以瀆

忠敬之至

又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說者襲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爲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而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

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頗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押親矣。不可謂不信
任。不聽從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之
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 國史載之。以為千古美談。然
武宗猶在壯年也。若
神祖之愛馮保。真可為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
內外輔相。一時中外嘖然稱之。不幾馮保少作威福。方
萌尋擅。臺省抗疏劾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京以中國法以保全其首

領。至享四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紀其果毅。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
皇上左右也、無焉係之功而備極劉瑾之悪何也劉瑾雖
多僭萌、未聞以私家而等之
陵寢也劉瑾雖暴宦官。未有死
官妃、聖儲之顯迹也。未聞以
內操之甲兵四時入
太廟也。今忠賢
宮中之受害
陛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即

內操一節鼓砲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安。每饗
太廟。御路之上。刀劍甲兵。圍侍如麻。而竪掖
聖躬步行如飛。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望見
聖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刺客襍于兵衆之中。是時變
在呼吸。何以為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
俟終日者也。重加以門戶而驅逐正人。以無辜而拋死
多命。竊恐黨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
此二十四罪中。無一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昭雪者
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

欲於

朝罷疏以傾

貴、聞忠賢云但謂

皇上入宮。不禮羣臣遂止今欲于

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大公莫公子與

朝。公莫公于大學。皆謂忠賢之當誅也。而

皇上漫不經意。豈合朝諸疏。

皇上悉未之見歟不然何初猶

批荅。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

寧可測哉。伏惟

皇上將楊璉之疏發下九卿科道一一從公究問。

皇上不即加劉瑾之誅。而以

神祖處馮保之法處之。俾得全其首領而免于誅戮。則恩

威並著千萬世後。將

皇上與

神祖並美矣。臣等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九月

偏沅巡撫李仙品奏請設兵三萬餉稱之、以備策應。

原任大學士沈潅孫如游奉、

命各省搜羅誌傳奏疏文集等書、附進表朝覲官齎進、以

備纂修編輯、

禮部右侍郎蔡毅中既與瑞牧四疏請告

命留緞裁　　實錄

諭內閣

聖諭朕以來事、依重于卿、日聞獻畧布宜、兵威震疊、固圉

恢復。男有次第更軍需器甲等、項中諭所司、以時整備茲

檢內運庫,併新造神器軍器精堅堪用的,著發軍前應用

計發,安邊神砲、虎蹲神砲,各一百四十位,佛郎機九十付

內提砲八十箇,三眼鐵銃等,全明盔甲一千頂,大小弓一

萬張,火箭三十萬枝,各樣腰刀一萬把,各樣長鎗四萬干,

閱山等斧四百把,斬馬刀一百二十把,勾連鎗三十干,特

差總付提督內忠勇營御馬監掌印太監劉應坤、與同忠

勇營付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紀用、陶文,督率中軍張

守誠、韦牌子、手金捷等七十七員,齎至該監局庫查照器

仗數目,印信揭帖二本,一併解赴關門,照數驗收,用助軍

威,以備征勦滅虜之用,卿督師行邊,關歷二載,拮据籌畫

駐劄追營鞍之安坐廟堂、備甚勞苦、朕日在念、特賜大紅坐褥襯蟒衣段羅各一襲、采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酬至文武將吏、効力宣勞、戰守各官軍、行間奮力、新解功賞銀備賞犒御前銀十萬兩、各樣蟒衣膝襴段疋一百五十疋聽卿不時賞功諸需、卿以心膂親臣、膺封疆重任、諸凡軍國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奉揭封固經送朕前、庶借邊籌用資廟略、膚功早奏欽至還朝、朕時佇望焉、特諭、

議死戰撫臣王三善恤典、

三善主解貴陽之圍、剿掃大方之窟、功在全城、以接濟不繼、陷敵而死、血隨碧化、骨逐沙輕、忠臣固不愛其死、

未有奇慘若此也、其事香溪移其辭、訟其貪生、諱其怨
死、況冤未雪、郵典久稽、幸撫臣陸獻明查勘奏明、公
論罷著科部移咨、請褒卹奏、張銓例可昭、而三善
更多全城復地之功、卹贈大典、更宜從重者也、

雲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公有經遠之才、況疑之守、沉浩之度、人在其守下、如入
春風光霽中、自爲令以至郡牧、民懷其德、士樂其教、以
才望擢置藩臬、林泉志、農課
子念切、急流勇退、任林高之、
命營葬。贈大常少卿楊繼盛、
平遼總兵毛文龍獻俘疏曰、臣自上年秋冬雨次午毛寨
之捷敵懷倍增、于是部將營兵鼓舞練膽率之深入、夂底
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鹽堡妙家峪
甜水站高嶺伏州東南二門海州刀見嶺愛陽紫皮峪分

水嶺橫頭寨俺班勒烈寨等地之捷復地自金州至永寧堡旅順岫巖蓋州以及清河寬甸靉陽湯站鳳凰城併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經遣將分守設防、數月以來即奴有報怨之舉、我兵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後共斬首級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活韃婦五名、拔覺奸細一名金重德、據有傷扎符驗、一併驗確、除備開功次首級外、其活夷顆級奸細獻之 闕下。全賴
皇上之福 社稷之靈、諸大臣之略、閣上指示之力、登津應援之功、許中書犒賞鼓舞之神、督將士戮力同心、當先用命、賊不能格、遂爾以少擊多、兵戍列而載揚、故疆失而

B.D.天四九

勞謀有餘
勉之無斁

復得所以屢戰屢捷臨危致勝成功較易人皆曰臣之功也臣實向有焉伏念臣受

命海外荷

皇上不次渥恩誓與逆奴勢不共戴猶有機載即倍道長驅奴且退從舊遼陽而不果復築旅順新城以爲攻復之計臣急尾其後擾其耕作擊其情歸彼方首鼠兩端自顧不暇安復他圖所望粮餉充足關上先應便可克復兩河直搗其穴唯是借箸前席計馬干城皆萬死一生得博此捷既無按時餽廩以爲免死寄飽之計又無顯名厚實以慰桃花帶甲之勞匪獨短英雄叱戰之氣抑且灰豪杰任

實情

事之心。所望　量材官、如奮勇設謀諸臣、所宜酌量、実授加銜以酬其勞者也。臣察諸將士、人品心術悉忠貞不二、忘身殉　國之義、其含黃序而就遐荒、撒生死而征金革、固忠憤所激、亦好名之念、中有以驅之也。

皇上若以邊平之後、收功紀錄、而補其立功、不若因九伽之時、先事超拔而課其逐効矣。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効悃抽腸血戰用命諸士、亟　賜俞允、

勅下該部速為題覆、將參將陳維盛等、照項加擢、參謀葛應貞宜加實授職御、以示激勸鼓舞者也。其陣亡官兵王德柏等、其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叙以表幽魂者也、

二　上天四九

時毛文龍獻俘皇表奏兵部以功在海外未可草草遽
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日中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
外審報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同南道俱在十二夷
至堂上豹販等五人像貌猙獰言語慘傷旁立通事代
報有言某為官某為將當陣現獲事之虛實盡不可如
視之皆員夷也均當同叛逆之律而幼童四名幼女四
婦一旺怯孱瘦原非地方作孽之人不過山居夷民彼
我師攫獲以歸者耳哀哀無知殺之或傷天心之和宥
之益彰
聖仁之大于是台臣袁化中上言臣查律令所載只叛
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女不計年皆免刑給功臣為
奴今把托等四人且十五以下逆黠既等五口雖年齒
不齊均不計年者也事嚬律令伏祈
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蟻之惠將此九命俱免行
刑不惟 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即四表聞立存不歸心
向化去誰乎後接文龍將士宜外一揭臣以為論功行
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君臣決叙功中外之人無
一不叙無一不升此近月累長顧當事者慎之往時獻
俘必先告
廟今日之事萬不出此臣恐當事者或千一時侈大之

尸、即照四川宣捷之例行之。臣以為海外之事與蜀事不同，看酋雖未授首，但獲其偽官及偽印甚多，俘其妻子，蕩其窠穴，川有平之實也。今奴之負固如故，李永芳、佟養性之助逆如故，在我未嘗有斬將奪城之攻。在奴不聞有沒軍喪師之辱，不過小小捷功耳。稍後文龍或擒李佟二賊，或俘奴文父子，即告廟宣捷，豈不快人心，而重圖典哉。

逆賊陳其愚伏誅。

其愚與安邦彥之兄邦俊、史邦故逆謀皆出其愚，即造偽檄發掘塚，已是窮兇伎倆，而又偽降以陷王璽，輸貴陽情實，以速攻襲，此等奸狡，眞不可一日不誅者，幸監軍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即擒斬之，而水西之耳目除，絕黔中之腸胎矣。

樞輔孫承宗出閱。

大學士孫承宗請。戍纍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 不允

天四年九月

但是至情實意絕不矯藻一筆

南工科徐憲卿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司農部覆之疏、緩不切救、乃上疏曰、東南之賦甲于天下、而蘇松常鎮四郡之賦復甲于東南、非其地廣利厚、足以倍他省也、計東西橫直幅員不過六百餘里、而糧額五百萬六千如一畝之所入、罄幾、而漕米運耗二斗、丁白銀運加派一錢一分、以時價斗米一錢算之、每畝共輸正賦三錢餘銀矣、而運糧收擡解布等之飛差、足以傾家蕩產者不與焉、然屢派屢加、民之皮骨雖盡、猶忍死急公者、祗以年來稍饒、尚可罄所入以供歲額、孰意昊天不弔、洪水洋洋、將我稅重終事之民、淪胥于溺也哉、請先以其被災之慘者言之、臣

鄉四五月麥收成時也、自今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四月、雨點如拳、勢如傾跌、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麥浥爛無顆粒矣、五六月、本插蒔時也、窪者多備人工戽救、高者又貸金錢播種、滿冀失之于麥、得之于禾耳、乃六月朔後之雨勢、比前更狂更驟、于是圩岸圮崩、田河混合而苗不能插寸莖、實架室于鳩鵲之巢、繫舟于庭楹之上、雲水連天、阡陌如江長海闊、烟火斷絕、村落皆蛟穴龍宮、假使前此之雨稍後、民猶得留二麥以糊口于青黃不接之時、後此之雨稍前、民猶得留工本不空擲于澎湃稽天之日、今既腐春麥而絕之、又誘民費而竭之、正撫臣所謂災甚于

七三二一　二・二天四

戊申而臣在甬中，此等情形，皆得之目擊者也。至近日景象，更有可異者，戊申之水，易盈亦易涸，茲去大水之期凡三月矣，海潮以驟漲不容，湖水又暴溢難洩，迄今高低之鄉，猶一望無涯，三家之郝，尚乘船入市。此一異也。萬曆戊申之水，民雖艱于食，而魚蝦所產最多，故小民皆得網罟之利，以自給，若不知有荒者，今以如此之巨浸，獨不產鱗，受害而受害中之利，偏舉戊申異此，又一異也。鮮食與粒食俱難，恒心安得不同恒產俱盡，彼八口嗷嗷，思珠佳真何來，惟搶掠可苟，于是結聚勾連，以明借爲名，硬强鬧富舍之廠屋，撫臣之嚴令者，于是胡行亂走，以忍饑不得、

字字〻真

賴道府屬己

賴賢撫立消弭之

欲強搶販夫之米。屢接臣之移駐者。此撫臣所謂不敢言不得不言。而臣在南中。又近日淪亂之景。得之確聞者也然使止于鼠竊。猶之可耳。獨蘇郡之民遊手遊食者多。即有業。不過輦玉點翠。織造機綉等役。一遇凶荒。此役皆無所用。而立就于淪。故奸民往往乘而亂。臣猶記神祖時。葛賢以監稅毒口、揭祖一呼千人立聚。白晝將丁鄉官家抄搶一空。萬曆庚申因遏糴米騰、一二饑民[illegible]倡徽商之米有司稍繩以法、而隨有萬人屯聚府門、毀牌毀役、几致大變、况今日閭閻之消耗、益甚于昔、人心之思亂、益甚于昔、如淮揚妖党、長興逆徒、所供皆半吳民、眞可寒

六十八 天四九

策善。差然往々改折。而大户奸牙私通越境以圖厚利。則即禁糴之諭不傾。奈何致必嚴私販之禁以佐平糶之令

心。奈何不預爲消彌。而堪今心腹之地。再有劃裂財賦之區。堪經蹂踐也乎。然臣故不過米貴爲之崇也。臣以爲欲地之安靖。必先定米價之平。而欲米價之平必早下改折之令。我

皇上若亟發德音。明告以天啓四年分之漕糧。四郡盡行改折。每石五錢。則人皆知江南餘百萬之米。而富者不必留以射利。販者不必席以爭贏。米不期平而自平。釁不期消而自消矣。且以今歲漕事度之。亦有不容不折者。漕艘自山東妖變。回空已阻。漸積愈遲。則至六月未齊。頃督漕使者竭盡心力而莫可挽。勢必將壓下一年而折之。既可正

漕規。又可蘇民命。無損于上而有益于下。想

廟堂之上。計無出此者。臣非不知漕儲爲軍國大計。司

農窘迫無策。閘之擇害莫若輕。而用財大嗇者。究之太費。

嘗驚心于齊蜀已往之變。寧獨不能食土之毛。又倍加削

平之費。臣是以權于緩急輕重。而願

皇上暫捐一年之入。長責四郡以萬年之供者也。想按臣

勘疏旦晚呈到

御前。乞

勅該部將撫按二疏與閣臣省台孫吉等疏。亟議再復。災

重者蠲。災輕者折。于以濟

皇仁而杜隱憂。
社稷靈長之慶端在此矣。然臣因是而慨南中傳造之濫焉。
留都之被災同也。思亂同也。
帑藏之匱乏同也。臣自七月奉
命、巡視錢糧、見內監日催絹布、催剔帛、該部方苦無以應。
而黃紅銅鉛京睃、罩纛、山龍燈、及進茶果等件、而傳造又
至矣夫此項錢糧、數々開天啓二年之成造者、尚未解運。
曾幾何而又以可省之費、空懸罄之帑。古者年不順成。君
衣布。褚木。關梁不租。山澤不賦。今何時也。遼土淪亡、黔師

數危滿眼
神驚汗下

新喪。奢酋雖遁而建昌三路復梗、蓮妖雖殲而失業之民又動、水旱盜賊、天地時有震裂、災變無日不書。九邊之士、方枵腹以控絃、草澤之雄日窺闞而嘯聚、此不減損示貶、徒汲汲于供應之器物、恐非明主意也。內臣啓之也。夫內臣受恩隆盛。正宜為天子節財裕民、輦國祚于磐石、而後此輩亦與之俱安。若急無益之役以困民、萬一啓釁召禍、此輩身家又于何處安頓、雖有金玉、焉得而享諸、是在聖明、超然遠覽、毅然獨裁。

實話

天四年九月

諭該監毋輕請
旨下部。該部毋輕傳咨撥南。使南部不盡之物力。專留以
佐軍興。勿徒以資尾泄。于今日救荒一策。豈曰小補。臣職
掌所關。又慨于中不得不因論荒而娓娓及之。惟
皇上詳察
詔停刑
以仲冬建歲仰承 天眷遵
皇祖恩例故也
鄒泗盜平
山東巡撫魏光緒謹奏竊自鄒滕用兵而後已經先後
雨撫臣極力招撫多方安揮絕無意外之虞矣臣春初
踏勘時正鄒泗接連去處一山內值遊棍數十人畏罪
猶豫飲賭團聚然而為類不多一呼可盡地方官稍

仁人之功　淨　大功

留心即可片刻散世，隨經臣出示曉諭，解散安撫，而前縣官闔普，特異毫不照管。新調各官又以部覆稍遲，未即復任。兼之旱魃爲虐，河工中潰，各處饑民團聚干象泗等處，若約有三百餘人，時出搶掠。該兗州府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到任之後，親詣賊巢安撫。李守己等七十餘人，皆謂鄉里麥逼太甚，控訴無門，不得己而團散山谷，頗就招撫等語。隨取各親識保記，編入保甲，仍各循業安插，鄒境遂寧。所餘泗賊無幾，日內可了。而無端奸棍、吏書、芳生淵、不溢等倡言賊衆數千，札有三大營等語，煽惑遠邇，民心惶々。魯府丘承奉倡言嘗辣首遷轄重賴拒。府曹文衡嚴切。業。止。民心稍定。各官于是張大具辭，爭言幾萬幾千，請兵進勦，而領兵官造次輕進，又不杜其歸路，以致縱虎出柙，四散搶掠，警報日至，變在目前。隨該撫臣撤下如飛，詳悉區畫，而臣亦從闔中往返商確，朝夕督率，復拿倡亂吏言滿、不溢等，立刻下獄，嚴諭各官十日內或勦或撫，不行平定安撫者，即行題參重處。續調帶管沂州道右布政使徐從治親詣泗城，隨兵以示勦之之勢，傳牌以示撫之之機，復該鄒縣知縣郭人吉仍詣賊巢，諭以禍福，各賊一見傳牌，蟻附

天四年九月

曹郭諸公
忘身任事
故禍難即
矣

而至隨該曹知府張同知郭知縣徧行親審原係鄆縣
者歸鄆泗縣者歸泗棗安費縣曲阜等處者各歸本處
實係外省者順便四散仍各詳造花名丈冊備細開報
外復該知府曹文衡參將李在沭署泗水縣同知張萬
月于本月十七八等日親詣各山內徧行搜索絕無一
賊唯滕縣西伏山尚有舊賊三十餘人隨該曹知府李
參將郭知縣領兵親征旦夕可平等因各稟報到臣該
恐有中變不敢輕信侈今本月二十二日署沂州道徐
布政司有臣同三司官開門迎見及同在外三司官親
行勞問但云也方安靜絕無一賊等詰此在座各官及
隨傳各官發親行聽聞有也除各處留兵防守臣已行
文責成及秦安等處應行收留安捕者臣各行文傳來
外臣蓋因是而不能無責望于守上之臣也請臣身任
一方甬盜安民是具隅掌今先事跡昧賞寨事殺又不
戰拿及王事勢猖獗負可收拾而一味請兵權勦喜殺
邀功誰司民社而頒令至是也且如一保甲鄉兵之法
有何斷事臣入境首列條約相見即行面諭及委官查
勸百無一行而入春以來寧陽陽谷濟寧費縣泗縣曲
年聊城恩縣等處日報失事搶盜猖獗夫平時既不能
行是之法矣通至今日乃敢修言賊勢哉何無忌王甚

也。今事勢初定，臣請以各地方完全付之各守令。示即
與定一考覈之法，自後不行鄉兵保甲而輒以失事報
者，一次、二次免參，拿賊三次李終類
題罰降三箇月戴罪拿賊，四次、五次罰俸六箇月，立限
嚴拿，數限不獲，題部降用。如畏避參罰，著不中報者，劾
出即行參處。失事地方不論何處流賊，止責該地方官，
不得借口鄰邑，致滋推諉。至下各道府總諭命屬州縣
失事四處以上，聚賊至二百人以上，不行解散捕戢，輒
行
請兵。有一體
題參治罪。如是而保甲不立行，盜賊不斂跡，臣不信也。
如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即速
題覆施行。臣草疏已畢，鄒縣知縣郭人吉又將逸去賊
首戴世魁至滕縣擒獲，其餘賊黨無幾，見在追逐，
日一夕可了。鄒泗之賊，大衆定矣。統容確查另報。
閣議。纂修
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七一一三

天四年九月

上從之、命各官加意綜稽、協恭裁酌、務期早成大典、

大學士孫承宗疏叙關外勞臣、

趙率教復
忠春王時

其略曰、西河奔潰之後、將吏竄足關門、西虜環八里鋪役人東、虜方疑大凌河西、哨騎遂及寧前、于時視中前即爲異域、而前屯、寧遠不翅虜穴。臣以九月遣經歷程嵩同左輔探三百里外、諜按、十三山難民、而業以旬日陷矣、于時嵩等凡哭虎尸。而拔東來之民、百餘人、以歸。于時總兵趙率教以三十餘丁、駐前屯、勞荊棘、驅豺狼、收不可知之人、拔不可知之地、而從手爲防。樗腠爲發令所部官兵六千餘名、皆其所簡插道子、曾不費安招調、而發先安揮遺人五萬有奇、時予之衣食、遂卒又爲屯、爲勤、爲撫、不費公家一錢、而時出其餘、以接濟此城。乃賊入更有斬獲、盡奪其馬騾器甲、開公私田數十頭、即兩年公屯可值十餘萬、其修城有乃思、有堅工、真可爲百世金湯。其兵馬錢糧鎗箭分明、不獨手不流一錙、亦不令部下流一錙、而犒犒遺子、後見漢官成儀。此一官者、鐫舊恥、圖新功、懷家仇、抒 國難、父死未葬、而更從臣、其遺虎尸而幾免者屢矣、最久最勞、獨先獨

閫滿君如
如關玉柱
勇絕人果
良將也

至人更難

者其所為儘可為諸臣法乃其意氣發揚不獨許臣以
守也當加總兵官以風先勞之臣其在寧遠則有付德
兵滿桂初以勤撫兼長用為中軍從家屬借之寧遠遂
能遠哨探理墩堡一意拊循煢民而約束兵丁無敢用
罵襆憤西虜殺我將遼截我西來難民十是有大凌河
之役尤世祿斬獲四十三級奪達馬六十餘匹而攢免
受歎爾酋互異桂襆縱之書屬降縱及料寧扶數而桂
以臣言之定有可二十餘蒿諸衙膜拜感畏偶有夜寵
蓮殺一捕一先遣藷責而虜譁言去當是時豕野書推
結之穹虜环城書疑髮之遺子而衆方豕驚兵盡鳥合
桂能事為料理人為安揀合兵民五萬餘屯種至五十
里而開棋擒事事有法其體貼人情能使偃強口舌彌
胆傾心而驅使丁壯能用其死力至假胡服以夜射校
虜用間諜以往來賊巢皆出人意表而每欲獨出一路
以當賊且以猛驚之材而誼能服善每事以趙率殺兵
相權乃至禮有所不安故寧去官而不肯為故關外兵
民戴為神慈而大凌河之役挑頭敵五百而合營盡爭
為頭敵此一臣者大勇沉潛真忠懇到從來中權之任
體親崇隆一脫粲韜立為登壇而推能去最安間之地
就最險遠之區广熊饒為性復坦蕩蓋天授直樸人當

天四年九月

大用、合與趙率教同、役總兵官、仍管寧前衛事務、其他先後出關防守諸臣、如魯之甲等、宜酌實論俸、就其所長、而量為加升、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譽卿上疏請留曰、臣接邸報、見督師輔臣孫承宗、遺纍臣一疏、心竊訝之、幸

聖明有楊鎬等姑待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神武不殺、常刑罔赦、備載是矣、又見五防叙勞各疏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有見任而叙者、有離任而叙者、有死事而叙者、有革議而叙者、或者甫經考功法奉

旨處分而亦叙者、說者曰遼土未歸版圖、遼西盡入薦疏

一七七二十三
三二〇天四年九月

母太溫歟臣猶望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剿賊。是亦一道也。故未敢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痴君懇放之章同時而至。夫樞輔不嘗更調各邊丁壯乎、不嘗備戰車于閔請火藥于朝、及催器械于工部、括馬匹于太僕寺將謀大舉乎、

皇上近日、不又嘗發 內庫之兵仗、搜 內帑之多金、帑遣中使宣賚軍前乎、舉 朝之總總焉慮謀不萬全、必不輕動、曾幾何時而乃以病求放也、然則進師者眞耶、稱病者眞耶、不暇繁詞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勅臣以漢臣亮唐臣度也、請即以此効他山之石可

予、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爲敵人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榮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恐奴輩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下之日矣、說者又曰、樞輔久勞塞上、此番當再入中書耳、臣則曰否、從來伴食貽譏、史不勝書、而惟寇萊公之在北門、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在西夏、千古以爲美談、臣知樞輔生平自待、必不以彼易此也、不然、昔之超同列而宣麻者、是何特恩、今之怀慕邦而錫命者、是何　殊寵而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督師之初志哉、臣不敢忍諱竊謂樞輔一卧病、則將吏人人解體、不知叙舊諸臣。

者謂何而計復出此、伏祈亟

勅樞轉勿甲前

請。務成後功。毋縱、失事機。毋躁隨賊計處上緯

皇上東顧之憂。下答中外推戴之望。而

社稷封疆胥有賴矣、

讀其疏可以知其人品心術之方正

十月廵撫程紹奏報玉璽見漳濱大約以
聖明不貴異物宜登廟堂寶以圖萬世治安其疏曰臣 謹
按史傳秦併六國得楚卞氏之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
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逮漢以還相襲為傳
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列國遂不可復得暨宋元符元貞之
朝段義翟朝宗崔或楊恒之徒迎合寧宗附會太妃假手
為僞接踵相愚見於李微之楊慎所辨駁者班班可考鏡
也蓋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管河非道臣張夢鯨呈稱漳
河之濱得玉璽一顆親齎至汴臣 諦觀審視方校無欽依
然全璧聞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津潤學

三十二八

十月五

璆、精光內藏、應是數百年內物、一旦風撓水湧出河、泰誦
篆文八字、誠萬年
天子之吉祥嘉兆也。臣 以記載所傳聞、實有不在此者書
王孫圉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獻
善政於寡君、齊威不寶照乘、而寶照千里之臣、彼叔季侯
王、實得其寶、因是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
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留良、尚有一代
名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
慎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沈淪丘壑、詠賦白駒、
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又有一斥不返之詞林、一錮不起

之臺諫此首

皇國禎祥

盛朝珍寶臣不能叩干

天聽致之

明廷乃僅々執一古璽光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寔

篤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職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喧

傳郵亭驛使恐有聞之

禁闥者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議委的當

官員捧進

殿闕踪涉苟嫌亦非臣誼然似應少緩須臾恭候

風節可敬

十月

皇上之命。至聖之世代纂大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也。臣迂且固。不能歌天啓之昌始。效華封之三祝。惟竊自附於

箏

君好

君之義。伏望

皇上達觀承命之眞符。不荏傷歲之舊寶。怡神寡慾。親賢納諫。荏

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通野之名流。忽爲登進。至瓚集於

清廟。瑚璉。貢於明堂。蘢蘢吉人爲

天子。贊襄神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玄圭。

至今存可也

九月初四日臨漳縣學生員王思極、王燦、同鄉民刑一秦等、在本縣地方苓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于地忽風大起旋遶直騰而上、視之間出黄白色物一塊、大如斗、晶瑩異常、光潔陸離、龍紐龜形、方今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奏聞。命進。表賀齎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夷、焚其城、獻俘、奏捷、其辭曰、紅夷之睥睨彭湖自韋麻郎始、非一日矣、彼時藉良將譜懾、猶能以三寸舌立功、而此番到彭湖、則酋長不止一人、番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鷹食啓疆、每作横敵之勢。海天、風雨。盡染鯨氛。闔廸山川。幾成腥界。安危所係。寧惟半壁藩籬。疆弱攸關。幾累

卷二十三

三八 十月

靈長社稷。所幸
廟靈默祐。將吏同心。其擊楫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
中左之役。業半盡於殲俘。此日彭湖之師。遂全收夫掃蕩。
壓壘而營者三閱月、固知釜有游魚。毀城而遁者十餘艘。
已見穴無伏鼠。稍開一面。見
天地之包荒。恢復寸疆。示山河之增壯。益惟
皇威赫震。神武丕揚、
密勿定九伐之謨。樞府佐六師之命。臣等勉承
重寄、幸効微勞、銷鋒鏑于
中興賴爲蓄矣。慰

覓旒之南顧。敢作蘧蒢。謹露布以馳

聞。知

天顏之有喜也。

閩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挾市搶掠、猶可追逐、惟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兼以彭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憚涉、雖有中左之創、夷無退志、於是南撫臺力主渡彭、搗巢之舉、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遴委守備王夢熊、請將士開駕、于天啓四年、正月初二、錄吉貝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奮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是月南院發二。次策應舟師、委加銜都司顧思忠等、統領至彭湖鎮海會齊、嗣是攻打無虛、而夷猶然不去、南軍門懸師老財匱、于四月內又行巡海二道、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等三。次。接應舟師、委海道孫國禎、督同水標、劉遊擊、彭湖把總洪際元洪應斗、駕船、于五月二廿八日到娘媽宮前、相度夷城地勢、風櫃三面臨海、惟薄上嶼一線可通、拒斷深清、夷舟列守、宜先攻舟、後攻城、舟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

三十九十月八

2449

文臣孫朱二道功勞最大

于六月十五，誓師進攻，夷恐，露留商民內應，盡數放還。適申軍門又接方略，賫火藥火器接應，即自運火砲登陸，令守備王夢熊等直超中墩，扎營分布要害，絕其汲道，禦其登岸，擊其砲城夷舟。又令把總洪際元等轉葉應兵船，泊鎮海營前海洋，直逼夷船，候風水陸齊進。七月初二，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赴鎮海營面見求聞。一路孫海道同劉遊擊嚴責夷，月週催速還信地，遲則攻勦無遺。初三日，我兵直逼夷城，攻分兵三路齊進，而夷恐甚。牛文來律隨豎白旂，差通事同夷目至娘媽宮哀禀。牛文來律奉咬𠺕吧王箋，賫公文赴投本院，並無作歹，乞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即拆城還地。孫海道恐攻急被必死鬭，不如先復信地，役一綑盡之爲穩，姑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拆起，運未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爲舊高文律所居，尚留戀不忍，乃督王夢熊等直抵風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便向東番遁去。我師犄角札營，所其復圍，并議酌善後事宜。是役也，同心戮力諸臣，則有按臣喬[ ][ ]，左右布政游漢龍、陸完學，康使朱身，修參政朱一馮，副使高登龍，參政孫國禎、沈珣、楊公幹，

副使沈華禎、桂紹龍、胡爾慥，僉事葛寅亮，知府潘師道，

同知趙紹、何舜齡，推官林棟隆、蕭欽文，知縣李爍然、楊

武臣王劉
二洪勞苦
特甚

廷詔、劉斯洙、陳以瑞等、武臣則有鎮守副總兵謝弘儀
南路副總兵俞咨臯、遊擊劉應龍、都僉李應山、參將陳
文煬、遊擊鄭嘉謨、都僉吳從賢、彭湖把總洪陞元、把總
洪應斗、守備王夢熊、坐營張虎臣、把總陳營等、所宜分
別功次、陞賞以慰效力疆埸者也、計解生
夷十二名、酋長高文律等、酋旦而論那等、

起。曹於汴南都御史

慶陵工完。

申飭監規。
時監臣言太學爲首善、近來成規錯亂、告假不已、且圖
坌撥、起撥不已、竟欲納班、所當申飭、告假不許曠、撥歷
不許自期假借爲色、冀免生班、期考較有時、陶徵有地、
納則且爲利藪、非立教之初意矣、相應顯復申飭、其納
貢充附出身原殊、納貢當八箇
月、充附生照青衣、量減一月、

改。折江南漕糧、

十月九

再予典

命行人姚昌籙護送故都御史孫璋喪回籍、

兗州知府曹文衡、以平盜功調陞兗州道右參政

原任太僕卿史孟麟以

國本功、得

贈恤典。

以開聖功

進王天瑞永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刑科劉先春請用未盡用之賢以暢人心疏曰、先是南銓

欽冢宰、臣集衆論以鄒元標名上、一時

聖意難測、慎重不報、中外擾議騰沸、至閃金鏞、句陳東序、

豈其求舊非與、往內有期、盈數月以來、而無不喁喁、是冀

今憑從君以南憲晉大司空矣余懋衡南宰曹于汴南憲
次第報
俞旨矣獨元標未有所底一似留銓舊旨果
君父之有成心而拜禮數難為骯髒之誠棄物拔茅之亨
不勝連茹之惜談者嘖々而臣竊以為不然夫元標筋力
未衰者也設其果衰几杖之頒從古自有優禮元標杖下
餘生天留之以襄堯舜之治意者實膺眷注几杖遺意不
欲以筋力煩老臣乎是
皇上之意原非厭薄元標昨陳良訓
聖主無成心一疏奉

十月十

旨該部知道、明以推擢付主爵矣、是

皇上之意、又未嘗不欲用元標、今日者

聖意漸昭、且衆正彙登、不謂非同陞之漸、顧人情疑信尚

半、

皇上於此亦何靳一如綸再

勅咨事、普一視之仁、暢羣心之望、以見元標之須起用者

也、

中朝士紳又誰不加額彈冠也哉、

兵科王鳴王請停貢例以惜名器疏曰竊惟國家三途並

用、陳鄉會兩榜外額貢循資。恩貢考選。皆以文字爲致身

擢隔已極
不可不停

地故雖門戶單寒之士內食紈袴不敢與相頡頏豈非重
詩書而恥以賄聞也哉、嘆吔嘷事例嚇貲。盡屬末局、雖先年
例貢偶一舉之。限人限時隨舉隨罷天啓二年工部以
陵工議開、巡視科道臣劉弘化、劉芳、力持不可、三年戶部
以濟邊議開、奉
旨各、欽俱
允。惟例貢獨停蓋于萬不得已之中。蓋愛惜名器之意焉。
須巡視臺臣疏上、部議
陵工十月限完事急無措、暫開貢例、內有十人、可得半萬
之語、工完即止、法非不善、而部疏爭執、科臣調停、稍示兩

十月

存之、遂倚為銅山金穴、一往不返、夫以陵工。則十月已報竣。可以止矣。若曰濟邊、雖盡天下之庫、停而貢之。毋乃猶未足乎。臣約而言之、有不必者三。有不可者三。廣寧陷矣、遼陽失矣、兵無片甲、餉無粒米、此告身易一醉之時、猶不以正途為市、顧冒濫于河清風見覽出命新之日乎、其不必者一。兵可核也而不核、餉可查也而不查、稍一留心、可餘數百萬、乃泥沙虛擲于紙兵、而錙銖濫取于正途乎、其不必者二。例開于賓興之年、天下廩監輻輳雲集、今已五閱月、咨送吏部不過數十人、所得幾何、而冒鬻爵之監名、其不必者三。廩生曾經學臣優取、盡一

時譽髦閱各省、賢書、中式大半、今一趨于賄、士風日下、士
氣日卑、所憂不但在乏財、貸其不可者一。富者倒出囊中、
貧者闗之借貸、仕宦之捷徑、取償於他日、欲世不獨、民不
窮、豈可得乎、其不可者二。兩部取數既多、吏部選法益壅、
正缺又少、勢必與貲郎等、是
朝廷以正途爲餌、而愚天下之寒生也、彼斷趾之木、陷身
末局。欲返初服、又可得乎、其不可者三。有此三不必、三不
可而冒昧行之、得少失多、當事者可不深長思耶。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
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illegible]罷

十月

允之。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時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行餽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為，能稱其職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于掌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遇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善，大中素知其才守，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昏耄，大中有所私其間，訐辨不已，有

旨會看，吏部與都察院等衙門覆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及

嚴責部院大臣含糊偏比，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学士韓爌、朱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除處諸言官，且御

批徑發、不復到閣、而寔臣一疏、票帖、又蒙
御筆改移、大駭聽聞、有傷
國體、見揭請留三臣、并劾言官、
上日、卿等奏優禮大臣、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為師生植黨比、今家臣及憲臣、
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有
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還聽、降調已示薄懲、
周昌晉疏語稍平、是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着部院
一體申飭、卿等心膂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

十月

忖、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惟炳疏內有云、恭繹

聖旨有曰朋謀結黨、大諸臣方比肩立　朝、同心報

國誰為此言以告

皇上、從來小人禍國、必指正人為黨、蓋攻一人者僅

可去一人、而黨文一字、則可空一國、發端甚微、貽禍甚

烈。

皇上玄覽古今、當必看破及此、近來小臣工、請還已往

臣方且靜聽

俞旨、而復有此芟除、將使蘭蕙不芳、蕭艾為貴、而後可

乎

御史謝文錦等、請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禮、開言路而還沈惟炳以原官、吏科

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

旨、時吏部文選郎張光前、甫入署二旬、以冢臣後先立

朝、人品事業、昭然在人耳目、一旦蒙
嚴旨以去、誼不自安、亦上疏求罷、大畧以選司為部堂臂
指、南星所甄叙而進退者、臣實佐之功罪共焉、前此啓事
既無當于
聖心日後升除、懼難逭於
譴責、臣不知所以自裁矣、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亦自請罷斥、其疏曰、臣荷
皇上厚恩、拔置銓司、待罪考功、夙夜競惕、俯而思曰、何以
不負
聖明之任使、則亦惟籍奏章題覆之間、分功別罪以飭吏

治而明
國是少報
聖恩于萬一耳、故自供職以來、信理信心。矢公矢慎、績有
可錄。雖被浮論。斷不以刻薄人罪。有難逭。即憑城社。必破
以法從事。大計在邇。方圖與臣堂官趙南星澄清世道、畢
臣報
主之一念、而後乞身、不意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
旨看議、遭誣受譴矣、竊思題覆雖繇冢臣主持、而考功職
掌承行起單呈堂、功罪一體、今以三朝夙望之元老、任
怨任勞。力爲國家慎名器。抑僥倖。且掌不公忠之

旨以去。臣又何能辭罪乎。臣若暗中躲閃緘默不出以爲苟免之計。責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 臣豈敢蹈欺君責友之事而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疏入、允去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薦至、歲事不登、致海内蕭條、民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食、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寢靡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 國家之祿、靡懷 君父之憂、内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為姦，欺朕幼沖，無所
忌憚。通年以來，恣行愈甚，忠直皆為解體，明哲咸思保身，
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
滿其無將之念。歎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
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
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事攸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
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為，皆
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兇已放，羣小
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
念玉石莽不能辨，

雷霆詎可驟施諭函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賢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頁稔惡嫉天害類甘為指縱之鷹犬罔慮貽遺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曰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節奉

列聖之明旨

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諄復鄭重矣邇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安等處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臣西臺豈欲其是則是非則非漫無可否為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為江

十月

謝公巡按江西有地方民情一疏可泣鬼神可動木石

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心許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固道、一至清一至濁。公論晴評自不可泯行徑較然。臣不別白爲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察河南道考格、無何河南道袁化中以其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化中始以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難於言者矣、臣去年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今年復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往來淮楊間、所見淮楊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

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汚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
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
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
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
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 且 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
訪其主名何人至於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使
同知譚 是在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院劉
大受且臚列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 是
在呈秀所薦也吏科魏大中且發其饋遺奉

卷二二三 [illegible]八十月

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嘆人臣之負國又自負也、受國家之寵栄若何、而所為者不務於可栄。皆蹈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栄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之貪污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嶽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聞壟斷之賤。且冒居觸訐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奏上、

筆議凜于
秋霜利隊
警深堂兎
切當

上命吏部重處、已而革職行撫按勘明逮支數目具奏

御史李應昇糾閹臣魏廣微負罪愈驕疏曰 臣聞分莫嚴

於

君臣、禮莫重於

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

藁以待、臺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

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

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其出中祭畢、然後

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宥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
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
臣之言悻悻托疾、倡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
鬨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及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勤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
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
按
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宜
何居焉、可腆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

違時 臣 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為是。而 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為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 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

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

臺三十二　　十月

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為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為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互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疏入、罰應昇俸一年、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　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一月甲子

時各衙門奉

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以資望所屬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推

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失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豈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錮制衆正、抗旨狥私、三兇既倡率于

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列、況近日楊璉既曾親捧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為不知、怙惡不悛、詭藉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比不公、頗屬楊璉左光斗張主、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眞巨猾老奸、冥頑無耻、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槩與畫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庭、楊璉、左光斗、俱恣肆欺矇、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為民、仍追奪楊璉左光斗誥命、計典期迫、吏部即將堪推尚書都察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八員、各開寫履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已而袁化中疏認罪、降一級調外

任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科陳良訓上疏曰。

皇上御極、無念不對越

祖宗。無事不敢求典要。止因年來一二臣工、習爲褊迫搏

二、一、語、刺、盡、

、、。

擊之事

皇上薄示懲譴、因而銓臺空署、已更思計典屆期、穆然深

卷二一

二

天四十一

念、急推兩大臣而用之、於都哉此式序百辟之盛心、用人
圖計之弘執也、然而
聖意淵微、輕難窺度、人心妄揣、不無執會推故典者謂
皇上菲薄天下士、一切變更者、職伏思之
皇上天也、 天覆幬萬物。川澤山藪。珍戾都容。行雲流水
底滯都釋。古帝王立國。仁明並連寬嚴適宜
皇上豈有念焉。
皇上聰明 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振刷千古、急取崇官
無誤 計典。但恐循此不改
祖制蕩如。今日以爲權宜他日以爲故紙則稹

皇上洞其漸目職愚無識竊觀古今事惟典章可限人而
使不逞惟名義可東人而使不越目者臺臣潘士良會推
務極虛公一
疏業荷嘉納諭以有關銓政倘
皇上再下
明旨布告中外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
祖宗成憲無少易變諸仍聽拾遺補闕之臣諍可論否存
舊章于勿湮留清議于一脈則
皇上之于諸臣也範圍而遺曲成不過譴怒與
黜用並無成心總歸大造羣疑渙消

堂陛喜起、太平有道之長、如日方升歡呼豈有量哉、奏人、
降三級、調外任、
大学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
世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
廣寧、抵北鎮祠、歴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
遂入舟師、歴三岔河、一家溝、以都司揚朝文探蓋州、其鎮
道泪高坡、登桅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據廟、正欲舟被前而
去、是役也、練我胆、志通我間諜、凡三州情形、西河地勢、水
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時臣任寧遠、而撫臣喻安性、
同鎮臣尤世祿、復歴錦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于錦

州松山、以堵、西虜擾歸正之民更以西前鋒輪駐中左所、
而西営之兵、更番分哨于松錦之間、并去寧遠凡二百里、
而哨探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臣
于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力
滅此朝食盡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備、并
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唯此
一事為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
邊人心意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旨八七道嚴
防精練、務踐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督餉右御都史

畢自嚴來閱門遂與商議俱苦糧料無資、臣乃由石門寨
閱歷薊邊完、臣八月欲行永行之意、顧蓋喜潘石古北東
警為訛、臣不敢不兢兢、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見未合、
且近議薊門有當加之餉、衆議薊門有可減之兵、事體重
大未敢臆斷、遂以先後會督臣英用先撫臣鄧漢詳計可
否、其不可宣之筆札者畧可商確、而且以約畧兵馬可駐
可移、如持鉢貧兒、遂得緣門募化、事畢當由通州永平、仍
詳該路可汰可借之兵、以固山海、因念奉違
天顏三年、今去　戶偉數十里、而時當普天嵩呼之日臣
以帷幄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

都門以十三日早 朝以十四日
乞于另日准臣
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教言、遂可
以稍解羣疑、即以事畢之日、由關門旋寧遠、以督諸臣為
大計而論所未備、其粮餉最為緊要、容臣
面奏措辦臣極知此時事體紛紜不宜冒入、但邊備尚有
未齊、機事勢難更緩要于速出都門、以免猜疑、伏乞
皇上念臣眞切誠懇、 准臣暫入班行、董差官賫捧具
題以聞
兵部接出

聖諭遼土淪亡、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耻、朕朝夕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蓋州、登撫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又以為糧餉不接、欲面與該管商量、往返之間、須曠時日、寧不啓夷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况三朝仇耻、乃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朝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其一應

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俟犁廷掃穴盡恢已失之封疆斯歆皇策勳、茂著渡河之偉績、就或真有密計、何妨便宜封進以聞朕志以滅奴爲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加御叅將、陳繼善、汪崇孝、加御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毛　承祿程尤加御都司僉書、許武元項選李

鍍、張擧各准實授參謀、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銜、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歲運粮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朝廷以滅奴伏遼爲重、毛文龍還厲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書文移龍求和、又接李永芳手扎將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乞發餉以濟戰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運奴酋來使、暨李永芳悪扎、星夜差官綁封護送進呈、故屢瀆隆賚、

大學士韓爌引疾歸

時有嚴旨欵責、遂乞歸

賜馳驛去、

戶科陶崇道普天同慶謹陳一得、以弘治化、以圖報稱其
疏曰、臣江南豎儒、學識寡昧、叨
國厚恩、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爲令東魯正値奇災性命
僅存、筋骨俱竭。特薦蒙
皇祖。拔置言官。今遲
聖恩。復叨禁近。里居者五六年。趨
朝者十餘日。孤蹤自植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家學相傳
敢踰于正直忠孝之訓茲當受事之初値
皇上厲精之始、涓埃不足報高厚、臧所素知、緘默何以挽

長二十四

二 天四二一

曠、瘝、深用自愧、敢因稱慶之後、畧進芻蕘之例、董。條。四。事。
仰贊
聖明、狂瞽愚衷、冒觸忌諱、職誠不敢、復坐矜容、一日愼、起。居。
陛下
聖體、關係匪輕、下地上天、誰不仰藉、誠覲今日之冰冠
萬
國。抃舞千行。望楓
宸而稽首。伏丹
闕以呼嵩者無非爲

陛下祝億萬斯年之壽也。群心如斯

睿慮可思。向時曾聞

玉體違和、未幾旋即平復、則

皇上調攝之功。鬼神呵護之力。咸可見矣、何得小臣再煩

天聽。而緦緦一念終不能忘者。正以

陛下春秋鼎盛。意願張舒。列在

深宮。何求不足。竊恐簡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搖精損

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喜溢怒之類生。亦犯養心養體

之良法。所當慎息以葆元和。蓋在身之血氣同于在營之

貨財樽節于豐盈之日常見有餘追求于空竭之時益加。

卷二十四

〈 天四十一

去疑衷

不足。況今當長日微陽始萌

王者承天尤宜靜謐。故職所以為芹曝之初獻也。一曰去

疑衷。語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蓋言疑之不可有也。百人

信而一人疑。與之共事。尚罔成功。一人疑而百人間。責其

取效曷克有濟。自巧心賈譽者。高語奇功。原未必盡孚于

衆志。兼之進退無據。又豈能猶愜于

聖心。遂令

陛下若似乎有致疑于羣臣者。夫

主上不示以無二之心。則舉

朝必行其揣摩億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

誠理本顯而必迂其途以表信或賢或否。夷猶于兩司之間。似鈔似肩取具于　似之內則尚能爲
皇上進一人。劾一臂乎。自今以後。伏乞
皇上釋去疑衷。謂青天白日之下。决無有魑魅魍魎之徒、且紆青拖紫之人、何敢造犯法干紀之事、使任事諸臣、直紓初心。莫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而賞罰隨之。古
聖帝明王　馭世之法如此而已。蓋
君臣相接、比于和羹。易牙善調、不過信口倘倚鼎而不敢烹。迎人之舌。以作味。必無善羹。況軍國重事耶。此所以爲諸臣請也。一日。慎名目。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以屢時之達識創苦口之危言

綸其出如綍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言之不可輕也若上有所指而擴之以為端則傍有所規而竊之以為號夫天下無稜而可使之必呻無轍而可使之必蹈無影响而可使之必不能不辨無刖刈之勞而可使之必不能不盡則命名之一字當嚴也日因諸臣之紛錯遂致

天語之頻煩欲以靜囂責以朋比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猶重

皇上盡入陶鎔化其域如彼此之局面一閧將水火之情形立見或進或退一時之人才多勝爭負有異日之隱禍況借題立目百弊叢生刻譽攘名幾關反覆夫虞廷

體已在此

鑒下情

出涉。不過賈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鑒。使諸臣功罪賞罰皆以職業爲程。不致毀混淆。非得借傍蹊作徑。則人才攸賴。國是亦攸賴矣。一日鑒下情。君尊如天。臣卑如地。赫赫在上。誰敢不欽。況士人在野。皆求宦名及登朝。千百一二。即以功名之私念。敢忘兢業之小心。惟是識見偏殊。學術各異。或以防流之故。而厭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累其實。或多方避謝。反有似于經濟。或求治太深。跡遂疑于專擅。即或倍推蒙

情悰繾綣

默正是

平心之論

聖度公虛。既人啓事之中。豈日科封內降。止在兩人之內

卷二十四

天四十一

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過計。亦瀆
宸聽、遂傳
九重、漸、生、疑、厭、夫孝子志 期順親。羣工務在獲上。乞干形
跡之外。畧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詿誤。遂謂其心實然。
勿以一人之虛張。遂曰其徒實。正當知欺人之躑躅志在
求前。唖夫之呼嗚。不過欲語 自今已後凡臣 子偶有未愜
聖心者。審其無他。盡從獨宥。若果豺狼其人、臣 華自行烏
雀之逐、白簡森嚴。雖 足 懲之、此亦君逸臣勞之道宜然也、
已上數款、畢畢無甚高論。惟以一時之管見、忘其淺陋之
私衷、倘蒙

中心潔、看其辭直

皇上鑒職言之雖鄙、察職心之無他、留神採納、見之施行、微臣幸甚、天下幸甚、疏入、竟以不諳事體、降二級調外任

自陳閩兩諫臣降而正言之氣亦稍折矣

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

聖明

特勅申飭。并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臣切惟今天下吏治壞極矣、民生困極矣、苟吏治無振制之日、則民生終無蘇息之候、臣家居兩年、今歷秦梁燕趙三千里而來、目之所見、皆蕭條之景、

天四十二

天人之困
奈何

耳之所聞皆愁嘆之聲說者謂軍興加派

天災流行賈重之困而不知貪官汚吏借征收以填谿壑

敲骨剝髓使之至于此極也且貪以濟貪上下相蒙日甚

一日如醉之弗醒即有一二撫按亟欲振刷者亦在重雲

疊霧中耳目之不靈其奈之何幸壬戌

大計拿貪臣一二少知儆惕然而小小結局旋復以故套

視之矣今當

大計之年

皇上採科道條陳　勅下部院申飭知以大加懲創一洗

貪汚之宇宙以甦久困之民生在此舉也臣何容贅語惟

肯破關頭、

是部院諸臣一時俱易則不肖有司未免生僥倖之心恐囊金而入長安者必不少也可無所以申飭之者乎臣以貪官之術亦多矣或詐贓錢之利或通暮夜之金而皆未甚也惟征收一節收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家聞言之所切齒痛心含怨其怨者莫此爲甚今合無征收二字慎之諸冊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重此而輕其他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爲重而爲解之者曰其才謂可取也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爲貪也更巧又有爲之解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

貪吏之所藉口者惟此二途一一鏡照秘魑

天四十一

何所道耶

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衙蠹其爲貪也更大。總之貪者不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充軍餉實實可以儆貪墨毋如曩者贓至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爲贓吏開一面也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此也。至問有司之敢于貪婪甚至贓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司道府廳之責乎是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慇懃有餽甚之薦贊亦有餽綢繆既密肝腸俱熱苟負此有司之所以恣睢民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交際而取之民者此誰啟之也則今次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大

貪臣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并理刑司論、何也、臣所謂懲
貪務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祗他人之開報
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徇情面、此非
受人之欺、而因以欺
若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即無各員之獨見、當有衆
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通
國之耳目遂遍、此非代人報復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
抑奔競、禁餽遺、尤爲 正本清源之第一義、業經諸臣條陳
不啻詳且盡矣、統乞
皇上

勅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必行、至于計期相去、僅四十日而新冢臣崔景榮尚千里之遙、何日戒途何日到任、即竭蹶兼程恐事時迫忙、亦大草草矣、而更乞

嚴勅急催毋得例辭并考功司郎中亦旦夕管事庶幾計典不愆、而貪吏不敢漏矣、抑臣又有說焉、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也、耳目欲廣不欲隘、欲通不欲塞、臣記初入

班時、科道員缺、既盈尚有需次者及續選者四五十人、今不三年而見缺六十餘員矣、目下諸臣鱗集

闕下、其中賢聲茂著意氣方新足堪清華之選者、正不乏

人、懇乞

皇上

敕下該部仍照辛酉例以十二月行取計後即與考選庶幾言路充盈、忠益日廣、且使天下曉然知不貪賍者、有華選之榮誰不爭自砥礪以清白期、而于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矣、敢因論計事而并及之、

十二月

復逮汪文言

時御史梁夢環條陳討典復追論文言得
旨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錄文言輩肆譏惑聽以致
負邪混淆郎廷政豈盡其辜、還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
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足役也為一時羅織之張本、諸紳殺身之禍貽文言人
品心術原不足比數特以小勤曲謹、奔走公卿間郎諸
公絕不假借。而文言不免外示揚修。小人情狀。千古一
轍乃竟為紛紛尸實者彈射之的、是以君子責、謹於所
忍也

召
還遼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嘗見律令有從重歸結之例、則挺擊一案。自宜從
神廟處法。而追藥移宮、業經會奏。屢奉
明旨、纂之
光廟為用藥之人所悞。非求長生、嗜金石以致病者可

是二十日

上天四十二月

比。何必以不得正終為諱賞析軼佑眞、不可解實。若夫宮未移以前、當慮其變。既移以後、宜安於常。柔經今看但於情不無曲為調停。誅心者嚴於法。未免激於己甚是以當人且無居功之心。而旁觀反多推戴之論。遂致衆議紛更。屢翻成案。亦世道之一大否象也。尚論者宜折衷于情法之平焉。

原任淮安司理朱鼎臣卒

信州董繼昌曰、朱司理公諱鼎臣、字公鼐、號調鹿、一號懷儒、為鍾陵望族、太參筠坡公、其祖也、公自幼英明瓌偉不羣、坡公器焉、長領府庠、雅擅時望、與其里中兩漢萬公、雲橋劉公、後先相頡頏、才志橫騖、吾可一世博通經術、百家子史、及陰陽律曆諸書、無不該覽、下筆唔刻數千言立就、不錚錚屑屑舉子業、一時英俊爭傾事之稠立、廣萃以得奉公陟唯為榮、坐諸生二十餘載、再叨備稍帑界、萬曆之癸卯秋、明經例應滿、始舉、袁康上春官四度、未第、因就信之玉山諭、蒞任不次、視學、歷職、洗勘學宮之弊、理饒黌序之頹、創立懷王社、日角諸生、相與彈射其高下、尤獎拔後進、王士風殷々振起、公氣節也、博士員大吏李闈首視公、國員宿臺志、喋、不顯譽益

天罡為民
害日久

流移土著
悉西受公
活膺德大
矣

倬厲廉隅以道德自重。絕不干預公事當路者高公節以
秩未滿擢淮陰司理時赴丙辰公車舟中聞報快然以
不獲與試事為歡因已泊儀揚界遂罩車之恠厝除左
右獨肅手裁。性素嫉邪。兼職挾風霜。公白是可行吾志
也。決斷一以明寬釐蠹為先。寮屬悍之。人郡敢于以私
淮故豐沛遺風背公死黨水綰轂漕運為四方舟車之
所輻輳民雜言嚨游手者輒輩子成群持訖私譏官吏
探急動衡睨挺以相抗而一二巨儈豪駔窟宄其間巇
公法而走包直尺符所指椽胥遠相與友右市姦得驚
恣如故故時有天罡之號公康得其狀緝渠魁三四以
聞而臺大加將且屬後舉尚以在職日蔑權多中制末
盡成擒然士民已額争相慶而姦黨不無側自云時胥
早亦地千里流民竄淮者戶無感億萬計郡守以梓里
故責居民存養戶類其數朝以秋望生還否則律坐淮
郡驗然恩乱者十室而九公亟條陳設厰賑殍。以官董
其事乃檄各縣屬分任遍給所活流移甚家。淮郡以安。
已而蝗起飛塵蔽天郡守下令捕蝗委公鳩其屬公誠
心襄理禱籲懇至。尋亦死從相半。蝗不為災。時賈人有
質流民子女為利者郡守禁特屢兇輒膺辟株及疑似
適有為奸居所驅因下淮理公訊其無辜竟直之郡守

上二十四

天四十二月

恚焉公弗之有顧然微卻矣舊例府屬每巡次掣備鹽
值鹽使者禁屬公公素廚米鹽事且遠洗判數覓實之
高閣或有爲公慮者曰緝天罡勳暴也迹於任怨施官
粥便民也嫌於居功反案牘似詔已之明難子其爲上
謝鹽務疑暴已之清難乎其爲前公日率吾素盡職耳
他違恤焉無何齗公者累喉姦徙影掠公行思所以陰
排之而蟂蛄之聲隱隱騰奚公鼠飄飄然解紐節日就
道卒不更理其誣日君年望縣車微北李固頗乞殿帚
樂田闔也馬知排我者不爲禍我耶既歸里中清約不
殊寒素絕不齒及生業所餘俸橐盡出以侯祖塋及合
旅廬井之賁饗殘之外毫無長物蓄公者學潜修居恒
綜理冢務悉出其孺人范氏手周歲自除力元旦一之
日外無刻不拓戚爲事大父所貽諸生時紲矣通籍介
賡文無論李固冷曹也兼六閱月而罷晚復横遭綠林
之難宅筆俱災公樂不身免闕之後竟不兔於宴大都
公生平戳辭不設城府操行惟叟大體不斤斤繩尺問
蓋其天性然也莊重簡默對妻子無押容尨矜然諸重
氣謫聽位大事里族倚以爲重然少叚谷不習世周旋
態所至多落落難合久或人能諒之不則未往往謂詬
居以故仕不押於宜逢而志終喋不太長查公之所得

積乎其身，書及子孫，天之報善，人寧有爽哉。

亦公之所失也。公有子二人，長太齡，次二東，太齡邑廩庠，有子健。徽倫，健徽辛酉同領鄉薦，二南邑庠，早衰，有子佩，顯年蓋謝絕世務，日課諸孫，手不釋卷，至易簀，猶以夙抱未揚，囑子孫以先業繼志。無一語及家事云。

天四十二月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十五

乙丑天啓五年

秀水 沈國元述

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知毛文龍、遍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關犄角、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衄、實爾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恣殫方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着該部即與餉臣酌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

喻中外所請 先准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咨忠勤、爾其宣示朕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叛奴、軍興有年、兵機宜審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兇逆、用佐天誅、朕不愛畀數 以賚爾將吏、欽哉、故諭

議謚之文此爲絕佳

禮科劉懋慎、舉

大典以昭公 道疏曰 臣 頃辦事本科、接禮部議謚書冊、閱列有五年以 內應議者、有十年以外者、又有年久事湮者、無近不搜、無遠不羅、蓋惟恐卓行奇節、偶沉于

明盛之世、以爲

大典憂、甚盛 心也、臣竊以爵賞、榮之 生前。謚有 功也。高名。

榮之身後褒有德也。生前之榮賞或有力可以攫取。身後之榮褒非無德可以倖獲。切予謚之名若鄰于虛而忠貞自好之士必不甘以一時之浮榮易百世之污辱。則虛名正以佐實賞之不及又甚重典也。若之何可不愼。第所議者而止于五六年之內則人也近而行實易稽。事跡顯而是非易核。其應謚其不應謚一比勘可明。固不煩擬議也。即不然或意見偶有不同議論偶有不合寬之亦不過十八年之外勢焰到此休歇。公論到此昭彰。某應謚某不應謚一諮訪可悉又不致失之眞也。若泛而及于二十年五十年以至百年之外其人世既已悶絕其事跡亦已湮沒問之廷

五年正月

駁得快

二字奇絕

臣廷臣無耳聞者。問之鄉人。鄉人無目見者。無聞無見。安所據以用其諮訪。況謚典五年一議。迄今幾經議論矣。豈前此不在諮訪中乎。豈當日見者不知其人。今日無聞無見。反得其詳乎。若曰故老相傳。尚有可採事。臣自入都以來。見各省士紳各為其鄉人請卹。其各子孫各為其祖父陳乞。或公揭。或單揭。不啻數百紙。大都以一節槩其生平。而據墓表為實証。夫墓表。子孫私揭祖父之言。偽增事情。粧點文采。十有九假。言無一眞。雖大奸巨惡。舉世唾棄。不難冒忠臣義士之行。加以私褒。當實錄。則人人皆大賢。人人皆可謚矣。被不肖

曲盡世情

以華袞而濫百世之榮名。豈不辱于
大典蓋干忠義之志哉。臣愚以為自二十年以後、曾經
謚議兩番者、苟非凜凜大節昭昭史冊、足信今傳後、一槩
除名。勿濫訪單。寧重予毋輕。俾寧人有遺于謚。毋謚可議
于人。庶幾有謚必賢而謚在可勸也。乃議更有進于是者。
凡不肖子孫不能光大先德、以蓋前愆。計假祖父之餘蔭。
僥倖當身之顯榮。每以央囑有力、轉行圖度。彼有力者。顧
念香火。托名先達。亦每每曲狥情面為營求。況以有力之
人。自為當身之計乎。勢在可以驅羣力。權在可以奪衆議
則廣布揭保。濫騰賢聲。何所不至。其為

巳六十五

三　五年正月

立意甚公但恐人不能耐

大典厚。又可勝道哉。臣 愚又以爲子孫見在要津。其祖父雖在應議之列。姑暫停留以需本官謝敗之後。從公另議。則抑私情以伸公道。郝小嫌以清
大典。豈徒爲
朝廷重名器。亦以爲本人惜名節矣。而皮情多公論易淆。
典禮攸關。參酌宜愼。臣 不識忌諱謹循職掌。冒昧上言。伏
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在道陳言、請早剖門戶、疏凡十上總以東林得淮撫、則暗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奏

入、
下之所司、
疏中以李三才爲黨魁、張問達、趙南星、高攀龍、曹
于汴、段然皆在論列議者病其苛爲

五年正月

二月

吏部抄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內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詭譎之辭、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黃之口、誣眹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議巨奸、招權納賄、王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順指占風、附會於外、朕思遼疆未復、黔省不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攄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勿論、徒兇人之是悅、壞作人祖宗之至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

已巳二十五

五 天五 二月

之路、故諭

宴天下卓異官員、江西左布政談自省、四川右布政詹爾達、江西按察使蘇進、湖廣按察使黃景華、山西右參政賈克忠、眞定知府馮師孔、西安知府鄒嘉生、武昌知府周頌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眞憲時

吏部會同都察院
題舉四川等省直左布政等官閔夢德等二十四員奉
聖旨這所舉卓異官員著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
掌河南道御史引奏面加獎賞爾部、紀錄即與不次擢
用見在的還賜宴禮部以示激勸欽此于是吏部合計
見在應
朝卓異官談自省等八員并前計推舉未經宴賞見在
應
朝官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直憲時二員共
十員請

欽定日期、照天啓
三年儀注行禮、
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充會試總裁、楊景辰、朱繼祚、蕭命
官、姚希孟、楊世芳、胡尚美、莊際昌、孔貞運、吳士元、侯恪張
翀、姜日廣、許宗禮、羅尚忠、白儲熘等、充房考官、
禮部侍郎薛三省知貢舉。

七事皆有裨邊計

巡按陜西蔣允儀敬陳籌邊七事。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
官。一選擇有司。一積貯爲本。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
撫賞宜議。一恤核驗夜。
延鎮邊長一千二百里、處處皆沖、而保寧常樂、又止一
牆之隔、沙與牆齊、至設法掃除、隨掃隨壅、虜馬一躍即
入矣、能無虞堂之虞、三千、軍丁設有額數、查萬曆二十九年
之經制、官軍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員、馬騾三萬二

卷二十五

天五二月

千一百三十二匹上之閱視太昌元年十二月終止有見在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六只馬騾二萬六千九百十三匹至二次閱視則又減少矣若減復十九年之額則添一軍又需一軍之餉近部議有增餉之帶向又有裁餉之議此時增固不可減亦不得籌邊者將何策焉詳椎就見在之軍馬酌地方之緩急如保寧之上次閱視軍丁八百一十二名今因後遼調去未補見在止五百五十九名此原數尚少二百餘名此可不急為之後乎馬騾今三百七十一匹隻視上矣閱視馬騾五百匹寸匹隻又裁一百六十餘匹矣此可不急為之補兵此營有一將官而統此寥落之軍馬將向以展其生平卸日附近城有警撥兵可到恐虜賊不時竊發疾需能捲耳乎此補兵馬之宜急也常欒居鎮之東其中浮計猶之保寧也且邊化之擾甚于保寧軍丁止三百七十五名除長夫守城外不盈百餘馬騾一百二十九匹尚不足遣送之用犄有虜變何以應之保寧因警而添參將此地獨司不為未然之防邪保寧常欒鎮之左右手也欲照保寧例添一路將勢必不能不行之法則協鎮設軍一千三百五十四名馬五百七十三匹似可駐札此地以一十軍丁撥常欒合常欒堡三百七十五名共

議流官

足一千三百七十五名數并馬五百七十三匹、合常樂
原有一百二十九匹頭、其七百餘匹、尚餘原營軍丁二
百五十四名、補撥保寧、其計九百一十三名、數六百名
減營伍矣、其米充保寧二百五十三名、今根食自今年
月日住支、可爲補馬二百匹之用、如此則保寧
獲全營之慶、常樂得有兵之勢、誠校急之着也
新例大將易地而官、并欲擧副叅游盡易之、何也、蓋緣
國家承平、凡疊壇之遷、皆借人之才、拾級而升、而取償
于占役剝卑、則本地爲大便、切指其家之老幼、并其親
戚僕隸、無不可言也、兵不論其家之營作與夫親咸之
營作、無不可役也、有功則私其所親、全賞并勸、有罪則
中其所仇、全罰勿徵、豈推并勸并徵、且因其偏暱甚而
疾硯之例、卒伍之暱、爲父兄于弟、何疆圉之同于閭里
鄕黨乎、則
新例之易地、而官也甚善、而土人又視此官爲世職、見
外來者、不嘗眼丁、囑托一有不遂、使騰怨謗、且偷鑛何
有養廉地土、自本鑛人總戎、將膏腴日漸侵僭、據爲已
業、今所存已無幾矣、無廉可養、能禁大將軍之不復剝
單乎、而始卜又復乘之勢、不至外人畢足不來、土人攘
臂而往不止、而疆事其堪再壞乎、是宜再申

天五二月

議有司

明禁以易地永著為令而并清其養廉之占地照舊額
歸之于官無總鎮一方者師中享七猶有資也向副參
游者體亦漸崇所轄兵馬示漸象其占單役單也亦視
大將軍為等殺而近日且欲以各堡官之賢否責之閘
報足其賞罰之權亦重矣而可不與大將軍
一體易地以洪盤路之蚜破情面之查乎
給軍全憑足餉兇延鎮黃沙四塞無地可耕本道斯色
俱仰給于民運則運民之征解于州縣者最切最急時
有司牽皆坑楬或借名于花戶遒員或犯言于加派不
堪或准議手水旱不時即有征者撮那借用私充囊橐
遂至不可問咒
功今嚴而官之逯窮餽破者且逆知出頭之無日盈肆
誅求漫無清楚民且無死所矣尚軍餉之足或則寬
功令而擇有司以挽凋瘦宜隨才而用資格斷不可拘
者也啟當選授之時或調轉之地亦必為此撥地另着
。分眼界凡經察處及教職年衰者分置此地則如薦
揭之
奏章保舉之次示當念此苦地另出一分照管广真者
分拘常限至如維川宜川等縣量選科甲凡當用邊才
之例三年即准行取不准調須如此則十年內轉為充

議積貯

足之境矣

照得安邊之道、必以積貯爲先、延綏鄰虜穴、兵馬甲天下、宜乎積貯之多、奈近日民運通欠、京運愆期、倉庫蕩然、幸戎索、尚得苟延歲月、倘一旦告變、如辛酉故事、疲馬餓夫、欲以對敵、必不得之數也、若環而攻之、以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忍言也、且年來水旱不時、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辦于一時、則積貯一著、最爲喫緊、查廣有庫正項兵餉、事驥正項召買給發外、不得已而後行借糴之法、合無干新庚運瘝實銀庫暫借賞懸等項銀三萬兩、并清店各堡節有賞銀并易買應賞節有銀各若不分發各路鹽收官、干就近米戥地方委賢能官、毎人多不過干石、限以時日、糴買酌量某堡應貯多、某堡應貯少、其見在有糧者、不必再糴、欲成買米入倉、另履積貯、求春備騰出糴新、一如常平法、各另置印簿、干院道查盤、以驗多少、不許注消、年積月累、不有餘利邪、然計剩又須計害、恐召買之人、捧和嫌枇、借卩價值不等、各要精求足數、不許作弊、惹落驗懷、民閭其中、搬移傾倒末戈、無升合之行耗、量照時價、每年多五釐、而買者不者干虧折、則可縪之

天五二月 四

以法矣監收官即令上倉亦不許索取常例致延歲月該理每查之即可知買者收者之賢否矣三年內餘米至百石監收官并委買官即與優敘紀錄以示激勵一以為軍糈之先謀一以為救荒之碩計其于邊疆利賴良非淺也

議馬匹

虜之利在馬我兵之利亦在馬虜之馬甚多愛惜即尋常亦不騎坐所以養馬力也而我獨不然不但不惜且尅其料矣延鎮戎馬自援遼征調以來精鋭軍馬挑選殆盡而倒死馬匹又一時不能全補按合鎮萬曆十九年經年例之額馬騾則少八千七百有奇補一匹則得馬價十二兩若盡數清補一時難措合無酌量于兵部或冏寺請發銀二萬兩以為買補缺額之用查往時馬匹倒死仍支料草一遇點驗雇馬充數其買馬呈驗多求嘗托驗中未幾執報倒死諸加此類難以救舉合先行令該道嚴行查移如死馬之料草截日住支從實報官積少成多湊補之買馬及驗馬一秉至公倒死者計年遠近酌量追賠此亦救弊之急著也若外有將官家丁其人率多驍勇非將官之手足乎乃不肖武弁平常有小馬

之說致令都為步兵督陣搶馬豈屬法紀令宜以有馬
充弱軍丁責令守城即以其馬免給家丁廣為兩便而
小馬之弊不能盡餘該道仍須每季一親查點即
用印烙但有瘦損影占者單丁細打將官議處
邊材難得器使宜先凡各營路副參遊守中千哨把當
因具職賞以謀其勞績故才守兼全謀勇俱備者上也
或才遜于守而足以調度幹理勇勝于謀而足以破敵
冲鋒或有諳天文六壬之謀或有精火器製造之用皆
有補戎行直合兼收若各官加意於平時軍馬不缺剝
尅末閒竭力于秋防邊陲晏然地方安堵者一年當議
薦二年當議推三年當超擢按事以責其功因
功以錄其用上激勸而下奮發邊事有頹矣
中國所以駕馭夷狄與夷狄所以以附
中國者只在撫賞之善不善耳故賞有定數勿外濫也
撫有定時勿優期也物有定式勿減損也然延鎮撫賞
每歲三萬八千有奇而段絹布足皆在其中惟是買貨
之官往往以賞物為奇貨以若遣為利數借庫折之短
少與節省之名色買皆濫惡銀多折取以致兵賞不精
勞有煩言或再三曾拒不肯收領亦忿怨而去此欲勝
領心款堅固能久也合無以後凡差季各官必選府佐

卷二十八之

又五二月

一到路足傳延入二所焉司軍即價貨又絕地狗之
體等將壯火守避人使或不中拿騰價何一買屬賢
論失領亂者人不有之知盡耳問中值患切貨托者
罪傳與此手犯舉有軍小但目追有相貨陋必而即
既砲該時每時砲之也數各盡雖卮當物規如趕一
核火道即每烽傳此非以墩左究落絕之句式委時
之軍不繩遲火烽權在充軍墩罪有無不墮而無或

矣狩時之之未虜雖預囊皆夜
不以差以是傳出在則或僚若
如法人法皆至方操曹假守遑
所操稽亦因鎮虛堡故誰生貧
以堡查無守而張而沓差堡苦
恤即之及墩聲聲墩然以統恤
之行倘矣原息勢畢無役之之
尤究虛是無已以亦人使將不
恐革懸有人間俺不者是領可
軍失役平猝遍耳能有墩不不
有事使日然省目無之軍得閒
苦者點戒之有者議閒皆過核
亓將查嚴須速如有有操而之
我領不各手于前虜一堡問不

點精店收纂難
染好家其許要
者采奎委省人
即承數官之香
為委史既名必
薦官則省而縣
舉即自衣令佐
以以身情委貳
酌此無之官之
其為染貴藉買
勞最驗亦為者
倘殿物須封該
物如論先落道
悉買值謝之無

不知、與不核同。知之而不議恤、與不知同。查軍粮一石、又小粮三斗、所以優恤之意也。今因虞歉、扣一斗以充撫賞之不足、是何異割肉醫瘡也。所注見告、皆鵠面鳩形之人、而冀其遠窺近望之能得邪、則別項或可裁而此糧之決不可扣、撫賞原自有撫賞之銀、何獨于苦墩軍而奪之食乎、如前規已定、或量增之冲而酌為扣留、如太沖者。盡還小糧。不冲者、扣除亦不為過、墩下有荒地可耕者、量給牛種、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其小糧盡扣作牛種、豐歲即復併還官、如此在戍軍無地可耕者、有粮可食、有地可耕者、有資而食、扣其有餘、以補不足、誰不趨、宿飽以傳烽燧哉、即謂恤之即所以粮之可也、仍嚴行各營堡、將被虜殘毀墩台、及原無墩台望房、查明舖築、勤限全備、令墩軍有所棲止、可以長川哨望、又各瞭脩水舍一處、預為[illegible]水、以免墩軍取水被虜之患、此亦脩防邊備之一端也、

革刑部侍郎王之寀職、追奪誥命、

御史楊維垣劾之寀以張差一事、倖功翻證

皇祖、勇

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何以服天下哉

大理寺丞徐大化、誣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

詔從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贓、

修理弘政宣治二門

三月

奴破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擒斬有差兵部奏聞

自奴酋煽禍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來為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我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為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至旅順口一百二十里三面距海唯北面狹束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團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援之基已經獲議允行間戶部會議裁登餉十萬兩議鎮因枕瀋之費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遽有旅順之失矣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所撥守百里碁布鼎足傳烽自以為可保無

奸弁誘陷
張朱二將

慶以待三方興師爲聲援耳何物奸弁如曾有功有不
奉撫鎮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士興功及二將迋而
有功適約不來即有虜騎猝至重團我師張盤力戰被
瓊朱國昌罵賊陣亡惜哉忠義之將爲有功誘陷一至
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戮將血屠遼民之慘不恐見
聞曾有功潛匿四日坐視諸將之死意不出一師爲救
接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褫其婦女細觀前後
情節有功之罪上通干
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
被憐必無生理死節之尔國昌徙登撫查報從優誅埵
逃難遼民流離可惻通應亟行賑濟有也至千旅順口
宜對登州不及千里爲我師東渡之門戶今金州城池
已爲加首削平而孤懸旅順何所情以自固應照前議
逑爲關城南之一否三十里導弥海水以成
天險安掙遼民漸圍坝復誠不容一日發矣然桃濬必
用戰粮登撫承議取給于領餉之內無事他求以有禀
貴近戶部以閒門新增議裁登餉十萬兩遂將前工腹
閣逝推登撫揭帖逐一清決有六萬六千兩不能歸十
萬之數承見盡載之難也史惜六萬餘金之費而失一
百三十里之險所省畫小所夫者大權其輕重酌其剝

害、則登萊二十萬額餉、似不宜以驟裁也、夫計部若干餉、虜則有兵為便、臣部急于海防、則留兵為要、各為
國家、起見、爲
封疆長慮耳、既經具揭前來、相應覆
請、伏乞
皇上救下臣部會同戶部將天啓五年登萊額餉二十
萬仍照舊全給一年、即將所留之餉、為旅順兩島士卒
修復城池、督率諸將領、挑濬開城南海口、且屯且耕、
保固藩籬、振起兵威、漸次而復、金窮、海蓋以為犁庭掃
穴根本、再乞
天語申飭、一面鼓舞毛鎮、益奮忠勞、勿以小挫為嫌、一
面責成登撫、益彈壯猷、勿以裁餉為猜、則所以圖雪恥
而成大功、以杼
聖明之宵旰者、端在此急着也、除旅順將官另行查補
外、亟圖收拾之要務如斯、統之
聖明裁定、

初六日

上臨學、釋奠　先師。

卷二十五

天五三

擒賊首安應龍

巡撫雲南閔洪學奏報安應龍者係六佐縣安京營人、長、合補鮓爲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遂知縣封府庫、而僭六佐、又以本年十一月圍羅平與阿九分管上下五營而僭羅平之半者也、種々逆狀、詳在前後奏報中、自臣等天啓三年四月移平師羅之兵、覆其巢究、繫其妻女、此首遂逃入普安、又逃入烏撒、屢發兵追捕、深山密箐、莫可蹤跡、故因安效良具文稱降、姑責其献、補鮓献應龍以誘之、摩之、如是者經年、始縛應龍以来、雖事閑三省、大局未結、安效良之順逆、不以此諭顏在滇言滇、渠魁不過數人、昨年九月既係設科李賢、今年七月再鹹張世臣所未得者、僅鮓與龍耳、茲復生致龍、亦聊以了六佐恢復之一業矣、除檄安効良切責其不并献補鮓、并飭道將令兵責守相機處置外、理合塘報、

三月十五日殿試第一甲第一名余煌第二名華琪芳第三名吴孔嘉

黔將魯欽、劉超等、沒入水西、兵潰督臣蔡復一既列諸將罪狀自劾復疏言協援無實乞專節制以轉敗局于是兵部請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懲前毖後方畧。

疏曰黔蜀用兵數年矣、糜費多少金錢、損傷多少人命、兵連禍結、迄無成功者、率由意見之相左、駕馭之失宜、人心之不固、法令之不行也。去歲喪師之後、上厪

聖慮、特簡督臣、重以事權、假以便宜、冀收廓清之效、毋忘前轍之鑒也、近轂我師勦至織金、節次斬首八千有奇、可以稱大捷矣、臣等方以克敵為喜、復以輕敵為惧、恐各將狃小勝而忘遠慮、成敗未可必也、業馳戒諭之、儆務備全勝之策、忽于本月十二日准督臣蔡復一咨文內稱、將領違節制、土兵首倡叛逃、總理魯欽、劉超、黃鉞俱以敗績聞矣、臣披讀未竟、不覺撫膺長慟與嘆息曰、非剋運之難逃、實人謀之不臧、亦非酋之[illegible]我眷

上二十五

卜三

天五三

工實我謀首有托也嗟乎有限之兵飼能堪疑番破耗未復之七氣能堪幾番推折且逆首海嫚無等若息勝出兵貴陽又若可嘆今之貴暘真物力人心又非昔日比矣則來何以禦々向以國習按二臣自有成畫臣部逸度聽揣無及干濟而千應一得可備點事之株擇者敬披歷爲我

望上陳之一日鼓士氣語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益有軍心齊一視死如歸故所向無前非敵兵所能制戰必勝攻必取無往而不利也自東西用兵以來奉潰成風未交鋒而先逃有累累于道卒由將領氣削日甚不能得士卒之心當事法令不嚴無以制將帥之命也今貴陽之勢危矣逃潰豈可再見而背臣門嘐告赤嚴行請革俾士卒領一吩得一分之貫惠營任養一人得一人之歡心平時帶有救騁扶纏之思臨陣自有親上死長之義又約東領兵官齊心戮力盡忠報

國進前有有殊榮退後嗜有顯戮倡奉而先逃有尤如信置之重輿如是而軍惡思不逃將畏感不逃又何患功之不成賊之不滅也一日定廟讚語日臨事而恨好謀而成于古用兵之要訣也黔兵其至今有有國之解兵矣旋有六庚之戕有大方之捷矣隨有重臣之夫有

織全之報矣又有施矣之逃勝敗反覆無一善盡者皆
治謀之不旗而論事之難卒也今逆酋罪患治天不容
以不討再拳閑係存之豈可以嘗試令行有臣因時制
愛細心条動某將謀勇可任前鋒某將機愛可備策應
某將堅貞可保韜重某地沖毋可以進取某地山除可
不以理伏業地適中可以救獲毋不嘗彼已而輕于戰毋
敵必察情形而向以守毋以一勝而自驕毋以屢敗而怯
之策吐有役石鬼距之勇而後使之戰我有萬全必勝
周瑜而後與之戰敵無一長可特之除而後與之戰加
善謀之赤壁謝玄之肥水一戰成功永無後患斯爲
戰以斯之爲善戰不然學堅壁自守以待時輕桃很
一日聽患廣桑楡之効可故而底宣之猷亦終有日矣
無纓明協接夫列國爭衡尚有急鄰之義一統全盛豈
明旨冠之心四省協勤業奉
能應中餉者屢矣督臣之疏曰求蜀出兵渭水而蜀不
而置求溟兵出德益而溟不能應何怨于視隣國爲壑
君命千周聞也而聞兩省以欽餉爲鋒令餉臣已解楚
飼十萬餘蜀並留協濟黔餉三萬九千餘矣分其餉而
不與以兵殊不可曉今爲學芝部與安勁良嘉崇明爲

安酋所餌合四省之土司以抗我我獨以孤軍撐持于
急蠡中賊合而我分賊衆而我寡不為土司所姍笑矣
再請
明旨嚴敢罨滇兩省逑發援兵與會合師期各分信地
或擣其究或扼其背或擊其勝分道并進使賊首尾不
能敕應斯為萬全之策黔督本
敢總督則滇蜀皆其所屬全撫臣商確行事將以下獨
不可檄行調遣乎若本省將臣而予聽黔督請遣重則
軍法從事輕則急拏逮問皆督臣所得為有自不以脇
省覌蜀滇彼亦不致以鄰省覌黔督也倘再拏之不應
以致授事即而省撫臣有不得辭其責者况于道將乎
在黔督之斷然必行也一日別順逆王看懍夷秋治以
不治以謂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役而使亦
順其性以羈康之已自有叛章之議遂起孤丞之悲是
我驅衆土司以與安酋合安酋得籍衆土司以與我為
難兵戈相尋有蘇然也臣前條議黔事內一歟云諸葛
之于孟獲也服之而已古未有盡其種類而兵連不已
看郎郡縣其地留兵設狀終貽異日之患又復
疏日向用安民以制獨夷有今可妝諸司以制其安民
縛一安邪彥以保安民之親祊更妝衆月把以堅安健

毋子乏致順、若安民怙終負固、便當褻其七以對助順
之士司、而我無愛焉、臣部覆議如此、益誠見士司如班
益貴之瑜未還職沙源河如士等塞亦自敵蒙紹鐵里
艱、而義之聲、參之漢等並入俊之勢、秦良王楊奮臂之
功秦明屏抗殺身之節、土司忠義儘有人奈何舍以夷
治夷之衛而他求捷伐敢今四十八枝、未必誠心歸附
于逆善也、特畏其虐蹈不能以抗衡耳、我勝則附我、賊
勝則附賊、勢所必至之理、為今之計惟頼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救此水火之民、持
省將吏、宣布
朝德威、逆酋如安邦彥、奢崇明、奢寅、計在必擒外、其
餘諸酋諸土司助叛之罪、盡皆赦免、能擒安奢二酋來
獻者、仍舍罪論功、卽以安酋之官爵土地畀之、降司之
助順、示照例封賞。亦告邊部、亦以不愛土地之心而恤
其死、陽戮力之柔安位而下、予以立功自贖以之義、解彼
合從撫黨之謀、從征上官也、我亟與寝嘉以鼓其忠義
之氣、撒衆安民以纖一安民者、斯正淮西泣治之日、溜
青倒戈之時也、所謂五大信、昭明威、示勒逆撫順。斷乎
其不可已也。一曰嚴節制、昔穰苴斬失期之莊賈、孫子
斬違令之嬖姬、軍法所在、雖君之寵幸、不可貸焉、信實

必罰威克厥愛自古用兵法主于嚴未有姑息而成大
罪者前撫之共陷也諸將掉臂不顧竟從寬典今日之
逃潰非前日之嚆矢乎督臣已捧
尚方之劍何難遵制之誅今流云
賜劍以重事權所誅自都指揮始總付參尤取死罪情
由戴罪殺賊等語信斯言也獨不聞軍前不用命者之
斷之例守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諸葛亮斬違制之馬謖亦何待于敵也
進而死敵人孰不競惕退而不死人孰不規避此東事
以來逃將聽兵接薩于道而黙事效尤亦數見矣今之
敗更有大小畏者未見敵而先逃即焚營而群逃藉口
施兵盡惑人心此風不止復將何極尚不以姑息為京
督至當查審一二首倡者得其實情立斬以殉使其進
而效死退敵必得生退而求生犯法必至死人人畏法
而不畏敵有備而自無患區區小魂何難定哉總兵失
事徑行解京請
旨副將而下皆得以
賜劍從事載在功令斷在勿疑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轉
敗為勝惟有此着為吃緊矣一日慎調募夫善克敵者
以衛將練兵為根本而兵為將用也必有紀律方整齊

其志。使不。能。不用命有。恩義以固結其心使不恐不用
命。又有威令以振作其氣。使不。敢不用命有能之將節
制之兵。始可以鞭撻四夷。淨掃妖氣。令黠師向如哉募
兵業已奔逃士兵又多稍實如施兵不可調已有徵驗
向聽越其然之謀妄以六七萬金傅其一逃又最各營
而復逃也傳聞施兵額與安酋通謀燒營爲號何諸將
不自欽戰亦燒營以應之各營徹已大約必出調募二
有募必附近之有名藉者毋以慣逃之無賴克數調必
土司之有忠義者毋閑驕鍮之黠猾應招募。之。精始。有
強兵。調。之。嘗始。爲。我。用。又爲之厚其餉以飽其腹。施之
思以作其氣有勇如方一可當百。蠢玆逆首終不出吾
掌握中矣但闡貴陽斗米價値七錢轉運又艱難非多
與額餉無以濟緩急蓋食足兵强一戰可以成功雖火
費干一時。賞。大。省下後日。額司農多方湊處。反。早給發
非臣部敢越沮而總議也。夫勝負兵家之常勝不足喜
當有成心負不必憂當有奮心精神一奮訐畫自周。捲
土重來何難遠到巻逆賊當屢職之後力亦疲矣諸之
司經燒剗之患心赤條矣。善。用。鬪。謀。以。渙。其黨。廣。行。招。
來。以。孤。其。勢尤兵家之所不廢。而今日之當請求也論
今日之失非賊之多謀。乃我之寡賞。論貴陽之時事當

可為而、貴乎能為。臣不敢求之于遠。惟就其切近可行者。條議申飭、語雖平平無奇、而平定西南之道、似不外是。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魁山堤決、徐城潰陷、洪水消涸無期、今博採輿論、鼎建新城、察險要之機宜、測山川之風氣、審道里之遠近、舟車之利便、期衆謀之僉同、初卜基于泰山、再卜基于午山、一謂地脈非宜、一謂輿情未協、今疇咨荒度、定謀于雲山矣、尋源尋派皆曰有情、人謀鬼謀、咸云協吉。淮海道開報、城之紆迴九里有半。高下二丈有七。其廟社衙宇之應建者三十有三。取舊謂輿、計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

諭平遼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鷙伏、尚緩筴勳、時懷旰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妖氛、用雪國恥、匪頒厚賞、以勵精忠、爾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師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又思各將士戮力行間、暴露良苦、朕屢干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御馬太監胡良輔賫捧詔諭冕服、冊封李倧爲朝鮮國王、道繇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賚酬、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撙節銀四萬兩、各樣蟒衣[illegible]纈段、紵

絲一百二十尺、昇爾以備賞功之需、爾當益矢壯猷、以籌勝算、結聯屬國、奬率三軍、養我餘鋒、制奴死命、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渼。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宷。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大抵以移宮建議者、爲立名躐等之資、整頓銓政者、爲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言得力于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乱　朝政請

敕下法司研鞫、已而逆璫熸

旨則仍發顯純嚴刑究問矣。于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

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焉。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

瑞。顧大章。

逮追贓、其餘本內受贓各官、趙南星等、俱削籍擬提問

追贓、具奏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六

秀水沈國元述

四月

福建巡撫南居益條陳控守彭湖添設大小將領水陸官兵城池臺舍廩餉屯漁事宜

設將領

一議專設遊擊一員，顓駐彭湖，即以二遊兵兩把總隸之，再添遊擊標兵一千一百六十名，仍聽南路副總兵節制，以成臂指之勢。

守要害

一議中左地方，逼近彭湖，居漳泉之間，最稱要害，宜仍移南路參將札守，扼漳一遊，必須泉南屬其節制，而語銅金門高浦中左各營所切近地方有警，各官呈，尤聽不時往自調遣，方無掣肘，而西寧為泉門戶，當移泉南遊擊駐劄，以資控制，如此則無兵之費，而得汛守之資矣。

議兵餉

一議增兵，照得彭湖遊擊一增營，水陸官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查彭湖衝鋒遊巡兩營，欲就舊兵共九百三十五名，今增新兵一千一百六十

天五月

添從役

築城舍

九名、其、一、千、一、百、零、四、名議處謹。中。標守備一員、轄水
兵八百五十七名領船四十九隻分屯媽宮處左營
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四名乜閫宮後暗以分顧
大武榮山龍港諸處石豎把總一員都陸兵六百二十
三名乜風櫃仔兼顧蒔上漁西寧看守鎮海營等處復
聽遊擊調度哨守中標立水哨官六名庄右翌各立哨
官四名其二千一百餘名水陸方布首居相照示可以
壯單容而保落蘿矣第兵行糧從未有增兵而不計餉
着查原彭湖中兩遊每兵月餉九錢春冬而汎至彭防
守每月加給行糧三錢今議長城彭湖不許汶江南來
內地桀給月糧一兩二錢每兵一年該餉銀十四兩四
錢一議添設遊擊浪隨員役一百名運水陸折舊兵通
其二千一百餘名歲餉二萬八千有奇而船兩衣甲等
費不與也除舊兵原餘外約增新餉二萬三千兩見行
布致司糧餉逈處查有洋餉一邱歲計得旨二萬餘全
以海洋之兼供防海之思似屬本分其不足者臣查別
哨無碍者補之總之下仁屋之時咸為計處廣不至加
泒叔民漏危安台耳一謀彭湖缺城遷泄建立官舍營
房查得彭湖築城去處堆媽宮山寬處風櫃水舍陸椅
昇稱形勝合無於此地築砲一座四面各澀三十丈高

重將權

閩屯田

一丈五尺至半之約銀五百兩城內起遊擊衙門一座
約用銀一百五十兩把總一座約用銀五十兩遊擊衙
門外起蓋倉厫二座收聘兵備米糧約用銀三十兩座
兵計一千二百餘名大約以五名為一閒該營房二百
一十餘閒每間約錄四兩哨官房金約起造二十餘閒
工料各加營房一借每閒約銀八兩以上通計用銀二
十餘兩應等餉銀內動支一議彭湖路將之設越在海
島以控制海防咸臨吏發較之沿海各將官稍加體總
似應改副總兵衙門兼協守職衙照例賜給
勅什旂牌外念彭島孤懸羽書鄭重仍
欽給關防印記一顆以重彈壓若標下員役丁標守備
一員左右翌總二員外再立中軍官一員旂牌官三員
聽用官十員各役錢糧豎於新增偏內遞支非此不足
以重將體咸臨島袁也至于事權則尤宜節制于南路
副將庶輕重租維內外浮應有彎指之發無陽閑之廣
矣一議乞田彭湖險島城木海外准餽遺向稱艱險閒
此島頗稱饒庭議者以為閑壁耕乞可佐軍需查彭池
故沙磯城園日南平回無高山以闌之眉持射一堪種
植准中墩山去北及龍文港沙埔壇稍稱肥沃盡可得
田二千餘畝但驅荷戈之象轉而緣南畝勢必不能合

無懇示、聽官兵自行開墾、收獲子粒、一切不問、俟成熟三年、然後徐議起科、沿海居民有願耕者、亦依此法行之、此一議也、又彭湖固漁藪也、若招置沿海[illegible][illegible]聽其搭蓋漁業給照餘票、行什一之稅、以海為田、面海濱之長利、莫非軍需之借貲、而必播殖乃稱屯田哉、此一議也、一議築鏡臺、查得彭島浮于海上、儒稱天塹、其地平灘連迤、有類蛇勢、岐港零嶼甚多、其汪洋空潤可以隱泊巨艘、惟媽宮暗澳、澳口兩山對峙、左為風檣仔、右為西安、計水向相距五百七十餘丈、而案山鼎立其中、最稱要害、此夷向川據此以與我爭也、則為夷之所必爭、今為我之所必守、合無于風櫃西安案山三處各築鏡臺城一座

日頃者邪臣假借題目誑鑛　宮庭虧損

擊紅九移宮三案已揑形章奏、熒惑聽聞

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主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拳拳可嚀不厭諄切者、輔道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宴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天五四月

旨令
還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還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
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為楊漣
一人獨以排闥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燝楊漣左光斗等侈口擁戴之功哉、且
元輔之方從哲首垣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
在一燝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〻人攘臂自
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室、請

選侍入居、諭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
紛也、臣常聞其緊矣、當濟世與漣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
者手握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
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爲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投一紙、濟世等心許而面拒之、獨
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前膝促、神馳而形就也、

天五四月

錄是而播自后之說、錄是而煽重簾之議錄是而捏宮嬪之詞、誣告選侍之稱名、錄是而興盜寶之獄、羅及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聖聽、矯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爲崇、漣與光斗等入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聲揚選侍之奩篋、併攫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皇八公主踉蹌徒跣而奔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

餘人、且毆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連及侍父、惴惴思
灰此不過假盜寶以為名、因赦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
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閣諭保全、侍父不得其灰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毆之餘、劉朝
等數人、又安能延端於犴狴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觀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 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墨二十八

九 天五四頁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々不情之波、槩可推
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煬蔽舊傳、迄今讀
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
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白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又安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群臣、安等即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激怒

皇上而重
璿侍之罪昡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
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為功之說邪黨恨之入
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
有
旨令
璿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功耳乃移
宮之說甫出遽使
璿侍徒跣奔避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哉、臣又以為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搶之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寶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還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奩篋、揉而充王安之囊橐、不罪搶而罪盜、不亦顛

例之極哉、王安鳳譬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

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本復甘心蹈乱賊之轍、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

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依爲奥援、線索潜通、禍福

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如意耳

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與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逆合西

擬、仰鼻息而聽頤指、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

敗、一燝懼罪及己、猶極力彌縫、再次徼還、提取劉朝等之

明旨、豈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死不

足贖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忿然不平代爲報復騰語向人

曰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親王令旨有死、况矯

天子詔一朝而碎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

費盡伎倆難掩

天二年六

天五四月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山、若華無限罪孽、以次敗露、自作
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寶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
政、撥意簒修、實者未必錄、錄々者未必實、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羣起而爭、本出忠愛、
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
震麗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渙

元良旣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宴然、未嘗有他說也。倘果有如奸邪所搆、擬嚴立巫
蠱之謀、則
九閽邃密、必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徼倖於萬一、乃徒藉
一風癲之張差、白晝特梃、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弑、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劉廷元之奏報
鞫審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駿聲等之口詞、明白愜當、獨
贓私狼藉、自分被察之王之寀、與同惡相濟之陸大受等、
無端造出謬妄之說、聞張差爲山間蠢戶、龐保、劉成、領

九 天五四月

西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傳旨、打點使費多金、
半出稱貸、業已得之、復為有力者所奪、懷恨二璫、不勝憤
忿、持挺尋覓、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乱闖而躝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寧之御、親賜剖決、其閒釁骨肉、流毒縉紳、可勝道
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內、未嘗有纖毫芥蒂、疑及張差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至孝、與平日宮庭、素未有嫌疑猜忌之情、益大彰明較著矣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勞苦爲甚、以致夙疾陡發、荏苒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之大盛、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即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諱、女謁而病耶、戕然在疚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之辟所不爲也、病而女謁耶、岌岌不起之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也、況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表、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矣影響附

會右妄也、佚時以課用下藥、歸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口捜
皇上、傳諭諸臣、以爲原有夙疾、因勞致甚、大小臣工、莫不
欽承、此當日
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至明、危而不亂之證、足盡破從前孤疑之說矣、何爲
復有向後蛇足之口也、先是、元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國本、竝

請如斯
視朝、以慰群心、及聞病已增劇、慮且不測、率九卿科道官、
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跪求望見
嗣皇清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蓋百迴腸而後敢一啓口
也、
先帝矍然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承
顧命、有輔導

皇子為堯舜之旨、是
先帝業以天下授之
皇上、業以
皇上託之輔臣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羣臣耳聞目見者
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復神其藥之奇驗、羣臣孰不思幸
一試、莫敢先發、遂流聞
禁中、有
旨召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褒賞有加日昃、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謂曰止可一丸、強之、乃再進一丸而
退、詰旦昧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証、況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羣臣、亦安忍不令可灼進藥、特無救于大漸之勢
耳。即今日 豈遂忘銜恤無已之情哉、孫愼行自隔年之後、
天五四月

起自田間、突興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誣
先帝以受鴆之慘、加從哲以弑逆之罪、片紙傳播、旋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弥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
輕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
問達削去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下、半段發出、該改會
奏爲會議、以啓邪黨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姦謀、承望風旨
者、欲殺人以媚人、畏避凶鋒者、不信心而違心、饒有半吞

半吐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論、獨黃兗、纘王志、道徐景濂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連篇累牘、侃侃鑿鑿、足砥一時之狂瀾、定千秋之鐵案、時非皇上天語親傳、有皇考進藥亦昇天、不進藥亦昇天之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而不可撲滅矣、至可灼情出迫切、似亦未忍深求、乃業知睿照難欺、輿情難奪、猶躕心狠、已故遣戍以存不了之薪火、亦太毒而狡哉、夫可灼之心、果出於毒先帝耶、卽朕躬亦不足盡其罪、果出於愛

天五四月

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冤、
先帝之逝、果出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不出於毒
耶、何爲從哲偏受其謗、噫愼行之心、路人知之矣、不過以
丁巳被察從哲實在政府、黨人乘其悻々、從旁唆弄、日以
報復爲謀、一旦死灰復燃、遂爾急不擇音、並思假借題目、
陷衆正以悅黨人、可以立取大拜耳、孰知
天鑒昭々、枚下首推、竟以紅九之故、斥而不用、小人心勞
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錄之當確者二也、錄今而論、孫愼行
斥矣、李可灼之遣、不可不還也、何者、情無兩是、理本相因
也、御臣又聞鄒元標鍾羽正當日亦各有疏入

告、而秘不發抄、兩臣立名非眞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
生平、其秘疏不抄、必陰附鬼魅之說、而又欲明逃非刺之
外也、韓爌會議之疏、足破一時之謊、何以元兇罪惡貫盈
猶爾倒身庇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非各不相掩也、至如
江西監生楊維休奏昌日錄一書、草莽一介、何從而記註
朝廷之起居、且刺及
宮廷之隱微、中間語意閃爍、雜述舛錯、非潛發意旨、則揣
合嚬笑、眞無忌憚之小人、豈非
聖世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未完

卷二十七、

一月　天五四月

神祖實錄、從實紀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黃克纘王志道范濟世等、與假借誣衊如王之寀孫愼行楊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與臣疏一并宣付史館、務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其於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

先是御史徐景濂亦言禮部尚書孫愼行、疏參舊輔方從哲據李可灼紅丸、爲弑逆罪案、併及傳封、識諡移宮、三事、自附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陳恒從哲也、不、亦寒亂賊之膽悚忠義之思哉臣職忝觸妖謬與編修倘不明白一言告之

君父質之天下後世而昌焉言弑、貽青史辱、則不忠之

尤也、竊惟世道有公是非。人心之真是非是已。今日論
從哲、且勿問其他、最吃緊者、弒逆二字、須辨其真不真
也。真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寧止議削而議奪不
真則天地鬼神。猶默鑒之。誰。敢殺人以媚人。夫
皇考期月懺讖。其誦萬年
天子。只緣體弱、兼以哀傷、當其 召見文武囑輔
太子、為堯舜之君、蓋已知自無起色矣不虞
賓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擘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嘗
之藥、么麼可灼、安所追三尺、僅僅奪俸回籍乎哉。噫。太
纖矣。責以不誅奸之義。從哲自當心悸。而必曰薦醫進
藥。有弒事焉。匪特重誣舊輔也。正輕誣
先帝也。恐 天上之靈不康、臣子所不恐言者也、失紅
丸之即為利尔臣何敢知、第想當同受 顧命、鴆血藥
曰之旁、匪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英國公張維賢、奇、肩
閣臣劉一燝、韓爌在、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如
華黃加善張問達黃克纘在、以為毒乎。羣疑之。當必有
抗疏力爭。而何必闃然忘語。以為丹乎。羣信之。不必有
本達致憤而胡以耦俱無猜。無亦勢處彌留
主與臣交迫於回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亦同誣弒逆
大惡誰可獨承。是 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計賊而里

卷二十六　乙天五四月

虛心照心
平心衡之
而已可然
矣

居宗伯獨抱孤忠也。臣萬萬不敢以受敵謗
先帝。以弒逆冤舊臣。而結黨禮臣也。若夫　貴、妃
封后。不早爭礼部之先。謚號稱參。不詳討降王之李。真
乏識力。全欠擔當。慎行歷數而督過之。誰不譁之。而謂
此亦弒逆事。臣子所不忍言也。獨有移
宮一節、中外久疑、臣訟言之可乎。蓋當鼎湖再泣寶御
未登、即煢煢孺子靡依、夫原無嫡庶少長之嫌、不惜羽
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社稷之共主也、選侍雖鍾愛於
先皇曾受護持
太子之托、然非兩宮比也。館於別殿。則名分肅體統嚴
正
祖宗家法宜爾。令諸臣行所無事、輔
冲主以孝治也、不成清寧乾坤哉彼孑然一嬪、呱呱一
女、逗留不從者、何故、豈希冊妃之　遺命耶、抑有要挾
之隱謀耶、宮中一段真情景、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然獨斷、中貴之目、臣寮之耳、皆風影也、自
重簾語出、而
內廷閧然矣、促移宮者輒懷爲奇功矣、自李黨語出、而
外廷閧然矣、言　加恩者幾中以奇禍矣、嗟乎、此禍根

世無一非王室之煽搆簸弄邪臣孤媚而不自醇耳總
之未移以前為
國之念自殷既移以後居功之情太躁。致有幺單醸成
多事而做李家宦吃李家飯此等市儈語可溷
宸聰乎可穢大臣齒頰乎臣因是不能無說焉
光廟實錄既已開館纂紛則一字袞鉞籍史官之直筆
含霜片語春秋。須總裁之忠恍搖日。倘錄已篤虛而失
實則史將傳疑所亂信安所收哉今　疏經會　奏是
非當聽之公評而收擅總裁筆削或疑其私聽夫以好
修考終之　聖臣民方思纂之不諠撿揚之不盡而目
之曰弑將視
先帝何如又視　陛下何如封借
君父之大浅臣子之私仇欲加舊鞫以弑逆之名構
汚　先朝以不美之語恐亦春秋誅心之法所不貸也
欽祈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寬無刻。無輕言弑逆
以傷
主德以玷　國史正世道人心一人關領也并乞褫臣
以謝礼臣臣愛　君心赤但當得天下萬
世一段不滅之公論即受斧鉞不辭矣

天五四月

及時修屯真体國之良圖言屯政者多矣此為簡易直捷

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曰、邊事初起、兵餉都盡倉庾無策、不得已、議發帑、議加派、議搜括、特一時權宜之便計、豈久安長治之計、謂乎、今奴雖蟄伏三年、又狡焉思動矣、微獨奴、即各邊鎮之人、兵苦戰不得息、地跡躪不可耕充國之困先零、孔明之屯渭田、惟時爲然、奈何棄可恃之時、置自然之利、而勞勞焉按逃亡病故之虚數、乃取盈而攫膏枯髓竭之貧民、以應之、猶不足哉、脫有不測、未知帑可再發、派可再加、搜括可再議否、今各邊本色折色無筭而闢門海外、黔中、遵化、密雲、以及各邊餉曾數百萬、司農嘔心瀝血、無可奈何、尚欠二百萬、

明旨屢屢會議言者欲汰兵減餉大驟而議汰不至散爲深林不止也驟而議減不至譟爲囂不止也不汰不減而以驕子奉之勢必如索眞粟不饜不休此不待敵國勝負之變未困虜而先困
中國矣然則舍此更有奇策乎屯之爲利臣 同官林宗載前日曾專言之奉
明旨屯田既有七善何不着實舉行而但未及所以行之之法也請自山海以遠各鎮如兵每萬各簡弱者三之一以屯人予旱地二十畝准糧九月寬其所入以示屯之存利利之所在人忘其死其誰不黽勉從事者約而言之不但七善更有五利焉以此租抵月餉則無汰兵減餉之名

天四月十八

而有汰之減去之實。其利一。抵餉屯租、取自邊土。則脚費自減而津門之六十萬、漸次可裁。其利二。米貴于珠。量不飽痛邊屯產穀。則價賤而上腹易果。其利三。牛馬仰給、全藉芻梗、邊屯舩被。則草料充。而騎可騰驤。其利四。饑寒不迫人心有恃。屯之所以不能已也。其利五。是困虜而不困中國。兵馬用而若無兵馬。豈非惜餉之急乎。或曰、忘奔操之時、士飽煖而不服習、以其卒予敵也、失東作者以三月始六月終、秋獲者以十月始、十一月終、他月皆可待操。旱田更多餘閑。況所[illegible]。特不任戰三之一。其可戰可操者固不妨也。且昔之望風而逃、調募豈皆不操之兵、亦豈盡爲屯

妨者乎、或曰債師怯而貪、平時懷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為

國減餉者、是不滲夫債師之愛功名也。甚於其愛財貨也。如一師得萬人能簡弱者三千人授屯、是能於每萬金中、減司農餉三千兩、取該道覆覈實冊簡軍若干屯田若干畝、代餉子粒若干石。備細報部、移咨本兵。照軍功加。衛俸一等以閑屯減餉立多寡為本帥賜爵之崇卑。彼冒矢石以殺虜固功。此闢邊利以困虜。亦功也。況彼危此安。人情尤樂趨乎。屯之與兵相利不相妨斷斷無疑矣第不圖之暇時。待事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

天五四月

然後見日求夜、稍稍不效。而曰屯不可爲、此非屯之罪也。又屯熟之後。穰穰滿家貪弁橫索。起稅催糧、致攻苦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數爲茂草。而曰屯不可爲此又非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萬之逋金可省。數十萬之人心可固能富能強可戰可守。司農得免攢眉。中外不至竭澤所謂久安長治訏謨非耶。若夫順天時。因地利買犢計種酌盈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畧在、惟當事者亟圖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察 臣 言如果不謬、覆、議施行、民生

國計、實賴此一舉矣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莫策黠事有二着、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以坐困爲鳩巢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着、一善御將、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爲恢復之根底、眞石畫也。

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每念兩門三殿、工程宏鉅、費用浩煩、該部那奏術窮、內帑撥括殆盡、悠悠忽忽、何日告成、朕念茲在茲、未嘗一日釋於懷也、今中宮等宮諸王公主、并司禮監等衙門、各監局司庫掌印管事牌子、及內外私家閑住太監等官恭進助、工銀共十四萬兩、俱發二殿貯收、仍

天五四月

着內外經管監部各官、會同巡視科道、照同給發支用俱要實心任事、仰體朕懷、作速催趲工程早完、三朝闕典、毋得仍前怠緩、冐被侵欺、違者從重叅來、必不寛赦、該衙門知道、

五月

御史顧宗孟謹陳清尅餉復營官疏曰、近見我

皇上傳諭兵部、邊疆多事、不可濫用債帥、以致尅餉剝軍、

赫赫

王言、直令司馬驚心而職方動魄矣　臣感時觸事、竊謂以

債得官、以官償債者、不獨大帥偏裨爲然、只各路領兵把

總近年兵部改作部選、濫用三科武舉、闢此一途、以便請

託通賄、此債之藪而營伍之大蠹也、行之已經兩年、在外

撫臣、人人苦其不便、而莫有痛言之者、今據實爲

皇上陳之、

國家制科文武並設、武舉會試中式者、始以次
題授守把謂之
欽依、其名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其體渥、游兵二千、分閫
一方、其責重、若此外水陸把總、領兵不過一二百、守巡各
道中軍、所司不過奔走傳宣、從來無兵部
題授及輕用加銜之例、止聽各撫臣、就聽用官及哨官中
擇、其人地宜而才優者、撥補之、謂之名。色。把總、經撫按屢
薦方
欽依。此舊制也。兩年前突將名色把總之缺、改為部選、濫
用三科武舉、托名疏通。實皆鑽刺。其中式者反或多壅滯、

不得徼一命之榮、或予以問地、不得叨一旅之膺、政體悉、不平孰甚、夫武舉下第、仍是市井無賴、乃百計鑽營多方稱貸、但得千金之費、遂儼然三品之榮、黃蓋腰金、明轎廣從、烜耀于道、問所統領、不過一二百之兵而已、兵部祗以請託通賄之途猶隘、特開此方便之門、曾不思名器之濫至此極矣、至于營伍之受害、則更有可言者、名色原無重費、不必挨敘、今况以多貲得官、必以剝兵填壑月糧幾何堪此名色、人與官相宜、官與兵相習、臂指之勢易達、緩急之因可恃、今官兵了不相關、操演虛應故事、如是而欲兵心鼓舞、其可得乎、臣故謂欲杜尅餉之原、必請復營官之

天五 五月

三便

制仍改部選名色更有數便焉、裁廩給之費、可以餉兵。省隨從之役。兵皆實用。一便也。懸補以為招則水陸哨官。各思自奮。二便也。守巡各道易于約束有犯者徑行申詳撫院。不必報部。三便也。至兵餉之不受尅剝又不待言矣。三科武舉、濫受

欽依、此兵部兩年以之政臣 故得陳甚悉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各處部選三科武舉、原係名色欽者、盡數列名具

覆、行各撫臣盡去員欽、聽撫臣從公推補、如有復選者、該撫臣指名參究、此亦杜尅削之一大端也。

真養之法
東驛遞并
一並吉酌

御史張樞直陳驛遞苦累疏曰臣竊思言官無職言郎其
職、得台諫之六体 然言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臣伏
覩今天下有極苦極累爲民間第一不堪。在撫按尤爲請
停而竟罔實益。托科道屢經陳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
驛遞一事。臣兩令衝衢、身經萬苦、茲蒙
聖明不棄、擢置西臺、且當
朝政聿新之會、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期、請先言驛遞之
害而後及職以除害之方可乎、夫驛遞之害、自昔苦之、其
需索刁難鞭撻凌轢之狀、令人難堪、臣自家食耳而目之
不禁扼腕不平矣、而尤未身嘗其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

任、有馬頭十數輩、牽羈馬十數匹、陳乞替代、情形甚慘、詢其詳、稱本役俱係富民、僉派走遞、有應役十四五年者、應役二三十年者、產盡蕩空、業無立錐之地、父逮子代、永無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臣於此有不能爲情之甚者、無何其中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蓋至是而數十年未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矣、然此尤非愚見也、迨後調煩河內、即以調停驛差爲受事第一義、夫河內之驛有二、夫萬善去縣二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覃懷一驛、則係四通周道、過客之馳騾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鶩、應付愈速、刁難愈甚、如是而驛遞安得不日瘠哉、問料理則有、官養

便見實心任事

所以可恨

之法有前任知縣邸存性之條議在、臣於是備查故案勉竭愚衷、其置買馬騾、羅收草料、俱照市價、毫不虧苦、至十柴薪之散給、夫役之僱攬、料草之收放、槽櫪之安置、與大醫獸之調養、差撥之輪轉、遂件安排、每時查理、蓋舉當官之心力、強半已注之于此、而後乃今往來應付、隨足、馹有接替之便、而既不至于病民、里無僉派之虞、而又不至于病馹、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任怨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業已去太去甚、臣自推役時躬膺劇苦心、不過為身家地方之任、力救湯火之民、見之懷慶所屬、如孟縣、武陟、修武等縣、已放效此法、又稱便矣、夫此一馹遞也、洵目今第一大

五月四

害、身是職者非不累牘條陳、然不無貼馬惜馬、之當裁也、索酒、索飯、之當禁也。假牌陳票之革宜懲積弊也。石碑木橋之堅宜垂永鑒也。此其慮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之未必行。即欲行之而又無奈勢不可行也、何也、有司之在今日其視借途之過客不啻如該管之上司一有弗備。即指之為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更視過客之僕隸又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為中傷為反間、而主翁之僕伎起矣。夫為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寧肯恃一時聲奸剔蠹之名而招天下鑠金銷骨之口哉以故索主者視為固然主物而應之者亦視為心供之需年復一

[illegible]前火害
存有[illegible]

為上官之身家體面

實心爲難

算。迨無幾計。致令富者肉剝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典妻鬻子。而忍于從去。馭遞之害。一至于此。噫。亦苦之極矣。臣計洞內雖冲。不過海內一隅。矧臣顆愚蒙。才非通達。然實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符衝衢者。固多才也肯推廣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可循。成轍具在。展卷燎然。似無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行。絕無可掣之肘。更無可撓之議。直截痛快。未有如此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撤行各省直馭傳道查理。凡有馭遞處所除召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姑從民便。其舍召募不行僉

二一九 二月

泒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成心。不妨倣例河内。俱行寬養

將殘黎漸就昭蘇。于

皇上維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由奏挺聲顛末、疏入起用、王之

寀遠訊追贓、

科臣楊所修請

禹要與張 李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略、分別編次成書、刊

行天下

戶科薛國觀上言、竊惟館選之設、我

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

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爲足選以儲之者也故每于會試進士之後定爲閣試之法以選之酌爲論寫之題以試之試中而擇一館師以督課而成之其上者儲爲台輔之器而其次者爲解館而分布用之要于會真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慎也乃邇來選館則似有不盡然者持論不必其博洽[illegible]腹也而以書简次之矣寫字不必其清真潦草也而以如潒收之矣或稽世族而閥閱之冑據竹秘爲世襲之業或借援引而夤緣之華視吏局爲取資之物總之借奔謁爲關合依錢神作打點溫厚之室輦金輸璧日奔走而無忌寒素之家座竭囊空即

稱質而非恤、彼亦知
明旨欲嚴禁恐餽暮夜之金者、則益滋其智故、彼亦知
明旨欲痛革恐留權門之褫者、則實禁其奔趨、將
明旨自
明旨、餽送自餽送、無論諸臣之舌敝筆禿、無益得々之數、
而
王言於赫直弁髦棄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爲倖進
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爲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
處女將適人、宜白璧視躬。以無忝于歸、而奈何以貪淫不
蕳自壞其眞耶。職意此三百人者、是四海之民命賴以造

五方之士習賴以維。

國家數十年之朝綱國是。行將賴以撑持而鎮定、倘于始進之一時。一開餽營之徑。毋論倖得者。乞哀驕人、有槐玉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慣熟。廉耻掃地。又安望其羔羊素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尚不幾長天下貪墨之風而重負

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

皇上近日于考選一節、減爲四十之數、示慎示公、凡以杜倖售而求眞人、海內方隅之向風、而豈肯于館選之法、聽其濫觴至此故轍以爲餽送之路不塞、而

卜之二十五六

五月

明查之奉行不嚴、則餽之路終不破、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進而觀政以需効用外、即宜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紛轂馬。略如朝
覲察餽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餽遺何禮、如係鑽幹。併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即以此時之靜躁。註考官之貞邪。庶
咸旨恪遵。不至作紙上之空文。而錢神不靈。或可洗輓近之倖竇矣。而又鄉評宜採也、周重鄉舉、以鄉之人、褱地相接、耳目相習、某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其褒貶、如謂鄉

之人未必知也、恐雖鄉之人而更孰為之知者今宜就鄉之有品望者一為採訪畧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即以所舉之真贗為舉者之能否。而鄉人斷不作違心之語矣考閣宜最也。詩論寫、不足以盡人、而國家既以此選館士、則即就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瞻與而有聞者焉、而標腹者不與、字取其端而楷書、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顧寫之禁。末試之時、題目勿令預洩、字號勿令暗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公。遴選定而、閣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焉。畧如鄉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倖投矣。

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千謀百鑽而總盡于餽之一字。舉餽之鬼運神輸屢奉

明旨不能禁絕、而總盡于實爲奉行之一言。實爲奉行而餽不行。不行而僞進可防眞品可核。將館選得人。其養之則台鼎之名臣。其散之則冰蘗之良吏。于以清仕進而儲相器也豈渺小哉伏乞

皇上申飭屢

旨斷在必行臣愚幸甚

廟堂幸甚

六月

初一日冊封　衡　魯　慶　瀋　周　蜀　德　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內殿祭告。遣正使郭興言閆司陞等十八人行

（實實有裨下民生吏治）

禮科葉有聲司牧攸重疏曰、觀　國家外征兵內征、餉有纖毫不從民取辦否、而今日民生何如也、皮肉俱盡、氣息奄然、所爲昭蘇而生息者、惟此二三司牧是賴、顧自去歲入計以後、行取者行取、澄汰者澄汰、復任者未即之任、而僅以此孑遺無告之民、俾之署印如劫之手、不知數月來、

（真情真話）

剝削幾許元氣、廢閣幾許事件、故小民之望新令也如嬰

未之納于懷而新令之應急予以避席也更不啻父母之惟其疾之憂也幸而自今大選近矣新令尹之叱馭有日矣然而發昇喪贊全從此立腳孔邇何暮全從此處着根是安可泄泄從事已者且不必縷悉當官詳引治法即就新任一事言之而切爲營缺之情分應杜也冲疲之甲科應急也憑限之克期應嚴也交盤之錢粮應核也到任之陋規應裁也上司之參謁應禁也臣請得而悉數之夫新選之擇地者曰吾寧淡無濃寧簡無煩風氣水土之不習寧近無遠使其果淡果簡果近也猶之可也而不知圖度地方者予已不勝紆玉之思屈抑借歎者于人不勝市德之

八關頭

署官者有參罰驟迫于後不致蕩擲逢錢而爲新任者有分數截分于前亦可安意催科也臣所謂支盤究核此也士人之初試爲令也猶處子之初嫁也是何等觀望所係而山鄉僻縣往往以新令銜字什物一派里甲甚之里甲有見面礼骨隸有公堂礼不肖者猶存乎見少即賢者亦且因之爲固然寧知此際一有濡染後來便難振拔何如立定脚根脫盡因緣提起精神料理整頓一番庶幾割捨淨盡規恢卓有餘地乎而撫按于此亦須亟以卓異優薦以示風勵者也臣所謂陋規應裁者此也人臣甫離鉛槧旋膺簿書即甚明敏初時亦覺憂憂心手不相習而況

挫磨硎銳鎖時日于道途奔走飢渴之際由是長接短接路隨筆晝夜乘風及得伺其意旨而揣摩之曰寛也曰嚴也曰明也曰暗也因而上下其手則新官之坐席未暖而奸胥之窟穴已成矣合無撫按與新任初自道府一謁而外可以一意料理簿書且不致以礼數下問輕侵瀆咲而後爲所當爲習所未習衙役不得古風望氣也臣所謂叅謁宜禁者此也（將恐陽禁而陰招之）噫人各有才力亦各有精神用之照管人情即搓于本等職業注之逢迎上司即踈于鈴束左右夫營缺也冲疲也與定限也所當内而責之銓司者也文盤（文相責正以文相成耳）也洒規也與叅謁也所當外而責之撫按者也而不特此

也。夫選缺之不能不分南北也，勢也，然切見蘇松四府與嘉湖杭相錯如繡，且烟火之相望，常衣帶之幾何，離往往易地而官。于是而或關說也，或抽豊也，或撞太歲也，前驅未離其境上，而奸徒錯趾于道途矣。夫人誰無親戚，誰無知交，誰無皮面，于其望之斬釘截鐵，以賈嫌怨，孰若遠之瓜田李下，以省粘帶乎，此在一省如此，而他省可知也。是又在司銓者加之意，而亦足以明瞥缺有之非善自愛也。

臣以選館屆期，輒敢獻其芻蕘，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這本說初選情弊，深切民瘼，至謂蘇松常鎮與杭嘉

湖土壞相錯瓜李當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為確論

浙海官兵擒滅寇盜撫臣　奏捷、

三月廿二日外洋有大夥劫賊、稱王稱帥、僭用寶和年號、日國元帥將軍等旂幟、自稱紅夷等連䑸入犯、幸將士用命、賈勇爭先、一戰而勝、當將賊船燒燬一隻、擊沉二隻、斬級一十三顆、擒獲二十八人、紅夷諸賊赴水溺死、奪獲旂幟偽印失器降刀盔甲等項一百餘件、餘賊遠遁、海氛頓息、

越國公胡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海鐘。謹奏為變世

國恩宜報。殄奴逆命當誅。不費纖忽金錢。自督親丁赴勦。以襄蕩平。以光前烈事。職勛裔應襲、幼孤未嗣、取具結保赴部候覆、正值奴虜猖獗、又稽　天討、征兵晉餉、海內騷然、職自督　時艱、敵愛髮膚、列在勳舊、義切同仇、敬陳勦滅

得人議
充緊

湯有光曾
社修有功
導晦土爵
吏意頗施
肝胆氣識
未可于武

殲奴之策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焉夫奴賊之爲難七年矣凡畫策滅奴者率言三方布置矣然皆修备止之虛文而未嘗有布置之實着往事未論姑就見事言之關門爲正兵汰兵核餉以轉弱而強則當關者貴得其人也毛帥爲應兵設立將官以策援其後則航海者貴得其人也至若居兩罫之中而潛伏上游出不意攻不備以直指遼陽者此奇兵也職願與同志湯有光李熙範蕭選親族胡雷勛韓呈策接應各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既無安家行糧之費又無賙邊供養之需功成之日方受爵賞惟願我

牟中求之
蘇州衛人
壯哉

皇上鑒職等一腔血誠，勅令駐軍海上，相機進勦，定當械復故地，縛逆奴而獻于 闕下，予以報累世豢養之恩光山河帶礪之盟斯已耳。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成千古奇功。職竊慕之。故敢冒昧具陳合用事宜，另具條議外臣無任激切之至。

兵科陸文獻謹陳疆埸積弛之情疏曰：今日 國家之凋敝，以天下之大，奉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爲言，言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疆，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形，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不在夷氣之橫悪，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邊事之難圖，而在

廟筭之未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落而訓
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警之其一切用緩用急
用援用撩用間用諜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吾隙乘而
襲之其棄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
怠也議奴以為老而歇思而病者魑魅之談也議闖以為
今日堅明日固者堂雀之恬也倏聞賊急倏則不急又嬰
兒之喜也推官會議推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
築舍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
盜鈴之術也借奴酋為催官之符尋題目為脫卸之計自
圖之便也輸輓不以餉士而以肥家禦敵不以甲兵而以

吏墨例行之法。也須史固已難代。歷年尚爾優游、遂使叢脞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 朝廷尚示模稜。遂使壅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依違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遲回隱忍乎。總之有徹桑蓄艾之圖。無不可轉移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無不可斡旋之事。有同室纓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就今日之遠、爲今日之計、請壽樞輔三方、

策應之略以及師情之分合、邊情之善敗可乎毛文龍孤提一旅、駐札皮島、相撫沛民、結連屬國、分屯操營、倏來倏往以擾奴境界滿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卽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削、十月旅順失陷、腹裡幾乎無窺伺之門、而海口似乎阻餽餉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着、豈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與其在　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執張盤之人、卽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疎矣。疑　恭有伏戎、舟中有敵國、無處無嘗有功、則爲文龍者亦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

遣智瞻文臣一員、閒視一番、整頓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密毋疎乃以作文龍之弛氣而杜東彊之瑕釁者也楊肇基于白蓮倡教之時、據敉中報明一疏、內稱本將戮力盪賊、掃清二東、仍亦鼓聾中之錚々者、移鎮登州、專事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至差救諸將槩托海颶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幾月到今不當暗伏精兵于牲礮壯厲諸島伺其來窺潛師夜、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軾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旦暮傳烽以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欽、豈一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擾乱以壞

成局此其語意大可揣疑、所宜亟救登撫執中撥量、督責建立通烽火以壯聲援乃以作肇基之弛氣而杜登鎮之覬覦者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薊門八百里地面、爲護持之左臂遍固遮氛迫切、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畫地而分割之、內脩守而外設防焉、兩年以來、試有薊門險隘之也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峰古北馬蘭各要害、曾有一處之堅壁岩柵否。平時久已廢弛、臨事不加整頓豈增官添增廩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類、絕無關與、抑亦撫鎮道將、幾番更易、將睫無以見眉、而臂無以使指與、舊督撫已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焉蠢

動、誼與守禦、所宜勒限授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某將守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薊鎮之瑕釁者也、三方越大海、阻羣山、或會至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祗賴榆關大帥、扼機權而居其會、以振率然之勢、以息狡焉之心、乃大將馬

五載行間、原無寸豎、一旦尚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集十五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計宜蚤殲奴賊、朝食以報君父、以答知己、不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黷之形久著、彌縫之術偏工、嘗聞段熲征西羌二十年未嘗寢蓐、誰出

閑門視師、輒以盛氣凌厲、至煩樞轄之調停也、飼為養兵而設不用以享饗餘、而用以供畀匿、多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百每千之口難防矣、兵為防禦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為寇、指揮唐堯臣通判柯仲炯、其被劫之書者昔之奴在千里、今之奴在几席矣將有狼吞虎噬之形、軍有獸驚鳥散之象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有赴湯蹈火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耳、其何以籠蓋乎三方諸將領之上、與

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謗書盈篋、不敗樂、之賢郎有

街亭之顯戮無損我虜之重者、樞輔深與言而更置之、何

難作諸將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國相司馬、而郭丹或無生事、王瓊爲兵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臣非敢苛求文龍、天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孽奴未殄、彊埸屢騷、天怒有加、而爪牙先挾、職所爲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強敵、全盛之餘、甚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一弛、何人不弛矣、重鎮之隄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有倉卒不及之患、懼其中于遼而移于 國耳、然亦不獨此也、武官在轂下、求安事、藉朘削之利、文士在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密、邊

此疏方謂不避忌諱

事。貴暇疆土不可不復亦不宜驟復將士不宜忘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不密、指麾不暇、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古忠臣自矢、賊滅則生、不滅則死、緩則僨事。急亦生事。則貪功用罔、與玩寇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撫振起之、經撫振之而不得、在　廟廊振起之、職不顧　國家遼弛軍法使衆職推委、人思逃死、又欲暫究文法、使文武同心、以可効死、則今日振起因循、而弭釁疆場之要務也、職一腔血誠、不避忌諱、冒昧上聞、伏祈

聖明俯鑒施行

人盡火葬草萊至是將修治之

恢復沽益城池

雲南撫臨閩洪学麦云、汌益之爲州心、麦居其九、漢居其一吏之爲營火者四十有八、錢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耕、手而受職事焉、至十一之漢人、則烏撤后所官軍、自天啓大年閩二月、設科合安故良爲亂、而四十八營火、不知有 朝廷矣、又啓二年十月、烏撤后所官軍棄城迷散、而州丘墟矣、近丘受滇事、以、天皆三年九月計擒設科使殲州、表失其頭、緒、至、是乃議慨復。下令諸吏、日土官安遠死、其地邊既失身亦佐、其清經又擅舍逆種、時下上職承襲、末易輕復不、苦錢糧站馬、姑一切暫須、之流官、爲之布列條欸、三令五甲而四十八營火、知有赴州輸糧者矣、此臣所以經理沽益、亦有深心、兵雖不駐城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特此地関會三省、決絶處分、不審不侯、大勢便結今日耳、耿耿血膛、詳臣前者舉跡基急復沽。非臣意也、惟是沽城一日未復、滇之餘句、一日未收。茲賴將吏桔据之、尤沽無少虧欠、在滇言慎、亦庚幾仰徼

皇上之靈、可謂金鷗無欽矣、一時在事之武傷方局心厥勢益未可恃、而宣撫沙源急公赴義、出兵三日自備

雅節、協守城池、在土司中、尤未易得、伏乞敕下該部東俟一体議敘、仍于沙原稍加優異、以示鼓舞、庶漢土將士、益知奮勵矣、

水蘭烏露三逆合兵數萬窺沾益敗走之。

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肺腑之親也、其順與逆、惟水西之視、滇年來以獻賊兩字誘之、糜之、豈得已哉、以壞在并底、飼斷援絕、數于枵腹之師、眞無如效良何耳、兩年之間、效良亦伴為恭順、自擒安應龍以來、不意所遣獻功之人領文回還、被劫中途、而劫良又見黔師出六廣、滇師人露益、為然有昔、吮拊振之、折而水烏益成騎虎矣、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飛截黔之餘焰、遂南面而向滇也、此番之害、蘭烏霑合成一片、安南諸夷三十九營、其象殆十倍于我、其目中圍無滇矣、使將剗之、守不固則我馬必突入、穿急之機、間不容髮、賴沾士智足料賊勇足吞賊、以象寡不如之勢、決有死無生之心、血戰霑益城下者、五日五夜、屢出奇兵、破賊五六萬衆、亦足奇矣、將領則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守備吾必奎、龍在田、都大極、名色守備王顯祖、洪偉、張貴、千把總王

國恩尤世榮、范文廷、白良、劉世楷、孟勝光、馬光先、晉安疆等。監軍布政謝存仁、右參政王鎮、同知吳思溫、皆有退賊。今疊之功、雲南撫臣洪学、疏稱吾必奎、知兵善戰孤單獨撐、龍在田橫禦先登、資其協守。二官所當量加坐營都司職級、責成以兵討賊者也。至于袁善、肝膽惟

知

君父。股掌可托諸藩。用兵四年。屢建奇功。不獨料敵設

奇變化無窮、更有神氣之既定而暇、万賊窺城而軍

封疆之際、從容豎立、城樓神色不動。綽有古名將風。伏

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文武將吏、所有功次、案候、一體勤叙、

仍將沐源。吾必奎、龍在田等、二土司先加職級以昭激

勅。袁善暫以督衛充副總兵、嘗治平遊擊事、覆議上

請、行臣遵照施行。

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楊漣、于北鎮撫

司、下。

時虎彪賴指、非刑嚴訊、才言已斃獄中、深文密織、一如

前招誣 上、又揑 旨酷刑追比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修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勦撫之要公蜀人、故備形利害、知之甚晰、談之甚詳、西蜀云陵、亡苗雜居、非無事之國也、此議宜留意

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御禦之畧大約言安藺之勢地之廣隘險夷、兵之強弱多寡逈異、安不必勦。而須以撫而兼勦之局乃為得策

順天巡撫申用懋交代疏曰切念臣薊邊而兼順撫也、與

他撫臣畢而年來榆關之震隣。緊惟艱危之與其。則今日之薊撫。尤與昔日之薊撫異。其必緩其征調。省其供億。恤其飢號。止其追呼。稍為休養民力。不致所在嗷嗷。而後可以言撫。其必簡我兵將。備我糗糧。固我城垣。利我器械。俾匹馬不入。諸夷守戎索惟謹。而後可以言備。其必薊門烽火無警。畿民安堵無虞。留有餘不盡之力。聯絡關以內外百萬軍民之心。而後可以壯前茅。便後勁。而無悞于遼事。此皆

勅書中。所所為諄懇。以丁嚀告誡于臣。而臣一片血誠

所欲寸寸尺尺　勉綢繆。以圖報于

皇上者。雖操縱伊始擘畫無奇、亦知其志之果遠與否時之輻輳何如。而奉揚
聖天子
威靈督率所屬將吏自不敢不躬厚以先之剖心以繼之者也。
詔餉司。元餉有解到各要刻期登報給發以救饑軍。
時樞輔繳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已解一半至相矛盾改有此命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當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冗党同姪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良周順昌竊附東林営入吏部貪横異

常、倪、逊、朱、童、棠、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

大、中、備、當、同、盟、逮、迴、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婿、目、中、周、

知、國、法、林、枝、椿、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私、藏、庵、

觀、收、銀、賣、官、鬻、々、有、據、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內有贓私狼藉者、逮著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

院、扁額、雖云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囬奏、以為植待

聚党之戒、

薦人修陳
搧鑄之術
皇宮里切

其疏曰、自東林以假道学簧鼓、呼朋引類、挑陷正人、焉

就一己之功名、况理數十年之公論為

聖主之傷民久矣、幸天牖

皇上宸衷、諸奸屏逐不一、廢幾任絡澄清、再見中天之

宇宙、然秘藏蟄伏、實煩有徒、在今日為漏網、在他日為

煽毒、為翻局、以臣所觀聞、尚有數人焉、原任兵部侍郎

狂吠無忌

李邦華以東林高足昔年與李三才諸人為死黨事表一窠傾害善類錮之長林豐草者不知幾何人至今清流鍾氣負士腐心當年號稱五鬼之首今四鬼俱竄而五鬼尚逍遙為伏莽舉朝人心之所未快也且邦華之侄李日宣為御史時黨邪害正千成一察民鄒元標諸人所愛而欲加諸膝惡而欲墜諸淵者昔日宣陰為謀主招搖長安必持計事已定然後徐出春明佯為迴避而邦華來矣復與趙南星魏大中等聚而陰謀狡計驗表毒腸辣手善類又為之一空矣故邦華之有日宣如虎之傅翼今雖偷視息落安知不勾運南北號召徒黨通消息于長安暗弄其翻雲伏雨之神手耶聖于京任文選司員外居順昌者初以福州司理埒鰲上官傾陷寮交已掛吏議祇因竊附東林得升吏部與魏大中結黨同盟恨科臣朱童蒙抗論鄒元標講學一疏遂將童蒙例轉蘇松道爾時周順昌居里于童蒙則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南北支通謀所以去之首倡亂民揑造誘揭使童蒙不安其位而去且去年汪文言是杖回南寒居儀真時駕扁舟與順昌會于姑蘇白門之間謀傾樞路走檄都門呼吸相通後文言被逮而順

昌嚼托之艘給縄千逐謀所以由之郎如近日又聞邀
魏大中干姑蘇爲十日之飲大中以一子托孤而順昌
以女許婚焉此其意欲何爲益日中已無
皇上矣至事在吏部時給假南回坐二大舡賞貨克濫
壓況一舟猿藉河于白鏤纂露通州之人至今掩只又
其貧横之一端目戾任更部文瀷員外林枝橋体雙旣
膚無一善狀徒以研黨粤援遂叨是職有謂子村妻世
千正陽門外舣藏菴觀故銀立票者有謂江都主簿賴
托吳火身送銀一千五百兩得升河陽知縣者有
謂紹興府判蕭 托朱大房送銀一千三百兩升順
天府判者有謂實 衣討息縣知縣托施火房送金
子一百五十兩駝戟五十斤者者謂郭 末討如皇
縣主簿托英火房送一千兩援遠者長安民謠日雙木
閘大只凡史一十五又非銓政之大𧏙耶夫東林諸人
其儀者旣不堪周而姧者又復回側若此乃
皇上方以爲仕路已清矣在
廷諸匡亦謂黨人竄伏慶幾無患而不知漏絅神奸爲
國家之慮禍者正来有歌世且
皇上嘗允科臣之請將鄒元標等講学書院改爲褒忠
祠囿已大快人心矣今匾額雖更石碑仍豎是不惑人

心、而反為假学留、一亦職哉伏乞

皇上懲始炎終鏥萌杜釁、將李那華分別處分、並祈

敕禮部將舊講院石碑立行毀碎、則在仕路肅清黨禍

永息、而太平可長保矣、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馹歸、俟病痊起用

。。。。。。。。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晝先是登萊巡撫武之望、題旅順

漸成可守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為殘兵被撤、急請兵馬以保危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為東鎮同文有據、信防應照敕書伏乞

敕下並加酌議以便遵守等因、奉

卷二十二

聖旨是、兵部並加酌議具復。欽此。通行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照得海外之事、論者多端、非過信則過疑。今內議未定、而外勢已更矣。敢推本末、酌為平論、與中外文武盡剖前疑、一開新局可乎。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豈真相奴要害。惟敵是求。夫亦騎虎之勢。姑苟安焉以觀時變。而流竄相依。漸乃成聚。將軍于是乎有生氣。有幸心。而登陸以探之。乘夜以試之。間有斬獲。張而大之。（本情）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過情獎許。耀威遠方。或一道也。俄而分曹漸廣。哨瞭漸西。因旅順之棄地而喙息焉。見金州之沃土而垂涎焉、蠱惑復之高名而先手焉。意他鎮之生靡。

心？高足高
日子皇所
宜有

而傲睨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眇視乎同列爲己閫而力不副則歸怨于比隣東之于登也卒多激詞而登之于東也認爲諷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傾着撫臣以張坂之節制屬登而爲額餉慮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爲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緦緦難之科臣李魯生則又切切然急之逮東將至殘兵撤撫臣不勝詫異而臺臣汪裕科臣葉有聲亦不勝疑于是有協和之請有詰問之請議論幾同築舍總屬旁謀事勢有似搏沙要非急着今鎮臣揭已至而撫臣

疏再入矣臣有平論于此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

芟論裏平

冒險以窺老寨。越遠以襲新城。則誣也。以為牽制之遊兵。而練舟師以習水。熟海道以通闌。則不為多矣。以為撫招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為奴。盡致降民無使為奴。用則更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若夫用兵之道。我為正。則未可戰者。必先言守。我為客。則未可戰者。并勿輕言守。旅順之撤張盤原屬偉功。毛帥侈遠畧而命將往事。自非鑒前事而撤兵。改圖甚切。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善乎撫臣語鎮臣曰。左右肩背。接連之島。度量遠近。圖為退步。當為安宅。試觀毛帥孤懸海外。寧不至險。然惟至險。所以至安。制人不制于人。毛帥所長者。專在于是。故崖欲其近也。不欲

主

其遠兵、欲其遊也、不欲其札。今宜令張扳暫屯近島、為楊
帥前鋒、養威蓄力、以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遊兵、亦不
得、輕騎深入、致有疎虞、其桃濱長城子墻口不費多金、
不延時日、鎮臣經畫、已見一班、宜定為張扳哨之地、冬月
氷堅、仍撤回島、至毛帥動據撫臣微言、張扳膚愬、似乎抗
旨矣、然該鎮發文回登、則四月中旬事也、所冏者則臣部
二月末旬未用張扳時
旨也、大率自部咨撫、自撫行鎮、約四十日、則張繼善之調
遣、固已在先、回文不及張扳、必非有意、至五月十九日而
繼善等突驅兵民以去、則各弁自爭此遺黎而、不、知、主、將、

之體已傳矣、又半月而發牌清野、非各弁之餉以飼奸、即該鎮之善于處過、其口有藉、可無問也、第究觀情勢、則繼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托張扳之爭駐、以速其歸東鎮、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衆部題之改屬、以掩其弃、臣有以知其不來、然來守不必也、來哨不可少也。

深中情事

請再爲二臣平之、搶金擄女之人、應在各島、東鎮所據、總屬傳言、在東不必信爲有、在登不必爲張盤、而揣摩百出、歸咎有功、陳國才之言、亦何足怪、既東鎮之証辨鑿鑿、而有功自當末減矣、公麽國才、置之不校可也、即如去歲領

粮
事、其爲府廳扣糧、領麥侵匿、總不可知
封疆者輩固多、安保、登廳之盡賢、東麥之盡善。而動氣傷
心兩不相下乎。故張振之詈辱。亦或振自言之。繼善告鎮
臣之言。未必即張振告撫臣之言今東登信地。從此定台
願相更始。勿聽細人。察理原情。怒心平氣。無開天下以疑
不知之議亦無示海外以不可知之端是所望于中外之
通達
國體者。伏候。
命下、行令各該撫鎮、速完長戚等工食、張振設哨其旅順
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illegible]餉悉依原

派。不必更張。曾有功既無別項情由罪止撥遷聽該鎮自
行軍法
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之勞
選駙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贊元尚　七公主、
劉有福、十五歲、八月十五午時上、父劉宗正、母鄭氏、
齊贊元、十四歲、十一月廿六日子時生、父齊歌凱、

八月

御史石三畏疏論京察三變、言辛亥丁巳癸亥察事也、

科臣吳國華直糾部郎曹欽程奉

旨、曹欽程既已力攻群黨、況見在陵工督理不必苛求、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干物議、近乃屢登薦剡、非緣行賄定是狥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狥情報復、周詩雅熊江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追奪李朴、于玉立。誥命、亦逸人言所誣也。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奉
旨、鄒元標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仍追奪誥命、鄭
三俊、畢懋良、姑容閑住、其東林關內、江右、徽州、一切書
院、俱着拆毀、暨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工
工諭閣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未完贓私行
彼處撫按立限追比、
賜黔國公沐昌祚。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祭。十六壇
工部給價差官造墳、兵部行文該省護送柩至南京祖塋
。。、。。
安葬仍與議謚
周如盤丁紹軾、黃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

壹金目

時海外

献俘、中途、更換、戶科楊文岳上䟽請

勅部嚴查以核軍功。。。。。。其畧曰、聞毛文龍春初析木城等處

之哉、俘獲多功、舉

朝官之、無不色動、頃接登撫武之望䟽云、七月初旬毛文

龍差官汪崇教等、各解到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

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中路逃去二名、當即拿獲

其一名、情急而死、又云董武周稟稱所解七名、行到廣鹿

島、忽毛帥差官毛承選解活夷六名赶來、持令箭稱前達、

天五八月

俘六王子管家、今有機密重情着速將前達換回、職讀之不勝疑慮、不勝驚悚、夫以兵家之事、數千里之外、風濤海浪之中須嚴分隄防、始保無事、乃解官疎虞、致俘夷夜而逃逃而返、徒斬首以報、斷其真僞、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事猶屬大異矣、獻俘之事、奏之
皇上告之
宗廟、用以遠播威德、明示寵綏、此何等大事、烏毛帥計、果係臨陣所擒、卽前解已行、后有俘獲、不妨陸續解報、倘或乘機用計事于隱密、必欲生此數夷、借以爲用、亦宜列其名數密具

皇上、陳其機密之情、揭其慎重之意、乞以暫留東奴、未必驟至乃不憑符信、不聞移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不同、名姓不一。前解者不審何以處發后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易。生既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豈毛帥所以按罪致誅、奏凱勤王者、而可听其君是矣、又豈皇上所以宣威四海、頒示天下者、而可听其君是矣、此等舉動、以報功則似混、以對皇上則似欺、以嚴邊情則太易。萬一狡奴設計、探我動靜、

卷二十二

天五八月

乘機挾詐、因而用我人以示假、既合夥以示真、驟然追來一時莫辨、而解官混混者此、不猶可深慮乎、然此亦憑解官與通官之言耳、就其前後應時、支吾不一彼縈累而來、前之解者、真耶假耶、後之換者、真耶假耶、以彼代此、以死代生、其逃竄者、在未換之前耶、在既換之後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其解其換、俱出董武周一弁之手、且登撫疏末云、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恐解官中、有別情、今俘夷將報功旦夕、此係邊疆大事、臣不可不核實而深詰之也、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查審真偽、令速行回奏、方議紀錄、仍諭毛

文龍以後開報軍情須急加敬慎務求真實以副
朝廷委任責成之意庶人心知懼矣
樞輔孫承宗汰閱門冗兵歲省餉七萬有奇
冊封任氏爲容妃
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時魏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蔣應陽乃徼獲奸之賞而廷弼之死逆矣

卷三十七

九月

御史張繼孟謹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繕戰舡、一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協捕、一嚴操練、一除民害。清盜源、以靖江海。臣訪盂河地方、江海交滙之處、素為盜賊淵藪、每冬春水涸回空糧艘及民間貨舡、悉由此河以達三吳、一入于口、竊伺剽掠、猖獗特甚、至于瓜州京口等處、夏秋潮水泛溢、二三壯丁撐駕小艇、作捞漁舡、傍晚泊于岸邊、遇有赴溢舡孤客、急砍渡江者、探有貲囊、賺入大洋、不知所終、又有一筆雙櫓沙舡、專泊劉河崇明孟河家口瓜州儀真各港口、交通積年埠頭經紀、攬裝客貨、至夜深僻地、或勾引賊舡、或謀殺商人、往往有之、皆由不肖營官、受其常例、任伊出沒、實為江上厲階、且以江南星洲劉河等港、正與江北狼山等營對峙、出巡官兵、與賊舡對敵、追趕或至南扯居地、賊舡拋棄財物、不肖官兵利其所存、不行并力擒緝、縱放橫行、養盜貽害、莫此為甚、以至夾帶硝黃蘇木等物、出海通夷、回則載犀角象牙馬尾等番貨而來、則此輩為之防、又

說盜情甚悉

天五九月

不可不慎也、所宜令各江防海防及各州縣并各營官
兵、有能豪身任事、悉防守、擒獲大盜及通番私舡、即行
獎賞紀錄、如因循積習、仍蹈前項諸弊者、事發之日、即除
正把以律議究外、各任職守官分別叅處帑。戰船以實
信地遍來將官優游懈息、派信官兵姓名文冊、絕不出
江一查、任船兵安生私家、泊船港口、或令一人看守、似
此曠役、仍行遣冊支糧、上下相蒙、不獨有徼、而官哨不
知、即船泊岸久、經風日、保無不朽壞、兵如近日狼山周
稿營兵船百隻、見雖修補、而銀無給派信船五斷不能
水棲、被有責伊擒獲、膚可得耶、所宜令各營船兵、時時
苦蓋船隻、在以為家、遇有盜戰、出信舊力擒擊、仍一面
放砲鳴鑼、知會鄰信船兵、協閉攻追勦、一有擒獲、有功負
役分別獎賞、如有船無兵、閉關淺灘、及有兵無船、雇募
應點者、查出以筆法窮處、嚴會哨以審巡徼、江海信地
遂潤原設會哨之所、令南北各營總哨等官、率兵駕船、
每五日一次、會于適中之地、隨用私記印截干哨单、哨
薄具南北上下將領官、亦令每年月會哨一次、綵至附
近、有司用印鈐蓋、使官兵遊巡江上、以張畢勢、以銷盜徼
甚善也、遍來將官懈情、總哨偷安、預將哨单、差一兵持
一帖貴赴有司請印、到期亦令一兵執簿填寫了事、官

矣。交慢，何以巡徼，所宜行南北各營將官、嚴令總哨悉遵舊規，如期駕船會哨、附近有司，亦驗人船俱到，方准用印，各兵俱要南北面會、互相用戳，如仍前因循敷瞞，除哨兵以軍法行事外，所領參究、用印有司盡行議處。足兵食以實營伍。身來疆圍多故，兼以水旱頻仍，欲附不虞，則無如練兵足餉為實著，乃近有不肖將領、專圖兵糧、任情占役，以致營伍空虛，且慣干冷補熱補之法。一遇巡閱、纔則借被應此急，則募民項兵。一旦有徼、將何恃而不恐、又有不肖將領、減尅兵糧，致激鼓譟，往往有之。至于伍營衛兵糧，在京編州縣有司征給，每數月塡簿報查、迹來歷年延避拖欠、全不依期解發、致令掌官申請，軍兵並許、至所報支解數目、漫無稽考，此係兵食大計，毫不容縫者、所宜行各該掌印官逐查應給、其營衛糧餉銀兩各以前拖欠者、盡數征解，以憑支給、毋容奸猾糧解侵欺、如仍前拖欠、定以故違軍机參處、肅塩捕以緝塩徒、訪得沿江近海處所、有等塩徒撐駕四號快船、出沒江洋、公然無忌、名為塩徒、實行劫掠、事發自認私販、問罪結局、事完隨復入夥、肆劫商船、是塩徒即強盜也。蓋緣巡塩員役、或養盜分贓、或月受常例、甚而坐駕小船、指名盤詰、打劫商貨、是塩捕又一強盜矣

天王九月

各府州縣印官、嚴責塩捕目役、勇丁各該地方、晝夜巡緝、遇有塩徒船隻、即時擒拏、如偷安不緝、仍受賄縱容、並借稱盤詰、反行劫掠、嚀犯之日、除將拒犯重究外、各塩捕官弁、行參處、嚴。操練。以鼓士氣。　國家厚餉以養兵將、原欲閑習武藝、當有備無患計耳、然用力在兵、而將兵在將、必為將領者、熟于步代、精于騎射、然後責兵以練習、誰不率從。邇來各營將領、狃于承平、偏安作奸、持帶長袖、狀似儒紳、舞女歌童、酣恣夜飲、鞍馬弓矢、漫不親校、出、入乘輿、而髀倶生肉矣、一遇巡閱、間托二豈、即稍知操作、而。矣。之。上。天。入。地者。每令傍觀胡盧令之矣、馬。則按變徐行、若不勝憐憐然。夫不自閑習、而徒責之兵、庸可乎。臣謂閱操時、務須騎射通試、射以親其功力、騎以觀其胆威、二事兼優者、給以上賞、仍行紀錄、如而不相兼、漫無一長者、分別重輕、以軍法究處、庶無事而錄習、有徵即可無怯然矣。

張公江防八要。着々宜實心舉行。而此尤要中之要。故詳記之。以便當職者省覽。

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術。曰儲經略。曰選將領。曰

救時急務

曰皐軍將。曰惜才臣。曰尊言路。曰鼓邊吏。

詔推官、鉤計、閱列名、不得混在本內、

罷大理寺卿曹珍、以刑科滿士聞論之也

吏科黃承昊進仰佐銓政疏、其一嚴州縣之擧。其一疏部屬之壅。其一預邊才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繼春請蚤定爰書奉

聖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

七二二下七

乙 天五九月

家侍強不許康妃從容奉　旨，而逼令跟隨出宮，
先帝體向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人臣，乃辛
禮忘君犯上，下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疏揭，明斥于
前，天牖朕心憬悟，補封于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于朕
皇考且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況與
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
護廷弼，夥壞封疆，鉄案既定，猶貪其重賄，力為出脫，託汪
文言內探消息，暗美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乱紀，
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
其罪，前所忌而肆其兇，信口裝誣，毫無影响，肺肝如見，欲

益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輔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顧大章像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其招詞、從重擬罪、限十日內問結、仍送鎮撫司追贓、爰書既成、就依這本上說的、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 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惑衆、其傳紀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卷七十七

天五九月

門工。成賞敘諸臣有差

東師柳河戰没

大学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巡河、陷没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罪立
功、樞輔身膺重任、着一力担當、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
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時關内道劉詔查報前鋒營總兵魯之甲、京營東哨、接濟難民、統領官兵于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右屯衛起身、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參將李承先、俱于一十五日未時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遊擊金冠等船隻、魯之甲見大船未到、隨于二十六日辰時、用小漁船六隻、每隻止渡七八人、船小、往廻不能多渡、先發鼓協千總馬吉閫守禎等統領首馬官兵一百五員參將李承先發過軍備張文擧部自演等統領有馬官兵二百九十餘各過河、先往數州去訖總兵馬世龍于二[illegible]六日右屯衛起身司?二十七日抵柳河口見魯李二將已

李承先
魯之甲
錢應科

發兵馬過河慮恐單弱隨差定武營都司張邪才統領
撥勁左右弁冲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四百餘名過河前
往涿州應援有魯之甲邀同李承先于二十八日五鼓
又帶鎗砲手八百餘名過河在東岸州子鼎設備營壘
結聯革櫓開有先發官兵于二十八日五鼓至涿州攻
城而奴賊早已知覺烽火已傳伏兵四起家寨不抵我
兵施即至散也達賊隨逐追到河當有魯李三將營來
下定善橋未成奴賊突至面前連放數砲賊亦被傷頗
多李承先手執鳥砲打死達賊數名因泥水深陷裝放
不便遂頭中二刀面中一刀身中一鎗而死魯之甲亦
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科亦落水而死也
兵科李魯生言自柳河覆沒羽書旁午就中情節終未
瞭然樞輔有疏鎮臣有報詳其語意各有異同探其指
歸只一同護數日以忝公車之牘詰問責備幾無遁情
矣至道路所傳李言有劉伯張者肯為降虜主員今為
師王遊擊蹤跡詭異言辭誕狂報稱四王子住任錦州
粵兵　　　　我師過河達民即殺王子竈其象以歸
當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以為撒手之局而不知其
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四
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無敢戀戰殺戮蹂踐枕籍于途

二

天五九月

亥既堪憐生本掬指有言袁官臭參萬好馬數千責有
言只幾千幾百黃總之驅我精鋭往遺之食饒倖不得
駕言東哨所謂接濟遠人安得此鏡花水月不即不雖
之語而稱之我氣既裝我心必起懼而思圓亡羊補牢
則此一役也未必非提醒人心之其而轉危為安之機
也
皇上明見萬甲不遂治冀其
溫旨閣諭望其策勵防
守以固圍為功不以少撞為念然
聖情徼戒
天語輝煌岌岌乎有一重門限之慮嚴密
在門庭而不能一夕安枕者則東征將吏當何如欣喜
于德徼陽于威各思報效以蓋前愆而免後罪也乃東
方之禍害愈甚樞輔之旨病愈急古人華畏屍興病
討賊輔臣獨非人情而善病至是職馬輔即出治罪
簡士馬討軍實救保聚謹探曉袁古望錦義之兵于寧
遠與撫臣從長計議簡道臣之宿有也樞者使之豎畢
堅壁清野深蕢固畫過賊不得西突又望招號歲兵扶易
弔亥掩屍理當以作三畢之氣急治金君世泄不赴之
罪以謝問上逃魂文移文毛帥令之出奇摹制使奴狼
顧不得一意長驅廢重鎮可守而
神京無虞上以詩
皇上東顧之憂下以贖輕舉誤軍之罪豈非秉愉之收

而且得以病解也

戶科陳序疏糾諸臣奉

聖旨孫居相身貴東林、賄賂節鉞、托名開餽銀至二萬一千有奇、又需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着該撫按提問、追贓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爲介紹、出趙南星之門、躐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盤桓垂浹、黨惡異常、並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人情水火、議論玄黃、要之是非、自在久而愈明、並存之可以參觀耳

御史卓邁上言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黨護、

天五九月

尚在追贓、楊鶴江秉謙夏之令荐藏有據、即係同惡、本當
重究姑從輕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蘇琰佘合中林
一柱力犯先鋒、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貞從重
議處、該部知道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參孫居相
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倚奸細劉保為腹心、着削職為民、
仍追奪誥命、李徵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還着該部查核
具奏李孔度眦睨邪黨、削職為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
誤封疆、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吳世科冒濫兵餉

逮夏之令

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庄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衛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恪職追奪誥命

時智鈒証參学龍、薦劉宗周王象春王之寀格結交魏大中姚希孟繆昌期故也

御史趙胤昌參李瑾劉懋爲門戶

削奪

丙寅顧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

從之

逮惠世揚至許顯純等鍛鍊成獄與楊漣等同招

熹二十七

天五九月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陛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

某衙門某官臣某、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明德維馨。福祉延綿於寶籙。

玄穹樂眘。禎祥茂發於璿源。慶謚

宗祊。驩騰寓甸。恭惟

皇帝陛下
孝隆四海。
仁育羣生。
宵旰憂勤。總萬几而無逸。
帝親饗格。敷八政以克度。旣協氣通於神人。宜履綏申子
祚胤。
乾元爲父。再御鴻圖之五年。
震索將男。適頒鳳曆之一日。其羨吾
君有子。行歌
王庭得人。將山川草木之生輝。自南北東西之咸悅。臣等

恭聞

玉葉之敷榮。愈覺葵心之懇切。受

天百祥、覲

帝子之生。育原

三多、比封人之祝。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躬、踴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水西安酋、向化日久、忽

天五十月

因藺逆擒獲用兵四年猶爾負固者蓋緣無
主以連絡諸夷成合從之勢且見我單虛生欺藐之心各
將士非不奮勇一入其境林谷深茂而戰潰元兇或入山
洞或入鄰夷一時卒無撫法故雖以諸臣之戮力而猶未
慰
皇上之懷臣肅將
明命嚴問無將之罪仰體
聖慈仍宣不殺之仁倘其自省夙愆擒逆求贖三孽見殄
一面可開顧受任專征職在討賊若非震以
天威安肯遽就戎索屆查安酋地方千有餘里內則四十

八月分據要害外則仲苗等苗爲之羽翼計能戰獨苗、不下十餘萬、自楚州改流、蘭允蕩掃、酋之東北、已失二窟、今所倚爲援者、多在烏撒而所恃爲險者、不過思囤耳、滇之正兵、須出沾益過兹良佐闕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縫之區、而另抄出龍瑒岩后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逆彥巢穴、而另繇綠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徑出泗城分頭策應之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大兵繇遵義約定期會鼓行並進、俾令應接不暇、戰守兩窮、料此狡夷不難撲滅、顧遵義郡城逼近酋地、集兵匪易、

卷二十八　三又五十月三

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綦江，自綦江起旱八站
抵郡城，較之偏沅運黔省路不相懸，而險更數倍。臣以移
駐重綦，須兵集而抵郡，餉集而治兵，未有當大任而可嘗
試，張空拳而能作事者。查據戶部給發黔餉一百六十萬
據該省布政司揭帖，自正月則以寅支卯糧，隨到隨給，已
去其半。臣意欲取之于蜀，公私罄竭，實無點金之術，欲分
之于黔，自救不贍，不勝剜肉之痛。竊念部議既置臣以重
地，必濟臣以資糧，畫餅望梅，終屬無濟。臣今不敢張皇妄
請，祈求
皇上

勅下先付臣一百萬、俾可經營、倘憑藉
天威立致底定、名爲多費、其實節省也、事權在握、不便遷
延、已檄湖廣布政取三十萬兩、又檄四川布政司兌米十
萬石暫爲料理以樹先聲外、伏祈
皇上軫念、俯允臣議
勅下戶兵二部、即爲給發、自後不致容臣陳
請、俾可早發期會勉其愚鈍地方幸甚
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
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經略遼東、已而復接
聖諭曰、朕覽卿奏、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語、朕心嘉悅

卷二十八

四　天五十月

念自逆奴發難以來、於今八載、征兵轉餉、宇內騷然、選將練軍、茫無實效、致天誅之尚緩、實人謀之不臧、特允廷推、授爾經略、文武將吏、一體提衡、進止機宜、不從中制、果能誠心任事、何事不成、公道待人、何人不奮、衆思旣集、便能擇善而從、忠益旣廣、何難同心其濟、毋徇情廢法、毋偏聽生奸、毋以意見爲聰明、毋以恩仇爲誅賞、務使將吏用命士馬飽騰、戰可犂庭、守能堅壁、順時以動、無倖未必之功好謀而成、無中巧嘗之計、意氣無朝盈而暮怠、謀議無先漏而後行、事事經心、時時警醒、大張撻伐之績、仰紓宵旰之憂、克踐所言、用慰朕意、功茂懋賞、朕豈有靳焉、爾往欽

哉故諭

誥勅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

時值逆璫魏忠賢竊窺神器中禍宮闈傾陷忠良帝戚箱絹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糾約侵冒忤璫撤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輒寓感憤義形于色詎意同官傳應星即逆璫牖甥也聞之切齒入告忠賢而番役蔡遇懷賢左右矣陰構逆僕程遠德陷以東廠富貴將平日圈註疏稿及書底盡送逆璫璫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遂處他死徑差旂尉百餘席捲寓所將懷賢鄉拷臣妻丘氏子廩監吳遺昇并西席貢生程子吉皆繫之去懷賢曰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於是千古得免到廠嚴刑箠拷體無完膚逆彪楊寰孫雲鶴無計獻媚誣砌投結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談朝政矯

卷二十八

天五十月五

吉安送鎮撫司、逆彭許顯純之非刑炮烙、備旬餘日、而
懷賢臣斃杖、下矣、妻程氏在籍驚悸而死、母及幼子、道
照、痛勵而死、舉家之散、行道傷嗟、幸逢
聖神首出、甘于是道昇上書訟寃、得
贈工部
主事。

御史潘汝禎誣參。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

兵部侍郎劉東布政陸完學

十一月

張順誠成

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參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贓、趙時用、陳以聞削奪、

先是論者欲坐廷弼以逆罪，故之煥力言以明其無。亦公道良心之所在也，奈何科臣陳序已參之削奪矣，而克順復為風影之說，誣以贓私，至並以提追勤工，不亦過乎。若趙時用，則謂其曾寄廷弼，陳以聞則謂其結納楊左，于高趙賀諸臣，此不過借題獻贊，又無足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廕、并

敕山東鄒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催毀

天五十一月

言妖賊未發不能銷萌既發不能殄勦逗遛不決致賊勢蔓延民生魚爛乃倉皇入兗若非兗守孫朝肅之堅祠適為識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晉階蕃錫足矣予之世廕則難以為畢功勸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再疏參原任禮卿孫慎行株連去輔葉向高舊冢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宜付史館

志選一疏不已繼之以再何其忍耶

經略遼東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馭外邊鎮攸分故閫一鎮之 封疆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人衆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為衆將之領

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意山海中部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略重臣聞節制五鎮之 特勑以專遣將謂兵之大權也豈聞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為武督師武經略也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傲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衆將畏憚而不敢自展籌略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耽悞矣從今削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庶職掌明而 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

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為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為驕蹇、故舊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械參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為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京夤緣、要議禮部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制也、此變壞

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而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

紀、舊制行
戳、類年月
息、

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瀆、凡總兵參謁、披執行禮、舊文？
俱爲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命修建均州淨樂宮、
均州城內有皇都淨樂宮、歷代
祖宗崇重福地、不戒于火、着該管衙門嚴行究治、城樓？
刻期
修建

禮部接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禮宜婚配、爾部便出示京城內外官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謹、家法整齊、女子年十四至十六、容貌端潔、德性純美、言動威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名聽候選擇、應行事宜、爾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長二十八

天五十一月

吏部接出

聖旨、朕覽皇極殿豎柱升梁、工程已有次第、三朝曠典、於焉肇新、萬世丕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祖宗之顯祐、亦內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密勿贊襄、匪畫備至、各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悅、特用加恩、首輔顧秉謙、加尚書俸、仍賜坐蟒一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坐蟒一襲、兼官如故、馮銓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各賞銀采段表裏、各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內臣魏忠賢鋭意圖謀、殫精襄事、況多樽節、倍著苦心、歲加祿米一千二百石、其督工官黃克纘等、各加俸一級、賞銀紵絲表

襄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袞改太
僕寺卿、各賞銀紵絲表裡、潘達等各賞銀、
進封皇貴妃、傳制詔告反百官稱賀俱免、宮中禮儀照天
啓五年例行、
刑部捧出
聖旨、園扉重地、屢旨戒嚴火燭、主事林洛益踈玩失事、降
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夙夜在公、成何政體
姑不究、李加楨身犯重辟、部又不加小心、并典獄官吏、痛
責不貸、
冬至遣侯陳良弼棄伯衞時春等、祭　長陵等陵

天五十月

臨雍禮竣優敍孔聞範等三生俱准送監、

南户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辨并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陸師贄。易應昌。房可壯。并通判歐騰霄、削奪

削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誥命、

時論指摘試錄內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又証其父子依傍門户、並列要津故也、

遣行人護送大学士周如盤馳驛回籍調理

刻宗籓限祿成書。戌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

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削奪工部侍郎胡世賞閑住。御吏梁夢?誣參唐世濟閑住張潑徐如翰削奪。逮揚州知府劉鐸

僧人本福偶携釋贈詩三章至京師爲逆黨田爾耕
王落民邏執縣坐詩詞爲訕訕
朝政下本福鎮撫
司獄而并逮釋
禮科張惟一陳閑門積弊奉
聖旨這大欵中閑門情弊經匡宜痛加整革撫賞濫惡白
騙官民且挑虜釁許八張早山諸棍着巡按御史嚴究追
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緊從長
酌議具奏
一日屯田之弊與屯本以佐餉閑門後言之然不惟丑
丁力作不足償一丁之餉試問歸屯各軍歲費二十餘
金永之或改也即京運歲額多寡爭之遼速較之者那
曾減得分毫而徒驅坐糜之兵丁操舍弁之備鍾撿閑
之外是處膏腴瓜田彌望者皆鎮將與爲養廉遠而磽
者始爲軍屯薄野荒蕪小民始植生而趣利焉必君因

仍而無變計也維之利在武弁而不在
朝廷悉取此慶飯土羨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材
官之弊夫營伍之中累累橫金者盡官也妻用不由道
撫一營多至百貧囊見于戶科疏參者堅可知矣將
官而設旂鼓白丁而營加衛譯審振練等營副將守尚
等官在似用不用之間居不戰不守之職甚有人浮于
蝕者又閑正副以廣其竊山人星客故舊親知群聚之
以啾餘公廢者賞熾有徒且所領家丁多者百名少者
五大丁名操縱何以自由而澄沐之所不及似此賛疷
冗員零星兵丁分部之不成一營合計之歲廢惑甚
國家曾冒資其半劈之用而徒取托轟為乎奈之何不
嚴核之也一日撫賞之弊年來不愛多金以與西虜撫
者以方有事於如耳然其積弊不勝窮也以吃食言之
酒內卓席有定值亦有定額委官一分軋破而二之報
美一千已胃却五百金分矣且虜人來去叠數緩急之
閒悉昌破之熟徑而諸虜之所不得綠毫治者也至遺
買花紅總屬惡盡頭情宦銀以竟情西更留一半以備
打點北至給賞仍多刁措如九九之數應璐段為間以
毛青布四五足折之其糕花鐵段官裾之類莫不皆然
嗟此等省法何不還之朝廷且通官總妻復鼓

美而提其索講數不多則獲利不重故今日加　明日
加賞縣虜之情為扶哉若輩唆之也虜入得賞或嘆瀊
恩或憚駝載仍減價而沽之才收貫之人又半屬通委
彩計如許八張早山輩皆志手窮棍不過私動撫賞之銀
買得之而仍潛以帮之買撫賞之官賣者取利甚捷買
者又淨落腳價通同作弊一線串來買入而賞出之賞
出而買入之祗將
朝廷銀貨輸轉胥破而官銀如注奔赴諸奸之壑矣不
但耗餉更挑戊心奈之向不嚴核之也一日輜車之弊
閱門車常十二每常戰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小車
佐之每車騾二頭夫二名月餉七兩二錢詢其故則日
馬運糧用也天軍丁領糧近取海甸月總一次耳即師
行之日火器衣糧自有備廂騾馱堪載此易為者也不
過搜運軋石備公解鋪舍之修整已目不則貪年用之
悃載西成之則獲己耳私攬商貨遲出之以規厚利己
耳甚委官賄通將領作法而樣臕胥餉者更多世計歲
糜二十餘萬金而留此無用之物令人不解奈之何不
嚴核之也一日軍疵之弊器不精利與空手同白人闊
打造闢有平石門筆局歲責數萬金類皆以一月十近
役強半鬼各器械一塊積欽軍丁厭棄而不願領有間

天五十一月

且山積矣、近日裁革驛處、畢竟此輩費卻許多金錢、懲止苴置之恥、即着落經手者變價還官、或造充用、亦不至出其侵冒之些須便足壯營伍之氣色、豈使以為罄、而奈之向不嚴核之也、一日營馬之弊、招買馬匹、歲費不資、然後次赴領之銀、尚未到矣、而前項買得之馬、死且過半、豈盡馬之不壽哉、非給發者侵扣實啓其端、則驗收者當規之熏心、而私情之阻面故、每匹官給十八兩、而或以十金六七金得之、欵段羸弱、曾過而問焉、本領到手、無意餵養、即有存活、皮骨稜々、曷益有無之數乎、且有將官駕言草料貴昂、若就收豐王之說、而實則設法吞取馬乾者、有馬獨不報而冒歸分肥者、有闔營推派號小馬銀、而私置塗馬以抵充者、甚之私騎盈櫪、悉仰給于官　帑、道府之廄多超乘、而行伍之馬群空、実南臺裁革之說、不為無見、奈之向不嚴覈之也、

御史田景新參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

左通政王孟震、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參政蔣鍵、削奪、

疏中言唐世濟作夏嘉遇盟主、為左光斗先鋒、此猶一時傾擠之借景、獨詆其反復變幻、譸張閃爍、則有不可

解者，夫世濟居鄉無林々名，所交無匪類，清眞恬雅，一如卉素，其在仕途，可以類推矣，若襲梁夢環之故智，順風吹燈，嗟乎，其有不被撲滅者哉，至以王維儉為結納當路，屢膺遷轉，王孟震廵視漿指，為喬應甲所糾，投身東林，驟躐銀臺，誣李守俊重賄孫于廷，景歎高攀龍，得遷臬長，薛謹為繆昌期莫逆交，專以譏訕為業，總之媚璫無計。非誣以門戶，汚以贓私。何以逞揀擊正人之欲而博逆璫之一快哉

禮科李恒茂上時艱疏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肯詮悉裁抑，以致人情日競，即如改教不及三年，郎署營差任意，成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尤非舊制，莊欽鄰未滿六選，破格先升，圖便已私，壞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智學無狀，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挾克儉臃腫之態，朕

所親見、着冠帶閑住、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者
選爲名、擅自升遷者、照莊欽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
本内楊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
尚寶司卿吴殿邦、疏入奉
聖旨、樊王家逢迎教黨、誣害鄉紳、借名窩訪、打死多命、故
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萬餘兩、好生貪縱可
恨、着削了籍爲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并衛蠹李栄吴光提
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
着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奉

聖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沈
元捉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慎言周宗建提問追贓、
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嚴
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聶心湯貪穢著聞、與韓浚輩事極可醜、察處浮躁未
盡其辜、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張樞上言奉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而驟躋通顯、蕭毅中借援
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清華、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

天五十二月

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盡數還官其、截和見年子粒
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數、勞績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獻未
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
御史徐揚先叅工部侍郎董應舉、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廕、建坊褒其好

義施仁也、

故亭公慈仁爲質、而於便民利物之事、無不力行、如居鄉而賑窮恤苦、掾江而設渡拯溺、其在南工、凡河渠堤橋、無不修舉、及萊丹陽道、綿亘二百里、削險就夷、砌石栽柳、俾士商車馬、如游樂郊、如登坦途、其工費皆投法募助、不動縣官一文、尤爲奇功偉德云、

十二月

兵部爲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携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

送兵科抄出武之望 題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爲照 國家兩大局、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不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恐爲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者、詬誶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巇。此奴之利 中國之大不利

也。蓋先是李綠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日強以戎索、至于　大典、　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輕置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予毛鎮以便毛鎮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可、不謂鮮之携二、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爲合不能爲其離、其不屑屑焉、爲一麗紙甕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縱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爲言者、或亦少貸其餼廩、牽屨以命征繕、而所云米價不償、正如秦之輸晉、借以爲汎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有當

室須知直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如李

牧之收保借以爲破胡之役未可知、但謂之守土守鮮土

丞柳守遼土丞守鉄山之謂守土丞柳守須彌島之謂守

土丞毛鎭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

主也、該鎭撫不憚出褊師躡其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

勾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

始給我、毋亦是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内變我則靖之

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畛五路、大有寧宇、正文龍今日

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

于尹義立之爲内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

天五 十二月

並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甚叛鮮也、且宜就鮮國為內應、原不須謀差天朝而、後為內應、縱使其人其事誠有之、亦第俟其來、為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竣事而返也、付之該鎮解傳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令館人緊行記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任、至云越東擊西、此員毛鎮慮患之用、不得不預防者、即轉而為閉討、自宜因而戒嚴、倍修守備、況近有柳河之衂、關上宜鑒前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蠹、維新是圖、猶懼不及、而尚敢為此泄泄乎所教

皇上遠爲照燭爲斷撫不忘勳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局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着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氣、何鮮之不効順、何虜之不効欸、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

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首、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輩、着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訊察非常、以消窺伺、

以楊麒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略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參太常少卿、金世俊撫按提問追贓副使米萬鍾、參議王繼謨削奪

一山 天五 十二月

疏內言世傍爲左魏私人、萬鍾出李三才門下、繼謨爲王之寀私黨、大約以門戶疵之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孟貞、易州道副使韓奇象、原任吏科方有度、

爲御史王業浩所糾也

削奪歐陽調律、翟學程、公鼐冠帶閑住、

爲科臣葉有聲所糾

御史何可及疏參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眷削奪、

疏中大約言係周左趙門戶也

禮部尚書薛三省請告

從之

削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俱以依傍門户永不敘用、

削奪萬邦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睿謨疏、參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孫必顯、大理少卿韋蕃削奪、、疏中誣廷諫一刹郎耳、倚藉權黨破格改調吏部、必顯交通勢要、營謀銓司、

御史石三畏疏參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尚書沈儆炌閑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天五十二月

誣炳護爲王之案所薦舉徵炳撫用多議、旦拱與王之家同門

御史盧承欽誣參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兵科

給事中李遇知、奉

旨削奪

刑科潘士聞疏參大理寺小卿吳之皞四川道御史舒榮

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削職爲民

追奪誥命

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閒徒追贓

吏科趙興邦疏參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新期

削奪

御史劉宏光疏參談自省賴良佐張篤敬奉
旨削奪
刑科蘇兆先疏參周希令御史蔣允儀趙延慶、奉
旨削奪
疏中亦以
門戶爲辭
文書房逓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合用府第着該衙門上緊修盖務
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虚費工程、該衙門知道、
又揭帖奉
聖旨、皇子百日命名、内閣議名來

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馹歸、

改陞登萊巡撫武之望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以島帥不受駕馭、與之不和故也

御史吳裕中再糾閣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論廷弼、蓋已其先見之明、足徵

實心爲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歡、吳裕中乃以

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趁空乘机、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詆辱

大臣、顯與廷弼一樣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

當從重嚴鞫根寃、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拏來午

門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
門知道、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御史陳以瑞疏參太僕少卿劉蘭、吏部郎中吳維禎。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童述先、閔住、

疏指劉蘭爲周嘉謨張問達爪牙腹心。維禎聚徒講学黨人之應若桴、呂克孝入張問達之幕、而呼朋引類。童述先通交楊左、升北遂南及楊左緹騎所過、贈以百金爲行李費。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款　一會補之劉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

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
大明會、一欵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
員欽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官選補、俱務
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欽員、類齊若
干名、必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
職號虛公、事事會同破畛域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
與共、是亦得人之一機也、一聽用之課宜勤、邇來聽用各
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別、然後
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覆短
者有厭循資之鈍、而覬躐進者、有援壞例之事、執爲常例

逃有老弱不堪者即批令弟男子侄告替、內有戶絕丁殘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即許摘牌替役不必關支以后月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為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即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尫羸而精強、轉無用為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終即以此為殿最、千選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

崇二丁九

二王大 正月

衛之器宜造。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為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為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為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便行伍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為之稽查、弗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

者種種弊端、令八廠鄙而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
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韜畧、果其勇韓白之
奇、窺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即抱一材一藝、亦必遇
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即爲除名、斷不使儲材
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通計
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
此等技力過人、爲足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
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
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即當
面陸續批汰、後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

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卑糧、或有单糧之中、技力不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簽。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営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古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按営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援遼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営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闘力壯、即以選鋒名缺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即選各営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営點閘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

兵部隨議兵部照數見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
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
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
統轄者、即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
印馬、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
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爲彼居奇貨、
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
三大營猶可而補營爲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
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爲令、各營先將

天大正月

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俟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指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　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選其精強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惕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

也

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圖便安、致有蹤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為分別耳、違者容職等衙門參革、

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為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為、寡矣、然夜巡愈緊、而盗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

天天正月

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間若甚無人故耳、職等以為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把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為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畫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絶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為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 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襍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議、合無勅下該部列欽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户、併一應鋪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絶、倘有不遵約示、仍前

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示庶人知
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奉
聖旨曹欽程不簡敗群、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
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筭、用過若干、見存若
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宷、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
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
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違玩、還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大統、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柳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維爾經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預、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進、毋得觀望不前、度茲小蠢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爲餌、

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讓、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其申嚴法令、逃有盡斬、其樞貳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膚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僨事、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督鎮臣、欽哉故諭

上傳與兵部、邊情緊急、昌平薊鎮各路口、一應道將、各要嚴加防禦、不得踈虞、其昌平缺總兵、速推謀勇堪任的幾員來看、以憑簡用、

天六正月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疏曰據前山石關內二道袁崇煥等呈蒙臣案驗仰道會同各道作速查議天啓六年春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某處極衝、今應亟修、某處次衝、可以稍緩、逐一議按呈詳、以憑覆酌具題等因、蒙此該職等爲照逆奴未滅、窺伺日殷、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守、及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單薄、議建空心敵臺四座、圍墻各一道、及城西南而珊塌敵臺一座關城外南北二十里應築護城、擇馬墻一道、內置火砲向東平打以拒患、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吟月墻一道一片石極沖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墻朽爛十數丈、

應急修築，又角山以北應修補邊墻約三百餘丈，前此鎮

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頹壞，皆

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嶺八里鋪，原議創修大墻

一道，以禦虜騎馳驅，前年業築臺數座，猶有議其當修者

工程浩大，修工班軍，合無仍照舊歲例薊遼各分其半，庶

兩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縣，據此案查，先為東巡已

竣，聞見頗真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順天巡撫申用

懋修議內一款，大略謂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

薊，齊力興修，其歡喜嶺八里鋪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

從長區畫等因，復奉欽依，備咨到臣，又准督臣咨前事內

天六正月

関薊昌二鎮例設修工班営、自天啓六年春防以後盡留両鎮等因俱経備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看得薊昌二鎮、内護　陵京、而榆関爲　神京門戶、前屯錦州、當奴虜之要冲、其工程并重、不可分緩急、揆今日之時勢、則関遼似尤急也、臣自蒞任以來、巡城南北邊墻及羅城外歡喜嶺八里鋪一片石等處、除歡喜原未修築、八里鋪工程浩大、且免議外、如修補城西南敵臺城外建空心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欄馬墻一道、一片石極冲之口修築北半壁城墻十數丈、又修補角山以北柵墻邊墻三百餘丈、皆所以壯関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三

面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頹壞難守、則保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撤修薊昌二鎮、而置關門為緩图、是重堂奧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策哉、合無如該道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昌薊、半發修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榆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天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営班軍薊遼各分其半、處內外兼修、而金湯倶壯矣、

兵部謹言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倶到寧遠扎営一日、

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釜鑿賊數處、被袁崇煥細柴澆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等情、到職、看得奴矢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一日、頃車鑿城、勢甚兇狼、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

打死奴衆
合兎萬千
褒五十餘

人所謂快絕

應變、打仗賊夷數多、並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設計、復為狂逞狡謀回測、除一面申飭道鎮蔣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袁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椎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烹之以饗將士、

吏户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遠焚寺糧米、不為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

天六正月

今特賜璽諭、仍著該部從優陞敘、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

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鎭道諸

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爲寧遠聲援、以

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朝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

意殲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

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此十欵明白簡易、不論關外關內近處遠處、行之即可動衆之人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

聖旨、屢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出關、援兵既集、當相機調度、逐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欵一城垣有無完固、壞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脩輯、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脩造、一墩臺以備守望、

三二二七

天六二月

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頹敗。墩軍鋪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冲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閉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或虜騎必繇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冲。隨地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稍遠之地。人烟湊集。原有墩堡。應脩築完固。以資捍圍。其脩築捍圍。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鈐束。無致擾民。何處爲虜馬必繇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

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章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向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鬪。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眞的。花名冊報一各衙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嫺。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諳韜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即爲

朝廷保護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如諭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爲一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笞。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修立柵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踏勘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踪藏寄且。反以資寇。一甲須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踪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

家運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踈。無。擾。以上十欵、已經
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
皇上嘉納、即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
即屬具文伏乞
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有所歸。廢
皇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
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
即係異等乞

崇二十九

天六二月

勅撫按二臣，非時特參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與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近邊州縣皆強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至于進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貢，每貢近百人，大約在館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奸細混入，何緣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今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況今之貢夷，原非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
貢皆都督酋長正身遞置邸中。蓋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
貢皆積年猾夷。窺覘虛實。驟擾驛遞。無所不至。令無明
勅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
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寔有四便。一免狡夷窺伺
虛費之釁。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有近京州縣開發
供應驟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奉

是乙二十九人

呂 天六二月

聖旨條陳十欵皆細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虛文塞責其進貢吏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全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叅看得三輔爲 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之暇豫也京兆所籌十欵似無遺着然非廟堂功令嚴赫而緊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以巡閱如凡堅築深溝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 神京不時拳劾以此爲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欵

可舉行也。顧奴酋計必因糧。則清野尤為長策。 中國計必嬰守。則火攻尤為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磺難須令各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造分發。庶物物皆桑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工壁順昌以孤城力挽大兵、劉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之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人寬收之必且滋奸嚴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尋繹而籌處之也。抄出斷之、
誡。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有會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瀆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三三三十十九

十七 天六二月

授永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薦擧欠當故也、

逮歐陽暉、下劉鐸刑部獄、時鐸供扇詩爲歐陽暉所作、鐸特寫贈木福故、命逮之質對、

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

兵部條陳六事、一慶諮訪以儲將林、一搜猛士以備冲殺、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克撫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

聖慮深遠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着嚴加偵探可作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鹵簿大駕工完奉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廕弟侄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道

督僉

錦衣

南道徐復陽疏參曾汝召魏士前都土膏等奉

聖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翌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都土膏作令不仁魔

長二千九

十六

天六二月

親無父、與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丁乾学、熊奮渭、李継貞、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都土實贓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助大工、仍據贓從重擬罪、該部知道、

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日黨根宜拔請移祀 忠祠于城外隙地、以泯書院舊迹、海内講院、誰敢不毀、 一濫贈宜奪、鮑應鰲陳大綬為邪臣王允成所疏請、宜從削奪、 一勘案宜結、凡言官所糾與嚴譴所又、宜作速歸結、 一持局宜堅、言諸妄目諱捲士、非力為控持、必有乘而問吾隙者、 一鑄錢、 一交代、此六事中、勘結持局二議。清禍最大。

成張慎言、逮周宗建、繆昌期、

削總兵楊麒籍爲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勅奬魏忠賢、復廕弟侄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羊酒新鈔、有差、

時崔呈秀阿逆璫有觸事懷忠一疏、頌忠賢蠲年例、免夙逋、緝獲有功、肅建多績、故有此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啓光吳中偉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坐以上刑、奏入、逆璫從中持之、竟如議、

惠公身受慘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佑忠義之人、卒脫之于難、幸矣哉、

或言逆黨控疏而以實名上之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蔑旨奏該諸臣奉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

卷二十九

十七 天六二月

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
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
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是
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
五人、都省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
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壻、向來出入京師、窺
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柱、周應元、李棟、薛奎
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上諭

宗祖之神靈、下藉厥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已經

鎮撫司究問情眞、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爲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今又潛消大釁、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任封疆、賞宜超格、着查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其原辦官旗、并與優叙、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奉吏部咨文、將曹欽程參周宗建事欵、逐一研勘、竟無實、勉生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稱

上三十九

一天六二月

嚴旨、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諭、清苦之宦、念不能堪矣、

先是曹欽程令吳江、正值至清廉之郡守邢卒槙、表卒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而不能發、歸已隱隱、啣根矣、乃醜穢日著、沈守日、是安可一日令居民上哉、入告賢撫周應元、使之善去、以全此孑遺、維時吳江周宗建吳喚兩侍史、與郡中周順昌、銓司周御吳默、及文　陳諸君子、誼親松栢。氣洽芝蘭、實與守公善、而於國計民靖。多造閭、諮訪。欽程于是疑凡所醜狀、皆邑中周吳兩公發其私、不知兩公素以雅厚自持。夫豈不明于居是不悲之義、而為此曉曉。夫亦口碑巷議。實不能掩。奈何其心投迹。乘機報復。使沈吳二公有論貶之處。周公有遠追之書、而竟以此覆其家。須其生辱。不悲哉。正所謂蛇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無悔、其斯人之謂矣。

三月

朶顔等衛夷人妙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賫賀禮畢辭歸、

經略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倡亂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勝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摧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筭實出于廟堂、寧晋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侄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賜之鐵券、與國

官保

角

鐵券

天六 三月

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數、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

以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

裁倉差、

中后所災、

二月二十六中后所失火、燒燬倉糧火藥器械、

命嚴究失事人員

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位以來、屢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頒

器佐軍者屢矣、迄今數年之久、未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

告警、寧遠被困、賴一時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

殲除剿蕩尊猶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懷此遠慮、又念文武將士、暴居露處、環甲枕鞍、懷我征人、不啻痌瘝之切已、茲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青紅蟒衣膝襴等段紵二百疋、并神廟昭妃等妃朕后宮皇貴等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乾清宮御前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捡得軍前滅虜應用神器等件錢糧、頭號發熕三位、二號發熕九位、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蹲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一百位、二號佛朗機一百位、鉄湧珠砲一百捍鉄連珠砲一百捍、鉄三眼銃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

二十　天六三月

鉛子十萬斤、弓二萬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着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鎮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與同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鎮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莊朝、俱隨赴山海關撫鎮道臣處、眼同查收、相機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應坤移會撫鎮道臣分別等第、唱名給散、必要上下各霑實惠、勿致遺漏冒濫、其差去員役、已自備盤費鞍糧、不許騷擾驛遞、而經過地方、亦該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千賜出尚方、表朕每飯不忘之意、恩沾邊塞、詎無捐軀圖報之心、知爾

三軍勇氣百倍、備犂庭掃穴、得蚤綏東顧之憂、將礪山帶
河、自不靳酧勳之典、欽哉、故諭、

四代誥命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

贍地

賜魏良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器械兵
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俱得與
議、擄實密封馳奏、不得參商、

督同

以獲王用行、廕魏忠賢弟侄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綸閣對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

人之心術可以反照而立得者此跋是也故錄之以志積慨之意

藉、見在追賍、因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户、豈得閱對大典、但着冠帶閑住、其汪汝祥、汪澍、皆悪党汪文言宗族、心術陰邪、熒惑國是、招權納賄、淆乱紀綱、倶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着削了藉、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丞諸姦楳纂孽于骨肉、構風影於宮闈、訕妄淋漓于筆端、播煽招邀其徒党、頼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徐觀其敗、勅令成成書以揚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　初年奏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敍閨範圖說、陽頌　皇貴妃、而
陰居護持之功、飛語流、譁遂生猜忖、因萌徼倖、嗣是捏造
憂危竑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玉衡、戍遣矣大学
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擅慕奇勳、暫快驅除、遠基
封拜、則又刻續憂危竑議一書、布散　朝堂、誣構朱東吉
撰、若謂　東宮之吉語也、皆々妖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妖書之獄、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慮不爲江充蘇文也耶、至于

天六三月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遷　中宮、疏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長以絕覬覦、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猶抗章迫
論、以揚　三案之波、而助其燄、　藩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
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等
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撼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
者矣、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群臣卽矢、憂盛危明 抹殺不得

之誤、不當有疑謫居功之寔至持挺之顛夫、一分掃除之
隸、縛而聞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行訑訑自
得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欲立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
事、雖分三案、藉口
國本實同一源、脉元臣定長之苦心
詐爲立少之謀、循分
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功、馴至
般移挺藥、矯作疑端、庚幾燭影斧聲、訛爲謗案弑逆大獄
未遂湧幢小品先刊、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

天六三月

于晚乃決裂而
天誅耳、王之宋貪墨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獄自詭奇
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
翻福衛護　國本、皆讒姦所繇倡、而張問達請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為少司寇、徇之宋以長其姦、既當察典、諉之拾
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畏其克錄、察權勢所在、一歲九
遷、以曲致諂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令史臣編緝、宜檢
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疏、察究超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杜讒口、更所
勅下總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毋以傳聞增入、反闕辨端

毋以己意減刪自即欺妄必詳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謹
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繁于要典簡端以清其源用嚴人
臣無將之戒至
明旨宣付史館及逮熊廷弼事益惟
勅法而竣　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徘徊于議論
之牽纏欲罷此案又懍畏夫
明旨之三及似宜　昭示以便遵行者也臣無任屏營激
切之至

擇而存任
義不可久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閫鎮督撫鎮道諸臣

礼部侍郎楊景辰教習庶吉士

卷二十九

二十四　天大三月

地宅

命定肅寧伯第宅朝房、
以楊國棟、梁柱朝、渠家禎、王繼有、何汝寵、充總兵官、鎮守
登萊、陜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
者有四、 不允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奉
詔審奏、則動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
功立名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少
必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中軍、九事関
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撒書房一年、郡邑交馳、日
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閩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斷多、
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為福者、地方驛
騷、四也、況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后人、未必如前人、
則無窮之患、實
自今日始耳、

上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逞卽當水陸固防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速調補修造之旨及寧遠急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回奏都不見題覆奴急我緩防禦謂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急修戰守實事凡繕賊製器積草運糧補兵派宗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略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

中使出鎭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昊楊文岳虞廷陛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師

天六三月

象莊議陳世埈袁鯨王琪、盧承欽曾應瑞傅文煥王時英
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
疆埸亦并省、
御史李懋芳劾。罷。乃詩教
疏畧曰、臣昨疏論乃詩教趙興邦、因向所號為四凶、極
貪極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興邦與詩教附和為同、
臣論詩教緣
皇上有所參不當所舉不當之
旨、就中畧為點綴、令興邦乃為詩教宣明其說、而云祝
耀祖、物議尚薦、可無萬魏應嘉不可不參、夫興邦亦知
耀祖不當薦、好惡几希之良、似未盡、況若魏應嘉以私
恣報伏、
皇上固云所參不當、而興邦獨謂其當參、謂不與詩教
附和為同耶、興邦自以參李玄等、為澄清世道而求附
干正人以妄希
皇上之留用、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孔子曰、聽

公正不
快暢之論

其言而觀其行。若以參論東林、便爲正人。假令其上驕
欺。參。論。東。林。亦。遂。岸。然。自。負。正。人。而。堯。舜。肯。使。皐。夔。稷
契比肩共
事耶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區大倫魏說削奪、
升畢自肅爲參政、代袁崇煥管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略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緊急、當廣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鄉在關內、互
爲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奉朝公議停妥、方行會
推、豈是贅員、業已奉旨、宜即星馳赴任、殫力籌邊、不得疑
慮推托、今改經略爲督師出鎮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
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至意、聞鳴泰速與交代不

一六二一乙

二七 天六三月 八

必套錄

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最難儲之宜預謂南兵科袁玉佩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急邊差獨苦處之宜優謂雲貴按差近從優處而奴氛更惡則巡關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亡呼吸益與撫鎮諸臣共之即往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處哉時論韙之

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既托足內地專圖鬼蹤

蹟、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者留之、中有壯兵堪籍爲兵者、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某將某營食糧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有、設法安插、資其屯牧、此干散遣之時、即爲團聚之日、人而南兵可汰、回邊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不少也。前朝鮮刷還遼民之請、臣部覆令毛帥收之、以成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鳥散、無俾軍聲、合無檄令被中、簡其強壯、咨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耕練、使營壘日增、荒蕪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計、不待再計者、至于

天六三月

抽調強兵、用防肘腋、簡畀大臣統之。以壯虎豹在山之勢。

尤南科臣綢繆根本深慮、畧之亦在今日矣。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刑科陸文猷疏曰、自東西猖獗已來、遼事三方犄角。費金錢六七百萬。而黔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餘萬。然師徒有益。剪滅無期。額賦日增。軍需日缺。臣子切同讐之憤。而

主上厪宵旰之憂。疆吏戮於不可爲。而計臣苦於不能支矣。所幸

祖宗之靈。

皇上之福。奴酋大挙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一戰勝報捷京

師好究就擒奮勇又為左右所殺焚甚屍首。此正天亡醜
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一寇特來作
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裏後効。而有可早告
成事者莫如黙。惟
皇上垂聽焉。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
又曰兔起鶻落、犬縱則又言機之不可失也。閣督臣朱燮
元而事備說、亦既虜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乃其籌黔之
蹤、謂戰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嗟嗟、督臣
勞苦功高、所稱蹇蹇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
君父之憂哉。無亦以無米難炊、而空拳難搏。始為此無可

數者皆定黔之急務

柰何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此。蓋有机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夷不可不早也，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聖旨、結黔局以併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推威信可以服遠，安酋屢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當曉諭各頭目，詳其輸誠，勉以忠義。獻崇明邦彥者，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從寬政，庶黔事便可結局至于薦越其杰而叅魯欽，皆屬未當，還着酌議行，兵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曰西。南之局本非難

四年

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構，師老師熸，罪人之得，茫無畔岸。從時當事諸臣，自爲其難者，以致撫不成撫，剿不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首，科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採納，樞部據爲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裔，自當賴首受戎索。而人情或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己事爲質。治西南夷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事則舜苗之舞干与格，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處思田，而究極利害，盡詘疑議，莫悉于

王守仁二疏十患十害二章四段。甲之今事。殷若合符。順逆之數。以往籌今。更自不侔。蘇受首倡逆旅。據郡要挾。安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鄧彥情事瞭然。征播之役。臣興疲討賊。願效忠順。況以

國制。則安位為

累朝封殖之長。以旅拒。則鄧彥為一時倔起之梟。特以

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為異。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科臣之言。招日以討彥誅彥而赦位。非止伸

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蠹賊也。兵機雖貴密。至於宣布

情形實是如此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鄭。重。不。宜。輕。忽。楊一清謂遣京官賚勅宣諭。勝於數萬甲兵。良非虛語。肅皇一遣黃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既洽之後。如尚不悛。執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遼東。神京左臂。控制諸夷。奴酋挾數黠胡、原非英傑。邊臣失計。祖宗疆土、拱手輸之。其當振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必量度彼己。先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復。

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撫。最號得人。寧遠堅守挫賊。本計已定。假以便宜。隆以不御。何難辦賊。然臣區區猶抱隱憂

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句宜定也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廣而暫則悉舉世之破隴西固守必扼要害興營田其費省而久則趙充國之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不伸不止當時必與駁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庭之說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宜是之謂不馭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安危在呼吸而可以專宜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拓地數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久素練之兵輸不匱之餉襍虜無寄撓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決談何容易若老成謀國則趙充國之散騎士留田二千

頃月省穀塩芟蒙臣萬計、而先零自碎、書生籌邊、肌范仲
淹之城要害、復廢堡、廣營田、通互市、以足軍需、撫熟羌、使
爲漢用、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而元昊請和、似爲近實
可行。奴首雖狡、望奢而法嚴、然所用爲謀主、不過內地奸
人。盤詰嚴密、奸闌出入者屏跡。其狡計自屈、况有地不能
耕。有民不能撫。多疑而好殺。我能固守。彼自見瑕。因而感
之。恢復不遠。故頓
廟議之叠爲決計也。至于米折支給。預定酌處。使民不困
而軍有餘饒、方爲得策、頃議邊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
給、全非國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月餉八斗。今

至每月二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譁則不討處本色之過也。賣之民者倍糴則民生日蹙給之軍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閩門米價計之措本色一分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充國謂糴二百萬斛穀羌不敢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

計取本色最為要領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當飽。輕賣易逃亡。至覺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此計算乘際。稽查出納。為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今此

可發長思

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剃動遼事
莫出其右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面可以為常有尚缺額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畫餅。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方知其危。堯之命舜、惟以四海困窮為大戒。顧陛下慮勅內外當事諸臣。勿狃熊廷弼三方布置。為定本。熟計新添鎮戍應存應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兩利戰守何以決策要使權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閫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所忽。然後駭而圖之也。戰守計定矣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為守。能安集者因而授之。復建州二衛已廢爵。求南北關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落降

天六三月

者封以奴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興滅繼絕。我但爵賞虛懸。彼自肘腋樹敵。即目有釜無柯。終亦狼顧內疑奴傾覆是懼。敢與大邦爲仇乎。

司寇公胸有萬卷。筆灑千言。文章經濟之富擅絕今古。而於國家兵刑禮樂河漕錢穀。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留心籌劃。有就正者。復不自恃其才識。臆決意創。必證引往昔。鑿然有據。使可信可行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制禦諸條議。亦足見其一班矣乃孜孜好學。垂晚不倦。非見賓客。書不離手。尤喜與後進有志者談論。其鋒嶽嶽。而氣度又極溫舒。使人樂就而不欲罷。眞朝宁之楨幹。而宋里之楷模也。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頃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天啓五年據前哨中軍楊祖寧千總王國仁招首楊承高等回稱探得止有千山八會寨許多韃馬齊備達賊各屯並不見達子走動等情飛報等急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走至二更時分官兵齊到八會寨圍住達賊知風抵敵官兵奮勇喊砲燒房攻

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疑各屯有賊救應不
敢斬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幷囮塞寨裡歇息公同
各營將領細查在陣活擒眞夷除首級遺弃不開外叅將
易承惠等下官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眞夷二十九名嗚
啼咱等夷奴一口眞的查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
弓箭鎗刀鞍鞊等器隨分散各營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
陣遺弃鐵盔十四頂鐵甲二十一領跑疲官馬三十八匹
清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當賞花紅銀兩其陣亡
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着傷兵丁朴友化等十九名俱
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口各

責備良是

安挿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擒獲活夷候解到之日驗審　題解等因到職該職看得奴酋鷙伏數載海外自信撁制之能

朝中亦推撁制之力　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逍遙内地者直二十有日略無踉蹌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操演瀋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撁制者然茲續塘報尚叙去年十月間事其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既乎未聞真風馬牛不相及猶且曰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耶猶且曰先機而獲八會寨之捷撓挫其西南之鋒者耶

卷三十　　二　天六四月

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牽制奴酋為職者也果能牽制使奴不敢西來即不屑屑然於零星擒斬呈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牽制使奴無所顧忌而西縱日擒斬而日解提何益於　封疆之大事哉伏乞

皇上責成文龍當茲奴氛孔熾眈眈西視之時專於牽制上着精神務圖擊奴之至計則其功莫大焉者矣以後有所獲不係頭目渠魁告

獻未可輕舉冒前已有煌煌

明旨在今茲俘解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據數開稱三十名數日不合併宜　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就彼

奏決非惟重告　獻之

大典而且甦苦累之驛遞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眞正渠魁不得輕膚

今看登萊巡撫審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

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擣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

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己審

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上諭兵部奴酋屢報造船即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汛地

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擣制你部裡酌量駐札要害

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卷三十

三　天六四月

都察院周應秋參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削奪、

以大受爲違限竊法心

一徇情結勘同門也、

丁周宗建繆昌期北鎭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尙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

時有

旨逮攀龍官蔣擬於十八日

開讀而攀龍先於十七日夜溺園池死、

按高公、生平抗直、忠義自命、繇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

嶺南揭陽典史、

光宗皇帝知其賢、遣

詔起光祿丞、壬戌至太僕卿、甲

子陞都御史、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築圃山

中、與塵寰迥隔、優悠以卒歲月、詎意織墻受忠賢意指

旁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爲快、因扭人黨錮、忽聞緹騎

全、焚香沐浴、手寫遺疏一通、封固以授其子、囑曰事急

方啓之、乃給一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謀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夜半密起、整衣冠、望

闕叩頭、自投于園池。其子世儒亦密來窺伺、聞寂無聲啓戶視之、空林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間、且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詩一律、始知身蹈汨羅矣、隨報有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併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矣。謹北向稽首。以效屈平之遺

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

皇

上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曰、臣 以書生、不閑軍旅、從督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閻鳴泰後力主恢復時論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跨及錦右、始終共關外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臣 自作令蒙

卷三十 四 天六四月四

皇上特知、諸臣合屬留用趙率教則關鳴太與臣 作道時
保其出關、滿桂爲樞輔中軍、臣 引之同出寧遠、今
皇上陞臣 爲遼撫、而二人俱領元戎、臣 今駐札寧遠、遠在
敵衝、爲責頗重。又不得不分其責于二人、往時止以關門
爲經督撫鎮之信地、寧前一帶、俱駐防兵馬、東則哨探、
種而已、今
皇上已
勅臣 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隨地分認
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總兵趙率
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共六營、後勁屬

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總兵滿桂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馬步亦六營。前鋒屬之、中右一所、寧達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令其司三路哨探、遠出錦右、又廣以明一軍之耳目、二鎮各逐堡修理、分地授田、臺隍烽堠、地日闢而餉日減、漸以復
祖宗之舊。明年復幾城、又具題分信、大抵兩鎮更迭而前交相爲援、今年滿桂在寧遠。爲前鋒、則趙率敎爲後勁。明年趙率敎東出錦州。爲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虜夷情、隨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州又爲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每對人言謂哉

卷三二　　五　天六四月

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掉處處堅牢如此作畧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創于樞輔孫承宗然行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然敵勢甚强奴一出輙十餘萬西虜之勦養能必其終處此蓋甚難也況臣憂病之身孤睽之迹然不如此不足以守關門而壓强敵守闘與復遼不得分作兩下工夫而戰即在守總在

皇上與廷臣所用之臣敢作聰明哉因勢而利導之耳即關內二道事權參差不便當併二爲一與寧前道一司關內一司關外伏乞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領

勅書兩道職掌遵照管事、速將兵馬盔甲器械城堡舟楫、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畧、容 臣

與二鎮商確施行、寇近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戍熊明遇、黃龍光、鄧渼、鄒維璉、徐良彥、時江西巡撫郭懸坐諸臣、擬城旦奏復、而逆璫朦蔽

聖聰、必欲戍遣之以爲快、龍光更發邊遠、僉妻着伍、尤爲慘絕、

敘寧前功次兵部上疏奉

聖旨、是、奴酋犯順、久逋天誅、遼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敗逃歸穴、恢復有機、朕心嘉悅、內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勘

明、其覆宜行褒敘新舊輔臣絲綸密筭樽俎雄籌、集羣策羣力以奏安攘、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勳猷克茂、特用加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艮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加賜坐蟒一襲次輔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還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宗改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魏廣微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殿臣魏忠賢竭

誠報國矢志籌邊緝獲巨奸潛消覺孽預發什物火砲大
壯軍威功雖奏於封疆謀實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
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器劉應坤勤勞可尚加恩
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一人 與做錦衣
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
命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

卷三十　　七　天六四月七

紵絲三表裡給與應得誥命。巡關御史洪如鍾即陞京堂用滿桂。趙率教。各陞右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十五兩何可綱陞都司僉書賞銀十兩彭簪古鄧茂蕭林陞陳兆蘭各授遊擊各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竇承功授遊擊新國臣鍾守王成曹恭誠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武張弘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模轉員外郎仍加俸一級金啓倧贈三級襲陞三級仍優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總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十員各照本職贈一級襲陞一級

各給優恤銀十兩常明德給優恤銀十兩王家翰賞銀十二兩孫紹祖等二百八十一員及撫夷大小文武職官各賞銀六兩劉廷郊呂應蛟李永培張邦才准復原官王嚇嘛給副總兵廩給　其徒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

奉

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倉卒、勢甚危迫、臣等不勝駭異、力為解散、已經合詞

卷三十

天六四月

上聞請

旨無庸復贅、續據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孝呈據蘇州府知府寇慎、申據吳縣知縣陳文端、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有奉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札本衙門、至十七日、奉牌擇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闔郡人民執香號呼、喧鬨堦下、正開讀間、羣呼奔擠、聲若轟雷、時衆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被盛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

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鬨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

聞有旂從人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

復又到彼爭鬨隨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即

解散等因各具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

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直逮到之日官旂即行開讀、而不慮

其意三日淹也比傳開讀、臣等遂趨公所見聚觀者如堵、

即行呵斥而各官以爲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

如此、且傳鼓相催遂辟除從人、上堦行禮、不意呼號之聲、

三六三一　　乙天六四月

如疾雷響應莫可嚮邇執香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爲捍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

差官旂輩遂把捉不定驚僨却走衆益揮號攘臂直入後堂致踴躋踐踏扳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速調防禦官兵以次鱗集衆稍奔軼乃烏合之衆乘風鶴之驚復聞河下有旂從需擾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歸城外臣等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拿禁截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眞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語遍衢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獲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日而從役內有李國

枉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 等竊念事莫凛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
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叵測至此

民雖愚何敢輕犯不赦此其情益可憐憫矣

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卽就繫、當令府縣爲促開讀、而官旂不應
逗遛需滯、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
蘇郡法紀陵夷已非朝夕（何嘗有此）、臣 等諄切飭示何嘗三令五申、
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囂雜諸人、擁滿塡塞、以召急
不能馭卒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
防、臨期不能調輯、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圖之、雖云嘔

心實已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
調度防禦之責、至臣德不足以綏民、威不足以肅衆、抑何
辭於溺職之罪、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起
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分外、仍次第擒緝猖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
國典、以尊
君命、臣等合詞再瀆、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愚民狂逞、至擠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
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還着密拏首

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

只此一事已絕今古

開讀紀事云

天啓六年、三月、逆璫魏忠賢矯詔逮故巡撫都御史周起元等中及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同惡內臣李實所搆陷也、先是吏科都坦魏大中被逮順昌聞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約婚姻奏酒炙、相持慟哭、是時逆焰灼天、宇內宛舌閉聲、搖手觸禁、而公獨感慨不休、以此攖忠賢怒、然公清節顯著、自倪文煥肆合沙之只、兩都臺省、無起而甘爲桀犬者、李實欲得忠賢權、廼借織造事羅織公等、疏上、忠賢遂捏旨分逮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逮順昌、詔至之日、則三月十五也、故事、詔使至郡、撫縣官自請主名、時吳邑侯陳公文瑞、公所友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青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衢、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所知日范司

二一二

十一 天六 四日

烈丈夫

民心卽公道所在豈可以勢要利結者

千古奇事

有識

隸屬子數語。千古酸鼻。君獨慤然長往乎。公笑曰。無生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牓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可了。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之。字大如斗。體法遒勁。後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寃聚。送者已不下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請軍門士民聚益衆。大中丞毛公恐。自揣不協輿情。檄有司數易置公。毋使賫聚。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至數十人。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如昔人不解司馬相公爲黨人者。或悽悽若怒。或愀愀若悲。或煢煢若無告。或昏昏若夢魘而無以自明。相守至昏夜。猶不散。旦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者益通。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無慮數萬相聚謀曰。吾儕小人。無繇上達天子。須當投哀兩臺。懇其疏救。或曰。此皆東厰陷害忠良。雖撫按可奈何。吾輩一死耳。無足惜者。語氣激烈。有識者懼生變。稍加慰口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爲吏部門戶計。不如乞命兩臺爲得。於是百姓皆執香迎順昌於縣署。號聲震天。揮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時撫按未至。人情洶迫。大地陰慘。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

更有識

陳辞懇曲

自露本情

一語詰定

外。私憂曰、人心怨矣。特以

天子詔不敢發耳。撫按至事未可知 我輩代爲請命。差

足慰百姓。無貽桑梓憂諸生皆咕貞 尺撫毛公一驚廷

按徐公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

轟不辯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楊廷樞、殷獻臣

王景皋。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迓兩臺於門、痛

哭而陳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

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夫民心。國之本也、賢

士大夫。民之望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失民心

喪股肱也。況順昌等不繇臺諫、論列而出於刑臣。尤人

心憤懣不平之極者。今東南赤子。咸願百身以贖、明公

爲

天子重臣。何以慰洶洶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

皆慟哭。毛公恐。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

炳等妄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厰嚴

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顧佩韋等聞之、還問曰。爾

言東厰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剜

若舌、旨出東厰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

華謂

天子詔耳。東厰何得逮官。首擊之 炳、百姓從者千計、而

天六四月

夷虜尚知
尊敬忠良

死有分曉

此紀即可
作傳
義士

覆水不救之勢成矣時變起倉卒諸生皆驚避毛公益
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撤讀至夜分百姓漸散從尉李
風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是日城中正
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蹊哭入淅泊舟脊江用知也蹙
岸揚揚陵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獨縱一招而
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輯重悉投之於河
諸蒜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踉蹌而逃先是忠賢提
吉逮故御史周宗建旂尉橫行郡縣勢甚夷虜縣吏供
張稍不具輒髡㝵灸膚廷辱二千石官長吞聲不敢仰
視龍等前後一轍及遭變見與隸皆拜唯笑節東廠誤
我越二日民情稍定人謂吏部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
忠良無得全者剝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吏部嘆曰
以我一人貽禍桑棉炎且肸不膜我豈不知自裁然順
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
都必死死則訴
高皇帝速殛元髡以清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為我作忠
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友人未祖
文陰隨之晝伏宵行潛達
都下冀得一當以脫公於虎口志怫遂鬱鬱抱憤以卒
公既就獄輦下地震死者以千數神樂觀災天譴屢告

長山舌至
今猶在。

五人自嘗
祔祠

越明年三字可見天道好還亂極反正之速毛撫落得做一逆璫照管不及玄義孫耳

而逆黨怙惡如故必欲盡滅忠正之士順昌每當詬詈輒大呼聖祖列宗。隨大駡忠賢誤國逆賊許顯純等因加酷刑。膚炙銷盡。不勝楚毒而絕、喪至之日、遠近聞者莫不流涕、大風拔屋飛石三日夜乃休。時顏佩韋、馬傑、楊彥如、沈揚周文元等。五人、將就刑。聞之、大哭曰、吾輩旦夕且死、無所感惟願侍相公。左。右耳。及臨刑。佩韋等。皆談笑伉儷道路觀者皆陽咽不禁自大中丞而外。司府靡不。反袂沾衣也。然毛公怒猶不解。復遺檄學使者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幾成大獄云。越明年熹宗鼎成。今上即位。神武天挺。元兇魏忠賢、崔呈秀及彪虎許顯純等先後伏法誅。惟文煥、李實得末減論戍上復從廷臣請卹死事諸臣。贈公大常寺正卿。廕一子。謚　　建祠賜額。備極優渥。吁嗟乎。一年之間、忠臣義士。既因而叢天時人事。既盡而康。非大聖人因雷電乘乾。孰能幾於此哉、迺江都人士傳言倪文煥家、白日見吏部冠服生堂中。旁有五人。皆武裝侍左右。煥家大怖。叩首謝罪。終不去、或言公正人、豈作厲

炎一三一

一三 天六四月

然余讀史記見灌將軍事則冤仇報復自古已然灌將軍忠孝著西漢而文煩罪愆甚於武安又安知其不再見於今日也此紀爲吾友王貞明手述蓋貞明與吾師劉漸干爲周公莫逆雖當患難不廢周旋故所親記最爲詳確便百世而後想見吳中臣忠友養士譴民詎之概云蔣鑛日逆奄之禍中自楊中丞以下賢士大夫日供刀俎海內人人切齒而黨逆者羅織方亟縱騎四出如吏部之生平吾鄉士民所稔習而家爲尸祝者於是不勝憤痛之極走死甘如鶩矣一舉而逆奄氣奪豪猾聞遣者惴備嚙指不敢出縱騎之遣遂中止則吾鄉士民加也不寧惟是當

熹宗大漸即聞逆奄聚徒謀不軌其黨某首勸進曰不爾便是死路崔賊顧首鼠日不見曩歲江南之變乎須半年掃除可矣然則吾鄉士民實有社稷功蓋陰偪逆謀而不覺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權落逆監手峩峩衣冠有稱子稱孫稱臣稱妾妾冀非分而碎首伏節之義僅出於青青子矜閽左黔首當事猶目爲坪王章幾成大獄嗟嗟是何心哉設有萬一不幸逆奄僞出一紙禪詔亦將

曰王命也。姑拜受之可乎。
聖天子赫然彰癉，無論士民加額，五人亦含笑九京矣
是舉也，於海內乃有吾吳，於吾吳乃有此五人，昔多士
痛哭，侃侃敷陳，崢嶸大節，堪爲
聖朝吐氣，鐵吳人，卽伏藪澤，有餘榮焉，瀋墨
擊節，不自禁其眉之揚，而舌端之有餘馨也，

神廟榮嬪李氏薨，喪禮遵
旨照萬曆魏愼嬪例行，祔葬于張順嬪之墓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參奏，
時地方失盜，查捕營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應役，營馬盡
各乘坐，至是巡視科道查參，奉
旨限五日內務要照
數清還，不許隱占
癸巳子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曰主兵喪，

下李應昇鎮撫司嚴究追贓、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參臺臣張繼孟削奪追贓、
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究問時吳中有開讀之變、于是旂較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
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白春、時論亦誣以門戶故也、
兵科薛國觀上言臣於本月二十二日在科辦事、接得偏
沅巡閔夢得黔省沾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瑊洛言三月
初三日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圍營、至二更、賊勢甚衆、漸逼營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迸散、令難禁止、五鼓、營兵盡散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刎死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姑孫官堡燒刧、漸逼城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駭嘆、曰、近報奢寅被殺、竊慶西南事可漸次盪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大都黔省遠在天末、人視爲非門庭之寇、不甚急切、而姑緩之、　廟堂上責成供應之意少。邊塞間脆靡推諉之習多、謂餉不果腹、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緣無餉之致、然蓋有難以盡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爲時幾何、

豈無餉捋腹能控之于數月者而不捱之待旦乎。其盡散之也。故賊勢甚衆。漸追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雖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咎卸罪之地。將服誰乎。十六日塘兵偵報賊將麻姑孫官等堡燒刼、漸逼城下。距今已凡四十日、安危成敗尚不可知、卽偏沅撫臣閔、言移駐偏橋、僅率現兵數百、遙張聲勢、虛而有裨實用乎。招集調募、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緩而有濟急事乎。此晝餅充饑、臨渴掘井。徒爲安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故 簡命王瑊、閭亦夙負籌名、受事以來不知作何調度、作何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輙怨弃將、賊衆一

臨敵烏鳥散、遺孤將已云亡、平日之威令安在、節制安在、運籌決勝又安在、珹亦何爲于師中、而又何辭於　皇上哉、傅宗龍識諳酋情、選擇而使、無奈勞勩久而倦勤生、任事之心與頤息之心交横于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成則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遼上之陷、今者寧城之全、賞罰之無少貸、錯可念也、若魯欽今日之死、僅足贖前日之逃、置之不論可耳、伏乞　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合謀分應、以遏賊鋒、毋推諉、毋拘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玩忽之精神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當望之而卻走、黔無

長三十下

广く　天六四月

恙而楚蜀滇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至兵馬之數。一面速檄黔中整搠。現在祖機戰守。一面速檄督臣朱燮元於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然而師行糧從。一切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撥索、事平銷算。若偏沅撫臣閔地居輔車唇齒之勢、宜作披髮纓冠之急、當傾心設法。竭慮策應。毋第曰移駐偏橋率兵數百調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而爲此不急之語以塞責也。從來兵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賊乘我。我有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享邊各項盡行那借俱如所　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亂何微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敬抒一得。一曰寬猛應酌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猛交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擊斷不盡法、雖大柄獨持而銜轡時委、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惟務涵育、諸人幸

恩罔

上、佈干

卷三十

十七 天六四月

天誅、皇上何心督過羣奸自底不類、抑陽和之後、非霜不肅寧止人情時乃天道、今法紀聿新人心震疊自今以往、惟當綜核名實以警惰偷。分別黑白以定趨向。崇奬廉靖以絀貪競、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顯示灑濯、以與更始。果能滌除胃腎、一意奉公、不追既往、即有夙愆、屏居自引、亦不深咎、無爲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幵文罔、皇上每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陰曀。暖日和風。乃可昭示黎庶。曾見上大有竟日雷霆者乎。一日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長、俾總庶政、幾經

膚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勅所司各修訓典、掃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

成憲、魏相中興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日無愆忘、苟

未嘗

聖心不妨駁議、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末叶、當備陳往

例以聽

上裁、卽以 臣 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輦轂奸宄、蹲踏火烈、而後難犯、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

十八 天六四月

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當閱實其罪耳。使奸必麗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正犯與襍犯異。一決也。而不時與秋後異。輕重緩急。稍爽其則。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又有冒支官糧者

命戮之、比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聲出為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僞微曖、一時神明獨斷

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
無爲而治之道也　一日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原屬曠典
至尊臨御萬國觀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蹷恐後費省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萬方之玉帛奠億載之
丕基獻俘馘以張武功舞干羽以顯文德太平盛事有光
列祖
二殿次第修舉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
國家之利罷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司農

卷三十　　十九　天六四月

貝落經濟

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詘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令主者會計每殿工料幾何經費領於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織作之需陶匏絲枲之屬燕享犒勞之具內府積有奇羡者俱改納折色以給大工歲歲衰而息之度可常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旣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爲焚林而田見影而捉剋核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人殫匱之形使彼夷奸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亦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數書

或憂時而出嘔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
宜言、恐害於身、而臣以爲不然、臣家世受
國恩、臣兄濯、忠猷未竟、臣芹曝微忱、固杞人憂天過慮、實
嫠婦恤緯深心、今所縷縷關
國大計、苟有裨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
國。寧吐之而害于身、與其已事而爲無益之咨嗟。寧未事
而抒不必然之籌畫。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與其退而有後言也、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儻蒙
采擇施行、萬分一有補、臣忠已効、退就隴畝、死無所恨矣、

璫橫起於甲子秋冬間初時奸惡未熾公疏單疏糾者
十百及大權獨攬生殺在手中外緘口無敢一字與璫
異指者司冦公以乙丑臘月赴京兆任至孟夏蓋四閱
月矣自閣部至言官庶僚無敢言及職掌一字者惟當
意措是猶閹刑曹諸讞牘如注心淵無証追䏂數萬李
承恩以借用應擬徒誣坐盜絞其宅情恭不附律輕重
任璫意心中既大不平璫復杖殺一御史以立威逮繫
七賢以快忿廉吏周順昌亦在逮中吳中大諱舉朝無
敢駁正一語自思身爲刑官遂坐視殺忠良駢首法律外錯
食何以下咽夜何以安寢遂星夜草疏達巨而成璫專
以非刑箝人口故首言寬刑璫專以中吉行亂政故次
言字成法無臆次璫事以大工盡寵幸非理苛索充書
故未言宜緩工無見影而捉焚林而佣三事酷璫所最
忌客多相阻止謂此時正憑威怒誰敢櫻其鋒料虎頭
必不免虎口身老子幼不慮歸骨之難乎心知此勸是
忠其如心不能平疏一日不上一月忿念似無以支朝
名不服計一身生友竟以四月日二上此疏璫一見怒
甚與其尾黨言依宅說都是我禮遑不是了意欲重處
而閹中原票
旨甚溫又使人在外庭偵探此疏一出則紳士庶頒聲

載道復集其心腹商議不如且以淡言打發另尋事端處他舊規疏該第三日下又遲二日至廿六日方批該衙門知道蓋與其腹心計議未足也日使廠役蹤跡其家門無襍賓無所撫拾故借章燁斗事入廠廠疏中以同府人可借以為題然亦不能一字污衊直于辦疏上曉第二日即內批削籍為民引紅牌轉換字面欲中以危法恐公論太不平故禍止削籍又令廠役隨路蹤跡纖悉必報不死幸耳在途兩月家中皆傳已逮親知如唐存憶諸公為之禱神為之問卜鄰里細民皆為扼腕後聞抵吳門挐舟相迓者屬路

五月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時道府縣學俱勘得潘氏係東廂下里潘者室女有四
省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聘
為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仕身故
氏生子敦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二歲仕先有嗣子包藏
禍心諆亦敦復兼偪嫁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襟
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貿書後不
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鄙亂値族兇梲梶結連
巨室飛禍攜其家幾破氏號天禦侮誹體哀求事雖
冢什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三年按氏
生而不辰嫁即多難甫叶徵蘭之夢遽成黠竹之悲引
刀而志靡他逢仇而鞠凶歲及遭孽嗣之禍飲氷茹孽
卒殺傷子以成名抱喪子之哀扶老携幼復撫遺孫而
禦侮一身兩世百折之憂虞萬死一生礪終身之完節
蓋棺論定價表宜先又勘得沈氏係本縣清泉氏沈尚
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歸已故舉人吳敦復時年十八
歲二十一年敦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於

卷三十

二十二 天六五月

時新褒孝廉家鄰叢起豪橫踏籍幾欲取卵破巢正前所云潘氏號天僎侮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鳴咽亦將破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貧究在疾不違寧處後事得解即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十貞遂無象遊庠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按氏性稟堅貞身嬰茶苦志月岐日操若嚴霜袜姑禦難植埜絕之宗杖最子象賢振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啼鵑血淚鐵石爲摧六十年病鶴羸姿松筠比勁旌例巳過幽闌允宜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延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鴉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必躬親手進及見父顏色利悅則喜或有他事稍有不怡若默然則退而辰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四凡若此者月近官以致遠官自遠官以至歸家歷二十年死如一日迫鴉翼病秉介萬端療治以至逆神買卜等項輒至埀素暮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賴爲之裂父病篤時日不交

睫、衣不解帶、嘗自閨戶、引刀割股、家人排闥、競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慟、卽絕家人以水漿灌只蹣宿而甦、是時臥病床得不及躬撫父柩、乃以臥楊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輟令人扶披于狀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閭而哀之、自父殁甫及匝月、竟柴毁骨立以疾术、縣知縣張山貢廉得其實以申諸府、府以申諸道、一時撫按諸臣各有奬匾、扁額乞盧詠歌盈帙、其事昭昭在人耳目也、大抵秉介之素不爲好異立名、惟是日用之間真情真性。愍到體認。爲人所不可及至於一久而後知孫袁達外之孝靴近不多見矣。

繆昌期卒于獄

按昌期、博學宏才、望如山斗、當漣令常熟時、氣味相投、稱道義石交、後同朝、權好倍昔、昌期直氣凜然、常對人詆忠賢之驕橫不倫、忠賢因銜之、矯旨斥奪、削籍編氓、暨而坐與漣善、爲之黜竄疏藁卽紐爲邪黨、逮繫詔獄、許顯純嚴刑痛拷、十指拷折、追比誣贓、斃于獄、獄底、天下聞之靡不痛悼、

卷三十

三〇三 天六五月

門戶之綱
寬賍私
少蒴甚活
加人
堪能自免

應天巡撫毛一鷺勘奏、奉
聖旨、毛士龍發邊遠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口
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爲民、追奪誥命、
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唯一、直糾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參孫瑀削奪革去恩廕、
指瑀爲門戶故也、應甲從此滋議矣
王恭廠火、
神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

聲如

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着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 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沖擊、蹂踏瓦者不可勝詳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衆房傾倒、羣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 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焦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頹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

大內、不無震驚、臣 等下懷不勝踈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

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嚴內戒嚴、星

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霎無别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

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 等繇

曠招愆、昧膚鮮畧、痛自修省、尅責外、伏乞

聖明、

嚴勅內外巡儆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廟筭。仰祈

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爭身男子吳二、問之、口稱身係廠中本梲火藥人役、但見颶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廠藥鏵燒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剪火木塵封、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爲災、禾麥皆枯、百姓

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號屋宇動搖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屬傾頹震壓多命朕以渺躬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怵惕危懼念上驚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竭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示禮部都著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冀回
天變毋得視爲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别優恤以彰朕畏
天省惕至意特諭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
爲防禦實着
黄尊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聖諭兵部朕覽工部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
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一槩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
者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事宜已諭内閣傳示禮部
諭念遼黔疆土未靖大工錢糧不敷正國家財力兩竭之
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屋一節爾工部
職掌所關速宜修理況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暴露但工

程煩費似非旬日可竣，即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茲查
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用監外西新廠房三所共計
二百餘間其中甚爲寬濶，即便改爲安民廠。爾兵部即傳
京營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名、速往王恭廠
搬運神器錢糧等件，運赴安民廠貯收、事畢之日、就以王
恭廠土基、仍將低窪之處、填墊平實、其木植甎瓦石料、各
安集原處、聽從別用、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卹力至意特
諭

計查塌房一萬九百三十間、
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

島師報會安堡之捷

毛鎮塘報、言官兵乘奴賊歛民北上、欲遶西寇、故奮勇渡入、攻尅會安堡、搶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眞弟三十六名、

干酉挾賞、

延綏塘報、言雲崗干兒罵同伊毋麻吉娘子、三月二十八日、率家執舊帖文、索賞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酋辭桀逞、勢甚猖獗、在我素蓄援遼、精銳挑盡、重以京民兩運不繼、軍餉欠至十六個月、虜方櫜甲、內必脫巾情形萬分可虞。

京師祈雨。

春夏以來、風霾亢旱、雨澤未霑、故命十九日禱祈爲始、

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爲準、柳河敗衄、覺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清查、一槩混淆

天六五月

本兵職掌何在，着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班軍出關粮餉，即于預備應支銀內，發山海餉司給散，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㳺臻，必朝有紕政，位有憸人，顛倒悖謬，然后逢天譴怒，而譴告隨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清鳳儀，固已慶太平

一天子，邇年以來，屏逐元兇，登庸衆正，朝講不輟，刑政具修，直與堯舜同符，陋漢唐不數，謂宜協氣上蒸，清寧成象矣。

乃天心眷愛，猶若有惓惓而未已者，如近日

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
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
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
藥之力也、目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
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　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
皇上减膳撤懸、諸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
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懷忿
逞臆、斷洗

卷三二　　二一二　　天六五月

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抒敵愾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餉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砥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固天之子也、一言善、即爲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風甘雨響答景從。感召最速。今方祖述堯舜、寧有缺事、而一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繫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纍囚半歸詔獄。追贓即已畢命。雖其人自不宽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慊乎。甚至秋后與不時竝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足十和請自

今以往、輕重罪四、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瞋自作之孼、比附者幸繳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謗除減免之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撥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撥無可撥、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輓輸

寢其屑瑣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候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

天六五月

之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
或以疑而成溷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
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振刷、已極苦心
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　先帝、故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竝　勅內外廷臣、一體遵惕、時政得

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災沴頓消。休嘉立應、而又何外患之足慮哉。。。

薊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鎭參差之情、奉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群情欠調、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謹天戒、

詹事李國㰚王應熊充副總裁、

卷三十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塟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
此係
勅建殿宇千官習禮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元是逆奴掩襲粆花部落、殺其名王貴人、掠其牛馬、時
虜衆避難歸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來襍奸
人、呼粆花領賞白喇麻舉其歸來夷目、一一質問、喇麻
泣言俱是粆花部落、隨行寧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漢
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善爲撫慰候事定仍歸虜營
以示恤患之意、則虜必畏威懷德、
貴州巡撫王瑊請

勑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繫安危機關秘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慮郵筒逗漏也、一便也利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後議不慮道理隔絶也、二便也、或檄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應也、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制無權也、四便也、在楚藩不患餉 黔又復餉蜀、可免躊躇而成兩悞、五便也、在督臣、不慮難分用徑可專用、不致空拳而稽大舉六便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膽、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已沁入而感賊心、八便也、練達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

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以殄奢寅、即可以殄邦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殄奢寅、未可以殄邦彥、督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寅已殄、蜀局已結、督臣不必仍居蜀也、今邦彥未滅、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纂修成

皇祖實錄副本、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止、共一百三十一册。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紀述、深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即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博訪周詳、務要矢公矢慎、即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慶旨、上緊催修、俾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羹墻若見之思、其加恩示酧、統需后命、該部知道、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慨自魯欽蹉跌、賊氣頓張、助逆仲苗蟻、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日而十餘至、僉謂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瑊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一面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攻河沙壩之羅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

之狡虜、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

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

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蓋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

傳溢已極何謂之者猶未已也

六月

雨降祭謝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畝魏釗等祖先祭葬誥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衞亦震宣大同日震、倒壓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薨逝喪禮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祔葬墓側、

御史楊方盛以黔變阻隔無聞、滇省孤懸可憂、特陳擇

二議大有
近于局

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另開生路。咨訪人才實加鼓舞吏部覆議通路事屬兵部所司、而擇官一節、銓司于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不肯少假。外其在外撫按。亦勿徇情違章保留、以掣用人之用。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開。而滇事有濟矣。

戶部奉

聖德宏深
聖慮周詳

聖諭王恭廠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卹宜優、據請六千金似未足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戶科官一員照依查明被災人戶數目、酌量加撫、逐一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

時南直陳滿新河成

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 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則資淮黃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汾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過浚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篙纜中斷前船横下后

其害如此
上可息變

計

船互相磕撞官觞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瑶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卽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𢌿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玆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中詳稱原議、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將内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錢、至三月中旬其計到工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

條理井然

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較原議尚少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后令魏三跨募夫、三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調邳睢徭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鋤鑿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堤之殘頹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堤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堋塌堤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堤一百八十丈王能莊芬后雙河尾築堤長一百丈幇築殘堤

勞永逸它人可以黎民懽而悍從事也

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丈估丈尺于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淄遠避公私尅撥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爲之阻而各船啣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无後躭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即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院西巡畢日躬親吞閱繳則南直黄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潦可勿慮矣

督師王之臣上言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奉

聖旨、遼左從來壞事、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師巡撫、同任封疆、功罪一體、果能捐去形迹、和衷集事、寬慰朕心、便是忠誠體國之臣、滅賊復遼、端不外此、卿身膺督師、手握賜劒、將吏進退、戰守機宜、自當指授、一切公事、須商議妥當、使號令歸一、將士知所適從、該奏的照例會奏、滿桂廉勇著聞、朕所素鑒、因撫鎮參商、同城未便、故暫准回府、既稱將材難得、山海需人、應何委任着兵部酌議來說、

已而兵部覆奏言、督師議以滿鎮聽臣調遣、撫臣議請優之大鎮、總之離寧遠則人與地相安、請

勑不督臣移會撫臣將滿桂用何地方。作何調遣、盡
化成心。虛衷酌議、畫一遵旨會奏。即此更是和衷。即
此便是忠誠矣。
時袁撫臣與滿鎮不和、以未知會王督經題請更調
故王督微有不平。互相爭辨。及讀袁撫自訟一疏、可
謂勇于聞過者矣。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贊畫孫元化回部、
元化以所領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
上嘉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
虎彪輩逢迎璫意、誣贓拷比、骨斷皮開血濺肉飛、冒
推蠹指聦月不聞哀乞之聲、罵悪党不絕口、天日爲
之無色時時有好義者、閭中舊治士民、吳中交游媚黨
一時醵金錢代其完贓、冀其生全而昌已被監司肆
毒、隨斃矣。臨死、其短童所以屍諫不果、而領埋時皮
肉已腐無寸絲掩骼面目俱消且覓頭顱鬚髮英氣

凛冽尙自逼人、先生烈矣、吾輩能無痛乎

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日也

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愷悌、兩地絃歌、和平清濂、三臺上薦、繡衣內召、借寇無孫、垂涙攀轅、執香擁道、栢臺屬節、白簡嚴霜、巡方剔弊、按楚持平、素志好學。而罹醵金建講院之嫌。危言偏奸。以致奪職、追　綸章之　旨、準擬歸田。繙輯素業。何知驪蠱射入、究詞闡、緹騎　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兩邑士民懷恩泣訴、當路異以代完贖鍰、萬惡璫樞、成心順指、監司急令、酷加敲朴、孤寃已白、銷亡病骨、邪堪箠楚、誣贓盡破家、嚴刑乃頊命矣、侍御故閭閻家子也。慨慷有大志。少卽以文名。而賦性謙冲。對人如不勝衣。一當大義所在。萬夫不回。是以宗黨族里。無不敬之、愛之、依之賴之。及聞變、相與爲位而哭之。嗟乎。公之死。僅與逆党之敗、隔歲時耳。而公之名、與欽程之名、孰馨孰穢乎。冷熱順逆之辨。惡輩何不能自擇至此。

文書房遞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　三朝要典、聖覽畢、公同內外
官員、送皇史宬收、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
日子時生、卽今
聖母后也、

閏六月

戸禮二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為首務朕紹統　祖宗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踐祚以來惟　上帝眷祐是賴下民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異災頻仍亢旱彌甚茲者伏遭霪雨晝夜連綿震動若傾滂沱如注朕克謹天戒恐懼靡寧已于宮中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即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虛文塞責又念京師米價騰湧小民糊口艱難今後房屋坍塌人口損傷朕甚憫焉即着五城御史上緊行查具奏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征外再免征二個

聖德

天六又七月

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放不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隕陞隆之治惟君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大臣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共朕欽若昊天者各宜仰體朕懷恪其乃職捐玩愒之故習矢勤奮之新畜一念不公儼肺肝之畢見一事不實凜釜鉞之難逃務使積誠動天轉灾爲福兩儀安奠百穀豐登粒食罔艱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惕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

黃尊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按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矜爲寧國節推人不敢犯勢豪懾服選入烏臺侃直敢言指斥權奸並被誣黜歸

隱東越之谿、賦詩讀書、偶遊西湖看山訪水舫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唖罵偵事者聞之織羅而併人周起元一案矣、幸緹騎過吳門、怙勢驕橫、勒詐騙倖多金、一時交閧、狼狽不前、竟返輒而不過武林、脫此虎口窘辱、且省縻費、尋復傳旨着撫按差官扭解赴京、而璫怒稍平、督刑稍憫、然不容其獨生、遂病不起旋與應昇同死矣、童僕力不能領埋、卿人憐之、醵金而爲之殮云

欽天監欽奉

聖諭　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二十一日安牀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魏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爲欺

君抗

黄山獄起
徽民無寧
執矣

旨議　國㗫民等事狀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旂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犯拘獲到廠內審得吳君實供係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招稱有未到官吳養春、家資巨萬爲富不仁、一而結交縉紳、壩占黃山委令未到官男子吳用譽等、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逞其強壩、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烟爨有虧、人人怨恨、屢經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日惟有巡按御史駱駸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具疏造冊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朦蔽、至今仍舊公行壩占、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肇興、條陳採取黄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于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差未到官家人文節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實携帶多金同到京城菭子衙、今在官男子吳騫叔家投下、密令騫叔等爲其打點停寢採木

旨意、吳騫叔等將前銀收下、遂同今在官男子程夢庚、許應車、應荐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住不行採取黄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今未到官男子吳羿宰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財物、積有萬餘、設立庫藏、專備党中鄉官遇有患難之用

三十九　天六六月

于天啓二年六月内奉
旨拆毁天下書院吳養春同未獲男子汪時徵等、不合不
遵
明旨、巧立名色改爲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徵在内看書、
招聚朋党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方中凢
本銀三十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凢俱囬徽州、
遂將天津本銀俱付君實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書
取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城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楊州
作鹽、有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
子倚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復將七歲孤子嗣鵬酖死

希圖鯨呑家資數萬、有今原吉人吳榮原係伊弟澤夥計、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囬籍、行至儀鎮　撞遇養春未到官人吳繼武等、竟將榮行李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端抗

旨情弊、吳榮不甘、情具告到廠、蒙將君實併吳蹇叔程夢庚許應韋應荐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及審吳蹇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參看得犯人胡君實等玩法神奸、游手藉棍、走權要之門、若干已家、止探取之令、誠如探物

至于吳養春久霸山場、獨專其利、逞虐焰之素張、小民吞聲、復錢神之有靈、有司短舌、故將奉旨拆毀書院私改别館、招朋引類、深懷不軌之謀、播惡如此、亦何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君實等多方打點之力耳、欺君抗旨、莫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者也、除見獲違法犯人胡君實吳蹇淑程夢庚許應章應荐茅培在廠監候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宰、汪時徹、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
有賣木庄銀數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
臣未敢擅便、奉
聖旨、欺
君抗
旨、久㶚山場犯人吳君實、吳蹇叔、程夢庚、許應章、應存、茅
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學、吳邦寀、汪時俶、
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
去與同撫按提拿、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庄銀數
多、并着撫按嚴拿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

已上 天六 六月

大工、該部知道、

浙撫潘汝禎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于西湖

允之祠額永恩

從機匠張選沈尚文等呈請

黔督朱燮元圍藉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

中調度控制五省、○李應昇卒于獄○追虜

按應昇英銳特達、志大寡營、惟下帷讀書、手不釋卷、夙稟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旌善類、誅疆暴、風清霜肅、玉潤春溫、慶名遠布、宦橐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疏糾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璫愈怒、褫奪而歸、奉親教子、柰禍不旋踵、無端 詔獄、一聞 駕帖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僥 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尹登門、奮身

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悒鬱之色、逮至加刑歸、惟大呼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不敢負　君父、以報　國、臣之分也、但親恩未報、烏鳥之私、于心惄然、幸而有兒有子、是不乏奉養、惟同完諸人、止存黃葦素相與患難、談論古今、忠臣孝子以遺日、其奈監司敲朴過損、且羣奸欲速其斃、料不免亡、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三書誡子讀之一字一慟淚、

按、賂酋一族、戟諸酋黠甚、黑炭等酋原勾引此酋盤據南山無日不思犯搶、先曾犯卯來泉、曾未深入、亦未經大創、掠邊外牧放者馬而去、其志亦奢、遂糾合諸酋來犯甘鎮近堡、此其志真不在小、董鎮謂不一親出創之、必至枉逞內地、其各營官軍亦感朝廷豢養之恩、願捐軀以圖報效、此董總兵親提大兵戰於牛心山、斬首四十餘顆、可以亂旋矣、乘勝長驅再斬首二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不意雪雨霏至不能割級、此一場血戰、山河為之震動、羌夷為之驚愕、

南道羅萬爵上言罷稅皇仁已普奉

卷三十

四十二　天六　六月十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人望關津為樂境，至帶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即着扣筭還民，侵在吏書者，不得復洒花戶，元年以后，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其新，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榜冊，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官駐扎前屯

南臺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閑住陝西巡撫喬應甲候勘

下周啓元鎮撫獄

欽用寫中
諸虜
中國之利
也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奉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着
冠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縮符戕
方、吳殿邦居鄉多事橫衆公祖、立逐多繡以快已私、都着
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奴酋侵并西虜部落、
撫夷副將王牧民塘報、言昂奴住牧近東、于四月十七
日間被奴酋兵圍昂奴、昂奴夫妻子搶去、
又寧遠副將全輔塘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邊過河居
寧遠、以炒花發兵來助、行至養善木、遇奴兵殺死炒花
侄子囊路台吉、又有歹安兒相離囊路半日之地、有奴
酋哨馬深至歹安兒營、奴衆被殺死五十餘名、并擒二
名、獲達馬五十餘疋、奴大恨、復益精兵、于二十五日辰
時圍歹安兒營、歹安兒并妻逃出、[illegible]衆盡被殺死、粆花

天六六月

亦聽過薊河北邊縣避。肖兒諸黃會兵欲屬報仇。
按戶安兒係炒花之子。
太常少卿。趙興邦閑住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廕二級
御史王業浩枚十疏曰切惟方今
天下。吏屑交訌。黔蜀危困。財匱餉空。變頻災數。與思良相
上下同然。茲
皇上
允輔臣之
請。念政本之須以多賢共襄也、

明旨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說而處此謹條列五款、仰佐

採擇焉、一曰求眞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之所近。楊綰之清、姚崇之畧、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德祐之式武、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興不凡之品也、苟爲無品而據高位、則覆餗貽殃負乘取誚、羞黃扉而愧白麻、幷辱

明命矣、一曰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雒下、慰倉生之望、而定四夷之心、豈虛名之縻攝哉、要亦實

天六六月

經濟實品地之所蘊者深也自非然者套裝公謹畫餅才猷徒藉口呂祭政之雅量而遞來王新條之彈文負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日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品猷業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君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入學製裁力綿而負重顛骨脆而致遠仆萬斛之舟自非歷練之長年三老弗任也一日化方隅夫宰相平章

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業不光若枚卜而從方 走

見則眞才眞品又限于藩籬矣故東西南北之岐思不可

有也。上
國遐陬之咸見不可域也立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
心。蓋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隙亦永消。此蕩平之最上
義也。一衆疑似。自門戶之氣熾而不肖者蟻附。一時
皇路諸臣。半作背公死黨之客。幸
天清日朗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間有株連姤口所傳不
無顛倒使抱忠者負黑地之冤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茲咨訪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
公案洗濯與登庸並行。而旁求之
睿念始愜耳。凡此數款皆本我

天六六月

皇上籌暨求賢之
盛心，并輔臣慇懃求友之至念，而顧與在
廷諸臣廿矢赤忠，得人以仰報
明命，用以內安外攘，
盛治而
奏大和也。臣愚冒昧妄瀆
宸嚴奉
聖旨，枚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卽着依議行。
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爲緊疏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責法全不知情，而强詞飾辯，溫國

奇執法台臣反爲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閑住劉
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千賄門設騙局着提
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
候鎮撫司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廠疏言盜賴犯官李桂明與借用龍袍犯官李承恩以
重貲營脫而與見同監之方震孺昔日同監之劉鐸謀
臺御史温國奇爲鐸同鄉同年曾求寬于錦衣司官翟
師偃李升聞馮上采受賄賣情吏書史大仁等搶詐多
贓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駐扎關門、兼管四路

冊封遂寧長公主

刑科黃承昊綜覈以成明作之治疏曰切觀神祖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我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肅、雷勵風行、一時不振刷之象矣、乃積弛已久、習謊犹存、尚有視

綜覈非苛刻之謂也、課心明事必行耳、是時雖有許多更張舉動、總非急務、而嚴明

一 天六七月

正事實多刑垣此疏可謂四面中矣

絲綸如故紙者臣畧摘數事爲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者誰乎天下
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部自當
一一復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奸
情莫遁乃今以模稜爲得計以沉閣爲良謀下部之
疏十閣二三是豈厲精之朝所宜有乎有曾奉　旨推京
堂推巡撫者自當遇缺先推乃舊冢宰既偏聽而又獨任
即選郎亦不得與其議每遇缺出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綸全不照會。豈所以遵
君命乎。去年銓部復奉
欽依凡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屬。徑升寺副不得又轉評事以溷正選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年、而轉評事者且累累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保甲、鄉兵自是弭盜防患之良法、屢奉　旨舉行、臣春初假滿還朝、正值東事孔棘洶洶、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絕響、惟景州知州晋承命調度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曰往年征調畏人、故民皆不願充兵、必須工食以爲召募、今庫藏如洗、安得工食、然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卷八二二七一

二天六七月

明旨遂成畫餅乎若。有。司。不。爲。肥。家。計。而。爲。地。方。計。切。恐。
工。食。亦。自。可。措。也。諸如此類、未敢盡述以瀆
天聽、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
出也。則兢兢焉愼之、又愼而不敢輕。勿使有窒礙難行之
事。及其既出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奉之如蓍
蔡。此紀綱所以立。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伏乞
皇上嚴加。叅覈。法在。必。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翫愒。而
聖政益見淸明矣。
吏部奉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時北地淫雨為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

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沖損兵馬糧草拯恤災傷疾病、

督師王之臣曰、親勘報災處所、見軍士頂席片而立馬卧濕泥之上、塌塌狼狽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巡撫袁崇煥日、山海內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算、軍馬露處、疾病相連、中前禾黍、狼籍波濤、前屯中后右復然糧州三軍命脈、皆飄蕩如洗、堵砦積滑、灶已產蛙、將來不知如何作計、恐有不忍料不忍言者、乃順天巡撫劉詔以邊垣沖倒、民命枯危告矣、府丞劉志選以水災異變民不堪命告矣、天壽山守陵太監又以驟水沖倒寶城神路橋梁紅門墻垣博岸告矣、延綏清澗縣又以沖沒人畜告矣、災變

未已繼以水災、正上天以惡黨濫刑酷罰。草菅人命、故多方以警醒之而彼全不覺悟。相胥而與焰俱盡。與波俱溺。寧不哀哉

一十四日駙馬齊贇元尚

遂寧長公主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詹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參糾章

下所司

兵科參看得安酋之爲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勦滅

無期廣幾用間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令酋中自縛獻其元

兇亦彼中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良縛安應龍來 獻在我

正宜 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

獻豈非一最善之機括也哉何曲靖道王鎮以爭繇應龍

之故謀殺安効良縛 獻之使何與先保邦正于曲靖城

外也據 疏述列情景歷歷逼真尚欲從其貲就日兩次賦

來、雖釁自近開、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兩軍對壘之間、
士卒之肝、腦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况致安效良藉
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爲甚、如王鎮
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爲邊臣之炯戒可也、倘曰遐方邊臣、
姑從末減、恐有效而尤之者、抄出嚴之、
刑部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絞、不思悔禍、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
過、劉鐸身罹法網、仍肆奸貪、爲人夤緣、加戍永宜、李端以
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削奪、

時指其爲
門戶故也

上諭工部、朔風凛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三
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䘏至意、着作速解關、不得遲
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樓火、

閏六月十六日五鼓、有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
內、似雷聲、頃刻迸烈、猛火冲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
二名、角樓頃刻化爲灰燼、積
貯火藥、蕩然一空、亦奇變也、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看得款虜一事、國家每年費多少
錢糧、而夷欲無厭、動輒譁衆挾賞、如于兒罵補打大生𠜂、
俱于天啓五年、互市過市賞例該把　舊市互兌挨次輸市、

成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衆臨邊犯搶情形似不可遏矣、大抵皆衆醜朋謀、特借于補爲名耳、臣因本鎭兵馬精銳、屢被挑選、糧餉時常匱詘、不得已支吾款局、不敢好大啓釁、乃狡酋不戢、無故而思狂逞、臣等忠憤所激、何忍受此犬羊悶氣、而不亟圖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談世德、懸賞誓師、申明號令、鼓舞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擐甲厲刃、相機截殺應援、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干虜情塘報、

錦衣衛奉

聖旨、這拿到犯人八吳養春等、通送東廠、與胡君實等會同質對明白具奏、

奴酋東侵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

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六月

中事、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戍、復圖鎮魘

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呪與

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

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

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塘、

東廠奉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實等質對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蓄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薦茅培、聽廠發落、工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釁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之全力以爲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悉也、

諸公之功實不可掩

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太、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遂覷我之虛

實故傾巢入犯覘蕞爾之寧遠如杌上肉至兵過錦石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忌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彼愈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丞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爲我害者如板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褁之艱于渡故爲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由之路則炒花五大營駐牧之處以搆囊系台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攜之以入犯爲一進不退計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擣虛

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爲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創、況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忘臣哉。無奈積雨成川。我之哨馬且不能往。彼之大衆安得來。且秋收之亟。過此以往。彼日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饁馬以休兵力、奴老于攻戰。且號知兵、若至避我從東攻擊之法、彼亦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忿心出之。奴未可易視也。至在秋冬乾燥、溝河水涸之時、若犯必攻山海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綴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越 國鄙原不可能、近攻尚恃遠。

交伐虢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郊，而腹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料我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奴實狡且秘。然臣不懼也，惟目前雨患，城垛艱于修築，然已併力為之，即遲來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簡易平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今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今春臣面懇于經臣高第，無發援兵，眾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致死，必能死而能生，自是古法。顧以為經臣尤臣罪大矣，我

皇上只置經督二臣與臣于度外，惟至所便宜，臣又願二

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
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
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
萬全勝筭。蓋不貪功便無繇以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屬
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督師老于邊事。能
在臣先必不煩言處也。此爲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
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
之則自東事始。微
祖宗之培植厚。與
皇上之　德澤深。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一不可

再者也。今便欲局之速結。爲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結。艱于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憑不在于終局之日也。纔下手。便已了了。勿姑爲而姑試之。如

皇上頃折衷　廷臣之議。關內外分屬之于兩鎮之三差中。爲直捷了當之計。豈英謀睿慮。超越千古。直以奴患付臣等。更無可避。況經督兩臣。又是天下之豪杰也。何得不殫督勵畢力策臣爲

皇上完此一塊土。撫臣劉詔與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畢自肅、王應豸、張春、張笠明、俱有識有力。與餉臣黃運太解運如期。總兵趙率教慮最精。滿桂氣可鼓。即鎮守諸臣、

諸內臣、俱身視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督、以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蓋　天下事固成于有所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能任如班超馬龍虞翊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爲。故成功惟漢爲最、唐安史之亂、蹂躪　長安、而不敢窺澤潞、則在　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唐室無恙、終賴藩鎮之功、至宋始、則以　天下奉契丹、繼則以　天下守河北、故力以全用而無余。卒之遂以　天下殉。合三代而得失了然。奴而能爲　中國患。則其獨擁一方、生殺予奪之自繇。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調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

散　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
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屬。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
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奴也。而又與以內地之轉輸又
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人目中已無虎。更兼發縱犄
角之有人。餉餽擒打之有具。則虎之不能爲患審也。關內
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爲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
餘兵之馬騾三萬八千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俱未有此
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遼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且
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
窮于無可繼。役不堪再。藉以遼人守遼土。上下并牧之相

七三二一　天六年八月

附寡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十五萬一千石零料四十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註爲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把、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爲乘間擊惰以爲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畧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者。總兵也。已用趙率教一人。在左屯而領前鋒無戰不克無履不險、今前鋒如舊。乃河東付總兵之體統、以承關內、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司也。歲完一百六十萬之出入已多于永平薊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二百里、往返頗覺至艱。況爲遼東舊有之官。或宜並設。如撫鎮

若臣鰥曠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戀此。但未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偕諸臣若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事則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還祖宗幅幀法制之舊。蓋臣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後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奴無不平。即此一番更定。奴自不能爲患。即以下手之日。爲結局之日可也。蓋人可遞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略以夷攻夷。卒之償如左券。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難成易敗者功。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況

任勞之必任怨。聚罪始可以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
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卽墨大
夫。幸結獨知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
皇上與　廷臣始終之、
封疆其有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之愚、
勅下該部
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具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　奴穩着、關

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
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殫力防禦、一意滅奴、勿以瞻
顧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
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殖
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土、
未入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厰臣魏忠

賢報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紫極之浩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懋、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勑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錦衣衛指揮使

刑部奉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官處決、辛雲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狥情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

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强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皇

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

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忠賢借遵奉

懿旨之名、輒以徐自强等爲繇、中傷

戚畹、傾搖

母后、可謂狡矣

卷三十一

十三

九月

工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臣向奉使海外風聞尚得論列，而況臣所親經之地，局外尚得指陳，而況臣所躬嘗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董一一爲

皇上陳之，仰祈

睿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衆遊等官，不下二百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爲多固足以備用，但今日一都司，明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竟究得容易而人

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況一借名色歸遊海內、黃盔腰金、號于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作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隨便授官、宜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鎮、可謂暫而常矣、似宜令文龍清汰一番。酌定地方。酌定職業、據各將官年勞造冊。登撫具

題。兵部酌復除已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請升授。間與

內地互相升調使叨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企。各弁既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猛士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文龍曰兵多則難精。而況餉不給乎。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強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田者、盡克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四萬或五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逐項酌算。務令兵不浮于

食如有不給而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之父兄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丁之用戰士則厚其廩粮屯田則飽其家室其有餘之衆或量移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為兵弱者籍為屯在戶部既不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上感國恩下念家仇而勇氣不百倍矣若添餉以責恢復恐中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皇上睿慮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聞南兵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弱、遂以遼人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零落、又不知凡幾矣、況以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江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入遼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成畫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當蚤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人及朝鮮貿易、統賴餉銀、是遼人之存活、全賴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未免後時、彼管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閑報不清、以致海外

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江之水乎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前旁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徙充魚龍之腹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療來歲之饑矣一部落之當招也攻人之法以長攻短者勝聞自遼陽廣寧潰陷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

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徤悍驁稍有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兒哈非闗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頗怀怨恨欲逃無所此

亦奴之短于馭眾也若
敕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其携二之部落處之島
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
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亦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
降者多難爲安插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
奴地爲奴用詎不足煩我圖度乎統候
聖裁以上五欵因時酌量就事調停總之使下無私官官
無私民粮餉歸于實用以成恢復之實事尊
朝廷而固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這條陳五欵其見方畧。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藉、

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爵毀板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爲遵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曰、

天啓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擊奴、適聞閭臣至島收歸鐵山、復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爲海外捷音復至等事、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住須彌島去奴寨

二千餘里、遠不相救著職自己審處
奏報以圖結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悉索以供之、蓋專爲
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卽欲職移駐近島、扼要
反覆復讀、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
皇上念及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
但知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内卽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
必大舉入犯、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
卽經臣高弟、曾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鎭預爲料理、是職
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卽雲

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深入、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掣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粮餉不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即尅復城堡不能站住保守、

廟堂以奴緩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豈誠奴已攻圍被敗止是强弩之末、又慮寧遠全軍追逐、是不得不爲緩兵之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拊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濶 一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則眞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鉄山、有八十里

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路去、亦如之、义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鉄山與西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爲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就便迺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爲異議、以誣此東江今閱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义州以悉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眞、牽之極切、職可不辯而自明惟是令職自已審處一節職有

熟算、自、信、足、圖、結局、

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卽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吞據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候凍開直至淸明節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粮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使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

此是實話

無險要舍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

人心與地勢既以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錢粮半饑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爲

國患職于

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弗謂得過一日、紐目前
之小安、忘
靈長之大計、職于亦
天啓三年間、蚤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
更不以職言爲是急加粮餉軍需乘時剿復致有今日、及
至今日。便議移鎭。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舡隻、今方鳩工、未得一帆應用、今部猶言、不憚悉索以

供之將示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嚇奴酋也。切恐東江移鎮、即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愚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兩。今者

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運之

截漕餉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率粮歲定十萬石、粮總得四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淮東江于淮膠等處自為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

請發熟鐵農具防稗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今

請准
天啓四年內制虜前備之科叅不必官商置辦竟以部銀
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舡爲命沙唬舡尚
請造三百隻登淮造一百隻今
請加沙舡九十隻唬舡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欲喻西
虜連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賄之路鎮印萬頃查給舊征虜
前將軍印何爲西虜熟識卽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
印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課東江進剿之績倂顯餉械接濟之需上年
六月間職雖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部、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

東江一己之私、今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　標鹽

引、照寧遠汨舊例官賣、以幇運腳粮餉足用、器械精堅、舟

師備具、運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托胆畧之將、授

以方畧、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

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

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遠

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復遼平奴之大局。再爲延期不幾乎有次第哉。只此信爲今日要着。然不自今日始言之也。上年已具疏

奏聞。裳部可其議。謂剋期兩年不爲遠。錢粮百萬不爲多。似乎今日眞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已審處之一策也。然還念之。

以上數事。最爲簡省。最爲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可以

俯從。是不敢隱熟算之籌畫。以虛明問。倘當事者意見有

主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圖結、深爲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撫

練、一旦委弃之耳、至于東江之南北官兵、饑寒窮苦、最可

怨嘆、上年十月、氷結斷運、迄今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

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至百石餘、嗷嗷之衆、

張順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麗粮十萬餘石、分給

糊口、至三月終、人已告絕、餓死無數、又移文乞借于高麗

熟米七千餘包、爲粆、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囬、具見

塘報、雖損兵折將、而奴已掣囬矣、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

亦若

行軍草野、卧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瘋麻、百

卷二三十一　二三三六九

病交發、且以南北官兵奄奄之食束手待斃、傷痛切心、臣
床不起、難以理事
請將
天啓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帑餉津運糧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
器械、需舡隻等　項、備造冊籍、差官查送報部、以備查核、
五年之內、用若干糧、養活若干官生兵衆牛馬騾匹、庶見
職一番苦心、伏乞
皇上軫念
制禝宴危係于寧遠東江兩地、若移撤東江兵馬、不惟地

利失人心揺而勦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定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氣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何則遼之為遼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敕下閣樞會議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不惟職尾大之心跡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即遊于泉壤間深感

皇上鴻恩全始全終當屬罷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犯職故為此辭不知職之焦勞成病原為乏糧餉乏器械乏同心共濟其非畏敵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日遼事

敗坏、經院道鎮業已數斃、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屬、當與
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擒偽
賊沭、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自是知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
數十餘萬而求代、則病果入膏肓、自分難以救治、恐悞
國而併以悞東江、是吐向扼之愚忠、祈立善後之左劵也。
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其請器
械舡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仕，以示風勵，你部即遵旨分别具奏行，

刑科黄承昊請設餉司奏

聖旨，黄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黄山木植久為奸宄盤踞，差主事吕下問給與專敕，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

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天六九

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閱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啓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

題爲海外孤軍可念、粮餉酌 數宜酌重、

獻蒭蕘之言、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牽制之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卽着頒詔二臣便道詳閱具奏、以憑酌議、

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讀、事竣、隨道

旨便道沿島詳閱問、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
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滅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舟楫、職等敢不凜凜愼
焉、語曰民爲貴、董先爲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遼民苦奴之虐
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
萬、職等初往朝鮮時、渠等已絕粮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
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獐等島、各有安插之遼民、即自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絶奈皮骨僅存楞腹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能起甚有偃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床褥間職等心憐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仍向職等懇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中國生全之也而竟以饑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眞可憐也此遼民之情形也

此慘然絶

此念未死良可憫濟

一日遼兵據毛文龍冊報十五萬大要遼兵即遼民其冊

以外非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萬、其餘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儘堪圖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操牽掣之勝也、其南兵亦多以遼兵補額、思餉不及時、其真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情形也、

一曰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俸粮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之俸而効一臂之力在

内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粮矣在海外者孰非功臣之子孫

而聽其流離瑣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日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

越一日即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

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

内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闈中式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令抱　向隅之泣也

此遼生之情形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册

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還過者、即過海算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禀稱有銀不至手、家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者及有爲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近毛文龍慮餉弁之多弊、欲移商人海外、以就銀、如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株守以待須政尚未決此輩熙熙攘攘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性命、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罄、前此者已難爲償、後此者更難爲繼、此亦不可不急爲之計也、此海外商人之情形也

一日俘。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隣、耕牧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回、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風、可謂賈壯、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俘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尚畫策萬全也、此俘解之情形也、
一日屯田、獐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適隸朝鮮、其開墾田地、俱以日爲計、而無畝數
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粮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

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
或山巔、或山坡、瀉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
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三道
其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册該
國止天啓四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
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又有説焉、總數款而提衡斟酌者

天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鎭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卽不謂叱奴酋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卽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敝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不衆若何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非多若何轉爲精銳老職之官倖

作何查支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統祈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奉
旨便道詳閱與
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粮
石文冊、咨部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酋已真、其子爭立、狡黠叵測、還着嚴加防禦
一切剿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本年八月初十日、
老奴酋疽發背死、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奉
聖旨是、即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強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強、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
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
聖旨據奏内臣撫鎮、越數百里、閱城畧地、議招集、饑民安
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廠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
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

肅寧

兵威丕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綦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劵、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廠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户、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正千户、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

按旅順將官李鑛、貪逞敗俗、被官人民揭告毛總鎮、差官拘提、鑛遂與爪牙兵丁計謀于本月初三二更放砲

納賊邦拿差官，籍戶兵叛，放火奪船逃去，
又按旅順爲海口要地，內蔽登萊，外通東運，東倚銕山，
非逼奴地，若一旦不守，奴知竊據，則東壁單寒，運輸便
利，其患非小，非東鎮之所當急圖守禦者也，

陞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左侍郎，

削奪朱欽相

削奪倪思輝。

陸康稷張履端蔡獻臣。冠帶閑住、

一時削奪諸公，皆好脩之士，而悉以門戶處之，如吳淳夫，李夔龍田吉等，相繼而躋顯要，以操生殺予奪之柄，何怪乎芝蘭剪而荊棘叢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兩朝從信錄卷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朔　頒曆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挾賞不遂、聚兵千餘在於滴水崖邊住牧、謀搶寧疆火燒莊等堡、北路叅將張承憲戰歿

是役也雖殺傷相當而殞將損兵、終路冒險輕進之戒可不鑒哉

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廠臣魏忠賢恤小民之艱、蠲不給之資、功德被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蘇造作、築埕以固邊暉、裁革僉當、

在溥祠

肅清奬賓、雖建祠允 順輿情、賜額宜昭盛典、其名祠曰仁溥、着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虔修況、該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削奪

平遼總兵毛文龍遠 士罹難、猶勤學業疏、曰、慨自三韓失

邑鎮此舉甚善可以風矣

守、爲大爲羊、何士何民、自臣鎮江一捷、駐師鮮地、忠招義撫歸順之民、日以百計、月以千計、繩繩而來、每於童頂跣足之群、有自稱曰某某秀才、未嘗不潸然淚墮、悲儒流之

此意良盛

狼狽至此極也、臣亟予之衣冠、給之資斧、必爲安插職業

於天啓三年四月間 有遵化變夷之揭、遍告部院科道矣

後稍稍聞風而至者踵相接數年間不下二三百餘名亦給以衣冠資斧如初旋又立文廟權設學政以董之朔望謁

聖朝

闕濟濟楚楚也恂恂穆穆也夫諸生當此流離顛沛野居草處短褐不完半菽難飽之時猶不變素志不改常業循禮蹈義雍遜揖讓朝吟夕哦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耳前冊使視師鐵山諸生相率趍迎哀陳苦志願求明試閱臣不勝悲亦不勝喜隨課以文藝一一爲之品題嘖嘖許可且置不勝收也切臣武弁頗知文墨胡塵

安王二公遐荒作人其德匪細

孔熾遑計人文顧

大非弁吻

國運汚隆全賴士氣士氣伸則神氣振神氣振則文明盛

而

國祚昌

國脉長况我

太祖高皇帝置科登賢二百餘禩猶一日也雖當殭圉多

故而文運丕振所以士脉之靈雖極患難而初心不渝從

王盎切頑鈍如職猶知拔遼士於播越之中而遼士實切

明揚之有日今

皇上神聖踐祚超豳策淹幾稱野無遺逸

朝有明良、依稀乎雲從興歌。菁莪育化追媲周文之盛治
矣。獨遼士歸順有年。幽滯異域。而不得一叨甄別之典。以
觀光於
上國。此固遼士深可悲憫。而亦
聖世之缺典也、職查天啓五年遼東巡撫喻安性、有欲復。
遼士先收人心一疏、蒙
聖旨俞其奏、已令遼士在北直隸等處考試科擧。業有例
矣。伏乞
皇上仁同一視。羅廓八荒。仍准遼士就省科擧。或附山東
或在北京一例應試。從古英雄每于困頓挫摧之餘動心

此論更確

忍性煉成百折不回之骨傲出千秋莫尚之勛此理之常鑿鑿不爽者職所以於窮荒絕域之間即茹草臥薪而亟亟收卹士類實以士氣爲國家眞命脈又安在禮義之不爲干櫓而禁御之非盡頗牧哉故遼士不可不准科舉不可不定省地職雖賤弁竊不避斧鉞而冒爲越俎其亦鄒魯之神明有迫於職之肺腑而仰瀆天威耶奉

聖旨據奏甄收遼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讜議也。科舉省地、禮部看議來說、

世職用舉職最善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官。雖
聖朝崇報先師特典。而業已剖符受百里之命。儼然朝十
民。理刑名。治錢穀。與列城竝稱邑長吏。則必其人植根厚
而取路長。足以勝其任而愉快者、方可免揶揄之口而膺
民社之重。乃保舉衍聖公之鼻息。受恩私室。既未免委身
以狗人。而考選之法又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
儕輩先已輕之。及其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
亦自輕矣。年來揭奏之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
以考選之法未盡善、茲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
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僉云改用舉監之便

以華膴之路。優之鄉舉。至順也。以考選之權。歸之銓部。至公也。以遷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密也。凡此者所以重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孔紳之議曰。生員可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不能爲舉監而竟可爲知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政爲生員而設。所議增恩選以酧缺望。雖調停之術、亦蛇足之添、不必拘也、既經該司覆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勑下吏部覆議上請、合無於曲阜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起送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遷。倘舉遇缺。則以明經出仕、曾經兩院薦舉者陞補、庶人知

奮勵而事免室礙於世職永永有光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下逮、戚臣怙惡事奉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

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

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其嚴禁蜚語、已諭緝事

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該部知道、

參戚臣、政暗以摵

毋后也、何其險哉

山東參政分守東兖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

寧。

鄭江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開州
而其出沒爲害則東省受之近聞張加佑羽翼旣剪之
後亦且奔投江海二賊自固矣二賊不剪則餘黨旋散
嗾合此地方之憂也今以分守東充道曹文衙之逞奇
設伏充弭營叅將陳思明之賈勇登先二賊一斃一縛
而射死孫東溪活擒馬見等四十餘名則巨魁不網漏
而零賊俱釜魚雖有逋誅之張加佑早晚可得也從此
充東一帶居者行者俱賴以爲寧宇

九月二十日東充道曹文衙移會充州營叅將陳思明
勦捕于初八日等四前後共提獲強賊張三丙等九名
獲劉一上等馬四匹鎗九朴又于十六日協同本道家
丁范大虎等直抵新巢呈家肜地方驟遇賊首孫東溪
等率領強賊一夥官丁奮勇向前射死賊首孫東溪落
馬斬取首級衆賊遂上樓拒捕失石如再因用火箭攻
擒活賊馬見郭東全寨家屬小喜并窩主吳萬更等三
十名馬一匹驢二頭鎗刀十一倈查在陣輕僕家丁李
名重傷民壯龔才等又于卜八日率領中車官武人夫
復哃本道喙叮范大虎等奉曹叅政密令明示撤兵暗
状精銃于賊所出淡虜至五更時分直爪開州向債集
與賊對敵擒獲強賊孟可成等有賊首鄭江鄭海騎馬

中出集外官兵追捕兩騎飛馬舞刀如風雨驟至官兵
將鄭江等圍繞二賊旋回旋復殺山兵丁放箭射馬杵
鄭海馬射住鄭海落馬就縛三面伏兵俱至復射死鄭
江隨斬首級強賊楊鴻宇戰敗自刎見獲賊首鄭海并
強賊孟可成等
獲馬二匹
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遲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茲鉅
典是皆厰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筭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
賛惟王之卜用人則裕提衡致將作之勤開節有方財用
羸于久詘勞來不怠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户牖可銘宸宁
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茂矣其晉秩爲上公仍加

寧國公

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勑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晉封寧國公、世襲宮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劵、以昭茂賞、其餘內外大小官員、着該部優敘具覆、

兵部遵

勑書明。職。掌。奉

聖旨據奏黔事、勦以成撫之局、持論甚當、辰沅去黔千里有難遥度、着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確、共圖萬全、依議行

遣剌嘛僧鎦南木座等往奴中偵間

遼撫袁崇煥奏以本僧久居五臺、有禪行、受
神宗皇帝御賜勑書法衣、其人、空明解脫、無所不暢了、
彼受
朝廷世恩、止求一當以報
皇上、於是遣田成等偕往奴寨
宣諭、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為征討撫定之計
兵部覆奏苗仲助叛惡盜、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勾哈之捷、剪賊羽翼、撫按方略可嘉、還用相機策勳
以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餘
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叙、或宜一體紀錄、俱依
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璫、并誣忝諸臣、奉
聖旨、據奏厰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潛消亂萌

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係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權居間、贓私狼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參數目提問追贓、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賣友沽名、着削了籍爲民、追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一時頌諛逆璫諸疏、閱之殊爲汗目、故不具載、而其借媚傾善者、畧爲拈由、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闔門死難、忠節可嘉、卹典宜優、着照近例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一日建極殿監杜

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奪沈應時周汝弼。笪繼良。
按是時被削者、非日門戶、則日邪黨、善類空。正氣塞矣
兵部奉
聖旨廠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廕都督同知、可
勝嘉尚、其孫魏鵬翼廕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
誥命、王體乾等、應廕弟侄王之良梁桂石化琳涂文弼李
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
等三十七員、各廕錦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
者、俱依部擬、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戴中朝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遼衆雜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着、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芻輓、朕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遼民、或精壯可藉、或別島可分、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斃、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開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

意朕之注念儔國、當不減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

部知道、

卷三十二

乙 六六十号

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于宣。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以上諸臣俱以門戶被

削、爲之扼腕、

御史梁夢環疏參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伺室操戈故時

論快之、

禮部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査賜諡廕、與建祠

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僕等、應附

烹己三十二　　卜天六十一月

塋、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卿詹一子錦衣千戶

世襲、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震、

留都禁地積朽生煙、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四更時西華守門吏報稱紫城煙起各衙門徃救遥望不見火光止譎經樓後臺地、有土堆廣數丈高數尺荆榛成叢隨爲刈除、見煙氣如縷、從土堆土隙中出、循隙挖掘、土下多瓦石、瓦石下几柱剩坊、堆積朽腐無筭、濕者如絮集者如炭欲燃未燃、氣熱如炊、兩月始滅、識者謂煙于爵朽木更能生火、理或然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主客軍兵疏曰、鎮守寧遠總兵趙率教稱自奴酋發難征調邊兵、成效已可槩見、而該鎮費

撤寄益主
最爲久便

安家與盔甲器械馬匹、且沿途行糧疲苦驛遞、將領統馭無法、爲毒有不堪言者、况正軍未必肯來、展轉而僱此慣逃之遊手、平時原無固志、臨敵必定先奔、在此徒張空名、處彼已損實績、况如邇者毛酋挾賞、邊釁漸開、九邊不宜舍已以芸人、本鎮熟思、合無以宣大山西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即募無糧之遼人照數充補、一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以堅遼人效死之心、查得三鎮兵在關外者、凡兵共四千一百二十七員、馬騾共三千八百三十八匹頭、乞行題請發回、以壯三邊聲勢、其原携來器械盔甲馬匹、擇其堪用照數給值、俱照此方成價、一更張間而造無窮之

利、等因到職、職隨與寧前道畢自肅面議、深以爲便、該職看得東事調募以來、釀無窮隱禍、誠有如該鎭所言者、若用酋之變、實起於調募、則該鎭未之言也、使調募而有益於遼、瘡可塡、肉何惜割、乃調到之兵、寧但不能爲遼援、而主客不安、先已爲遼之擾、人人知之、人人私言之、而卒無人公言之者、以事關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鎭臣用兵之人也、職與鎭臣其任遼事而爲執咎之人也、使此兵無損於諸邊、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拓其中以濟邊、無奈其不足倚仗而已糜盡各邊之物力、自應稍破成議、而放之還、卽招遼人以塡之、一轉移間而彼此兩利、事之至

大、而不容時刻緩者也、至關外不若無兵、只苦無盔甲器械、馬匹、職量擇其可用者留之、馬約二千、甲器稱是、宜依該鎮所議價值、照數給還、但職此中無銀可給、念此四千二百之兵、三千八百之馬、每月應費糧銀一萬二千餘兩、應償三鎮盔甲器械馬匹銀兩不多、量二萬餘金、即於餉司截支內之糧以給之、只兩月之餉、便覺寬然、職又慮戶部爭執、如從前兵餉中節省者、即據之存庫、而以馬匹盔甲指為兵工錢糧、夫馬甲器械兵工職掌、而為邊加派之新餉、亦非戶部之歲供、皆

皇上之赤子、合而相助、總之以

卷三十二

十二 天六十一月

皇上之金錢、畠
皇上之邊事、諸臣何容心於其間哉、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毅然必行、九邊幸甚、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賍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
數多、具有册案可查、賍私易訊、着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內
諸項勘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賍數
着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御史陸獻明敬陳黔事節畧、䟽曰職自天啓三年九月奉
差按黔、十月

陛辭疾趨至黔受事、迨四年、改差湖廣、又於十二月入楚、至、止計奔走於黔、及料理黔事者一年有餘、故叛酋之情形、黔務之得失、聞見頗真、嗣茲雖馳驅楚域、然日催黔餉、亦日訪黔情、每媿三載西南、無能出一畫殲逆醜、至今遺

皇上南顧之憂、第黔事實有難處、甚費圖迴、今曷敢煩稱以瀆

睿覽、姑撮其梗槩而畧陳之、其着數有未能即行者二。有勢當酌議者一。有急應整頓者三。有速宜嚴禁者二。安酋抗天作逆、屠害生靈、執戮撫臣、致全省幾爲墟莽之區、迄今費

國家金錢無算、而負固殘醜、尚肆荼毒、非斬馘獻俘、曷伸國法、顧揆之目前、力不從心、無論深林密箐之巢、不可再試、鵰張兔脫之賊、莫可窮追、見今將兵微餒、餉寡難支、彼兇酋羅鬼實煩有徒、且苗仲昇子諸苗、偏甘助虐、欲問罪深入。既犯前車。欲出奇取勝。又無從下手。故今之不可即

不可即勦

行者勦之策其一也。勦既掣肘、其庶幾言撫乎、第四五年來黔中當事者、固欲討其首逆、以靖一方、未嘗不望其悔禍以啚結局、況祗縛渠魁、餘從寬政、煌煌明旨、謂宜可格豚魚而懷好音矣、孰知其狡計深情、一味

否可即撫

侮弄、悖慢之說、不可

上聞、詭云受撫、輙肆邀賞我方幸就條籠、彼且轉恣殺掠

荼窺貴陽之兵力尚怯以為莫可誰何、而畧無意于俛首

向化、故令之未能即行者、撫之說其一也夫既不可輕用

兵以堅其跳梁、又未能議安懷以馴此反側則惟有脩備

固圉以徐畜之耳、計貴陽武事、雖言不振、然武并如林、士

卒不下五萬、以撻伐則不足、以防禦則有餘、黔六衛官軍

久已星羅碁布、三岔陸廣鴨池等處、亦在在設防今年有

三月初三之失事則因賊之驟而掩至出我不意耳、若號

令嚴明、烽堠無墮、即耕種之時、賊自不敢來擾我、而文武

熹宗三十二

十四 天六十一月

同心、一意綢繆、諸凡練兵整哨、懇田養民、常常振奮、元氣克盈禁衛益固矧今

皇上勵精而畱、中外臣工悉心而畫、威靈旁魄、漸次可勦可撫、　安位年日長大、自有愛恤爵土之念、意者可以不煩鞠旅、而自爾獻逆矣、所難者一日局不結、則一日黔餉不休。當事靡憂之、然有一說焉、假令此局日前遂結、而善後之策、須兵須將、將吏濟濟、不能吸露飡風、乃全黔有粒米可供、官帑可給否也、黔餉其遂可盡撤乎、第加派不可爲常、楚民又已疲困。事窮則變、法弊思更、所當酌議者此也黔地山多地少、然寸寸耕熟、雖軍需不足、民食可資、自

餉當酌議

逆彥蹂躪屠戮、而後貴陽一帶及六衛與遵義諸處之民、不爲荒郊骸骨、則爲異省流移、野無青草、滿眼溝瘠、天啓四年、每斗銀至八錢、職自當催運餉米之艱、檄行召集耕種、迄今二年、而成熟者十無五六、今年米斗二錢、近聞每斗一錢六分、則土田漸墾之效也、謂宜兵可屯則廣爲屯、民可召募則亟爲召募、應給農具者急處農具、在兵則責之衛所、在民則責之府縣、行至二三年、徼時之豐稔、饔飧有賴、儲糈稍充、而果腹之衆、有不踴躍禦侮者乎、所急整頓者、墾田其一。。。

田宜急

祖宗立法、卽邊徼靡不周詳、黔之應衛所者、卽有衛所、應

營哨宜懸

營哨者即有營哨、蓋因苗多民少、布防周匝、彼營哨有官有軍、有屯有糧、防禦有人、道途無梗、迨法弛人翫、苗之出劫、卒皆竄、軍爲之前導、不惟苗毒民、而軍亦化爲苗矣、往職駐鎭遠時、議清查而官軍無糧可支、無屯可耕、營哨無聞、始整理營哨以補官軍之舊額、設處資糧爲官軍之養贍、重懲其通苗者、開士農工商之坦途而改差交代、設法遂中輟、第營哨不理、各苗橫行、民不安生、誰肯內治生而外禦、侮譬如人家骨肉不能自保、欲令之拒盜、內外必不得之數也、所急整頓者營哨其一○○○黔因民夷錯處、故文官率多兼治民遏亂之責、自監司各道迄於府縣正佐、先年

豈爲虛設邇來苦難畏亂、人思褢足、銓除陞調其地者、除司道任事之外强半不到官林有名、地名無官、大率兼僉事代庖衆魚肉疲民多所云田土營哨諸事、疇爲料理、今合將銓除陞調者部科既限其到任撫按亦嚴稽查催督之。外計時察處、任勞有功地方者。撫按列名上聞、必加優異。庶規避者咸思鼓厲腹裡處輕則降罰重則罷黜、再則提問其勇往之精神旺沿邊之氣色增、區區狡酋、何能爲哉、所急整稽核官兵其一。。。。。。。蜀滇之烏撒烏蒙之郊露亦諸士司皆安酋之至戚若安酋技窮思遁、此皆其逋逃主也、猶可言也、搗巢之役、若輩無不助兵助餉於

卷三十二　七六　天六十一月　七

安酋至今得以肆螯負嵎、撫臣王三善之遇難、滇蜀土司大有力焉、迄今米鹽火器等悉資籍彼中、至於廣西四城州、其上官有援黔之責、而奸民需賣火藥于紅酋、縱其肩摩踵接、酋益有恃無恐、到底桀驁、夫土司土官、豈不關本省統馭者乎、倘各省撫按司道留意遏絕、毋爲淵藪、毋爲輸助、安酋至坐困釜魚籠鳥、詎敢抗族犯順、所速宜嚴禁者一也、黔省郭外、即係仲苗、再進則蔡家尤家諸夷、皆安逆腹心、距烏江之占之遠之族盤踞、而兇放更出安賊之上、固賊之前茅後勁也、官兵少則紛然來截、官兵多、則佯爲讓路、徒肆阻隔、思爲振刷、別無良法、惟計安賊在江外、

禁輸助

急切不能兩江田獲諸苗宜揷勁兵一枝猝出洗剿稍稍斷其輸助之途逆彥失一臂而要害既防自無待剿益剿固以禁之也不亦治剪一策乎所爲速宜嚴禁者二也凡此數欵俱屬實事年來黔之撫按司道固已熟計而力行之何俟職嘵嘵之贅顧治黔者舍此別無他奇況職三年在黔在楚無日不以諸事爲念今設重以講勦而輕於圖繕恐全黔終是殘破之景而餉黔更無息肩之期何所藉以紓

聖明之焦勞乎頃覩

皇上深籌黔事且欲更換督臣於以仰見

九重奠安疆土之思職所臚列、巫督撫諸臣事也、伏望即
賜省覽應酌議者亟敕酌議、應申飭者嚴加申飭、黔地蕩
平可期、而楚蜀滇粵、俱得享有寧宇矣、

十二月

禮部奏定

三王之國日期、瑞王天啓七年三月十一日、惠王三月二

十二日桂王四月十七日

兵部奏

聖旨、據奏三王之國、應用符驗旂尉車夫轎等項、預爲措

辨、俱依議行、其舡隻還照會典所載數目護送、以照篤厚

親藩至意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這本

卽督兼撫實便計也

議裁撫歸督、卽督兼撫、便措制而專責成、說固是、依着行

王瑊楚人、不便督楚閩、夢得管敘未見條畫、該部議與別

衙門用、另簡堪任總督的、推四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部

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奉

聖旨、都城奸宄叢生、廠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

奏三年緝獲功次、清釐輦轂、屏逐豺狼、玆至詳晰、朕心嘉

悅、着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還賞銀六十兩、彩段四表禮、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

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楊寰孫之鶴發奸摘伏、能盡其

職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僉書、照舊管東廠理刑事、
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敘、
兵部奉
聖旨、田爾耕緝紡有功、着于原廕兒男正千戶、加陞二級
以優忠勤、其官旂陳國善等、俱依□□、
闖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先是賊黨繁熾、流毒闖地、撫鎮諸臣、制度設奇、宣威布信、賊魁楊六等、率衆就撫、且因而用之、分兵列營、使貪使詐、計莫善矣、部議宜以其衆散處各營、使殺賊自効、貸死、計功賫敘、其抗違騷擾者治如法、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鞏陞添設左侍郎
呂純如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如總督閆

2949

嗚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黃運
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胤大理少卿、陳九
疇刑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事、馮三元右副都御
史、田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司事
敕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平浪元帥、從總漕蘇茂
相請○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粮餉巡
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疏臣前具疏

請屯

皇上鄭重其事、

特令從容酌議、而督師王之臣疏

請斟酌慮屯田之妨民也、誠膺服

明旨、又感同事之忠告、夙夜祗慎、反復思維、便兵妨民、豈

敢言此、而不知邊方非腹裡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

所之官舍軍餘耳、嫡子爲官、庶子爲令、正子爲軍、次子爲

餘、非若腹裡里甲而漏戶也、又非若山陝邊郡縣之邊軍

民錯處也、故其地盡屬軍屯也

國初揮腴以餉軍軍戀而世其業承平以來以
天制武邊人善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
身爲正軍之儲也綏縷愈怏其志即正軍亦置其身賈販
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遂流毒于
天下矣我
皇上纘緒
中興
明燭萬里何俟職言但其
疏原未縷陳今職敢補續再干
大聽祈

天鑒之下垂也
請先言不屯之害、今日全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截漕
耳、
國儲外分
京庚日罄、一不便、海運招商、派洒那移、交卸多費、致北直
山東民爲之疲累、二不便、米入海運舡戶客官、沿海爲奸、
究添水和沙、苫葢失法、該管道廳、豈不加意、而糧料數十
萬、安能數百里斷非一手一足之力、米爛不堪炊、料絕不
可飼、水兵賤賣之釀酒之家、而另市其值者、本色有名而
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遼地新復、土

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坐食、故食價日貴、兵與官餘、交受
其害、且轉販而奪薊門之食、薊且以遼害、四不便。今調券
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馳之、而久居世業、倏忽逃忘、日後
更能為調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着身無所、顧乏恒產、安
能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之見賊輒逃者、此皆烏合無家
之衆也、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為餉豈不厚、但不屯、無粟以
家畜食物不豊之處、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如
平時他處數錢之用、兵以自給不敷、而逃亡、七不便。
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計伍開屯、計屯核伍、而虛冒之法不
得行、便一。兵以屯為業、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為土

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作餙，而遊手之輩不汰自清，屯之卽爲蕳，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止，技擊馳射，伍之相習，耕之卽所以煉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粮，而人馬不饑困，兵且得剩其前朝月餉，修整廬舍，鮮衣怒馬，爲一鎭富强，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減折乾月米，以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會有溝，有封有比，木種根高下，縱橫聯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此。職受

皇上知最深，恐阿私借力，不罄臆忠言，而以全遼爲

天府漏卮負

明主負所學、職滋感矣、但職考
祖宗制度、往時九邊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
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職又考
歷朝屢飭邊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
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各種具、當農司拮据之日、職亦
不敢比例以苦歲供、故止
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中、折本色十二萬五千石爲銀十
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預之而以米折
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于來春、必喂養牛力于今冬
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

請于
皇上、而更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夫屯之法、則有
祖宗之制在非奉
祖制、斷不能調人情。無容職一毫作意者、其言前已宣之、
臣逐段清楚、照管、萬畝、軍六十人、餘丁三十人之例、先擇
腴者以給官給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嘗有人、正軍
餘丁之外、而有剩地、則與汰脫之世家及流寓者、令其盡
力開墾、俟成熟後、願輸子粒、草菜者聽、不願者、不強之以
招來、若錦寧一帶明春且通營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井
牧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

進我不勞而虜日促由此行之不變奴子不除必爲我擒
矣足食足兵畧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職伏覩
皇上
聖明
英武興利除害于古大有爲之
舜也而廠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
遠以主督閆鳴泰職之知己經臣王之臣職之同心而內
臣劉應坤陶文孟用等與職約矢慨復職以所遇非偶故
敢上爲之必成伏乞
皇上

勑下該部速行議復，卽將來折銀于是月解到，俾職分經各營官軍買米制具，庶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端。皇上勿謂職僅辨農也，屯政故剿殺無敵之方畧也，而鎮臣趙卒教可媿免
國願，
皇上始終任之職，始終爲之保任，如爲而無成，有三尺在。其或以意撓職之成者，亦有三尺在職，斷不敢以意斷事而身試法也。
陜西巡撫張維樞奉旨催解捐貲銀兩奉
聖旨據奏張問達竭力捐助，身已病故，情有可憐，這續完

崇禎三年十二

二月廿一日十二

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軍餉、其未完銀數、着撫按行勘

家貲、奏請定奪、該部知道、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閑住、

削奪真憲時、俱坐以門戶故也、

宗人府請

敕纂玉牒。

陞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勳主事、

南京太監創魏忠賢祠額名崇勳、

御史劉徽疏參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劉弘化黨惡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贓毛士龍邪黨渠魁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贓房可壯樊尚燝侵課贓私卽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贓具奏樊尚燝先行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逮王之寀戍孫愼行爲逆黨劉志選所誣叅也

督師王之臣恢遼議疏曰切念東事荏苒九年

國匱民窮心殫力竭從來無一勝着人人言滅奴而奴終未滅日言恢遼而遼竟未恢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臣

三十二

二十五 天六十二

目畫守關門，旬月以來，惟與諸將飭戰守之具，期于一當奴。茲者天厭奴氛，一旦暴下，豈非陰投中國以恢復之機，而在我即當應天順人，為覆巢絕卵之計，似亦無容再議者，但廷臣偷安成習，舍正路而傍趨，仍前畫餅，則遼事終無歸結，向奴愈肆驕狂，而皇上東顧之憂，天下望治之願，將何時而可慰乎，臣用是日夜疚心，謹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用西虜以懾東夷。一合關寧以通脈絡。一集眾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杜釁

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
遼謂之畫餅。臣先任客云時有慨于中、不敢明言、嫌于越
狙、及任榆關骨鯁不吐者、又將朞月、若再坐視不言溺職
之愆死不足贖幸遇
聖明在御、弊藪盡更、因思藪之弊。莫大于遼
國家經費、莫煩于遼邊備廢弛。人情玩忽。莫甚于遼若不
及早更張。無論外枯中乾。日甚一日。而養此附骨之癰。舍
刃而不用。直至潰而爲大命憂。何嗟及矣。說者有言奴已
天亡、其子易與、世豈有僭號稱孤之人、而易與者乎、臣身
任封疆、區區狗馬血誠、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若快志榮名漫嘗私智以僥富貴利達之倖臣不惟不敢且亦不去也今日惟望
皇上不厭再四丁寧此事邊臣毋彼疆此界毋外合中離必肝胆相照而後可以共濟有一相左事必無成仍
論諸臣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娛之弊茲者虜能謝孝賫有夷書自稱大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若未降也果可以成擒乎或挨異日而始擒之則不可不早爲計也更望再
諭司農疆臣有事拓土非循途守轍之日必須表裏相應使軍前嘗有餘資方不墜陰蠱後至于海外孤軍了無資

餉荷戈終年、一飽無時、情甚堪憐。如遇大聲疾呼、亦當急
爲之所。毋躭懸歲月。致困同仇壯志。銷戰士雄心。將見
綸命一傳。而三方之師。未抔甲而氣自倍矣。如以臣爲不
肖、言之或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效
請即將臣罷斥、另選能者任之、幸毋使中外議臣如土木、
偶人不進不退、塊然獨處也、唯
皇上一言之斷、庶邊事有更新之望。人情有鼓勵之機轉
弱爲强。變夷爲夏、而
封疆
社稷、當另具一番景象矣。臣具

疏將發適接撫臣袁
題稿爲職差偵諭據實回奏事內稱遣使偵虜備敘將命
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
同至于喇嘛東去時臣在關上逕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
止之則行已遠矣合
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合詞
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適本僧至
關即呼問之僧言原稟並未及臣一字不知撫何據而疏
名以
聞也臣曾不可其事而又會同其

疏。臣豈反復至此。倘

皇上據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臣椎魯無他長惟是勿欺一念蓋自幼學以至于今矣、並乞

聖明垂察、

一日修城堡廣寧附近悉爲瓦礫自西徂東、務先逐節挨程、經營安揷、而民可屯、兵可練也、

一次日定軍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棊累、宜將一帶選其將有謀而兵有勇者、移駐于遼海大小各城、一以衛民、一以禦虜、相沿不替、而遼民之歸附者占籍一定、永爲世業、官不地爲傳舍、民不以官爲過客、如是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日調班兵河西五百里城堡、丘墟者三十餘處尤大而要者則廣寧錦義凌河右屯諸處、首當繕治、須借力班軍酌請工費以成恢疆之實、

四日分兵民、冦在門庭使將士從事畝畝可乎、朝廷以原餉餉兵急在復遼遼復而兵可轍、餉可省矣、歸來遼

民、焉能家給而人喃之、仍以遼土處遼民、使各自食其力、未可奪之予兵、以絕其生路也、

五日清屯馬、馬匹倒死、一任官軍開報、即便買補、買補愈速、倒死愈多、正以稽察無人、爲一大漏卮、宜奪設一風力文臣提綱領而謹核之、

六日合水陸三方、布置局面久成、曾遣兵會哨于登海東江、聲息已通、若并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屢擣之、此制勝之道也、

七日用西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復地復仇之計、乃虜見我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渙散、奴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哈喇慎察罕諸酋約婚姻、粆花等營已吞其餌、惟虎憨不受、譯審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穴、飲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憨、虎憨甚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資于虎憨十萬師矣、

八日合關寧、欲督撫同心復遼也、

九日集衆思、

十日絕和議、年來奴受梗于西虜、度擊于朝鮮、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盍敵以自孤也、近日通收過都會處夷

鞭其背云、你從人全没胸子、終日只説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弔孝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爲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他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逞晉人伐假道諸謀而徐爲取虜之計矣

兩朝從信録卷三十二終

去三十二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

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光春媚忠賢、建懷德祠、

决孫文豸、顧同寅、

文豸太倉黜生、同寅崑山人、以嫌忿互詰、遂罹殺身之禍、夫亦自取焉耳

削奪蕭命官、汪輝、駱從宇、閉住、

亦誣門戶故遭削奪

給內臣關防
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總督漕運疏
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李明道提督漕運疏通河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遼以報
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抹馬厲兵長驅
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
著計必出此你部即刻差人傳諭知道了還着水陸倍道
速達 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裔
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虞
盜竊 天壇神器嚴緝之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畧、將士用命之勞苦、亦宜叙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級、楊國棟雖已加銜　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覆議行、
御史劉重慶閑住
削奪曾楚卿
旨以門戶懸坐
總督閻洪學、疏陳進兵形勢移駐地方疏畧曰、臣不才謬膺督師之任、東西南北、惟力是視、誰敢擇便偷安、顧喫緊

崇六二十三　二　天七正月二

關頭、不係 臣 身之在彼在此、第論事之濟不濟耳、若徒聚三臣於一城、鰓鰓焉日講求勦撫之局、臣 以爲不必爾、蓋勦與撫立名雖殊、致效則一、主勦者不過得元惡而止、豈能殄滅其種類、主撫者不得元惡、將於何處歇手乎、此段見解、臣 與黔之撫按二臣若合符節、毋庸更爲推敲、總之欲議撫之功、必先修勦之機、兵有四機、地居一焉、機之所在、即是 臣 身宜往之所、在寧必拘貴陽哉、臣 書生也、不習爲將、視之往事、竊謂黔之屢進屢衂、豈盡繇將懦兵弱之故、正坐不得地機之故耳、說者病之曰、輕進似矣、而未及所以矯輕之方、夫撫臣王三善時、其兵一十餘萬也、而云

以輕敗督臣蔡時其餉百七十餘萬也而又云以輕敗今餉不及前之半而兵僅可三之一、操何術而能矯輕爲重耶、臣嘗聞之琴瑟不調、必改弦更張之、茲欲轉敗爲功、似宜舍貴陽而別議進兵之路也、何者貴陽之形勢利於守、不利於攻、大都與蜀之納谿相類、而險更倍焉、自貴陽百里至陸廣、拒河而守、猶易爲力、自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寸寸皆賊巢、賊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邀擊我、非得眞正勁兵健將贏糧景從、必不能進、即進必不能退、按兵法地形之篇曰掛形者可以往難以返、掛者懸也、下順而上逆也、可以往乘賊無備也、難以返賊有備而我不能出

熹二十三

三 天七五月三

也，太方之役一一犯是，可爲明鑒矣，今且不能往，又何論難以返哉，先是，臣　待罪蜀中監納谿軍事，訟言此地不宜進，宜從長寧進，聞者無不掩口而笑，迨一潰前督臣朱盡擊納谿兵會於長寧，鼓行而前，將永寧遞克，雖谿兵力稍厚，實得地利故也，論黔之地利，以臣　愚見，入手工夫，宜。從永寧始，蓋制狗者必繫其頸，捕鼠者必嚙其項，今賊之藩籬東爲播，北爲藺，冀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四夷通耳，谿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於此，一面整頓兵馬，積儲糧草，事事庇具，然後移營漸進，四十里爲白岩，六十里爲層

臺、又六十里爲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又之兵剋日並進、賊必不能支、而爲勦、權柄在我、是乃繫頸嚙項之術也、按臣之疏所云貴取之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爲久不爲者、蓋緣貴陽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爲水西隔絕、黔之撫按總兵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鎭兵將俱隷四川、又豈能舍巳芸人、以故瀕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爲甌脫、可耕之沃土、鞠爲蒿萊、良可大息、今省會根本重地、撫臣王按臣傅 綢繆素預、賊縱䠶䠶睥睨、必不敢長驅深入

卷ノ二十三 丁 天七正月四

顧

皇上一以　委之二臣斷無他虞而畢節之役臣　不敢不以身任蓋論　臣　身之即次似舍近就遠舍易就難而論用兵之機宜實舍遠就近舍難就易臣　何敢自便其身圖而坐淹歲月以負

皇上之　任使耶臣　度其經費除見在額餉外非更得百一二十萬不能辦前此督臣蔡　嘗以二百萬請矣然止就貴陽論後此督臣朱　除見餉外以一百萬請矣亦止就遵義論今臣　合全局而所　請與二臣約畧相同寧有儉而無奢也倘蒙

皇上

俞臣之

請臣卽當率貴州新任總兵林兆鼎四川遵義監軍道參議盧安世同入永寧一意料理赤水畢節事益兆鼎駐永寧安世駐赤水地利夷情如指諸掌與之其事誠事半功倍者度一年內可完此局不然而每年各六十萬兩年內亦可完此局驟聞之似費細按之實省此策之上也如以餉無所處則置臣身於活地或貴陽或偏橋或遵义酌事勢之緩急以爲進止亦策之次也若專駐貴陽則於臣身甚近甚便亦甚逸顧無補于公家乃策之最下者矣至于

撫之一着、臣奉
勅書開載諭安位以獻功贖罪、曉衆目以脇從用治、所爲
携其黨而置其腹者、亦盡心力爲之、然不敢塵
皇上之　德意、尤不敢傷
國家之大體、惟謹持來則不拒四字而已、伏祈
皇上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速爲
題復、以便遵奉、其督餉一節、無論臣　往永寧不能兼、即駐
偏沅、亦必不能兼、別議督理、事在不疑、乞
勅該部、一并查議施行、

二月初二日
信土出府成婚、
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初五日赴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
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僞未可必也、還遵
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本中說周爲之備不
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該部知道、
信王辭。免。贍。田二頃
欽天監擇二月十九日

吳三十三、

丆 天七二月

三王同謁辭陵、

削奪陳以瑞、孫元化閑住

閻其踴以言利進身的是刻薄小人流毒甚山至今歙人言之切齒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奏曰、歙處萬山之中、山多田少、民間生齒甚煩、而每歲糧食、僅供兩月之用、仰給于外者十個月、故凡民間生長十四五歲、或隨祖父、或依親戚、或扶資或僱倩、經年于四方求什一之利、艱苦倍常、歷盡險阻、得有餘利、歲秒寄歸、以償經年所賒口食之費、女則朝夕績織、苟爲蔽體之謀、然食用不過淡粥黃虀而已、如是挾數兩之資、數十年不歸、遂成巨富、歙之風土、在在皆然、但可悲者有等富室之子、慳吝異常、復爲不軌、以圖專利、又有

嫖賭好啖用如泥沙誇富逞情、以快私忿、然各省營建立
爲客綑于、是歙之富名滿天下、實不在歙也、且本地無大
壓閭門無積貯極貧無措者始爲苦志讀書、或得科甲、只
知做官、不識營運、子孫坐食、不久仍成窶子、是所謂富而
不貴、貴而不富者也、今有壩占山場欺
君抗
旨違法犯人吳養春者、父子不仁、專利不軌、幸蒙
聖明極意剪奸、保民深念、已奉
明旨拿究追贓、使小民無薪桂之患人倫無吞殺之冤、江
南之民、舉手加額、誦

聖德于無疆矣但養春祖父世業鹽于淮楊兩浙天津諸

處重資在外而家止有產業今奉

旨追比拘其家屬外則夥計營運聞病于官捲其所有逃

諸海濱實有既散蔓延難緝將何以報

明旨必至波及無辜深負

陛下愛民除害之初意然臣既知底裏敢不直陳一得之

愚于

君父之前耶伏乞

陛下專差廉幹官一員重其事權從天津淮楊兩浙諸處

用一番精神細爲查追更令各處有司同心一體不得慢

及到歙中
必行必累
口不應心
原非人類

視如有故違者糾之、如有奉 法者舉之、庶法可行贓可速
完矣、某處引鹽及星產與債若干逐一變出銀兩造冊、即
于某處起解爲便、差數千里外運至徽州復行起解、道路
險阻、躭延年月、其勞而費、且不可爲也、至歙縣追比產業
變價、亦須得法推廣
皇仁、示以無累、使民樂從承買、方可得銀起解、其重貲在
外、移計潛避、其誰爲查、其誰與納、地非所轄、法所難施、小
民一聞欽犯抱頭鼠竄、畏縮不前、勢成無米之炊、六十餘
萬贓銀作何區處、即板扯無辜、必推諉折辦、遂爾愆期、于
事何濟、贓銀一日不完、歙縣受累一日、豈能免哉、于是臣

不識忌諱、據實直陳其情、應行差官之要、及時追解贓銀

以濟

大工之用、使歙民安然樂業、不爲所累、其戴

皇恩于無涯矣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吏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聞師克在和、事主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堂慮

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宮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遼事

以來、鮮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肱、繼因經

撫不、和、而河西鞫爲榛莽、覆車之轍、烱然可鑒、近賴厰臣

矢忠幹國、殫慮籌邊、供億多方、邊庭有備、逆奴旣已天殛、

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爲封疆起見、各執　說、雖經

權奇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

旨開諭再三復命親近內臣前去鎭守、調劑雖切、猶未釋

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奪情起復特簡出于朕心、宗社

恃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處

駐扎、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寧

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

家督捍圭、亟旅同心、如卒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

保無虞、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

信肝膽與同、謀畧總期爲國、奏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旣鑒往日不和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加意調劑至此、其在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爲區畫、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畛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之臣加銜囬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策應、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合力克復

全遼、並建膚功、紓朕東顧、策勳飲至具有彝章如或沉溺
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疆圉
弗靖、具軫于懷、尚思薦念原功、以付朕意、特諭
戶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方于
捕鹿、蠢茲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足憂、實勞宵旰、
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撐海外、遠提師旅、閱歷當時、乃中朝
實倚爲輔車、而去輔每視爲秦越、疾聲莫應、供億不敷、枕
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屬國苦資糧尻屍之供、乃

干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累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
且憫、即今逆奴天誅、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
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
勦除要着、去冬該鎮曾有請使內臣駐扎之奏、朕熟思審
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
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什鎮守海外等
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
監金墍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
查該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軍務事情、
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紛更、亦不

許膠執故套、更要不特牽掣、相機剿除、期奏犁庭掃穴之
勳、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戰獲捷功、照前一一解級、
如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直
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念、島中合用器具、軍需、皆屬吃緊、
茲特發御前節省銀五萬兩、各色紵絲通袖膝襴二百疋、
五色布四百疋、以備營伍作正公用、又查發得頭號發熕
砲三位、二號發熕砲六位、鐵裡安邊神砲六十位、鐵裡虎
蹲神砲六十位、頭號佛朗機二十位、二號佛朗機二十位、
三眼鐵銃五百桿、隨用提砲什物全盛五百項、齊腰甲五
百付、長靶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張、箭一萬枝、单

鈎鎗一百捍、大小鉛子三萬個、火藥二千斤、就着胡良輔等都隨赴皮島等處地方軍前應用、朕既特命親近內臣與毛帥同居海外、風波隔阻潮汛艱危、掌握既專、事權宜重、所有合用勑諭關防等項該部上緊須給施行、務使東江一着、不徒疑敵之虛聲、而兩河三岔、確資固圉之實效、特諭、

四川巡撫尹同皐奏水西擅殺奉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差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作何湊辦、并議妥速覆、

時參將楊明輝奉差宣
諭安位及目把擒獻首惡脅從盡行赦宥而安邦彥遂
殺明輝等其罪
不可赦矣
削奪謝奇舉張其實顧其仁周邦基吳甡梁元柱等
俱以門戶詿削

禮部奉
聖旨、代藩北控邊鄙、南輔甸圻、冊封大典、委宜速舉、代世
子鼎渭着襲封爲代王、郭氏封爲王妃、其祿米准照親王
例支給、以彰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蔡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書廕一子

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逆虜渝盟奉

聖旨、該鎮剿火諸酋、兩次入犯、誠宜搗巢以伸國威、這條

議諸欵、深于邊務有裨至急補歲餉、尤爲緊要、着將五六

二年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搗巢之

需、該部都與看議詳覆、

吏部奏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閑住、缺另推看

吏部奏

聖旨白儲紹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住、張捷曾附党人、爲李

應昇奴友、着削了籍爲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

戶部奉

聖旨、覽奏、開列原派原支之額、併欠部欠邊之數、持籌苦

心、如視指掌、若不早爲區處、后將安窮、除太倉增該司官

如部議外、欠部之數、惟有嚴推積逋之一法、欠邊之數、惟

有策應新餉之一法、至于支派之額、出浮于入、作何開節、

使出入稍足相準、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妥確、具奏、併行各

該邊鎭各該衙門共籌生財縮費之道、以備採擇、

河南巡撫郭尚友時勢可乘事奉

聖旨、中州爲腹心重地、磁兵委難議裁、況係該省抽扣等

銀、非同加派、着照舊存留以備不虞、該部知道

三月

端王奏酌時宜節奉

聖旨，夷氛未靖，水旱頻仍，所在蕭條，物力匱詘，深軫朕念，覽奏，騰輦廩糧夫役供應之浮費，地方官員迎送問候之縟禮，一切內外隨從人等之苛求，槩從裁節，嚴加約戢，愛人節用，著溢言表，立國之初，知此，就國之後，何間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卽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仰體

王志，以成王美，兵部知道，

惠桂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樽節，

上賢之。

卷三十二

一ヨ天十三月

太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云

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據差回歸作王什祿禀報十二月盡奴酋央要犯搶寧遠家計先發兵馬要東封截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說講和許奴撫賞銀兩酒罷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償我只管竟救又報鳳凰山一帶一兵一丁有二十餘名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路遇達子一一殺盡又報義州節制使八九日間累次差人與奴酋說河氷一開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甚是不准我們撣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慮他奸細未肯輕信等情到職據此報講和細細事情職一一細知職亦不肯輕信又不敢輕報但奴賊犬羊口善心惡

上台見報萬分慎嚴防守決不可信其肯和是真為此理合塘報又報云

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

二人俱烈 上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明據撥夜都司毛有俊探報奴賊收拾兵馬犯關搶奪從鎮山等處等情到職職即嚴令先發各島兵馬至江擇剿相機勦殺後報再到職即帶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麗人向恨遼民擾害暗為奴賊奸細引賊俱換麗帽麗服將沿途撥夜盡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餘衆兵犯搶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實搶鎮山圍職衙門挖尋要活拿職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撥夜都司毛有俊哄言不傷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刎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防守鎮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撲殺一陣不肯順服賊恨殺之兵民逃竄賊來招撫不殺犬王子領帶四萬賊馳雲從職一聞報即同南非官兵星馳去住關只火器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困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德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鎗砲火器分路衙打時賊勞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此日驚荒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毛有德俱着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鐵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職向收干降夷并陣上拿來活夷其有二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燒屋內應外合職當時援兵盡數殺

完職將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爲賊
斷絕糧道嗷嗷無食借得客商麥壹分給一碗半碗决
不能空腹赴鬪惟以疑兵出沒安意壽俟激勵南北將
土堅壁守以待戰奴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
囬宣州下營口恨麗官麗人你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今
我馬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爲何死活纏
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即開刀殺人麗人皆刺頭歸服
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郭山殺死麗兵六萬燒燬糧
米百萬餘石隨去殺義州節制使竟攻安州等處職卹
差都司毛永詩等收拾鐵山宣州殘兵親領南非將官
陳繼盛項選毛承祿等各帶兵丁火罷星夜山一閒道
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探賊攻麗服負相機以截其後職
又令管侍調昌城滿浦兵馬督令遊擊曲承恩等堵截
安州責令相機與賊死戰但糧草斷絕兵帶死馬牛肉
爲飽可怜職向爲
天朝接濟不及不能不取給于麗今彼報奴害職職無
復向麗人開口之理伏乞
上台速速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帶終牽制進勦之局
奴寧犯詹一番殺傷不滿萬人惟麗人麗官自己作孽
受禍亦不爲少雖兵追勝負未知嗣後再報等因到職

準此、理
合塘報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爲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韜定需時、近於陰着、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岩疆、該部知道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嫌、致悞大計、餉軍需

慮慮深遠

卷一三二三

十六 天七三月二

餉甚緊、着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

濟、其動支脏銀以勵戎士、速發硝黃以壯軍聲、委係目前

急着、須上緊傳登撫如議行

三王念驛遞疲苦。辭免

欽賜馬匹。

上允之、以成王誼。

鴻臚寺啓　瑞王面辭、請升殿、

聖旨藩封之國、典禮重大、面辭誠國之彝章、但念朕與王

爲叔姪、升殿行禮、朕心未安、免升殿、

修築董家口

按董家口爲要虜住牧之所，沖要不減喜峯，允宜補脩
𨽻固，當事議量派協力，全發班兵，益以主兵，及速發額
餉以備行糧，得
俞旨。

山東巡撫李精白，恭報祥瑞。青州西王疃地方王九常家耕牛，於正月初八日辰時，産犢一隻，碧皮朱唇，徧身鱗甲，形似麒麟，産時燁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而隱。奉
聖旨：昔年靈鳥已集中州，茲仁獸復産東土，王者之瑞，屢見疊出，朕心嘉悦，第念民生多艱，方宇未靖，朕當增脩庶政，以克副禎祥，厥臣輔朕發政施仁，安邊固圉，圖閣勳名，朕所素鑒，本中願朕體天任賢，慎終如始，安不忘儆，以襄

天七三月

泰寧具見獻納忠悃所進麟圖朕覽知道了、

蘇松等府糧長沈發等疏言東南民力已竭奉

聖旨覽你每說違兌之苦說的亦是朕與廠臣軫念東南

疴痛切身亦非樂以非常之原駭懼你輩但念回空愆期

國儲要緊暫資功勞本年爲止不必慮其後區處腳價足

以相直不必懼其累有船則募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盈之

說船至之日官即爲兌不必有回遲之嗟念非你輩應得

之役地方各官有漕政之責者自應精心體悉空漕船度

其日子尚可至本地還催發以濟應募之窮不得藉手扶

守瓜議於間未盡事理委曲調劑務期國民兩便以稱朕

懷該部知道

瓜分之議畢竟于民弗便後泥不得行遂如常法先臣周忱所定運兌事宜百世不能改也

賜李如檜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聖旨寧鎮災異深軫朕懷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尤屬可虞除脩省申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啓五六兩年缺額及援遼未補馬價俟報刻期給發以濟邊急以承天儆該部知道

餉缺數月固國用之空虛亦措給之遲緩邊計不宜如此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

天七三月五

三十三

七

奴我不往奴必來不知夤乘之則東江鮮国無此禍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其犒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該部知道

下梟臣胡士容於鎮撫獄以忤臣寺故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仰遵

明旨飛報軍情疏曰先是夷犯鮮急臣已發水營都司徐勇督先出張斌良繼之汪翥劲後各舟二十隻兵士五百人先令哨東横方簡選馬步進取間隨奉

明旨云云該臣看得夷兵東犯朝鮮臣久已知之臣各移

書樞臣尚冀鮮之君臣藉我毛帥為援能背城借一如寧遠去春不謂其弱莫能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里既遼且彼方東侵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救然我又何得不救蓋往以救鮮則不能北遼瀋而令夷內顧不得全力于鮮則我之勝算也但念孤軍深入宜銳不宜多隨于是日偕鎮守內臣紀用總兵趙率教寧遠道臣畢自肅商議急移會山海鎮守內臣劉應坤總兵滿桂關內道臣王應豸及諸將領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敢輕動分作連株三營以副總兵左輔領前鋒遊擊金國

卷二二十三

十九 天七三月

奇、都司靳國臣佐之總兵趙率教居中。及都司張得勝孫繼武佐之副總兵朱梅後勁遊擊黃士英都司孫紹祖佐之而寧遠道臣畢自肅爲監軍進逼三岔河爲搗勦之舉總兵趙率教十八日、即來往簡調薊各營精銳聞東警日、皆已駐防于大雙松吉之間矣趙率教老成持重亦復變幻出奇無俟臣戒臣于臨行惓惓戒之先聲後實勿趨近利貴在多方以悞之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去駐前屯寧遠桂自駐前屯策應又行叅將徐率水兵千人繼發是役也水陸夾攻夷即悍安得不疑又安得不懼疑懼之逼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機有可圖諸將急功名之

心、寧肯後人、知難見可、
聖謨洋洋、而厥臣一體
官府、素釀成籌、臣奉行以往、不輕發、不貪功、動必臧謀必
全、一腔烈胆、誓必復遼滅賊、爲關門不拔之障、寧敢去此
一步以貽
皇上東顧也、若缺餉本折不宜遲、與有功有賞、勞苦有賞
此則惟我
皇上加之意矣、
朝鮮告急請援師、
封。涿房等礦。洞。

卷二十三

二一　天七三月

敘滇捷

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彼本縣百姓登時刺死、奉
聖旨、張斗耀恣征激變、然以民戕官、事干十惡不義之條、着嚴擒首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靖地方、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爲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劄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爲封疆大計、宜救急、着覧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卽行

與各該撫鎮速爲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以慰朕懷、

部推雲南正考戶部主事李日儼、楊應簡、副考行人汪邦柱、李昌齡、貴州正考刑部主事林曾徐大義、副考行人宋鳴梧、馬茂才、奉

聖旨、有點去、其貴州中式名數、照舊額、汪邦柱、宋鳴梧、俱係門戶、且着官帶閒住、

削奪蘇繼歐徐楠龔世法彭鯤化。劉永祚等陸世科閒住。

皆以門戶黨人相加、而處法之有輕重、則逢瑺怒之深不深耳、非有幸不幸也、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

時永恩祠一倡、而相效者恐貽後至之罰、于是漕運李監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薊遼總督閻鳴泰建崇仁彰

卷二十一 三

二十一 天七三月 八

德于通昌二州，主事何宗聖建顯德于長溝，而閏督、順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崇功于密雲，各山工人曲媚璫意，務窮技藝之巧，甚至壞民田墓，伐人樹木，誰敢發聲，及上食饗祀，一如王公，識者非之。

祠中小像，不但求其肖肦已也，以沉檀爲質，眼耳日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腸脪，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服鮮麗文，不足言矣，獨髻上一穴，以四時香花簪之，更爲奇絕。

聞一處逆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以逆首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慟哭，痛責匠人。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三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工部主事呂下問奏報愚臣督權、變出意外、奉

聖旨黃山一槩追出侵欺給業平民、若使山與價準、不强人以價之不平、價與力準、不抑人以力之不堪、承買之後、產又與畝準、不苛人以畝之不載、委曲開譬、多方調劑、地方人情、兩求愜當、人必樂從、確覈爲額、方據實入奏、有何難事、呂下問不能禁戢差役、株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不稱任使、着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等事原由、量懲首禍、具

奏、黃山事理歸併許志吉、撫按官行該府縣官、亦宜併協
心努力、共急公家、再有推委旁觀、指名參處地方人等、亦
宜共曉朝廷追究大豪、無波累無辜至意、靜聽有司官設
法區處、保愛身家、無聽奸黠鼓煽、以身觸法、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李待問奏言黃山一帶追贓變價、屢奉
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　臣履任伊始、移檄再
推、正圖或可藉手以報
明命、不謂遽激而成變也據詳黃文攜帶白役妄拘票內
無名之潘家彥、衆憤而斃之、付之一炬、仍豎旂書逐部安
民四字、趙日而擁之部臣公署、毀折門柵燬其帳藉、致部

臣踉蹌避匿一時披猖狂逞之狀殆無天于上、無地于下
矣、徽郡層巖複嶺、幽深阻昧、嚚凌獷悍、雖俗習固然、詎意
決裂至此、幸而地方各官竭力安慰、旋即解散、閩按臣以
造冊復
命、不日將移駐彼中、指顧易及、更必有以宣
皇上之德意
朝廷之法紀、以大畏民志、潛遏亂萌者、臣治所距新安、千
有餘里、前所責牌人役、尚未得返、今據前報、變出異常、不
敢不先以
上聞、容臣等查明事端、嚴緝猖亂、仰候

聖裁

山場逼近

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又砍偷樹木多株、

上命撫按追究致火根因、重加懲治、其未獲盜木賊犯、着

王應祥等勒限嚴拿務在必獲、以奠安

陵寢、

東江將士逃散。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稱天啓七年三月十七日崔平遠

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來、七年正月十四日奴賊犯搶鐵

山雲從、取差都司毛丞顯領兵一千相救宣州不意十

七日陽約民船裝、載家眷兵丁共二百餘名西逃、取特

壽情正急、未及申報、幸旅順參將張繼善知其臨陣脫

逃、拏獲押解未到、又在城參將高萬重先在島中偈言

鐵山云從俱失統領中軍劉璋等將本島殷實軍民財
物、盡行劫奪、揀有姿色婦女、約五十餘口、又將池鳳羔
妻妾銀兩、及高登武妻、皆令心腹家人親丁、約七百餘
人、將貨物男婦捲 打二船、又將西來守凍米船、盡數
分散、作爲行糧、驀于二月初三日滿裝逃去、都司馬承
勛亦帶兵六百、由六路西逃、當此與賊對壘之時、兵將
紛紛逃竄、
封疆誰守、且又三軍沸謡李鑛鄭繼魁等、帶兵回去、多
在覺華島大糧大餉、受用不盡、我們受饑受冷、又要對
敵、島中遍謡、兵將俱無固志、戢恐風聞于賊、嚴拿梟示
割耳四人、軍心始定、李鑛自擅離汛地、高萬重等、臨陣
脱逃、皆屬徐敷奏倡言謡惑所致、律有明條、罪俱不赦
伏乞
上台速正典刑、傳首遊示海外、庶孤軍畏法、不敢畏逃、
事関重大、
爲此塘報
島帥遣叅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于义州晏廷關口錢山
等處塘報、稱奴酋瞎襲鐵山、直趨高麗、又强半歸降、彼直

天二二十一日

二天七四月三

視王京几上肉耳、乃
天厭逆氛、甫渡氷解、前后阻江、進退無據、毛帥復督發兵
將救麗、我兵據報三戰三勝、虜始垂而終奮、能因敗以爲
功、亦可以少伸鐵山憤懣之氣、而抑犬羊匪茹之謀矣、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鎭發兵調援
具見方略、知道了、向日款議、雖寧鎭別有深心在中朝原
未嘗許、今日關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爲狡奴所縻、而爲
屬國口實乎、戶兵工部關寧二鎭、作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部奏議、察酋與白奭皆我款夷也、察酋向以講討人
不遂、心懷仇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

諸酋、其能支乎、今諸酋情急、求助于我、我若助哈喇則虎酋必肆螫于我、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敏辦通官出口、以和解爲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即不然、我亦有詞于彼、但犬羊之性、中情叵測、或聲東擊西便道而來挾索、則沿邊諸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備、着着料理、曾不西向、而我何以扼其吭、雖不可過于張皇、以自發難端、然有備乃可無患、須從鎭靜中、密策萬全、斷不得謂兩酋素飲我餌、其自相吞食、原莫予毒也、是總在督撫鎭臣之多算、實毋貽邊患耳、伏祈

皇上勑下臣部、容臣馬上差人嚴飭施行

奉旨、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四日

宣府塘報、探得夷酋擦漢兒即虎兒憨、因地租所屬部落把漢哈喇慎先年投在哈喇慎營內住牧、今入因哈喇慎已故、老酋滿五素幼年與擦漢兒老王子爲又兒恩養成人分管人馬、后滿五素帶領原分部落、仍歸本酋父世把都兒下后有擦漢兒小王子夷何白言等酋講、要把漢以喇慎一枝部落、又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的人馬、白言等酋未與今擦漢兒王子傳誦部落、親帶人馬來講又聞得夷人密說擦酋、說稱虜這有一人王子、那有這些王子獨不張家口都是他的地方、是叫別人乞賞、與白言等酋講畢、就要上邊講賞等說有白言朝兒王子等、各將宣薊兩鎮、各邊所屬部落、傳調一、處隄畓擦酋情由、已經票報訖、令據通事王覲等、于三月二十五日進邊報稱、探得擦漢兒王子從原、巢尚未起身有哈喇慎家夷酋領帶小部夷帳房牛羊馬匹、于二十三日從看兒城、搬移地方五喇咯哈住牧、我省台吉等亦于本月二十二日從看兒城搬移地方亦地都一帶四散住扎、各酋口稱聯絡一塊、以備虎酋等情、三月二十九日巳時據張家口堡守備周國光、稟稱本年三月

月十七日有夷酋青把都男來洪大台吉差夷使惡不
根等賫夷票到邊說稱今摔漢子上馬要犯獨石一帶
口子不知與我們達子家作仇與
南朝作仇如犯
南朝我們達子兵馬助
南朝上陳如先我們達子上陳乞助我銃砲手几百等
因又于本日巳時據前遣子提塘官侯恩票報據潮沙川
守吉廸與薊遼軍門塘報內稱本月二十五日據守門
通哨鄭進票稱今有沙韋省那二等酋差人執夷票到
關票送到戝看來票內云被我差人各具夷票有我祖
父毛酋祖母大變只常守邊疆忠順效力所遺弟兄二
人亦能恭順毫無差錯今有摔漢兒達于因與你裏面
不和前于本月初四日奴人十三百于哈喇慎王子跟前
日稱摔漢兒達子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預先報至
也不知禍及于誰其情難測使我弟兄二人心中愚想
兩家既是一家戝者復搶裏邊說叨蒙
皇賞豈可惜望況必竟心吐勤力你裡邊疆土嚴謹十
分提防不可玩忽或者禍及于家你裡邊將人馬鎗砲
扶助多多我務要德北賊虜顯我兩家日後磐石之固
偵有夷人傳報在通不日臨來今耑差人星夜傳報有

長三一九

二 天七四月五

促另行稟伏乞即刻自裁以不可視爲尋常等因各至
職據此看得掉酋僻處東隅與宜風馬牛不相及今橫
生枝節將願控强十萬加于自言等部如千鈞之壓卵
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之虜在我内地各嚴爲設
備以待之

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

去秋虜酋三兒台吉入犯爲鎮兵所斃及報仇又被創
懷恨已久于是套酋土言以力赤等楚木素等喇麻等
酋糾約搶犯傳警甚急撫臣王會同總鎮徐永壽副將
周士顯等設伏夾攻大挫虜鋒斬獲頗衆虜遂引去

戶部議軍中本色

聖旨軍餉全賴本色軍弁私折數多不亟查治何以果饑
軍之腹着將督撫屯糧嚴行餉部驗係本色纔許開洋鎮
撫道驗船運本色纔准收納關寧餉司亦親自盤驗有無

私折、該部仍各會本、并查遲官何人具奏、以絕奸弁夙弊、
俱着該部議移文申飭行、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從前因疑叢蠹奉
聖旨、該鎮孤軍遠懸、率枵腹之卒、犹能建斬馘之功、朕所
深知、亦所深憫、覽奏挈于舊撫、遏餉饋糧、斷于奸弁、將逃
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鑛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登萊
糧催儹開洋、刻期接濟、俱已有旨了、該部還稽查未到新
舊額給發到鎮、火速應付、該鎮尚益厲肝胆、深相機宜、緊
奴保鮮、以尉朕懷
兵部奏憂時心切奉

弍一二一一日

一、天七四月六、

聖旨用虜攻奴、固是一策、然必我先能自用、而後可以用
虜、近日關寧尚自却顧、未敢輕談、虜利財物、未必即許爲
我用。以規近利、爾時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虜、虛聲空喝、將
無空增一番措置乎、九卿科道、及疆場督撫諸臣中外熟
議之、苟有確然之畫、朕將採焉、若撫賞得宜、俾虜無携貳
此見任督撫之責耳、

增定大帥、奉

聖旨奴孽東侵震鄰孔棘、朕與廠臣深加綢繆之慮、這本
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備、聲勢聯絡、深裨
邊計、杜文煥特加制勑、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

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仍管前鋒事、滿桂照舊
駐扎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增補
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
該部即俱作速伏議回奏、
姜日廣。胡尚賓丁進　俱削奪、林釬莊際昌朱繼
祚俱閑住、削奪楊廷槐、許鼎臣閑住、
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于五臺
賜額名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額曰昭德、上林苑祠
額曰感恩、松江祠額曰德馨、

天一二七卜9

七 天七四月七

茂德李太監請　　感恩處吉士李請建德醫里老薛世昌等請建

李日華晉尚寶司卿

公高悟端雅沉博瀟灑于書無所不讀而著述甚富尤工于詩妙于書精于畫然公之精神別有所注不欲以諸長見于世如如尚陳太史之端潔養淳朱相國之清厚可謂禾中三絶。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旨、奴酋狡詐百端、就來厮殺之言、詐也、宜假以應之、無爲危言所喝、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西虜撫賞固須查清、無致虛冒濫惡、以生攜二、至諭虜酋與粆花立援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相機宜諭、務令願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巖鎮、朕所洞知、封疆事重、還益體厥臣調繆石畫、與內鎮諸臣協奮心力、厲秣兵馬、脩塞要害、倍加嚴禁、以保無虞、所奏多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覆行、該部知道、

卷三一四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建龐烈婦坊、

按霍母訓孫忠義、壽幾百齡、例當優恤、烈婦湖廣人、爲熊于宣逼死、熊典刑、

刑部欽奉

聖旨佟惟奇等輸逆情眞、服刑律當、非嚴臣深謀遠慮、密計巡偵、任用該監同心緝獲、何以使神奸就擒、詭蹤伏發、說的是、這佟惟奇擬凌遲、佟惟科宋得貴周氏臘梅俱擬斬、旣已允確、着會官處決、傳首號令、其未獲周日俊等嚴行各該撫按緝拿、周汝昌幷吏部議處

兵部塘報

聖旨東師屢捷、奴兵雖圍困雲從島、毛帥智勇自能聯合

麗兵禦之、但孤軍枵腹可虞、登撫津門運餉接濟尚恐未
敷、還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登津各舟還本色五萬、刻
期前發、以充額餉、務要盡數起解、毋得遲捱、關西兵馬着
再挑選水兵數千、策應毛帥、以壯聲援、其合用器具、如火
藥鉛子等項、俱着工部作速發去
毛酋乞盟
宣邊駐虜、屢犯邊疆、被剿認罰、願就戎索、
防奴、
榆關傳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報、
故令鎮撫遣將、整兵馬、嚴偵探、并堡臺、
兵部奉
乙天七五月二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啓以原官加一級還寫與勅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閻鳴泰移鎮關門其分布兵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期於脉絡相聯呼吸共應務保無虞稱朕與廠臣軫顧疆圉之意聞奴兵已趨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併寧遠之法着各自清野堅壁相機堵勦該部速傳與他每知道

太監劉應坤東哨形情事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海外孤軍增氣黠奴撤衆還審屬國

獲全、厰臣妙算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
甚悉、深慰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著勞、候徐瑱等回日、并
行題敘、該部知道、
平遼總督趙率教飛報捷音。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
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兩路
擡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公同職
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各營
將領紀鯨等、各官兵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
至戌、打死夷屍填塞滿地不計其數、至亥時、而奴兵拖擡
死屍、將班兵採辦窑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

啓三十四　十　天七五月　二

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徹兵、理合先行飛報。

兵部遵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馬昌平一萬、領以總兵李嘉訓、天津調五千、領以副將錢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健、着星發赴關、防守山海、不許逗遛致悞軍機、楊嘉謨既係諸部薦擧、必有心計堪用、着賫尚方劍、及關寺銀五十兩、星馳赴滿帥軍前、以資方略彈壓、以備賞犒、俱如議速行、

戶部奉

聖旨、狡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嚴備

着馬上速行，宜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發前赴山海，聽督臣調度，自山海以至河南、山東，及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秣勵，裹糧整搠，用俟緩急，即火速傳與他每知道，軍機重大，各宜齊心并赴，勿逗遛以干明法。

戶部段國璋奏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奉聖旨：奴兵圍困錦州，內外應援兵馬，一切芻豆米粮，自當速補，且桃林口飢軍待哺，情甚危迫，着該部不拘新舊餉，酌量緩急，通融借發，并行天津餉臣，多運本色，或借用通倉，或暫碾各州縣倉穀，事平，一一并銷算，其各省直應解餉

崇三卜四

十二 天七五日四

銀、差官守催截解完者優叙欠者摘參、凡餉經過地方、責令有司多撥鄉兵沿途護送、毋致踈虞、

工部陳戰守機宜

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遙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悉着、登撫毛帥、倘聞聲息、皆可一面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每知會、本中救錦州、固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薊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統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資、防之法寓于其中、着與商確申飭行、

升毛堪南光祿卿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勇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且威略夙著，無煩幫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謂鎮兵三萬，着急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為上，援者以退賊為功，說的是，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還馬上差人不時偵探，有聞，立刻入奏，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策援事宜奉

聖旨河上之聲，遙紓屬國，此行自不可少，若老成卻顧，則

武三十九

上二 天七五月

楊鎮大有
已人

該撫持重之效也。冐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之兵,第聲息四出,疑而撄之,重兵相機守保寧遠關外方略,俱全朕意。調發宣薊,俱以原兵原借處行糧以備速給。已有旨了。封疆事重,中外文武協心并力,以副朕懷。

延綏總兵楊肇基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奏填補。

楊肇基議曰,延綏邊長一千三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地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下十萬。若一面有警,傳警所往返應援,亦須十數日。已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一齊有警,必定彼此兩失。封疆重任,非將誰諉,焉敢顧分權之小嫌,忘報國之大義。爲今之計,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于西協地方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拒勦,東西有事,則各分專敵。如此則遠近可照管,爰悉無失矣。

便甚

撫臣朱疏略、臣查得有原任山海總兵孫顯祖、當年登壇勇力、早聞于他處、家近夷穴、威聲久振于河南、近巡撫寧夏史永安具咨求補花馬池總兵、見報已奉明旨點用馬允升矣、合無比照將顯祖改設于定邊、裁去協守副總、一切事例俱照花馬池新議、乃今之分地而任、西自鹽場堡、東至龍州城、專聽其節制料理、若虜犯一處、則與本鎮總兵互相救援、倘虜狡分頭齊入、則各出其精銳、一力拒殺、況揚肇基自任以來、大破積習、辦掃宿弊、實心爲皇上固守疆場、其與顯祖豪傑之相見而又金石之交甚契、在肇基既不吝分權以圖協心之助、在顯祖必不甘負友以悞國家之機、况衙門有協守之居。不必營建。薪水有協守之舊。不必加添。雖有更改。實爲利益。

兵部奏奴子回巢卽褁糧而來、其欲撓我脩築撓我屯種。明矣。但溽暑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清野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如上年寧遠要城固守故事。且河西粮

食俱已搬運錦州千里而來無所摽掠。若奴子不揣深入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籍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情而擊之。此萬全之穩着也。乞　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愼勿妄動。避其銳氣。邀其惰歸。最爲上策。

西虜領部衆報効。遣夷使貴英等請賞。

兵部復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爲致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略、請兵願往、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效、貴英等酋不妨便許重賞

以啗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從事

遼東巡撫袁崇煥致當道啓

職非才而當封疆之重寄蓋經五六轉而殘破之局天下郎未必有知而邊人所其憐也女直兵滿萬不可敵今且十餘萬矣往合九邊之兵力戰之而不足也故益之川浙湖廣淮無不調無不敗致不肯探究于得失之故知疲困之景象兵必不可再調即調亦未必有濟故復遼地而聚遼人為守先以已之百口為質故遼之流移于內者悉以家口歸來遠來難致之兵何如近收回鄉之衆此不肯聚兵討也本色仰給漕買或續今年春三月無糧照諸區即有銀而無所市故不得不議屯以為食但地不廣何以為屯不築何以為聚則一築一屯夷之所最忌而無容我下手也故有今日之兵然不戰而何以請買戰馬請增兩黃器械不肯知天下緩而此急已況邊臣自苦因分隨緣不虞滔天之虜過河及錦夫築錦凌二城伏而畢力收稼歸我城坐

5 天七五月

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即聲于河以拒之何如假
欽字以緩之令彼欲爭而無及我因而無患也然二事
俱非臣所得專夫用之而不克自用此千古遺憾況所
以慎天下而若邊者則江東爲甚毛帥每冬永交合即
避之遠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老弱及麗人耳今一
攻以破毛不能以一矣加遺而朝久報功人遂易視此
夷謂撲之即滅卜年血戰孰能當其鋒此並違事而天
下付之不知則造言生事者欲借毛以行已私今局巳
露矣夷見在松杏接續而馳聚者二百里間一片精強
初迭邊率遼之最者當之未易職守而固者也毛守而
未必因者也毛即避于封疆無害職將何之毛即不勝
于金甌無損職之所守其干係何如而可以國事嘗乎
敢質之天下且夷藉累勝脫不幸錦破寧喪山海俱變
其又何以集援兵而固山海俱非臨時可辦者或錦之
幸完彼視爲必乘秋冬應傾巢重來又如何作討如何
用人昔糜不投即更設數經略數總兵無益于成敗之
救況官多而兵益以少故添文官不如添將添武官不
若添兵若不添兵添將而添鎮巡適以自弱文武中罪
過而議復之人不借事何以起之官必立有功方令復
職勿職之復而仍無功人得官而速受累當事者早爲

之計、若職固有病也、今力疾裹甲、或以此身弼此地、復
一何言、儻虜退、斷不以庸病再悞、但邊事不可浪試
一言不效、殃及生靈、非擇天下之智勇不勝此任、而愉
快者凡此皆封疆大計、不肖仰請正者、其一切情形、俱
載前後疏中、不敢多贅、并祈
詳察情急而危、語不擇音、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山海總兵滿桂據副參游都等官
祖大壽等、報稱壽等奉經理滿總兵明文與大府孫武馮
同尤總鎮于本月十五日帶領官兵東援、次日過連山、有
都司彭守印報稱東夷三百餘騎、蹤五道嶺徑奔西來、又
有撫院差去喻奇功等去錦州哨探、見奴兵于本日五更
掌號起兵南來、滿總鎮武總鎮同上笊籬山看見夷係大
舉來兵甚急、隨傳參遊都司劉恩等合兵一處、因彼衆我

卷三二一四　　一二　天七五月　八

寡徐徐而回夷兵跟至栢舖與我官兵對敵良久在陣射
死我兵楊惟進等七名輕傷數名馬數匹其東夷回至塔
山下營我兵回至寧遠偵查有別項情形另行塘報等情
至鎮據此看得東虜大兵圍困錦州甚急數年行兵馬稱
議奴狡詐多端今來得利退至塔山未敢西犯但圍錦州
之酋將兵撤至大道又分去其力錦州稍緩本鎮十七日
又挑選兵馬向前相機策應待有勝形另報等因至職看
得錦州之圍而親臣紀用同困于內即欲冲圍合戰但強
弱寡衆之不敵蓋天下之精銳關內外素所倚重而願歸
者滿帥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帥也又合諸選擇將領

尚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過河、或邀截而遲欲于一擊者

豈有幸乎、惟憑城尚有一效、錦州巳擊死數千、此捷創于

先春寧遠時、若使器糧粗具、夷卽久困何妨、正未必耳、但

此盛暑、卽夷兵恐亦未必能久留、職記去春、職困謝絶援

兵、亦無赴援今援兵如許矣、且募死士砍其營、又舟師繞

出其後、今 王喇嘛督西虜揚旗于錦州之地、凡可爲者俱

爲之、夷安得不戒心、今且馱鹽及燒野外各村屯、似有退

兵之意、如其退去、則邀

皇上之靈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輒下、但恐

其返、客爲主、于瀋陽遞番往來攻困、職恐諸將領不能救

十六 天七五月九

錦者必不能救寧、寧與錦爲存亡、職與紀用爲生死、此則剝膚大患、故在急調薊宣之兵于山海待援、又急將原兵調來、速給行糧、糧備而行速、兵法貴靜、變起宜常、除遣將調兵之外、則無別法、其他說神說奇、借有事以得官者、祇以滋蔓而無補于事、在

廷之臣爲自裁擇也、

勅廣西潯州鵰山賊胡扶紀等

按扶紀負固有年、屢撫屢叛、生靈塗炭、官兵裹足、撫臣王與□道臣潘應龍等合兵攻勦、竟以蕩平

山海總兵滿桂塘報、稱本月三十一日寅時、據木鎮原差守備李臣等稟稱、帶領家丁、沿途迤安撥哨、至塔山迤東前

營有精兵韃賊數百在彼攔住去路不能前進據此看得
東奴攔路阻我哨探不得錦州往來消息其情最狡急宜
加兵剪其鋒銳本鎮于本日起更時分密挑各營精騎一
千以親丁守備千把總等王忠等數十員為前鋒以本鎮
下中軍叅遊都司劉恩等千把總曹明輔等數十員為後
勁隨傳集名將領等官一齊迎視親自嚴諭今攔路韃賊
乃係挑來強壯等兵奮勇努力只管向前砍殺不許下馬
割級違者梟斬催督即時起兵啣枚疾走本鎮即同總兵
閆思印等親統內鎮太監劉標下都司吳文耀等分守太
監孫下守備周于蕃等分守遼東太監武下守備鄧嵲等

卷二三十四

七七

天七五号 十

各營軍數千，隨後彈壓，接應，於二十二日寅時，前鋒官兵行至笊籬山正，過前賊攔路迎敵，各官兵奮勇向前，先就下手，扑砍一處，忽從笊籬山左右韃賊二股分頭前來，將我官兵圍於中心，本鎮同總兵遊擊後兵接應，裡外夾攻。。。。人人奮勇用命，惡戰許久，刀砍箭射，死傷韃賊數多，各官兵遵守本鎮號令，不敢下馬割級，俱被韃賊馱去訖，內丁白雄在于馬上擒斬韃賊頭目一顆，馬一匹，弓刀俱全，笊籬山一帶高下險阨，于中恐有埋伏，故不便窮追，隨即傳令收兵，惟此一番，奴賊懼威東奔，大挫其鋒，且數年以來而援遼官兵未敢與賊爭鋒一戰者，今仰仗

天威承東厰𩲡指授方略官兵奮勇當先亦寒其膽矣況
連山、塔山、高橋當幾道乃賊夷横肆之地非可設兵防禦
本日仍令各官兵徐回寧城固守次日復再酌量緩急前
赴應援查得陣亡千總羅忠把總喬登科兵丁王希春等
六十名重傷三十名在陣砍死傷馬一百八十餘匹得獲
韃馬二十六匹夷器俱全據此塘報

兵部奏官兵奮勇殺賊奉
聖旨東援兵將追賊奮勇血戰斬獲有功滿鎮守運送火
藥硝黃從海而東聲勢大振錦圍可解知道了

欽定主考官浙江簡討陳盟吏科張惟一湖廣簡討李明

天七五月 十一

袁一二一

卷三一四　　十八

睿、兵科李魯生、江西編脩倪元璐、禮科薛國觀、陝西吏主

姚胤錄、兵主胡福弘、

時削奪晏清倫肇脩沈景初江用世葉有聲李瓚沈際。

土應熊、胤陳易錢策杜詩汪起鳳俱閒住、

諸君子身退而姓字益馨乃知

門戶群黨不足埋沒真品也

名殺　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勳祠延綏建視恩祠

戴德係郭巡撫所請茂勳係通政司經

歷孫如洌所請視恩係朱撫　所請

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袁撫奏畧、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鋒即職去年、亦從上而攻城下、今始一刀一鎗而下拚命。不知有夷之兇狠驃悍、職復馮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總將彭纘古三次用紅夷大砲、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四王子傷白龍旂、奴兵死者甚衆、遂不敢西行、後降夷言奴酋長子召力兎碑勒中箭穿胸必死、其子浪蕩寧谷碑勒先于陣上被我兵射死、陣亡孤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

伯彥達子無數、

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遠、夷氛甚惡、賴厰臣指授方畧、深中機權、接濟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體厰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人

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內臣則有閻文、楊朝誼、切同仇分兵應援、杜勳、王良臣帶領精銳、刻期策應。孫茂林、武俊、親臨雉堞、發令督戰。胡佑、吳康臣、李進、楊承芳、督催官兵、舉放神器。焉允升、董文儒、閻思印、陳岩、督兵城外、齊力奮勇。文武諸臣則有閻鳴太、袁崇煥、劉治折衝樽俎、發縱有力、畢自肅、王應豸、張春、接應軍實、期會不爽、滿桂九世祿、孫祖壽、楊國臣、拔堅執銳、親蒞行間、祖天壽、許定國、尤世威、及朱國儀、潘永保、王桂、王士選、劉恩周、鎮等各將領、督陣催鋒、所向無前、一日再捷、大挫賊鋒、振累年之積怯。作三軍之新銳、捷書未至、佳信已聞、已有 勅諭勞苦該鎮及內

外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犒賞、覽奏、具知詳悉
深慰朕懷、有功及被傷吏士、宜優行賞恤、事定日另行奏
報、奴氛雖奪、夷情叵測、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困、該鎮與
文武各官商確便宜行事、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挫賊鋒、奉
聖旨、十年積弱之日、乃一當虜挫之狂鋒、賴廠臣先事綢
繆、純忠鼓舞、故能使內外文武齊心并力、收此奇捷、覽奏
兵已乘勝鼓行、逐虜援錦、見可而進、具見方略、然須步步
嚴密、首尾相聯、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宣大援兵、着速發出
關聽用、不許遲留、盔甲器械、不拘何廠、有便、星夜解發、以

應急需、太僕寺馬原係備用人馬、仍着揀粗壯的解發軍前備用、不必折價、獎勅已發、犒賞發御前銀五萬兩、以資賞恤、俱已有旨了、

錦州圍解、奏捷、

山海總兵滿桂以錦州被困急救、如焚、會同楊總兵撫虎京、寧前道畢副使計議進勦、擬定二十八日發兵整隊鼓勇前進、間忽報奴賊執打五色標旗、于灰山窟窿山首山連山南海分九營、官兵撤進壕內、周圍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在西門扎營、滿鎮隨行、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備時望見城東灰塵蔽天、大勢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滿鎮即督發兵馬器械等項接濟當即親督紅旂同尤總兵督率各營副參遊把將領等官祖天壽等迎敵、刀砍箭射砲打死傷賊無數、不計割級韃賊死屍俱被賊夷擡馱至雙樹堡西一帶、用火藥焚化訖、滿鎮親日矢石如期盔經旗身甲被賊射中數箭戰馬亦被射傷、尤總兵奮不顧身、戰馬亦被射傷、有

東廠魏忠賢差錦衣衛指揮使王祿王選等十四員親
臨戰場督陣、有太監劉胡孫武俱親在東城樓督戰、促
令守備朱國儀都司潘永勝、安設紅夷滅虜大將軍發
項等砲連放、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打死韃賊數
多、自卯至午、賊見我兵奮勇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敗回
往東去訖、滿鎮慮恐首山背後山勢險恐賊有埋伏、故
不窮追、隨令各將領收兵、親在城外列營防
守、伏遣哨丁遠探、奴衆在于肖山迤東下營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五月十二日、二十九日據出
城大戰、兩勝奇捷、飛報外、奴賊領兵竟赴寧遠在教場與
官兵對敵、聞撥夷馳報錦州大兵殺攻奴營、奴賊撤兵即
回錦州、于三十日圍城放火砲三箇吶喊三聲、仍赴夷寨、
於初三日夜寫欺上逆語箭上射之入城太府紀用與職
等議寫回諭、在初二日亦射入賊營、不暇入報抄寫

長三十四

二十一 天七 六月 三

上覽、是日晚、連放火砲、賊營燈火不絕、疑是攻城、太府紀用與職等遍傳預備、果於初四日丑時、提馬步兵數萬攤運車梯、齊攻南面、自寅至午、連攻數十陣、賊死于司禮監魏忠賢發來火砲及火鐔矢石、塡滿溝渠、平地積尸如山、四王子在敵場下黃帳房、穿黃衣、力催攻城、又過三時、賊死更倍、而竟日賊亦用火砲攻打城牆、至酉時、賊方撤兵敗歸、所造挨牌車梯戰具、隨發兵下城燒燬、死不下二三千、是役皆仰仗

皇上

威靈、司禮監魏忠賢妙算、內鎭紀用同職及前鋒總兵左

輔、副將朱梅、都司紀鯨、劉應選、公同諸將士對、
天舉誓、俱願拚命殺賊、伏
朝庭、謝諸神保護、是以有此奇異大捷、職等實不敢貪
天為功、為此塘報
寧遠大監紀用飛報捷音、切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
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于城外、以是初
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鐘與矢石
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
酋長屍骸處
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

卷三十四

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前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發精兵防哨外，是役也，若非仰仗
皇上
天威，廠臣密授
廟謨，令臣等與趙率教等把守錦州要地，可據以復地滅奴，臣等苦心鏖戰，閣部密籌，督撫部道數年鼓舞將士，安能保守六年棄遺之瑕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異之捷。爲此塘報，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

聖旨據奏狡奴敗奔，折毀所過城垣，恨極不忘報復，事定即當謹防，說得是。降奴木十真偽，着押解入關，赴總督衙門分發安插，具見遠慮，依議行。錦州將士勞苦功高，豈須犒賞，着太僕寺借給二萬兩，光祿寺借給二萬兩，刻期差官解赴軍前，分賚三軍，以作士氣。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既經挫衄，渡兵踞鮮，復借西虜闖入，秋冬津薊，在在宜防，喜峯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壁厲秣，以待其得制勝先着，說得是。巡將李鑛、李鉞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骫法廢紀，若不正罪，何以懲衆，着內

鎮臣會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

鎮守海外太監胡奏報區畫海外形勢，奉

聖旨：覽奏，該鎮已達皮島，宜揚明旨，賞賚軍士，安撫屬國，分捕難民，偵探奴息，深體朕與廠臣憂勤國事，軫念危疆至意。朕心嘉悅。所陳皮島株守孤懸，不便建閫，而廣鹿牛島襟帶登津，路通奴腹，可以聯絡屯種，牽制出奇，移島實便，聚米而籌情形瞭然，內鎮毛帥即於長山建牙設重，如議，便宜行。皮島舊鎮毛承祿屢建膚功，着加副總兵職銜，偏師駐彼，用張犄角。東事破壞，委緣中外因循，該鎮悉心區畫，訓練兵馬，相應戰守機宜，以稱任使。

總督閩鳴泰奏奴泛海有據奏

聖旨錦寧鎮將受厥臣秘謀妙算屢建奇功奴膽已寒滅之有日然聞奴新得鮮國海舡四百隻又令麗人打造戰船四百餘號當憤敗時轉陸爲水以此報復狡謀叵測乃南海口覺華島水兵船隻俱遣東援誠爲可慮前旨往淮揚召募船一百二十隻着工部催督星馳前來限本月內到關以資防禦其調募水兵駐扎南海口及覺華島添舟簡將該部即酌議具覆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

巡撫朱一馮奏略閩固海國夙多海寇年來嘯聚寖繁有徒小者不論其大者如鄭芝龍號一官老酉二老蘭

烈一三十日

二一日 天七 六月六

犯銅山

犯中左

子馬等各起俱號爲劇盜而芝龍尤横酉以二百餘艘
往來閩粵之間胡掠商漁所在見告近 二老爲藝子
馬所所歸子芝龍二賊爲一本年二日二十二日芝龍
奕犯銅山寨把總茅宗寇所任不備遂擄船殺兵焚燬
官民房屋無數時臣木入境總兵俞咨皐議調水標及
北中二標之船統之角路副總兵陳希范與水標遊擊
泰文燦率左翼把總洪應斗右翼把總陳嘉誼及北標
把總陳望高中標把總林文烺會師擒勦移會桉臣周
行間臣以三月十八日入境四月初一日抵會城一面
嚴催册帥南下中餙諸將吏務積習滅此朝食二月
二十八日賊犯中左希范與泉南遊擊金富廉力拒之
而退臣謂賊未經大創必且復來隨檄會勦之師桃
戈以待時咨皐駐中左希范等率標及南路我兵
銅山四月十九日賊乘南風出不意役犯銅山賊兵
對敵焚具鳥船一隻緣在上風我兵遂戰不前焚
燒多船洪應斗未知兵焚死及潰散者居半希范退
保中左臣維沿海一帶南如粵陸贅玄鍾鎮海以銅
山俱屬害。亟調陸兵防守。又令有司陳鄉兵防禦登
岸行巡遊総政周應期出同安調度乂念中左爲與
泉門戶檄富廉以泉有兵船擊賊而希范牧合餘燼相

為犄角賊果于二十二日復入中左復為官兵所拒退
出泊于外洋二十四日南風大發賊乘風復入泉南兵
禦之不勝船被燒十餘隻臣先後得分巡漳南道副使
朱大典交漳州府海防同知黃運昌泉州海防同知何
　齡稟報梗概如此而船之所失若干兵之所失若干
各道及　館末以的數報臣屢催未到欲確查臚列上
聞恐遲緩為罪謹　略馳報地方驚恐之狀惟是賊之
來也以索前所招撫楊六楊七遍張偽示聲言報仇等
譯雖或假此為名亦未可知而楊六等不能殺賊自贖
向者敵官兵刂鳴張今者遇賊則蝟縮節經臣發檄杳
無以應也彐　中官兵因循養癰不知有勸賊一事臣
旬日之間籌書督責幾于筆現禿頹而諸將本無鬥志
為賊所愚妄意賊之不來及一旦賊至倉皇失措雖兩
戰間有奔潰亦曾格鬬其間勇怯不等而提防既疏紀
律未　使賊勢益張我氣遂奪見今道館告急于臣
請發援兵羽書狎至而船兵之損失已多造船募兵動
費時日且閩省自酉庫銀解助
大工外
帑藏若洗無米可炊束手坐困除臣暫借布政司庫銀
解咨皐債船一百五十隻以圖再舉剿賊一發都司洪

卷三十四

二十五 天七六月 七

先春往海上召募及製造船器以為奇兵一千同安海澄等縣各發銀召募鄉兵仍發省城應援外其中失事將吏應分別論罪若夫閩將之畏賊甚于畏法閩民之從賊甚于從官。痼疾入其膏肓。酣睡難以喚醒。臣不能翻從前之窠臼。亦何以承向後之担負。且賊殺兵而不殺民掠富民而少施于貧民勢甚鴟張人心風鶴南風則走閩北風則走粵非兩省會剿無以制其死命見今粵省督臣約會進師臣已拮据應之容嗣報

聞伏乞

皇上軫念

封疆

勅下該部先將失事各官議伏并議用兵之費。而另擇將將之人。此則所以為地方計者矣臣愚幸甚

封疆幸甚

延綏總兵楊肇基建義士祠奏

聞奉

聖旨綱常萬古不毀全賴人心忠義這平奴死難諸人深

可嘉尚該鎮捐資建祠具見同袍厚誼着該有司官春秋
祭享歲爲永例用表忠魂以磨厲風俗
上不豫命遣官代行孟秋享
廟禮
時皆媚逆竟以魏良卿代
大禮爲之弗光
宣延鎮之捷
先是套虜入犯斬馘二百五十至是
祭告宣布
禮部侍郎李康先太常寺博士汪始亨冠帶閒住
東坐以門
戶
承天建鴻惠祠畿南建旌功祠山東建隆禧祠江北建瞻

卷八十四　二七、天七六月八

德祠、○濟寧祠名表勛、湖廣祠名隆仁、一崔文升建、一巡撫姚建、

鴻惠、係湖廣守備李監所請、瞻德、係漕運內監崔文升

所請、猶曰、彼同類自相擁戴、如旌功、則薊遼總督閆

隆禧、則山東巡撫李　所請　其肺腸何

如哉、勢利之場、君子之所弗蹈、而彼以一官爲重、貽子

孫莫蓋之羞、

亦可哀矣、

惠王選侍王氏於本月初七日巳時生一子、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刑部請出竇承武、竇濬于獄、立功贖罪、以其有可矜疑者。四也。夫援師急赴。而以爲逗遛。擁衆殿後。而以爲叵測。奉催入關。而以爲棄城。況承武閱歷邊疆。敢冒鋒鏑。屢有斬獲之功。今年力精壯。狀貌驍勇。昔在錦州、奮力殺賊、身被六矢。其子濬單騎舞鎗。冲鋒殺入、救父而出、官兵奮勇繼之。遂克奏捷。此塘報之可覆閱者也。開其一而。使得自效必有可觀

賜樞臣王之臣尚方劍。駐劄寧遠。大帥以下。聽其節制以圖戰守犁掃機宜。時袁崇煥以病乞歸也

時袁撫物議紛紛以主僨奴之說也

寧遠內藩山海外接錦州聲援所聯首尾交湊非老成持重練達邊事者不可故以樞臣出鎮焉

詔錦州等處乂秋禾。斂運入城。兵將分信嚴偵。

時奴圖再犯因糧于我故宜預行收割其將士應派信地偵諜整飭兵務

一片石西界。忽生鉛鑛。可資火器。

上命會。同。督撫道府開採煅鍊。

產鉛

河南試官吏部員外王應泰、禮部員外劉伸、山東試官中書張養正、陸一騏、山西試官、少卿蔣一驄、戶部主事陳賓盛、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歸沿途借端擾害科院請嚴治之

先是錦州被圍調邊鎮之兵以援之惡兵袁千兒等有借行糧而毆餉署公物有强割平民之耳而又毆傷其子半路逃散紛紛軍法之所不赦

太監紀用奏防奴事宜奉

聖旨奴孽挫歸挾憤圖報勢所必至據留枝順都邑等酋以作嚮導山海喜峰各口處處當防說得是錦城奴所必爭峆山勢亦相倚既經派定健將戍守今慮修築工艱奴騎冲突便當審處緩急商定築防要着該部確議回奏至寧城濠壕築土為外障以屯聚軍民保定等處不必調發援兵止調薊鎮以防山海揀山海銳卒以濟關外俱鑿鑿

中寂、轉聆秋高、各口要害儲火器、繕甲兵、嚴加厲秣、以圖
戰守信地、時刻難緩、都着該部速與議覆行、
兵部奏關外需人甚急、奉
聖旨、關外戰守、需將才甚急、而各營伍、惟西兵得力、說得
是、楊嘉謨既習西兵、即着招募精銳、勒限前來、以壯軍聲、
江焜夏登仕官維賢、鄭一亨、都着各帶親丁、作速赴遼、用
備緩急、官維賢聽立功自贖、俱依議行、
傳免獻俘臨御吉典、特
聖躬未霍然也、
命傳示夷首於各邊、

錦州之戰、生擒賊夷、五十九名、刑部獻俘、鴨力把哈什
兎戶以漢字翻譯個擬具便奏遲處決審出等俱斬首處
決、其病故錯舊仍行
戮屍、一併傳首各邊、

禮部奏、

聖旨覽奏遼士復還遼土、就試順天、甚得掄才寓招集之
意、但秋試甚邇、士從登萊跋涉歸遼、途遙試阻、反孤士望、
姑着照甲子例。中一名於東省、俟庚午秋盡屬順天、共中
四名、關外遼士就試寧前道、委爲妥便、其稟例納監、暫將
印結咨監考試、還行文原籍查確、方准實歷、俱如該部所
議行、

太監劉應坤奏援師救錦、奉

卷三十一五

三　天七七月三

聖旨錦寧之捷振起積靡、克暢天威、皆賴廠臣魏忠賢一腔忠誠萬全籌筭、恩威迭運、手握治平之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畧、安內攘外、濟弱扶傾、念殊勛之難酬、宜恩禮

三等

之申錫、着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采段六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寫敕獎勵、以示優異、監臣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王朝輔郝隱儒李實涂文輔崔文升功參密勿、績茂儲胥、着各加恩二等、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

二等

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鎮臣劉應坤鼓舞將吏、努力戎行、匪直大挫賊鋒于寧

二等

遠有却敵之効抑亦深寒虜膽于錦州有解圍之功着加
恩三等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世襲給與應得
誥命賞銀六十兩彩段四表裏李明道劉忠陶文楊朝杜
勛矢心緩急殫力馳驅着各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副
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胡良
輔葛九思張守成李應江聲實相資特為叙賚着各廕弟
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
十兩彩段二表裏苗成郭尚禮金節田奉張大與分猷邊
塞着各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賞銀二十兩彩段二表裏賈進朝賈進忠馮允升董元

儒閻思印劉尚用王愛陳黃許光先崔良用劉希正馬化
龍馬忠孫正實效力戰場、趁事罔懈、着各廕弟侄一人、與
做錦衣衛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
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楊嘉謨等浩氣枕戈、壯懷吞虜、楊宋
孫方鶴王崇德、及王文元等詰奸禁暴、并戰在事有功、內
外文武諸臣、俱着作速分別優叙、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
照例優恤以昭激勸、王之臣等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太監紀用奏元臣殫心制勝、奉
聖旨錦州之捷、雪恥除兇、十年僅見、朕心加悅、廠臣魏忠
賢貫日精誠、補天經濟、徹桑籌著、帷幄、刻刻關心、軍實邊

需接濟、源源奏手、助資十萬、身作長城、尤爲崇功堪藏盟
府、朕所洞鑒、宜有特恩、着該部照依寧晉伯事例、速議具
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閣臣功在帷幄、朕自加恩、內
鎮臣紀用捍孤城以却勁虜、振久弛以挫方張、義胆忠肝、
持危濟弱、此番却敵、厥功爲最、着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
彩段四表裏、內臣胡輔忠竭力不避險難、接濟應邊、 深
副特遣、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給與應
得誥命、賞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孫茂林武得間關間道、
共濟軍實、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

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楊德王黃友德孫玉守能護城戰能斬馘、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孟吉祥吳秉臣楊高進朝鄭良輔宋永福劉成楊承芳武進高起潛傳賞周之禎馮應斗陳朝孔適王進履險爲鋒、均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王之臣、郭允厚、黃運泰、薛鳳翔、閻鳴太、袁崇煥劉詔、中外同心、安攘懋績、趙率教、左輔、朱梅、志切同仇、功著急難、科道餉司、及戰守在事有功內外文武諸臣、俱着作速分別優敘、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與照例優卹以昭

激勸、該部知道

宣大三軍半載絕糧。撫臣奏饑。奉

聖旨方鎮重地、軍馬糧料、缺至四五月、防禦何資、已有旨

速催民運、如何違玩不遵、其山西河南見征銀二十九萬

餘兩、并所欠本色、着勒限解發、有仍前延挨的、參來重究、

仍於京運新欠銀先湊處十數萬、星馳至鎮、以濟燃眉、該

部知道、

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之奇

天七七月六

安平伯

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河、寧晉燮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廕弟侄一人、特封為安平伯世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誥券、與國同休、仍賞銀彩段羊酒新鈔、賜勅獎勵、以光貢大典、風勵忠良、

南京主考陳其慶、張士範、

詞臣楊汝成、閃仲儼、馬之驎、劉垂寶。賀逢聖、利臣劉先春

虞廷陛、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削奪、

俱以門戶削除

巡按許其孝請建瞻恩祠於淮楊

遼東失一長城可惜

大將左輔卒。

守錦州

樞部上言、軍中之當籌尚多、而目下之吃。緊。有。四。一曰錦州不可不守也、頃內鎮與督臣之疏、皆論守錦而兩可其辭、臣愚以爲當斷在必守、夫全遼疆土、期於必復、咫尺錦州、豈可異議、況向以修築未完之日、尚能據以挫賊、今乘此戰守已勝之餘、何難恃以自固、且尤帥乞爲信地增兵、奉有

明旨、宜一意修葺城垣。整頓兵馬。料理芻糧。爲有進無退之計可也。

城塔山

一曰塔山不可不城也。錦州旣在必守、而聯絡於錦寧之間者。惟塔山是恃、卽無城猶當增置、況有城難修葺、第恐轉眼秋高、時日迫而工程大、故頗慮不決耳、

臣以爲城欲堅不欲大。止就舊垣補葺、本山之石與附近殘堡民房之磚運而砌之亦甚易也。

練火器

一日火器不可不練也。與奴爭于數歲之內、我之騎射不如奴、若擊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騎射、無所施其力矣、我之火器、未嘗不精、火藥未嘗不多、要必使件件各盡其用、人人俱擅其能。則一器可以斃數奴、一人可以殄數器、即用寡敵衆、當無不勝、況我之兵。且倍於奴無筭哉。

備車營

一日車營不可不備也。夫均此火器也。用以城守。則有餘。用以進戰。則不足者。無他營壘不堅無所據以展其技也可以堅我營壘。拒奴冲突者。莫如車。而諸將支吾。若視爲緩圖者。未能窮其製

耳前臣等在文華門見發去關外之車以古制而鈔新裁

卽拒守而爲搏戰其法盡善關外宜倣而多備之俾諸營

皆以車爲主兌以步卒足以盡火器之長中藏馬兵可以

鈔出奇之計進憑以攻止據以守則有勝無敗之勢常在

我至若某處應兵若干某處應馬若干芻糧應用若干

器甲藥料應若干是在督師與內外鎮臣熟計定額各部

竭力預辦而速應之非臣部所敢遥揣而度越俎而談也

建昌路通（黔滇之要途）

禮部申明表貢　大典事宜奉

聖旨遵藩支庶歸併惠藩表箋封婚等項悉歸類進奉祀

六廟、祭掃湘陵一節、照舊仍属遼藩、以明支庶而妥幽冥、

如議行、

公經略關
門胸中豁
有成算矣
故所奏着
着得竅

八月

順天典試。簡討徐時泰、孫之獬、

禮部以

三殿告成、萬靈效順、請擇吉

臨御、

上以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啓工、至七年八月初二工完
共用過工價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十九兩零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敬效愚忠疏曰、勝亦兵之常。謀居勇之上。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者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寧之之餉。幾

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割。須先儘內地海瀕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賊必不至。至亦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連屯堡頭畜預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爲今時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後實以疲之。惟畜銳以固其防。

第一義

勿輕嘗以入其彀。儲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爲今時第二義溽暑非酣鬬之時。强奴有未盡之技。時

第二義

一、至秋深。則馬肥於草實。弓效於風高。海颷不便。運艘難于轉輸。秋月信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輜重可以躡氷。胡騎遲能飛渡。島師難施牽制之力。凍土

秋防

易隳繕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皸瘃。彼向陽而就煖我怯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慮也。七城之生命。待食於一綫之餉道。津門之水犀有限。而海天之浩淼無窮。覺華新募之遼人。能慣涉海。而淮揚所造之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黠奴之狼顧。西夷多狡。必永懷好音。而後可固薊北之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

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

廟廊之上。當悉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也。又念各邊之調遣殷煩。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再來。必非尋常之戰。須早辦軍需火器。備臨期之緊用。預算其所難。

天·三一五　十　天七八月二

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爲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于曲突徙薪之慮。此在心膂重臣，又有成筭，而臣等深心惕患，輒敢佐一籌。若夫戰勝而惧，好謀而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采蒭蕘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明明在上，濟濟在廷，自饒爲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應襲伯爵，見任錦衣衛指揮使魏明望晉秩少師，

　無端逆孽，屢借宮御，德薄位高，忽焉傾滅，理勢然也，特彼身在局中而不悟耳。

簡討楊世芳冠帶閑住，

岷府妃父郭之沛授西城兵馬職銜，

東安侯

封魏忠賢弟侄一人爲東安侯世襲、

既以殿工封之、何云東安、顧名思義、其何以處

敘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督理諸臣、原宜優敘、以酬其勞、然而非僭則濫。恐有品骨之人、所不願與寺婦同功也

戸部奏議邊餉重務、宜有專官、奉

聖旨、邊餉重務、照倉場錢法例、宜設專官、說得是、着將該部左侍郎加督理邊餉字樣、專重其事、合擧堪任的來看主專理邊餉、司官選精敏的加銜用、其堂司官應鑄關防、俱如議行、卿堂邦計、邊腹財賦、咸所提衡、還宜兼總其成以裕邊儲、

熹三一一乙

上一 天七八月三

聖諭、奉聖夫人、事朕襁褓、清弱之時、勞深調護、及受顧託、盡勤厥業、倍加節宣、逮朕冲齡嗣服、倚毗周旋、更著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愼不替、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眞可嘉尚、茲殿工告竣、音兩次叙賚、宜隆報元功、着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𤤽獎勵、外蔭弟男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荅至意

禮科李覺斯上言、奴賊一見挫于寧錦、而東江又已大創矣、在奴之伎倆已盡、而我之胆氣倍張、乘此長驅、勢且破竹、職愚以爲今之計、惟合寧錦之兵、與東江之衆、各分爲

夢言不煩
言、四歎葷

余亦主此說

數隊、迭發、一軍以擾其東。寧錦擾其西、彼必呼集而應。彼聚則我散。彼散則我伏。果更番迭出使其一國之衆、疲於奔命。而我且由錦而義。由義而廣寧。步步爲營。着着逼奴。使竄還故穴。則有坐而受縛耳。大抵天下事能守則能戰能戰則能攻。年來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誠因此而爲攻取之計。直可唾手得者。然所以辦此者有要焉。募土兵也。練火器也。習車營也。備舟師也。語有之。狂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故三代以來皆藉民爲兵。彼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又繫其心。以之禦戎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仇。有不奮勇取勝者乎。我之長技惟火器。此亦明效大驗。已

要着與兵部論相符

第必平時習演慣熟。然後臨敵點打無差。今宜擇能者以爲教師。使之人人共盡其長語所謂練兵者先練胆。練胆者先練技。此乃練兵之實着也。古用車戰。爲其動足以冲突。止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資。而況我既以火器制奴。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遠馳。而後可以機發準也。則車隊之布置宜習矣。奴之狡謀叵測。既窮於陸。或又逞志於水。未可知。即彼不能來。而我以三老舟師溯流上下。時以冲其脇。時以牽其尾。使奴水陸兩顧。而手足俱忙。此亦虛聲遥喝之術也。夫殺敵者怒也。不畏法而畏敵

心。

惡戰樂罷僥倖無事欲圖恢復。其何日之有。故耽願在事

諸臣。亟宜以
皇上之心爲心。乘機策勝。鼓勇合謀。俾久淪之土宇以復
憂勤之
聖慮少紓、則職愚幸甚封疆幸甚
英國公張惟賢恭候
萬安、奉
聖旨、清心靜攝、頤養天和、是珍調良法、卿等候安、具見忠
愛至意、知道了、該部知道、
魏良棟准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
三殿告成行
天七八月五

欽恤之政、

防奴

時警報逃至、或言搶西虜庄禾、或言搶錦寧田禾、總之奴甚狡、或聲東擊西、皆未可知、而一迫于饑荒、一急于報復、則奴之眞情形也、

禮部接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奈素秉虛弱、兼東事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禮部便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厚具儀來看

又接出

大行皇帝崩逝、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令旨

皇兄崩逝、今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問慰禮、請速

即位、今細詳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未協

還着該部詳議來看、特諭、

又接出

一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覽所進箋、具

見卿等愛國至意、顧于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

請不允、

又接出

二箋

天七八月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所奏進箋、具
見卿等爲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叡覽之餘、愈增哀慟、豈忍遽卽大位、
所請不允、
又接出三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卿等合詞陳
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久虛、況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
二十四日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
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遠垂萬禩、我
大行皇帝仁度涵天、英姿憲古、勵精宵旰、銳慮安攘、海宇
快覩維新、疆土勤思恢復、萬機總攬、六幕禔麻、方啓鴻圖
忽賓
龍馭、爰膺
顧命、及於朕躬、相聞凴几之言、凛受承祧之重、而文武羣
臣、及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於再三、堅拒弗獲、乃仰遵

天七八一

遺詔於八月二十四日祇告
天地卽
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冲人統承鴻業
祖功
宗德惟祇服於典常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毗爾中外
文武之賢贊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愈茂新猷所有
合行事宜開列於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揭帖
聖旨朕生母
光廟貞靖賢妃老孃孃當尊謚

皇后、并祔葬事宜等速擬勑諭來看

又揭帖

聖旨

大行皇帝陵寢、作速會官選擇、禮部知道

加恩文武軍民人等

賞賚守邊官軍

免召買香燭、節省二萬餘兩、

禮部奏服制、二十五日起、九月二十一日除服、

禮部奉

聖旨、朕哀思方切、豈遽忍離喪次、其以九月初六日視朝、

爾部具儀來看

聖諱檢字用繭

聖明御極齒政聿新萬年有道之長左右史

詳涯之草莽臣未敢以賸頌也

